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〇冊目次

鬻子註二卷 題（周）鬻熊撰 （唐）逢行珪註 明刻本　〇〇一
公孫龍子三卷 （周）公孫龍撰 （宋）謝希深註 明刻本　〇一〇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宋）吳曾撰 清鈔本　〇二二
雲谷雜記不分卷 （宋）張淏撰 清初純白齋鈔本　三〇七
考古編十卷 （宋）程大昌撰 明鈔儒學警悟六種本　三二八
程氏演繁露十六卷續集六卷 （宋）程大昌撰 明嘉靖三十年程煦刻本　三六八
緯略十二卷 （宋）高似孫撰 明鈔本　五三〇

鬻子註二卷

題（周）鬻熊撰　（唐）逄行珪註

明刻本

鬻子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周鬻熊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略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逢行珪註。凡十四篇。蓋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略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杜預左傳註稱鬻熊爲祝融十二世孫。孔穎達疏謂不知出何書。史記載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受封於楚。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咨詢。道文餘事。錄爲鬻子。則裒輯成編。不出熊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獨是僞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皐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堪輕子玉。湯七大夫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爲贋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卷首有逢行珪序及永徽四年進書表。自署華州鄭縣尉。里居未詳。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曰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數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

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荊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興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瀰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二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故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

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觧畧起指歸融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鬻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撰具也吏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傳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得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言君子備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外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足為之哉所以止也）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達道脩事不以苟令求正由用）

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君子終日言而不離是謀於政事而感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而不能必見受（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雖於名不能察於實大庸主必蔑於衆豈能受於道雖發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能必忠（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論也）而不能必入（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廣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疑忽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感賊必忠言之不入）能必信（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而不能必見信（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然之）

於行不顯之於言說也）故非非者行是（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然不以非非人自行是實以論彼之非）惡惡者行善（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而道諭矣（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若未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析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數之歸包萬物之形影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昔者言往日也雖聽敘龐兆而不獨專從師問道以政術之門口）敢問人有大忘乎（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恐存大道以終妄事必達在於經遠以先問於大忘也）所對曰有（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文王欲盡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至先見誅四凶放竄夏癸絕祀商辛覆宗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賊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闕之陽為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緣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

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諭近為之勸也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人惟邦本得衆斯昌逮極乘時必資兆庶人皆效力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祇遠玄特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遠大哉叔夫寅運以儀哉動萬幽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日力生於神者也而功最於吏王者慶政施令而不自為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福歸於君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說而德交歸

焉臣主平康而為君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令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道大不淪可以崇遠也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造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姓作弧矢以威天下律管興封禪顓頊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造序高辛氏作鼙鞞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以火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卨為司徒以教百姓皋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衆作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夔為樂正以和神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纓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闕道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以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杜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王聖道廣宣賢迹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中言必得賢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不肖自皆具焉與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言賢者不自衰速而材為時須上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杖能側焉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道輕躁所至危辟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懷寵忠之飾必積於道備身貴真徵行務實出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冥然無知愚之謂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士民若之明上去之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況不與而以左去之也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己取賢作聖者能之民者吏之程也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人者若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人與之主羣之人者之主者之此隨之也政曰民者至卑也極卑下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聖主

不違人以獨用也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歸行各有所愛衆之多少殊別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人愛之多則必增為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主之所扶不可失賢也卿相者諸侯之丞也卿相者人主之故故為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賢者得之列土封疆自家臣故曰秩出焉得卿相者侯之本也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弱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鬻子卷上

鬻子卷下　顛二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評論政道故輯之以為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輯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為善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知惡不改者謂之惑惡者賊以喪服人主為惡於上則百姓為惡而不復者是為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故以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乘往不負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一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為明也不似之人豈自貳言不知也稱而不肖見於行丹朱傲居無咎晝夜額額肆惡會惡休息以則見於不以隱微者也外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欲賢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衆哉而愚迹見於辭說也愚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愚者豈自以為愚哉以智視之愚迹見矣雖以欲智以自智人豈以為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言帝者年數之始以紀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歸之也

昔者帝顓頊黃帝正妃曰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年十六而佐黃帝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二十而治天下升為天子也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因循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學黃帝之道而常之化述不及所以效也故其通道而常用之

昔者帝嚳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矣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為帝也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政教所為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圭德路元始姓賢立政以教太平可為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感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得七大夫

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言帝王錫治天下舉則聖德皆傳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既萬歲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賢佐而致太平至紂自成以失國故然能害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伯放桀南面天下以理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相東門等並姓名也為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七大夫皆有賢行居政列職故得天下歲久也二十七世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夏曰歲此除即

佐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九重徹海下言難進所欲百姓反本故之卑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門懸鍾鼓鐸磬懸之於簨簴也而置鞀置於地也以待四海之士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造五聲以傳擊律聞也以為銘於簨簴懸樂器之具銘於其上也刻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動物以義鼓動合於道也教寡人以義者擊鐘鐘含有也以合於義鐘數義者擊鐘也教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自可行為所欲言者以振鐸也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憂者聲悲磬聲清嫋而近於悲故憂而擊磬也語寡

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獄訟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鞀以陳之此以上並判鞀於鐸磬之文也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上之急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常行之處所宜憂也非是以四海之士皆至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不暇飽食施政不疲朝廷閒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夫君子將入其職地地然知日初出入暗昧然人保其福既去關暗然人失其數此得敢與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則有卿相賢彼者卿相之其人與之王用之不賢者豈諸用之哉有國無國智者治之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行亂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智者非一日之志積功累業行道不懈以成其志治者非一日之謀謀者心思也樹使以爲尚寬一世道謠政作教以至誠平之容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於大道之化上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冀百姓障知蓋暇貴息故人知所安也而知所避賞罰貴賤不相犯仁義禮則內其門無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違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尊人所不干人之利故得禍亂不作為福之道則之謂默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之謂和矣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勞

於事不苦煩苛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我上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殷愛萬物慈惻刑施至君成湯任爲伯救誅保南巢夏禹之別導山川置五州國故得天下也暴亂百姓定其所居仁遠中於斯仁矣也於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以推也苟有違天下而天下所雖叛非其所有也凡萬物皆有器所用利之是以爲器而達其用豈得其器哉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爲必以其器利用得其有成也故和之不行其器於利達其豈有成於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之王氣而未可以軍心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拯懷萬姓奉內外諸伯以致讓興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資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爲政之方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廣大而生焉物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萬人以爲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亂物不理也無不能生而無不能殺也而言天地不能生殺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殺之人害生之我是不能生之也人化而為善萬物之中人其爲貴化爲善理亦天常也獸化而為惡惡氣以生不有知飾非人之類

人而不善者謂之獸（人而為善，是為天常；人而不善者，與獸飛虛）
（何以異實矣）有天然後有地（天在於上，地在於下，先天後地，理亦自然）有
地然後有別（三才既定，萬物區別）有別然後有義（夫婦之義，君臣之義）
也義彰有義然後有數（百官主政，數所以教，敎行天下，達於上也）有
數然後有道（數既彰，道亦既彰，其道物皆之以以變道）有道然後有理
（事名各存，而理自存）有理然後有數（名理既彰，數以一始，終十乃至千萬）
（元九之數，天之運，亦九數之義也）日有宵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
為數（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也）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一月一歲之中有十二月，有虧有盈）

（日月或合或次，成紀於次，終於歲，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躔天數，將幾終則日月星辰躔行）
窮於紀至十二紀（歲月皆會，會者也）於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春夏秋冬各致政）
（至於十二，日月皆會，日月之道，當法也，則此以政者衛也）
（上於為一歲之政，正之以天下以為之正也，所以始終之謂也）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政者）
（正也，所以正天下，以為之始終之實，之無得之也）

慎誅魯周公第六（刑法有治生之總，於時政好生之章，故明聖之資輔成周室之大道，可得稱言經於實誠之教，者或替將何制圖二篇，為政先可為篇目矣，故紀之）

昔者（此昔日之辭也）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康叔周公母弟也）
也（三監之地，殷人所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也）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
罪（人命所懸，理須曲正，夫刑獄以其寬仁之為道，故不可輕殺不辜，寧可失於有罪也）無有無罪而見誅（言罰不明，不施於有罪也）無有有功
而不賞（言賞而不明，賞不加於有功也）戒之封（以重示戒於所親者）
封名也康叔　誅賞之慎焉（賞罰之重，固當慎之，未必當罪，喜而加賞，怒而加誅，不可不審）
（功則賞，民賞惡賞以及於其事，則人懼以及於息，此不可不慎之）

鬻子卷下

公孫龍子三卷

（周）公孫龍撰　（宋）謝希深註

明刻本

公孫龍子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註呂氏春秋，謂龍為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秉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為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辯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為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為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己說；孔叢偽本出於晉漢之間，朱子以為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旨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為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辯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為辯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為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註、賈士隱註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註，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註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併錄焉。

公孫龍子卷上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敘持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辯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不昧黃白乃異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剝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辯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刹人天下感應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束於教不能悖通則安莫所習故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獲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

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敎無以敎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敎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敎而後師之也先敎而後師之不可先王之所以敎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猶守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鬭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

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患未至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鬭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鬭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鬭者必榮敢鬭者也榮敢鬭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若不顯法則國無政故聖君雖千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其不主實主故託微假一物以為萬化
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說故舉白馬以混同異之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
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
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蹤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蹤以持人則海內叛譬如雞色命馬衆焉斯思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色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
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為有馬白
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
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蹤者多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雖白
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條求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
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一
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
不事於一色故君之愛己則附之君之蹤巳則數之何可私其親黨而蹤於天下乎所求不
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
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
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
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
正命者故守白命馬若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

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為非馬者天下馬皆
有色豈無馬乎斯人皆有親蹤不可謂無人也白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
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
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斗若使馬衆無色而有馬而已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者必因種類而
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蹤乎故白者白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
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
與馬二物異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合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馬未
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
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實

述未義而辯之也馬白與馬為數白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
不相與色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假用白色以為馬名實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
之未可主義下巳未可實辯也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
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貴實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為黃馬乎賓
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
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則
黃馬為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
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椁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
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殊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為馬也而擬白衆黃棺椁

子030-014

與處之謂也凡指物之相持猶蓋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之外諸侯待內內外相
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侯而踈戎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侯亂矣內離外叛揣得
與所則君之所私皆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恃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
然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
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
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實曰離白是為有馬
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為色堅相連相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
若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
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觀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

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未馬皆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為白乎
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
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
不拘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
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白珠而云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
寡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白踈而叛矣天下供叛離當應君命執其職所私弓所私獨
應命物邊足增物不能靜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然去若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
觀親踈之在人猶親而皆踈則踈者叛矣遠有緣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監

人同然理無不統辨亦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獨靜故緣所莫觀而無觀在蹤
而無蹤雖不取於親疎亦不必於親疎所以四海同觀萬國共一貝也

公孫龍子卷上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公孫龍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 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無為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可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 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與之非也

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就無是非寔得謂之是非乎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 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雖無是非乎亦無實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 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嚴稱無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川日發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也

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 物皆不為指而或謂之指者是欲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

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 之適此有不為指謂物也無不為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因也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 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為指皆謂之兼也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 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謂無是非者生其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是謂人也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 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此說不兼與物為指故非指也

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 天下無物誰徑謂指 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夫誰為指為非指乎誰謂指為指乎

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為非指乎誰謂有無物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

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反覆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緣與物為指乎明萬物為殊各自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冥默恬淡忘是忘非不兼一能不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如白與馬為二物不可合一以為二 曰二有

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為右則不可合二以為左明二必無為一之道也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不可分右以為二亦不可分左以為二明一無為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左右異位故可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有與謂右猶於左則物一而變為異類如雞化為鵝之變為迭存亡無定猶不居皆是一物化為也類此舉右以明一自變而不改一曰變隻雞鴨二物變以變為二矣何得不謂一變為二乎曰右鵝化為鴨一物化為物如右移於左終是向者之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

可謂變右物於左安可仍謂之右如其一物安可謂之變乎明二可一而一可二也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與所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為一明矣牛合羊非雞變為他物如右易位故以牛去羊之亦非牛非羊又非雞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為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羊有角牛有角牛

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為羊又謂羊為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數與不可相為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馬舉牛羊若與之懸故非馬也豈惟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為二矣則一羊一牛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為馬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所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牛羊有毛雞有羽謂

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上云羊合牛今曰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者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焉入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兼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illegible]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者雞以為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

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以前羊牛雖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殊於一物不相盈故又責以他物為辯也夫青不與白為青而白不相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鄰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相接不相害故曰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雜故不害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强壽矣青白各得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辨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

雖無於黃入下因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大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强而君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白不勝為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也之謂也染白之質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

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爭白明始著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雜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會中正也碧其雞也其與暴乎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為類暴之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喻是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明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殊有卑高等列品用各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言而叔於君失名命於實則實不應名上假下暴百度各濫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富失叙正道衰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暴以反正道之喪也

公孫龍子卷中

公孫龍子卷下

趙人公孫龍著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
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
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
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
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比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
乃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
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堅非
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
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
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
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
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
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
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衆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
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二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
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
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藏
但得其二實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盈
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
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物
曰得其白得其堅
見與不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
也夫物合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而者自有白之實得堅之名若亦有堅之實也然說石者見白
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藏曰見與不見離之辯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
一也堅與白二也故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衆辯矣衆辯而不見故謂之藏已矣奉矣
曰公孫龍與孔穿對辭於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爲篇辯
曰石之白石之堅
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脩長
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三見與不見共爲
體其堅白廣脩皆與石物而相盈豈非舉三名而合爲一實
曰物白焉不定其
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
萬物通有白是不定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其
能獨於與石同體乎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
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實雖去云由循於石知爲物亦與堅同體故曰
循石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名也非有於石則而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

權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華謂堅不執手白離於手不知然白華謂白不華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

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任各異故曰異任也目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手白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

不相

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

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獨然之白矣故曰白故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自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昔則白乎黃黑華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物亦不能自顯其

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狀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自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其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

果謂果決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

神謂猶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猶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若離乎精神見矣夫猶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見不得其實則不知是諸誰也故曰而見離

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手捶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獨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寫而耳目殊能百戲異通千變萬化神然至焉而但因目耳之所能任百體之自通不雖使耳見而目聞足標而手安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靜也推此以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手故物物斯謂不相離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然成此不相離故不特此以亂放是以堅入即物而實即事石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實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觀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備禦南胡以車服器械求賢以實待御，像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皐萬之卑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廢政無闕，事得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雖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於上，或溢於下，皆非其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准事之與用實，有尊卑，神亦異數，合僭其信而不能溢，故謂正。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疑其所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止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之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令而名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當於彼，故敎命不得行也。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於此，故此令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敎命不當而自以爲當者繆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應物之不當命，而勢位以處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爲當，所以又亂之已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

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實則名當其實乃名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實也，則皆不命實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夫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愼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爲辯以敷至道之極大者也，夫王道之所以正人者矣，大於正名者實也。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器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愼之者也。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夫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名無實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由實而立，實由名而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名實而愼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卷下 終

[illegible seal]

能改齋漫録十八卷

（宋）吴曾撰

清鈔本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釐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本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鈔出、原闕首尾二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又書中分事始辨誤事實沿襲地理議論記詩謹正記事記文方物樂府神仙鬼怪共十三類。而諸家傳本、或分卷各殊。或次序顛倒。或併爲十五卷。或以第十一卷分作兩卷、而併第九卷入第八卷內。或無謹正一類、而併入記事類中。或多類對一門、談諧戲謔一門。蓋輾轉繕錄、不免意爲改竄。故參錯百出、莫知孰爲原帙也。趙彥衛雲麓漫鈔又記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則當日已無定本、無怪後來之紛紛矣。是書考證頗詳、而當時殊爲衆論所不滿。劉昌詩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又稱其比事門中案今本無比事之名多所漏略、舉史記八事以例其餘。趙彥衛雲麓漫鈔亦摘其中論佛法與天地並原一條、爲所學之誣妄。併稱其詬訾前賢不少。如詩人得句偶有相犯、即以爲蹈襲。及恃記博妄有穿鑿。周煇清波雜志則謂其記荊王元儼戲劇批判及宗室子好尙之僻諸事、有論其不應言者、旋被旨毀版。盧如梓潛齋叢談又載當日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訕謗。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臣僚繳奏乃黜顯文、送其子汀州編管。後京鏜愛其書、始版行。與煇所記不同、未詳孰是。王士禎池北偶談以爲曾書多不滿王安石、顯文殆又熙黨人故智。今觀其書、以荀彧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甚爲乖剌。又如孫仲鼇賀秦檜詩、曾停上秦檜書事十絕句、皆臚載無遺。是其黨附權姦、昭然可見。併其書遭人攻擊、蓋由於此、士禎偶未詳考也。然曾記誦淵博、故援據極爲賅洽、辨析亦多精核。當時雖惡其人、而諸家考證之文、則不能不徵引其說。殆與洪邁容齋隨筆相埒。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纇而取其英華、在南宋說部之中、要稱佳本、則亦未可竟廢矣。

能改齋漫錄卷第一

臨川吳　曾　虎臣　纂

事始

樓羅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樓羅云酉陽雜俎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辦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攬也羅者綰也言人善當幹辦於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從手字作婁羅程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又淡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儸人矣乃加人焉以上皆朝英說然予以為此說尤矣北齊文宣帝時已有此語王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蓋不始於梁元帝之時以表考之梁元帝(繹)即位是歲己巳次年庚午北齊宣帝即位至壬申年梁元帝方即位今據緗素雜記以樓羅事引梁元帝風人辭為始不當蓋元帝在宣帝之後

麥秋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國觀刈麥詩云農扈方迎夏宮(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成熟者謂之秋取揫斂之義故謂四月為麥秋余按北史蘇綽傳云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則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已上皆朝英說予考麥秋之始在禮記月令自有成說何必引蘇綽說耶釋其義則景文之說尤盡及觀王荊公絕句云荷葉初開筍新篘東陂(坡)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翛翛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本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故麥以孟夏為秋

廋詞

太平廣記引嘉話錄載權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於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已上皆嘉話所載予按春秋傳曰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蓋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難於井中然則廋一字雖本於論語然大意當以

春秋傳爲鄧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薏苡
度詞卯復託芎藭
主者施行
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本後漢黄瓊傳
也
鴟夷子皮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鴟夷子引史記伍子胥傳及應
劭注及前漢食貨志𡇼顔師古注云自號鴟夷子者
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
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又引陳遵傳載揚雄酒箴
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然則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
號陶朱公託鄙名以自晦其迹耳以上皆王說予按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
常之門孔子叢嘗作詰墨曰夫樹人爲信己也孔子
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又陳常弑其君孔子
沐浴而朝請討之其終不樹子皮審矣此孔叢子辨
孔子不樹子皮之義也以是知鴟夷子皮又見於孔
子不獨范蠡也
浴處掛壺於門
今所在浴處必掛壺於門或不知其始按周礼挈壺
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爲軍穿井井成
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
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
盛水器也乃知俚俗所爲亦有所本
萬歲之呼
高承事物紀原云萬歲之始考古逸周未有此礼戰
國時秦王見藺相如奉璧因睥僞約降燕馮諼焚孟
嘗君債券左右及民皆呼萬歲盖七國時衆所喜慶
于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拜恩慶
賀率以爲常已上皆高說予按大雅云虎拜稽首天
子萬壽人臣之奉上以萬歲疑發於此
鱠殘魚
鱠刊本作膾此目下同
太平廣記載洛陽伽藍記云釋寶誌嘗於臺城對梁
武帝喫鱠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
云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如今秣陵尚有鱠
殘魚也予按越王句踐之保會稽方斫魚爲鱠聞吳
且孫校本增
兵至弃其餘于江化而爲魚猶作鱠形也故名鱠殘魚
亦曰王餘魚以是知鱠殘魚不始於誌公又博物志
曰孫權嘗以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
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筯尚類鱠形也吳

都賦曰片則王餘王逸注曰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鱠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

洪州爲鎮南軍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強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爲鎮南軍始於咸通六年

人君葬地爲山陵

漢以來凶人君所葬之地爲山陵如高祖之長陵是已然呂不韋說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然則以葬地爲山陵久矣出戰國策

身閑鼻䶑

世以身不修飾者爲閑鼻不清亮者爲䶑蓋有所本也王充論衡曰別通鼻不知香臭曰䶑人不知其非爲閑

不癡不聾

北史長孫平隋開皇三年爲工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予按慎子曰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翁乃知此語久矣慎子名到南史庾仲文傳亦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因話錄載唐肅宗謂郭子儀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焚香始於漢

李相之賢己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至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予按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詩人用儂字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云儂是拍浪兒是也予以隋煬帝亦嘗用矣大業拾遺記與宮女羅羅詩云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住意如何又云此處不留儂更有留儂處又古樂府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

刋本誤作譚

儂流下又云歡見流水還識是儂流淚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見郎又云儂亦吐芳詞又云儂亦持春容又云儂年不及時又云作北辰星又云動儂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則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野耶石崇亦有懊儂歌

歡稱婦人

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然至今吳人稱儂者唯見男子以是知歡爲婦人必矣懊儂歌云禪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又云我與歡相憐又云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閤裏又華山畿云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又讀歌曲云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云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予後讀通典見序常林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然後始恨讀書之寡

謂父爲爹

儂歡出於江南風俗故我以父爲爹音徒我反南史武興王憺爲荆州刺史惠及百姓詔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樂府名大郎神

本朝樂府有二神非也按唐樂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旣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爲二傳寫之誤

歌辭曰曲

自昔歌辭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卽鬼谷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岩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然漢蘇武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按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旁午之義

古今文字言旁午之義按儀礼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旁午

民曰黔首

史記秦紀秦命民曰黔首然禮祭義篇宰我問孔子

而孔子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黔則以黔首命民久矣

屋翼名榑風

今之屋翼謂之榑風見儀礼士冠礼篇云直於東榮鄭氏注曰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榑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為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為榮故曰榮也

恅愺

文士以作事迫促者通謂（一作謂之）恅愺見陸士衡文賦曰愺恅瀾漫亡耦失疇理荅曰嗶嘐寂靜也嗶嘐與愺恅音義同愺慁老切恅悶草切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按漢馬融長笛賦曰濡瀑噴沫犇遯碭突李善注碭徒郎切以唐為碭李白赤壁歌云鯨鯢唐突留餘迹劉禹錫磨鏡篇云却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亦作此唐突字魏曹子建斗鬬詩云行至土山頭欲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

錢塘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因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盖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印名璽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杜預曰璽印也月令曰固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皆稱璽也漢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按周礼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以（已）名璽但上下通用以上並見左氏傳既今宏以為天子獨稱璽何哉又按初學記云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柙）長三尺廣八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則堯時印已名璽矣本朝徽宗常賜宰臣蔡元長塗金銀鑄公相印一紐前古所無也

和買字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宣子謁諸鄭伯子產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偪之其賈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非甚和買故云然也

鹽豉

鹽豉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醯尚書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而言不及豉古人未有豉也止用醬耳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傳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殖貨傳曰糵麴鹽豉千荅及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蓋秦漢已來始為之耳

冕始於胡曹

高承事物紀原云冕說文曰黃帝初作冕世本曰黃帝作旒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斜視也已上皆高承說予以高承未見世本全文也蓋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然則作冕始於胡曹耳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千乘騎萬匹是也由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回祿為火神

經傳多以祝融回祿為火神祝融則無可疑者回祿則未之見也予按周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注云回祿火神鄭國語曰重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故太史公採取二傳以為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

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是其後也以此考之則祝融之後有吳回陸終回祿者回陸也舉二人而言耳祿陸音相近帝嚳既誅重黎而以吳回陸終為後復居火正而為祝融則前古以回祿配祝融而為火神可以無疑矣

羹音郎

叢刊本補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史記前漢頡羹侯劉信潁川地名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腱臑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以音韻協之亦讀羹為郎已上皆王說予按古者羹臛之字音皆為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閟宮與史游急就章羹與唐糠為韻至於以不羹為郎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讀如此不知又何也

直閣名官

馮章靖公元字道宗　真宗大中祥符末元嘗講易泰卦賜五品服除龍圖閣直閣名官蓋始於此

立千丈架閣

仁宗朝周湛為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按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為立千丈架閣法以歲月為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為法

本朝制置使

本朝制置使始於楊允恭　太宗時允恭為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先是三路轉運使上供米不過三百萬石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擇堅（材）吏授之江浙所運止淮泗自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石詔命允恭為發運制置使改擘畫為制置

省名禁

省中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改為省中見漢書

下見上謂之奏

下□見上謂之奏蓋始於戰國時也戰國策曰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否則不見也秦王許之

試詩賦題示出處

本朝試進士詩賦題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卮言日出賦獨路振知所出遂中第三人是年孫何

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後所試進士詩賦題皆明示出處

端溪硯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蜑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權論硯亦云端溪石為硯至妙

奏御劄子稱進止

今奏御劄子各稱進止自唐已然顏眞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陳有覽

糊名考校

取士至 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為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

禱祠習儀

仁宗時天子親祠例迄言周官宰伯凡王之禱祠隸儀為位鄭康成曰若隸司徒府而今百官卽祠所習儀不敬請從尚書省至今循之

賣坊場河渡

漢武賜令其寬恩渡
猶位与今賣坊場河
渡不同

本朝賣坊場河渡始於熙寧間荊公建議然古亦有之按水經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感其妻深識數賞賜以河津令其擅渡

鄭宋修韻略

夏注禮部韻略敘云自慶曆間張希文始以國子採記禮部因之頒以為便元祐復詩賦嘗加校正尋又罷去云云然予嘗考之禮部韻略凡三經修矣景祐初鄭文肅戩天休為太常博士考校御試進士與宋景文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士多以聲病被黜三韻是正音訓書成學者以為便然則景祐初鄭宋已修韻略不始張希文也

封還詞頭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誥入內知都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出未几召復故職宿封還辭頭翊日 上謂宰相曰前代嘗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嘗封還辭頭然則唐制給事中亦草制耶故袁高得伸其志今考龍州別志載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寶元中出入內庭以此

獲罪久之復得入當鄭公時知制誥遂國復還國封
制既下鄭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為給事中得
封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已上晉藴説
盡唐給事中亦草制耳藴偶忘之耶

禁蕃曲氈笠

崇寧大觀已來內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斷至政
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作改蕃曲子并
着蕃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
戲第改名太平□鼓續又有旨一應士庶於京城內不
得戴氈笠子如有違犯並依上條

導駕官朝服

政和元年十二月戊戌詔自今受事駕官並朝服結佩
應祠祭服外餘並朝服不得常服

試辭學兼茂科格制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令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
試格制依見行敕式章表依見行敕式露布如唐人破蕃露布之類已上
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銘如揚雄九州箴
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誡諭如近世本朝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
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
代史傳故事借擬為□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
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國奏　聖旨依

勿破他故事

故事知制誥見宰相止用平狀非朔望而見則去鞾
笏張文節公知白在中書頗重典故時徐奭知制誥
初投刺以大狀後又請見多具鞾笏張力辭此二事
具述舊制謂徐曰且勿破他故事

宋敏求家報狀皆全

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燕其御殿視朝乃在
晦日　帝謂侍臣若曾郊祀歲奈何或言景祐三年
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　帝疑其不然宋
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故
詔書曰月既盡於黃鍾日且臨於甲子修史者病於
太質刪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
驗即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
狀皆全故也

製玉魚袋

宋敏求竟使因討論典故一作事故帝孝初製玉袋欲賜
荊揚二王疑非故實丞相王文公恭吾宋公次道□諸
之宋曰按唐六典親王三品以上二王後服用紫飾以
玉帶及魚袋皆飾也文恭公挾策以進議遂定

俗語踏級

俗語以事之不振者為踏級唐人已有此語酉陽雜俎錢知微賣卜為韻語曰是人踏級不肯下錢

察官不得論事

察官不得論事自宋有古始當蓋元祐間東坡所存也

唾面自乾

唐婁師德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者潔（一作拭）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蓋本尚書大傳大戰篇太公曰罵汝毋數唾汝毋乾毋數毋乾是謂艱難

裝潢子

俗以羅列於前者謂之裝潢子自唐已有此語矣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秘書省有熟紙匠裝潢匠各十人

留守

留守二字按漢外戚呂公傳戚姬常從上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高承事物紀原乃云留守始於唐非也

呂后留守然言唐守呂誤留守留守不可謂非始於唐

登聞鼓（院）之始

高承事物紀原著登聞鼓院之始云國朝會要曰鼓院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詔改為登聞鼓院予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朝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日曆之始

唐順宗時宰相韋執誼監修國史奏始令史官撰日曆此日曆之始也見通鑑

增穀價

范蜀公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踴斗錢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衆不知所為公仍命多出榜公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晝夜爭進唯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湊遂減價還至百二十包孝肅公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予按此策本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賈

一作販 又作船 不復來蓋因兵既而米斗曰（貨一）百商旅輻湊民
賴以生

三司使之職

國初有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使之職蓋始於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忠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於此全忠辭不受

稱裁旨

近世自鈞旨闕（註）旨而下稱裁旨按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將帥遙領州鎮

本朝武臣有領遙郡刺史之職按唐光啟二年二月王重榮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見資治通鑑

探事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按唐高駢在淮南用呂用之為巡察使用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閭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舉選人充京官

國初自 太宗以來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元年六月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半自是年始也

行狀

自唐以來未為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為宋建（主）太妃周氏行狀任昉沈約裴子野皆有行狀

口號

郭思詩話以口號之始引杜甫數書口號絕句十二首云觀其辭語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余按梁簡文帝已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不始於杜甫也詩云帝京風雨中層闕煙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却敵槐影帶重樓此杜甫以前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辭二首其一云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御龍火樹千燈艷雞（雞）踏蓮花萬歲春其二云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妬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乾笑

世以笑之不情者為乾笑按宋范曄謀逆就刑於市妻來別罵曄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而已乾笑此為始

名紙

名紙之始高承事物紀原云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刺後業稱衛初遊許下懷一刺既無所之遂至于刺字漫滅蓋今名紙之制也則名紙之始起于漢刺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為不然蓋禰衡傳只言刺不言名紙雖名紙為刺之變然高說無所據予按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押蓋名紙始見于此

節度

高承事物紀原云節度本後漢公孫瓚討烏桓詔令受劉虞節度唐室名使蓋取此義唐制邊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始自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河西節度使以上皆高說予按吳志諸葛恪傳孫權欲試以事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注引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徐詳〻死將用恪諸葛亮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性疎今使典主糧穀〻〻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即轉恪領兵以此見漢有節度之意而無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孫權之後也

起復之禮

高承事物紀原云起復本禮記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〻之也注云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縗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以上皆高說予按前漢翟方進但喪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情一作服夫謂之起復者就喪起之復令視事耳高承無所據但泛言漢唐而已故予既二條以見其始

梵音

梵音之始內典云陳思王子建游於魚山聞空中有梵音寥亮乃教人効之得傳於今西方梵云唄匿耶本梵音也

待制

高承事物紀原待制之始云唐永徽二年十二月五日詔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三月一日敕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蓋唐設官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為高

以永徽始有待制之名是矣至謂永泰時始有待制之所則非也何以言之按唐武后謂員半千曰久聞爾石謂是古人乃在朝列宜留待制即詔入閤供奉後與丘悅王劇石抱忠爲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分日待制顯福門下夫武后時半千等已分日待制于顯福門下則待制之所不始於永泰元年明矣

墓路稱神道

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矣襄陽耆舊傳云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然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漢楊震碑首題云故大尉楊公神道碑銘乃知立石碑墓路而稱以神道始漢無疑

行事舉例

今朝廷行事有法所不載者以舉例以行然自南朝已然矣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唐事語王准卿可覓比例准對曰臣當出外希訪但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謝琰右僕射領唐事琰即謝公之子恐爽非其例事遂不行

舍弟之稱

凡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監司稱職司

本朝官制由監司而稱職司如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之類按隋蘇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唐陸贄曰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

侍讀

高承事物紀原云侍讀之始本唐明皇開元三年乙月敕每讀史籍中有闕疑者儒博碩之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无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也以上高說予按南史宜都王鑠初出閤時陶泓景爲侍讀乃知侍讀之名自梁朝已有之矣

御筆

天子親札謂之御筆始於北史元魏彭城武宣王勰傳云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爲御筆

書簡用多幅

唐盧光啟策名後[illegible]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出

征鎮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效
學之盡重疊別紙自光啟始也見北夢瑣言乃知今
人書簡務為多幅其來久矣

監守之職

本朝官至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謂之監司按徐邈與
范寧書曰足下真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
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
濁能否與事而明乃知監司之職魏晉以來有之矣

試賦八字韻脚

賦家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
初無定韻脚至開元二年王丘員外知貢舉試旗賦
始有八字韻脚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偽蜀馮
鑑所記文體指要

冬年賀狀

今世州郡冬年二節通用賀狀其兩句云應時納祜
與國同休蓋本於晉何充賀正表云璇衡運周元正
肇祚伏惟陛下應乾納祜與天同休

殿試有官人不為第一

本朝殿試有官人不為第一人自沈文通始迄今循
之以為故事然　徽宗朝戊戌牓嘉王楷第一人登仕
郎王昂第二人顏天選第三人　徽宗宣諭嘉王楷
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為榜首是
歲昂以有官人為殿魁以此知有司亦失於契勘也

質庫

江北人謂以物質錢為解庫江南人謂為質庫然自
南朝已如此按齊陽玠談藪云有甄彬者有行業以
一束苧就荊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於苧中得
金五兩云云

三館可稱學士

學士惟三館可稱他則否按唐集賢院記開元故事
校書官許稱學士故筆談云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
用開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宮州縣官蔑有以學士稱
者至渡江後始有一官參有不稱紹興末臣寮有論
列者時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搭㨖

俗以不精者為搭㨖唐人已有此語周顗處士答賓
從絕句云十載文章敵憔勞求都迴絕為風高今朝
華被花枝笑任道尊前為搭㨖

注疏之學

國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

至劉原父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父云　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

併當二字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嘗以謹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嘗為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禁殺牛

南史梁傳昭性尤篤謹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一頓菓

菓可以言一頓世說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食可以言一頓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女稱娥

唐樂府有懊秦娥娥之字見史記齊悼惠王傳皇大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有女名娥後漢順帝乳母宋娥又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衆人謂之娙娥

見上女娥字在上
五百十月頃名宮凡
通用外娥嬌不妨寺
戰國前也

犢羫魚尾

犢亦可以稱羫魚亦可以稱尾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贊犢一羫栁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

經紀語

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為作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關節

世以下之所以通請由於上者曰關節然唐已有此語段文昌言於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又唐摭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按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時閎孺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關節蓋本於關說也

銀版

銀劣亦可以稱版唐韓滉遣使畝羅每擔夫與白金一版

宗袞

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袞本謝朓謂謝安爲宗袞謝詩云阽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

歌曲以闋爲輯

歌曲以闋爲輯按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佛粧

張芸叟使遼録云胡婦以黄物塗面如金謂之佛粧予按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黄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粧以是知虜粧尚黄久矣

恩府

以恩地爲恩府始於唐馬戴〻大中初爲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云〻見金華子雜編

二税起徴用周制

本朝夏税二税起徴以六月十月一日至今州縣遵用按王溥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徴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徴永爲定制乃知　本朝循用周制

以舟量物

魏武帝時孫權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鄧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不校可知矣武帝即施行焉時王方五六歲予按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云〻廼知以舟量物自燕昭王時已有此法矣不始於鄧哀王也

牀凳字

牀凳之凳晋已有此器世説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元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在鐙下乃作此鐙字今廣韻以鐙爲鞍鐙之鐙蓋古多借字耶凳廣韻云出字林若後人所撰耳廣韻別出一橙子注云几橙其義亦通

軍卒爲健兒

今所在以軍卒爲健兒往〻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按世説祖逖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

度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
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
刼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東晋時草卒已有健兒
之稱

風聞二字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陀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貫
遠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
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
表以為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為稱說文曰媎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
也切近世多以女兄為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
帝牋曰自左騏史妠奏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
與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妠
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之稱姐漢魏已然
矣

表文末云屏營

今世表文末云屏營之至屏營二字見國語申胥曰
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東漢劉陶上議曰屏營傍徨不能
監寐而任昉與梁高祖牋亦云不勝荷戴屏營之
至

倉廩字

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雖
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周禮志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盖此意出
刊本問作聞
於邕後也齊職儀曰太倉令問司徒屬官有廩人倉
人則所主亦異矣

正五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
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旺老之位其說無稽也其
後見竇華唐書音訓其注高祖紀正五九三月不行
死刑引釋氏智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
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贍部洲故
以此月省刑修善乎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不上任者
政以此耳蓋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責今之州郡所
以為供給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錢盖沿唐故事但歷
時久遠無有能討其原流者偶蕢實所引用於是始
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書要當無所
不讀

俗罵客作

江西俚俗罵人有曰客作兒按陳從易寄荔支與盛參政詩曰櫻桃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澀後甘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閒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按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粧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傪詬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云云

俞通用之辭

世俗以俞允字不可用盍以堯典有帝曰俞然揚雄解嘲云揚子曰俞上下通用之辭也

親事官

省寺所用使令者名親事官自唐已有之按唐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錫親事官王師文等同謀反逆

柳渾青李太白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或者以荆公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如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自公始發之然唐權德輿已有此體不按梁元帝已有人姓名詩及將軍名詩不始於權德輿也

古無隋字

隨字古無隋及文帝受禪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惡之遂去走單書隋字猶後漢都洛以火德故去水加隹

丘無姓

唐封演記那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李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以僞蕭澄姓溫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名因記沈太虛侍郎處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石碑乃南朝丘遲其言是乃左史丘明之後然則丘明豈不姓左耶

麈尾

釋藏音義指歸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隨之皆看麈所往隨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麈尾拂子蓋象彼有所指麾故耳王衍捉玉柄麈尾

如意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

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三者以竹木鐵為之蓋爪杖□也故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然釋流以文殊亦執之豈欲搔痒耶蓋講僧尚執之私記節文祝辭於柄以備忽忘手執目對如人之意凡兩意耳

八相太常引

京師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煙等號唐讚而南方釋子作漁父撥棹子漁家傲千秋歲唱道之辭蓋本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樂人名腊婆取菩薩八相緝為歌曲令敬信者聞生歡喜

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勑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黄水令王玄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遺址疊石為之玄策躬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余按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李善引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

卷五

天王現形

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按僧史唐天寶元年壬子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内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陁羅尼方二七遍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様隨表進呈因勑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至於佛寺亦勑別院安置

忌日行香

忌日行香始於唐正元五年八月勑天下諸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按南山鈔云此儀自道安法師布置又賢愚經云為蛇施金設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達王經云佛昔為大姓家子為父供養三寶父命子傳香此云行香僧手中與傳香今世國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誕節遂以指香為例矣按唐會

要開成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囯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雖誕節亦只云行香挑囯戚以為行香始於後魏江左非也

寺立觀音像

天下寺立觀音像盖本於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為異因焚香禱之乃開即見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生日祝壽始

封人祝堯壽富拜稽首天子萬歲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為非也至於生日祝壽始見於唐明皇然識者以為非何也昔梁元帝少時每一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脩容殁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群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為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於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殿於內庭與學士聯句栢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詩為慶西清詩話乃謂公卿誕日以詩為壽見於唐末此說恐非蓋開元間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禱既痊幸其第置酒賦詩為初生歡其詩云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人至以詩為壽始見於此

閑人有忙事

閑人有忙事俗人語也然唐人已有韓偓詩云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閑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源師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按漢武帝內傳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至闕不審起居比來何如是知此語久矣

百合治病

本草圖經百合一條引張仲景治病有百合知母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地黃湯凡四方並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余按王原叔內翰云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於百合治百合病似取其名嘔血用燕脂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

不知其音也以是知國經論藥尚不能如原叔

打揲

打揲二字趙參政槩聞見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皆使揲字今俗只使疊字何耶

鶻突羹

鶻突二字當[illegible]耶糊塗蓋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為人糊塗自注云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俗醫心鏡治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斤細切起作鱠沸豉汁(熱)投之著胡椒乾薑蒔蘿橘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鶻突字非也

先輩之稱

李肇國史補并唐摭言以舉子互相推稱則曰先輩盖前輩之義也然南齊書劉懷珍傳曰此數子皆宿將舊勲與太祖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為先輩而薦誠君側云云乃知先輩之稱南朝以來有矣

白直之稱

今世在官當直人謂之白直南齊蕭嶷傳云白直共七十八人乃知白直之稱甚久

大行之稱

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於沙丘胡亥謂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

盛喜中不許人物

俗諺云盛喜中不許人物盛怒中不答人簡按列子宋元君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乃知俗語亦有所自

丞相稱相公

丞相稱相公魏(周)已然矣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謝靈運擬陳琳詩曰永懷恋故國相公實勤王亦謂曹操也

阿誰

傳燈錄宗風嗣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誰為是傳侍亦俗語也慰懷傳　陛下傳侍

飲席酹酒之始

飲席酹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前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沓是酒痕岀岀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於主人咸(訝)無此

宫沉思之乃是行酒時於階上酹酒草草領浹也自此每酹酒令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古無丈人之名

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按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以上裴松之說予按丈人之義本於易以妻父為丈人又本於漢匈奴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松之安得云古無丈人之名

能改齋漫録卷之一

能改齋漫録卷第二

臨川吳　曾　虎臣　纂

辨誤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竇苹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案前凉録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於凝之予按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為韻其誤久矣予又按若閱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闘伯比之子盲於鄖公辛辛生闘懷員盡辛之後也平王時教為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於敞矣鄭音云則員不當音運

韻略不收筌箵字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筌箵漁服總曰𧞤衧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筌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語音協韻故箵音

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蔽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漁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箵音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書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徒鬬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本字韻詩云變局圍甲乙瞭寫矣句讀止作讀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投音徒鬬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既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蘭若字兩音

蘭若若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按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千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卿傳朱全忠迫遷昭宗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余以千字非是蓋酈道元水經注曰紇真山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千為無據

乾鵲音干為無義

前輩多以乾鵲為乾音干或以對濕螢者有之唯王荊公以為愛屬字意見於鵲之彊彊尤甚為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有剛健之意而易統有卦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為無義然廣韻有鴇鵲盍鴇字起於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真氣照戶牖是也故蔡絛西清詩話以為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為疎略然以余考之房杜等皆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則隸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為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為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貴妃掐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

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寳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為初進様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載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寳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寳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俗不知遂以為皇甫所鑄按考異云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為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今釧也又真誥萼緑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為釧必矣第以達為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脫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為涉菊子丹兮蕉子黄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按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毀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為有據也又按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之類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為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知作本音何耶余按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illegible]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文選注耶

樂府有挫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為中書舍人校秘書時

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illegible]操盡覃草之變錯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按詩遵大路篇云摻子之袪兮陸德明音所覽反又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有其義梁王僧孺詠搗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由自注云摻音感然則摻字傳搗自有明注不作吳淑不知而錯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徵子摻奠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寮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叛反江東時年號後　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厭禳先兆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録記　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内人鑑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内人乃是故蜀宮人　太祖曰是豈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祏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録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用丘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脩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公云文字可讀甚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唯見此碑余寮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搜朐宏隔注以博塞之塞音德代反然余考唐李翱
樗蒲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
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亦音蘇代
反

不識撑犂孤塗字

玄晏春秋曰許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
匈奴傳不識撑犂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
奴曰撑犂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
也予於是曠然發悟以上皆出玄晏說及觀歐陽文忠
公少時代國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聞丈尚罪識于
撑犂杖年屠文從率成於戲散文忠公以為陸機蓋
誤也黃朝英緗素雜記以不知文忠公用撑犂事為
恨蓋梁未嘗讀玄晏春秋耳又沈元用謝啓云猜撑
犂事而靡識覺謂知書問祈招詩而不知尚撒撑學
然陸機不識撑犂事竟不知在何書

束脩義

束脩其義不一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
焉前人多引禮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棗栗腶脩以為束脩者未聞也用束脩以為贄俱于被
疑起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尋要以其十五以上
謂之束脩不可以束脩之間不出理一語論語禮不法古之本夫束脩之間不出覺乃如以
束修為束脩者為非是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
脩說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注
束脩謂束帶脩飾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從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
京賦注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
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
旗之義也或以衙為廨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
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
謬耳以上皆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廷為公
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誤為衙詩曰祈父予王
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
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
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為衛也義主於此而孔氏
止四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唐貞觀集亦云武職有
押衙之目衙宜作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旗者按兵
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一作旗故豎於門史傳咸作牙
門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予又按南
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也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
以次引進婦見於此

倒行逆旅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余按吳越春秋乃云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迺知施字爲旅字施字於道無義國語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迺知逆施可因於事言之至於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討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類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洪容齋隨筆亦曰白爲蜀人似是歟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杜詩稱山東李白非謂東魯之謂且唐時山東一道亦不止齊魯之地爲白果非蜀人亦不應以言山東也

玉樹

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相幹盤錯時爲玉樹青葱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illegible]三輔黃圖以爲槐之根幹則又甚矣

筠爲竹皮

許愼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爲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爲竹外青皮

女婿乘龍

潘子眞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故宋景文公詩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婿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眞之論爲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婿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旣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盖飛燕本傳云耳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唐王叡松窓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辭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粧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蓋楊妃外傳爲高力士摘之以譖李白

黃庭換鵝

蔡條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按太白集有贈王右軍詩云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按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子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群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條西清詩話記荊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荊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以余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於唐

蔡條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於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体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予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朔風動春草朱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粧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恒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織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沾衣如庚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於唐

青女橫陳

荊公詩云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檀自陳乎君之前又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

杜康造酒古詩直
用酒為杜康則是
女夷稱為霜女可

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霜雪荊公以青女為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傳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為霜雪之神然荊公之詩不害為佳句也

中山放麑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啟云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迺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矜年最少復以婿為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閑來鬬百草度日不成妝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於前溪舞猶陳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匪習古今樂府錄謂晉車騎將軍沈充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嚬青娥

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詩想像嚬青娥盡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嚬可以為徵又沈約詠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庾肩吾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蕭慤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曾宿客

今世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舍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閑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所郎月中桂陶本作斫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唯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乃以池為河似不及何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聞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還閑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為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繪者至載於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

鄧州[illegible]文信之寫
嘉慶[illegible]之論詩
孫[illegible]過渡

為望不醫瑊砆之與美玉然余見樂天効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

藥欄

唐李文正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〻即藥〻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藤架疏圃堪作切對(按)宣帝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常苦沙崩損藥欄又要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闌為藥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〻懸舉家聞若駭為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為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孫詩云負疑少陵覓來辭柳州憎然則韓子蒼亦以杜為錯耶

銜盃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盃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按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為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戴嵩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王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方)蘭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真(浩然)得嵩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創作一意不可不辨晉僖公二十四年傳曰(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尚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香蘆依白水遠凡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殊)硯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此當作兩字既是兩意則非其對(一作既是兩字則慕非其對)

韓子蒼詩以趣味詩為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縱步真宮觀燈詩云鬧蛾公愛如李益詳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聯子蒼以穠艷詩為李益何耶然蘊意乃取蘇味道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騶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為琴宮絃春以君ゝ若春日臨商絃應以臣ゝ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為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兩漬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唯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為然殊不知亦取騶忌子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也此取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收今坡詩本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為誤後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荊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建鳩鳴午寂無語春愁之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孤雁詩

黃鼎張君詩話謂鮑當今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此人論詩政如王居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為河南府法曹常怜知府薛映因誠孤雁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韓大准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以溫耳故雖有司按奏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而不辭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

歐公寄荊公詩輸林句以青蓮鎮其詩吏部句以昌黎擬其文自唐宋後宗公神宗嗜好二百餘年都用沈約故宋人才大如

爲桓溫司馬覓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答妻以不免之言而推來所以掩鼻之意蓋所以長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東坡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如不免醉眠未爲蒼生閒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於宋明帝朝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荊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荊公之意是指吏部爲退之矣

歐公詩是言吏部文章非退之而荊公直以謝朓事對 文章人多以何爲是

東坡云詩句不可擅改 [illegible]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厭憂且思寒裹囑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雖辭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皇

憶昔與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遺翁萬里心如缺此子何苦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皇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侍郎詩云西清寫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綉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肴橐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囿吳舍人啟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肅切紫荷待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晉樞啟曰白璧素簡以香生蘇爲辭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鄭注云夫燧陽燧也禮記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燧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于時鑄銅為鑑

敲石取火何嘗不可然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為畫謂陽關圖于嘗以為失按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里百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即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斷草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譯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龍眠自命其畫為陽關圖則畫渭城也遠在陽關古人西只隔千里龍眠不知為此況其上總渭城餞送而畫其華不及陽關矣哭其景象此失詩意不盡為抵不應以也承也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閔子為上虞守詩驅去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築黃金臺

前輩以荊公詩功謝蕭規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為失史記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為築黃金臺荊公詩本此

以玉兒為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詞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紀讓太后也口中秀才遠來誰為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為奴者誤也然則不害為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句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質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放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放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里國長公主為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梁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楊郇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故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廿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兕然發其幕按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設粟米飯一椀蒸胡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强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詠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黄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〻風和行人歸來石應語〻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〻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〻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己叔達偶忘之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徹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如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凭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濟之李太白則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黄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鉤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刃彎今
南蠻謂之葛黨刀予按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
既寶莫耶之劍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
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
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吳鉤始于
此當存中偶忘之耶左太沖吳都賦云吳鬪[鴻]越棘純
鉤湛盧魏繁欽客少年行云𩦎[䮂]馬金絡頭錦帶佩吳
鉤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
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逕[逸]吳鉤李涉寄楊潜云
腰帶佩吳鉤歸趙王郝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麓漫鈔記爲當世慶曆中以鄂州有薦至大江風
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赴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
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
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楊子江詩
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於
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
好乃知當世取肩吾本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遯齋閑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
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
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
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
之以上皆閑覽所載也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唐
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
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此歐
陽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
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
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
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於半夜乃
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聲亦不止於
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
隔水悠揚𥿄[詩]夜鐘迥如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
話亦嘗辨論兼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怛裒作詩曰老
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
云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夜
涼且云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閑暇若此以上皆冷齋

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過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渠以為山谷所為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尚餘八句所謂令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也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窓詩亦尚餘二十四句所謂常愛輞川寺竹窓東北廊是已山谷集外更有嘖〻雀引雛梢〻笋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記之冊學者不可不知也

對本均作清順

僧順怡詩

清

冷齋夜話記西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為予言後四句不同云因即蟠石眠莫省落花數唯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節度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為使君子猶言太守子也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吳令君但遣稽林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錢穆父有藥名詩云一來亦其草〻別味滌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為使令之使矣山谷藥名詩云揚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錢異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〻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璡明皇愛之每隨幸璡嘗戴砑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子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紗

曲名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云以為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

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
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亦以為忠州何耶當有辨其
非是者

能改齋漫錄卷第二

能改齋漫錄卷第三

臨川吳 曾 虎臣

辨誤

崇政殿說書

王荊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尚
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然
予按傳簡公佳話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
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
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從傳簡公所言則崇政殿
說書不始於 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
是再建耶

桑落酒

索郎酒者桑落河出美酒讀為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
庚日休暇詩云分明不負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
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
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
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誤桑落酒舊京
人呼為索郎盡語訛耳高說後出恐或未然也

索郎為桑落二字互相反切非說也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遯齋閑覽言杜子美晚身簿尉中始與蕭楚

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説未免箠楚塵埃間杜收之叅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謂唐時叅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鮑彪謂許考杖韓所言據有罪者也收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身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親扞撥鞭箠發歎偷比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逖決笞尉臂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為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强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駔儈為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似牙字因轉為牙予考肅宗實録安祿山為互市牙郎蓋羊事然以互為牙唐已然也畫短為互長為牙

據墨海刊本補

太宗鷂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余考劉禹錫嘉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鷂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註名驚定新舊史無人子考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為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沉

趙德麟侯鯖録云綠沉事人多不知考杜云雨抛金鎖甲苔卧綠沉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沉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沉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考其詳北史隋文帝賜大淵綠沉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沉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沉飾之耳以此得名如箏稱黃間則以黃為飾槍稱綠沉則以綠為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寔有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

蓋竹以色形似綠沉鎗而得名耳夬日体所以引以
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非矣使綠沉鎗專指爲
竹則金鎧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鉄益謬矣劉劭趙
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黄間堂谿魚腸丁
令角端庾志亦云綠沉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
行云綠沉明月弦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沉爲弓也如
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沉飾器服也唐楊臣源上劉
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鎗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内
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考之今本乃云暗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二字不同便覺語勝於前
又陶所編杜田舍詩云楊柳枝々弱枇杷對々香考
今本乃云櫸柳枝々弱枇杷樹々香櫸楊二字不同
櫸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櫸楊則二物矣然對々亦差
勝樹々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䌸載而往垂橐而歸今考管子乃是垂
橐而入䌸載而歸二字不同未如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蔿莫
敖爲宰注云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
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謂之
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
大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詁云令
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
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軒筆錄荊公詩窓明兩不借榻淨一蘧篨
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
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艸履
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々自有不假借也然見猶名
以考實其義可信及觀揚雄方言乃云緉作者曰不
借此又何耶

天闕雲卧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薛夢符續注云
山讓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
闕可徙之王茂弘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
豈須改作杜田正謬天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
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闕

當作天闕蓋對雲臥為親切耳余考二家之說皆非是薛得其畧杜則全失之余按南史梁何徽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晉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為之象魏懸法其上蓋杜詩本誤以魏為韓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李太白贈楊徵君詩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鱣鮪音不得真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鸛即鸛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為鱓鱔之鱓俗因謂之鱓知然也按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銜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鱣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鱉鰌鱣鱓非說苑曰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為鱓其來久矣而杜少陵云數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余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寢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群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觀此則稱鱣稱鱓皆不得其真也

淇竹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齊翁嘗論詩淇奧云菉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王芻郭璞注云菉蓐也今呼為鴟腳莎或云即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萹蓄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非執歸詩作蓄音篇亦云萹蓄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為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猶佳何不質文選所以為昭明之書也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圖余按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萹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按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楗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

許今薪不屬薪不蘖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揵石菑晉灼注云淇園衛之苑也多篠簜師古注曰頹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也余觀此則淇之澳從來産竹故武帝下之以為揵歌亦云頹林竹兮揵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荊公傳詩為是而朝英所證為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脩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為後人所撰蓋不深考之耳余攷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之名古有不始於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則疑殷之祭為臘而邕筆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按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於三代廢於始皇而興於漢也惟劭以嘉平為夏祭與蔡邕不同

儀石銘非 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置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檮杌載之甚詳蓋太宗皇帝摘其切於事情者四句詔刊諸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盃酒流年一局碁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固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綯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碁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言雖同而詩則異

景鍾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鍾鍾成詔翰林張康伯為之序銘以為景大也九九之數兆於此有爲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蓋景福可以言大民王之意云耳而景鍾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鍾一曰景鍾景大也鍾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鍾特大蓋黃鍾者樂之所自出景鍾者又黃鍾之本故景鍾為樂之祖此說亦非何者按管子五行篇有曰

昔黄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注曰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黄鍾洗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圖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鍾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鍾既是秋之一鍾而議者又以為樂之所自出與夫為黄鍾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又）按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鍾者色之明白而非大矣此可為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脩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王璽記玉璽者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玉）刻而為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蟠龍又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鈕五龍蟠秦滅傳漢歷王莽為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傍為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為受命璽至唐末帝（諱）王從珂携以自焚石晋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晋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郭）威所作寶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為失窮究其本末盖秦璽自漢以來世世傳授謂傳國璽自秦傳漢（漢）末為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奪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為石季龍所得遣趙封送於石勒考於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稱國悉郭（反）延雍容石遵石鑒相繼篡奪而祗在襄國石閔殺胡人公侯卿校萬餘人并襄國而史言璽在襄國惟蔣容獨傳有諸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子）煒曰實在寡君請在閔也及考石閔送晋璽乃皇帝壽昌璽則閔璽非秦璽也以此致之石季龍之亂石遵石鑒相篡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為傳至五代唐末帝從珂携以自焚盖亦不善考者也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

姓王名樹因海舶入燕子國其妻以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按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衣服因此得名撰遺之說亦何繆耶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麈史載張金部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詩幷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按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麈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麈史載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啟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收心失恐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寞昭陽殿魂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於牧守當途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爲之矣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似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因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說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爲右贊善大夫拯之子藏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壽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涓爲貢南觀察衙推再卿爲湖南鹽鐵判官涓之子皓爲仁化令皓之孫文高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高凡八代任宦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耶王彥輔不考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蓋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數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令命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於此余按勑字從束舒欲切從攴普卜切敕音赤說者曰

誡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尚書敕天之
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
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勑代
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尚書古文學者不
叢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為勑之義與徠
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為勑非是故予以為流俗之
失者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
故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與嗣與陸倕各制寺碑
則敕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大公乃以千字文勑周
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尚未稱
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
名始定於此且興嗣本傳已云勑與嗣與陸倕各製
寺碑則何獨疑於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
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自
以秉政而未見敕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
之敕與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
詔敕比用白紙多為蟲蠹宜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
敕以黃紙上元時已有定制漢天子四書之一
敕之名不定於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
以為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登泰山見七十二
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一身縮于八因為公子夏辨
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于此學者其可忽
諸子又按魏文侯勸倉以鷄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為宋考功詩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考功詩有馬
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以為餳字有來處取毛詩鄭
箋吹簫賣餳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詩驩州不作
寒食詩亦云嶺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
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考功全篇予見考
功全篇蓋考功未嘗使餳字而禹錫誤呼雲卿詩為
考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塗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
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佺期詩題乃
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
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餳字者佺期所作況二
韻不同春與人在十七真餳與明在十二庚題目亦
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即白
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西天竺國有伽藍名招
提其處大富有惡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

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
按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後魏太武皇帝
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
寺為道場至唐復為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其名
尚存何以見之孟褚彥回嘗詣澄以錢一萬一千就
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則招提名寺亦
襲明帝之事緗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為
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按唐會要五年七月上都東都
兩街各留三寺節度等州縣各一寺八月毀招提蘭
若四萬餘區及武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
若額為太和寺為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
余嘗以為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
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為寺
而固自立寺名以蘭賜之未及賜者尚仍舊名故曰毀
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龐莊敏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
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為
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顧之異日復踐
讞上曰前時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
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
相予考王壺清話因知非莊敏為梁適也清話云梁
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按中有名次者公　仁宗因
問名次公金以明法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
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卿箇梁家曰祖顥
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
曰臣父祖頃事　太宗真宗不知　陛下何以知之上
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起注知
制誥至翰林學士余日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
家所說為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見知於
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為是而筆談為非
可也

寧馨記

唐殷璠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
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
猛得寧馨兒以寧為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山濤吒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
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
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
為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為詆吧豈非以兒

為非聲香者耶離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後劉二詩義則平矣東坡亦作側声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壠空使奸雄笑寧馨

紀聞非温公所為

司馬温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黄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上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厲奮舉足以移人意人或問以古事禧對此非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數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爾居父喪而傳為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聞以此事得於王懿温公著紀聞多得於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真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為然後人不能不致疑於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為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為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帝為燕歌行群臣皆以為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耶又唐潘遠紀聞譚載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群臣皆以為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己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考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穀所編唐賢才調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耶以隋書考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許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者看之帝令自盡憲司鞫殺之然則道

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死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題說甚可疑也又續道藏集亦有此但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綠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出官及常衮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遊潘湖往見衮衮奇之辭歸之舟飲餞擧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家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吓閱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已前未有文進士也因廉使李郇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纓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先蓋與其友歐陽詹觀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藻也泉山銘叙文云爾何耶以上皆朝英說予家有唐趙修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擧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實楚皇甫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次擧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陸贄侍郎知擧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群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叙云二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自藻始

唐書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考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於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宮僚清淡以詩題於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因云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按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於唐亦不始於林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一同唯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辯杜子美詩

杜詩青〻竹笋迎船出日〻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本白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遥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笋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云〻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焉姑存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詩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歎服之予按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甲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傳虎以翼也以石勒傳考之尊拳當作老拳非指劉伶尊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盖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王說予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顏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懼人則疾名曰㺃〻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黄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按顏師古匡應仲遠風俗通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入人心大恙苦之凡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辯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鳴之族所在名呼

不同有所謂脱了布袴東坡云此人呼為布穀鬩矣此鳥晝夜鳴主心云不能自營巢寄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謂杜鵑為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云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雜說子按史記曆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注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鳺鳥也一名鷤鴂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為無所本矣鄭元水經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姊歸故以屈原而鮑以為因禽得名非也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按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志而已矣然則既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耶據本書首尾一以聞為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同不計利害惟知字光字於義不可也曾子書不顯於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史記是蘇代非 蘇秦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敗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顧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

李兑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兑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兑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知我〻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囨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𨶎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云〻按二事皆載戰國策但以為蘇秦以予考之劉向學傳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為縱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為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按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非秦也代秦襲說李兑之辭耳劉向失於國奔故也

兪氏姓

吳闓姓苑云兪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後錯國右傳鄭公子渝彌為周司徒後並別族為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為口因為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予按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兪藥〻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兪氏無先賢世人云兪我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囚攺兪耶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〻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按孔穎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〻叔蔡字𥻦字耳隸書改作遂失本体說文曰𥻦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𥻦字殺下米也𥻦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後世𥻦字不可識寫者轉而為蔡字至重為兩蔡字以讀之此又不可也故音為素葛切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孔安國云因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故蔡叔之事然則王觀

國儕同以鞶為綦不可不辨也

介鷄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沙膠播之為介雞觀國按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為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蓋觀國按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其介雞者為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敵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為芥而杜預循其誤既曰以為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霑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按杜預以芥為介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於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為以膠塗雞之足亦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澁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為雞著甲蓋雞之鬬所傷者頭以鎧介首之是矣而觀國謂為甲以蔽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及不知物理夫雞之鬬其利害不在於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已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能改齋漫錄卷之三

能改齋漫錄卷第四　　臨川吳　曾　虎臣纂

辨誤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々々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撿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不記所出予按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為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々生叔向故為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杲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々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々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食邑爲氏左傳所謂邑亦如之並取其舊邑之稱以爲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蔡再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為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為董祀妻蔡琰文姬為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于世上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又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名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盖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昭君九拍胡笳昭君二十六拍清調昭君十三拍間絃昭君九拍蜀調昭君十二拍吳調昭君十四拍杜瓊昭君二十一拍々々凡有七曲耿則昭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一作營）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為王者羽翼也予以

頻說爲非按晉志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義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尔按舊文使字作𡴆傳寫之誤〻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〻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按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異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註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濟翁以𡴆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可以一例作𡴆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餂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以孟子曰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曰餂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等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古甜字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孫義不合尔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魏晉以來續撰者按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此咶字與餂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槩論也廣韻乃以咶音火夬切息聲尤無義

湘君湘夫人

樂府叙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嬀汭舜既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

妃璞與逸供失之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降(宜)為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為君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礼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叙篇余嘗考之若叙篇郭(以)璞王逸為失者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記韓愈碑亦未為得按礼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之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也)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為有據依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焉令王逸乃以為溺死盬(五)非矣諸人皆以為二女當以檀弓世紀為正有三妃

長頸高結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未本無高字無中字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考之張本非也予按楊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魋髻而左言或鍭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魋為椎以結為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蹯(也)于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魋頭露紒韋懷注云魋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遶成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魋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為魋結一以為椎結一以為魋紒然則魋椎魋一音紒髻結亦一音魋有高之義韋懷以魋頭為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為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女宣王(台)后也為人極醜回(倜)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出此

颸風

離騷曰溘颸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翼颸風之颸颸班固曰颸疾也然則颸風者疾風之謂元暉郡齋望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云幽宿薄京畿晨裝(持)摶曾颸注曰曾颸高風之二謝以颸為風何耶

楊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揚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

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楊雄死于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遽卒之説李善徑不排之而反以為證何耶

三焦

蘇黄門子由龍川略志曰古説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蔵精女子以繋色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状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蔵有所繋若其無形尚何以蔵繋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体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瀉而去故號此府為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子由自言溥其説于名醫單驤然予按漢班固所纂白虎通其論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胆也府者為蔵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断決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三焦亦以湊液吐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膀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膀断也據此則三焦有形久矣叔和既不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

盬鹽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杜預注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盬鹽也猗氏縣盬池是孔穎達正義曰説文云盬河東盐池字从盐省古声然則盬是盐之名盬雖是盐唯此池之盐獨名為盬餘盐不名盬也陸德明釋音云音古盐也予按古今文士用盬字無盬鹽之別錐親都賦墨井盬池玄滋素夜政用盬池事亦作盬字又何耶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只作盐字漢志亦然當候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説文云鹵盐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于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盐地擴十餘里其郷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楊縣東予又按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呉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

決濘木灌鄣旁終古斥鹵生稻梁然則鹵濘之地名
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淳鹵是濘鹵地
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乎以是知如鹽如鹹
皆是鹵之故鹽亦作盐其說庶几是乎

佞者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
曰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
之語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
之世矣孔子亦以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耳
考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沉爲豫州刺
史王沉下教乃曰达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云益
沉未深于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紀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予以爲
非是盖昭君不名嬙乃禁中婦官耳按周礼天子有
九嬪嬪亦是婦官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使晏嬰
請繼室于晉曰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
云嬪嬙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
御焉然則劭解以嬙爲昭君之名誤矣漢書亦止云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
也然古本漢書皆作此嬙字何耶

黄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
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野鵲鹽施
有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盖當
時語之今杖鼓譜中有炎杖声以上皆筆談予按隋
書樂志云其舞曲有踈勒鹽古樂府崇隋薛道衡有
昔昔鹽樂苑曰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爲舞曲昔一作
析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然則以盐名曲自隋已有
存中以爲唐曲非也考唐書禮樂志及通典皆不具
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
樂名太簇宮時號婆陁調鸜鵒盐改爲白鴿盐太簇
商時號大石調野鵲盐改爲神鵲盐太簇羽時號般
涉調大盐歷中呂商時號雙調神雀盐有此四曲凡
中所謂野鵲盐在焉然突厥盐者豈非隋志踈勒鹽
也予又按張芸叟南迁錄載其以元豐中至衡山謁
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數祠
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藕合香次
曰皇帝盐終曰四朵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也至今
不廢器服者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

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為勞多逆殺戮然則存中以黃
帝鹽因近年征交阯而得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
也然芥室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
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
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
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
以旻房刪云蜀人以襟領為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
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綴雲霄籍又云朝衫不
上船拜舞墮巾幘皆承房刪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
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大守
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
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
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
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
所載予按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
遂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為山賊所摽掠唯僧孺
毋子得存遂入江南止于廬陵禾川迨長為母所訓
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絜芽源下有古臺故老傳
為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
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
死遂葬于縣之西南才德鄉大學里既隨計長安以
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為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
累秩相輔時彭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應諸
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隴彭氏幼而
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為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
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俱載聰
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野史本吉州人龍
袞所撰或得其真今流傳以祖景洪即其上築臺曰
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為故老相傳為聰明臺耳此國
史之失也予又按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叙曰公孤
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
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
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
錫訪公于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以
僧孺肄業于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于彼因隨計
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為七歲而孤至年十五依

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爲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毋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偕孺毋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偕孺以大中二年薨于東都城南别墅今野史乃以偕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几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玄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玄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者今予美集亦有此詩恐是𥰡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寃甫舊集較又玄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甫爲大臣

柳子厚裴墐崇豐二陵集礼後序曰自開元制礼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礼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以上皆柳說予按舊唐書李義甫傳云初五礼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礼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甫深然之于是悉删而焚焉然則義甫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按淮南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虫藜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誤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于山故林木可稱不斬而不可稱不采也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按漢高祖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于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塵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聟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婦予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〻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

而不學者輙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按戰國策衛人迎新婦〻〻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要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考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豈偶忘之耶

五行無絕之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文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于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死予疑五行無絕之〻理蓋本于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囚四絕者巳為水土絕申為木絕亥為火絕寅為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〻理蓋絕乃系包字傳寫之誤兩字合為一耳嘗考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于火則曰其系包在亥至于木則曰其系包在申至于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兆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〻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臨五變而旺六變而衰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〻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言之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之其晝夜之運則無絕之〻理系包本兩字後人轉寫失真合而為一今不取

丁產簿書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閑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推字殊無意義當為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〻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排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　太祖采聽明遠每違事識恙必知有
問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問者曰但聞成都滿
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凉風清冷
几時來上曰此蜀民思我來伐也朕予考句台符岷
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尭夫善吟詠尤尚譏刺謁蜀
相李昊々戯曰何名之背時耶尭夫厲色對曰甘作
尭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尭夫為昊所擯如蜀主國
柄昏乔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凉
風消息几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尭夫詩非朱山
長也図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尭夫又有区大内盃
池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别有天蜀平凌錫勝白郎中
詩曰方外與誰為道友閑来獨自占詩家譏勝入蜀
不得名詩
家惟尭夫耳

未刻本補

誤認黄花作菊花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為率　仁宗時查拱
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黄花如散金為詩題
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黄花如散金是也舉子多
以秋景賦之唯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袁遂
為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黄花作菊花

大小姑山彭郎矶

歐陽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
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矶謂之澎浪矶遂
轉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姑山廟
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
上皆歐陽公語予嘗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
徐鍇為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准
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孤山
釋山曰獨山曰蜀々孤也今下民訛言穿鑿浮僞作
為淫祀何所尚哉必也正名于義安取且山川之神
功施于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
旱雩禜于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
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
立山神廟貌乎乃知南唐已嘗有討論改正至本朝
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為稱其鹵
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陽歸田錄云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
皆同其謬唯打字耳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
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
撾擊之義至于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illegible]

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糊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拭眼之昏明曰打拭至于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考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从手从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于義亦無嫌矣豈歐陽公偶忘釋文耶予嘗見宋景公文云凡叢有未通以偏旁考之予于打字得之矣

真宗未嘗耕籍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　真宗縶德曰東祀耕籍賜酺

貞宗朝未嘗耕籍

張良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鎮占地狹人民寡有留侯廟將為或以陳留為子房所封廟貌甚嚴疑之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路博德俱有功于南方仍皆為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為例祀兩神

諸皐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諸皐記又有支諸皐意義難解吞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皐它日見于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鼓此事之晁伯字餒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喝皐敖圖日月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寸縮頭乃還著人中人不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見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皐而獻子諾之是皆皐所言之意亦似可證耿為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竜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諸皐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右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往人不能見也以是知諸皐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

皆可取今發明于此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為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為正唐以建寅為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亦類此

褦襶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幘溝婁適堪今時褦襶手釋名云褦襶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至頻蹙奈此何搖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誠諸高明熱行宜見訶藝文初學二書所載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啟顏錄有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喑喑吟何多搖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為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誠諸朋友熱行宜見呵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為褦襶子一以為愚癡子其末又以譌（訶）為呵當有辨其非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此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始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徂悠悠萬象殊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既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群生據此乃七言柏梁体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耶

假借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誤按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音作借字若作借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為作措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字多假借字以用耳戰國策荊軻曰願大王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祜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文宣帝簡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

牧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一同蒙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詩才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與机各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數扑逖善漢前懺曰高捷兩下抗毅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為采字竊當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為王采貴也其八為賤采賤也王采之中有梟曰白盖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筴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既勝于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王采白八畢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梟二為氏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蒱格及國史補遺李翱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谿叢語以為八米閩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數取八米取數之多盖姚不得其說而為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洪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竇蘋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个字嘗以實訊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洪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个字乃作此个字因知个誤為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榮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間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按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溹則溹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擬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扼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切乃以索為胥尔索絢之索誤矣韓退之征城夜會聯句雪軍收斷息陽生過京索與骞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為胥尔索絢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城皐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悉各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為胥

邠索綯之索爲吳而王說非矣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于震主東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肰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耶

李白摘刊本補

顧愷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吳王叔原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疎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云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耳予考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苕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慧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于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亘元遺書于匡山慧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予按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于太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坊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綿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廬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辯

據刊本補

李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煙(雲)歸碧海(遠)少雁度青天遙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按李集有沙丘城下寄杜甫

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〻邊有古樹日夕連秋声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迺知洪失于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己詩話歐陽公謫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内微聞絃声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絶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暑錄話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為難犹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糅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它樂工試為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為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嘲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為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鵾雞筋作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声尔安在以絃為奇乎梅聖俞醉翁吟亦云當時滁陽所樂者唯有杜彬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于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云禹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喜之因號琵琶為迅殿雷乃知以皮為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葉為妄辨無可疑者且文忠公詩曰我昔被謫居滁山雖名為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鏁聲入黄泉則公作此詩時在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說哉余以意料之當是葉只據兩句而遂為此說又不考五代史補偶忘馮氏舊事耳不然何其誤之甚也

閥閱

漢朱博傳曰王卿憂公爾閥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予按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名其等曰伐積日曰閲今奇義以為積功曰閥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按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

況然有声恐人聞之而奔已遠掩其耳恐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勧進牋云感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蟇蝕月日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為蝕月者月中之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説以寓其意戰國策曰日月暉于外其賊在内則俚説亦當矣以上東坡説予按史記亀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亀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徳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蟇乃知古有其説何東坡偶忘之尙耶

僧義海評韓文公聴東坡琴詩

蔡絛西清詩話謂三呉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欧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答以退之聴穎琴公曰此祗是聴琵琶尓聞以問海〻曰欧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〻児女語恩怨相尓汝言軽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变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観聴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随飛揚縦横变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又見穎孤絶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声妙處唯琴為然琵琶格上声烏能尓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已上皆西清語余謂義海以数声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真知琴趣則非也昔晁無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随飛揚為泛声軽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為泛声中寄指声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為吟繹声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為歴声也数声琴中寂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而未知出于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清耶西清又云東坡後有聴惟賢琴詩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与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〻亦未知琴春温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然声皆然何独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独絲也聞者以海為知言西清又謂嘗攷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声為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清語余考史記騶忌子聞威王鼓琴而為説曰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以折清者相也又管子凡聴宮如牛鳴窖中凡聴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清寡陋而妄為之説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誤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因其失遂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弟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為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護尚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為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皆善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光彩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朵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為非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之句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謂無人形于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按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又安期生服錬法云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用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為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寺明媚木芍藥野田畔藥官蝦蟆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変所致大抵牡丹佳者有自丹延州來前輩多以因此得名

駙馬都尉

馬大年嬾真子録云駙馬都尉之名起于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亦親愛之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以上皆為說予考徐堅敍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侯以國人承公主魏晉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之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付声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既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之副

紫微郎

劉莘老犨賀宋舍人啟曰總為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舍人五年復為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

入六員每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星居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宮屬也白樂天為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作伴紫微花對紫微郎耿則以紫微為舍人不可也

題妓項帕

姚令威寛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按事貴人遍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延之令出界候迎無樣名娼王宮花往接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題其項帕云陵微茶州吏六么西臺御史惜夫娥送令改作王宮枝舞盡春風萬〻條至成都比娼出迎遂不復指手而歸余按邵伯温所載詳且盡疑得其真云文潞公慶曆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者(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從聖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于漢州因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夫娥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〻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〻每為之醉何還朝潞公之謗遂息事與陶穀使江南事(略)相類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因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麦天署(晨)氣潤況復雨頻〻其二云李侯栽釘坐風味勝仁頻[illegible]按上林賦仁頻賓榔仙藥云賓榔一名仁頻[illegible](林)邑記曰葉如甘蕉音賓恐錄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蔣璨跋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凡)五輩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孫辯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辯才秘藏王右軍蘭亭真蹟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往詣辯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辯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寶蘭亭非比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既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皇失色有遺玄珠之狀書生意氣揚〻有歸全璧之喜其一吹沸者爲貌尤工非馳譽丹青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

粹日書于豫章以上蔣題蓋所畫書生狀至以白襴衫為韡與夫老僧張順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按唐法書要録云蕭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黄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体入寺稱賣蚕種因是欵狎既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冝示勅旨具言所由故偶僧出齊喚歸乃知蕭生御史也且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别僧聞語而便絶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老僧張瞰皆失実恐非閻筆托閻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蹄

張右史明道雜志云錢内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荅曰僅免胡盧蹄蓋俗謗也然余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个没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乃作鶻露蹄何耶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兩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美截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耒

據輯本改

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尚書屯田郎中知縣事林肇所立也其叙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咏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為亭名為詩云鱠鱸珍琢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琰章云云張先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樓閣欲陵雲漢域又云但㸃鱸鄉一旦成分卽松江半秋色乃知以鱸鄉標亭久矣以鄉為香其誤甚明

謚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也唐許敬宗死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蠻貊謚曰繆且謂昔何曾忠孝汯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楊思敬改謚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顔氏以為無飲羽之理余按門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

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此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矢踰西霸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劲飲羽于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為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石髮

豫章善謝送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按酉陽雜俎張衆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八九日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若蚌蛤魚鮮也審如張說則石髮生于水中

迴雁峯

衡州有迴雁峯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按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却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耳豈専謂雁至此而迴乎乃古今考柳詩不精故有此失

經子之錯

嘗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鬩乃闃也易窺其戶而闃其無人蓋内能治肰後可以治人孟子以仲子為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為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所致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々子以不仕無義云々也不肰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兆非熊贈鄭交詩高丐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按六韜史記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無熊字也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梟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狡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桀傲勲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為聖相詩曰帝得聖相々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為聖臣則可裴度為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語余按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々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

人讀之者少故義山闕以為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譏論乃尔國恭何耶紹興間曾惇黄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衆度只今真聖相勤碑十丈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照心

洪郎中慶善與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真辨偽輔正除邪辯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筠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真慧慧而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淺陋同異于名字之間耶以上皆洪說予按洞玄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玄真人曰云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唯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寂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迥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廼知坐忘論取此洪氏豈偶忘此耶

卷四終

能改齋漫録卷之五

臨川吳曾虎臣纂

沿襲

一擲賭乾坤

韓退之鴻溝詩云真成一擲賭乾坤蓋用李太白詩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

故鄉二十五長亭

杜牧之題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江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

野火燒不盡

白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余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花冥冥

元微之憶雲之詩云奇樹花冥冥蓋本杜詩樹攪離思花冥冥也而韋蘇州亦有冥冥花正開東方欲曙花冥冥之句

但令在舍賞相對

王建遠將歸云但令在舍相對貧不向天涯金繞身

戎諸叟佳

戎昱長安秋夕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建蓋
用昱語耳昱德宗建中時人建大宗太和中人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
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蕩繁英墜紅雨劉李
同出一時決非相為剽竊

杜句何等雄健
雖本屈原只如暗
用去蒙不掩其妙
最此語學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
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魚梁渡口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
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
鐘晝已昏魚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疏

唐包佶嶺下卧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
親愛疏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與杜子美故知貧
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眞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
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

杜句意及之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余以雲
卿之詩蓋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
在鏡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
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蹄經歷應須遍鶯語丁寧已
怪遲蓋効杜子美所謂美遲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
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羊李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遶翠樓分明宮漏靜
兼秋長安夜〻家〻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
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
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絕相類

周詩更在前

穀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
朴詩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未臘山梅樹〻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〻色未臘山梅樹〻花許渾
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
及也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限乃暗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之句

掖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真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定云掖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庚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掖圖黃石不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音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鏡圖回峯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鉉臣搜神記云都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時就民間飲酒為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圖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焉可謂之人耶余按列子稱包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商桀紂魯威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几也迺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時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蓋學朱也然二詩皆佳

詠婦人多以歌舞為稱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奏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

堂分歌共落塵陳應陰鏗司空宅詠妓詩云鶯歸歌扇
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删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
春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
江揔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
夜聞隣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
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
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
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之以歌
扇對舞衣者亦之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
也杜子美取以為艶曲云清江歌扇底野曠舞衣
前

花應觧笑人無窮事有限身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遺應
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
盃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絶句云二月已破三月
來漸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
限盃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
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句工妙杜尤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

起年

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雞三號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蓋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
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鶴來庭柯

錢內翰希白畫景詩建精上簾櫳獨鶴來庭柯來字
最其所用意處也然常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
不了飛去花枝猶來來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梟樹
百勞飛鐵意甞趨之先用之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
尚裊之句

大都宜作對兩蝸角
禮書如京序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
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
角古今興廢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
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
盃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爲器量
褊窄言乃爾余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
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消秦韜玉雪
詩云片纔落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王定民雪
詩天邊容勢來猶濕地上微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
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
其意別為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
穫雨多瀟瀟蚕簇寒蚕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
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
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余觀之逈全是杜
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
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流飛鳥外
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
窺又云氣嚴當酒暖洒密聽窗知荊公全用以為一
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窗知
一樹高花明遠村
田家詞云流水澤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
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
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
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
云燕燥還為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
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
棲老鳳凰枝斡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錄載　裕陵喜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
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
繁華得幾時然山谷少時有戲春詩云風光不長妍
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荊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
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

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曹亞卿曰劉郎底事去
匆々花有深情只暫紅 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
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臣不喜文叔孫綿蕝
彊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
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溥央
亦頻々一官所買知多少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
正同今荆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魚遺子鹿引麛

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乃悟山谷
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鱸肥人膾玉柑熟客分金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呂吉
父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

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

江摠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
美取其意以為遣悶云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鍠詠木老人詩刺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
同須臾弄罷寂无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關天傳信記
稱明皇還蜀嘗以為誦而非明皇作也觀山谷詩世
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處
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鍠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惜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
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
急細流飜迸知魚躍浪痕圓所自

鷓鴣飛上越王臺

唐竇鞏有南遊感興詩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
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
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
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殆々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消々波浪中東坡送
蜀僧詩當時半破峨嵋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
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
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

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蘂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闘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之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己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闘里與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為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兩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為平世得微閒但有故人知

成梟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呼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樗蒲事雖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嘗云成梟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頃又見周知微詩藁云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雁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凝上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問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惲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夢身外身

山谷嘗自贊其真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真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尔俱為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限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披香

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盃都下翌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耶隋庾信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謝恵含桃謝恵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恵含桃詩末章云金鑾歲〻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恵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宣室茂林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　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黄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為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〻如星辰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〻如星辰任昉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黄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余按古樂府徐朝云兩頭纖〻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腷〻膊〻雞初鳴磊〻落〻向曙星故劉夢得作常處學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〻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耶

猿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裳)陳蕭詮夜猿啼詩鄭韋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于美詩所猿寔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効之也余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贈柳少府詩始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做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鵶過別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鵶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党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鵶過別村與張詩相類

刻本誤與卅廿字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荅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己荅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无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荅云熱遊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曾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兕代猛虎行蹴蹴壯士意人生高唐觀有情何能已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柂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叔孫向有緣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流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余以為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异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几重然因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献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秖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耶所載與青箱雜

記不同

金鴨無煙却有香

蔡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却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沉水煙爐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為友于子姓為貽厥欲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耶予以為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荊公詩曰高音女尚橫陳湖田州渚得橫陳橫陳二字見首楞嚴經及宋玉風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荊公非也陰鏗薔薇詩云倚墻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荊公詩云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唐李嘉祐詩云據梧聽好鳥行藥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窻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顏亭ミ與花双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意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凉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凉劉莘老子劉企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凉風已過却秋声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孀閨少年婦白粧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盗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富鄭公議欲誅仲

約范文正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几雖上意亦未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按陜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考資治通鑑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珏(珏)杜悰奔為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李公案耳世有肆行胷臆者多以紙上語為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盡可見矣

覩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覩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按廣人物志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頲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荆公詩道人從南來問松我東崗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參差漫漫宿藁黃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為筆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危樓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危樓到地香之句蓋本於唐張泌惜花詩有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回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履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為此乃摸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是也

小雨班班

文忠公詩小雨班班作燕泥東坡詩小雨班班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班班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毎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不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詩

劉尚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几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善詩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几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屋戶枝邇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杈

張文潛明道雜志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杈以為意新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杈故多旱秋陰得杈故多雨

醉卿閑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

蔡絛西清詩話云黄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為難要當於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声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卿閑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閫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蕃語余按此說出於魯直是否雖未必然上句本於唐皇甫松醉卿日月發之意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為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瑶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遯齋閑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効之數年間其声寖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

數粒遂愈正歛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擾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話云丁晉公草解忘憂〻底事花能含笑〻何人不若東坡花知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為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諼草釋者以諼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耶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孫賦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按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

同用事實翻不如舉遂集

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為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寓幽以貪殘寓厲以監謗寓戰國以侵伐寓秦皇以贊責寓漢武以奢侈寓晉以夷狄寓隋以巡幸寓明皇以隱戶剝田寓德宗以間架稅屋寓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寓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元寓元結以浯溪碣寓陳拾遺以感遇詩寓王勃以宣尼廟碑寓王川子以月蝕詩寓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寓者也

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

豫章事寔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〻祿之晏元獻詩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斂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殊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米綬公垂云江涵帝子華飛閣山隱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己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捐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於天

温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西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南荆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蓋本於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砂在泥與之皆黑

畜不吠之犬

東坡上　神宗書曰養猫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畜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蓋取北史宋遊道傳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窻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堦上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緑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為開簾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窻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為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蠙詩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横吹曲云日暮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啼猿樹

杜詩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蓋用盧照隣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吾與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賒醲詩亦云曉風亦自知人意

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絛西清詩話取權嘉僧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間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賞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逅行慶閣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清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日月跳踯

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踯又吞胡旦之詩序云日月跳踯於今行二十年矣兕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走蓋用退之意元微之悰遠曲云木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爾況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堯舜性仁賦

劉輝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於范文正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隣之志威和外黙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

徐師川有贈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狂胡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青雲聊尓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楚州王粲尚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餘生乘興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為文所得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経耳子経法語曰古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経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是荊公與之論文甚善臨川人

衰顏紅易借鬓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戴花詩云衰顏紅易借鬓短白難遮乃知陳無己鬓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録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〻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以上皆胡百能說予按宋碩凱之常以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関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胡所說凱之〻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嘗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别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集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裏出遥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緑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為燕歌行群臣皆以為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緑能復道耶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遊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横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

無人遺意緑蓋取諸此以之殞命豈不枉哉

王斧修成寶月團

荊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乱釵横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盡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緑楊樓外出秋千

晁无咎評楽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緑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絶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按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即事詩云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裏歐公用出字蓋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日邊鴈帯臘寒去雪裏梅将春信來以為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因風卷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春貼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萬紳頗能傳誦以為蔣穎叔作非也予以為此一聯全是方千除夜詩寒燈短燼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璹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按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即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璹

春風朝夕起吹緑日〻深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緑日〻深乃悟荊公春風日〻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明月空為両地愁

雲斎廣録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護有三年信明月空為両地愁其後卒不入両地人以為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别詩云念此一筵笑分為両地愁廣録之論不知所自

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廻馬楊妃死雲雨雖云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為真輔國之句予以為晦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榮陽呂原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後觀晁少傅碑金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昔麴𦝫說羅仇以主上荒耄信讒不若勒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我也乃知晁少傅之前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凉羌胡耳能發此語亦可貴也見晉記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辭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荊公晚年閑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荊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喜作詩者可不辨予嘗以為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荊公無可疑者但荊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閑適優游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魚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漾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所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為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步景不御而駕騾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寐而閤闈不閑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滞而

留虞世書臺若
秦漢篆成人篤
記吾與謂曰於
与李翊書規模
步驟与之為一
置其盛乎

當聖世鸞鳳林栖不翔乎太清騏驥嶽遊不步乎郊藪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得侍省闥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翩然不猜其意張良白余觀韓退之所與李翊書其規模步驟園與之為一矣

蒨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蒨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札札機声曉復晡眼穿力盡意如何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疎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蟬帶響穿疎戶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延青入破窻蓋出於唐方干詩隺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声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生文脚色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云窻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蘂夫人記孟昶之降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个是男兒陳無己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為佳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為佳者張曙述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村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丁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声声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村蔣鈞孤鴈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

薏苡芎藭

張右史耒晝卧口占云病栽薏苡無勞謗濕要芎藭不待度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庾辭那復託芎藭

夢魂香

黃季岑言一士人詩云歸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胡蝶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隺歸書信絕橘州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宴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

值且銜盃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
美詩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二詩相類
第不知崔爲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
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
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
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
客意欲置我山巖中勲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
鄂公蝕墁由謝傳神蔡景直詩馳耆丹青有古風筆
端叉我未宜蒙雲臺麒閣還相望往寫褒公與鄂公
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魯元翰詩緻緻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
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
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詠荷花

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
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
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乎見劉忠肅芳老已
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万柄清風動
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秘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
寢一宵此最有理乎近讀顧况琴客詩云服藥不如
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
記彭祖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日白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
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
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之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
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声於破釜能搏猛虎
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
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已
上皆王記余按晉劉毅傳御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
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
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於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
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涙横臆盖取李陵別蘇武詩
云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
須

知稱不能舉

韓子蒼送王梲詩末章云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
華不能舉王摩詰送丘為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
臣

董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巖成千嶂雨風蘋
吹老一川秋上句盖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寬
藏秋雨葉戕林稍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唐李端
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
東坡本此

陸詩出韓子蒼

韓子蒼作絕句天長倦鴈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
松醪朝醉樓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墅囯
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
也

得茶三昧

錢唐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
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
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班

唐光茂妻寄遠詩

蔡寬夫記天聖中孫晃載唐光茂妻寄遠詩云錦江
江上採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
年一度一歸來迺知惟有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
君家所本

葛敏修用陳況詩

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
生未生盖用五代時陳況詩醒眼看諸峯白雲閑又
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峯頹色好晚雲纔散入當
門之句

古有瑣語

唐孫光憲有北夢瑣言按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
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
瑣語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語

語有神助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隨人度流水王
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
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度日休白蓮詩

東坡嘗喜度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
清欲墮時謂決非紅蓮詩然李賀新筍云無情有恨
何人見露壓煙啼千万枝乃知度取此

不去呂后為惠帝計

老蘇明允論漢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呂氏佐帝定
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出呂后者為惠帝計也云云余按唐
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
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歔不樂
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
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
獲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豊沛非呂后剛強
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

韓子蒼作善青真贊

韓子蒼作華堂和尚善清真贊云蓬鬆頭卓削耳一
生說法身無水云云盡用東坡題王露如來出山相
云頭鬅鬙耳削卓過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
出万象開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
成等正覺東坡集不載此文

陸農師取杜子美詩

宋玉穰苴可比若孔子周公擬人不倫矣不得以杜詩為解

王荆公父子俱侍經筵陸農師以詩賀云潤色聖猷
双孔子變調元化兩周公議者謂為太過然不知取杜
子美送薛明府詩侍臣双宋玉戰策兩穰苴

陳非去黃巢詩意同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能吟虎嘯滿
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昨夜鐘按唐黃巢
既敗為僧後鑒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真絹本巢題
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
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

澄江一道

東萊先生呂居仁愛豫章少年時作太和縣樓詩木
落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樂天亦有江
樓夕望詩云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之
句

洗天風雨

孟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几時

来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
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云自古浮雲蔽
白日洗天風雨几時來之句

能改齋漫錄卷第五

能改齋漫錄卷第六

事實　　臨川吳　曾　虎臣　纂

江總還宅詩

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
遥數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
花落空難遍鶯啼静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温
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過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
宅詩杜子美晚行口號詩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
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槎頭縮項鯿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
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鯿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
得槎頭鯿美人騁金錯纖手膾江鮮又送王昌齡詩
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鯿杜子美解悶詩云復
憶襄陽孟浩然新詩句〻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
漫釣槎頭縮項鯿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槎頭
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又見曹繹
云皆非也爾雅云槮謂之涔槮音滲涔音岑孫炎釋
云積柴木水中養魚也襄陽俗謂魚槮爲槎頭言所
積柴本槎枒也予以杜曹二公所說皆非蓋二公不

讀晉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爲此之論〻也蓋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子美耆舊之說槎頭之義乃渙然可曉

對楊杭士卒

杜子美送李校書詩對楊杭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雖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騕褭宮研玉蟾蜍初不曉對楊杭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杭挫也五官切杭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還杭士屢犯芻莬

白露團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〻滿葉露謝元暉獨宿餘露團夜抱脊臺露詩唯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此也

生男墮地要膂力

傅玄豫章行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户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雲女育無欣愛不爲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〻好新囚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家國豈慈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閻立本之下余乃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之句

艓子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按楊雄方言南楚江湖凡船大者謂之舸艓小舟名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艓字余按王智深宋紀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艑艓則艓字不爲無所本也

淡沲潭陁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沲秦東亭淡沲當是潭陁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陁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云潭沲青帷閉玲瓏朱扇開第捷一

字不同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沲善曰潭沲隨波
之貌沲徒我切爾文與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杜子美陪鄭廣文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問在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問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余以為事雖本此恐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蘇趾廢莊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頹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暝詩云正枕當星劍収書動玉琴按越絕書王取純鉤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觀徙於瀉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為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荊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為詩

芳塵

石虎起四十八丈之樓結珠為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為屑風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酒洒之名粘雨按陸雲喜霽賦曰戢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沉泥雲生於虎之前則芳塵之說不始於石虎也司空曙高勝謁曹玉詩云想君登舊樹重喜拂芳塵

張旭草聖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又揚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闇識按唐書本傳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張顛不言其拜惟李頎有詩贈之其言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足以見罷所謂東湖精之意其言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之意

高舂下舂

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連音爛是

夕陽春隔溪春
俱言水碓耶曰之
高春下春也

謂下春乃悟梁元帝遊後園詩春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凉詩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唐薛能詩隔溪遥見夕陽春然山谷夢伯兄詩云相携猶聽隔溪春此豈誤也哉

桃花水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擢折桃花水飄横赤箭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洫志河决而桃花水漾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慎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灌嬰井

張僧鑒潯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令鑿井適中古甓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井極深通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以號浪井故李白下潯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今井在衛城内之西南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吴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三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梁劉删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瀉中天太白本之耶

張平叔贓吏

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户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决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盡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剥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爲中丞曰張平叔以佞倖承寵及罷廢觸于憲司吏圄引曰張侍郎公綽叱曰贓吏豈可呼官遂按覆引曰因張平叔繫于别囿遂窮竟其失官錢四十萬緡以具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耶

月隨灰而暈缺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遠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蓂落獨輪斜周王褒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畫隨灰而暈缺杜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關山月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秋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天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鷄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畧云凄凄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晚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玩月詩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秘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令餘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罇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水晶宮

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畧曰大秦國以水精為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雨云水精春殿轉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按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封韓國公故杜公云耳

臘日賜口脂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脂盛以翠碧鏤牙筩故杜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王建宮詞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滿滿浴

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謂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
之

鶻鶄青

爾雅注鶻鶄似鳧而小青可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
苜蓿葉剗瑩鶻鶄青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
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鶻鶄又大食刀歌云鐫錯碧罌
鶻鶄青鋩鍔已瑩虛秋濤

日亭午

天台賦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
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温曰煦在午曰亭
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晡日將落曰薄暮故杜子美晨
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忌泉驛詩云溪
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廚人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爲賦立成
其辭云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廚人語夜闌戰國策
張儀引廚人曰乃知廚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鷲窟影徹琉璃之道遙施苑
虹光遍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雲閣

東雲閣而上下兮紛蒙蘢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
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啟金鋪門青
也琁題玉英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飾英華相屬之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
美樂遊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
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又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翳
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羣公蒼
玉佩天子翠雲裘

尊爲露葵

顏之推家訓有嘗郎者譚紀邊尊呼尊爲露葵面牆
之徒遞相做傚承聖中有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
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尊水鄉所出今食者
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秋葵煑復新
又寄杜位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敎坊內人

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着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

過當處教看卧鴨池王建宮詞也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號月陂〻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得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籠脫緊紅縧內人怨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集絃膠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乃集絃膠也出鳳麟洲〻上多鳳麟數萬爲群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絃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遂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

銀牀

杜子美謁玄元廟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滿子真詩話以牀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滿引此未盡也按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郭璞注曰檻欄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曰銀牀繫轆轤庾肩吾九日詩云銀牀落井桐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牀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梧風嫋〻蓋銀牀者以銀作欄猶山海所謂以玉爲檻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瀘州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街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強半在銀牀

五夜

衛宏漢舊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松花酒

唐康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真〻〻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涂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鉶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傍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沂沿適桂楫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月延步屐松花醉閑宴

浮蟻

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闌蓋用曹子建七啟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云仙醴來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爾睨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邀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秘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曰君稱文字捲能飲我兒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事也

龍鳳膏為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臺然龍膏為燈火色耀百里烟色如丹洞冥記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麻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屏綉幕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八舍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郎拜給事中詩云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舍斷解袂五府空按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舍有八區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歌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注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二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前輩多引張騫為證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子美笛詩引胡騎武陵事

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上句取陳宏讓長笛賦胡騎爭北歸偏知引鄉若下句取東賀徹長笛賦奏賦詩方知出塞虜不悍武陵深舊注下句引桓伊三美之事非也不見武陵意耳

笛詩清商欲盡奏

杜子美五言吹笛詩曰清商欲盡奏宋玉笛賦云吹清商進流徵又云奏苦血沾衣又王徽謂桓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奏又云故作發聲徵向秀思舊賦序曰山陽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喨

滿壁寫滄洲

杜子美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詩云画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盖杜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画滄洲趣

短轅車

晋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按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澤行者欲短轂山行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短轂者短轅也盖本於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其後浩虞丹亦試此題按曰依子云少昊金天氏邑于窮桑天圖日五色互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漢五行志晋天文志皆云人君象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

桑榆桃李

前輩稱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與諸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則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耳按仁傑家傳云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彦範崔元暐欲暉五公咸出公門下皆由州縣官拔置顯位外以爲五公一代之桃李也又談叢王冷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都盧尋橦緣竿也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緣竿之伎也見西京雜記又傳玄西都賦云緣竿之伎有都盧尋橦跟掛腹旋也唐人王建有一首尋橦歌云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幧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遶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躚皆著襪翻身搖頭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歆大竿百夫擎不起裊裊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掛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双蛾看落日斯須改

變曲解新貴欲歆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旋前無氣力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善緣張衡賦其上人善緣橦竿然不著所出乎按漢書曰臼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

花門

杜子美好言花門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故有留花門詩一首又云花門勞面請雪耻又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肯歸又云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楊巨源亦有送大和公主和番詩云北路古來難年光獨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亦言花門也又杜復愁詩云花門小箭好此物弃沙場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寇邊踰花門

錦繒維舟

吳甘寧住止常以錦繒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二翁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双陸

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收却投壺玉腕勞各把沉香双陸子局中闘累阿誰高按狄仁傑家傳載武后語仁傑曰朕昨夜夢與人双陸頻不勝何也對曰双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以此示陛下安可虛儲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宮中兩字止云双陸不勝無子也余嘗與博者論之博局有宮其字不可削蓋削之則無以見宮中之意故王建詩亦云

赤壁樓鶻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棲于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已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送吏云緣尋翠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栖鶻亦無塵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群山為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答云見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壯觀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人猶想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

古城樓二詩皆及鵷巢蓋推賦而言也

厭心思事霸業論兵

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荅盛明厭心緣思事霸業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論葵藿是平生白日長飲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俟歸耕中書堂北軒西壁題厭心霸業之句者驗其書舊相李公建之筆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思事之語晏元獻中書即事詩書叙其事晏詩云悠悠高槐落妻妻餘菊殘粉墻多記墨聊為拂塵看正為此也前詩乃晏晉公中書即事詩見又玄集

太液池綱索

元微之詩禁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蓬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制每歇於此故晏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綱索軒窓凌鳳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辭須五吏供會有邊烽息橫槊紫泥封者為此也又一篇云暮召困山峻辰趁一節回乍維青雀舫還直古銀臺陟降丹墀密論思武帳開歡談當世務元藉數群才

孟諸

東坡有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陽間赤幘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一日十二憶

唐朱晝喜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蓋取此

醉眼曰纈

人皆以眼纈為出李賀龜甲屏開醉眼纈殊不知出庾信集醉眼曰纈

飛蓬

晉左思賦白髮云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王荆公詩久應飄轉作蓬飛

赤霄行

文選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遂韋二判官詩云肺

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詩

打毬唱好

唐楊巨源觀打毬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地動三軍唱好聲乃悟王建宮詞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内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輿過玉樓

梅詩用月落參橫事

秦少游和黃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世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按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美人淡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迺知少游實用此事

九江千歲龜歌

張文潛有二石龜皆無名其大者為九江小者為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無咎畧云老龍洞庭怒蕩覆充九州謂半山老人也又曰禹呲嗟氷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脩網銀刀

蘇詩云往年京國厭遊蕩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槖駝橋下泊恣看脩網出銀刀觀顏魯公放生池碑方悟此詩湖州所作

渼陂

唐元登撰秦京雜記載渼陂以魚美得名故杜子美渼陂西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子美又有渼陂行及鄠縣源大晏渼陂詩孔安國注禹貢嶓冢導漾云泉始出山為漾然廣韻五音美字下有渼字注云渼陂在京兆鄠縣以此觀之渼陂既以魚美得名則當作美工部二詩皆言終南在武功縣與鄠縣北近

銀盤海底出

東方朔神異經記北荒異國有銀盤大五丈中有明珠數丈照千里乃悟盧仝月蝕詩燭銀盤從海底出之語

書畫賤肥貴瘦

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天馬詩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人未

如盖謂東坡書與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
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
公吾不憑短長肥瘦（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
此也

撥剌跋剌

杜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按撥
剌二字張衡思玄賦云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
狼注云撥音方割反剌音力達反撥剌張弓聲而非
魚也唯李太白用意與杜同李酬小吏贈雙魚詩云
雙鰓呀呷鰭鬣張跋剌銀盤欲飛去惟李以撥為跋

金柅園

臨州郡國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爲臣送從兄
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柳繁
謂此也荊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
中

作音佐

張文潛明道雜志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
後乃云方橋如此作是讀作（爲）佐也余攷唐文不止退
之皮日休松陵集有湖口即事六言詩鷺鷥一歲兩
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偎荻共君作箇生涯注
作去聲乃知唐以作音佐舊矣廣韻佐字下有作字
並子賀切是也

足下黑子大貴

袁天綱相書云足下有黽文黑子並大貴一品宰輔
之相唐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
為洗足中尉以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
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履呈中尉愛曰
我為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為
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開元傳信記云安祿
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
韓公腳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腳而竊視之韓公顧笑
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竊視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
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黑而加大竟不
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
加篤寵余以二事推考益知天綱之言可信

坐隱手談

豫章與棋詩坐隱不知岩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按
世說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又
語林曰王以圍棋為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
為會戲又唐杜陽編云大中閒日本國貢玉棋子云

本國南有集真島〻上有手鐸池〻中出棋子此又何耶

烏鬼

元微之酬樂天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並賽烏鬼因悟杜子美家〻養烏鬼（頃之會黄氏之黨浮白中以烏鬼）為鸕鷀不知又何所據也（冷說漫錄非是有數說皆非也）烏鬼實是鸕鷀更

然剖本增
兩刻本皆無之注

分種越人田

唐戴叔倫有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玻歸饒州覲侍呈上姊夫詩云石壁轉棠陰鄱陽寄茅室淹留三十年（耕）分種越人田按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武帝擊南越云越人欲為變必由先𠩄餘干界中韋昭注云越邑今鄱陽縣也然前漢志皆以干為汗應劭曰汗音干舊唐書地里志云干隋朝云水

好漢長史

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為（荊）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為奇男子也

洗盞開嘗對馬軍

韓特國謝邵克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坂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裴二端公

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巻大暦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春秋杜裴道州手札詩又有春秋杜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彪皆不著裴二端公為何人予偶讀寿叅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因云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暦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謂裴二端公者為虬也予因著此以補鮑氏之闕裴虬怡亭銘曰峥嵘怡亭盤礴江汀勢壓西塞氣凌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敬子逃世於此忘形歐集古録亦著怡亭本末甚詳也

昭靈夫人

東萊先生呂居仁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留風俗傳云小黄縣者（宋）地黄

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別酒莫留殘

周庾信舞媚孃歌六言云少年唯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幾章長短句云一盃別酒莫留殘出此

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字亦有所本晉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責狗供客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臨無地

杜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開今世注本無說王原叔云他本又為荒蕪之蕪遂兩存之然文選云飛閣下臨於無地

玉魚鉄馬

王原叔又言杜詩多用當時事如云玉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西京記鉄馬汗常趍者昭靈陵石馬助戰是也

禁酒國

東坡次韻趙明叔碧香酒詩先生未出禁酒國盖用盧仝何時得出禁酒國

牛鳴盎中雉登木

東坡聽賢師琴詩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按會子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

木上坐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按慧日至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日云有箇木上坐盡謂拄杖也

金叵羅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盖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風金叵羅

別駕別乘

別駕始後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君別乘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別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坡答田國傳詩風流別乘多才思

無垢洗更軽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居士本
來無垢按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煩惱睡蛇

東坡石臺長老命不至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
非不睡々蛇已死得安眠按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
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遜早梅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遂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
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兔園
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露發映雪擬寒開枝横
卻月觀花逸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按此
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予按三輔決錄云遜
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乃知杜指
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
顏始紅按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
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紛々憔悴支離為憶
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
見郭茂倩樂府

和戎如樂和

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伏崇好以順風化
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殺
堪事之功也按左氏傳晉悼公語魏絳曰子教寡人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闕門銀牓

杜詩曲江翠幰排銀牓按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
為墻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牓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間國學出孔子志在春秋論時學官止引何休
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經鉤命訣曰孔子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天洗兵

杜詩有洗兵行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
長不用按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乗以大雨散宜生
入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烟生遠岸隱月落半崖陰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烟生遠岸隱月落半崖陰

蓋取沈度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度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黃鶴樓下仙人洞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烟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㔹席穩夜穿茅屋光射天里聞來覬已變遷以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我年無功老得書欲顯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考然不然此語可信焉歷(公)傳按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澂名曰石照其右鉅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闇石連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為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盜也卒以實告官(此)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為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鶴料符

宋景文筆記著闕疑一條云吳郡有鶴料符未詳其義王洙李淑再為博識亦各未喻已上皆宋說予按唐松陵集載皮日休新秋詩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料符來每探支注云吳郡有鶴料案不知宋偶忘此何耶

絃管作離聲

歐公詩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按吳越春秋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祭以鬼宿渡河為候

葉少蘊避暑錄話紀近見翟公巽云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聞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古(現)以候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詳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也予按錢希白洞微志迥觀香傳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度聞有蘇德哥者語肇曰予聞古之迥觀香乎

肇曰闕之德哥善合此物員外或有求見必置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於堂中借緋幕二條遮之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候見宿渡河之後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於幕外見之然則翟公莫祭儀以見宿渡河爲候者蓋本蘇德哥之事耳豈少蘊偶忘之耶

軟語

杜子美詩夜闌聽軟語本法華經軟語一云言詞柔軟

能改齋漫錄卷第六

能改齋漫錄卷第七

事實

摩頂放踵

孟子摩頂放踵孟放字恐誤也或是致字致放字相類見李善文選注

腴腴

杜子美過勸腴腴愧年少本禮記冬右腴夏右鰭鄭氏曰腴腹下也前漢九州青腴師古曰腹下肥曰腴

鍊師練師

杜子美憶昔行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柂鍊師當是衡山道士耳取鍊形之意故道家有靈寶五鍊經按後魏李順興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輒至其家號爲李鍊師後有張鍊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顛順亦呼爲張鍊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鍊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詩序云嵩丘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司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嵋山詩皇甫冉亦有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鮑容亦有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詩按唐六典云道士脩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

乃知隸師之名其來甚久但隸從系

麻鞋見天子

王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爲屩左氏曰屝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故杜子美述懷詩云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愁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太白詩也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雲之障白日也白用此乎按史記龜策列傳亦云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

桑蔭不徙

唐尉遲敬德賛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按戰國策馮忌對趙王曰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蔭移而授天下又列子曰堯之知舜不違桑陰袁孝政注云堯嘗舉舜於賑嶧之陰與舜晤於桑樹下樹陰不移堯即知舜

賑濟振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振業者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改振爲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因得混雜諸云振給振貸者並以飢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立耳寧有富事乎以上皆顏說予以顏說甚當但未有據按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然則振濟當以左氏爲據今字書[illegible]云賑言其富盖於利能不失時則可以致富矣漢汲黯傳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亦作此振字

闕題碑

潘子真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此劉禹錫竹枝歌也別後長相思頃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此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予又以爲文潛蓋取宋之歌曲耳打壞木棲牀誰能坐相思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梁元帝樂歌亦云石闕題書字

野鴛鴦

杜子美艷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古樂府歌云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鶴恐畏不成雙豈非用此耶

魚收亥日

豫章古漁父詩云魚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風審以未知亥日事續張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長爲市落帆度橋來浦裏乃知籍亦用此然尚未知出處後(見)李淳風易鏡占漁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水又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自

魚龍夜鳥鼠秋

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元注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也禹貢所謂鳥鼠同穴杜田補遺曰太平御覽載閬中諸水云水經注曰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為龍而莫敢捕採謂是水為魚龍水又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注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鳥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説予按倦游雜録云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鄒油鰍亦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肖其焼之尚有魚腥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斷久而土凝爲石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然則倦游所載果是否予又按酈氏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為夜且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鈌詩或用是今備載於此

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然漢以後所舉者皆稱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書引辯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群特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藉口藉手

藉手本俗語然亦本於藉口東坡跋邢敦夫賦云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按左傳成公二年曰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杜預注云藉薦復白也孔穎達曰禮承玉之物名為繅藉藉是承薦之言

故爲厲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
以爲報少有所得則口爲藉故曰藉口啜度曰今河
南俗語猶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
氏襄公十一年云苟有可以藉手則知非俗語也其
來久矣

黃鳥

杜詩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盖用齊虞炎玉階怨
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

弱枝棗朱仲李

王彥輔塵史云李善注文選於潘岳閒居賦周文弱
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未詳彥輔以出王子年
拾遺記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
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以岐乃周文所
居又棗枝莖皆虛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
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
李是也以上皆王說予按王子年本傳子年隱於東
陽石季龍之末遷于倒獸山樹堅累召不起以晉史
考之石季龍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廢帝太和
六年死潘岳事西晉孝武帝及惠帝朝還給事黃門
侍郎其作閒居賦乃其時也然則子年所作拾遺記
岳未及見必矣而彥輔以爲用其事何耶以予觀之
岳所用周文棗事雖與子年所載同第恐又出他書
不只見於拾遺記耳不然豈有未爲拾遺記數十年
前而預之以用其事耶予後讀西京雜記云初脩上
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棗有七種其一弱枝
棗予意岳用此

東方朔爲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稱衛賁恐遺江夏方朔虛傳是
歲星舊注曰俗謂方朔爲太白星非也予按班固漢
武故事幷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
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
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
星辰也

俾倪女墻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
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孔穎達曰陴城上小
墻俾倪者看視之名廣雅云陴俾倪女墻也釋名云
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轉作睥睨梁王筠和新
渝侯城詩云累懸分曉色睥睨趁秋露故杜子美詩
云迢遞睥睨侵又南極詩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

驟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池暗與清塔合山色遥將睥睨連徐敬業登鄆郷城云登陴起遥望莊子雖逢蒙不能睥睨

陴堞俾倪短墻 短垣 女墻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埋之環城傅於堞注云堞女墻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堞其宫而守之注曰堞短垣也陴堞俾倪短墻短垣女墻皆一物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女墻也釋名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如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墻劉長卿登千古縣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綠女墻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墻來韓偓故郷云塞鴈已從池藥宿宫鴉猶恋女墻啼此學長卿也

不夜城

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見於東方故東萊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方悟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之句文見前漢地理志顔師古注

山魈一尺

廣異記云山魈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叩人門雄求金錯雌求脂粉故杜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

眼有五輪

東坡贈眼醫王生彦若詩云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按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五臟也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羣飛於湖際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炊紅鮮似散霞之句

玉盤

梁沈約應詔詠梨詩云推折非所恡但令入玉盤又梁簡文來禽詩云已麗金釵糸仍美玉盤橘故杜子美嚴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厨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云象林杏紡被玉盤傳綺食

滄洲趣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

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曰楊雄檄靈賦云世有黃公者起於蒼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奕棋

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趙岐注曰奕博也或曰圍棋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又注曰有人名秋據趙氏注以博棋兼論是未曉其義也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杜預注云奕圍棋也楊雄方言曰圍棋謂之奕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奕故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楊雄杜預云圍棋

無射大鐘

魏紀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盖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丹書鐵契

漢高祖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功臣表云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無注解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曰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預注曰盖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穎達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掌上纖腰

陳江總怨歌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按梁羊侃性豪侈有彈箏人陸大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儛

掎摭

韓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洪慶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衆俊臣掎摭踳武子以退之非用此按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

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李善引說文曰掎偏引也張銑注曰掎偏摭拾上居綺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惡盖退之所用實本此也然掎一字子建盖用左氏襄十四年諸戎掎之杜預注曰掎其足也陸音居綺切又前漢書班彪傳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掎之師古注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皆作側音洪氏音奇非是

短褐裋褕

韓退之馬厭穀曰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士被文繡兮士無短褐洪慶善辨曰按列子云衣則短褐食則粢糲音義引方言裋褕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裋衣襦也又襜褕短者謂之裋褕荀子作豎褐注云童豎之褐漢書云裋褐不全注云裋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及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盖方言襜褕短者謂之裋褕則短義亦通抑古書自有作短褐者予未之見耶以上皆洪說予按文選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畜張銑注曰短褐麁衣也韋昭曰短為裋裋襦也毛布曰褐李善注曰短丁管切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李善既以短為丁管切而韋昭又以短為裋則裋之為長短之短自有明據盖慶善偶忘文選耳今彪傳皆作裋褐惟選不然裋音常恕切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予按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之虛穴耳所以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洪盖取大戴之意耳

幺麼

韓退之寄崔立之詩云乃令千里鯨幺麼微螽斯洪慶善曰麼亡果切幺麼細小貌班彪曰幺麼不及數子予按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麼莫可切然洪以細小無論幺麼非矣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幺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

麥秀蔪兮麥秀漸漸

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蔪兮鳥華翼非也予按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云云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漸漸兮

木黍油〻彼狡童兮不我好偲(仇)盖宋玉笛賦亦本此耳薪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薪(漸)曰二字不同何耶薪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歛切纔油序歌二字亦不同

居楔

韓退之進學解楔字(律漢)韓集注曰楔音屑䙝(戌)也予曰非也此盖從韻略所注按陸德明音義是古黠(黠)反爾雅曰棖謂之楔疏曰棖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巡曰棖謂梱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士介拂棖鄭氏注曰棖門楔也凡退之所言八物各見於禮記爾雅惟居一字無之爾雅宮室𣪠(類)雖言坫端止謂堂角端而非居也予按顏之推家訓載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扊又或作居然則居者關牡耳所以退之配以棖閑楔皆門所用也前注以楔爲䙝(戌非也)盖䙝(戌)者橛也橛者閑也退之不應重用橛義

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

西清詩話記熙寧初張侍郎秋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〻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關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耶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反易巾裳盖慎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說予嘗以此論近請益荆公用蕭何事乃漢嘗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以蕭何功第一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哉又牽彊云借第以對臺唐人有此格比盖不知漢嘗賜第事故作此語耳所恨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遊安樂池亭詩云絳霄輕露(高)裀三台松兌襟情會樂才逢沼昔爲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臺寧知北闕元勲在却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叱茵還略耐日斜空從絳衣迴郢於第五句下注云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孰謂荆公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爲對耶况荆公上嘗(曾)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証之則非關第一之第甚明

吹扊扅

齊顏之推謂百里奚歌吹扊扅吹當作炊聲之誤以

火可吹炭可吹庾
㢈不可吹類況作炊
爲長何必曲爲之說

門壯木作薪炊耳予謂作吹其義亦通庾㢈作薪以爲大則有吹之義漢書趙氏無吹火焉木玄虛海賦曰熺炭重燔吹烱九泉李善曰吹猶然也烱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

疏鑿

郭璞江賦曰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乃悟杜子美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所本

梢雲

吳都賦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謂竹也故五臣注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李善引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予讀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曾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雲也更俟識者訂之

饕餮

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絛項絛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故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何耶無乃與東坡之說悖耶予又按漢服度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蓋此二字亦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

跋扈畔換

後漢梁冀跋扈將軍跋扈字見詩註也詩曰無然畔換鄭康成曰畔換猶跋扈也按與跋字通故西京賦睢盱跋扈前世學者未有不讀覽注自本朝羅聲律而後學者不復知有覽注矣故文字時有不能知其來處畔換今本詩皆作畔援班固高帝紀贊曰項氏畔換常盼曰跋扈也

弯碕臨硎

王荊公弯碕詩云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按左太沖吳都賦左稱弯碕右號臨硎此言建業離宮也故李善注曰弯碕臨硎闕闔名李周翰注曰弯碕臨硎皆險峻也二注不同何耶

明駝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駝歸故鄉今本明作鳴非是酉陽雜俎謂世傳明駝千里脚謂駝卧屈足腹不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按朝野

洪引酉陽雜俎
居西涌明故名
作明未嘗引用
駝事何必專引
李氏為記以為
駒父偶忘非也

僉載云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夜乘明駝至洛時四姓定訖故人謂之駝李氏明駝事又見此乃知駒父偶忘此事

皮丹漆

杜氏曰父嗟膠漆爲重關棄甲也左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懽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荆公詩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此

媒糵媒蝎

救猶所解

葉少蘊云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孽其短孟康注媒酒酵糵麴謂釀成其罪蓋齊人名麴餅爲媒宋景文好造語於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乃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其別有據耶抑自爲之也春秋外傳有云蟣蝎譖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以上皆葉語予考唐書宦官列傳又云如媒而成如蝎之蠹審此則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蘊所援春秋乃國語

櫓或作樐

千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樐賈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千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千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甯昭曰櫓大楯也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應說無取

蜘蛛蝴蝶占喜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賀蓋用李淳風占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者主行人即至又云生貴子吉

烏自呼名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按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鳥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双賜筆

杜子美詩云合分双賜筆按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双篆題曰北工作楷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歳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行蛇入古桐

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悪其枯朽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畫角鷹

杜子美賦姜楚公畫角鷹本綿州司録廳照屏皇祐中任是官者竊去易以他畫

花梁畫早梅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砌石披新錦花梁畫早梅

畫紙為碁局敲針作釣鈎

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為棋局出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棋又詩云稚子敲針作釣鈎出楚辭曰以直針而為鈎維何魚之能得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穠李落梅

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蕭子顯美女篇曰繁穠既為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樂府落梅花曲

笑林

秘閣有古笑林十巻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具官笑林本此

兩絶天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

絶獨延[illegible]心中結盖用晉嵇康詩云摧若葉落樹邈若雨絶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烟高下理自殊一奔雨絶天汪彦章表云生平憖直不隨世俗於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兩絶

書來訪死生

陳後山別張芸叟詩云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觧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司詩云遙知此別常奔隔莫惜書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盖本出梁王僧孺送高何兩記室詩倘有還書使一言訪死生

腕將脫矣

齊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鄧阿嘗記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遺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阿嘗爲郡小吏差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并自布籌畫速如飛吏曰吉公緩之腕將脫矣乃知唐書蘇廷碩傳所載明皇平内難書詔填委獨廷碩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祖任昉語也

鳴蛙鼓吹

黃滁章簿〻酒云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水一池蛙余按僕射王晏嘗鳴鼓吹候孔稚圭聞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稚圭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出齊陽玠談藪

要路津

杜子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盖用古詩何當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身輕一鳥過

杜子美身輕一鳥過鎗急萬人呼盖用虞世南侍宴應詔詩云横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封事

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按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云〻

有狐綏綏

衛詩有狐綏〻在彼淇梁毛曰綏〻匹行貌按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〻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〻白狐九尾龐〻成于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塗山女乃知稱狐而以綏〻云者禹時已有矣出吕氏春秋

冥冥江雨
杜子美詩冥冥江雨溼楊梅冥冥江雨盡用梁范雲
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酌酒
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盡用庾信王衆餉酒詩云開
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白雲邊
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盡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
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春草隨青袍
杜子美詩江艸亂青袍春艸隨青袍盡用古詩青袍
似春艸長條縦風舒周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艸
白馬如練
閬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閬東絹也梁庾肩吾春
武陵王賚絹啟曰閬東之妙潛織隨其春絹
端能幾字正
陳後山除秘書省正字賦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
年遲按唐明皇御勤政樓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
字年方十歲明皇問晏曰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
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得正
文書諸君
荊公字說成後賦絶句云文書諸君共此勞按李密
兵敗謂王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請
以謝衆
山色有無中
東坡水調歌頭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
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盖歐陽文忠公
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盖指
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書云江流天地外山
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云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
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
落驚人或言無顧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
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盡出此以上
皆說予按長水校尉閻子陽謂天去人尚遠而黑風
吹海盡東坡博極群書圖用乎此正如雪詩云栁絮
才高不道鹽人徒知用撒鹽空中差可擬而不知無

用南史但不道盌耳故事也

龍尾道

清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用是遷副樞未行遂丐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刺虎頭城蓋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地凢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為[illegible]之故謂之龍尾道見貫公談錄公既出而旭亦罷其謝致任表云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盡得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illegible]險而况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微臣納忠之志蓋公乃衢人也

沉著痛快

豫章先生跋王右軍文賦云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蓋謂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

鵲尾香爐

東坡詩有夾道青烟鵲尾爐按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華陽閣竹詩云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琰冥祥記

荔枝楊梅盧橘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絕美楊梅盧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與荔枝為先驅

觀者如堵墻

世說衛玠從豫章至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故杜子美詩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

杜石笋行

杜石笋行雨多往々得瑟々按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真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遣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爐今人往々於砂土上獲真珠又趙清獻蜀都事故石笋在衙西門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真珠瑟々金翠異物今謂石笋非為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笋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琛琳琅玕明珠夜光壁水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音引兩陽雜俎謂

蜀少城飾以金壁珠翠桓溫怒其太侈靡之事為証非也

胡奴

杜詩有示獠奴阿段云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群蓋謂其子也按世說陶胡奴為烏程令注云胡奴陶範字道則（小字胡奴晉書陶侃傳曰範）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南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嘖唶

柳子厚春晉問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嘖唶按魏公子無忌列傳公子曰晉鄙嘖唶宿將往恐不聽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唶聲也左傳行惡唶〻〻又音子夜切廣雅曰唶〻鳴也漢光武贊回唶曰亦用此字嘖廣韻云嘖嘖大嘆亦聲也

主人翁

韓退之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

月蝕於蝦蟇

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蟇精按龜策傳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

祿山兒

豫章中興碑詩明皇不作包荒計顛倒四海由祿兒按祿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賜物甚多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宮中歡呼動地明皇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明皇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因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其出入

訟牒

顏延之詩云刪思黜偷迭訟牒憎淨賤注云訟牒隨牒也子按王衍曰隨牒推移遂至於此

淄塵染素衣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淄塵染素衣予按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淄謝本此

夜航船

樂府有夜航船政謂浙西耳皮日休吞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𬬻酒三瓶寄夜航

玉盤承露

唐裴漪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

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按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瞰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甘露與猛

遷次

陳氏詩云今日何遷次按左傳圉尹蓋對曰廢尹共積一日遷次杜詩云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皋橋客死

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郡邸獄冤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按吳郡圖經續記云皋橋在吳縣西北皋伯通宅泰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為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墓漢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為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為葬之哀江南賦云皋橋羇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白雲司職

胡武平宿賀晏元獻轉刑部侍郎啟云紫詔頒恩白雲登秩孫逖行裴敦復刑部尚書制云俾踐白雲之司按左氏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職林注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故類要刑部曰白雲司職人命是懸而白樂天詩亦云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乃秋官詩也劉禹錫送鶴詩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擲出白雲司李嘉祐詩滿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是也

別分子將打衙頭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號云別分子將打衙頭按唐僖宗光啟三年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其子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也

五百弓一牛鳴

王荊公詩靜占寬閑五百弓又詩云白下亭東鳴一牛又詩潮溝直下兩牛鳴按唐西域記云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那者自古聖主一日軍行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七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〻即歸空故曰極微

楊雄反騷

楊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為未盡其義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也梁益謂鼻為初或謂鼻始祖鼻為鼻祖者其義如此

公家書直不解事

陳後山贈黃知命詩公家書直不解事處作文章可人意按楊修答臨淄侯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鄙宗

王荊公荅劉原父書稱鄙宗夷甫按楊修荅臨淄侯云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乃知前輩雖鄙宗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滄溟自蕩

東坡啟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本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殊不知謝朓辭隨王牋云不奪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衆心回春栢再榮

東坡在海南作東莞縣資福禪院阿羅漢閣偈云五百大士栖此城南金大貝皆來頃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內翰與升正仲云予至東莞恭武文適為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幾謝去東廡有二栢枯死衆迎堂再至栢復榮茂人皆異之始言閣東至鐵竈塘山南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祖堂來貴厚具貲粮入山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碑於東坡諾之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佛腦骨〻出舍利為以白玉璧施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東坡吐珠白堂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璧視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瑠璃窣堵波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戲有出九入十之說謂之爐賭故律云諸博戲賭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百漁童詩食肉傾人如出九

盤渦谷轉

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淩濤山頹李善云渦水旋流也故杜子美有詩云盤渦與岸回是也

迸湍奔峭

謝靈運七里瀨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陁許慎曰陁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甫也

蜀運茶馬利害

蜀茶揔入諸蕃市胡馬嘗從萬里來盡元豐末陸師閔提舉川陝茶馬運茶抵陝買人苦之中丞蘇轍御史呂陶以為言司馬丞相建遣户部郎官黃廉往察視同省皆云一筆勾斷帰奏作從官既堂辞黃云容到彼親省利害方敢奏陳既至知得馬為利運茶為害乃奏乞罷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大忤宰執之意就委措置行之未幾公私果以為便故詩云兩借論兵畏敢國蓋此為王中正俞允作也

盧江王姬

新唐書王珪傳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盧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盧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舊唐書亦同然皆不載其詳按盧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貫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入宮後侍太宗出亭叙謝

咄嗟咄唶

宋景文公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嚱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休作休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羲叟為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嗟咄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已上皆宋說也余按孫楚詩云三命皆極咄嗟安可保李善引蒼頡篇云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咄丁忽切啐倉債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乃知嗟為是而劉為非

金盤玉杯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入見王遠遠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故杜詩云花裏行廚洗玉盤

仙人九節杖

神仙傳王遠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遠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夜天雨晦瞑遠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而遠及弟子衣皆不濕故子美望岳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柱到玉女洗頭盆

僧為上人

唐時多以僧爲上人曰杜子美巳上人茅齋是也按
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
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种一麁
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青精飯

神仙王褒傳太極真人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
之可按而合服案按方合錬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
詩借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是也

八字山

晋方士戴洋語吏凡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正可圖
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
創立宮城至于己酉還下秣陵思見陶公亦涉八年
土色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舊御老江
口詩云八字山頭鷹武昌江上魚

明窓塵

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云彷彿明窓塵死灰
同至寂按古萬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真含
胎育子身甚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窓塵
注云狀若明窓塵也金液歌蓋本金碧經云神室者
丹之樞紐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窓塵服
之灌入三丹田中即人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資粮

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粮來往中
間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
粮少老覺平生事業非蓋用前語

王宰畫山水松石

杜子美戲題畫山水圖歌自注云王宰畫丹青絶倫
其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留真跡余按畫斷云唐王宰者家于西蜀
正元中韋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于象外常
于席夔廳見圖一障臨江雙松一栢古藤縈遶上盤
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離或枯
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
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
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並爲
上上之品

江山之助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
奥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煩然屈平所以洞風騷之情抑
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淒惋人以爲

潯江山之助也

五粒松當作五鬣

敘友姚寬令威言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
言如馬鬣形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
飯未詳其義今按藥性論載蕭炳云松有五葉者一
叢五葉如釵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絕粒又余本草圖
經云方書言松為五粒字當讀為鬣音之誤也言每
五鬣為一葉或有兩鬣者七鬣者三鬣者今據圖經
粒字當作鬣訛為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鄭遨傳云遨
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
從居華陰欲求之此直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訛有
自矣

欲談前事恐無人

文丈潞公嘗曰人但以彦博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
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晚
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吾蘇黃門送人歸洛
詩云適閱從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
黃門叙潞公之語也

心跡雙清

杜詩心迹喜雙清蓋本謝靈運齋中讀書詩則乃歸

山川心跡雙寂寞

平仲君遷木二木名

陸龜蒙寄南海二同年詩庾中丞有君遷樹莫向空
臺望漢朝注交州記朝臺尉佗望漢所築余按吳都
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
遷之樹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
子中有汁如乳而白

簡易字有出處

新唐史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
政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為政難易
生曰簡則易然揚雄長楊賦亦云出凱弟行簡易

斷自天筆

杜謝賜衣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蓋孔稚圭
表云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傳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豸下第云傳懸於投不在行按
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駰謂投投瓊也
見蔡澤傳

斷腸聲裏唱陽關

豫章題陽關圖絕句斷腸聲裏無形畫畫出陽關更

斷腸按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
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

無底籃

呂居仁贈僧詩云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得山南骨董
歸廣燈録契魏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
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蓋取此也

婁□集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婁□集盡取四子備德論
婁□謳吟鼓腹而笑

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
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叩檻出魚鼈

東坡詩叩檻出魚鼈時一笑□按柳子厚河間傳曰
遂入禮隱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
為一笑

酒盡卧空瓶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罷瓶屢卧趙夔注云歐陽詩不
覺長瓶卧趙夔注云張籍詩酒盡卧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蓋本於梁武帝春歌階
□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不翅酒過多

杜子美詩方駕曹劉不翅過見王仲宣公宴詩見眷
良不翅守分豈能達李善注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
本望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
多也

周顒宅作阿蘭若

王荊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按顒傳云顒
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
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
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休止老宿亦未曉富貴功名焉
足□葉少蘊云杜詩久為野客尋幽□細學何顒免
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意不類
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顒奉佛有隱操殆信然
耶

叢竹當封瀟洒侯

張右史文潛竹詩裊裊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
鸞平生愛爾緣瀟洒莫作封君渭上看諸卿老問張
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戶侯等非□此耶張曰非也

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洒侯

琅璫

韓子蒼夏夜廣壽寺偶書云城郭初鳴定夜鍾並芻過法盡堂空移床獨向西南角臥看琅璫動曉風按顏之推家訓後漢司徒崔烈以銀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銀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腳刀撞僕射頭蓋誤也顏所引銀鐺字皆從金子蒼所用字皆從玉仍以銀鐺為鈴鐸而非鏁也子蒼博極群書恐當別有所本洪龜父亦云琅璫鳴佛屋

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曲水詩序所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者蓋謝安謝万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説魏滂庾蘊孫嗣曹茂之曹卞迴桓偉王立之王蘊之王奐之共二十六人因羲之至袁嶠之各為四言五言詩一篇而孫綽為之後序

綺襦紈袴

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故詩注云紈袴不餓死

摩蒼天

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摩蒼天魏文帝芙蓉池詩修條摩蒼天故李賀詩云殿作前賦声摩空

能改齋漫錄卷第八

地理　　　　臨川吳　曾　虎臣　纂

石頭之名有二

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詩故今洪
州石頭驛皆以爲證大觀三年江藻秀章爲江西提
舉作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絶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
而出曰石頭渚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及世
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
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歲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
石頭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嘗以
豫章之西境爲西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
也又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
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其大
略如此後又云自洪喬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驛之
名始傳然則石頭之名汪彥章徇流俗之失竟以爲
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予嘗辨之蓋江南有兩石頭
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與夫王敦蘇峻之所據者此謂
乎金陵者也余孝頃與蕭勃即石頭作兩城二子各
據其一此豫章之石頭也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
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盖金陵晉室
所都都下人士以羨出守故因書以附之投之石頭
謂羨去都而投非抵豫章而投也後人以羨嘗守豫
章而豫章適有石頭故因石頭之名號投書渚矣意
者將託洪喬之剛介以增重石頭殊不知豫章之石
頭非金陵之石頭按梁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攀
採江西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
豫章勃之別將歐陽頠軍苦竹灘陳武帝遣周文育
總師噬手而擒頠勃時尚居南康應下聞之新其育
以獻於是孝頃退走新吳帝遣文育黄法𣰰討之文
育率衆軍入象牙江拾舟迮徑三陂卒爲豫章內史
然虞朝所貢無成功南康今虔州之新吳今奉新縣
也三陂今廢皆之壞落也象牙江今隸南昌苦竹灘今
隸豐城江西之江發源於虔嶺而豫章承其下流南
康苦竹灘象牙江蓋通一貫者也文育自象牙江而
趣三陂以今觀之正得間道蓋是時孝頃居新吳其
子猶據石頭之舊柵法𣰰雖受詔見助而尚駐軍新
塗文育若欲循江許繼能擒舊柵之堅予曾奉檄
新吳之巢穴且令屯營於三陂庶幾法𣰰順流而應
之則首尾薄戰孝頃父子無遺焦矣不幸敗人得而
貫爲予家江西往來洪撫之間又以法𣰰之爲鄉人

也因史册所書者石頭之設倚江山之形勝想古人
之所以倚伏往來者則石頭之險蓋有在矣而終不
得與金陵並馳豈非所託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舊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
是郡而非春秋之時吳王闔閭六年嘗定公之六年
也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冬十月赴楚取居巢又明
年吳將入郢其謀臣請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
吳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囊瓦濟
漢而陳自小别而至大别吳遂擊攻之五戰而及郢
嘗觀吳郡其區今平江之吳縣也楚都郢今富水也
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爲今漢陽軍蓋視吳爲東九江
自庾嶺兆源而洪州冀其南蓋視楚爲西居巢今無
爲軍也闔閭之六年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
以明豫章瀕楚而巢邇于吳故得而潛師也小别大
别今鄂州之山漢水視之爲東者也九年吳人舍淮
汭而即豫章杜氏以爲漢東江北地囊瓦方且濟漢
而陳于小大之别則春秋之豫章爲瀕楚在江夏之
間審矣或者以六年之師因豫章以趍巢則其地必
沿流之所而洪之爲州蓋沿流者也九年舍舟而即
豫章且堅杜氏之說則以漢東之地爲平陸豈有沿
流平陸之異故以見舟者江南之豫章也殊不知吳
視楚爲西視江夏爲少西而視洪則南矣見舟所
以疑軍容也安能遠託大江之南而不近趍少西之
地然則江南之豫章決無與乎春秋之時明矣

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

予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晉未得
其定說已具於前矣最後予讀杜預孔穎達注疏而
後知予之粲見也按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
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預注曰定公二年楚人
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
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
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
豫章又左氏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
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
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
江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
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柏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比
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經傳

與注疏所載予以杜孔注疏據江南之豫章無與于春秋之豫章審矣漢志雖曰高帝置但年代闊遠文字殘闕無從考見所從之年月耳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與今洪州全不相干

戲下有兩音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戲下有兩音前漢高祖紀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切亦讀曰麾下衛青傳韓說爲戲下韓戰灌夫傳馳入吴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引高祖紀曰周章西入關至戲師古曰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東有戲亭以上皆王説予按左氏國語里革曰幽滅于戲韋氏注曰幽王爲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孔穎達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曰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然則戲之得名春秋時已著不始於秦漢間也韋孔所引雖山水不同要之以戲而爲名山水古來誠多有之不可以一爲是也至觀國謂師古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此不足恤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繼之

巴字山水

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蜀門自兹始巴字水形連又唐人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學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按杜佑通典峽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曲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賦云初驚蠹蝕龍舟韓次於波中乍若螢從漁火星分於楚口乃知山形似巴者非

孟諸

高適封丘作云我本漁樵孟諸野又平臺云孟諸薄暮涼風起又云朝臨孟諸野按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杜預云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予按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豬孔安國曰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宋則今梁國也睢陽是已故鄭氏注亦云望諸

在雍陽窶謂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辨爾雅曰鄭中有圃田郭璞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滎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荊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即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春秋定公九年左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注曰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予按左氏所謂車在中牟非滎陽之中牟甚明杜預疑之甚當且晉世方強分河南為滎陽郡中牟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許非晉境所及及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為中牟宰與定九年晉車在中牟或別是一中牟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曰臣瓚按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為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按此之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牟非此中牟矣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焉使後學不能不疑也

石城

王彥輔石城辨疑曰左太沖謂戎車盈于石城即金陵之石頭城也世徒知於此而不知郢州之得名亦同也故酈善長曰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以為固者是也蓋晉羊叔子鎮荊州日所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就置竟陵郡至唐武德四年置郢州于長壽縣是則今之郢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說予按唐杜佑通典云郢州今治長壽縣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竟陵郡地梁蕭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唐併二郡為溫州後為郢州或為富水郡然則彥輔所謂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耶考佑云隋初州廢置郡至唐又併為溫州又為郢州則彥輔止據後來不究其前本耳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一作藏）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為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

群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其曲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蓋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辨朐䏰

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洪慶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本萬世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音潤蠢地下濕多朐䏰蟲劉禹錫嘉話云朐䏰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韻云朐䏰在漢中俗作朐䏰非是以上皆洪說予按漢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顏師古注曰朐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朐忍縣亦只作此忍字蓋古文借用也又按杜佑通典開州大唐置或為盛山郡盛山縣漢朐䏰縣地以三書考之蓋開州在唐為盛山在漢為朐䏰也漢書不著其義惟劉禹錫以其地出朐䏰之蟲因以得名禹錫之說亦本許慎說文爾說文曰朐䏰蟲虵漢中有朐䏰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為名從肉旬聲黃朝英云考其義當作潤蠢朐如順切䏰尺允切與洪氏禹錫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偶忘考西漢地理志耳蓋師古以朐音劬此不可不辨

辨豪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豪今誤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豪取水名也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為豪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予按杜佑通典豪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並置徐州梁因之北齊改為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為名濠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為濠州或為鍾離郡然則據佑所言初不見豪字無亦不本於唐自隋改曰濠州矣況佑所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及稱因濠水為名濠音豪其誤甚明以此知韓文作豪為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鄢陵字音

開封府鄢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隱音烟非是按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鄢陵之役陸德明音

義曰鄢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鄢漢曰偃後漢晉隋曰鄢音馬亦音偃然則二字通用耳

蔣廟鍾山陵孫曲衍

唐徐堅其學甚博所撰初學記載楊雄九州箴內潤州箴云洋〻閩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曰因晉果圖六代都輿按丹陽記蔣子文爲秣陵尉逐賊爲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爲都中侯立廟鍾山因改爲蔣山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吳大帝陵也輿地志以爲臺當孫陵曲衍之傍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此箴之所謂孫陵曲衍也然雄死於西漢之末去此二百餘年矣何以知之又況於六代乎予故以潤州箴非雄作甚明

鏡湖

會稽鑑湖今遊廟譚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興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河終當過江去愛此智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爲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瑩潔不生蔓草恐或不然也陸贄月照鑑湖賦曰光無不臨故處天並耀清可以鑑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鑑得名審矣

蜀石牛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紿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誕蜀人吳師孟薛翁題金牛驛之以詩云嗚奇矯怪可刑儕笑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重山勢遺坤價一寸天資到海自咽嫉經運世俗是幾同志未相尤薛翁以通識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三曲江

曲江有三杜秉七發云觀于廣陵之曲江今揚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隑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

曲有拜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灃水

酈道元水經曰澧水經南安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通江南注澧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寺門南闢洞庭野殿角插入赤沙湖

橘洲

輿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對南津常看如在下及至夏水壞山諸洲皆沒橘洲獨在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處其一在龍陽子美之詩所本乃長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山

東皋雜錄云余嘗至泰山見其峯巒巍然獨出而衡山七十二峯皆平謂之衡蓋取此說大誤晉天文志北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湖南衡山蓋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爾故荊州記云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據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岳以此推之南岳當玉衡分野可知矣亦猶長沙婺女之類故今山下有銓德觀

五羊城

高適送柴司户之嶺外詩云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按南部新書云吳脩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又廣州記云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鄭熊撰番禺雜記云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新書與熊所記同惟廣州記爲異當有辨其非是者

赤縣

史記騶衍著書曰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晉書載記賛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凥紫宸遷鼀邑之穴唐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云聞君埽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爾成華兩縣諸子詩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居岧亭

洞庭橘

世以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以韋嘗守蘇遂謂太湖洞庭山產柑橘并以唐吳融

錄異莫曹唐詩
橘然王維詩是
送人赴越書異
洪昇益金聞異
丙承村橘奉高詠
於太湖[illegible]洞庭遠
及荊湘部

序賦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風煙若耶路霜橘洞庭
秋蘇子美姑蘇詩洞庭耕熟客分金爲穗以洞庭湖
爲非其實不然蓋洞庭見于吳楚皆産柑橘蘋湖山
爲異耳觀襄陽記李叔平臨終敕其子曰龍陽洲裡
有千頭木奴及柑橘成歲得絹千疋富此則龍陽洲
正在洞庭矣又況晉張華詩云橘在湘水側非隨人
莫傳劉瑾柑賦云寄生于南楚謝惠連柑賦云傾于
節分湖之區徐度詠柑詩云江潭簡脩竹由古以來
洞庭湖之有橘舊矣故鄉歌叩橘而書始傳至若洞
庭山之有橘不讀唐吳融序賦未足其名顯也

赤甲

杜子美卜居于赤甲故有赤甲詩卜居赤甲遷居新
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又黄草詩云赤甲山下少
人稀又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屋詩云白鹽危嶠北赤
甲古城東按荊州圖記云魚腹(復)縣西北赤甲城東連
白帝城西臨大江然則赤甲蓋屬魚腹(復)縣也

烏石岡拓岡盤步門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荊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
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
遊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荊細逕水雲閒
又雜咏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郁色漲春風吳氏
所居又有拓岡拓岡故多辛夷荊公詩云拓岡西路
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
何處好辛夷如雪拓岡西又贈黄言父云拓岡西路
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
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珩詩云拓岡定有辛夷發亦見
東風使我知盤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即盤之地
公舊居在焉今爲祠堂公有詩云曲城丘墓心空折
盤步庭聞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拓岡盤步門
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亨仲詩
云兒童共戲苦盤岸老大相逢烏石岡

宋時應天府南京
即今歸德府睢州
也南京應天府

睢陽

應天府南京睢陽舊地也近世皆以睢爲趙音非也
按左傳僖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國
睢陽縣又昭公二十一年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
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註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
譙沛彭城縣入泗以上三處陸德明皆音雖

武林山

李翱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

刻本多此五字

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春注曰即靈隱天竺寺予按杭州無武陵山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塘縣武林山當是時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雲夢

沈存中筆談曰舊尚書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余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洲水出稍高故云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為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余按窦宰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丘半出窦宰記本梁史所撰史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窦宰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云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公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入雎濟江入于雲中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耶鄭道元水經注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此為雲夢之藪亦不明指一處亦不可專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紀南城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楚都郢曰史記周成王封熊繹于荊蠻為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楚既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于蘭陵而其後又割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楚別邑號郢亭非建都之郢以上皆王說予按杜佑通典云壽春郡羅城即考烈王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為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

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技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于夏汭也有荒谷即莫敖所縊荒谷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又按酈道元水經注曰楚之先僻處荊山後遷紀郢即紀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預左傳注曰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故楚國也然則王觀國雖知今之郢州非楚都之郢而尚未知定處也今以諸書參考即江陵之紀南城是也筆談亦以謂楚都南郢

黃金[illegible]

藝文類聚載幽明錄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有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于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奔壯釣人波駭牛因勇躍而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還瀨因此取名予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廬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丘考黃金瀨在邑之東二十里其名迄今尚存其上有陂亦謂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其得名之始第金岡止謂之岡頭

開封

京師開封縣其城本鄭莊公所築昔衛之水有浚浚之地有儀封人掌儀北之封疆鄭人得而城焉以為開封此其始也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酈商為將〻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未拔

金堤

金堤在今東京酸棗縣按漢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注金堤河堤也在東郡白馬界

陳橋

陳橋距舊城二十里即古之板橋太祖北征次陳橋軍士擁戴即其地也白居易板橋路詩曰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應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李義山板橋曉別云回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王荊公陳橋詩云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杏花勻紛〻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西塞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按武昌記云西陵縣對黄公九磯謂之西塞

閩江南臺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詩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中閩人潘有實為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悦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変逐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継輔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継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志亦云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遂積為洲蓋名世養弼殆天啟然或云福州無有建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源出于建溪東流四百里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西峽江合流入海

北苑茶

丁晉公有北苑茶録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為北苑故姚寛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説非也以予觀之宮苑非人主不可稱何以書之按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楊文公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向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鋌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以文公之考言之其曰京鋌的乳則茶以京鋌為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建鄴其苑在北故傳記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為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于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者是猶澄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陳喬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廻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遥臨渡道之陰南内深嚴近在帷宮之外陋周王之靈囿小漢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賦詩序其略云偷閑養高亦有其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藪未愧于離宮均樂同歡尚慚于靈沼云云以二序觀之固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鋌茶又始之因此取名無可疑者

琵琶洲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予按洽聞記

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曰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衄灸腳而愈今餘干水口常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禍而孫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訊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予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爲琵琶蓋筆于吳也

脩水

脩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脩有水名脩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按隋書云水宜東流蓋其居東方其次則東北因乃是方耳所以分寧雖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脩字從水何耶按史記徐廣以滌音先斜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帥維蜀之險

熙寧九年涇州臨涇縣令鮮于師中言蜀有劍門棧道之險瞿塘三峽之隘今劍建命帥舉利益二路以付之萬一中國多事奸雄恃險無以分制乞于利夔兩路置帥以維西蜀之勢于是詔自今中書選官知興元府樞密院選官知夔州

慨口

豫江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溉口稱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按豫章記曰海昏侯國在昌邑今建昌縣城東三十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園東流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詩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按五松山在今池州銅陵縣山有寶雲寺舊曰五松院南唐江延義有記

閣皂山

玉堂閒話云南中有閣皂山山形如閣山色如皂故號閣皂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按閣鄰詩云萬仞天然閣閣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曼有福地直本牛來名閣皂形色收盡以閣詩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爲福地之一

天姥山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州天姥號稱山水奇絕處自異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

峰數十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其後更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槩白樂天記之爲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士爲多亦爲陽明洞天也（兩火一刀剡字也）

蓬萊何似水晶宮

東坡謂驪山溫湯以妃子之故使世恥言之予以是知物之輕重類每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爲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爲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治有閣名蓬萊楊漢公守湖州賦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爲水晶宮古今皆用之由是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發守湖滕寄詩云江山千里供攝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弋陽縣山

信州弋陽縣距縣三十里有山亭亭聳立如几如笏李翶來南錄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君字誤也按通典弋陽縣舊葛溪縣隋改爲弋陽有弋水

唐宋三河改隸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坂縣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中）郡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古郟鄏地本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梁園

詩事錄云近世武人如節度使柴宗慶作詩云曾觀大海難爲水除却梁園總是村梁園戰國時魏惠王徙治大梁即其地今京師之東城是也予以爲非是汴州與宋州接境漢梁孝王有兎園平臺雁鶩池在焉故梁園之稱以此

白礬樓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于此後爲酒樓本名白礬樓

南蘭溪縣

蘭溪在唐爲兩縣名一屬蘄州沛水改爲蘭溪一屬婺州杜牧之詩蘭溪春盡水泱泱盖蘄州之蘭溪也杜守黄州作此詩黄州承蘭溪下流故耳

水中高土名曰洲

或曰洲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予按説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所以今之近水之難岸皆曰洲

魯澹臺墓

洪州東湖德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隹八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予以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爲盖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于稽考也

爛柯山

李宗諤云建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奕棊不去至斧柯爛于腰間即此地也乃知觀棊爛柯不止衢州

姑射山

新唐書地理志姑射山實華音訓云一名平山又名壺口山射音亦予按列子莊子音釋射皆音夜不音亦

連州以山名

劉禹錫云連之爲州以山得名盖來著其所出按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黄連嶺隋文帝取以名州今連州所纂寰川集不載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連州孟亦不詳考者也

灤河縣

實華新唐書表列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國都山諸書山海經並無此字唯見于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樂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按北鄙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實以爲在東非也

能改齋漫録卷第八

能改齋漫録卷第九

議論

周子醇樂府拾遺出塞詩

周子醇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刪詩有全篇刪去者有刪去兩句者有刪去一句者如傳所謂客去歌侍倚則刪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刪去兩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則刪去一句者也子醇之論如此嘗為出塞詩云雉堞高臨榆柳長漢家舊壘遠相望狼山弄碧圍平野易水流寒入太荒千里封疆遠阜木百年民物自農桑傳聞漢北尚餘鏑吾與貍胡沙塞傳

詩非富貴語

歸田録謂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然此乃樂天詩樂天又有一詩類此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陳無己嘗所不取以為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荊公以北山移文為不然

王荊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為不然衰篠痕階疊穎怒鬼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道客故來章云疊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惠連宋武詩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蔡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弦弦葉滿露肅肅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覺亦不可掩也

樂天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窓詩不憶西窓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堂蕭蕭北窓竹又題洗竹于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千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簷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淵明二詩相反張季鷹詩與淵明類

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又作擬古詩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二意相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

盃酒與陶荀詩相類

陳公輔黃魯直詩

王直方詩話紀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荊公見而笑曰戲君爲尋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荅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闌若以荊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政若不自覺爾

崔李詩語同意異

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楓落吳江雪紛紛入酒盃語同而意異

杜子美鮑照李頎白鷗波浪句

東坡以杜詩白鷗波浩蕩波乃沒字謂出沒于浩蕩間耳然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唐李頎詩有滄波驚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耶

支遁賞鷹走馬

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荅曰賞以神俊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擬雲師無著贊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荊公山谷詩意同事同

荊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疎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荊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雖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事亦同

陳無己王荊公孫莘老論韓文嗜好不同

陳無己記秦少游云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然荊公於淮西碑不以爲是歟和董伯懿詠晉公淮西將佐題名詩云退之道此尤俊偉嘗鏤玉版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而孫莘老又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何耶信知前輩嗜好不同如此

荊公不以退之爲是

荊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鰐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太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

之汨婁倫故其荅文忠公詩云直欲比生窺孟子終
身何敢望韓公

文貴自然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本出於自然非假於牽强也
潘子真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
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所謂白太真人青州從事
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
蕎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錢出百錢安得青州之
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謂非唯出於剽竊且白
水真人爲塵錢也至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
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
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

蓄家妓示客而致禍

蓄家妓以歡客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禍者
有之晉石崇有妓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
王倫誅崇五代安重誨嘗過任圜任圜爲出妓善歌
而有色重誨欲之而圜不與由是二人相惡重誨誣
以反而殺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禍唐人李清
詠石季倫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
當時只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則
宜石季倫任圜之失及觀外史檮杌記蒲坑事則又
不然坑事僞蜀王建爲內樞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
爲聲詞及工小詩建至坑第見而欲取之而坑不肯
第謂坑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坑曰人生貴於適意
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以予觀
之坑之不死蓋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
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請因出均父所
爲詩屬居仁序之大槩序言其本末尤詳居仁而
出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
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
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
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
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
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謂魏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諫諍之術
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
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

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徵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適知讀書不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余後讀舊唐書魏公傳云見天下斷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為李太白後身

章衡子平荅郭功甫書其略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以功甫為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時其操修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予平所以荅功甫之說不得不爾然聖俞諸公以功甫為李白後身未諸詩文信不誣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然東坡山谷不以為然故趣功甫醉吟卷云不用騎鯨學李白東坡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謂郭祥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張文潛寄意

張文潛言晝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王逸天問劉禹錫問大鈞

王逸天問條章句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余因知劉禹錫問大鈞之為非

詩文當得文人印可

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又云詩文要縱紙則奇然未易到也

韓退之杜子美詩用韻

孔經父雜說謂退之詩好押韻叠字者而不知叠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兩秋字五柳詩兩魚字李花詩兩花字亦奥詩兩千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間此杜子美八仙詩兩船字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狀明府詩兩誠字此豈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開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

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閱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為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於子學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弱冠時誅世之建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欲經籍有亡其辭者輙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走欲開之為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於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彖其深爲愈不爲深也盡關之僅於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塵史與陳正敏遯齋閑覽皆云余季父虛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筦絃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語

絳州牧辟張燦推官

張燦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語以燦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戢矣牧備禮以請燦燦辭以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燦曰郡牧真賢但左右非才汙之燦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法者意不能行且憂反為比輩所賣則燦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嗟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始受禮命若能行之吾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止侍御史吾于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其有不治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於艱難之時卒見取於後世天下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諫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誠哉是言也穆宗以國重帝天下未容輕責觀其良心豈無勉強之理數崔發歐史中人因繫獄不以赦原臺諫官如李勃張仲方論救皆不聽及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

所宜念上愍然曰此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其後穆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為周幽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皇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文即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驪山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應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圮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全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事未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夫穆宗一人耳孜其三事諫者或不從或始拒而終從顧逢吉裴度而已由是言之穆宗豈不曉事者係諫者之能否而已昔李克用為一藩鎮性尤嚴急左右有過無大小必死大將蓋寓能得其意婉辭禆益無不從者克用或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無不釋之寓亦以此道者歟

人臣用心當以范堯夫為法

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騃直不附權要每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布小船為左遷之計竟以對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為難行之說以要譽為人臣用心要當以堯夫為法如文蔚之市小船真淺丈夫哉豈吾夫子以微罪行之意歟

陸喜言之繄

陸喜曰恐始無遺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佩然之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謹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以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以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或謂吳子曰陸喜之言其至矣乎予曰是何言之繄也不有孔子之言乎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是固以微子居第一矣

違韓拔呂蒙以
蕭何曾有相比
致據兩樣耕孫為
儒之日未唐小漢
高祖六帝比娶之

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聖人有以取之乎故曰是何言之繫也

荀彧以高祖比曹操元微之以比裴度

人有幸不幸荀彧漢之忠臣而杜牧著論譏之云彧平日為曹操畫策嘗以高祖比之則是與操反無疑乎則以為不然且元微之上裴晉公書云曰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鞴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固未叔孫通為儒之日也然則微之固嘗以高祖比裴度矣而謂其勸度反可乎

王公進退自安

世言禍福由天非也予觀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命謂富彥國甲辰正月二十日己時生四十八歲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後召為相終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祿絕之運金神養氣年八十餘至甲戌運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廳求出知江寧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閑養性又僅延十年之壽而死蘇子容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己卯時生七十四歲拜左相數月求出知陳州遂乞致仕以避丙戌火庫祿衰之運又十九尚康寧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六十六歲拜左丞次年求出知汴州遂乞致仕以避晚年句絞殺亡神之災竟以壽終元祐之臣惟蘇與王不罹貶謫者以其求退速也曹愛之殿帥己巳生六十歲建節六十一歲堅求出知潞州遂乞致仕以避己上祿絕伏吟之運康寧六十七乙年未出己運甲戌年復為殿帥次年死由此觀之王公進退可以自安耳

解四十五十而無聞

論語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解者雖多皆不得其旨乎按曾子修身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乃論語所謂無聞者不以善聞也

歌行吟謠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嘗謂之曰汝知歌行吟謠之別乎近人昧此作歌而為行製謠而為曲者多矣且雖有名章秀句若不得體如人眉目娟好而顛倒位置可乎予退讀少陵諸作皆然有所契於心語口未嘗為人道也予按宋書樂志曰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然則歌行吟謠其別豈自子美耶

論皇字

劉本作領註誤

太平清頌（領）書漢于吉所傳其師宮崇書也其言皇字曰一日而王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照然大明則王故為字一與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予以為不然夫王之字則貫三才而一之則天之義已備故字書正以從自從王皇者王之所自出也崇為聽說無取

杜子美杜鵑詩用樂府江南古辭格

鮑彪詩譜論引東坡先生謂王誼伯以杜子美杜鵑詩前四句蓋是題下注為誤而謂四句指嚴武杜克遜等而彪則以為鄭公去年已卒又崔寧此時正亂西川不應近舍崔寧而遠談鄭公又不應有刺史豈實言杜鵑有無耶以上皆彪說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人食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是一格以上皆王觀國說予嘗以為王氏說甚得之但不曾援引古文為証且樂府江南古辭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解風馬牛

洪龜父詩鴻鴈書遠空馬牛風寒草子於下句全不解按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按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左氏所謂風馬牛以馬牛風逸牝牡相誘孔穎達云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而洪用於此何哉

葦已日乃孚

朱子發解葦已日乃孚云先儒讀作已事之已當讀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葦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已日者浹日也其說甚當第未有所據予按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說者曰自甲至癸十日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也今自庚至己則浹日矣故孔穎達云浹為周匝也

論馬牛稱匹

左氏（牛）襄公二年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可以稱匹非也司馬兵法（郷）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不當稱匹今此稱匹者并言之耳經傳之文多類此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曲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皆從一而省文也

辨四族

東坡先生辨四族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

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竊乘擅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倖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以上皆東坡說予按左氏傳云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夫左氏所謂傲狠者則屈原所謂剛直也意屈原取此耳檮杌即鯀也左氏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即非誅死矣豈東坡別有所見而為是說然不然何差殊如此也

臧文仲家有寶龜

禮記曰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臧文仲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文仲卿大夫也而家有寶龜可乎此孔子所以不取也

王觀國辨柳子厚不取童謠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柳子厚非國語曰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子厚非之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篇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所為耳苟其言有理而不悖於道雖童謠何傷焉以上皆觀國說予按列子載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己與不願戴己顧問左右外朝及在朝皆不知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宮還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夫子厚以謠為不足取固已非矣觀國排之而不能引此而姑以夏周之諺又何陋耶

淮水竭王氏滅

內翰汪彥章為汪氏之種德堂記云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名著於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吏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予按南史王悅之贊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水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之所得豈唯世

祿之所傳乎及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褰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然則陳亡之年淮水實竭而汪氏以爲淮水無可竭之理何耶豈汪氏偶忘之歟蕪淮流竭王氏藏之語知璞之辭本載晉書亦非俗諺也

尚書孔藏以多爲少毛詩大史公以少爲多

事無所據者皆不可以爲信所以古人成於議論也如尚書一經太常孔藏書以多爲少矣毛詩一經太史公書以少爲多矣何以見之尚書有百篇自秦焚以秦漢初求之唯得二十八篇故孔藏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備二十八宿此尤可笑至如東魏諸儒馬融鄭康成王肅杜預皆疑經傳所引泰誓以其文似若淺露及晉元帝渡江時豫章內史梅賾頤一作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內有泰誓三篇凡記傳所引悉皆有之此孔藏以多爲少也左氏傳載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爲之歌邶鄘衛又爲之歌王又爲之歌鄭又爲之歌秦又爲之歌齊又爲之歌豳又爲之歌魏又爲之歌唐又爲之歌陳又自鄶以下無譏焉又爲之歌小雅又爲之歌大雅又爲之歌頌然則樂工所歌詩風十五國其名與詩同唯次第稍異耳由是知孔子以前篇目已具其所刪削蓋已不多又傳記所引逸詩甚少知元不多故也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卅五篇蓋太史公之失以少爲多也

北土重同姓

世以同宗族者爲骨肉南史王懿傳云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王懿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〻接遇甚薄因辭去又按顏之推家訓曰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荅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于觀南北朝風俗大抵北勝於南距今又數百年其風俗由爾也

萬衆字音

天子萬衆諸經音韻皆作去聲余讀晉傳書漢高祖畫贊曰赫〻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起從側陋光據萬衆亦可以平聲

用也

鄭谷胡少伋荊公張説詩

鄭谷送春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一夜不須寐未到曉鐘猶是春胡少伋詩云含蕊梅子漸生仁鶯老花飛過已陳二夜南風採手柄明朝烟柳不關春信知才力之不侔也然胡意亦本荊公詩欲知人世春多少先驗東方北斗杓荊公詩又本於張説守歲詩愁心隨斗柄東北望春回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王安之詩話云或云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予以爲一仲父二仲父可對千馮道萬馮道蘇子由和東坡定惠院月夜詩云萋公見嘆行已乾馮老尚多誰定焉自注云千馮道萬馮道此語舊傳也然五代有一任圜二任圜之語亦可對也

詩用助語足句

盧延遜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有者乎哉予以爲不然嘗見張右史記衢州人王宗介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且云此格古所未有予是以知延遜之詩未盡

林子中論坡詩失爲臣體

東坡贈傳真妙善大師惟真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後言爾來傳寫亦到我林子中謂失爲臣體予以爲論詩豈當爾耶

阿諛非保身良策

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宜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予觀唐太宗惡宇文士及佞其嘉（一作喜）木太宗英主固宜爾彼全忠一（出）人耳知以順旨爲（可）殺而世之小人方以阿諛爲保身之良策何哉

袁天綱相武后

唐史載武后之幼母抱以見袁天綱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此說失於不擇蓋取談賓錄之過也天綱視人禍福每見於十年之後雖時日不差孰謂男女不辨而可以善相稱

東坡居父自言三年不作詩

周幽王擊鼓而褒姒笑

呂氏春秋載戎常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說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為戎所滅予嘗觀宋景文鴈奴說王荊公鴈奴詩然後知幽王者其自為鴈奴乎史記以為舉烽火

梅聖俞孫緯哀詩

江鄰幾雜志云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孝歎持國識作詩早余愈之以蓼莪及傳咸贈王何二侍中詩已上旨江說余謂不特此晉孫緯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故洪玉甫以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緯作者以思親之詩也由是知聖俞作詩之早庸何傷乎其曰敢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

詩有奪胎換骨詩有三偷

洪覺範冷齋夜話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予嘗以覺範不學故每為妄語且山谷作詩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其青教人以蹈襲為事乎唐僧皎然嘗謂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傳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夫皎然尚知此病孰謂學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與規模其意而遂犯鈍賊不可原之情耶

辨唐彥德蘇子瞻詩用三尺字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為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為模式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豈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予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

此理甚易知也以上皆石林語予按高祖紀云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劍也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然則石林詩話乃有欲後之説何耶

董十郎兒

天下之事多成於貧賤感激之中或敗於富貴安樂之際理無可疑也蘇秦其所成就雖不足道使其有二頃之田其能佩六國相印乎又況於為天下者哉故中興難於創業是謂不刊之説宣帝光武所以獨稱於漢者以二君俱起民間耳董敦逸吉之永豐縣村落人哲廟時為吏部侍郎招鄉人之寓太學者以訓童稚童稚業不精進董責之自言切入上庠甘虀鹽者凡幾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其鄉人荅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以此校之固相什百矣予嘗愛其言有理古語有之其言雖小可以喻大董起白屋父行第十

蔡元長欲為張本

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耶蓋惡逆既積則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黼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為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為是詩蓋欲為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幞為大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為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欺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為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黄語亦欲為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耶

歐陽公論馮道乃壯歲時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夫曾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結惡足以論之求諸後世狄仁傑馮道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為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律不復分別惜哉獨富鄭公蘇黄門王荆公以大人稱之蓋歐陽公為史時甫壯歲使晚為之必不爾也前

筆謂韓魏公慶曆嘉祐設施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其論為道乎以為當以慶曆嘉祐為例則道也庶乎有取於歐陽公矣

東坡詆程頤不如歐陽公善處處石守道江鄰幾

東坡先生才氣高一世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頤之姦見公奏議又詆程為燠糟陂裏叔孫通見孫君孚談圃然議者以為過故呂原明家塾記云元祐初蘇子瞻與程正叔不相能人言不如歐陽永叔之善處石守道也以手覘之豈特待守道為然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疎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梅聖俞以為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既死公吊之哭之慟且告其子曰先公埋銘脩當任其責矣故公叙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一且附不信其所詆矣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歐陽公之謂矣

高帝用良平韓信

宋景文公云或譏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予以為景文徒知其一耳獨不見韓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互論其長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嗟乎不知高祖能者喻幾韓信耶

說易

宋景文公云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故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叙乾為玉為金坤為牛為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粥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予以齊謂粥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是矣然粥善云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苟在徒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則齊之說即粥之說也景文又云王粥注易且發胸臆不如鄭康成等師承有自也或曰何以得立為一家景文曰粥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予以為不然蓋易之書其道有四意言象數是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意有意而後有言今舍象數而以言意論易是猶翦其根本而求枝葉之繁可乎易之道在六經尤為簡奧蓋五經止言人事而易則三才具焉第漢儒象數之餘流為災祥刻應之說所謂過之者此後世所以深排之若以論易而舍

象數則非矣然則猶者豈所謂不及者耶

張伯玉記六經閣取王弼傳易意

古人要爲不可及王弼傳易於初九潛龍勿用下注云文言備矣世之陋者往〻試其無所發明予嘗見蜀李畋著論以爲弼之所傳止於四字者蓋易經之旨未嘗輕用己意欲蹵乎道也乃知前輩用心如此予嘗見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户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廳作大排設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遜〻〻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文多不載乃知伯玉之意取李畋發明弼傳易之意耳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所以特記示子固如此者子固年少恃才名私以圖不識字試之伯玉有所聞故爾

東坡知味李公擇知義

東坡在資善堂中盛稱河豚之美呂原明問其味如何答曰直那一死李公擇尚書江左人而不食河豚嘗云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或以二者之言問予予曰由東坡之言則可謂知味由公擇之言則可謂知義

著述須待老

前輩未嘗敢自誇大宋景文公嘗謂余於爲文似蹇緩〻年五十知四十九非予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之非其庶幾至道乎又曰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故公晚年脩唐書始悟文章之難且歎曰若天假吾年猶要老而後成南城李泰伯叙其文亦曰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猶皆不爾自如此故其文卓然自成一家善于歐陽公之言曰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豈公亦有所悔耶

太祖推服桑維翰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予按晉去國初未遠故太祖所以推服維翰者宜有以得之使維翰獲用豈盡出普下乎蓋嘗因太祖所以推服之意而考

維翰本傳其議論皆爲歐公削去無從而見之其後讀孔氏續世說載出帝之初寵用景延廣雖翰恐契丹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徵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冐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困兹安撫遂成釁隙自此歲歲調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藏府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權横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所具止此議論雖不盡見其揣度事勢深切著明有能加之者歟宜太祖所以推服之也

繁欽論鼓吹崔令欽教坊女善歌

陳後山云繁欽與魏文論鼓吹異技云潛氣內轉哀声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不若唐崔令欽語也崔記教坊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納悽惋收斂軍渝三姑子容止閑和傍觀若意不在歌四姑子發声道潤壓轉似從空中來崔在唐不以文名若此語可以謂之文矣

貴在富下

刻本脫

司馬季主傳云傳曰富爲上貴次之繫辭云崇高莫大乎富貴貴在富之下予嘗記錢希白著洞微志（一作清尊錄）鬼胡元存（一作增）詢向去祿壽胡笑曰窮切與天爵俱高人爵末事也尚書五福不言祿此乃深旨非老夫所能知也予乃知貴在富下者以此

顏魯公失言

顏魯公將死化李希烈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予嘗曰魯公之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不能不失於其言使其年未至於八十官未至於太師都可不盡乎齊梁以來視易君如奕棋士鮮

人不難以身死節猶難數於讀書之間廷矣奇矣

知節義褚淵爲齊司徒賓客滿座褚始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嗟乎使如紹言國何有於老歲哉

張華死有餘愧

人臣事君當大位者事有關於社稷雖以死爭可也予見古今備禮數作文具者多矣晉張華被執曰式乾之議臣諫章具存可覆按也張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予謂華死而有知有餘愧矣

能改齋漫録卷第十

記詩　臨川吳　曾　虎臣　纂

題霞宫詩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韓子蒼云此詩題于霞宫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閱燕堂聯句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閱燕堂即席聯句云黄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欽臣已聞璧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媿紅裝紬曲妙喜逢嘉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花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

青州從事

皮日休謝人送酒詩門巷蕭條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杯醉中不得親相問故遣青州從事來韓子蒼謝信州連帥畢送酒詩云上饒籍甚文章伯曾共荼蘼花下杯餘閣畫闌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來韻意皆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程夫子范使君

韓持國閑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閑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事緣尊紅妓對斜曛

海棠洲

王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黄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江公著由禱雨詩知名

江公著初仕洛陽尉久旱禱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匀亂花柔草長精神雲車卻碾前山過不灑原頭陌上塵司馬文正公于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為稱薦由此知名

花落去燕歸來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陽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使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宫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迹鳴蛙只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游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

今未能也王應肇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
薦館職遂躋侍從矣

偷眼看雲生未生

山谷南遷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言爵
里姓名久之誦一絕句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
若竹風清獨牽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徐視
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

文正公屬意小鬟妓

文正范公守番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
尚幼公頗屬意既去而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
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々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
幹當來介因買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

致心平易始知詩

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成癖賦似相如只類
俳唯有孔門無一事止傳顏子得心齋楊中立云知
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橫渠讀詩々云致心平易
始知詩

吳元中十歲賦詩

吳丞相元中十歲時遊寺賦詩云古木窮根重殘僧
壞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時贈吳正
仲詩云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
五花判

婁道士老參軍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二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于
山壁之下澄澈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散參
軍過而留絕句云矣々長日樹將焚却恨都無一點
雲強移蹇驢來得到皆從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
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婁道士好為詩格亦不能
高往々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
可喜也予嘗讀湘山野錄書閬西湖曲及游江南見
題石井絕句頗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
若老參軍婁道士句是一對符恐屢或失傳不知法
真師能刻之石否顏屢遺老

巴且仁頻

諸柘巴且文穎曰巴且草名一名巴焦李善曰且子
余切楞栗楞音鄂踰波謂前波趨後波也明月珠子
的皪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于澤江中其
光耀乃照于江邊張揖曰靡厓也唼喋菁藻咀嚼菱
藕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喋說文曰胖蠁布也仁
頻檳榔也韓偓詩云鶯兒唼喋雌黃嘴鳳子輕盈膩

粉腰韓子蒼詩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

萬松亭

萬松亭在闗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黄州過而賦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氷雪姿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有禁故詩碑不復見而經過題詠者多不勝紀番陽倪左司濤陽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杜子美集無遣憂詩

余家有唐顧陶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遣憂一詩云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故臣紛紛來白馬擾擾著黄巾隋氏營宮室焚燒何太頻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

晏元獻所得是知人

晏元獻喜薦士其得人最多范蜀公作公挽詞云平生欲報國所得是知人

河陽見兩龔

呂居仁記龔殿院彦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尤特立不群曾文肅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彦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末句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世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得也

天門豈可捭臂入

呂獻可記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關行當捭臂入王元之讀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捭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放出一頭地

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文忠公公荅梅書畧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從子遊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盖叙書語也陳無己贈魏衍詩云名駒已自思千里老子終當讓一頭

程伯淳辨李太白詩

程伯淳謂李太白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惑耳若己

蠢雖管仲可柰何未有心蠢尚能用管仲之理

程正叔不欲為閑言語

程正叔云王子真寄藥與顯無以為答且素不作詩
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為閑言語耳如古人作詩無
如杜甫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
閑言語道出則甚顧所以不作詩今寄子真詩云至
誠迴(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
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之學須是獨善雖至誠棠然
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句正叔
且云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之格既用功則於
事有妨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
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予謂正叔蓋有
激而云(然)且詩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悠悠
旌旆蕭蕭馬鳴之類皆未免乎爲物也

剖破藩籬即大家

橫渠先生張載作克己復禮詩曰克己工夫未肯加
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
家

花月句

白樂天有答元微之詩云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
結後身緣初未悟其說元微之集李著作園醉後寄
李十云朦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却笑西
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趁朝時

號德操自號倚松道人

政和間林靈素王張道教建議以僧為德士使加冠
巾其意以釋氏為出其下耳臨川饒德操時棄儒為
僧作德士須四首其一云德士舊來稱進士黃冠初
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德操
自號倚松道人意取閑禪師詩云閑勞經卷倚松立
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庵又以自號陳瑩中有詩
之寄曰舊時饒措大今日璧頭陀為問安心法禪儒
較幾何

賢女灞(浦)

南康有賢女灞(浦)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
嫁父兄強之因自沉於江灞(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
避昭陵諱改為賢女汪革信民嘗識以二絕句云賢
女標名幾度秋行人撫事至今愁瀾雲楚雨知何處
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耻漫公
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四客各有所長

予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黄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陳無己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晁無咎詩云黄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學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斲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陳無己答李端叔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又次韻黄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楊安可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與秦少游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于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云長公波濤万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也麗若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卞和琴操

今善琴者傳卞和操有其聲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卞和三獻人不識以余觀之非當時操也蔡邕記卞和楚野人嘗居山耕種因得璞玉以獻於懷王王以為欺謾斬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經荆山兮精氣鬱泱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為功兮

許旌陽作鐵柱鎮蛟

晉許真君為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為害旌陽與其徒吴猛伏蛟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臨川謝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揷定三江不沸騰功勿撼搖坤軸裂蒼苔包裹鮮皴皮我欲摩挲附屢擧旌陽拏家上天去只留千丈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向檳山打狂虜

臨川王右軍墨池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深而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為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加潑出於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為我

謝無逸仙易是一人

十家印手敎宋刑避諱凡敬字皆改作欽

聊尋逸少池曾子固嘗爲之記郡人謝逸（別本作逸）嘗賦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羽觀雖抗行恨不臨池作書癖云何汝水之上崔嵬峯到今方池有遺墨此事不特古老傳往往故事書簡冊南豐先生欲得之手揮巨筆飛霹靂云是逸少倘徉山水間筆墨淋漓此其迹嗚呼勝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時水面浮墨過紛紛郁郁非烟雲我書歎傾不成字秋鴈斜行落窓紙印泥沙法安可傳獨撫餘跡玩清泚但當一日書一箱筆塚成丘予欽行他年若榜凌雲敍定不懸揩白頭如仲將

四辰四亥生

韓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亦異事也陸農師爲作挽章云非關虞子曾占鵩自是辰年併值龍曾子宣亦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韓子厚每以四亥公呼之

桐木韓家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呼之以别魏公也子華下世陸農師爲作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子華其家呼爲三相公持國爲五相公

黃左丞罰僧仲殊作

瑞麟香煖玉芙蓉畫燭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閣鸞巢外身卧彤幃虎帳中報道祺門初日上起來簾幙杏花風此僧仲殊詩也黃左丞安中守平江日嘗客仲殊亦與焉縺以疲倦先起熟寐黃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曈曨左丞罰作此詩始放去瑞麟香安中家所造香也

國香

國香荊渚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爲吏部員外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爲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荊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客京師會王性之問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爲賦詩云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欵緣覽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

墨沮本用此擬板可似

不管將花託意為羅數十也未有十五餘宋玉門墻
迓遣一作賁從藍橋處戶惟實居十年日色遠成灸公
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臺容殷勤句
闌道離鸞別鶴悲藁砧無賴鬪蛾眉桃花結子風吹
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醉贈明珠同
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似可章臺柳寶髻犀梳
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嬈未逢杜牧應須恨愁殺蘇
州也合銷却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
知妾〻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閑語比詳索
詩裁與漫凄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
性之亦次韻云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園林門可欵
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曾楚宮女子春華
數為雨為雲皆有餘觀逢一顧傾國色不群迎人專
城居日成未到投梭處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
擅詩聲不如崔護桃花句生令永抱埋玉悲游郡子那
知京兆眉誰堪別寉分飛後猶是驚鴻初見時新歡
容受惡長久暫向華筵賞賓友舞盡春風力不禁困
裊腰肢一渦柳座上何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饒
慵濃酒暈上玉頰香峻紅酥凝欲銷佳人薄命古相
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〻一水時當年不寄相
恩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癡雲萬里空悲涼無限風流
等閑別幾人鑒賞得真香

周昉畫美人琴阮圖

高子勉記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兼
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
工官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歎愛彌日大書
一詩于黃素上曰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
根急傳裝無意添琴阮相與娛聽絃不觀手數肢竹
馬郎跨馬妾折柳此畫後歸禁中胡馬驚塵流落何
許而詩亦不傳獨子勉舊見之位置猶可想像也因
追和其詩又使善工圖之詩云丹青有神藝周郎獨
能真國畫絕世人真態不可添却憐如畫者相與落
誰手想像猶可言兩重春寵柳

浪子和尚詩

洪覺範有上元宿嶽麓寺詩蔡元度夫人王氏荊公
女也讀至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曰浪
子和尚耳

王平甫賦滕王閣詩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昔好追遊
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几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

愁城中樹寂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烟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雇見而異之為敬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于石云乘龍元豊初以交鄭俠逐縢于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蟲誇过闢口舌從來易得官

太宗製奕棊三勢

太宗萬機之暇留心奕棊自製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飈獨飛勢三曰海底取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恭圖頒賜故王元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機餘暇耽棊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獨飛天鵝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示近臣天機秘密遏見神所以紀其事也

常應物逸詩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西掖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常應物陪王即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常應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詩也二篇皆佳作而常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

韓子蒼黃葉句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摟索使知價盖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為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云子蒼全篇云朔風吹雪晝多陰日暮擁階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若見侵遊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張吉父作怡軒以安其父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已惸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涪閒往返者其三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為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畧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終不已三往三復翁歸上前行猶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盈云云郭公功父詩畧我思母懸懸三往三返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云張君自其父歸又

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貫為之記云

東坡和李邦直祈雨詩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李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曾使地事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臺獄嘗供此詩云本因龍神慵惰不為行雨却使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却使人心怨天公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也邦直嘗答蘇子由詩已飯盤蔬強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漫為方外遊草亂不容移馬迹山稚全欲過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抑翩翩海上鷗東坡和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却欲治幽憂羞為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谷鷗此詩集所不載故見于此

崔湜年不可及

新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予按翰林盛事云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部兵文拜亦嘗為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為侍郎後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今湜傳不載此詩是矣第以執政時年三十八則失之蓋湜之賦詩時是始為執政年方二十七耳故張說歎慕之今湜傳乃以第三次執政時年三十六為說所歎慕其失甚明以三十六而後為執政何足羡慕哉

卜築兼無市井囂

王荊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載其叙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墨本寄詩云一水衣巾蒼翠綃几峯環珮刻青瑶生才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迹履綦銷歸來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妓賦詩送武補闕

李昉建隆四年以王師平湖外除給事中往南嶽伸祭拜之禮途次長沙時通判賈郎中言自京師與岳州通判武補闕同途至襄陽遇一妓本良家子失身於風塵才色俱妙二公迫行醉別于鳳林關妓以詩送武云弄珠灘上欲消魂獨把離懷寄（酒）樽無限烟花不隨（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武得詩屬意甚切有復回之意時太守呂侍講審數恨不識之因請李賦一寄詩以寄云峴山亭畔紅妝女小筆香牋善賦詩顏色共推傾國貌篇章皆是斷腸辭便牽魂夢從今日得見嬋娟在幾時千里關河萬重意夜深無寐暗尋思

王元甫有詩名

動地滑兵至君王尚宴安頁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外鋒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照闌干處山王元甫紹聖間教授高尚處士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跋云余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余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後予過秣陵有以元甫景陽井詩示予乃知其得名不虛也

劉原父戲官妓得病

京城響高樹清露墜明河誰謂夏夜短已覺秋意多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素此黎者何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原父在永興軍所作詩也葉少蘊避暑錄話嘗載之且云恨原父此病未除也予後讀國史原父本傳載原父在永興戲官妓得瞽（聾）病乃知前詩故不徒作也

詠題畫李白真像

陳無己題画李白真詩末云勿言身後不要名向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吟欲來不憂身陸沉蓋謂建中靖國間蘇節德操嘗詠吳少卿家所藏周昉畫李白也德操江西撫州人無己詩法甚嚴於許可尤慎德操詩云先生之氣蓋天下當時流輩逃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璣身後聲名滿宇宙青山木拱三百年今晨乃拜先生畫烏紗之巾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遊神遊八極氣自穩冰壺手酒霜風高（一作玉手風霜）高嗚呼先生太絕倫仙風道骨語甚真蕭然可望不可親悲知野鶴非雞群天寶之初天子逸先生醉去不肯居禾石江頭明月出鼓鐵酣歌志頗畢只今遺像粉墨間尚有英風爽毛骨宣州長史粉墨工誰令寫此人中龍細看筆力有俯仰妙處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畫世莫比吳侯得之喜不寐意矣所寶豈徒爾

字昔真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誰爲燭之奉天子作爲文章如聖世千秋萬古誦盛美吴再拜先生讀知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江子我賦玉延行

陳留江子我端友嘗賦玉延行云觀文學士留都下中常侍門如役走玉延厥篚二十五謹書名銜細看醜推而上之何止此牢耶石耶死八九嗟我書血出生靈割剥乃餉死須口仲華拜家維有年家璩李鄰曹愧否樂全見事何其敢義勇固應如此摩翰林未用汝既號不知何爲勤洗手留守謂鄧氏也其父元豐嘗位西府裕陵謂趙何頗辟賦性要田了翁云八字咸加於鄧其萬機獨運於元豐蓋王爲王蔡持正取充位而已

文章伯翼錄翁

李覯字子範秉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太和縣時豫章先生爲令贈之詩曰乃兄白是文章伯之子今爲翼錄翁盖覯乃李觀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司愛其策爲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請公爲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爲詩觀曰無深詩也既而文忠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絶于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渊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後終于朝議大夫

僧海渊工針砭

僧海渊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吴楚遊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渊一針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禅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卿矣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説劉季孫銘其塔曰資身以醫有聞於時餘帑散之拯人於危此士君子所難吁嗟乎師

楊少師李西臺書

洛中諸寺院有楊少師李西臺書少師名凝式唐收（相）梁相涉之後仕後唐晉漢周筆力遒放當時罕及華嚴院東壁題詩曰院似禅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西臺即建中酷愛楊書旁題云枯

杉倒檜霜天老松烟蘚煠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
一回入寺一回看觀音院有牡丹相傳唐武后植者
西臺有詩亦親書云微動風枝生麗態乍開檀口露
濃香恭時避世宮娥老舊日顏容舊日粧花譜名將
第一論洛中最是此花繁不當更道木芍藥枝上恐
傷把手現西臺書洛人甚重之

李西臺詩

龍門雙闕湧雲烟雪未飛花雨下前徵底清流照車
馬分臺御史過伊川李西臺詩也題于菩提寺菩提
寺在龍門鎮

吏隱堂植竹詩

許安仁待順昌郎廳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
斷破中庭一畝苔主人髮白手親栽郎今誰識清貞
節須向三冬雪後來又云珍重勞君慰遠遊緊聲疏
影一堂秋主人看即宮期滿分付風烟與子猷

夢中作明月樓句

廖尚書剛用中嘗夢中作詩其末句云家住五湖明
月樓其後公亮葬于沙縣二十五里交溪鳳山之下
其子遂建樓以明月目之張給事致遠賦詩云明月
樓前可惜家鳳山菴下日初斜風流耆舊消沉盡空
勝寒江秋一作暮霞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一

祥瑞識應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意元豐四年南劒州謝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口占絕句云風雷國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卧龍蹤迹困放開頭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薦首薦又次年對策爲天下第一說之浮梁縣有讖語云青山圓出狀元邑人程瑀尚書在上庠累爲優等而尚未登第嘗寄詩與鄉人云試問青山圓也未不應久負壯圖心明年公試上舍爲第一人

〔刻本作昨夜〕

赤氣爲王子之祥

熙寧二年十一月京師每夕有赤氣見西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降生之祥故王禹玉作大宴樂辭云未晚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

漢陽春日絕句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絕句其一兩山收雨暗平沙遠斷溪梅隔水花留得烟林作圖畫依稀松陰有人家其二空山玉蕊照瓊瑰到處尋花共往回欲識春風最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其三滕廳花影月黃昏着意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倒垂花蕊照清樽其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邊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花思乞取山茶入淨瓶尚書郎李和甫遠謫漢陽酒航時所作也

除東坡書撰碑額

崇寧二年有旨天下碑碣牓額係東坡書撰者並一例除毀蓋本于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霍英所請時廬山簡寂觀牓亦遣毀去李商老爲賦云筆底飈風吹海波牓懸爍爍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村威札何

御賜甘露詩

大觀三年四月壬子尚書省甘露降御筆以中臺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韻以記其實賜執政而下云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臺貫萬機夜浥垂珠濡綠葉朝凝潤玉弄清輝仙盤雲表秋難比豈竹宿零日未晞本自君臣俱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

仁宗賜送李良詩

李良定公幼以國戚侍仁宗研席帝尤篤中外之愛公帥鄆帝以詩送行曰曹館名臣子皇家外弟親詩書謀帥舊金竹剖符新九魁提封遠一圻甘澤均純

誠宜報國撫士愛吾民識者以爲真王言

錢文僖賦竹詩唱踏莎行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寧府城上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鎭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剗襪步于莎上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荆公題王欽臣詩于扇

熙寧中王欽臣仲至自河北被召用荆公薦對神宗問所與游從公參宋敏求常熙[然]遣還任公因留一詩于長老院中云蜀客[地]相如最好辭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奏罷還無事寂寞文園與可知然荆公愛其詩自題于所執扇

宋景文詩盡龍洞之景

三泉龍洞以山爲門深數十步復見天日及山水之秀盡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公賦詩云丸洞聳雲峰緣虛一𨻶[幾]通雲披叜壁斂樹補半巖空䟆竹森烟矗飛泉濺玉虹𨻶[纍]蘿不肯晝陰埜自然風嶺斷天鋒碧崖傾日倒紅浮丘邀難遇留恨翠微中曲盡龍洞之景路漕爲刻石仍以石本寄公公答書云龍洞拙句斐然妄發閣下仍刊琴[以]示方來言詩之人得不笑我哉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者爲詮當符非此謂乎噱噱

劉旦詩多稱傳

劉仲馮樞密之子旦能詩傳[保]康伯審爲之旦後過公墓賦詩云膺門昔忝登龍客董墓今悲下馬人時多稱傳然東坡亦嘗云隻雞敢望喬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

文與可鷺鷥詩

洪覺範嘗托文與可鷺鷥詩云頸細銀鉤淺曲脚高碧玉深翹沙上衆禽同立有誰似汝風標然予又嘗見一首云遶雨竹間點點延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沙可憐亦佳作也

詠茱萸

劉夔侍郎九日登女郎臺記杜子美詩醉把茱萸子細看王摩詰詩徧揷茱萸少一人因作詩二首始云華顛幘落從人笑不揷茱萸也是閑次云曾冠群彦犹無勇未信茱萸可辟邪程文簡公和答之云霜枝潤翠爲橫秋巽倚危樓動旅愁菊有清香樽有酒茱萸不揷也風流又云秋風臺上起高歌把酒看花意

已多屈軼不生神芻死結莱爲佩欲何如

詩不厭改

韓子蒼紹興初寄居臨川周表卿時爲䡊黄丞嵗滿公以詩送之云往時東帯侍明光曹看揮毫對御狀只遣騂騮已騰踏不知鵰鶚尚摧藏官居四合峯巒緑驛路千林橘柚黄莫恋卿閑留不去漢廷今重甲科卽其後改峯巒緑爲峯巒而改橘柚黄橘柚霜改莫恋卿閑留不去作莫爲艱難歸故里盖見其工東坡嘗語參寥云如杜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杜老用用心甚苦予以是知詩不厭改其末云漢廷今重甲科卽意韓自言也其後讀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頴川士雖慕忠謙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乃知韓詩不苟如此

南園柳色野塘春水

南園柳色動野塘春水生屡遊煩將吏獨此守山城常蘇州早春詩也今所在集本皆不載之

竹尊者

崇勝寺後有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人呼爲竹尊者洪覺範爲賦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爱君修竹爲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荒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披風得飽無韓子蒼云始黄太史見之喜因手爲書之以故名顕

李清卿詩得于衣襟

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悮我等雲過嵗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李清卿所作也清卿既死因登得此詩于衣襟

孫妙仲詩敘

林亭長夏愛濃陰釆引荼醾一散襟忽去却來蜂个个自啼還往鳥深深山家一尺瀟湘石掃盡雲腴盃頳清驚破午窓眞頴夢轉爲團風外小松聲豊城孫妙仲兩絶句也孫有謝登第啟云虎闈士閑傍偟舟禁龍章在御髣髴天光

孫妙仲作截臂行

妙仲名發豊城人崇寧初尉于撫之崇仁才一月充民陳平爲族人陳遇執以爲盗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應老且瞽平乃以誣陳遇之子洵直以爲執己爲盗時其父爲洵直以鉄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異其恐其名按之絶無迹状謂平雅與遇有釁欲必誣

遇之子以死後其屍胖脹潰爛不可别白後發與吳所驗時又二十日然後辭其弟之使斷一手以訴于州々大驚不復察其事情唯以斷手為訣有冤于是帖冝黄簿李涇再覆涇外人專以迎合為事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為有迹状以傅會之既而獄具發辨之不已州稍悟然業已不可盡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狀以輕罪罷官孟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鑿道賈而輙殘其肢體者平之嘉誅既遝而效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頼之民至其後市人舒埼吏人吳断輩亦相踵而作凡此非因州縣沮抑或子季不中有激而後為之詠欲取必于官司以濟其嘉耳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然江西之民習俗至今猶爾也今録于此云吾聞兩臂重於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愚民氣焚胸一忿敢趍死以死視四支截臂如去指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其心一臂捐棄終身廢卧閭閻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村南截臂叛平人村北忽然還準擬他々民他々民用心若此非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訴毒人何必殘其身閭晝若驚喧此弊吾能言其初始息吏不與杜其原嗟哉悪俗傷仁厚明々有冤宜勿受一々嘉不濟百々嘉消共致和平裨在宥

曹衍託意鳥鷺鷥貧女絶句

曹衍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載尚書出守長沙以衍所著野史獻薦之曰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鷺鷥貧女兩絶句盖託意也鷺鷥云波瀾静處立身孤亂雪攢霜腹轉虚盡日擡頭延頸望能銷大海幾多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始遇佳期滿頭白髮為新婦笑殺豪家年少兒太宗大喜召試學士院除東宮洗馬監衡陽酒税

鼓子花開也喜歡

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凉殊無景况營妓有不佳者公作詩曰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顔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也喜歡唐抒情集記朝士在外地觀野花追思京師嘗遊詩云曽過街西看牡丹牡丹未謝即心闌如今變作村田眼鼓子花開也喜歡盖王刊定此詩耳

錢思公寄晏元獻牡丹絶句

元獻晏公為丞相時作新第於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於思公々以絶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

殖在秋期巽石冊萱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随
桃李共芳菲

權常侍詩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予嘗以為俚俗
所作偶閲抒情集乃知權常侍審詩也上两句得則
高歌失則休何須多恨太悠〻權又題山院云萬葉
風聲厲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薄日度朱闌

馮當世人目為金毛鼠

丞相馮當世少年薄遊里巷為街卒所縶鄂守王素
見而釋之及使閩中素方帥渭謁之燕欆歡甚贈之以
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思嘗為呂獻
可所劾云京所至嗜利西人目為金鼠毛以其外文
采而中實貪畏也

荊公題夏畋扇

王荊公嘗題一絕句於夏畋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邊
陰森喬木帶樹邊夕陽一馬翎〻過夢寐如今十五
年本集不載見臨川集

韓子蒼記（一本作奇字）李太白續詩

韓子蒼云舊傳李白幼不識為昌期縣小史已能五
七言詩嘗隨縣令至江邊觀溺水婦人令賦詩曰二
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下翠魚弄口傍珠下
句不屬太白率爾對曰綠鬟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
因遊伍相廟吳慈秋胡令始奇之

李伯時好鍾鼎古文奇字

李伯時公麟雅好鍾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來以先
後次第之聞一器則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為
圖記蔡天啓書得商祖丁彝李尤賞愛因作詩以贈
云上泝虞姒亦易爾下者始置周秦間造端宏大町
畦絶往〻世俗遺識訕盡實錄也

詠假山詩刺荊公

陳無己詩話云荊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
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為陵分明假奪真盖刺之
也某公判公也子文書記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
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奈主人愛云〻世以為
東坡所作不知是否

江子我牛酥行

宣和初有鄭其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渠師
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
百斤親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
閽呼語不必出前已有人居第一其多乃復倍於此

台顏顧視初悟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
堅今君來逄數又少青紙題封雖勝前持歸空愁遠
累承勞力明年趁顯市。
　　曹處幾放猿絶句
吉水與敵邑接境有曹處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
累有聘召不起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絶句云孤猿鎻
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
不用斷腸吟
　　李漢老為梅詩託意
李漢老建炎末自蚕梧還過石鏡未幾還知院前後
二三月而罷因為梅詩以託意云錦（於）霜歷雪忽開遲
風雨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尚苦不共桃李傍眈
籬
　　王公祐贈李子庚三絶
東坡作李子庚傳略云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
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發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
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
晝寢夢子庚來索詩乃作二絶句書板置閣上云〻
末又云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
集而補之予嘗見王所贈李凡三絶句不止於二也

其一云下瞰虛空臨絶澗上排烟霧倚山巔四邊滄
絶無猿鳥獨卧深雲二十年其二云古屋黃崖映（月關）
年〻嘗伴白雲閑粮糗丹火何從出四面無人見下
山其三云心意逍遥物莫知山中山下識人稀想君
絶慮離塵土不是王喬即令威弄有詩序云李君者
容貌高古雅性混然故機神妙用無得而窺也予訪
於山中者艾綃黃（願人觀書者留）書李君出處不見其迹殆非凡人
也予景泰無己因為詩三章寄贈云
　　荆公覲札詩
荆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覲札詩文一卷
內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焉上云三月楊花
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
〻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〻長辛苦富貴
功名自有時草數猝茹亦山雅其二書會別亭云西
城路居人送客西歸年（寉）〻即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
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
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詔草非隷草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
燕歸誠為佳句但進諫必以草（章）疏無直用草藁之理

按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郎琴與徐翰林詩云諫書未上先焚草御筆曾停立制麻琴五代人然余見雅言系述載此詩乃詔草非諫字

毛達可稱陳克杜子美不是過

毛友達可內翰守鎮江時賀方回以過客留寓一日陳克赴至同會於郡樓郎席克賦詩所謂徘徊臨北顧懷慨俯東流是也毛稱賞曰雖杜子美不是過矣翌日賀求去毛留之且詢去亟賀曰一郡豈容有兩箇杜子美二公相與大笑

田承君記姚嗣宗詩

田承君記姚嗣宗題崆峒山寺壁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帥延綏因巡邊見之大驚索之不得久之表為幕府姚有詩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而張元昊竟走西夏為邊患張亦有鸚鵡詩卒章有好買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姚又有述懷詩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亦有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

秦孟公賞孫仲鼇詩

先克賜御書秦孟公一德格天之閣牌一時縉紳獻詩以賀唯孫仲鼇一聯為秦所賞云名向阿衡篇裡得書從復古殿中來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富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孺人爭問年今幾天子恨无官可酹建鄴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盡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甚有無窮第一官從言者以為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荊公東坡皆有曹公張文定生日詩

劉莘老和王定國雪中絕句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雪中絕句袁安只有高眠興謝朓空餘後會難十萬健兒春癉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耶劉為之一笑蓋晏元獻為樞密使時西師未解嚴會天雪陸子履與歐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即席賦雪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由是銜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作裴令公宴集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政元豊間朝廷方問罪安南故定國援以為戲

曹郎中獻秦孟公十絕句

紹興壬戌朝廷既罷三大將息兵議和曹郎中淳時

守黄州獻書事十絶句于秦益公秦繳進于上〻喜與陞擢差遣任滿除台州詩云黄泥坂下雪猶深赤壁磯頭江欲平驛吏西来聞好語番人已出泰州城和戎詔下破群疑無復旄頭擊紫微虜已銷兵宜有報先看長樂奴與歸吾君見事若通神兵柄收還號令新裴度只今真聖相勅碑十丈可無人淮上州〻盡識烽今年方喜得和戎閭閻整頓乾坤了學語兒童道相公建營繞虎氣如雲聽詔人〻願立勲沔鄂蘄黄一千里更無人說岳家軍田父今年作社頻邉頭闕見一番新官軍不燒人家樹各自持錢去買薪江頭柳木已參天柳色花光日〻妍鶯惟田家須得醉今年斗米不論錢村〻準擬十分禾老稚扶携笑且歌相就況今黄紙放陽城元自拙催科淮畔風塵自此清斯人還喜見昇平田家盡說今年好要雨〻來晴百丈背歲貢客船張帆打鼓下長川路人指點幾番淚江道無來十六年其三章稱裴度只今稱聖相者李義山韓碑詩云帝得聖相〻曰度盖取晏子春秋云仲尼晝之聖相也其五章云岳家軍者蓋時江左三大將皆以家稱之

韓子蒼詠太平宰相

韓子蒼獻王將明生日二十絶句内一絶句云萬里青雲發軔時驊騮絶足看奔馳太平宰相何人識唯有巫咸得預知盖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為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即以黑奎藏其字前詩叙此耳

宋文淵詩

諫議宋文淵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〻流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睢陽道中云竹溪喧絶雨才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〻青旗吹盡柳花風向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復聞南澗鐘隱〻修廊人語絶四山滴瀝雪吹風

晁之道詩為絶唱

東萊先生呂居仁云晁以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絶唱也

高秀實和高郵道中詩

呂居仁云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資其為文稱是嘗和余高郵道中詩中塗留眼看星聚一夕披顔覺霧收之句便覺余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

汪信民寄謝無逸詩

吕居仁云汪信民草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喬木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徒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年來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鋤五畝蔬饒德操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此也

詩熟便是精妙處

衆人方學山谷詩晁叔用獨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叔用嘗戲謂吕我詩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吕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撫笑以為然也

李方叔詩文

吕居仁云李豸方叔嘗作寒食詩云千林深炬出嚴闉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救自古英靈之氣

養病不如閑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户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林欹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

潘邠老詩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李尚書賞秦少游詩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簷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東坡稱重黄魯直詩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稱重黄詩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一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二

記事

范淳父焚進論不應賢良

范祖禹淳父極爲司馬文正奬識嘗爲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絶少子既得以在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此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爲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呂公教讀書要字字分明

滎陽呂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字字則記牢

儒者讀書無用處

程伯淳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了都無用處

富家翁愛其弟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村者親既終堂其兄甲不逐群雁異飛而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於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爲無不善者欲開釁隙而無其端於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借輒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乘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諭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斬是圖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檻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灌溉壅培不倦其勞乙又將緣是以激之乘間鋤而去之甲曰我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犂其地而植之蔬乙悟其非且將悔之而其室未厭也甲既歸居而有愛妾若將終身焉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家事其婦踵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而訴其主甲曰我則過矣因逐其妾其婦聞之愧汗浹背且曰妾不幸不及事舅姑而無以爲學以至於此不知伯氏之德乎如是之寬裕也乃正冠帔而拜於庭以謝不敏卒爲善婦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謂賢矣求之古人若張公藝可以配之當世且言偶忘其姓氏惜其湮沒而無聞也故書其大槩以俟太史氏

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替

正獻呂公嘗薦常袠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厲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三代威儀盡在是

明道先生嘗至天寧寺方飯見僧趨進揖遜之甚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李定公好儒學

李良定公魏國大長公主所出雅好儒學其帥鄆日每春大閱戰士必先詣宣聖廟延講經書飲諸生然後始及於武事識者以為得禮

和買絹

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青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穎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為例而澠水燕談又其以為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令行天下于歲首給之然予按東齋記事乃范蜀公著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豫給庫錢貸之至秋夏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於此以三書攷之當以范說為是蓋范嘗為史官耳予讀詩人袁涉世弼所為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為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說江和買紬絹豫給緡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自為條約細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擅代錢以為據直又其後也監司猶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其說不誣也

仁宗厚遣公主

仁宗皇帝守成皆遵先朝法度時久無嫁公主事晚年止一公主欲厚遣之恐踰舊章乃詢皇姑魏國大長公主當年下嫁禮例公主以帝止有一女不可以已為比言多則未允言少則恐咈帝意乃答以歲月之久皆忘記帝始加厚其禮以遣焉

正叔不懲姪者罪

李侍郎若谷守并州時民有訟叔不懲其為姪者欲併其財累歲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因諭之曰如公言叔果然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曹瑋行兵

曹宣徽瑋守秦有功名能撫士一日行兵將及領日已西矣乃申令吏前二十里宿於某鎮軍中不樂而令曰仰某鎮務酒不得沽與百姓只沽與一行軍人由是大衆奔赴故不以為勞也

夏英公好古器珍玩

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

施青氈列於前偃卧于床瞻視終日而罷月常數四
如此

一 張程學

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也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多資于二程呂大臨與叔後來种昞等從之學〻者號子厚為横渠先生天祺為御史正獻公之薦也二程與横渠從學既盛當時名其學為張程

吳觀音

吳侍郎侍問建安人其父尤長者平生惟訓童稚以自晦里人以其長厚目為吳觀音所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又京方並登進士為朝臣諸孫數十皆京秩侍郎於京師遇鄉人至必命子孫出見而列侍焉

狄武襄不知體

武襄狄公青平儂智高以用延州舊府番落騎兵之效及歸狄欲奨此一軍乞於講武殿比試奏仁宗親觀其驍勇俄而奮擊號呼一如臨敵飛矢至殿陛仁宗遽移御座而衆宫前三中命方止識者鄙其不知體是軍遂驕因遣還邊

狄武襄不去黥文

狄武襄自拱聖長行至節度使平章事世〻言狄之隸籍與參政王堯臣作狀元之年同後亦並為兩府仁宗以其然命王諭狄去其黥文狄謂王曰青若無此兩行字何由致身於此斷不敢去要使天下健兒知國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議者佳其言

石刻厄會

元祐中韓丞相王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民悉於應期率皆廢石刻以代之碑盡矣議者謂石刻之一厄會也

貴賤在命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黙然即以二小金盒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内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内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兩王難當二堂

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後主劉禪祠薛公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

慈寺有蜀後主王衍銅像程公堂燬以鑄鐘蜀
語曰任是兩王難當二堂

曾魯公與旁舍生錢償鬻女直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憑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我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跪曰不意君之厚既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還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我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鄱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惜其不傳因言其大槩云

樊若水按所佚家酒類因破其家

樊若水江南人實甚索鄉人不爲禮北遊建策置浮橋采石以渡天兵江南平擢爲本路轉運使時所佚之家方開酒坊樊乃於爾歲除日酒衆多之次按其所入遂以是爲竊其家坐是輸納不足家遂破焉

馬知節真誠不善書

真宗朝簽書樞密院馬公知節武人方直真誠真宗東封下至從臣皆齋戒至岳下無問執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時宰相臣僚有私食驢肉者馬乃對曰亦有打驢子吃底及還都設酺宴開封府皆命選吏屏出貧子隔於城外上御樓見人物之盛喜顧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馬乃奏曰貧底總趕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真宗以爲誠而親之事多類此馬公一日從駕遊幸群臣皆賦詩馬素不習文真宗強之既奉詔詩成乃奏曰臣不善書乞宣陳堯叟與臣書真宗如其言陳時爲貴相議者惜之

狄武襄一鼓而破儂智高

仁宗以廣源蠻儂智高冠嶺外陷數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戰用延番落騎兵一鼓而破捷至帝愀然無喜色乃曰殺人多乎

卯一馬存心長厚也
非特人身以移禍於人
為得計者歷見誠宜
厚德載物之器耶

陳諫議償直取馬

太尉陳堯咨為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蹄囓傷人多矣一旦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圉人乃曰内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為貴臣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蓄此是移禍與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焉其長厚殆類古人

章郇公與丁晉公會博

章郇公作三府日寒食與丁晉公會博勝且厚丁數日封還所負銀數百兩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郇却負於丁丁督索甚急郇公即出舊物以償之而封緘塵色昏垢丁大服其氣局

造九鼎

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外七八里陳州門是也仁宗時有陳道士修葺亭臺栽種花木甚盛呂氏家塾記云一日學院諸生偕往見石一截黄色周犀樣記曰萬年松化石僉曰如何對得晉之叔曰三日雨為霖呂氏所記松化石乃西川物耳徽宗崇寧四年歳次乙酉製造九鼎按製造官魏漢津狀云承内降鑄造鼎鼐内帝坐鼎如天下之正華之數外有六圍若易之六爻之象中脊五重以應九五之龍脽上九處之其五重謹按師言合用萬年松化圓石并龍牙石各一尺二寸為一重用松石一塊周圍第二圍用龍牙石一塊亦用寶器棒第三圍第四圍各用松石一塊亦高一尺二寸第五圍用龍牙石一塊如乾之六爻上九之爻所有合用龍牙石并萬年松化圓石聞自皇祐間西川取到祗備造鼎使用今見在城東南玉仙觀内有此石五段松石三龍牙石二並堪充今律鼎中五圍使用伏望詳酌特賜指揮下所屬取索前來應副然則崇寧所用松化石五段乃呂氏所記之石也從魏漢津狀稱皇祐間西川所取到者祗備造造鼎乃知仁宗朝已嘗議造九鼎矣

監酒要術

秉庭張公嘗有監務之官而辭於公因請教曰公監酒院之法初無多言但好醞酒剩饒人則沽者衆矣即是要術

狀元焦

元豐八年尚書戶部侍郎李定權知貢舉給事蔡侍講蔡卞起居舍人朱服同權知貢舉其後四鼓開寶寺禮部貢院火承議郎韓王真王宮大小學教授蕉穆親宅講書翟曼奉議郎陳之方宣德郎太學博士

馬希孟皆喪死其後別試吏得莊蹈為魁謗曰不因
試院火安得狀元焦

張天覺論詞臣之文

張天覺嘗乞擇詞臣而言蓋自近世文館寂寥向日
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
登兩府後來所謂有文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
文校書間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
王益柔曰許將是已臣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老
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
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
喧呼而不合律此三人者皆陛下所用出辭令行詔
誥以告四方而揚於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
以發帝猷炳王度云云

閻立本畫

廬陵閻公懸章右丞相終於中書令藝兼繪素時謂
丹青神化此其蹟也唐人張彥遠出鳴珂三相家風
流博雅著書記歷代畫筆閻上品而西域圖在所錄
又言王知慎亦刻之則傳世者非一本此雖刻諸馬
多闕而剪髮二人全失之比見模本自高麗來秉筆
殊惡而馬之涯乳者與人之剪髮者皆全信外國自
有唐摹完將本今取其全者倫見之且以沒都世臣
大家藏祕圖史以奇勝相高者極衆至於閻
蹟乃少遇真唯呂申公家有唐太宗步輦圖司錄東
贊請對公主事者傳寫一時容貌贊皇李衛公小篆
其圖采神色圖與此同出一手而張記亦曰時天下
初定外國入貢詔立本寫外國圖而注指西域則奉
詔所為者即謂是耶信真跡果不足疑舊傳其畫秋
梁公之蹟觀其端重和勁稍不類褚薛亦或當然窃
嘗彥遠多識著論雅馴引謝安言韋誕書凌煙閣已
釘榜籃懸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鬚髮盡白因戒子孫
絕楷法而王子敬正色拒之曰仲將魏大臣豈有此
信如此說知魏德之不興乃以王子敬為知言因論
閻令既為星郎不當有臨池之辱況太宗治近侍有
援貂之恩樓下臣無權郎之急豈得不通官籍直呼
畫師以至丹青之譽非輔相之才丹青固不足以為
輔相而所以為輔相乃不在丹青淺薄之俗舉一廢
百兩輕藝族能一至於此良可於邑由是言之窮神
之藝自不妨閻令之賢斯人果賢圖遺增重愚因
取其說而併書之元祐六年辛未九月龍眠山人李
公麟伯時題右伯時跋閻立本西域圖廬陵王方贊

侍郎家有之其孫瑑璦玉寶藏之大觀間開封尹朱一嵩年言之有中詔取以上進時廬陵令張達淳郡法掾吳祖源被檄委焉因筠摹之於是始有摹本有張天覺跋云崇寧甲申十二月甲寅璦玉舟過苕溪盡得其家藏閱令王維王宰韓幹遷鶯周昉畫閱之佛書曰心如畫師畫之妙出於心猶足以濡毫設色造化物像况心之妙蘊於正法無間斷哉信安程俱致道有詩云大塊浮空轉兩輪越南燕北共毫塵齊州古蟒應相笑夢覺何人定識真黃岡何頎之斯舉亦有詩薦荒未信予年欺自笑山林老一枝海上常思龜殼卷天匣欲化鳥工寬丹青閣令如曾到氣俗張騫舊獨知公喜著書尤博雅山經暇日補殘遺

俞溫父判語

利州路憲俞溫父判狀多云逐某州縣依條施行時張舉常平樹皓新改官即除監司嘆謂俞曰使君判語誠不易溫父曰州縣英俊多若一字有誤所損不細正要如此

神霄樂鬱羅蕭臺

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劉棣察奏臣民事物皆可有二至於宮聲豈有二哉徽宗感悅嘉其愛君即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棣辭不受棣字子莊樸州人初以八行舉遇可諱司丈人授以景靈玉陽鍾法徽宗体其說命鑄鐘十二召九天乾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黃麾仗奉安于寶籙宮鐘倚成授通直郎靈素又建議築鬱羅蕭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地棣言圜壇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人瀆神恐非天意遂已

青帥許狀元王沂公遠大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於郊公乃易服乘小駟由他門入處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王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數曰君謂狀元矣遂許之遠大

歐陽公服章郇公非貴恩

章郇公在中書歐陽文忠公初自夷陵縣令貶所四徙館職通判滑州以書干公求一郡公荅之無可意歐頗不悅俄而擢知諫院一年中歷正字直龍圖為學士河朔都轉運使歐始愧公非貴恩者

諫院得人御史稱職

仁宗慶曆初急於用賢當時有举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脩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朝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君謨時為校勘乃爲慶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士林相賀復相欲魚聞之乃曰予不預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從之乃遷臺御史即除蔡代知諫院是時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旋拜中丞而卒

曾魯公責妓訟官吏

曾魯公尹天府前政以不辨善惡而去公至未三日有倡妓訟官吏宿其家公得牒審其意在毀政公殊不形色聲唯命檢有無胎孕既得驗狀無有始責以故欲汚職衣冠重刑而械之都下良吉翕然稱頌小人畏縮旋即執政以稱治也焉

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

乖崖公張詠嘗與陳州漕使撿點米倉見近納不當支者有新印疑而詰主使吏答以月支官吏俸米漕移文詰公公批於後曰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付案不行即時遣送漕自出衙門坐于樓下俟送漕使漕使不得已倉皇而行

陳諫議家法甚嚴

陳諫議有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行間中第使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饋馬於朝路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

章郇公代副樞叱報慶者

章郇公在翰林十二年當劉太后時人多徼倖以希大用公乃中立不倚晚患不音最為久次及副樞李公諮卒公始代之時有親吏聞命即往造齋閤報慶公厲聲曰無妄言乃叱出之

宋參政不奏補奴隷

宋參政綬常患仕路入色多冗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隷補班行公獨不奏議者嘉之

杜祁公通變

杜祁公兩帥長安其初以清儉宴飲簡蕭倡妓不許升廳服飾粗質矜至以布為之及再至事體皆變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紅裝肚勒帛長安父老見公通變皆曰杜侍郎入兩地去旋踵召知天府入樞密遂為相焉

榮主與李主角富貴

仁宗朝駙馬榮公宗慶與駙馬李公遵勗俱娶主賢而李亦賢榮主與李主角富貴李先措榮第榮之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〻次及榮主亦過李第李之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條出二子示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榮顧自視士論高之後榮無子所贊俸給數屋未嘗施用及榮主薨悉上送官

對徽宗詩句

徽宗嘗作詩句命蔡少保居安賜元長云相公公相子元長遂對以進曰人主主人翁徽宗又因宴近臣製詩語云此手七星三四照唯帝蘊能對之云兩小〻萬壽十千年

公主稱

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至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八日臣寮建言不便以爲古者婦人稱姓故周曰王姬猶宋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爲商後非姬姓不可以稱用是改正

四亥四丑

章子厚乙亥生年與曾子宣同年曾子宣以丁亥月辛亥日己亥時子厚遂呼子宣作四亥公因然齋注亦以癸丑年生乙丑月乙丑日丁丑時亦是四丑

閏不同

神宗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時知定州薛向徵大遼國所印曆日稱閏月乃在十二月與本朝不同乞送司天監重定時議者以朝兩賀正之禮爲疑兩朝廷以爲正朔爲大賀正爲小兩國之閏不同即不過本朝之使先期而賀正於彼〻國之使後期而賀正於此其於後先正去旦約二十日而已料彼必不肯改以就此則本朝豈得改而就彼乎其後本朝竟不曾改予記此事續言路振九國志載王衍在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俾於界上求得唐曆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乃知古來有此事也

王祐植三槐

太祖疑大名符彥卿跋扈命知制誥王祐往察之謂曰汝能爲我辦此當任汝在趙普之右祐還言彥卿但恃舊驕恣耳實無異心臣請以百口保之上怒貶祐華州行軍司馬祐行植三槐於第中使坐曰吾門子孫他日必位三公因貶十二年乃得還京師祐曾孫克

云王大尉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
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

曾隆州謨呼庫為庫

於庫字上增一點云庫豈有點乎然南北朝有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都郡王庫狄伏連皆復姓也後漢亦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厙姓厙者厙音赦者廣韻曰始夜切又齊有庫狄廻洛庫狄盛厙狄干又周有庫狄昌盖本無庫字後人除一點以為庫別耳

曾公亮得龍脊王荆公得龍睛

陸農師云相家說龍形人臣得其一體位當至公相如曾魯公々亮得龍之脊王荆公安石得龍之睛

箕子易牙名

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注莊子於他書不見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杜祁公問賈黯以生事有無

賈黯以慶曆丙戌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々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為問黯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於公々不問他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為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亦不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所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恠之有賈君為之歎服

甘露

紹興辛亥冬撫州祥符觀松降甘露若飴有餉官徐其姓者獻甘露松古詩于太守其詩畧曰仙臺之陽石壇東下有亭々大古松又曰至誠感格合天意露零青松真上瑞云々太守以為祥瑞奏于朝坐言章罷郡先人時獨于曰熙寧六年冬建昌軍距城五里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之松上濃厚如酒其氣香甜上交析献于太守張郎中子方子方率僚屬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卑焉皆吁呼曰此山松上亦多甘露何獨彼也各持松葉飴美以示不移時有野夫賣藥于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為甘露々天降必徧於數畝豈止松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告縣者令因出按之有道人笑焉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之人身精液充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天壽促必湧併於未死之前此松殆將槁耳官人若不信請寛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榮也

令如其説至期果驗爲軍民得其説因有景祐丙子城西天慶觀松害一枝有甘露因往驗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枝果已先朽矣張守因不復奏知先人因言鄉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實非也乃松液耳

荀卿爲孫卿

戰國時荀卿姓荀名况趙人也所著書號荀子傳有跋尾云爲説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其後又稱孫卿者四庫時係注云爲説者以下荀卿弟子之辭當疑以荀爲孫未曉所謂偶見孔穎達曰因漢宣帝諱故轉爲孫

斥中貴

洪王父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中有中貴人到要請鑰開門公開既入見公謂曰朝廷知張詠在西川否况西川中兩經兵寇差詠來治亂今中貴入川北欲中北往之禮如何須得中夜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切幹當中貴曰銜命往峨眉山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先奏後斬那中貴悚惕曰念甚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若如此道那是都令出北門宿來早入衙下牓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燒香入内〻侍省王某恭公判牓子既銜王命不敢奉留請于小南門出去其嚴正如此

又曹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有廢疾中貴人在郡寄居多沽私酒侍結連内侍輕州縣不法公始善諭之俾自悛戢輒出大言公命吏搜捕盡得酒及釀具依法盡行遂奏乞中官老廢者不得家外郡朝廷嘉之真宗朝黄震知亳州永城縣須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縣科民闢淘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捶撻役民黄憤然毆之中官即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黄震緣何毆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撻帝嘉其言即黜中官赴黄門杖二十黄後爲才吏任轉運發運使

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

太宗親征北伏直抵幽州圍其城俄一夕大風軍中虚驚南北兵皆潰散諸將不知車駕所在唯節度使高瓊隨駕上於倉卒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翌日欲行軍法高奏曰夜來出不意諸將豈有知若知陛下所在豈陛下之福耶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上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爲天下母議者以爲有陰德之助不亦宜乎

楊文公辭誥閣筆與同列均分

楊文公億以文章幸於真宗作內外制當時辭誥蓋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願出其手俟其當直即乞降命故閣筆之入最多於衆人蓋故事為當筆者專得楊以傷廉遂乞與同列均分時遂著為令

曾魯公神明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中書過鄭方在宴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盌魯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為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為然逡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驚因謂曰君知即獲何也魯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卑寮必須易取潞公以為神明遂引後翰林尹開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太傅使相致仕

唐公肅遠識

侍制唐公肅雅有遠識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剷相善居本樞街與晉公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晉公將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廣部外郎李畋往詣其由唐曰謂之入即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少避恭栽晉公出嶺外李復謁唐唐曰果然蓋丁之才術乃唐李贊皇之流勲多而德寡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家廉縣若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遠識

張知常不隱同舍金

張知常根在上庠日家以金數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舍卒得金而不認人所不能也此事縉紳頗能言之而汪彥章為公碑銘不載其事何耶

吳元獻節儉

吳元獻與兄手帖跋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奈何奈何誌文初及哥哥終生日衣服及孩兒娘子等信物甘子黃雀鮓等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意況人事有何窮盡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白守分為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必在豊足嘗見范良愿一作辰率家人持十齋自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殺肉之債聚為生計累置得一兩好莊及第宅免於荒然此最良圖況宦游有何盡期其官下不可營私觀四工部可為戒也然須內外各

且儉嗇爲先方可識此殊家閒僕使等直至今兩日肉破一頓豬肉定其兩數或回换買他魚肉亦只約豬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爲宗親及相知交游言之建節之說皆虛傳也今建事尚未息須當他委重任乃建節我無恩命必不於優閑處用此職况須用干求經營方授殊一生不曾干求况經今雖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是以須待出於特命且不能効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須恬静若非久特差則遠近高下應难推避不然則必不事能求請凡虛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知耻者量力處德常憂不能任者不妄當負以重愧責是以終無侥求其更識高者非親耕不食非親蚕不衣一闕字壞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青血縱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希順愛善居不備弟殊再拜十一哥賛善十一嫂縣君名君坐前十二日右晏元獻公手帖予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獻慶曆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於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馬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然則仁宗致治太平非公而誰大抵善觀人者不于其顯必於其幽不於其外必於其内公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白當下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約本於節儉至引古人非親耕不食親織不衣爲非畏獨根諸中而不欺者耶昔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子書戒其在官欲附致朱砂乃知歐陽公所養不無所自矣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致公手帖則曹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謚辭乃云廣營産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案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歟沈存中著書稱公對章聖語臣也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好遊讌全說以証大賢乃知外說不足信者類此

蔡絛西清詩話

宣和五年十月乙丑日臣蔡言徽猷閣待制蔡絛私撰文一編曰西清詩話其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等爲本奉聖旨蔡絛特落職勒停

徽宗賜王黼第御書九碑二本作牌 佚

宣和五年十二月徽宗賜太傅王黼第御書載賡堂青霞臺寵光亭十峯亭老山亭榮華齋隱菴九碑

薛昻黜用史記西漢諱蔡京名

崇寧初薛昻爲司成宫士人程文有用史記西漢語者薛輙黜落之元符中嘗上殿乞罷史學建炎初言章謂薛爲蔡元長私諱其名薛嘗對客語誤及蔡京名即自批其口不復有言也

鄭文肅按姦贓流馮士元

仁宗時開封豪吏馮士元挾狡數通貴要多爲姦利眦睚必中以禍操制一府畏甚於尹都人目之爲立京兆鄭文肅天休知開封府廉知罪惡窮按姦贓悉得其受賂撓法之狀権貴多爲請者了不以聽獄具奏流海外没家償贓數下凜然

蔣希魯建西學宋宏賁其像於文翁祠

禮部侍郎蔣堂希魯宜興人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譽生會試府事暇親較才等勸成學者於府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迄成而公移蒲東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嘆息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内圖嚴君平鄭子真司馬相如揚子雲蜀土先賢九人及公之像而常山公爲之贊至公畧云蔣侯挺挺天與厳方使而文明不述不將

徵司理幾誤殺人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聖初爲許州司理叅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人公意疑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強了不之恩趣劉具獄公持益堅彼乃怒曰掾懦耶公曰今腦奏生懦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較其輕重孰爲愈耶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鞫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徵司理向幾誤殺人

李昭述得古銅符

禮部尚書李公昭述字仲祖宗諤子也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乞近藩未報無何抵地得古銅符文曰許昌詔下果得許昌

鄭文肅復西湖舊隄

鄭文肅天休仁宗時知杭州郡中西湖環三十里溉湖上良田千頃唐李泌即湖中作陰竇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賛汲者文肅置牐清浚以疏其惡自錢氏納土至公居郡時凡六十餘年矣而湖穢不治豪奪以

耕僧傍其宇浸漁蠶食無有已時公按舊記復故堤
程田無慮十萬調境内丁夫濬之湖利大興

蔣臨川摘大姓李申罪棄市

蔣侍郎堂初知撫州臨川縣〻有大姓李申積為民
害乃優借擬之制動作不法承前宰無敢摘其罪公
至緣事摘治之盡得其姦狀卒坐棄市害根鋤去閭
境慰悅

鄭文肅取倉腐粟為己俸飯

鄭文肅天休初為湖北漕荊南屯禁卒譁言倉中腐
粟不堪食公命掌廩者給為己俸用會客日試取作
飯舉匕而盡曰孰謂不可食耶譁者遂息

洪覺範因張郭罪配朱崖

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峡州以醫劉
養娘識張天覺大觀四年八月覺範入京而天覺也
為右揆因劉得祠部一道為僧又因叔彭凡在郭天
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因往來於張郭二公之間政
和元年張郭得罪而覺範決脊杖二十刺配朱崖軍
牢城後改名為圓惠洪

罷史學

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
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為是蔡嶷為翰林學士慕
容彥逢為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為給事中張琦為起
居舍人列奏伏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
代事實為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
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
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燕
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
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
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
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習流俗
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
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
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為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
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
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
於俗好恐非先帝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奏前降指揮
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日也

明宗師以奏樂韶節義落職宮觀

鄒道卿浩初謫新州有楚州府衣樂韶素與浩交游
不憚萬里煙瘴誓與同行至荊南浩或聞官司捕韶

恐於詔不便急遽詔還確然不回浩以病留荊南數
日堅意遣詔〻不得已改易姓名隱居桐柏山久之
浩復官江淮發運使胡宗師感詔之義奏詔節義至
崇寧初胡宗師方以寶文閣待制知瀛洲言章指前
事遂落職提舉宫觀

　責降朱師復制

崇寧元年八月廣州制勘院勘到前知廣州朱師復
贓私不法及交通蘇軾等事制曰朝散郎知袁州朱
師復上之義莫先於肯公爲臣之污無甚於毀節爾
謟交軾轍密與唱和婚傳安李陰圖進遷忘先帝識
拔之恩比姦臣腹心之黨素之閭家之道老無戒得
之心賄賂公行貪贓具得獄成來上士聽有孚宜正
常刑投之散地往思懲戒毋重悔尤可責授建安軍
節度副使興國軍安置至紹興四年其孫朱東文陳
請遂復官至紹興五年八月官員白劄子伏覩朱東
文申請祖父朱師復不合與蘇軾往來緣此入元祐
黨籍六月十三日奉聖旨復寶文閣待制者朝廷哀
憫元祐黨籍之人以直節正論横爲蔡京蔡卞等擠
陷因下詔追復官職祿其子孫然其閒却有偶得罪
於元符紹聖閒其家子孫因肆欺罔朝廷既無貫籍

考驗吏部止據平江府黨人碑名夤緣借假例蒙推
恩如朱師復之流是也紹聖初起知廣州内外臣察
奏有曰改元通賀表者師復獨云建元易號盖率由
於典章纂聖錫名示遹追於来孝又云龍去鼎湖攀
悲嘗國遺弓未絶歐賊猶新鬼瑣來時雖異怕高之
復思朋邪害政殆如伏代之劇言法度典章廢幾
盡朝野内外搢紳交興盖義理出於人心未之或改
而事業措之天下焉可厚誣其謝章悖敢云王庠臣
元古有是言義重生輕今無此士恭惟神考登用大
儒發揮聖經於世道変喪之餘新美百度於誕信相
欺之際豈特乾園一世固將冠冕百王以嵬瑣之莽
臧致典章之不沢宫車晩駕陵土未乾旁搜北嗣之
書畢副西臺之筆肆爲詭詆殆不忍聞誰能勸趙嬰
之忠行其所易豈復慕邑晉之志誓以必行其安置
興國軍謝表云首元祐之嫡籍二紀于茲尾神考之
從班一人而已夤緣軾轍之度嶺初一承顔前後安
李之當塗未嘗通問奉聖旨追復寶文閣待制更不
施行

　打破簡發了案

童貫自崇寧三年始以入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

差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造
御前生活又差委製造修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大
德真君觀緣此進用被寵維西邊用兵又以功進於
是縉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而士論始沸騰矣至於蔡
京為北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筒𥸤了菜便是人間好
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笑面夜叉

建中靖國元年侍御史陳次升言章以蔡元度為笑
面夜叉其略云卞與章子厚在前朝更迭唱和相倚
為重造作事端結成冤獄看詳訴理編類章疏中傷
士人或輕或重皆出其意主行雖在于章卞實啟之
時人目為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

目朱元章以顛

崇寧四年朱元章為禮部員外郎言章云傾邪險怪
詭詐不情敢為奇言異行以欺惑愚衆怪誕之事天
下傳以笑為人皆目之以為顛儀曹春官之屬士人觀望
則效之地今芾出自冗濁冒玷茲選無以訓示四方
有旨罷差知淮陽軍其別出身冗濁者以其親故也

修御殿為潜德觀

太祖太宗在民間時嘗寓還潔其所憩之地在城中
為邸舍以既亮覆之號為御店故崇寧四年徽宗以為
非便下本府將御店修建道院以潜德名之

許風聞言事

大觀四年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
職耳目之任舊許風聞應幾邊防動息州郡不法得
以上達近有陳請不實坐行降黜之因文例皆偷安苟
簡避罪緘嘿甚失設置之意可仍舊許風聞言事

補張清太醫助教

大觀二年鄭州南陽東海村有張二婆患雙目疼痛
昏暗不親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提出眼睛將銅針
穿過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樂了母後所患眼目
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太醫助教不理選限

以太祖陳橋傳舍為顯烈觀

崇寧四年徽宗以太祖啟運踐祚之初實自陳橋其
地今有傳舍往來賤履非所以稱朕顯揚祖烈之意
遂以其地建立道觀以顯烈為額

責陳瓘行外制落職

政和元年六月陳瓘行外制臣寮上章云或甚失體
制或不愜事實或違背經典大朕者帝王之稱以詔
告臣民而瓘行徐處仁蘇知蘄州告詞乃於具寘官

姓名下用之此所謂甚失體制者也差注之失謂應差遠近之類王甫以擅留敕命降秩而罷乃謂致差注之失此所謂不應事實者也周官以八法治官府其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謂事事之故常蠹行李孝稱復官告辭乃曰復爾官常此所謂違背經典者也比者蔡寬（孝寬）夫金監官降秩而蠹以爲致盜竊之敢行夫宫禁之中或容小竊若盜竊之敢行則安有是理此尤疎謬之失者也奉聖旨蠹落職知和州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二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三

記事

臨川吳　曾　虎臣　纂

郎中知制誥

宋景文公帥真定時漕使周浩郎中已罷李維少卿方到宋公往見叅狀稱運使郎中李愬曰我非郎中辭不受典賓以情懇宋曰昔襲前官之誤頗賜矜貸公題一詩於狀後以遺李宋句云若向西清遇蔡顥少卿只合作郎中李詰其故宋曰周朝政事無少卿知制誥者若當制即少卿改授前行郎中李愧謝之

吳有方奏神宗宜撿視政事

熙寧七年旱神宗遣御藥吳有方詣集禧觀設醮且諭以久旱齋心致禱庶有感應汝宜前期撿視醮科有方奏曰臣固當撿視醮科陛下亦宜撿視政事帝不悅翌日帝笑謂之曰吾昨夜三復汝言甚當足見汝之用心吾已修政事荅天戒汝更宜爲吾嚴設醮科有方再拜而退往虔事焉

朝廷曰退宴遊曰歸

陸農師嘗言禮記朝廷曰退宴遊曰歸蓋在朝廷當以退爲心在宴遊當以歸爲心然公之立朝終以此

為恨

子衿在鄭詩之末

神宗御邇英閣問近臣子衿之詩何以在鄭詩之末衆皆莫能對上曰此無他慮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郛也衆再拜呼萬歲

楊震急逐鶴去

徽宗在朝藩邸楊震給侍左右最為周慎嘗有雙鶴降于中庭左右皆賀震急逐去曰是鶴非鶴也又一日芝生寢閣左右復稱慶震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任彌篤

大相國寺額

大相國寺舊牓太宗御書寺十絶之一也政和中改為宮御書賜額舊牓遂為高麗使者乞歸其後復改為寺御書仍賜今額

同時位太師

蔡元長語元度曰弟骨相固佳但背差薄腰差細耳元度笑曰太師豈可有兩人其後同時位太師者公與童貫及鄭存道凡三人

真宗親為教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勲晏太尉守贇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真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甚善吾當親為教授張耆等拜於庭下曰實臣等之幸也乃命張耆為學長張景宗觀察為副學長楊崇勲晏守贇為學察安守中團練而下為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為榮

司戶受節度使節制

文潞公以大使侍中留守西洛時薛達以汾州司為戶京西孫州漕司帳官往修謁典賓致謁叅薛怒謂曰達是漕屬有何統攝典賓以告移時公出據坐命典賓揖薛展叅曰京西帳幹與西京留守即無統攝然侍中是河東節度使汾州司戶合受節制遂贊唱大拜而退

賜服帶

元豐官制寄祿官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緋皆準式佩魚未至而賜服於衢內帶賜令人為文尚仍舊制云賜三品服賜四品服非也又著令侍郎直學士以上服御仙花金帶人或誤指為荔枝近年賜帶者多匠者務為新巧遂以御仙花枝葉稍繁改鈒荔枝而葉極有非故事然莫有以為非者

王子純免屠城而家生

樞密王公子純攻洮州生才城下謀欲屠城忽墻圮有二戎虜操刀向公遽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飲乳於亡母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是年寀生

姚雄召故寨主子畢親禮

姚雄初為將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窖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討呼一媪洗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媪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某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子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尔尚記姚形容否媪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曰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歿為間耶媪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媪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克寬畏僕郭福

宗室克寬素不蓄財唯善繩索呼為索子太尉雖暑月裸袒常覊服狀二縺毬貝纒數鉄繩稍醉則以鉄繩陽人家僕郭福眇小無藝然克寬常畏之每在外被酒挪弄鉄繩郭福必詬叱使歸克寬遂拱手還舍莫測其故叔昌與克寬同宅言之甚詳必不誣也

今龍虎山印仍鐫陽平治都功

文正公願為良臣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位相乎不許復禱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嘆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謂公曰大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良醫之伎君何願焉無乃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壑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為相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可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命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林積毀張嗣宗妖術印

南劍尤溪林積仁宗時為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聚其徒自龍虎山至謂能却禍邀福百姓翕然以從積視其印文曰嘻乃此物耳昔張道陵用傳至魯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漢川垂三十年方敗於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印所以有陽平治都功之文今有道之世詎

容妖賊畄爾公肆誣罔以害吾治耶於是收治之闕
于朝毀印而江左妖術遂息耳
罷舍法卒如黄裳言
黄冕仲尚仲尚書當徽宗之初蔡元長議欲推行太
學舍法於天下衆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
不宜貧不若遵祖宗舊章以科舉取士其後公私繁
費人不以為便罷之卒如公言
賜藏書閣名稽古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御筆比聞諸路州縣學有閣藏
經書皆以經史為名方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經以
黜百家史何足言應已置閣處可賜名稽古
詔所在置教授
大觀四年八月詔所在學生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教
授二員其不及八十人者不置以本州見任有出身
官兼領
復曾布蔣之奇資政學士
大觀四年十月聖旨曾布蔣之奇初雖異論中間亦然曾開
陳紹述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
乞編皇宋政要
大觀四年十月尚書右僕射張商英奏乞編集熙寧
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要為萬世不刊之書奉聖旨
依
詔禁刑製衣裝
大觀四年十二月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四夷
形製之人以戴氊笠子着戰袍繫番衣束帶之類開
封府宜嚴行禁止
禁淫哇聲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今來已降新樂其舊來淫
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砑鼓十般舞之類悉行禁止
御賜酒名清醑
政和三年六月鄭紳奏以皇后弟許造酒元名坤儀
欲乞別賜酒名奉御筆賜名清醑
御筆宮寺不得稱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
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
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
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依此改定
奏禁止聖名字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
為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

禁名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徐大明者為曹官有陳丕顯者為教官盖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况文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迹以寓其名云云

昔元祐間文彥博之子守(河)陽匽(作)堂以迎彥博之來燕載名其堂曰德威蓋取書德威惟畏之意言者以謂德威惟畏乃允事不當以名其堂

皇祐中御賜蔡襄字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為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

覲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勲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筆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禁瀆侮混元皇帝名

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字伯陽及謚聃見令士庶多以此為名字甚為瀆侮自今凡民庶者並為禁止

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政和八年詔有司使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於其中出論題

詔史記升老子傳為列傳首

政和八年詔史記老子傳升于列傳之首自為一帙前漢古今表敘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

詔學生添大小經及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於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於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已(自)今

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

詔禁稱天字

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皇聖三字為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為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討論履制度

政和八年十二月編類　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

到履制度下項

絇履上飾也繶緣也繶飾底也綦履之帶也

古者舄屨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

黑革為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

色之意奉聖旨依

議定仍令禮制局造三十付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為

樣制嘗禮制局奏先議定履各隨服色緑武臣服色

止是一等理宜有別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

全朝請武功郎以下減去一繶並稱履從義宣教郎

以下至將校伎術等官減去二繶純並稱屨云

封羅漢作應真

政和八年御筆羅漢已改為無滿和尚未加封爵可

封作應真

詔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以經術

政和四年詔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一以經術迪

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於流俗爲

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啟簡牘樂語

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

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

陛下圖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嘗聞陳瑩中初任穎

川教官時韓持國為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兄

教授為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

優之文公聞其言因遂薦于朝廷而亦不以為忤焉

唐元結名

嘗有臣僚上殿徽宗問唐元結名之所自奏曰一元

之氣融而為江河結而為山岳故名云

契丹之法

司馬文正公云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尚者將戰則選

兵為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甲處於陣後其次

給五分衣甲處於中間其下者不給衣甲處於前行

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於騎射又民為盜者一犯文

其腕為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

五犯則斬不須案籍而姦不可掩

河中府浮橋

河中府河有中潬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為浮

橋鑄鐵為牛有鐵席席下為鐵柱埋之地中以繫橋

絙張燕公為之贊曰是橋未嘗壞

慶曆以前河水數西溢朝邑民苦之屢請塞堤蔣希

魯知河中府始塞之自是每歲繕修西隄及劉元瑜知河中府河水大漲不得决泄橋遂壞鐵牛皆拔流數十步況河中中潬亦壞自是不能復修津濟阻礙人畜數有溺死者英宗時有真定僧懷丙請於水淺時以繩繫牛於水底上以大木為桔槔狀繫巨艦於其後徐水漲以土壓之稍稍出水引置于岸每歲止取出一牛至治平四年閏三月新橋乃成然中潬亦不能立也賜轉運使張燾等奬諭其僧亦賜紫衣

樊知古薦人

查道江寧人文徽之後少貧太宗時進士第及在河北為主簿廉介與妻採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飢税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之富民爭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於是餘民大驚道税立辦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歸賣藥會樊知古為河北漕素知道節行欲薦之道辭以與本縣令葉齊知古曰令素所不識也道曰公不薦令道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齊即改京官兼館職道改曹州節推後登制科真宗時為待制八年知虢州卒

劉師道辭王文穆罷文穆復師道職

司馬文正公云太宗末年民間積欠甚多　真宗初王文穆請除之上曰先帝積年不除而朕除之彰先帝不愛民也文穆曰先帝非不知此欠當除留之以遺陛下使結民心耳上悅從之澶淵之役萊公欲因事誅文穆密學劉師道力解之於上乃得免師道坐囑其弟於陳充舍以針刺試卷為驗得及第謫官久之知潭州文穆秉政復其舊職方且進用未幾一病而卒

二李問卜人壽

李端愨李端愿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易簡曰二君太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如此無乃太不均乎遂不與卜

魯宗道剛直

魯簡肅公宗道仁宗時參知政事京師富民陳子城毆殺磨工初有詔立賞追捕數日中旨罷之魯公爭於簾前曰陳某家豪不宜保庇章獻怒曰卿安知其家豪魯公曰若不家豪安得關節至禁中章獻默然真宗素賞魯之剛直書魯宗道於殿柱故章獻拔用之

司馬光近迂濶

神宗嘗謂呂正獻公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濶何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也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顧陛下更察之

滕宗諒興湖學

滕宗諒知湖州興學費民錢數十萬後未畢而去或言錢出入不明者通判以下不肯簽簿胡武平宿耒繼守言曰滕侯所為非是諸君奚不早言俟其去乃非之豈分謗之意乎於是衆聞其言慚而簽簿卒成其業

劉沆問遺張友直珠冠書

劉貢甫云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達通劉相沆謂曰我識學士為汝通之因以歸破其書别錄一通用已圖書印之留其真本又於珠冠之角小書已名乃復封題如舊以投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即真儀知制誥

金像

大聖中為玉皇像用黄金三千兩至和初為真宗像用黄金五千兩時又欲為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

英宗山陵不及嘉祐

陜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韓子華曰非上旨丁寧不能如是歐陽公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不以朕為不孝

熙寧月俸

唐子方謂熙寧元年京師百官月俸四萬餘緡諸軍一十萬緡而宗室七萬餘緡其生日折洗昏嫁喪葬四季衣不在焉今則不同矣

陳洪進子以白金賂改謚

陳洪進請謚於朝胡旦揚言曰宜謚忠靖忠靖乃下軍之名其子慚懼賂以白金數鎰乃改之

言魯公之短

熙寧元年劉司諫庠將使契丹刑部覆官十餘人謁辭庠於廣坐揚言曰七十致仕禮之正也當自大臣為始又書魯公之短且曰僕還日當併言之庠還未至京師二日加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卻無言矣

荊公溫公議事

熙寧元年兩府辭郊賜王荊公以為兩府郊賚不多

臧之未足以富國今軍人如發不能臧而徒臧兩府失大體兩府果能益國雖增祿十倍不足辭苟為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文正曰方今國用窘乏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苟裁省不自貴近始則在下不服臣非謂今者得兩府如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為裁省之始耳且陛下裁强省之則傷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如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且陪祀無功云云荆公曰窘乏非今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文正曰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神宗令且為不允詔會荆公時當直遂以其意任為之余以為荆公之意乃唐常衮之言也

壁書師說六歲

英宗在藩邸多隱德宗婦既寡不能自存者密使人賙之不令兄弟知之也壁間書韓退之師說及吳沖卿[illegible][illegible]六歲以自戒蔡子直為之字曰叔禮凡華實相副則成禮桂謀道為字序

置天下常平倉

神宗熙寧二年天下常平錢穀見存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廣惠倉相度農田水利差役利害二員以朝官為之管幹一員以京官為之小路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官吏失入死罪

熙寧二年敕今後官員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編管胥吏失入一人千里編管二人遠州軍三人者刺配於千里外牢城自後法寖輕易犯第不知自何人始耳

守正不阿為賢

神宗嘗問司馬文正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為賢公曰結宰相固為奸邪然希意迎合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奸邪也唯守正不阿乃為賢耳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去孰可用公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預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逕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

宋主辰晉主參

劉器之語錄云太祖初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故國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辰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以上皆劉說予按仁宗時韓

魏公奏幷州宜立軍名立戟置鼓角胡文恭公宿武平上言以為來主晨晉主參參晨不兩盛不可許至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乃知器之之意本於胡武平也

歐陽多談吏事

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私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持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公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潘溫叟醫

潘景字溫叟宗寧間以醫精視古無愧虞部員外郎張咸其妻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而不育團練使劉彝孫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皆有目眉狀昌齡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諲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脉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死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而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怠而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瓤能食其他所治若此甚多

下蜀輜重百里不絕

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泉血屬輜重之衆百里不絕王京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畧曰全家雖錦水五月下瞿塘繡服青娥女雕鞍白面郎纍纍輜重富杳杳路岐長是也

御賜戴花

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為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所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曰今日之宴本為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為大內都巡檢使上何不親為大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為參政侍宴上賜異花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也衆人皆以為榮云

致仕文吏當養其廉耻武吏當任其功舊

仁宗時吳奎包拯建言在官者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胡武平宿以謂文吏當養其廉耻武吏當任其功舊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言而全其節朝廷至今行之也

唐宋運漕米數

唐居長安所運米數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大中時一百四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蓋唐自大中以後諸侯跋扈四方之米漸不至故耳惟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以此知本朝取米於東南者為多然以今日計考諸路共計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則江西所出為尤多

鑄錢費多得少

予嘗為鑄錢司官凡三年其利病尤悉蓋費多而得少其後入玉牒所為檢討官見紹興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僚上言九路坑冶鑄錢司竊聞虔饒兩州自紹興元年至今共起發過一十二萬三千餘貫用本錢及官兵應千請給總用二十五萬八千餘貫即是費官錢蓋三之二使有利害亦當條具措畫以聞豈容置一司養官吏無益而有損哉此提點鑄錢不職也以此知利害尤分明而議者以為不可罷者恐錢少故也然大槩所獻於朝廷者新錢常少舊錢常多紹興丙子沈相當軸以其弟嘗為使者悉其事遂罷之未及三年當己卯歲沈去國朝廷復建司置官不知又何耶予按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判度支韓洄奏請於商州紅崖冶洛源監置十爐鑄錢江淮七監每鑄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從之余然後知鑄錢之弊古今同之會當有建白於朝依唐故事罷之為善

蔭子法

國朝蔭子法初遇郊恩止得蔭子不及他親元祐中山谷官應任子特請于朝捨子而與姪後遂為故事

司馬文正除李公擇息貪吏掊刻之心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為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也恐於吏事非其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掊刻之心

以程氏禮用尹德充

待制尹德充焞幼事伊川先生初業進士應舉策問議欲誅元祐名公卿得罪于朝者尹嘆息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終對而出且告於程氏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紹興五年從臣有言尹宜用者遂以用程氏禮宣教郎崇政殿說書處之且除祕書郎時年七十乞矣未幾除祕書少監賜緋衣銀魚象笏求去蓋堅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又除權禮部兼侍講進官通直郎而尹病不能朝遂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待講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致仕進官奉議郎而卒葬會稽有奉　詔解論語行於世

開封地識

向文簡公父為母求葬地時開封府城外有地識曰餘餘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術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圃中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向橫訴于府府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償其菜次年向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儒冠多誤身

呂居仁云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一日同遊西池有士子方行覘歎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巽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士子甚為驚歎焉

章子厚與叔安仁令書

章申公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曰弊政之後誅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遊士有禮而不與之私交一切守法而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晁迥謝事燕居詩

晁以道言其曾祖少傅迥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數（缺）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三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四

臨川吳　曾　纂

記文類對附

傀儡起于王家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送其歸置酒相勞各舉令為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具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賦長嘯却胡騎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却胡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於是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當添以二者字蜀公從其說故謂之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然景文賦雖不逮於蜀公而他人亦不能到破題云月滿塞邊人登戍樓真奇語也

邵康節贊王通

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録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與

馮丞相用李泰伯語

李泰伯潛書其一曰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往帶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教得其言者為富貴得其道者為餓夫馮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為餓夫馮用泰伯語也

呂與叔克己銘

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為克己復禮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窒欲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窒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痾痒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鄧安惠表啓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太白語又嘗

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為風引而還九關翀(初)遊不覺神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醞藉如此

高麗至豫章先狀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任忠厚投時相啓

任將夫忠厚元祐紹聖(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留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

蘇景謨詩啟

衣冠袁集寫衣巷旌旆春生綠野堂蘇景謨詩也又有啓云珠璧之投甚(暗)詎免驚疑貴馬之智非專誤勞訪問

黄公孝師右軍筆法

仁宗時太常博士黄公孝先有詩名尤工字學常師右軍筆法深得其妙每曰當先務真楷端正勻停而後能得破體破體而後能得顛草凡字之為體縱不如緊濶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右欲重左欲輕考之古人蹤跡其言不妄也

東坡銘李伯時洗玉池

東坡有李伯時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説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斷)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有)六雙琥瑑三鹿盧帶鉤琫珌璊瑑杯水蒼佩螳螂鈎佩柄珈瑱珙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潜磨去銘文以投使者於是包以裀褥棲以髹匣舁至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後世將有讀坡銘而不能曉者因具於此陳峽州即陳彥默(點)(刻本初作點)字子真自號嬾散云

武后製賜狄仁傑袍金字

新唐史狄仁傑傳載仁傑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按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昇顯位勵相臣乃命録之新史不惟不著十

二字雖五色變鸞亦不録也家傳云長親有白烏連理枝繞於墓側新史止云有白鵲馴擾之祥

曲如鈎例封侯

崔善為左丞令史患其聦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新唐史止云曲如鈎例封侯而已

舉酒行令

陶穀使吳越錢王奉之甚渥因舉酒行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應聲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

恩袍色動仙籍香浮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黄晃伸謝及第啟全用以為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餞文

浯溪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絶唐上元中邕管經畧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顔真卿書結徼為浯溪石堂兩峯四獻亭銘皆刻於崖石上本朝乾德中左補闕王神來如永州維舟於此留詩云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沈為愛之故故曰浯溪銘于溪口銘曰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嶢嶢爰石臨彼淵岸夾溪絶壁水實尤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没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王仲詩云湘川住致有浯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想得後人難以繼高名長與白雲齊

包孝肅家訓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殁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孝者肅之子也

何丞相賀廵幸還京表

靖康元年徽宗廵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朴因改云擁篲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不情

仕有五瘴說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𦂳知昭州嘗著瘴說

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
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
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
也盛揀姬妾以誤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
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
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
乎其後鄒道鄉志全元符中謫昭州因其說以為詩
曰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誠指其然謂是也徐師
川建炎避地至昭州感二公遺跡作詩云正言鄒子
獨留名法從梅公尚有亭藥是苦言能治瘴竹生風
曲坐看經風前雲似秋前赤雨後山能燒後青戀土
懷鄉頻作恶懷賢感舊歎飄零竹生風曲坐看經者
蓋道鄉昔寓居閣上忽於佛前地生五筍甚可愛注
云閣成今十年隱築堅實溝塹深濶未嘗有此州人
傳之咸謂吉祥以為為道鄉發也道鄉因詩云基創
于今正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筍自何出盛
矣一邦相與傳

王履道詩文警策

黃季岑云王履道詩直須刮著天公眼使遣雷霆下
取將是能讀倚相三墳五典之書且盡識建章千門
萬戶之制又順斗布令宮之政分方調文昌之神金
篆浮波河伯順流而听命蠙科宣籙清華正晝以臨
壇又鳳鞋微露綉幇相皆其警策也

追贈陳瑩中葛魯卿文

諱身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為生息淮南之變鄭
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考平日素號之
節無開生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吳正仲別何文縝
但云切須念弟一莫打罵長行

大遼使謝賜棋表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至賜宴且賜棋有謝表云聘
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賜仙實於公卿方
厥包未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枽相水
之清霜雲液盈盤𢈔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毋
楓朝切顧於獻君感德滋深誦言罔既

胡少汲夢書八句頌

胡少汲夜夢遊一寺與勤和尚衲僧六七人共步長
廊少汲手持長牋劃青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
我行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寶坊萬慮入寂明日出山
八面受敵勤和尚堕句微哦旁皆歎息中有一僧云
萬慮入寂句法甚勝明日出山是將動耶似覺復寐

自理前頌增住為主人動轉為客兩語於出山句上廣為八句

東坡四言

吟哦傚兀仰晤岩月遇巘迎崖銀刹玉甃龍蟲噏嗎鳳鶩嵲屼卧玩我語聱牙岋嶫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蕙瓏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說之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也皆東坡作

東坡戲書

葑草尚能攔浪藕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之東湖即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即散花洲也東坡累過其家戲書此

選官改定方澤儀安等曲

宣和四年校書郎韓迪撰方澤儀安之曲著作佐郎吳次賓撰社稷安寧之曲校書郎艾晟撰感生帝大安之曲校書郎趙永裔撰帝鼎景安之曲正字李舜由撰兗國公成安之曲臣寮上言曰謹按爾雅曰卉者蓋總草之名也今方澤儀安之曲乃曰蕨芾之案合并為一與方來歸茲卉是式然則謂木為卉可乎詩曰為絺為綌蓋精者為絺麄者為綌今社稷安寧之曲乃曰求福生民表功社稷曰舞以帔曰冕以綌然則古有絺冕也若以為綌也則字為失律矣感生帝之詩有曰為赤熛怒者帝神名也祭之輒斥其名何耶帝鼎之詩有曰祀彼顓相者羣臣相其祀事也謂之祀彼顓相者又何人耶甚者樂不用中聲久矣而其詩猶曰於論中聲豈不悖乎奉聖旨令尚書省榻置選官改定元撰方澤出小改儀安等曲官除趙永裔已罷館職外餘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其後艾晟進狀辨正緣道經靈寶經云南方赤靈帝君名同浮極炎字赤熛怒唐開元禮立夏祀赤帝祝文敢昭告于赤帝赤熛怒等事奉聖旨前降送吏部指揮與改正別與差遣

胡舜陟非顏岐撰制辭

靖康元年四月顏岐賜出身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之非云其草冕說之中書舍人辭云知世掌美又潤色於絲綸因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今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即除孫傅侍讀云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如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東宮辭也傅已罷東

宮官夫勸請而為此語豈非昏繆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㥘安霍安國再任乃云宜流河内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真定乃云增籌幄之勝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甚休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日静身安李旦除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肅除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奉聖旨岐罷中書舍人

劾張文潛謝表不欽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競競而就列欻未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臣僚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為不欽豈有君父之前敢自稱我雖至親不撫於無文有時而尔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即時彈劾

奪范純仁謚忠宣議

崇寧二年六月臣寮上言范純仁謚曰忠宣其謚誥去年已追奪并元定議覆議官各罰銅十斤令節録謚議如後考功員外郎鄧忠臣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祗如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方謗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泊奸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狗公忘己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抆淚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奉聖旨權發遣汝州鄧忠臣差管幹南京鴻慶宮

翟公巽作文艱澀

葉少蘊云翟公巽作文艱得然得允奇也在西掖時以草詞遭罰銅崇寧間余同在試院逼晚商量作策題以冗官為問及晚問之云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為朝廷慶者一可為有司慮者二雖止四句然寶佳作也

林希草陸農師曾子開被謫辭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脩神宗實録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辭云謂爾同為謗訕則于今其藁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為得

賞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為格言

荅劉保衡投進古器詔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即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作暴作翌旦山坼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為罍投進荅詔云眷彼名區出兹古器既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切保衡繪形刊石尚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罍也當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歐陽公投胥內翰啟

歐陽文忠少時猶未知名以文編投內翰胥公偃且有長牋所謂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争趨是也集嘗載之今不錄胥公有啟謝歐陽秀才云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兑之長牋為贄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詒謀克隆堂室優肆言之妙旨深達淵源服膺聖域以惟勤躡足後躔而廻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于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藉藉之芳塵自遠偶如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糸於盧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眸表遽捧雄編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綸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遒麗以盈箱彫繢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賛沈賦之碎星豈惟數句固將備兩龍之玉府妥獨秩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享衛自致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歐公得之又為長牋以謝之不載諸集今錄于此云右某啓菲斿蕪音仰塵紬几載形荅復深極褒稱弊篇無庸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奬于尺牘以允珍始絕窮而匣閉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奥聞音退援拜踈陰加震聾竊以昔者魯褒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旦評自成於推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為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荅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嬉鳴玉之彦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生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吝謦欬之音兑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寶屢談對

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為殊遇甚愜蒙惟舊掇糅弗支壬決若之軒髮有尾芍之長醜顏右臂而為彈昇數蘭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閑化爰以白童髮之交蘭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乎䑛木莫殘化人之場鈍若神憊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偕外討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毀於素論篋衍棄於榮爾委末路而弗振與清塗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濡劾騷人之齎伊摹漳濱之樓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啇宜遠懃於孫賦窶辨麗而可紀彼戲獻以興識何弗避於詆訶鄉外彰於嗤笑雖踸踔短韻追無取於摯棘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干年之練都接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甚宮惘茝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覬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飫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容覩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揮務東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盼睞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僥俾十倍而增榮示一嘸而為美當黥閣之多暇枉虞筆以摛文縟音星稠褒贜雲落布帛之言甚暖綦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楮歸耀當閭襲以十綈為天下之至寶脫復一澂觧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曾子固懷友寄荊公

王荊公初官揚州幕職曾南豐尚未第與公甚相好也嘗作懷友一首寄公公遂同學一首別之荊公集具有其文其中云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救以至乎中庸而後已云云然懷友一首南豐集竟逸去豈少作刪之耶其曰介卿者荊公少字介卿後場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載此云聖人之於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間於賢大遠矣然聖人者不專己以自蔽也或師焉或友焉參相以求廣其道而輔其成故孔子之師或老聃郯子云其友或子產晏嬰云師友之重也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而居無悔也希矣予少而學不得師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聖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嘗欲得行古法度士與之居或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劘之庶於幾而後已予亦有以責之也星星四海求若人而不獲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儆懇

摘予之過也而接之以道者使予惕然其勉者有中釋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從居與游予知免於悔矣而介卿官于揚予窮居極南其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切劘之効淺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懐且憂矣思而不釋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其辭行今之人蓋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也為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陳師道春秋索隱

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為陳無已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呂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並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孫仲益謝郡官啓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覿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塡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捨舟出陸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鋭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替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令所受見闕教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别無敕劄可以遵守孫既見卻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啓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為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為之不受又云爇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輿畫欲還已遇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

豫章林亭賦

豫章先生休亭賦其卒章云蓋嘗聞伯夷之風何能問詹尹之卜洪駒父云晩年刊定云是謂不蓍而筮從無龜而吉卜云

張天覺送凌戡歸蜀記

張天覺丞相以趙諗謀逆伏誅是其鄉里故因送凌戡歸蜀作記以自見云凌公濟自蜀來謁曰戡周旋奉事公三十年矣公今致身政府戡志願畢矣請從此辭耕青城山擊壤鼓腹為太平民願得片言刻石山中傳家為榮足矣應之曰吾隱矣晏以文為且趙諗不軌以辱鄉邦吾何歆懐士哉於是青城丈人夜夢曰吾何負公而吾棄哉吾以天地中和之氣生為靈苗秀為異草仙人餌以不死而養命活疾之功徧於天下吾從古以來世生忠臣義士武王伐紂所賴而勝者微盧彭濮人也公孫述據蜀迎用蜀士卻乘不懼者巳郡譙君黄也漆身為厲者犍為費貽也飲毒而死者廣漢之李業也伏劍自刎者蜀郡之王皓

也託盲避世者任永馮信也魏代劉禪而勸禪降魏者西充譙周也李唐二帝避賊出狩而勤王以迎鑾輿者蜀之父老吏民也且李順草竊百日而已乃孟昶後宮之遺息也趙諗狂生詮自推戴乃南平夷界之獠雖也奚預吾事哉神宗作新法度而元祐之臣指為桀紂終身貶死不負神宗者二江鄧綰也哲宗紹述先烈而建中靖國之臣斥為幽厲漢東上表慷慨論列者公也廢為編氓始終不變者安寒二公也吾山川之靈何負於世而公見棄之速耶於是僕慄然悟蹶然興急呼袤君而告之曰勉矣行焉為我謝青城丈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吾之避謗既失之矣而丈人自辨亦未為得也君平生急義氣豪而善噉當持吾説而噉於山中萬竅響應而雷動不亦快乎崇寧三年三月丁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張商英記今張集不載此文予按趙諗本趙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洞戎與諸戎約降朝廷庭臣乃醉諸酋殺之揭言衆叛擒為己功又盡得其財物故庭臣高貲筮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登第幾為殿魁未三十歲陞朝為國子博士忽以謀叛伏法庭臣自河東提刑配瓊州毋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蓋報應之逮此然渝州風俗從古如此杜詩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此其驗也天覺序謂鄧綰安寒為忠而以元祐建中靖國之臣指上為桀紂幽厲則可謂無忌憚者矣

賦圜丘象天

內翰鄭毅夫久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暨試禮闈鄭為南宮第四場魁滕為南廟別頭魁及入殿試圜丘象天賦未入殿門已風聞此題遂同論議下筆皆得意時留後李公端愿夢滕作第三人服緋牙簽鞋來謝而鄭亦有白龍之覆將唱名二公相過各舉程文破題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及聞鄭賦云禮大必簡丘圜自然滕即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須為勞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就甿愛君威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鄭即無陞謝之備遂用滕記

神宗御製祭狄青文

神宗自為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賢佑我仁祖沈鷙有謀重厚且武昔居校聯功名自書暨登樞帷益奮忠義惟是南荒有盜猖獗陵轢二廣震驚宮闕羣公瞻顧莫肯先語惟卿請行萬里跬步首戮驕將大振吾

旅金節一麾孰敢齟齬遇賊于原親按旗鼓彼長排鎗我利刀斧馬馳于旁撟厥背膂驅擒殲禁如手探取奏功來朝遂長右府旋升外(相)均逆邦蠶如何不淑早棄盛時逮予纂服弗覿音儀因覽遺路又觀繪事細懷風徽感歎無已遣使臨奠用旌前蹤(跡)靈而有知當體玆意初青子諮奏事延和殿神宗問青征南嘗有遺書存否於是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神宗乃自為是文祭之方是時神宗春秋富文已如此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佑附益之也然予家有李靖六軍心鏡數卷其文淺近豈僞書耶

劉丞相謝啟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識珠於淵頷腳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啓云對靈光之殿難舍飛動之辭賦合浦之珠莫叙去來之意

陳後山李氏墓銘

陳後山為豫章先生銘母夫人李氏墓云李四女有婦行長為洪氏婦其死不幸故理是以賦毀璧也陳之意盖叙豫章所作黄夫人碑所謂毀璧芳隕珠此碑政為洪氏毋而作王父建炎間為胡少伋編定豫章詩文遂削之今洪州印本是已迄今三十年所在雕印豫章文止以王父所編為定(而)毀璧之篇不存後世將有讀後山之銘不能曉者今載之云夫人黄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瞳子眉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為女工皆妙絕人幼少能自珍重常欲練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為家世墜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毋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毋弟也治春秋野(其)文有權智(如)大夫歸洪氏非先大夫意怏怏遇之而後行為洪氏生四男子曰朋芻炎羽年二十五而卒民師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為石州司戶參軍冉父喪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以之故夫人歸則得罪及曾與夫皆葬夫人不得蔵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芻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熙寧庚戌其舉而弃之以元豊甲子某月夫人殁後廿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聲曰使是子安歸乎其兄弟無以自解説念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廬山築亭以

麻之騶虞其平生而妥之　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為禍跂誼汝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生歸來兮逍遥采芸英兮縶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壬水晰於世兮天朓其纓受育人兮生冥冥汝陽佚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而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遥西江浪波何時平山涔涔兮猿鴻司社燧雲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意山川不可繪畫寂寂無明兮去道如咫促陞坎兮可謝歸来兮逍遥增繆兮不聊此暇

類對

期期艾艾

世間事未有無對周昌口吃而言稱期期鄧艾口吃而言稱艾艾

避羊祜孟浩然陽城名

羊祜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初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于刺史亭目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榜曰孟亭商有陽城驛元稹以為名與陽道州同當避其諱改為避賢郵乃知賢者為人愛慕如此

夫子鼓瑟蔡邕聽琴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卿者丘鼓瑟有鼠出游貍見於屋循梁微行便躩厭目曲脊逆色獲不得丘以瑟為其音參以丘為貪狠邪僻不亦宜乎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邕聽之曰以酒召我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貍之捕鼠蔡邕聽琴而知螳螂之捕蟬由此以聽之雖國之存亡可知也

白龍現青蛇降

李嗣業為疏勒鎮使白龍現而城不壞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青蛇降而水從出豈不異哉

枯松生枯柳榮

唐明皇雜錄記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呂渭傳記德宗還梁而枯柳復榮非偶然也

射石飲羽

劉向新序記楚熊渠子夜見行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之石也復射之矢躍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開況人心乎乎迺知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史記作鏃)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其事有不足怪者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文選鮑昭(擬)古詩石梁有餘勁注(宋)景公造弓射石梁飲羽

舌柔齒剛

子思子載老萊子告子思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足以相靡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説苑載常樅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樅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曰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樅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廼知老萊子之言蓋有所本也淮南子乃云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注曰商容神人也吐舌示老子此又以常樅為商容何也又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乃知常樅取此

有機事必有機心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機于此日浸百畦圃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不為劉向説苑曰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為機事後輕前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不為也迺知惡機心者不獨漢陰丈人也

今李膺仲舒何如昔

梁李膺仲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威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舜魚復侯子響齊武第四子也為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有氣力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馴籍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夫取悅於一時而忘識於千載可乎

倒用印

朱泚偽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其兵劉皇

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事所以責乎權也

婁王之器過狄冠

狄仁傑之為宰相以婁師徳之薦而狄不知也非武后告之則幾於失人冠萊公之為使相以王文正之薦而冠不知也非真宗告之則幾為深恨由是言之婁王之器過乎狄冠矣萊公事見王公神道碑

楚蜀慰其軍

左傳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偽蜀孟知祥其軍戰勝黄蘄作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熱而濯以楚蜀所以慰其軍一至於此乃知為人上者易與人為善也

二人得古意

王琳字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時以比舍唐悟文侯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楊洪武為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笑曰尔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洪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託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吳子曰二人託意有在頗得古人之意

諷碁取怒

晋王猷之年數歲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猷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宋謝密字洪微性寛博無喜慍少年常與友人碁友人西南碁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洪微大怒投局于地吳子曰南風不競之説本于左傳而二人皆以諷於碁而取怒

項羽神

蕭琛齊時為吳郡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靈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閉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争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於廟李安人齊高帝時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據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著屐上廳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俗呼為李公牛冢安人尋卒吳子曰世言邪不干正如蕭琛是已至李安人者反如彼何哉

戰死自有冥數

太平廣記載博異志云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為吳元濟將屬張伯良於青陵城與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戰頃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將夜點闕兵姓名聲呼某乙即聞唱唯應聲如是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畢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彊起視左右死者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耳本朝彭乘撰茅亭客話載成都泰匠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李順驅於郡署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穰葉間見天軍往來捜鍾斫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點額將吏百十餘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擔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固無誤矣

源乾曜舒元輿葬

太平廣記載戎幕閑談云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闕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誠請假兩三日有百寮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說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為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闕門先人尚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塋之期故來辭拜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闕門見其地已為源氏墓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闕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賤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不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曰京尹拜相為侍中僅二十年又唐感定錄載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到覓遂歸啟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肉食者謀

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

能遠謀乃入見劉向說苑有東郊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時難得而易失

史記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說苑鄭威公東會封于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威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十夜而至釐河與之爭封

景公反彀齊王易牛

說苑齊景公探雀彀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曰我探雀彀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探雀彀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彀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此與孟子所載齊宣王以羊易牛之事同蓋孟子以宣王是心足以王矣者其說本於晏子也

娶盲女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又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illegible]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

勞薪飯

晉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北史王劭傳載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

訴失蔬圃

國初范質玉堂閑話云廣州番禺縣嘗有部民牒訴

云前夜失蔬圃令認得在於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國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殖蔬者海上往往有之楊文公談苑云兩浙有葑田蓋湖上茭葑所相膠結積久厚至尺餘潤沃可殖蔬種稻或割而賣與人有任浙中官方視事民訴失蔬圃讀其狀甚駭乃葑圃為人所竊小舟撑引而去余乃知葑之為田為圃廣浙皆有之

別水味

陸鴻漸善別水味嘗令操舟於楊子江取南零水俄水至羽以勺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既傾至半又以勺揚之曰此南零者矣其人大駭曰某昨取水至岸便覆其半懼其少取岸水增之以上出水記予按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乃知能別水味不特鴻漸其事正相類

太宗用李勣蓋高歡策

唐太宗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歡將死謂其世子高澄曰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乃知太宗之用李勣蓋高歡策耳

蠅漏赦

異苑晉明帝欲赦晝獨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又須臾出帝竊異焉令人尋蠅之所集集所相傳有赦喧然已徧　晉書載記符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迺知青蠅漏赦明帝時

已如此然歐陽詹暗室箴云昔有苻堅竊爲制度神器其類蒼蠅以呼所用止苻堅事

庾啟公稜等登

南史焦度為人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欲就齊高帝求州北及見竟不涉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百餘言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庾啓公庾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唐王起會昌三年知舉放盧肇丁稜姚鵠及第先是放牓訖則須詣宰相其道啓辭語一出牓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貌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辭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赫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莫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明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予故以庾啟公庾啟公稜等登稜等登故堪作對以此

沈元用策對易數有素備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主司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啟謝主文孫仲益孫啓云偶一時因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才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方明昉謂余云宣和辛丑歲遂試是時已備易數為問偶方臘為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秘問題以待後舉故悉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

裒衣赤舄

晁氏客語云富鄭公在延路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近時王岐公自宮祠起知紹興府有以啟賀之者云赤舄几几方遲周旦之居東綠竹猗猗行好武公之入相亦文矣

四六用故事配今事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太學士子伏闕且撾鼓乞用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而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啟賀之云士訟公冤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盡用故事以配今事汪書舉以謂余作四六要當如此

作文忌切題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啓賀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笞兒更起鄭箭之羨秦喜諭其子汪彥章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或以為有刺譏用是得謗然汪意未必然也作文忌切題切題則有嫌

忘檝遺弓之句

宋莒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考試官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啓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檝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蓋叙此也故令三元衡鑑賦載此無賦結字

用事錯誤

紹興八年省試天子以德為車賦試畢知舉張致遠勾龍如淵上殿上誦第二名賦云有夏昏墜也見黜於湯誥商王顛覆也昭躋於周書朕記得顛覆厥德是嗣征篇嗣征夏書非周書也不知可以如此用否劉大中奏曰昏墜顛覆之語只是形容車字語意雖工要是用事錯誤若論禮部考校式止合作一抹耳

汪彥章撫州謝表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迹時當大曆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詔頒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高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汪彥章敬慕韓子蒼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為斯文一代之盟主别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進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柳公權謝惠筆帖

向見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荷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毫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即為妙矣

吳元中孫覿草詔制辭

建炎初有詔諭河北云桑麻千里盖祖宗涵養之恩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素盖吳元中辭也聶昌奉

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一往以誰還日遠長安望重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覿辭也

吳子經言如莊子

吳子經名孝宗臨川人荆公之甥歐陽文忠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者即子經也嘗著法語數卷其論孟子荀卿揚雄論性不同曰稚子夜啼拊背以鞠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詐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為兒嘯出垣後為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一日問予君非子經族耶余荅以非是公因誦此云似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張文定不敢比諸葛孔明

東坡文集載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因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似之然不若是之慤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瞞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死操漢室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為慤哉已上皆東坡說嘗見張文定荅子瞻書僅千言末後云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為之擬倫踰也何敢望囬惟有一節自束髮至於終身不為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慤去而違之耳所示序引幸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言蚤以一日之雅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兄請削除改正其分高文今複納上然東坡竟不之改又以見文定之謙也

滕元發賀呂正獻啓

滕元發再賀正獻呂公拜相啓云王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衆還太朴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劉斯立謝諸公啟

劉斯立跂華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啟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于要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元亮謝秦塤啟

李元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秦塤同學舍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塤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啟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四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五

臨川吳　曾　虎臣纂

方物

黃銀

唐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送如晦家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為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萬斤遇火輕速上騰鬼神尋求莫知所存又按唐日華實藏論云銀有十七件真水銀白錫銀曾青銀土碌銀丹陽生鐵銀生銅銀硃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硝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母砂銀黑鉛銀五件是真餘則假本草正文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惡鬼邪氣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雌黃雄黃銀也太宗所賜黃銀帶者以黃銀為帶耳時如晦已死矣而丹砂雄黃雌黃銀皆殺鬼魅所以太宗云黃銀鬼神畏之也考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一條稱黃銀作器辟惡瑞物也北史韋公義傳云公義遷并州刺史山東山出黃銀獲之以獻

盧橘

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則一物為二矣然予觀張勃吳錄曰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以上皆張說然則未可以相如為失矣應劭亦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橘渡江為枳

韓詩外傳晏子曰王不見大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為枳何則土地使然耳故博物志亦言橘渡江化為枳江北之橘未嘗化也本草有枳殼言江左所謂臭橘也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南稱柑渡北也則橙橙非枳也無乃誤乎

子魚通印蠔破山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通印蠔破山不但蕉黃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語訛以應為印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為佳故王荊公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山谷以蠔而云破山則理不可曉按番禺記云蠔之殼即藥之牡蠣也有高

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為山今山谷謂之蠔破山豈取蠔肉之謂耶然韓退之亦云蠔相粘如山

仙茅

洪州西山有蓮母觀母乃許旌陽授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相遠第株以作湯則香味差別耳少年飲之至于口鼻出血盡性極慾也然抱朴子云堯時有草夾階而生隨月開落名蓂莢又曰曆莢又名仙茅不知其種是此否按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効開元婆羅門僧進仙茅藥服之有効故東坡謝王澤州寄長松詩云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佗傳

綿州綠茶

茶之貴白東坡能言之獨綿州彭明縣茶色綠白樂天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彭明即唐昌明縣盧仝詩云天子初嘗陽羨茶當時建茶未有名也

貢茶貴早

貢茶以早為貴李郢茶山貢焙歌云陵煙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帖催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袁高茶山作云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三詩皆及赤印與牒也

栗如拳

越州圖經載如拳之栗如錦之杂政和中詔本州貢焉栗因大於他州然如拳者終不可得杜子美夔府詩云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

車螯

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傳江瑤柱是也時曹子開感而賦詩略云嶽嶽九門深日舉費千萬忽於泥澤中得列方丈案腥鹹置齒牙光彩生頰顏從此辱虛名嶽包橘猷嶽生知幾何得食孰真贋王食有云補剸賜非所患瑤當作珧郭璞江賦王珧海月肉吐石華

綿州八子

綿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大子神泉椿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綠子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蠒造一扇謂之綿扇亦輕而可愛

橄欖有五種

橄欖嶺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欖三曰蠻橄欖此以其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

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絲撒欖此以其子緊小唯出桂林府陽朔縣土人食之必去兩頭云有大熱

艾納香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古樂府氍毹𣰆㲪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又廣誌艾納香出西國

苦笋餅鹹齏淡

廬山簡寂觀乃陸脩靜之居也觀出苦笋而味反餅歸宗寺造鹹齏而味反淡蓋山中佳物也山中人語曰簡寂觀前甜苦笋歸宗寺裏淡鹹齏蓋紀實耳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偃松拂淨煎茶石苦笋撑開禮斗壇歸宗寺詩云淡齏苦笋千人供清磬華香一谷傳亦所以紀事云

素馨花

嶺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叢生么麼似不足貴唯花潔白南人極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婦人多以竹籤子穿之像生物置佛前供養又取乾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海外耶悉茗油時於舶上得之番商多以塗身合之龍涎香悉以耶悉茗油為主也

楮子

京師中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徽宗車駕臨觀之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看子全多欲壓枝白得君王一留顧故應雨露亦饒滋其二云五月霏霏雨不開君那溪畔摘楊梅來丸怨向雷窓見疑是靈根越嶺來其三云雖將蜜漬借微酸小摘曾聞釘玉盤爭似江南風數枝紅初向綠陰看越州楊梅最佳土人謂之楊梅又北人以梅汁漬楮實蓋以蜜名假楊梅故正仲後二篇皆及之

慈竹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數十韻首云蜀中何物靈有竹慈爲名一叢闊數步森森數十莖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云云予按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乃如慈竹不特蜀中有也

朝日蓮

宋景文公筆記云蜀中有蓮大如雀鼓葉舒如錢幹亦有絲其葉盛開則向日朝則指東亭午則迴南夕則西指隨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蓮予按鄭熊番禺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向日至暮而謝一晝夜合然則景文所記朝日蓮固

不特蜀中有也

櫻笋厨

韓致光湖南食含桃詩云苦笋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莹璸珠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為櫻笋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記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謂之櫻笋厨非妄也陳無己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

豐城劍石函

晋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劍按本傳劍隨亦化去以圖𦲷忽未容於考信然以石為函及今而尚存圖函所在即古飯池圖前二十四步四脣廣五六尺埜沒其半土人號為石門云

王子敬黄甘帖

東坡嘗記云世傳王子敬帖有甘三百顆之語此帖在劉季孫景文家景文死不知今入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故東坡集中有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略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然山谷及陳無己之說乃右軍帖其語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非子敬帖也東坡以為子敬何耶子敬乃獻之字

金鯽魚

杭之西湖有金鯽魚投餅餌則出然不妄食也蘇子美詩云松橋叩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遊西湖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倚檻散齋餘皆紀其實

肉芝

東坡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拳狀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予按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壽何東坡忘此耶

瑞香花

盧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産他處天聖中人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盧山記中亦載瑞香花記納禪師云山中瑞木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瓘名佳客以瑞為睡焉其詩曰曾向盧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窓午夢人

鶻有數種

鶻大如鴈蒼黑色尾稍短善擊晃鴈中必提之而飛

過優穩處則下食鶡有數種俊而大者俗謂之木鶴可以捕鳥雀其養雛也一巢數隻各有等差最下者羽毛麁重鼻根黃如蠟色俗呼之曰蠟鼻更無他能反為衆鳥所侮故江湖閒呼不肖子為蠟鼻

吉了禽

唐萬年縣尉段公路撰北戶錄記康州民獲赤白吉了者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語效人禽之珍者也予考鄭熊所作番禺記云秦吉了出藤州風縣身紺翎丹兩眼旁有肩如燕脂抹學環其下秀媚可愛深類鸜鵒（注西南中亦呼鸜鵒為吉了）頭上微有冠如雞然舌辯而語清所食惟魚肉九真客奴僕一過而皆知其名位尊卑之不如所欲家有弊事亦以告人鄭熊以為秦吉了段以為吉了而更分以赤白兩種何耶白樂天亦有秦吉了詩了音料

猓然獸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中云又聞猓然獸死不相棄遺按國史補云得一猓然則數十猓然可得盖不忍傷其類雖殺之不去此獸狀而人心也子正用事可謂精緻番禺雜記云此獸出欽州能言獸也亦程程之類形似猿而有五色每色各異亦有白布文黑被人取之以皮靴鞍韂最重純黃色者云不異金綫猿者獵或射之以弩或設之以阱是欺既為人所得但自言猓然無復它適故因以得名熊所記與國史補微有不同

青田鶴

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常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云薛公十二鶴皆寫青田真夔府詠懷詩云馬來皆汗血鶴必青田

羌俗不食魚

臨洮枹罕之地自天寶末陷於羌虜更數百年其俗無復華夏之風熙寧初王韶畫策因唃厮囉之衰部落而取之遂復為州建昌軍呂南公言臨川黃毅嘗往遊焉云羌俗不食魚魚大如椽柱臂股河中甚多人浴波閒魚馴馴不驚避然則古人謂智力出於網罟而後鳥亂於上魚驚於下豈不信乎韶在熙河始命為網捕以供膳其民相與嗟愕曰孰謂此堪食耶

美色不生中華

自古美色未始生於中華也故西施生苧蘿山昭君

生抑歸珠綠珠生白州故今白州雙角山前猶存綠珠井綠珠本梁氏子今有綠珠水相傳水傍間產美麗

金線泉

澠水燕談云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中澄澈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水文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為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咏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余讀曾南豐集有金線泉詩云玉甃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蓋南豐元豐間嘗守齊州所作者此澠水燕談所未見也又倦遊雜錄云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引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聰也嘗邀范宴飲於亭范題二韻詩於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石首魚

兩浙有魚名石首云自明州來問人以石首之名皆不能言余偶讀張勃吳錄地理志載吳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言頭中有石又太平廣記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冠鳧頭中有石也又嶺表錄異云石首魚大如鱅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喬麥瑩白如玉

昌蒲昌陽

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為昌蒲生下濕地大根者為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經乃曰昌蒲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蓋取岐伯所謂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然昌蒲昌陽豈同本也哉以今觀之昌陽得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則死矣其理甚明蓋經意之失當自韓退之進學解訾醫師以昌陽引年則退之亦以昌陽為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唯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書盛稱賛于爾不作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刻者在昔不止二公

胡麻餅

釋名云餅幷也搜麫使合幷也胡餅言以胡麻著餅也崔鴻前趙録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肅宗實録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劉禹錫嘉話云劉晏入朝見賣蒸胡餅之處買啗之此胡餅皆胡麻之餅也湘素雜記謂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為爐餅論此為謬誠然渠以為胡餅為胡人之所啗因此得名故曰胡餅如畢羅鏊虚吁物以其名予謂此夫若曰胡餅非麻之餅則石季龍何以改為麻餅哉

蜂子

東萊先生呂居仁作褒蜂賦略云早出暮歸聚房以居生理甚微擷花掬蕊反為身害雖云甚甘終以是敗既奪之食又腊其雛以侑杯酒以為飲娛醉而咀嚼鼓舌自如人之不仁一如是乎云云盖東萊不察允今宣州所出蜂子非蜜蜂也乃山間大蜂其色紅黑長徑寸其大如之人被螫則遍身腫痛有至死者其為窠多在地窖中取之者先以大塞穴口薰死其類然後取其子之未翼者乾之以致遠方故元豊中中書舍人張謂謝潛溪蔡聖俞蜂兒詩略云溪上潛山山百尺山人所木燒山窟燒窟延火入蜂穴蜂子渾白如衡牙云蜂子今所在山野有之但不如宣州多耳

駱駝

李昉言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朗之民素不識駱駝隨軍負荷頗有此畜村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屈膝而促又走避之曰畢下小人不勞山王還拜軍士見之無不大噱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穿聯戴於男女項頸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為笑

辨萍

唐盧氏雜說云文宗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珏曰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

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乎以瓢為非周官萍氏掌水禁乎鄭氏云以不沉溺取名月令季春曰萍始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飄聚根因(及)日暴則死矣萍之植根以水為地也

龜蔡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名龜為蔡曰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元龜為蔡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若龜出楚亦名龜為楚耶觀國云蔡本出龜故名龜為蔡而謂大龜為大蔡亦猶冀多良馬而天下謂良馬為驥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為盧臣瓚未之思耳以上皆王說予以臣瓚謂蔡是龜名而非因地以得者蓋本家語說苑所載漆雕憑所對孔子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及左氏襄公二十三年事耳臣瓚不記其詳此所以致觀國之說予嘗辨之蓋龜出於蔡而臧氏因以名之而已豈謂龜出楚而不可名楚耶且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杜預注云僂句龜所出地名然則此又以僂句名龜矣故予引證於此僂音呂句音鉤郭璞曰上有叢蓍下有千歲蔡然則郭亦徇前失以蔡為龜名矣

辨蜮

陸農師埤雅云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女惑亂之氣生蜮蜮之為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惑之予以為不然詩之所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者以言雖欲為鬼蜮且不可得耳所以甚其惡也夫蜮雖以水弩射人之影然性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鵞飛則蜮沉鵁鳴則蛇結是已以此言之豈有不可得之理耶按陸璣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皮肌其創如疥服虔曰偏身濩濩或或故為災予以服虔為當五行傳以為淫惑之氣所生果爾則中原豈無淫女而其所以不生者此物以下溼地所致耳豈謂淫女惑亂之氣耶

辨鵂鳥

遯齋閑覧云蘄州黄梅山有鵂巢於山巖大木中状

類訓狐聲如擊腰鼓乘下數十步輒生革然予以晉制考之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晉書不見此事且孔穎達左氏疏以此考之晉世北無鴆非無鴆也不若江南多耳蘄州屬江北按說文曰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曰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又曰形似鷹大如鵰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賛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中飲之則殺人所以鴆字或從酉僖公三十年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杜注云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又莊公三十二年左傳成季使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即此物也晉語驪姬酖於酒寘堇於肉殺梁曰以酖為酒

蝦蟆

孫步魏東皐雜錄曰關右人笑吳人食蝦蟆考東方朔傳云漢都涇渭之南水多鼃魚師古曰鼃似蝦蟆而小長腳人亦取食之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兔鼃可以此罪也則漢用以宗廟薦獻矣以上皆孫說予按周禮蟈氏鄭氏注曰蟈蝦蟆鄭氏謂蟈即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以來雖至尊亦食蝦蟆矣

辨霞鶩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曈曨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淹與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墜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鶩耳不知者便以為雲霞則天長豈得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按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傳負版

爾雅蟲部傳負版郭璞釋云未詳予按柳子厚集蝜蝂傳云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

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茢帚

茢帚本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康成云爲有凶邪之氣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春秋左氏傳晉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注云茢黍穰也孔穎達曰茢是帚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萑爲萑萑苕謂萑穗也杜預所謂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illegible]也或用萑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辨鱟

韓退之南食詩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賈洪慶善辨之曰鱟雌常負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車文未詳以上洪說予按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曰乘鱟黿鼉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五臣注一同鱟音胡豆切李善音猴然則鱟形如惠文冠無可疑者退之蓋本文選而洪氏不援以爲證豈偶忘之耶集韻引山海經以惠爲車惠車字相類豈傳寫失真歟其曰骨眼相負行者按物類相感志云牝牡相隨牝者無目得牡可行牝去則牡死故江東取一必獲偶予又以陳無己詩話考之云韓退之南食詩鱟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乃知山海經亦以爲惠文廣韻本誤耳

端州石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紫石硯歌云端溪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

龍腦白氂

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不甚佳又言潭州益陽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賫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貽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荊襄之間天雨白氂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亦有賫至京師者予謂此蓋管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逃者也然前漢五行志亦云天漢三年天雨白氂氂犛通用

蘄州大鳥

政和三年八月倉部員外郎提舉判湖南茶鹽事范之才奏蘄羅州田縣山溪中有大鳥數年前嘗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乙八歲小兒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欲望就委本處官案驗其實申取朝旨使異物不埋沒於盛時奉旨令宋康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無致損動其後康年往勘究無實跡尋即除名編管盧州

蘭蕙

山谷說蘭云蘭似君子而蕙似大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按離騷經注三十畝為畹則是蘭二百七十畝蕙且百畝蓋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

登萊州產金

登萊州產金自太宗時已有之然尚少至皇祐中始大發四方遊民廢農桑來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餘兩為塊者取之不過賤官權買歲課三千兩

建茶

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十斤大龍大鳳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蠟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為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盡為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為此耶

辯湯餅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煮麵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鴆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文帝食以湯餅又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為最又荊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為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倦遊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麪為湯餅誤矣以上皆黃說予謂黃不見束皙賦故為是紛紛束皙湯餅賦云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云云乃知煮麪之為湯餅無可疑者倦遊雜錄與黃朝英皆不見此賦惜哉

千里蓴羹末下鹽豉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陸機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史

所載止此或以為千里未下皆地名者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為之論也世說云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蓴羹自可敵羊酪第以其地遠未可卒致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蓴羹得鹽豉尤美也以上皆黄說予謂黄引世說以攻未下為地名之論甚當但推尋句意未盡何者或人以未下為地名正以史削去但耳二字遂使其不削但耳字或人之疑亦無從而起矣予以黄論未詳明故推而明之金陵千里湖產美蓴陶裳此亦因陸語而後世乃以千里名湖也

姑蘇朝夕池

姑蘇之席著名天下不特今日自古已然矣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按漢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左思吳都賦曰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注云吳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以為名焉

磨衲衣

磨衲為衣古來有之隋江總山水納袈賦曰裁縫則萬壑縈體舒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側成寫淪漣之徑復云

牡丹譜

歐陽文忠公初官洛陽遂譜牡丹其後趙郡李述著慶曆花品以敘吳中之盛凡四十二品

大紅品

真正紅　紅鞍子　端正好
櫻粟紅　艷春紅　日增紅　遠枝紅
乾紅　小真紅　澹欄紅　先果紅
紫紅　黦紅　麗春紅　出檀紅
茜紅　倚欄紅　早春紅　木紅
露勻紅　等二紅　濕紅　小濕紅
淡口紅　石榴紅

淡花品

紅粉淡　端正淡　富嬌淡
黃白淡　白粉淡　小粉淡　烟粉淡
黄粉淡　玲瓏淡　輕粉淡　天粉淡
洋紅淡　日增淡　烟紅冠子　添枝紅
坯紅淡　猩血紅

荔枝譜

蔡君謨守福唐以閩中荔枝著譜而鄭熊亦嘗記廣中荔枝凡二十二種

玉英子荔枝如玉之英　燋核荔枝核小肉多　沉香荔枝以其香似
丁香荔枝以其核似　紅羅荔枝甚細而紅其紋如羅　透骨荔枝其他

皮皆內白猶此內外皆紅㭉柯荔枝形似㭉柯僧耆頭荔枝皮皺如僧耆頭人青髮皆成囊胜水母子荔枝狀多如水母子蒺藜荔枝皮上蝸故犬如蒺蔡大將軍荔枝小將軍荔枝其樹葉俱大小亦然大蠟荔枝小蠟荔枝子有小大者皆熟而黃松子荔枝象其形蛇皮荔枝似蛇皮青荔枝熟而青銀荔枝熟而白不憶子荔枝一食而不復思火山荔枝大山在梧州既大而早三月可食山荔枝野山子少而酸澁人少食五色荔枝出海南好事者作荔枝餿頭取荔枝榨去水入酥酪辛辣以含漿又作蜜煎以荔枝肉并柳子花與酥酪同炒土人尤嗜之

芍藥譜

孔常甫初官維揚以維揚芍藥甲天下因盡取其名以叙云揚州芍藥名於天下非特以多為誇也其敷腴盛大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至如名品相壓爭妍鬭奇故者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與驚異交口稱說傳於四方名益以遠價益以重遂與洛陽牡丹俱貴於時四方之人盡皆賫攜金帛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其一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常花無異由此芍藥之美益專於揚州焉負郭多曠土種花之家園舍相望最盛於丁氏朱氏袁氏徐氏高氏張氏餘不可勝紀畦分畝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初旬始開浹旬而甚盛觀者相屬於路幕帟相望笙歌相聞又浹旬而衰矣大抵粗者先開佳者後開高至尺餘廣至盈手其色以黃為最貴所謂緋紅千葉乃其中下者小人負攜以賣至於棄擲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芍藥以明士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說者曰芍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省中詩曰紅藥當堦翻說者曰草色紅者也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專言揚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摸寫風物自喜如盧仝杜牧張祜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余官維揚學譜習之暇嘗裁而定之六氏之圃與凡佛宮道舍有佳花處頗涉獵矣惧其久而遺忘也問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才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記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致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遊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于衆也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

御衣黃千葉而淺其香正如蓮花比他色最青苗殊此九衣見樓譬緞皆言其形似也

黃樓子集大小間出千餘會瓣之千會閣其苗青故名云耳外青苗亦苗紫苗故此尹

家二色黃樓子與黃樓子大抵不異而間有微紅初出於月氏故名云耳花名中有

氏人地名餘此

絳州紫苗樓子初開時淺紅經數日乃黃或謂之紅王樓子

圓黃千葉圓黃而

硤石黃千葉而黃

鮑家黃千葉而黃大欵與紅欵心相似亦謂之黃欵心但不甚高大而又晩開

石壕黃一叢之間卑葉千葉往往黑有

青州青苗黃樓子與諸樓子相類而花差小

黃絲頭其葉淺黃大葉中最宜細花如線也

道士黃千葉而黃最先開

白纈子花有紅纈而其外深紅經日色則自纈之外皆變爲白

金線冠子千葉淺紅間有細葉如金線

金繫腰紅葉有黃當横絶如金帶繫

汚泚紅千葉肉紅

紅纈子千葉淺紅葉端深紅

胡家纈千葉肉紅而有纈數

王樓子千葉而白上下葉又中出細葉數層

王道遥千葉而白葉厚而大如仙冠然

紅樓子千葉粉紅

青苗旋心千葉肉紅花葉成旋

赤苗旋心千葉深肉紅

二色紅千葉淺紅而葉端深紅

楊家花千葉粉紅

茅山紫樓子與諸樓子相似而色紫

茅山冠子千葉而淺紅尤忌見日白開至謝常以暴覆則色不變

柳鋪冠子千葉粉紅如柳葉疊成冠子

軟條冠子千葉肉紅

常州冠子此花揚州亦有之

多葉鞍子多葉粉紅其端如粉緑成底變頭謂之雙頭芍藥閒處鞍子故謂之多葉鞍子

髻子其色紫紅下布大葉其上細葉環抱而黃葉雜出於其閒其香特甚

紅緑頭狀如黃緑頭但色紅

緋多葉

林橄欖

王立之詩話云東坡橄欖詩有紛紛青子落紅鹽之句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紅鹽之句也余按江隣幾嘉祐雜志云橄欖木其花如樗將採其實以薑汁塗其皮則盡落

范說乃爾何耶豈醎辣皆可用歟

論鹽

姚寬令威者西谿叢語云書監台州杜瀆鹽場以蓮子試滷更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沈於底即煎鹽不成以上皆姚說余按江隣幾嘉祐雜志云吳春卿任臨安召鋪戶詰驗鹽法云煮鹽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滷水漓私鹽也私鹽色紅白境稍灰染其色以做官鹽於是嗅以辨之白是不用鋪戶自能辨晚考此則仁宗時以五蓮爲滿十蓮爲重今以五蓮爲重乃知今之鹽味不逮仁宗時遠矣

煮湯餅

芝侍讀邵元長言其父淳父元祐間爲東平府直講每日供膳所進湯餅異常因造外廚訊諸庖者見凡上有金錢數十審其安用對曰凢麪入湯之後每過一沸必下錢錢盡而後已故其說曰硬作熟浸湯深煮久

川帛宜色

少卿韋岵嘗官于蜀持其羅湖一作湖綾至官與川帛

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湖之帛色皆愈變惟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蓄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不知中蠶所致也

牡丹榮辱志

丘寺丞濬道源自號為迂愚叟嘗為牡丹著書一卷號洛陽貴尚錄又為牡丹榮辱志曰花卉蕃廡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莊重節蕭桑嬋抑撿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視之疑美大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清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迂愚叟睹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故姚之黃為王魏之紅為妃無所忝冒何哉位既尊矣必授之以九嬪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疏族親疏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萼毛難之兆繼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稟乎中根本茂矣善歸己色香辱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栽其接無揚無戕其生其成不媚不盈非獨為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以為天下嗜好之勸也

姚黃為王

名姚黃以其名者非可以中色作萬乘之尊故以王為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為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為風化之始妃嬪世婦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後鵲巢采蘋采蘩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以魏花為妃配乎王爵視崇高富貴之一於內外也

九嬪

牛黃　細葉壽安　九蕊真珠　鶴翎紅
鞓紅　潛谿緋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蕊

世婦

鹿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紅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萼　延州紅　駱駝紅
紫蓮萼　潁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青州花
容州花　和州花
白蘋堂會拾至歷陽好事者衆栽
殖尤夥八十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傅
黃英　指佞草　蕭蓮　燕脂芝
螢火芝　五色靈芝　九莖芝　碧蓮
瑤花　碧桃

花形史
同顈禾　兩岐麥　三脊茅　朝日蓮
連理木　薝蔔花　長樂花

花命婦
上品芍藥　黃樓子等　粉口　柳蒲
茆山冠子　醉美人　紅纈子　白纈子
白纈子重　黃絲頭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出蜀中　千葉瑞蓮

花嬖倖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出蜀中　素馨
末利　萓苑　虞美人出蜀中
丁香　含笑　男真　鴛鴦草出蜀中
女真　七寶花　石蟬花出蜀中　玉蟬花出蜀中

花近屬
紅蘭　桂花　迎春　娑羅花
瓊花　酴醾　黃拒霜　黃雞冠
棣棠　玉蝴蝶　黃酴醾出蜀中　山茶
忘憂草　金鈴菊　玉屑
千葉石榴

花疏屬
麗春　七寶花出蜀中　石瓜花出蜀中　石巖
蓋天花　千葉菊　添色拒霜出蜀中　金鳳
吉貝　木蓮花　單葉菊　山丹
滴滴金　紅雞冠　矮雞冠　黃蜀葵
千葉郁李　紫菊　金錢　石竹

花戚里
桂都　玉盤金盞　鵝毛玉鳳出蜀中
瑞聖　瑞香　御米　都勝
玉簪

花外屏

金沙　滋菊　朱槿　杜鵑　凌霄

紅薔薇　刺紅　白槿　梔子　木蘭

黃薔薇　紅薇　海木瓜　紫荊　百合

玫瑰　紫薇　錦帶　史君子

花宮闈

諸類桃　紅梅　蒲桃

諸類李　早梅　木瓜

諸類梨　櫻桃　桐花

諸類杏　山櫻　棣花

蒙花　木錦　紅蕉

花叢脞

紅蓼　曼陀羅　地錦　番茉花　金雀兒

牽牛　金燈　地丁　夜合　茉花

鼓子　射干　黃躑躅　蘆花

芫花　水葓　野薔薇　楊花

花君子

溫風　微雲

細雨　沃壤

清露　永晝

暖日　油幕

朱欄　新樂

甘泉　名倡

醇酒

珍饌

花小人

狂風　蜜蜂　白晝青蠅　蠹

猛雨　胡蝶　黃昏蝙蝠　麝香

赤日　螻蟻　飛塵　桑螵蛸

苦寒　蚯蚓　妬芽

花亨泰

閏三月　主人多喜事　妻孥不僁排當　子弟醞藉　欲謝時待解酲　從貧處移入富家

五風十雨　婢能歌樂　僮僕勤幹　正開值生日　門僧解栽接　借園亭張筵

花屯難

醜婦妒與憐　主人慳鄙　盛開值私忌　和園賣與屠沽　賞處看蒸閑茶

俗人愛與嫣　三月內霜雹　筍子遶園　筵上持之入　正歡賞醞酒

盛開債主臨門　遣權勢人乞接頭
露頭跣足對酌　剪時和花眼
頭戴如厠　聽唱辭傳家宴
跡飛了下參飲　凋落後苕帚掃
園吏洗溫糞　落村僧道田時院觀裏

茶品

張芸叟畫墁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膏茶其後始為餅樣貫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耳迨至本朝建溪獨盛丁晉公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龍團歲貢不過四十餅天聖中又為小團其餅迥加於大團熙寧末神宗有旨下建州置密雲龍其餅又加於小團已上皆畫墁所載予按五代史當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度支奏其中書門下奏朝臣時有乞假覲省者欲量賜茶藥奉勅宜依者各令據官品等第指揮文班自左右常侍諫議給舍下至侍郎宜各賜蜀茶三斤蠟面茶二斤草荳蔻一百枚肉荳蔻一百枚青木香二斤已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蠟面為上供自唐末已然矣第龍鳳之制至本朝始有加焉

貢荔支地

予嘗記唐世進荔支於漫錄辨誤門云唐志以貢自南方楊妃外傳以貢自南海杜詩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張君房以為忠州東坡以為涪州未有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及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支蓋妃嗜生荔支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東坡亦州人故得其實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畧記圖言荔支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有便路也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五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六

臨川吳　曾　虎臣　著

樂府上

黄魯直詞謂之著腔詩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

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其辭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黄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

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

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山谷愛賀方回青玉案詞

自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其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峯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黄叔度弟兄華髮遠山脩水異日同歸處長亭飲散尊罍暮聽別語(絲解)不成句已斷離腸能幾許水村山郭夜闌無寐聽盡空階雨

山谷和云煙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幽人去第四陽關雲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人愁處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渡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軒南浦簾捲西山雨

洪覺範亦嘗和云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李良定公多麗新詞到海邊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辭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就中一(試中作)(左來)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色畫堂迴玉簪瓊佩高會盡詞客歡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陳虛中崇

寧間守臨川為詩曰夫人在兮若氷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為長短句贈一女真手云十指嫩抽新笋纖〻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寬袖最好洞天春晚黄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閑愁試撚梨花頻嗅

世推重少游醉卧古藤之句

秦少游既為千秋歲詞人尤稱之秦既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韵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嘗記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一作齒)歌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會悄虎觀英遊改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沉海詞中云醉卧藤陰蓋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父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之而未得所以却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韵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却之也

賜名魚遊春水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辭於古碑陰無名無譜亦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塡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退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才(初抽)舒碧玉心(暈)媚柳輕[illegible](窣)黃金蕊(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夲梅裝淚洗鳳簫聲絕無孤鴈目斷清波沉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漢殿夜凉吹玉笙

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凉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輧往〻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〻香風生珮環李太白詞也有得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皐雜錄又以為范德孺謫均州遊武當山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於崖上亦不知孰是

送春送君有無盡意

王逐客送鮑浩然遊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〻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詩)斷章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〻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

路詞與詩意致畧同

晁無咎嘲田氏詞

元豐己未廖明畧晁無咎同登科明畧所遊田氏者姝麗也一日明畧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鏡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畧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嘶一作繫驚喚銀瓶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頷花枊一作枝交鏡裏淡拂鉛華翠翠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密意空作江邊解佩

水光山色漁父家風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玄真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二詞合為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鷺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景綠蓑衣外一齊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篪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因以憲宗畫像求玄真子文章及玄真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也徐師川乃作浣溪沙鷓鴣天各二闋蓋因坡谷異同而作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才動萬波隨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青箬笠前明此事綠蓑衣裏度平生斜風細雨小舟輕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若覓玄真子恒在長江理釣絲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烟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又澤三湘翠碧一作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玄

真手不在雲邊則酒邊明月棹夕陽船鱸魚恰似鏡中懸孫綸釣餌都收却八字山前聽雨眠

沁水公主園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宫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沁園東郭外鸞駕一遊槃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義山駕幸長寧公主東莊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世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九返還丹者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別易會難

顔氏家訓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岐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奈然顔說又本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云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千里傷行客

晏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

館客棄家約之好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笄竊慕之遂有偷香之說密約登第結姻客既過省乃棄所好屢約相會者不可得登第後密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姦後娶在法當離必不能久爾或舉發則我亦不發朝夕遊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懇請於父母求親發焉或告客已與某氏結婚者女聞之悶絶良久索筆書曰黄葉無風自落彩雲不雨空歸既歸字落筆放手而絶兩句乃舊詞也

傷春怨

王江寧元豐間嘗得樂章兩闋於夢中云雨打江南樹一夜花開無數綠葉漸成陰下有遊人歸路與君相逢處不道春將暮把酒祝東風且莫恁匆匆去其二云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徧地落花渾不掃夢回情意悄紅箋寄與添煩惱細寫相思多少醉後幾行帶草書字小淚痕都揾了

載將離恨過江南

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圖向

西州張文潛用其意以爲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書愛而誦之殊不知其出於東坡也

玉環朝槿

鄭毅夫樂章有玉環妾意無渝問君心朝槿何如玉環韋皐事朝槿王僧孺詩語也王賦上山采蘼蕪云出户望蘭薰褰蘿正逢君歛容才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蘇瓊善詞

姑蘇宮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命即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巵芳酒記得南宮高搢第兄弟占鼇頭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玉瓏璁詞

近時有士人不欲書名嘗於錢唐江漲橋爲狹斜之遊作樂府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路玉鈎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笑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爲雲爲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士人者因而不返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熏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此花開後更無花

李和文公作詠菊望海月詞一時稱美云黄菊一叢臨砌顆顆露珠粧綴獨教冷落向秋天恨東君不曾留意雕闌新雨霽綠蘚上亂鋪金蕊此花開後更無花願愛惜莫同李時公與潭淵寄劉子儀書云潭淵營妓有一二擅候瓊之譽者唯以此後更無花爲稱腳之賞也不是花中惟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元微之詩和文用之耳

明月逐人來詞

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城開遍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鰲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將歸雲外聞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遠持正又作人月圓令尤膾炙人口云小桃枝上春風早初試薄羅衣年

年樂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
手重攜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為小
王都尉作非也

花蕊夫人詞

偽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于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
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輕也又升號慧妃以之為
號言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
作詞自解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
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
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隆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

幼卿浪淘沙詞

宣和間有題于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硯
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父母以兄未祿難
其請遂適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房而良人統
兵陝右相與邂逅於此兄鞭馬略不相顧豈前憾未
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
漫留遺恨鎖眉峰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
數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
見滿袖啼紅

並蒂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成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兆端禮次
第薦于徽宗招乘驛赴闕次第至都會禁中嘉蓮生
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効樂
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
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詞云
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
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
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群仙醉賞
憑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遊戲西風又看露下
更結雙雙新蓮子鬭粧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

東坡卜算子詞

東坡先生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
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
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其屬意蓋
為王氏女子也讀者不能解
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嘗得其詳題詩以
誌之云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
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
翹沙衣露溼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柳三變詞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其鶴沖天詞云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用江上數峯青之句填詞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挼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桅檣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滕子京亦嘗在巴陵以前兩句填詞云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悽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浣溪沙點絳唇詞

黃季岑云往年黎州不陂鋪有用瓷刀刻青泥壁為浣溪沙詞云碎剪香羅裹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斜斜楊柳陌疎疎密密杏花村一番風月更銷魂

豈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唇云燕子依依曉來向圖為誰歸去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顰便圖機中素東鸞女瑣窗環字會有明年暑

汪彥章詞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唇云永夜厭厭画唇依山月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却傳杯手君知否曉鴉啼後歸夢濃於酒或問曰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樂府居士黃詞

殿中侍御史劉公次莊中叟元祐中罷官寄居臨江軍之新淦嘗往來袁州時有一倡為郡官所據太守怒之逐出境外中叟感其事而作樂府居士黃昇擇箋九三章其序曰崔徽霍玉家〻等事昔曰歌之非特為二三子而作也然遺語叙情雖為詩曲而叅比

樂府則失古遠矣故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
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浮雲轉石
勢不可遏李賀則摘裂險絶務為難及曹無一點塵
要之張籍則平易優游足有雅思而氣骨差弱世異
才殊體制之變亦其勢也余比感宜春事作塵土黄
一首雖不足方駕漢魏而討本探源或庶幾焉既又
為之譯為之箋其義類雖同至於淺深遠近要自以
意致之耳
其詞曰翠眉連娟舞袖長春風自對理容粧絲絲繡
作雙鴛鴦欲飛不飛在羅裳耳中明月珠肘後錦香
囊恩高欲有寄所寄在遠方追風還君立路傍豈不
有地能相當請著一雙塵土黄
譯曰妾本倡家子笄鬟理容止名隸倡籍中生倡即
惜死物勢本從權情思亦逡巡一朝官長愁獨抱錦
衾眠日夕倚高樓青絲繫白馬豈不謝殷勤滿〻泱
盈把萬感自有因無容遠相覿請君促金勒妾願看
飛塵
箋曰春臺女兒似紅玉冒春當筵柘枝曲舞成早自
得痴名更傍春風情不足客携黄金欲有贈多在隣
家賭雙陸近從新官作頗而秋得依心隨所欲自知
文去非所安夜半東門車將發秀[illegible]芙蓉潭畔起每
向波間得雙鯉水流却上天應難惟有孤懷似潭水
一騎翩〻錦臂韝紅羅百丈作纏頭為言聞得琵琶
怨當門下馬欲登樓欲對一作登樓君馬駿無限柔蘆
黄好香城北城南無一雖
東坡送潘邠老赴省詞
別酒送君〻一醉清潤潘郎更是何郎壻記得釵頭
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鄰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
前我是風流帥為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
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黄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
集不載
杭妓琴操
杭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
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畫角聲斷譙門非
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
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
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〻孤村裏
寒鴉數點流水遶低墻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
香囊謾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
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黄

東坡聞而稱賞之後東坡同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你試叅問琴云何謂湖中景東坡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琴又云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鬢嚲巫山一段雲琴又云何謂人中意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憋殺鮑叅軍又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為尼

張才翁以張公庠詩為詞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宮柳未成陰馬上聊為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常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詞云萬縷青青初眠宮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消沉正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情思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裡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闌垂袖聊寄登臨

賀方回石州引詞

賀方回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詩初叙分別之景色後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才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將發西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望斷天涯兩厭厭風月

御詞

徽宗天才甚高於詩文之外尤工長短句嘗為探春令云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紅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況去年對著東風嘗曾一作許不負鶯花願踏龍謠云紫闕岧嶤紺宇邃深望極絳河清淺霜月流天鎖穹窿光滿水晶宮金鎖龍盤玳瑁簾玉鈎雲捲動深思秋籟蕭蕭比人世語清熱瑤階迥玉籤鳴漸沁有引水轆轤聲轉離人唱曉促銅壺銀箭拂晨光宮柳煙微蕩瑞色玉爐香散從寢殿前後爭趨向金鑾殿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御製臨江仙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寒重雨疎疎煙籠上灘鷗人買就船魚古寺幽房一本有權且二字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六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七

臨川吳　曾　虎臣　纂

樂府下

茶詞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蘂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凡纖纖捧玉甆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蠏眼驚鷲濤翻爲扶起尊前醉玉頹山飲罷風生兩袖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窓前其後增損其詞止詠建茶云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天關碎身粉骨功合在凌烟尊俎風流戰勝降春夢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雖病渴一觴一詠賓有群賢便扶起燈前醉玉頹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粧殘詞意益工後山陳無己同韻和之云北苑先春琅函寶韞帝所分落人間綺窓纖手一縷破雙團雲裹罷將龍鳳香霧靄飛入雕盤華堂靜松風竹雪金鼎沸湲潺門闌車馬動浮黃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臆輪囷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瀉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幕

禪揖奚綠斑

贈楊姝詩詞

豫章先生在當塗又贈小妓楊姝彈琴送酒寄好事近云閑弄醒心絃情在西(一作雨)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真珠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來憎(一作曾)酒負十分金葉故集中有贈彈琴楊姝絕句云千古人心指下傳楊姝閑處更嬋娟不知心向誰邊切彈作南風欲斷絃

秦少游唱秋(知)千秋歲引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倡和親筆乃知在衡陽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銷(香)帶新腰起小園戲蝶飛成對惆悵人誰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光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其後東坡在儋耳姪孫蕃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東坡乃次韻錄似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詞云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摇蒼玉珮色重黄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覲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豫章題云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云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酒淚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兎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沉海兒無答集中嘗載此詞而實非也少游詞云昔憶西池會鵷鷺同飛蓋亦謂在京師與毅甫同在朝敘其為金明池之遊耳今越州處州皆指西池在彼蓋未知其本源而云耳

阮閎休著為長短句

龍舒人阮閱字閎休能為長短句見稱於時政和間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為洞仙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些時似恁地好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覰着伊將眨眼底工夫剩看幾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

守他詞皆此類

夏均父浯臺詞

夏倪均父宣和庚子自曹府左遷郴陽酒務過浯溪登浯臺愛其山水奇秀自謂非中州所有不減淵明斜川之遊因作長短句以減字木蘭花歌之云江涵曉日高羨淡光搖柔入笑指浯溪聲吳雄文鎖翠微休嗟不偶歸到中州何處有獨立風烟湘水浯臺

鷓鴣天

王觀應制詞

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黄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皇以爲媟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爲擬李太白應制非也

黄元明詞

豫章先生弟黄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坐上巾帶偶脫太守喻妓令綴之既畢且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畫堂明如晝見林宗巾墊休羞一作蓬首斜插一作簪花枝線踪羅袖須吏兩帶還依舊君倒戴休笑後也不須更漉淵明酒寶篆深藏濃香熏透為經十指如葱手

蓋老娘子也

王輔道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雄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書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亲幸左右奏以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真偽既中使至其家無有也因坐誕以死世謂輔道乃賤人不應有蓋輔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殺戮者多故冤以致其禍耳又有浣沙溪二詞其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勻過晚來粧嬌多無事做淒凉階閣誰教春易老幾時能彀夜何長舊歡新恨總思量其二云珠箔隨簷攏一向垂繡屏遮枕四邊移春歸人靜日遲遲舊事只將雲入夢新懽重借月爲期晚來花動隔墻枝又玉樓春二詞其一云秋闈思入江南遠簾幕低垂閑不倦玉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回還起懶風輕只覺香煙短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窗人語趁朝歸旋整宿粧勻睡眼其二云繡屏曉夢鴛鴦侶可惜夜來歡聚幾聲低語記曾聞一段新愁看愿觀紫紅流盡臙脂雨春

被楊花勾引去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詠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不欲書名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個人人恰止二年慣會似賭賽六雙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分清瘦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王荊公詞

王荊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壘石作橋為集句填菩薩蠻詞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似去年紅吹開一夜風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其後豫章戲效其體云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疎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即自知

顏持約詞不減唐人語

顏持約流落嶺外再次五羊作品令云夜蕭索側耳聽青海樓頭吹角停歸棹不覺重門閑悵暮網落偷想紅啼綠怨道我真個情薄紗窗外厭厭新月上也

則聽不看米希真洛陽人亦流落嶺外九日作沙塞子云萬里飄零南越州引淚酒添愁不見龍樓鳳闕又驚秋九日江亭閑眺望蠻樹藹雲浮腸斷紅蕉花晚水東流不減唐人語

五夜放燈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人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閑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正月十九所撰滴滴金詞也京師上元國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其後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故故云五夜

釋可正平工長短句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其長短句尤佳世徒稱其詩也嘗見其有菩薩蠻兩闋云兩風簌簌低紅葉梧桐影裏銀河側夢破畫蕉垂月明烏鵲飛新愁那致許欲似繰千縷鴈亦不堪聞砧聲何處村又云誰能圖取沙邊雨和烟淡掃蕪蔭渚別岸却斜暉采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更回頭教儂特地愁

李右丞送惠貴文罷守詞

賈文閣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

送之以詞調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蕙風香帳
香隊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紫宮望堯蓂九重絳
闕頒芝詔五色苞封湛恩濃錦衣玉珮重趨三公雍
容臨岐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盡將芳
意謝東風柳烟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莫怱
々且陪珠履同醉金鍾

豫章觧印作木蘭花令

豫章守當塗既觧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父在坐
豫章為木蘭花令以示之云凌歊臺上青々麥姑熟
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山稍為諸公分皂白江
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强惺々
問取磯頭新婦石其後復竄易前詞云翰林本是神
仙謫落帽風流傾座席坐中還有賞音人能岸烏紗
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横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
主强惺々問取磯頭新婦石

燒殘絳蠟報黄昏詞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黄昏
或譏其黄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荆公父益
都官所作嘗有人以此問之荅曰重簷邃屋簾幙擁
蔽不到夜已可然燭矣辟覩公以此責杜公杜云乃益王
益作荆公時在坐聞語離席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
成痕街鼓報黄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
夜拂香裀待誰温夢闌風憔悴擁衾淒涼兩處銷魂盖
亦新來情也

王君玉燕詞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烟遲徐花飛遠々晚
窓驚夢語匆々梅聖俞以為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
間語澁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作晴
君王全章云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
六朝宮殿舊巢空頡頏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
烟遲徐花飛遠々晚窓驚夢語匆々偏占杏一作斷園
紅

兀兀陶陶詞

豫章云醉惺々醉一曲乃醉落魄也其詞云醉惺々
醉憑君會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
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
兀々陶々醉猶勝惺々惹得閒憔悴此詞亦有佳句
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
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痴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甫作
因戲作二篇示吳元祥黄中行云陶々兀々尊前是

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歸得耶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閑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童樂天村童謝安石又云闐〻九〻人生無累何由得杯中三萬六千日悶須旁觀我但醉落魄扶頭不起還顛王日高春睡平生足誰門可欺新篘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其曰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者親賢宅四酒名也其曰家童樂天村童謝安石者蓋石曼卿自朝云村童黄番綽家中白侍郎

驛璧玉樓春詞

予紹興戊辰沿檄至信州鉛山見驛璧有題玉樓春詞不著姓氏今載於此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前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宋景文劉原父送別詞

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為具以待宋又為踏莎行詞以侑歡云蠟炬高〻龍煙細〻玉樓十二門初閉疎簾不捲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閑忙中偷取工夫醉宋即席為浪淘沙詞以別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光換至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岸尚同歡宴日斜歌闋將分散倚蘭橈望水遠天遠人遠其南山賓客句本白樂天詩

詠草詞

梅聖俞在歐陽公坐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〻亂生青草誰為主為美者聖俞因別為蘇幕遮一闋云露堤平煙墅杳亂碧萋〻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為一詞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疎雨滴黄昏更特地憶王孫蓋少年遊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置諸唐人溫李集中殆與之為一矣今本集不載此篇惜哉

維揚好安陽好詞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授維揚好詞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寧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公復作安陽好詞

十章今錄其二章云
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昇平歌吹沸南樓和氣鎮飛浮龍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窓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

安陽好戟戶使右宮白晝錦衣清宴處鐵檻丹樹畫圖中臺記舊三公堂倚〻一作堂談倚池館北園通夏夜泉聲來桃華春來花氣透簾櫳行樂與何窮

張文潛詞

右史張文潛初官許州喜營妓劉淑奴張作少年遊令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偎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橫波看朱成碧心還亂翻脉〻歎雙娥相見時稀隔別多又春盡奈愁何其後去任又為秋蘂香寓意云簾幕疎〻風透一襟香飄金獸朱闌倚遍黃昏後廊上月華如晝別離滋味濃如酒著人瘦此情不及墻東柳春色年〻依舊元祐諸公皆有樂府唯張僅見二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下矣

燭影搖紅詞

王都尉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為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沉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為恨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辭而以首句為名謂之燭影搖紅云香臉匀紅黛眉巧畫宮粧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眼早是縈心可慣向尊前頻〻顧盼幾回相見〻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深院

弟二姬溫卿宜哥詩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本蘄澤人色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沈子仙為獄掾最所鍾愛既罷官途次南京念之不已為剔銀燈二闋云

一夜隋河風勁霜混水天如鏡古柳堤長寒烟不起波上月無流影那堪頻聽疎星外離鴻相應須信道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腸還醒數叠蘭衾餘香未減甚時枕鴛重並教伊須更將盟誓後約言定

江上秋高霜早雲靜月華如練候鳫初飛啼螿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閒臨照潘郎鬢星〻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粧痕胸前淚粉暗惹離愁多少此情誰表除非是重相見了

其後明道中張子野及毘黃子思譽先後相繼為掾尤賞

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掌権酤温卿遂托其
家僮二年而亡才十九歲予思以詩弔之云人生第
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爲報兩京才子道好將
詩句哭温卿先是予思有愛姬宜哥客死舟中遺言
葬堤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冤中予思從之
作詩納棺中其斷章云思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二
人皆瘞於宿州柳岸之東予野嵩祐中過而題詩云
好物難留古共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寧樹連墩
塚結作人間並蒂花

以張志和漁父詞爲浣溪沙定風波

東坡山谷徐思川既以張志和漁父詞塡爲浣溪沙
鷓鴣天其後好事者相繼而作嘗有五闋云
雲鎖柴門半掩關垂綸猶自在前灣獨乘孤棹夜方
還任使有榮居紫禁爭如無事隱青山浮名浮利總
輸閑
一副綸竿一隻船蓑衣竹笠是生緣五湖來往不知
年青幛更無榮辱到白頭終没利名牽蘆花深處伴
鷗眠
釣罷高歌侑酒杯醉醒曾笑楚臣來夕陽維纜碧江
隈蓑笠每因山雨戴船窓多爲水花開安居流景任
相催
雨氣蒸香泛芰荷田舟冒雨懶披蓑夜闌風靜水無
波白酒追歡常恨少青山入望豈嫌多人間榮辱儘
從他乃浣溪沙也
雨霽雲收望遠山釣竿移下恣清閑蟬噪日斜林影
轉溪岸綠肥紅淺畫屏間對酒狂歌時鼓枻更邀同
志醉前灣待月却尋維纜處歸去煙蘿一逕接柴關
蓋定風波也

馮相三願詞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宴[嬡]云春日宴
綠酒一盃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
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
其詞意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
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
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圖[時]收圖[因]結果做
箇囚[大]宅院來馮公之詞與雅豈容雖置在古樂府可
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易]不惟句意重復而鄙惡甚矣

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

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云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
巢並語時天上飛來兩鳩[鳩]鵲一雙飛上萬年枝蓋用

為延巳樂府也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
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春態淺來雙燕紅日初長一
線嚴粧欲罷囀黃鸝飛上萬年枝乃鶴衝天也

歐梅二妓詩

豫章寓荊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得請守當塗數一年
才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倩腰支柳
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
風月何盖歐梅當塗營妓也李之儀云人之幸不幸
歐梅偶見錄於豫章遂為不朽之傳與杜詩黃四娘
何異然豫章又有木蘭花令叙云庭堅假守當塗故
人庾元鎮窮巷讀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
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使便有萬錢無處着徐熙小鴨水
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〻
莫〻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
梅當時皆二妓也

東坡戚氏詞

玉龜山東皇靈媲繞群仙絳闕岧嶤翠房深迥倚霏
煙幽閒志蕭然金城千里鎖嬋娟當時穆滿巡狩翠
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
正迢〻麗日玄圃清寂瓊草芊綿爭解繡勒香韉鸞
輅駐蹕人馬戲芝田瑤池近畫樓隱〻翠鳥翩〻肆
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稚顏皓齒綠髮
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
年綠鬢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韻響寫
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〻綺霞天際紅深淺
動歸思回首塵寰爛熳遊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
鳴鞭望長安路依稀柳色翠點秦川此東坡戚氏詞
也元祐末東坡自禮部尚書帥定州日官妓因宴索
公為戚氏公方與坐客論穆天子事頗詳其虛誕遂
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才點定五六字坐中
隨聲擊節終席不問它詞亦未容別進一語且曰足為
中山一時盛事耳

瑤臺第一層

武才人以色最後庭教坊詞名瑤臺第一層託意以
夷之云西母池邊宴罷贈南真步玉霄緒風和扇冰
華秀發寶質孤高映漢波澄練影問是誰獨立江皐
便疑望懸壺中纏璧天上瓊瑤清標曾陪勝賞坐忘
愁解醉使塵消況雙成與亂丹點染都付香梢舞旋
酥令鄭韻佩擊齊擔雲絹樂逍遙羣仙臺畔擾取吹
簫

李文善詞

蜀人李文善詞有鶯鶯與垂楊一點黄金溜繳者以為新奇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間鬭星眸一轉晴波溜盡出於此王名仲元祐間人全篇云去歲花前曾記有醫醉嬉遊花下携纖手粉面與花相間鬭星眸一轉清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更看花御春恨厭厭和永晝寂寞黄昏後又踼影採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借春長待醉東風却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巧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樓圖何處畫欄愁倚天涯芳草

頭上宮花顫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本魚龍漫衍寶津南殿宴坐近天顏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衒穿楊箭日夕翠華歸擁劃天笙歌一片如今閑外千里來歸人前小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齊翁舊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使有歌此至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為之摇顫者數四坐客皆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孝祥竟不覺也

作詞弔楊謝

紹興庚午台之黄岩妓有姓謝者與楊芳情甚好篤為媪所制相約夜投諸江好事者為望海潮以弔之云彩簡角黍蘭橈畫舫佳時競弔沅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魂流水茫茫堪笑又堪傷有臨皋仙子遠塗檀郎蹈約同歸遠烟深處弄倉浪倚棱蒐已飛揚共偷揮玉筋痛飲霞觴煙水無情揉花碎玉空餘怨抑凄涼楊謝舊遺芳算世間縱有不認非常但看芙蓉並蒂他日一雙雙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八

神仙鬼怪

士大夫僥倖爲仙

高尚處士劉卓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而士大夫乃僥倖一日而爲仙豈理也哉

呂洞賓唐末人

唐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旅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蓋一疑也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想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

按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証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携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云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也

呂洞賓傳神仙之法

呂洞賓（嘗自）傳岡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川（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後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游兩浙汴京譙郡常著白襴角帶如人間使者右眼下有一痣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而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也世有傳吾術不若傳吾之神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行人若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成道噫爭觀呂之所言皆自身心始而學者不能修心以正身徒欲爲僥倖之事可乎

劉婁死化爲異狀

滕待制宗諒謫官秋浦時（州吏）有劉某者妻有美色纔病死入棺未及釘蓋忽化爲異狀皮青髮紅若世所畫鬼將之類州吏悲而畏之旣葬卽棄家爲道士入九華山不返宗諒後在北方猶寄以詩所謂九華劉道人是也

陸仙師迎漕安公

樞密安公名紀處厚元祐末為江東漕因遊廬山虛觀未至數里間有道士素衣皂巾領徒七人揖既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至觀獨陸修靜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遊歷訪覓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為公卿

園子得道

獄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為園子能致非時果菓蔬氏子希精異之問之則绐以得於市使他人求之終不可得也察其所為則無妻息獨臥圃中草舍往往夜定有語笑聲及起而視之則又寂然其後論道從容晚接盡久而終畧告曰今夜三滴更點中半公能獨步至園中則老兵當有一語授公苟步差遲則遂成虛矣論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妻不測而強制之論向盡論道亟趨草舍而老兵已死矣論道使人舉而葬之屍如輕泡論業恨彌日

石曼卿丁度為芙蓉館主

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與之遊芙蓉城世有其傳予按歐陽文忠公詩話記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今為仙主芙蓉城騎一素騾其去如飛又按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異志記慶曆中有朝園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裝麗服兩兩並行丁度觀文按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觀文將宅春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辛故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韓子蒼言王荊公嘗和東坡詩而集不載止記其兩句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盖紹和前詩也

華陽洞門開

王荃字子真有道之士富鄭公書客之于門元豐中神宗賜號沖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是茅山中峯石洞忽開按其地方乃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卽閉閱千秋矣至是復開又前期國界日甘露薦降劉混康曰似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山中刻石為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潔之亦為之詩曰華陽新報洞門開應為高人受籙來試問玉砂遮近未饒元放是仙才先生留洞元庵久之若有所待嘗書壁云身佩上清寶籙心持大洞真經入靜數鍾靈壁神遊玉闕金京

王迪照鏡見前身棄官學道

熙寧初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鑑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異念墮此勉自修證無淪苦海旣去迪具以告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察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接可紀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却青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焉知玉兎山前藥花發金鼇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藍田夫婦總登眞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周貫尸解

周貫自言膠東人稱木居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食人或贈之則詣酒家取一醉餘皆散施不顧西山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如故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蓋欲使人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因託宿焉生爲具酒食而卧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嘈雜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孰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景卿往按之柔粟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瘞埋於其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今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者死之日純臣取而誦之稱其文險絶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踏破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計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言其畧然亦有不同

談驅瘧夜夢得鄉書

傳霧張華崖之客友也開寶中嘗會於題城終日談話却有病瘧者爲之不作每有書與傳必先夢之故其詩有云劉談驅夜瘧茲夢得鄉書敘實事也

仙家亦有靈芝殿

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王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至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于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畧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之靈國靈芝之號不特世間有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然子固之文竟無有蓄之者

虎服罪婦之子復蘇

仁宗時光祿卿呂璹少為漳州漳浦令為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為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璹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穽立牓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媪之子獻於陳將軍廟盜其所供之果出門媪子撲於堦下而死媪哭之甚哀聽者惻然璹因以文訟於廟引盜宗廟酒食律罪當黥而將軍人臣宜減以等衆則盜食供果蓋不當死且愚者法所赦宜不廢公直也文既焚而媪子復甦

曾鞏易占詩讖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官閑官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撫舍僧寺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薄雲移人作寒家小千里何時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曆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寫意不祥既而行次雎陽而卒其孫子固載柩還故鄉復過撫舍乃臘中雪白梅芳然此詩乃爲君讖詩易占偶書之遂成讖云

楚小波詩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遑趍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銜煙恣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然余讀張君房脞說楚小波事其詩一同但有二首為異耳別一詩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者方知氣味長

仁宗芝草之瑞

仁宗始誕之夕楠下生芝草一本凡四十二葉故即位四十二年應此數也

鋸木有普照之形

左班殿直張擇為父置棺鋸解之而杉木有泗州普照王之形眉目衣屨皆具隱然如畫鄭公甫為文以紀其事

蠶吐綠衣

宣和間新喻侯初為蘄春蔡氏婿登第之年婦家蠶蠶不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奕奕正黃厚薄若一如有邊幅然鄉人以為祥賦詩盈軸有聯云同客有絲縷比甕數人無杼自成綃號為絕出洪駒父亦有一篇云公子青衫得意朝閨門異事喜成綜星河牛女支機石泉室鮫人暗織綃園客憑虛誇獨繭氷蚕志怪豈同儔細看霞綺鸞群眼䛐減雲裳下九霄

冰有鏤紋

熙寧八年陳州大霜城內外數里間厚冰上(吉)有鏤紋隱起如鏤琢彷彿成花枝夜兒好事者以墨塗而印之傳視觀舊其枝葩婉妙與吳蜀所織爭工云郡守陳襄還(述)古(此)以上聞或曰奇異不許擬進乃止

畢斬趙諗之讖

狀元畢漸有惡之者於登科紀碑上刊去水傍其第二名曰趙諗未幾趙諗有罪伏誅方悟畢斬趙諗之讖

趙少師夢名

趙少師應天府人初名禮夢神人持番(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槩字遂更名槩(字)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又發籍中生祭之

擊大鼓享厚味

蔡凝文饒與許光凝嘉謨俱爲尚書因會茶嘉謨歎薄書之煩曰吾儕外望雖重然日困刀筆反與村縣長官無異恩與外藩擊大鼓享厚味豈易得也文饒曰擊大鼓享厚味公所優爲疑安得而有之嘉謨歸怪其語謬未幾嘉謨出知成都文饒落職宮祠遂如其言

泗州大聖送東坡過海

鄒志全言在嶺外見惠州太守方君謂其家人素奉佛一旦夢泗州大聖來別云將送蘇子瞻過海遂詰之曰幾時當去答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參寥以詩誌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常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李似矩記夢詩

李似矩記夢詩云碧玉山頭碧玉泉玲玲琮琮聲裏數流年不知曾與何人到笑題丹題似昔緣其二云石臺蒼苔露未乾小池射日石闌闌美泉溆玉歸何暮風捲橫雲細細寒

夢人送喜雪詩

東坡元祐末爲禮部尚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覺後唯記一聯仲至因足以成章云曉雪從鶯最後時出青方得助其滋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此一聯(成)乃得於夢中者不著寒梅容綃幘半留紅杏惜雛猜神交彼此無勞辯更爲公題述夢詩

迎曙亭

仁宗晚年久不豫漸獲平康御朝一日忽命宮嬪妃

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遥望見一小亭牓曰迎曙仁宗不悅即時回輦望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英宗御名也

王丞相禱雨

眞宗朝黄震知兗州永城時大旱王丞相欽若爲郡倅至邑祈雨夜祭祠下王默禱他日如至台輔四更當雨黄密知之私戒鼓吏俟其更籌速擊四鼓而雲未應王亦自信之重在發而待及期果雨竟如所望焉

寇萊公强人飲

寇萊公善飲酒人罕能敵適罷相判永興官吏賓客之能飲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飲席時處士魏野僧麥英亦常預坐有倅軍困于酒已疾而公尚促之不已其妻乃扣公庭而訟焉遂免後有一道人上謁自言能劇飲一飲可盡斗瓶索公若干瓶對飲公喜如其請既而道人舉瓶一飲而盡公則不能道人强之公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謂公曰今後少勸人酒公悟自此勸酒減矣道人遂不見

張相公食料

張齊賢丞相洛陽人布衣時嘗春遊嵩岳廟飲酒醉卧于巨石夢群羊於前語曰張相公齊賢食料羊後張每食數斤方厭世已食萬羊矣

擲骰默占

章郇公守洪州嘗因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台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秘其骰至爲相猶在

賜鞍繡文

章郇公初入樞府以所賜繡鞍文踈畧命市工別繡之及就來上視其花乃宰相所用不旋踵遂大拜

秦亭之夢

余左丞靖嘗夢人告己云官至八座死在秦亭常自思曰然則我不過爲天水郡將耳其後靖過江寧泊舟秦淮亭下得疾而終

炙丹田之効

豐城李仲武告余熊熏罷丹徒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從官令初尉臨海有寇姓年八十筋力絶人盛寒卧地飲水了不爲寒人皆以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人告己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遇水即潰爲瓦礫乃至千年不仆地即折炭之理設更堅徵人之灼艾猶是也即用其語歲炙丹田

柱行之蓋四十餘年矣盜既坐棄市令啇使人決其腹視之有白膜緫于脐若芙蕖狀披之蓋數十重豈一歲一膜耶

江沔能舉重物

仁宗朝江沔建州人以布衣游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忽一日支躰屢欠伸俯不快偶持重物乃微快因漸取壘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客過責侯門外見大扁石沔試捧之舉甚易又游相國寺與祭書生倚殿柱觀倡優沔陰抱殿柱柱即與礎相離沔以脚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欲去而不可沔笑曰相戲耳沔為起柱而脫之於是都下相傳沔有神力或勸沔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於中年蓋天所贊必有大功名也沔從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易葬他人陰地之報

夏英公素好術數陰陽山水古說無不收追其覔於洛中得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頗當聞塋域不自皆役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之一侍中塋穴也其故鄉碑刻具在幹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取搘碑於旁近埋之既葬未幾龍圖死其婦挈家貲數萬叛適其次子又得罪廢焉

李氏之門女多貴

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壻參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爲達秩及都官公晉卿有二女其長于太常齋郎楚與前岳州判官王陶樂道布衣滕甫元發相善多會于許之長葛一旦李死時家人語云吾二女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二壻足矣然時二君一雖仕一尚在場屋皆非常士也而李陰有所知家人及二君亦樂從遂皆達秩次舉元發第三人登科而王尚在幕職不日遷擢相繼爲翰林學士已而遂爲兩府故世多傳李氏之門女多貴

官吏誤入無辜與殺人同

梅尚書和勝執禮審序送吳仲褒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燮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燮抱大罪奈何興妄念于帝所燮叩頭自列生平倫謹雖物無敢殺而況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誤入某死罪州如之燮弗察也其罪實均燮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癡齋提點兩浙

路刑獄會抗州民有妾夏沉香者浣衣井傍其嫡子適
墮井妾訟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
不合睦怒劾掾別官委偏治之既獄具即以才薦遂送
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決此恨
終身恐難了蓋有歎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
聞茆山師邢顛從小人許乃詣扣以未來事邢終拒弗
之荅舉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爲之震汗廢食者累
日

蔣女得仙

元豐中武陵太守蔣潔之幼女忽夢神人降倉猪若
虬龍狀休使吞之自是能誦大洞諸仙經從言
上帝以我補花童繼夢二童擎玉匣與之所占如響
上元燕罷語及死生之際翌日坐蛻先是有二鶴至
女手曰此仙人之良驂也至是復來丈以爲不奇清
逸居士潘興嗣延之爲作長歌道其畧云蔣家女兒
方步齡道與之貌天與形自從一枝虬龍驚習中落
落明珠生衆人任醉我獨醒恍然忽味聞韶英又夢
二童攜玉匣置之懷袖心轉靈又云玉皇有詔補花
童爲語東風齊着力云云

呂先生字元圭

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
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
寳乃所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題上仍記歲
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豊間鄂州爲胡其提
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横笛吹石亭憩上更題詩
世人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共渺瀰或曰元圭乃先
生之別字也

安濟夫人廟

本朝開寳中冀州有漁者釣得一木刻婦人背刻丁
氏二字既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
必祀而後濟州爲保奏封安濟夫人廟在長蘆崇福
禪院之西

中宵牛語

沈遵叔達言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移杭所經諸堰
皆集牛以運舟是時方夏暑監官堰上露宿以俟之
夜久人靜忽聞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或荅
曰明日沈幾兒子過來赴任杭州又云沈幾早有子
知杭州手數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稚重非人聲
又深夜野次更無外人其言氣非俗流因熟察之乃
堰上數牛也張芸叟聞其事而言曰既以行呼豈非

之親朋耶因果之說凡祿厚而無功澤于民者死即轉生爲豕牛駝馬復以大力償衆生耳然事屬幽顯理不可知假或可知其中有牛語之事亦可知矣

道民種茴香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民怒目立于前靈素問爾何能道民曰無所能靈素曰汝無所能何以在此道民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並問寶有何能道民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民種於岳宮之趾仍遣禁衛監宿于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翌日視岳趾茴香已成林矣

紫先生受太乙真君筆

紫文元本綿州彰明縣青手淞聆小吏覩一鶴帶綠條繫於林間紫喜其俊異又疑豪家子所畜遂取以歸道遇少年執索紫即與之少年捉鞭傳以符術授丹筆一枝曰蜀人疾厄當書符以救之紫歸不書執筆遂竄迹兩蜀遊剎渚每書符以治疾亦時得金以助行索後遊太華見陳希夷問子何處得太乙真君筆乎方知得遇乃太乙洞仙紫即來披戴住閬州縣觀中真宗西祀回召對賜坐問以無爲之要賜茶藥束帛時百餘歲圖服氣能長嘯精神如中年人觀即唐軒轅遊宮有明皇詩及所注道德經二碑真宗作詩賜之改賜祥符觀額邑人至今呼爲紫先生觀

馮季周朱僕射

洪州豐城寶氣亭側居民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是日新虔州守馮季周殿撰泊舟下亭有僕投朱秀溺死時建炎三年八月四日也

證因大師

妻道者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即院之隅爨烟閣一席當空爲棲隱地號名曰桑師應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雖積雨雪宛轉泥淖間所藉席非甚敗不徹易隆冬則臥雪浴冰盛夏或曝附火傍有物若虺狀動止與俱遠師示滅亦不復見虺絕人迹無纖不治有顏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應傍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塼謂曰下有錢可取翁發塼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翁他日覘其靈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師既絕物願見者足纏躡門輙慢罵蹴其隱諱皆指其不聞於人者發之必慚退雖不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費郁求見師厲聲曰若事

姑不謹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者婦意其使之隨命也既及柱則旋拄疾走若有牽制足不得報輟自晨達午不解鄰人祈師〻曰今縱汝去鄰人曰是嘗詈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賜以偈爲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開寶寺造塔道者院與石頭道者同對上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酒師引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頂擎以三掌乎愈如故上益異焉昭陵爲皇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後命宮中同蒙服畢出修敬師閉目端坐閱數十人内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偈并金器等物後有一日坐于寮中不以示人唯二聖親覽焉淮楚水患而泗尤被其酷洄鍾淮汴下流二川并衆水而東至泗蓋千里而合復道漣而入于海納潮吐滄漣當其咽師之未滅與滅之後屢顯功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以制淮水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法號証因大師

前輩猿蛇之精

偶讀臧榮緒晉書稱郭璞有人見其睡形變黿云是黿精也予乃知前輩張乖崖浴爲猿蔡君謨睡爲蛇其說不誣也

節婦

炎建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尸道旁賊去人爲收瘞之而其尸枕藉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則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刬去之隨即復見復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衛塼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

許叔微夢

真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偶語贈之云藥餌陰功陳間許殿上呼盧唱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牓中第六名遂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村方悟其事

廣德王闢河爲豬形

廣德軍祠山廣德王名渤姓張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

通流欲抵廣縣故東自長興荆溪陳鑿聖瀆王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為期每餉至鳴鼓三聲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食於鼓乃為烏啄王以為鳴鼓而餉至自詣鼓所乃知為誤逡巡夫人至鳴其鼓王反以為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至開河之所見王為大豬驅役陰兵開河瀆王見夫人變形未及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聖瀆之功遂息逃於廣德縣四五里横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唐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災沴禱之無不應郡人以王故呼豬曰烏羊

天齊仁聖帝五子

京東父老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雄大將軍本朝封炳靈公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封四子長為佑靈侯次為惠靈侯第四子為靜鑒太師第五子為宣靈侯南岳司天祐聖帝每春首免換幞頭須本郡遞判換之然一換而正者其歲必大豐熟否則歲必大歉

葉簡善卜筮

國初劍人葉簡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村夫失牛卜之曰所占失牛已被家邊戴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丘甲耳又有盒貯摘子令占者簡曰圓如珠赤如丹倘能擘破分喫了争不恤偎洞庭山又有以巾子令占者曰近來好最東各自競失新羅無二三兩因何號一斤又有以兩雞子令占者曰此物不難知一雄并一雌請將打破了方明渾沌時他皆類此

化金之木

韓待制子蒼言峨山一道士俾小師持鉄為瓶出觀賣酒以待價趨小師中道奏園於林下以瓶掛樹端瓶重木弱為風所撼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黃赤既騐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求竭之絕年俞六十不能去寓涓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龍鍾為甚同觀道士平日固以物色疑之其人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以賣米為業不問年之荒歉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為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畀久矣其人曰未必然也明日可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閉扃戶而同觀道士居隣房竊似有所

闢穴壘視之見二人破一壺各以大斝次下雜物少間傾浮于地則赤金爛然罌相把玩稱歎以為世不可謂無人也同觀道士數人駭其所為推壘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之喧呶爭奪卒壓死二人眾道士竟因是坐獄蓋天地寶貨鬼神所秘而二人敢私用之宜於不免也

貢士丐夢

大觀間鄉人王耕被貢西上入辟雍丐夢於二相祠是夕夢在一樓上俯視賦詩曰樓上虛懷待月時寫景應難不賦詩一天列宿坐中見萬里青山雲外歸明春耕以上舍二十八名釋褐再任藥州司理以疾櫬歸豈雲外之應耶

生有時死有地

龔侍郎邵武人布衣將往京師以祖未葬就一道人謀之得詩云烏軍山畔走紛紛涂分除上照一墳但請涂樊二師下兒孫朱紫入朝門暨還家家已葬祖說地分名余分除近烏軍山乃涂樊二道士為遷穴信乎諺曰生有時死有地也

燈焰高數尺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化為袁州軍事推官明年被差符攝知萍鄉縣事居數月一夕臥室中燈忽引焰高數尺力是者再三俄而得疾不起

觀音經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官於河朔夜見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梯尋見得文字三十八其辭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桐板有天下平字

治平四年三月汀州軍事解桐木為板心有文成四字曰天下太平州將遣人詣闕獻之

竹杖化龍夢魚獲薦之作

建昌軍南城縣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間皇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宮家人未知歸信夏四月公岳門前溪漲里人龔文遂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文遂怪之沿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遂觀之已厭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怒化為龍頭角嶄然駭人文遂驚仆移時始蘇不知龍之所在周壺之人皆以為公岳必登第然

是歲乃不爲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與薦是秋未考試己前岳夢至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大魚中一最小者公岳寤而歎爲是時閭嚴闈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比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魚之驗也

五臺山僧知人

元豐中光祿卿危拱辰爲進士時遇五臺山僧號稱知人拱辰以前程問之僧以手帕裹一大錢贈之曰謹守終有所見拱辰疑而佚之其後登第死於江南

饒州鑄錢監

元獻公楊侍郎夢

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浪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婿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七行而罷楊公起視庭下奔衆人擁從皆紙人也寤告其夫人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卒

夢至虎頭洲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間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兇搢其所焚之因瘞骸灰於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被鄉薦遂登第調處州司理乃悟虎頭爲處字而洲爲州也

伍生遇五通神

嘉祐中臨川人五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於卿相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趯氣毬伍生素亦習此即從少年趯之少年見伍生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已西四少年將去曰大哥不歸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生上酒家樓飲之盡四角問生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寫帖付生曰持此於撫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費受之禁衣帶間少年又曰夜深矣汝勿歸且隨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從之至一處引生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溲溺亦於壁隅可也又戒曰慎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諾然心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闃然一室四壁皆釘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榜掠號泣生畏而退復就室臥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生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甚怪駭顧視筆帖汎在遂持詣郭家取錢郭如數與之生自是謀運姻遂其後家于楚州五少年京師人謂五通神也

神化陳超與宰相同床

王冀公欽若薄遊臨川寄食蔡參政門館天寒冀公與陳超夜中凍甚竊入僕廝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床即即舁致户外超甚驚愕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蓋之自此謹侍冀公冀公有所乏超盡力助之公後貴顯所以存問於超者甚至超子亦登進士

夢人頭符狀元之瑞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於祖洽兆邑人免解進士傳冀持之巢夜夢人頭在籠中夕夕如此乃徙置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黃庠符取驪頷大珠之祥

分寧黃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騾顧見滋爲下鞍相語將別以所乘騾與滋曰善視之汝自此有貴子子矣滋受之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探其騾頷間得大珠如拳而去既而滋生子曰庠頴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鄉第一明年南省復冠群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未仁宗手自封藥賜之有旨特展試期一日以俟之起然庠竟淪殂論者以爲取珠之祥

虎嘯之祥金石臺文昌堰之讖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窻外煜撫几大言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齊與煜故舊常爲衆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爾煜者鮮矣自煜慶曆六年爲首魁至紹聖四年汪華復爲禮部第一然未有爲狀元者撫州讖辭曰金石高登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水中之洲也其後潮沙積歲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堰近年水道稍狹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

盧多遜被謫李德裕謁之

盧相多遜南行過虔州入萬安州界宿一山館時雨霽月色明徹盧徘徊月下久之就枕忽夢有人扣門曰知相國到此奉謁耳問何人曰唐宰相李德裕盧拒之曰彼此被罪且異代何面相見須臾聞耳下長謠聲甚悲惋其畧曰萬里孤竟歸未得春風腸斷洛陽城盧惡之盧竟終於海南

來天罡知牛產牝牡

袁天罡本蜀郡人隋末於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之岐陽李淳風聞其名賫金自遠事以師禮一日二人郊行見一牛蹤袁語李曰此雖牛跡能知其牝牡否淳風曰予安能知袁曰乃牝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犢淳風尋問之皆然未幾產一犢淳風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何也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蹤左足淺是產牡也惟食右邊草是右目傷也淳風歎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孟子謂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以袁之於李孟言益可信矣

道光壬辰蓮花生日以墨海刊本吳門擬汲古本校畢記

能改齋漫錄第十八卷終

雲谷雜記不分卷

（宋）張淏撰

清初純白齋鈔本

雲谷雜記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淏撰。淏有會稽續志，已著錄。此書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皆不載，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其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得一百十條。別有徐邦憲簪帖一首，及淏識語一則，乃當時冠於卷首者。又有楊楫、葦穎、葉適後序三篇，及淏自跋一篇，尚皆完整無闕。謹依類排次，析爲四卷，而取書帖序跋，分載首末，以略還原本之舊。宋人說部紛繁，大都摭拾瑣屑，侈談神怪。惟淏此書專爲考據之學。其大旨見自跋中。故其折中精審，釐訂詳明，於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糾其謬。如論蕙之非零陵香，而駁邵博聞見錄之殊。論王羲之換鵝實有黃庭、道德二經，而斥蔡條西清詩話之非。引董德元言，證蘇軾詩虎頭城之爲虔州。引曾慥百家詞，證虎兒爲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淵二家所註之誤。其釐正是非，確有依據，頗足爲稽古之資。宜當時極重其書也。葉適後跋，以淏所論泊宅編花書名一條，義有未安，別存商榷之語。淏併存諸卷中。卽是一節，亦與一語異同，務伸己是，書函往返，動溢萬言。訖於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私相去遠矣。

宋 張淏 撰

辨臚句傳

叔孫通羣臣朝十月儀設九賓為臚句傳按字書臚絶為句外此無它義云臚句傳者即臚傳也句字乃衍文攷史記注但云傳從上下為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為二事云上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臚為衆則臚傳蓋衆遞傳也国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于謡又莊子有大鴻臚傳之語此最可據以二書證林說其妄可知矣

論紫蓋黄旗

吴書陸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吴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内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命舊說紫蓋黄旗運在東南帝心竒其辭又江表傳矧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廣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黄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来都於東南故有紫蓋黄旗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為符事瑞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蓋黄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而已余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謀黄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黄旗紫蓋為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為恨一日讀書宋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黄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閒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

論玉帳

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於玉帳術句云兵書也後来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句則云見空留玉術注云玉帳謂之兵書則可句中術字則不當引前注蓋洙與增釋者俱不得其詳也按顔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降宮之玉帳又袁皐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黄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為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為此語

辨灰炭字

純白齋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藍以染毋燒灰鄭氏註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按文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無得燒灰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可一咲耳季秋乃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但無他據未敢斷以爲是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紀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夭物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二註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爲炭何疑也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書之

時咯不致審遂任意爲解殊可恨不韋之書漢人於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爲月令如班固律歷志中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之惜哉

書後押字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仝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着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尚未敢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書人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篇云唐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眞艸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紙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蓋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即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形模非也又孫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自其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於畢文簡

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却有拜咨二字正以押字名也景德間士大夫皆畢故此風尚存至元間豐相去方七十餘年以爲罕見今固不復矣

宋太祖達生知命

太祖創業垂統其睿謀英略盛烈豐功刻之琬琰昭若日星已不待言但達生知命了然不惑親卜山陵於優游豫暇之日處分大事於頃刻談咲之間此自唐虞以來未之見也初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

一石馬兒為戲群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斷
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樂其風土有遷都之意李懷
中為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汴環流
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国都重矣宗廟禁
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奠哭
馬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弧矢登闕
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
之黄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為陵名曰
永昌是歲果晏駕又潛躍日嘗與一道士游於關河
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學祖宗三人昔每

純白齋

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徹之
聲時或一二句題天氣飄下惟太祖太宗聞之曰金
猴虎頭四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耶
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
見下詔艸澤徧訪之或見於軒轅道中或見於嵩洛
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祓禊駕幸西沼
生醉坐于岸木陰下咲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
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
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吾久欲見汝决尅一事無它
我壽還得幾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

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苑
吏或見宿于木末鳥巢中止數日不見常切切記其
語至所其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
燦明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
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
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遥見燭影下太
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以
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汝好為之遽解帶就
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
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

純白齋

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衾以瞻聖体玉色
温瑩如出湯沐二事可謂夐絶前古而實録正史雖
粗載登閣臺發矢事而極簡略至顧命之詳則皆不
記親見於它書故特表出之

辨祭于畢

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　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
也司馬貞索隱曰按文有上字當作畢星乎按後漢
蘇意傳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
上祭于畢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為畢星甚曉然馬融
地墓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為証

辨謬認子我

史記宰予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也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似因誤云然東坡志林云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迨今見子過考閱舊書

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無師蒙其詬自蘇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政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其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以要之由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謬以為宰予皆不足信也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闞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宰故為常所殺子由因以為闞止已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為惑然劉向所謂鴟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勾踐謀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國語及蠡傳可攷其妄已不待言李斯之言正由一時承襲之誤尔索隱古史謂為闞止然無確

然之論終不能祛人之疑而破人之惑也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成子憚之（成子陳恒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為田氏故曰田恒漢文帝諱恒故史記以恒作常）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屢徒攻闞於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簡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

宰予於庭執簡公於朝簡公喟焉而嘆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為宰予者則後人誤以田氏之子我為宰我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無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一篇為之殊不知此書不全出於孔氏弟子之手多為好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常病之矣宰予之事正所當考者略不致審信筆紀錄遂使聖門高弟重罹誣謗謂之良史可乎東坡之辯固是以雪其耻矣而尚以宰予為田常所殺是宰予猶死於非命也以今所考常

之所殺乃田子我也則宰予之枉可一洗無餘蘊矣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書多見於鐘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既自為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為之說曰集古目錄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後釆趙公明誠所書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陽公着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為金石類攷卷昭武李公丙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繆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隸釋復錄其刻文前代遺篇墜矩因得槩見於方冊閒此尤可貴也

墓路稱神道

能改齋漫錄云墓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為証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圉侯李信成坐為太常丞縱丞相侵神道為隸臣又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闕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為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

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飲茶盛於唐

飲茶不知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蓋自晉魏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約武陽（一作武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但當時雖知飲茶未若後世之盛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然茶至冬未若溢豈復可作羹邪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為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鮮至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

言茶者甚備天下益知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茶稅興元初雖詔罷貞元九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乃與鹽酒同佐國用所入不知幾倍唐矣

詔首稱門下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傳竟待張子房廟詔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為主簿之司教詔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由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鸎桃

櫻桃亦云鸎桃呂不韋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為桃鸎所含食故曰含桃鸎桃二字頗為雅馴而前輩罕曾引用

木劍

近世官府騶從所持假劍以木為之號曰木劍隋禮儀志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劍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為象劍言象於劍又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此皆假劍之始然施於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為輿衛之飾

温公深得人心

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趨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瞯之隷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為之碎樹皮為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盖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烓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公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為京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於人心得失一至如此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如温公者盖千載一人而已

登聞鼓

文昌雜錄云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德五年有抱屈人齎鼓於朝堂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晉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早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撾登

純白齋

聞鼓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字撾登聞鼓乞恩又後魏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登車公上奏其表又隋刑罰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敢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鍾鼓鐸磬而置鞀為名於簨虡曰教寡人以獄訟者揮鞀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艮岳記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隅地勢堪輿但形勢稍下倘稍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工倍其岡阜使稍加於舊已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岳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浙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諸民搜若剔藪幽隱不置一木一花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斵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檝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

首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城郭而後至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聚積萃天下之伎藝凡六歲而始成亦呼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毀拆官不能禁也余嘗讀国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它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岳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亡云御製艮岳記曰云云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功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靈壁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右水後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

東則高峯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又傍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明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嶝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游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

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躋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曰雪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嶝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

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岩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觀圌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明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閣樓觀喬木茂艸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

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岳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瘿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斡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蹬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

之探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技而經始焉山之上
下致四方珍禽竒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地為
溪澗壘石為堤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
積而為山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
飛來峰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
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
留隙穴以栽黄梅曰黄梅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
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賴石任其自然增而成
山以椒蘭雜植其上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
坡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葉結結為幢

葢鳳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之西
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
不可紀極皆四方稱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百
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
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駈
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
布屏從艮岳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温潤淨滑曰朝真
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
曲別置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瑤
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城郡近若

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門為品字門以
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椽楹窗櫺皆以瑪瑙
石間之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
龍舟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迎舟造景龍門以幸曲
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
隄外築疊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
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岩
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
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
漾春陂桃花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

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於
其中得平燕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經
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
天慶萬壽峰而名之曰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
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丈
御製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若
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然不可犯或戰栗如敬天威
或奮然而趨又若緩取其拱伏餘態娛人者多矣上
既悦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
榭庭徑各有巨石植列星布並與賜名唯神運峯前

群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群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万壽老松棲霞椚參御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栖煙踈雲風門雷穴玉秀玉寶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籠玉琢玉疊玉積玉蘂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津浚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岩搏雲屏積翠巖其

間黄石仆于傍除者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寘于綠萼華堂者曰卿雲万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陥都人相與排墻避虜於壽山艮岳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已載前籍

聯句所始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之亦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為得聯句實起於漢栢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顔真卿亦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餽物為人事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弘人事物狀云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

今韓弘寄絹五伯疋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杜牧謝許受江西送還韋丹碑絹等狀云中使奏宣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紇于衆所寄還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絹共三百疋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也髮宣髮見於陸德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之見獨本艸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為據也

壽亭侯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閹羽嘗封於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荊門軍羽祠中光焰遂絶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至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傳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稱臣呼卿

古者稱臣蓋示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璧者文藝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大夫不復敢以相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商周以前不復可考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云巫祝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稱呼萬歲漢武帝登嵩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匡庄將妾射異弃送繇穀軍中皆呼萬歲萬孩封彥乃擊醲酒勞饗軍士皆伏稱萬歲王望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万歲是則慶賞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上之祝也

崔豹燕人

綿子唇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擾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圖壯方復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余按劉孝標世說

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大傳是則非漢末魏初間人盖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為是時人故不免於誤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今自今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於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也

劉歆顏遊秦有功於漢書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遊秦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為大顏後師古為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遊秦者鮮故余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遊秦事唐史略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真卿集

檄書露布所始

之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起於琳也以文心雕龍考之已有張儀檄楚書僕巽檄亡新文也又司馬相如喻蜀文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起於陳琳隋禮儀志魏後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見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為桓溫作北伐露布云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為得漢書洪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結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

魚雁傳書

陳勝吳廣將舉事因卜者言遂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其卒魚烹食果得書古辭烹鯉得素雖非引用此事而意實本此蘇武留匈奴昭帝求武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用常惠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實在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二者皆出於一時之偽後來遂以魚雁為傳書之實

馮經接鶴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
之故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
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大率如此蔡絛西清詩話云李
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鵞換鵝乃道
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為逸少
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
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受云云
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
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
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

論書表二山陰曇壤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
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
德兩章便合群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攜
鵝而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畢當舉
群相贈耳初未嘗言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
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
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尤有書否蓋此啟在
著真誥前故未之攷正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
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為國寶逕謂以為逸少書太白
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白鵞而不

云黃庭豈非覺而誤歟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余
攷之其說非矣蓋書黃庭經換鵞與書道德經換鵞
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
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
及黃庭道中緣身經黃庭玉樞經世俗例稱為黃庭
經內景經乃大道玉宸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
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真誥所言者外景經
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得者
初不同金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
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

以小歐陽集古目錄校之與文中所藏本同則右軍
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攷之未詳故未免紛紛如
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啟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為之
辭也余又嘗于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
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於人間
右軍精於艸隸而性樸愛白鵞遂以數贈之得其妙
翰右軍逸興自縱未逸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
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為的據也蓋道德經是
儒悅道士之鵝因為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善書且
喜鵞故以是為贈而求其書此事兩事頗分明緣誤

以寫經為鵝遂使後人指為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為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鵞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帰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帰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白鵝此言書黄庭經得鵝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也文士用作黄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録載褚遂良右軍書目王言第二卷有黄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跡故在既可以見其為黄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亦記憶者翰書樂毅告誓黄庭又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黄庭為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盖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注云對青竹竹黄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淅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為黄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体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為杖余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為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第三峰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牕雜録有異竹蔓長二百尺餘玉篇云篔竹其可為舟龍公及篔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哉

佛書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今考之蓋明帝之前已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騐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今世傳列仙傳佛經多作仙經世說劉孝標注世說中畢見佛經事全引此文曰顏之推家訓所引列仙傳贊亦云七十四人出佛經乃知仙字是後人以易易之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餘長丈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礼拜上使使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取經之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傳毅對明帝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

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逮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也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昔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語所謂刀耕火種也

鐘鳴漏盡

今人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或傳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若今刺舉所損外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或非也田豫為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為始豫書見於魏書本傳

燕脂

燕脂今或書作烟支又作燕支烟脂然各有所據中華古今注燕脂蓋起於紂以紅藍花汁凝作之以其燕所生故曰燕脂蘇氏演義曰燕脂葉似薊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亦謂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燕支粉北戶錄載習鑿齒書云此有紅藍北人採取其花作燕支婦人妝時作顏色殊覺鮮明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可愛如燕支也

孝宗聖德

初隆右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亮謂帝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而歸附矣宜以攢宮為名僉以為當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有附近者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亟敕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卹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干于二姓

干于皆姓也干古寒切干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犨晉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邗周叔王邗叔之後子孫去邑為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干與于為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今世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神記周禮注則云干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辯良可嘆也

赤松子有二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即張子房願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

晉之皇初平嘗牧羊忽為一道士　將至經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為赤曰赤松子即叱石為羊者事見蜀漢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謚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為謚者行之跡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后方有謚今考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為楚武王趙陀自稱為南帝蜀杜宇自號為望帝此固顯然自為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云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敌國不滅釋吾父兄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倞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存不當有謚為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樹在太山之小天門至劭時尤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羡五株封之句皆俗襲不考之過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仕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幕官採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故賦有楓挺十丈松封五大夫之句亦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大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初不知封松乃在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後失於致審遂以為實予嘗過其處見道旁有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余所記云草市曰五大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大夫之名實由焦氏措手十朋之不見也

純白齋

聲韻訓釋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韻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

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
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
遂上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倫條貢舉事
取字林韻集略字統及三蒼尓雅為礼部韻凡科場
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国子監以翰林士丁
度脩礼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説書賈昌朝言舊韻
略多無訓解有疑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
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刋定其韻
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
於字下注解之此盖今所行礼部韻也吳曾漫録言

論景祐修略事説不得其始徒胥胥於張希文鄭天
休脩書先後之辨尓予因嘆近小學殘至於廢絶遂
擿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覧者得以攷云

丹朱不與九男

孟子云尭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
云尭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胤嗣之子
臣下以距尭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尭典予
按呂不韋春秋元尭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
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尭
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
正與不韋春秋合盖使事舜時朱以嫡子故不在所
遣中趙岐云八庶盖未之考耳

洪崖先生有二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
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
不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
郭璞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崕肩即此是也其一唐
有張氳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及豫章職方乘云氳
晋州神山縣人隱姑射山開元七年召至長安見玄
宗於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氳至施藥病者立愈

州以上聞玄宗意其為氳驛召之果氳也常服烏方
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壸雲笠鐵
如意往来市間人莫知其年歳今好圖其像者即此
是也豫章有洪崖盖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
至其處豫章人立祠於洪井二洪崖遂至無辨

阿堵之辨

嬾真子録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
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
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因云出阿堵物謂口不言錢
去却錢但云去却兀底耳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

爲阿堵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晋人所稱不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舉目徧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着阿堵輩温咲曰正自不能不爾若吏以二者爲證其義尤見分明

二字名

歐陽公集古目録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門貫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字亦盡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曩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悦曰太后遣使者荅諭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明禁暨光武即位以来士大夫相襲複名曰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常字公先有傳附於蘇竟後紅僖二子曰長彦季彦又有劉騊駼嘗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立季智名寔舉郭太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威康司馬子威此人者出於匈牧置郵署活卒

伍恢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書傳中今可考

酒有二名

唐子西謫居惠州書醖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勁者名齊物論

蔗子與蔗子不同

東觀餘論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馬俗從草非是予按說文蔗字在草部注云藷蔗也玉篇有蔗字在竹部音失卸切方筐也又集韻亦載此一字音同云箕屬是部蔗與蔗自是兩字右軍正誤黃氏見蔗有節似竹遂以從草爲非謬矣蔗字見於說文豈可謂之俗字也

避忌諱字

晋宋以来士大夫多以父祖名爲重習以成風拘忌太過至於迂滯而可笑齊王亮父諱倢還晋陵太守沈巑出之好諱犯亮亮不堪遂啟代之巑之逶迤乃遣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太平御覽載此云當作酋傍犬猶爲犬傍安猶與今南史小異）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下覆床跣而走巑之撫掌大咲而比齊熊安生將通名見

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譎雄士開譎妄乃
稱䐗生群公唉之此與嗤之甚相反然䐗生之稱以
尤迂拙可唉也

考古編十卷

（宋）程大昌撰

明鈔儒學警悟六種本

攷古編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證。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爲後人駁詰。至正朔論謂周人雖首子以命月，而占星命算、修詞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依據。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韋述所記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誤，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駁章懷太子所註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昫舊唐書作北景，以荀子所稱子弓即仲弓，非馯臂子弓，以瑯琊臺碑文證秦以前已嘗刻石，皆典確明晰，非泛爲徵摭。雖亞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橫議也。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二

攷古編　　程大昌　泰之

予賦性樸拙琴奕博射去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命真安命雖不信術檜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緇黃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關因泣官按物之際凡生無為則所為文辭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册而已自古至今者聖君賢有作有述有釋有發至于而精言奧義略無遺蘊矣予方奉訓不暇而敢贊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備其所傳聞其所趨苟或未至安應則熟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參攷久忽究竟據諸本始而明協諸考證而合則逆所然自幸如然闇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樂乎翔發古義而羅如不剝者矣亦安知無疇非伏鄭而詢其多事也歟知我罪我無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則貴乎至當不易也又曰溫故而知新則又貴乎反并得求也而予敢安於已措而息於既者哉求閑苟遂益取平日所擬而盡究其極五十九年之非忽其自見則其為可樂豈勝學哉舊著恐遂散逸類為一編以便尋繹而叙識其所從作苟有見當繼續其後也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之書于泉南安靜堂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捨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違土漢儒也嗚呼此論詩之所為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公所載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

後文王世子文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為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旨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第一相受於是剏命古來所無者以為國風參四雅頌而文王南學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也則姑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信雖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為何音何類其實竟為何世何主惟夠命央之書序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其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繆誤不得辭而白也假設其詩欲以貫取為備乃四夷之樂備取其一何名為備天履詩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擬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其拗至於剛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為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也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樂自雲韶而頌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所為作與其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声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考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

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考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正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與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存威令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頫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变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問各雖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果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辯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為歸宿故寧其置之不議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始甚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与命謨之与訓体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尔若其善悪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誓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謂：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予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並言之而摯著篇首則自毛氏始載記定是凡後說國風或引為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羞用傳不足多辨叢究求其說則左氏荀況氏既云尔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為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悖者有曰寔不識矣世未更秦未有譁若也是不獨不与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况其說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意見故如指采蘩采蘋為風援引頌文而冠魯商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舉徇世傳疑其援諸夫子也

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古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 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占所出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己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故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舛附已明矣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書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為無有則說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乎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二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三

詩論六

漢人贊曰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亦無能争魯詩為正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後為争出然終西都之世魯學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玄成賢皆以詩顯名為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行於世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亦易互新然而猶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執一誤也析書序亦其致則亦有自蓋禮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尔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禮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禮之謂風者与雅頌配対又會十三國者統詩而無他名使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与雅頌遂有名稱与之相敵後儒曰又加國字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本國風之目分其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廓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体上則諭設二南使其体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敢

以百世未季回數千載積久事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說為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歛邇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為六蓋類而暢之循曰詩之旁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以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周也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一意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㳂六義以證夫風之有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數吉甫之增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也然而夫子董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稟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体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於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体者今無一詩以行於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刪剗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為定則正恐舍形狗影失本大遠矣

詩論八

周礼籥章歛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言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皆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歛豳詩雅頌三体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籥章無所本指固不可臆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豳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乎迎氣祈登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登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体吾不敢聽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刪削也乎且又有不適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奏凡三奪其倫籥章其失戒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体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由取七月以實籥章而籥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為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指雅頌而七月一詩又成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旧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備遺國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備改豳詩以為豳風而曰此詩即籥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予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為斷也古今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知之曰角招徵招是咸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類孟子載此詩詩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悅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歛之豳詩雅頌通乎

適與逝同而遂取足三体於七月　詩則夫招同於韶且
又在奔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知
此等人口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儀季者疑其受
諸聖人業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
竟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已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
魯太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加嘗其節中度故曰雖
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嘗從樂奏中言之
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
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李偷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
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其夫
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析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
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隱之關雎樂則判於之殊無一語可
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
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辯也欲至他序失當與詩
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
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
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甘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
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如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
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猶易時世并誤本文者類
類有之又如緇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
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強欲熙
而闕疑與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辨
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傳引曲喻深見右詩蓋李者亦無
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
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
言其所從與其判雖有指著而不作其爲何人子夏之生
去詩云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
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
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鄭作毛詩箋
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也
然而以子夏爲說衛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
子夏不得追術而宏何以能之日韓固判言所序者毛傳
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詩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知
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
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
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
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
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大詩發序兩語古
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大序語
之丁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
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衣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
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
六序發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
分矣

詩論十一

宋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宋序文大
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按也若使宋序
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
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宋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
別立箋語以与之別而釋序則否如純爲鄭語不復表別
別也大況周自文武以後曾自先秦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
有詩〻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大可揆度
者必因事乃作不盡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
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〻如見奇二書之所不
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
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坐
作詩之世目擊戲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如則稱謂
續序之爲宏作其實驗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
之所能爲也本詩之官本其得於何也審其出於何人究
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
案所以綴緝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
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
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
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
去之凡未能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
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史記尚言叙篇傳之間在一悅者
其体制正相似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
毛公訓傳既成散其使於詩求遂彙剔諸序各冠篇首而
後附宏傳綴語以紀其實若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
也此又其事情次此可得而言者如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与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益吟
与夫子等若非加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
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
予意所鄉款求異則本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
之而枉其明指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
世遠無古書可效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
於所類釋卷之間見其名稱略与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
從贅出者而刊削之其叙例所列乃遂主予札語配合無
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
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鄘十三國小
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
篇卷者然也毛氏之釋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
特曰其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
其左右本嘗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
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於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
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市之
左南二体既異而其類書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与
札語抵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著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
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
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系國風一名以己
例則自相差戾以札語則有所增益益書詳而求則知
其所後丢而正其所以誤取去周風、字而下周南召南
与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摘去今毛氏國風部位則
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真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
用詩各篇總〻貫無有殊異句三百十有一篇者与季札
所見名稱位置色〻札合矣其異名之附國土者則周梁

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為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
十三國而無宗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偶志音
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用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
以正毛失而書古則未假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雖致
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書之後苟信
予說而即此論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也已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三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四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鄘此正定

毛氏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鄘以下至豳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云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能
盡受則析十詩以為一卷是之謂什非别有義
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嗣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已上自有有嘉魚篇卷已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發稚頌自為一体不受淵雜故此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性不經屈雜故待本之矩度以於二南司風標卷之誤而後與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普序者頗三百一十一篇何也僕遂謂吕色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五百篇諫武縉之書如宗錄詩綜句書唐遺詩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二百五篇為夫子刪未定數故長詩無忌單推本其說知漢世毛李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矣也然思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李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列篇意則往往雜采傳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適歸氏說故班固總春書錄王永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無錄之傳式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唯標也欽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可尚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李至自即其國立傳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李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礼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元皆為卿傳習至為推廣其教而鄭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專毛也曰毛公之李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春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直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為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衆子矣曰起子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声音耳而可用以參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未詩與樂之官猶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荅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比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事會因号以從之無背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是為稽據也及其裒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為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為南雅頌而為徒詩者亦各以因若地著之率仍其旧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下而類著於邑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為周公而作繹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邑大

夫其實為之也在盖庚詩蔔已為殷且須又有殷武今其須乃皆為蔔唐叔封唐在在其父時已為晉其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為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頌裏文武者乃復分而為三曰邶鄘衛凡此數者弃而規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執考訖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狄推漢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為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為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奈雖諸篇既使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雖其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鄉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本成其奉而列於衛衛僭則魯而繫諸本召穆之民勞衛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其言之若自為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二南以發明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貴於此供無疑疑故其如為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為其肯自已立程耶故因其所傳之衆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冀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一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秦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為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繫南其下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

受命而居西為伯召公安得伯爵而摧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為周之地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蒞也又如甘棠所詠正是追詠豈德旣其尚在召公固無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賜虞麟趾益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直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專有某詩也則宏之即周召公地而冀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台地之地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台地也而指為主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為諸侯之風殊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揚邪此皆不知南之為樂故失雖無宿年

論詩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台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既文武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為作從奏樂言之其豈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為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而更為奏猶不失為文樂也志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為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為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耶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悲鄭故引狄以封除之其於閱牆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宗族歌文王所從歌樂先承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着作之作且又昇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為之而宏之於二義皆遠失其本遂閔謂

官亭而著此詩此其為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間雅作於康台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為樂則豳章之於豳詩皆并豳雅豳頌而此何以歟歟則安得執為徒詩也曰此不可臆度也古未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其為詩章為孰適而當為雅孰適而當為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共識悲親出其詩而可明播無忌故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深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攻爭民因不可於朝無頌言則或詩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絶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守後以先下情無上於上聞而因為世戒是或自為一理也歟其可考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如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待其全豈待盡備禮語而證定他詩也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魯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頗周大詩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搗集刪次乃為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季官如是說行獨祭何曰不相序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无今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察益不以甚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刪則序之發明於詩為不少矣而而可廢乎記孔之書万世通知漢儒所為今其有理者亦皆古經列其季官則於詩序乎何誠

正朔一

三正之別寅丑子其建是也而或者有議為曰紀月之次首寅訖丑而十二數具者百代之所同也其作意更改者如秦嗣用十月以首一歲則識異矣而驗其月建十均直亥紀數盈十者未之有改也然堯正仲春實占星鳥后稷公劉在虞夏間勸相農事其時詩亦準氣火以定七月則皆建寅也至於春秋本周曆以記時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書隕霜殺菽皆紀異也使周曆而首寅月則斗建寅如冰不堅殺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異也由是推之謂夾歲初而不移月數者非也班固劉歆之論曆及兩漢諸儒之釋經皆曰夏商周之相繼也寅丑子相更是謂天地人三統然則復始如循環也五三遞更其得政無幾然猶有何攷著莫為於詩書詩書斷自唐虞以下為世凡五其剝建丑子者惟商周二代自唐迄夏即皆建寅不相復也高堂隆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步是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據也然則占三從二則帝王建寅者居其太半豈得謂之相復哉

正朔二

夫子嘗取四代凡制而折衷之於時獨欲行夏蓋歲若始丑則體實不為夏中既違天矣而未遠也若其始子以占則月方建午時已紀秋豈不全與天背哉故惟循夏建寅而後四氣各襲其位也周人亦知建子之不足以正時矣特牽於舊傳謂不自立一制則無以見歷數之歸也則自不容不改矣而於朔易嗣歲之間酌求其當欲建丑耶則

不能有革於商將建寅卯則夏人固已先已為之則其勢
不得不出於子也子雖改建而稽求天令惟寅為協於是
參酌三正而占而並用焉既朔自紀子以為正月旋復椽
寅以為正歲此非徒虛存兩名也曆象所著自有參致夏
時之制雖存其間世或習矣而不察也然則夏時得天不
必待夫子而後論定蓋武王周公其已知矣而歷敘先秦
古書不見改子用寅起秦何世則秦十月其為亥為酉
嘗究所當而後因年之內始乃改定也班固之言曰漢興
襲秦正朔先寬之論漢歷曰推傳序文則今野夏時也太初
歷法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
十二月則秦漢十月皆建亥也月令雖經漢儒閒益然其
氣令悉本呂覽呂覽者不韋所著正秦書也孟冬之月日
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則秦之十月建亥甚明特其改用
夏時未見所始耳

正朔三

秦既襲夏寅則正月者其歲初也不比之始更十月而
歲首尽頗取以為首何也史謂秦五勝水王之月是也矣
實周之正月既可為之以為中冬則月而建亥何為不可
建之以為正月也凡此之意秦固明知而然以不肯著正
惟夏時得天不敢屈天以狗己也然則周人表正月正歲
而兩著焉吾於此有稽也周雖首子以命月數而占星定
曆至祠祭事仍按夏時不皆自用其制也六官職事凡曰
孟春仲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者皆周正也而龜人祭祀
眷人相卷特夏常文而命曰上春故鄭司農以為上春者
以夏正言也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周正辰戌
之月矣柞氏因其已伐而刊剝水火焉則特別異其時而

用冬夏二至蓋斬者人也籍人事以信其歷雖用辰戌可
也刊焉剝焉加水人而化焉苟非其時人力徒施故不容
不用二至也辰戌用而寅歷信二歲用而正歲存夫之六
官不止一事也土圭表景以迎日推策圜丘方澤以祠祀
天地適當二至者既皆明著其期以應正歲氣序矣至其
天令已及人事當奉而會其令存不在二至見所表列則
又異其文而明標之曰正歲十有二月如夏人斬水杜子
春以為夏正之十二月者是也夫正歲有十二月周歷亦
有十二月令夏人也趣大宮正月書例而冠以正歲者以
明所用着建寅之十有二月而非周之十有二月也蓋至
此書正歲以冠其月而周制用夏者益明白矣

正朔四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月有二月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聚而觀之歲云歲云不過積月十二而周是其數疑若無分於年矣至大史之職又有所謂正歲年以叙事頒之于官府都鄙者爲其歲也年也无所殊異而兼奉兩語則周公所書其亦有時而行文矣諸家至此但不能究窮其別時不知夏周固有明制不可雜也爾雅叙載歲之在辰者於夏曰歲於商曰祀周曰年而唐虞曰載郭璞從而明之曰歲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今用其言質之詩書論語其如璞語非臆說也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夏人以星名歲之所本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必從食指以命一稔則是周人所爲因禾命年之則也何以年載曰惟改歲每歲孟春皆夏語也作十有二載乃同是爲在唐虞間語亦猶箕子歸周陳言而猶推本其來曰惟十有三祀不相雜也若夫周之稱年則純一無他矣秦誓代商自稱十有三年而追敘田事亦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也武王克商之後周公攝政之久商周之享國方徵之朝行悉以年紀而論語之百年三年父母之年皆當末如一也是已若歲年者夏周之制無一語相亂也馮相氏所掌十有二歲者以當歲之一星互于十二次者言之也左氏所謂一星終者是也其曰十有二月則其十二朔晦者是也占星之歲循歲數月而天時人事孰當從周孰當行夏可以參合無語故曰以會天位也天位可會則以夏衆周其無爽矣於是事之可以遵周者循子正以立我事之不得不以行夏者則本正歲以若天故歲與年可以交相正而時令先後可以授之官府都鄙矣令六官歲年異文者若生齒大比則以三年至其大計群吏誅賞則必於三歲年之爲三十六月爲其大比大計必各有萬時傍按始得捴其會計者故三歲三年不一其制措不得不閒其辭也

正朔五

漢祖入關也以十月又會五星聚見東井遂仍秦故以十月爲歲首其謂十月者周朞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首歲顏師古曰未正曆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是也前世曆家如違詔之徒謂大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然曆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王莽居位當初始元年十一月遂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候則改寅用丑矣更始改元不足三年光未暇及正朔事而光武受命於更始三年遂改建武其置社稷立郊兆度田服色者著於史而正朔改否蔑無所書國本見其改丑爲寅矣魏文之任黄初事事改漢而獨循用漢正明帝以黄龍見山茌縣有司曰魏得地統正當建丑於是歲以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夫文帝正朔用漢而明帝改漢用丑則是東都國書用寅矣而光暉雖於曆志亦不紀存也明帝之正雖誠改丑然不及三年而齊王芳以夏正得天更其建於是又改景初四年建寅之月爲正月而以景初三年建丑之月爲後十二月蓋至此而歲復首寅也

正朔六

明帝詔改丑正也其言曰景初之曆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曆數之序夫明帝之謂正歲者即周之正歲也其謂景初曆乃明帝自制之歷也丑為正月明帝可得而改也四氣之應夏時者明帝雖欲強出意見不容易也故凡當若天者仍用正歲為析而其率然建丑特虛名耳宜乎正始以為難用而復建以寅也漢魏去古不遠正始之臣又多傳雅今其改曆建丑而不敢移革正歲其必有所受之則周家正月正歲兼著於時者是其祖也獨怪夫曆家自主其術者曰立數已定推而上之近則獲麟遠則堯典又遠而闕闕其天行曆算皆可覆其跡審為說甚美而其時人自相攻駁固皆具見失實矣至有不待攻歷而知者子丑寅紀有三建而月之周匝十二辰者無古今也商之代夏改正為丑則其年當虛十二月矣周之代商用子更丑春之十月改從古亥於其改建之間法當虛月不以入曆也秦而推之王莽代漢改丑則初始之年亦無十二月明帝自青龍而改景初其曆亦當盡十一月矣其既虛一月矣則十日十二辰之相配者其年其曆必當取一甲子有半而對之亡月曆家不留於此有所稽驗符禁數歲年而參張其算曰吾之曆都見遠古不知憑何氣數以證天行耶

象刑一

舜典曰象以典刑皐陶謨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自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况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剕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曰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也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宫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不能會歸乎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為傳也為之稱舜曰與其殺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耳而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未嘗置刑不用也戰國之時未經秦火所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別援古典以當其有無時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為治耶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故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楊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其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也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由刑之制孔穎達等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剝引稼轄苗民固已有之帝舜亦數其虐時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法固耳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三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闕罪而五服之法服服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也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者方有鞭扑撻杏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歷五刑者又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其加之流鞭扑撻為是何其不倫也此自可以理料也

象刑二

孔安国之傳象刑曰象法也法以用刑也以象為法於義既廷而法以用刑似非六經語度故世以為疑至荀况氏出疑異冠服之不足以懲也遂作意且訛以為無有故其言曰象刑不生於治古起於亂今也象刑虞書嘗再出又親紀舜語若含之不據則免無不足祖典謨不作經矣然則何以曰古無全制則嘗參其類而求之類既相比則當推其理以究之待其段此之質相說以解則古制見矣夫既謂象則必有形可繪有狀可示也既其可繪可示則凡謂為象者其必於形象焉求之豈容它言也歷象日月星辰雖書其象度於曆物璿璣玉衡正是模寫天形星象以次之於書故夏諫義和謂其象逆于天象也觀象則服月誌以日月山龍加象色而會之於衣後世宗本其制而差降之其最下者亦以象服為名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慢畏而可免求之說哉弟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耳

象刑三

周之闕名象魏〻者取其巍〻然也象者實有六典事物之象畫著其上也司徒之職正月則垂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其為制之本有處也既名為象且又可垂可斂則不止巍然徒闕而已其闕之上必有其為刑尽刑為象者其是矣周言刑象命其形也處言刑象著其成也其實一也六官皆有取六取皆有其治教政礼刑工随其事物而圖寫也之其繪事屬刑者則刑官取而垂之魏闕是為刑象由刑象以推唐虞則象刑云者以有象而名可類推也魯哀公二年火災公宮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夫損象魏之象以為旧章而可取藏焉則凡周礼在魯者皆有象也曾仲对齊威公曰昔吾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當昭曰設象者設教象於象魏也夫象設於魏而遠親可以自見是象不待魏自待名象魏而無象則魏闕耳象可離魏而言設則刑之可以備象魏而兼象則觀職守定始刑也况仲之所言象也度也權也皆形器也斜象刑之為畫象又何疑哉聖人之設刑也鑒斯人之不化而其肯以不化者非有長与剝有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礼也之知義者固遂有恥且格不待致譬矣上之恭入於德礼而下之未至於無預措則重劓宫大辟之用刀鋸斧鉞桎鑿之具先事繪象以昭示之使其睹其生鑒以不及犯則唐虞之象刑象魏之刑象是皆以其昭〻使人也不愚為其民忘李之至者

象刑四

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荀周曰懸為物而愚不識皆答世之教防無素者也孟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就本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属民而讀者書五禁子門閭者論刑罪于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王應不知著之諄觸也以此言之則措算也以暴昭其可畏可畏者正聖人忠孚之意也經之言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底鞭朴皆士師致刑之具也自流以下不獨出五刑之外亦皆加輕焉故推家之所繪是其一代刑辟之大者也典之為言與典二礼之典同舜之致戒蓋曰循象以常〻刑用流以宥輕罪鞭以警有位朴

以懲不率金以贖其可恕眚災而肆赦怙終而不改則皆隨其罹法者加操縱焉則舜之於刑此數者皆相須而不可相無也然至於制中罰敎而以其功歸之皐陶特曰方施象刑惟明而乳戮朴贖皆不在數則象刑者其一代刑典之大者也雖然有刑而後有象刑者實用也象者假設也從假設者以名其刑似本形明形不本其本何也曰此所以見聖人期無刑之意也及其未用而設警以先則不待入畏而後知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預與之相直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種物怪也聖人茫金貢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茇者知畏而預為之避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以期不犯著名其刑而使先者不及於犯則刀鋸斧鉞推鑿皆付之不用聖人之欲也示之以畏而民惡之以不畏則其假設者為實用矣故曰方施象刑惟明也其後成王之刑以義斷刑則自名其刑曰義刑務王之訓夏明贖則聖人本其制而命之曰贖刑亦各實其實而已矣

象刑五

謂異衣冠之為象刑不足以待其實矣而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夫秋官所掌既有三典五刑以明正辭詰奸而又有加桎梏而坐石以恥者又有去冠飾而書版以辱者則於其起居服用實有意乎以別其行懲文矣而又古者典冊希闊傳政不詳戰國之時刑辟濫衆已有傷時慕古者曰古能以畫衣代刑而今獨不能其在荀況固已聞之至漢而傳益既諸儒遂和附其說以為誠然鄭元之於司圜固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墨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援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轄刑以行則不過若皋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推舂也本非正在刑用之數則安可以刑倂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皐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穎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則淺深糝戒審無不曲盡而緊謂示恥可以去殺周無感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犞于成辭乎域之圖遂為千古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寧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彼其結繩與干羽特致其至而非其從所致也苟以民頑俗薄而疑象刑之無能有懲是特不究其所從致者耳三台推功以期多類伯夷降典以祈未然民曰遷善遠罪既與刑忘矣而猶惜有不盡故畫象以示而發其愧畏之機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為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五

三宅三俊一

周公作立政主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宥之四裔國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是其所為三宅也正真剛柔三德如其範所陳是其所謂三俊也然立政一書顯為用人而作雖以司寇謹刑然竟其大要其可事無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三代本末有序先其抱置率當先德後刑安有未及用賢而遽飾刑罰恐非聖人彝序亦非立政任人本旨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用正意遂傾飾不文而別為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為三宅其才可宅而未發此位則為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祭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為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為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若明命其才實以職當則併已用未用數之其將參錯而六不得止云三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業可以程品豈容虛並三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復教之皆不安穩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如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即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文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固云夏翔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湯文武而俊甫曰克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益事牧準三官也人居處以此職使安其職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準如先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舜以處為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行此職而揔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為官稱非如自上處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準所從命名以為三宅者然也三宅既為官稱則隨其職業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附並三宅而名之三俊也

三宅三俊二

天下職任多矣常伯總率百官常任謹戒百事準人平處刑罰三者關繫治亂最為要切故本天下之大而能擇人以處三職則於君道遂無餘事此夏人峯要致詳文意而商周承之以為治本者也湯之興也用是人居是職則該安其位而無跡鄰傾簡之虞名若人之有若才而該當其才而無名實失之僞此並成湯自立此模也知夏制而敎承之故於三宅之三俊既能信用而四方萬里遂於夏法乎見德也文武之道周也以古乎夏制則如其指而不嫪以古其時見則人能擬見其蘊而無失故周之治并遂追夏軼商也然則夏之此制施諸用人如方圓必於規矩不可舍而他之何也為其執要而致詳故也孔安國求其說而不得顧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無義民一語也去顧俊而論德先夏之所以宅人而其因固如大鏡者也合三職而一無義民者本夏之所以不能嗣性而至於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三宅三俊三

自虞夏以及成周事日益多官日其衆其分職任事者不惹受人顧成王之資不及文武則其操揔之法尤當得要故夏之三宅在成王時尤為用人會最也二帝三王官稱

十六相去四凶舉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皆非先故而又時巡考制一歲之間車轍馬迹率常周徧天下安得謂為垂拱坐視也耶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惟察知事物情狀而循理以行不自作為其斯以為無為也歟故由仁義行雖曰知至至之而實非自為如此之仁自為如此之義也易之無思無為箕子之無作好惡成王之無作聰明聖人之無常心皆一致也若曰心思作為言語好惡志慮屏除斷絕付之無有真偽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也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方其理不當作則忘世自適非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於土木石無為之至矣奉世言行苟有一善則求於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遇則其作為毅勇於夫繫辭之贊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寂其密也其不動也人以為土木石野人也及應感而通與民同患人以為江河沛然也而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古之聖人莫不皆然而舜特其可得而見者也世之言無為者不入於楊子則入於釋氏楊之說雖與孔子異見亦未失理也釋之說則棄人倫蔑禮法以空為至自空以上無指爲施諸一夫獨善者猶不害也若奉而措諸天下則應感出治以何為原哉關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揆之於有職有感者之言也若遇事當應猶其寂然則聚塊積塵而已

耳天下何賴焉故夫水土稼穡禮樂刑殺舜皆能之而能不為也以其該而照其備焉稷契皋夔孰可尸是孰可主是當其考而授也稷不強其所不能為不致其所不可逆則凡此分命亦非舜而自為區處也因事而擇人因人而授任理固如是也使舜不能為出其表而見其當然則區處之初已大失當況自親之歟故曰發无知何能為則又并與无為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謂老釋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為而致之無為則孔子之謂恭己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以哉釋因封基散財發粟列爵分土惇信明義紛紛更稱而猶曰垂拱以治其真垂拱哉

為

孔子曰禹吾无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夫无間云者有所非間之詞也是故貫指之得以立議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无間焉入聖域而不優也夫功非聖人之極致而其力量大小常於此焉推見也不稽其功效則其有為之出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賴其數命所承與重華所協義哉乎莫可高下則三聖相襲似惟作為觀也而指之為功夫子本語一猶有爭差者何也曰此不可從事為之末而究辨之也乃若孔子必有為言之也湯之伐夏也內省紐顏其於揖遜實有慙色仲虺作誥以開釋其意顧成湯伐救民者不數數然而特詳言其不自私己以素信於天下者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凡為之懃懃其伐夏而自居也今其所立既以壹身為物而為夷夏之所信戴惟恐誅罰之不先此豈私

一已而冨天下者所得能此於民哉夲疏以禹而湯之自愬者鮮矣此事理之相形而語言之知要者也禹之傳啓也德固无憾於尧舜而迹則近於私已也故万章之問孟子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夫万章既夲人言以問則是語也由来已久夫子亦必已聞耳矣而不足正與之辨也者究其非問所起而陰用其所不盡者之君曰人之樂乎為君者為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己私也為其天下皆為我労而我无所用力也今從其宮室衣服飲食而卑之而悪之而菲之則凡其自奉者殆不豈於匹夫矣至於敬鬼神凡為天下出費者則致極而不敢薄苦者胼胝手足傷切膚理不子其子而極力疏瀹无遠不登則豈肯以天下私其不可傳之子哉吾无間然之語重複而可寧益不析其疑而熟辨其所從疑也聖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淺覷大抵如此也且夫天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耳入是則无非离非則无是苟從其对而明之則不待片言执剖而意會了然矣子貢未知衛輒之事見兼於夫子手否也則借夷齊以嘗之夫子既許夷齊以仁則輒蒯之不仁在所不問也子貢之於輒蒯設不問之問夫子之於禹有不辨之辨故聖賢不辭費也

夫子一

尧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位在德无力足以嘗攝天下凡所施置勢兼長素則其動也隨周易〻然也夫子終身匹士无所資憑而當時推尊萬世主信君子之言動政教交依其言以行其此問必有无器而民趨不合而人争者矣陳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欤抑與之欤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欤温良恭儉讓殆從子禽所見言之耳而夫子能及所至之国不問何侯不問何事悉虚心有諸己所謂如有政吾其與聞者盛得所薰非故數三者可究也日之麗天與春為生與夏為育秋之物以堅冬之栗以煗方其位當而勢順未覺大異也六君子者之事也明已入地轉尽為夜百川井泉嘘氣土蒸若将雨而出雲然雖枯田蔓草根荄乇甲悉傳滋液如麻粟如珠璣均被需合夫何自而然也至陽莫逭雖隔越九地無不透徹也此夫子之德之盛非阨窮在下之所能掩者也德至是矣則誠於此者自形於彼其豈有所用力也哉夫子嘗諭志於人曰老者安之朋信之少者懐之此三語者從當情以観僅能相安於無事耳然以一身而对億萬以無作而應有待不施教養而老者自尔安不立要約而朋友自尔信無所拊輯而血氣方剛者自尔歸慕槩其規矩以準諸古是為何所自似哉無告之民易以受害而能使天下俱不能害窮困之士難以伸達而至公至明自不埋伏此其為放皇人人而思事事而察者之所能哉達則尧舜窮則夫子其致一也子貢嘗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尔所及也夫我不上人所待自制也人或我加自非德力諸著使其人望為而意已消忍育但已故曰非尔所及也此聖賢之分也

夫子二

期不喻而後命〻不喻而後撓〻不喻而後辨此立德者浅深之別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此之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者絶相遠也彼其畫刑象示懲畏而民用不犯則固不勉於期矣西命辨說三者泯

於無言也夫子嘗語子貢曰予欲無言蓋則至乎此也吝如子貢聞者語而猶特以詁言之常意其無以聞通彼已也則隨献所疑乎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於夫子所指不翅朔越遠矣夫子益傷世人無復是以諭此者則人從而申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子貢無所復叩非不叩也不然所叩也四時於其常行而自行百物於其應生而自生舍夫則無所稟令而天豈臨事疑出此令欲此夫子之所自則而欲居於無位者也子貢之季晚而益進而益因文章之日聞得性天於自悟其見益非往此故其稱述夫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卽古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之所爲也使賜也而早悟此理則無言之誨吾知如一以貫之之唯無所不識之患矣魯居天下其此吝楚秦晉亦已小矣夫子一爲可遇而出要避境欲羊猳價者皆逌進歛哉至於墮欽毀貫三家雖肆不敢亦其適已則必有不怨而感於斧鉞者矣雇鄆龜陰之田向也性発歸歸至是一兵不凍齊人章章秦敢以復非其德力所被大於秦楚吝趙之勞能有矣乎小須暇之其於不令有季殆不難矣天其未欲平治天下故於堯舜但能祖襲之而已無能有所述也歌襄論袁伐木削述至一身無所吝而謗者不以參諸身感之間特曰此亦妄人也而已以堯爲父而有朱以舜爲兄而有象以周公繼述文武而民不靖不起於外而起於王宮邦君室則亡人何誅焉天之方春疑水之山窮髮之境无不萌散聿寶至於本之无根者石之无氣者焦然其猶大冬而人不曰天德不足以偏覆也此有以畀[illegible]

卷終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七

中庸一

夫子之設教也以人人未進是則不躐等以告故論語二書皆仁義禮樂之具至爲道曰損於上無詔焉子思之著書也以道道在是則穩發所見長竭無蓋不問世之能與乎否也而述造設以待故論語所載率寓遠指於近言之中而中庸所書並出卓見於難言之地此非子思而敢戾於夫子也其所指各有以也夫子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夫子之心也故賢如子貢而性與天道尚不得聞親如伯魚而過庭之訓僅二詩禮非有靳也慶其可授而受之其所施有分量也若夫子思之措意則有異矣自天命之性率而脩之以爲世教自脩道之教浸而復之至於無聲無臭豈惟聞言能受者世難其人若親見聖人而得其所受亦絶難其遇也方夫子在也擇人以告而應機忽唯者不過一二子苟去聖日遠又不得天下英才以教而旋執友偶故者則恐微言由已而絶故呼極書所得以待知者此子思所以異於夫子也子思之傳是爲孟子孟子之門猶有公孫丑万章告子樂克之徒相與難疑答問然詳其所諂尚未得與七十子班其見有望於參賜也哉此七篇之書又不容已也

中庸二

由夫子之雅言以違之其所不言則爲子思者亦難爲辭矣於是酌其可言其與不容言者而特出一意爲体道妙以立本而使人有所卑爲實物象以證妙而使人有所發揮是爲從無可寄言者而必與之言故機緘如走其委曲

也是理也通中庸一書莫不皆然而取證於天地者尤多且有序也其曰至誠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特言其可耳至不息而久以極乎博厚高明則直與天地配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言行在民莫不敬信覆載所及莫不尊親亦既大矣然猶有待於作為也至於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人之敬信也不以言動人之畏勸也不以賞怒君子之至於斯也篤恭無作而天下自平雖動容其辭亦且泯於不有稽其所宿其在見舜夫子則無名也無言也而於上天之載則無声也無臭也不復有倫可擬也天命之性於此乎復而修道之教遂如息矣之卷循矣蓋子思該道其序之可致者如此而能發推言之妙於可以循求之域則假物之助多也超歧之貫孟子曰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融已獨至孟子自謂與人立辨非其得已而肯從設喻以衿己長也哉推其借世人之共知者以㯫發其所未知故辭不費而理已明也此又孟子之李原淵出於子思者也

中庸三

凡中庸發琴瑟鬼神山石江河者則專以取喻也其本天地為言者一以證類一以旨實也域中有四大天也地也道也正相配对也㯫攝覆載者固出於道而模高學以為道則著合天地莫與明也体是道而在上則為帝為王而德約在下雖匹夫亦聖人也故凡語及天地即是聖人非止以類證類而已也高明博厚著固天地也誠之形而著久而證者其於載物成物亦天地也今之論道正及天地者功用相當遂者信之泰遠者思焉無有轉而之他者也推其發見未幾即援鳶魚飛躍以為初入之證最其參四大而明道要者也諸儒至此皆紛紛無宿詒不究全書本

指而判其一言一句以鑿出聰見爲耳中庸書之既以高明博厚者爲道所可通之天地聖人矣凡其高學問皆不可究窮而事物之在高學問者必有證而可指以驗也用此證而語人其言雖小而理不可讐其究雖大而物莫能內即至愚可以共知共行而聖人莫得先知先能者矣然後見飛躍之可以察上下之窮之飛豈能極天之高魚之躍豈足以究地之厚如寒郊之間飛者得以戾焉乎地之下躍者以之自出則謂高且厚固不誣也此之不誣豈徒愚者該說哉飛躍之在高厚者道之於道要功及尺寸則證象也及天寸功在學文則證象亦及學文遠仁義則仁義見證禮樂則禮樂殊舉並以揣天雖蒼蒼而高穹穹而示其分際亦皆昭然在目矣此上下之理所得由此而察也前乎子思固有指天地以喻道者矣如其後贊其大不能借物以形大則是斯言者其口唯然而心不釋然其於求道之心不免有所不足也今其即鳶魚以驗高厚也則有卑矣飛躍所及分際以明分際明而高厚顯天地之大雖未可遽窮而亦可以意想矣是故上下之際察於語小莫破之初而天地之道察於語大莫載之後此正匹夫匹婦之可知可行而達諸聖人之莫知莫能子思蓋以此該括初終而示人以至道之要也合中書一書言之自誠明既一以後凡言天地者不啻諸聖人則歸諸君子以斯道在焉故也至其書初言及天地則皆病之於道而不傳之以人益其同戒以矯曰擇曰尊曰參以修身以求道而未能擬道以參之故人自人天地自天地未能一也由此而言則矯戒擇尊云者正在飛躍之地也祖有積周可以稽證而未及乎知至之者也故子思以君言者而著之於初

也李者徒玩其辭而不究其序意謂聖賢之言低而可度是其遺理也淺則相與求諸李遠而入之溟涬至其甚也傚擬浮屠氏之相問答為大抵設隱行健務為不可攻詰而子思之假物明理者益以背矣子思豈亦有憂於此哉其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因取伐柯之則以喻其辭則夫人之相習為深相無為高者其在當時客已有之後世何譬焉

中庸四

孟子歷序善信美大以及聖神而夫子李立之縱之義蹤階等也李而至於顏子不遷怒不二過則喜怒哀樂之有中視聽言動之皆禮進乎大而幾於化矣若周旋見其手而傳事以言則曰回也進仁義矣進禮樂矣以為又曰忘仁義矣忘禮樂矣此數語也殆如用禮門尺度而準其所造毫釐不差也仁義禮樂固未足盡道苟不於仁義禮樂焉而求其日益日損則亦無以為鳶魚飛躍之候矣飛躍不證見而上下之察明則樂正子之李中乎二下乎四不待經孟子而其等亦已可明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孟子曰禮之實節人所以從兄事親者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而不去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與回參而忱人不知而不慍者同其所有也諸如此類皆李力之等序道之證也夫子之李者雖不明言其等而答問所及尚可考也含其細而言其大則一以貫之不惟參賜之外莫得預聞而是語之發亦非參賜之敢有請也參之承言而唯固進其等矣賜方以多李而識為疑則夫夫子之難賜者高而賜之等尚下也故夫子顧由而歎曰知德者鮮矣子之歎蓋嘆賜也賜而見歎則天下之不如賜者多矣子思孟軻安得如許英才而次第之則中庸之作俟聖人於百世之後七篇之作寄聞見於五百年之遠若之何而可已哉

莊子一

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為至以有為初其內篇之首寓意於逍遙遊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未化有入無宗本而人多不察也夫逍而至於逍遙則意欲御而神已遠了無形迹行為拘閡矣其曰遙豈其遠哉精神李遠必將之動念慮所及莫非遊也其遊也與聖人遊化之遊同也其不遊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迹歧履間哉夫遊而待至於此則既縱心不踰矩而猖狂蹈大方矣借欲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托物以喻逍而絶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攷覺者也是故鵾之大起鵬之騰躍既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精粗絶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詭怪以騁辯博而已也二蟲笑鵬是未足乎培風者也不風之積而羽翰之特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上搶枋榆翔蓬蒿稍起輒墜無與為力焉故也鵬搏扶搖一上至九萬里由北海望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物能為隔礙則假物之致殆極於是矣循循善信而致美大超乎其為大人亦既洪矣然有不能逍遙者勞資之翼資之風其大也以物曾不若列子謝等行逆御風冷然更為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上愈況以至列子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有冷然者以供其御而非能自在自復也反覆玫意既已詳盡然後其狀若彙而為之言曰此雖免乎行猶有

所待也若大蒙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待無待譽曉有無淺深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為逍遥則其化有復無之止豈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其寓言所向雖精粗荒唐恣肆不一而要其歸宿無礙塵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誣詈老佛孔子則相與引繩排根一切斥為異端此為世立教者所當然也然而處仲尼之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均見於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有康无欲而其所排非弃者又皆推見礼法敗壞之自而歸諸无事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別有深意雖甚激其言亦隱耳邪著之當不足多責也若夫語道之極深見蘊奧或時假設古人事為以發其欲言之心肖為世間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甚端著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著有

漢丞相封侯

漢書公孫弘傳丞相封侯自弘始史記亦記弘以相得封而不言始弘也索申屠嘉傳孝文十六年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始安侯史漢語皆同漢關內侯得爵不得為侯故無食邑嘉之前食始安也以嘗從高祖故孝文特嘉之恩非常制也嘉雖以恩特得食邑故是關內侯耳及其拜相廷即其始安故邑封列侯是嘉正因拜相侯也以百官表考之漢自置相以來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皆以故列侯相至能蒼而相即嘉也是前乎嘉者无以未侯而相者也嘉之後為周亞夫衛綰竇嬰田蚡又皆故列侯也至陶青劉舍許昌薛澤四人雖无傳耳攷百官表明著澤以平棘侯相則是因相得侯正自嘉始也固於功臣侯表亦明言嘉從高祖食邑五百戶國丞相侯而其傳弘粗述志之則司馬遷不言始弘者其當時親見之詳也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七

唐初對御草制

明皇雜錄上相蘇頲命當直中書舍人蕭嵩草制誄其不工用㲹讀曰國之瓌寶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審恚曰蕭嵩虛有其表耳有書欲相張齊丘夜問直宿為誰知其為中書侍郎韋抗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人而忘其名今為從伯抗曰豈張齊丘耶即命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筆御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囬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禁前受旨蓋此時代言未歸北門所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上則又在院中直廬初時亟對御草定可以歸院乎

婦人拜

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廟朝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

唐試進書夜

唐人嘗有題詩試閙者曰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讀此知其為夜試矣而未知自夜以始耶抑通晝夜也白樂天集長慶元年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精用書策則文字不錯然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不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與禮部所試不同縱有瑕病或可矜量其曰通宵則知自晝達夜前詩言盡三燭而此止得兩燭皆可略存唐制也

御藥院掌禮文

御藥院本以按驗祕方合和御藥為職今兼受行典禮及貢舉事雖會要亦不能言所自按東京記大慶殿北崇政殿御藥院殿東北横門外有御書院掌供御筆硯紙墨等物殿西為邇英延義二閣講讀之所也殿西北即後苑苑有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自此言之自崇政殿後多藏書講藝之地或緣御書院與御藥院相比併命當御內侍掌之耶

古書傳訛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之古其語為是今觀豈讖論文字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為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豈讖論為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失傳也

立武后

高宗欲易置中宮顧命大臣合力竭諫皆不之聽竟廢王

氏立武氏武氏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於世間公議若晗無畏憚者矣然其立詔曰武氏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二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範六宫母儀萬世可立為皇后夫其姦由自說如此是猶有恧心焉歸播諸人既犯以死以諫若能用此微諷如王珪之於廬江王妃或有萬一即措其能死而不知出此固知期期不奉詔者不能成事也彼留侯之定國本也本實王與高帝辨當否也獨念四老人先帝不能致而為太子致之則帝知天下之大老既已歸心而太子有不必易也故意有所以自固無待敦諫也然則天下事豈不以謀哉其後武后得志變唐為周勢猶又非初立時比駱賓王一檄天下明指聚麀之醜而后曾不能設一語以自解說及數年相失人乃知事紀公義不獨心不可欺口亦不能文也

古詩分韻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連句令沈約賦韻獨景宗不預因啓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韻之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摠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析措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撩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為鉤坐客均探各憑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体曰古之未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鉤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異耳又揚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箔上蠶今為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先謝正次用絲時兩韻則亦以唱和為次矣

君子貴乎道者三

古人立位豈有設事植德而不能守者其於暴慢鄙倍亦有以力驅勢禁而不肯卻者夫君子安能以容色辭氣之間能人之所不能也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蓋有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先儒言克先祭期福豈取辨於臨事之後哉此所以貴乎有道也苟有道矣立之斯立動之斯和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不如志也

後漢傳會讖語

光武以惡讖起信之既篤凡出政定制拜將命相亦皆奉以從事故終漢之世人人宗尚遂以成俗凡事有不與之吉者亦皆牽合文說致之蔡邕獨斷引何圖曰九世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自高帝以至光武於世次適在十二上不應九下不在十一於是漢人曲為之說曰元帝不相為後成哀平雖三世相繼為帝然從長沙定王而昭穆之光武視元帝為父行而成兄也哀姪也平孫也皆不得以上光武光武世次當繼元不繼成也於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是為八世而光武世實在九此其傳會非不巧也然成哀平實嘗為帝乃云光武不應相後故讖文無成哀平而獨光武以曲就世次當九之大既昭昭無理矣更以其說自攻其說則文之繼惠亦兄弟也若弟帝而兄不得敘如光武之於成帝然則惠先乎文正當黜矣惠而當黜則自高至光才八世耳今欲其截之至八則昨成哀平使在世

數之外欲其措之至九則惠丈雖以弟從兄打槃救之以
當世教豈不可笑哉

發運司

祖宗朝歲漕東南米六百万石支京師一歲之用故自真
至泗置倉七所轉相灌注由江達淮由淮達汴而於真州
置發運司以總之真雖川廣荊襄江淮閩浙水陸之衝如
初時置使之意不專為漕事蓋有權水旱制低昂之策存
乎其間若不使之該總諸路則有無不肯相通運動不行
故既分道各有漕臣而又總置發運是其置官本意也於
是京師歲計止用六百万石而發運司所備常有一千二
百石剩有糴本可以糴一千二百万石又在此七倉備米
之外每歲之春撥發見米上供至九月間不待秋𥽄起催
而其年歲計六百万石已達中都矣此六百万已給用而
見集從有六百万見糴歲上供更有指準設有水旱災傷
歸祖折頭亦未至乏供則又以糴本之千二百万者轉於
它路糴賤而饒積既有餘逆可料量諸郡豐凶而制其取
予如其年兩浙歉江東西豐即糴諸江東西以足浙額却
以江東西賤價而責輸於浙浙既此本土得輸賤價而江
東西粒米狼戾又可貿易成錢不至甚賤傷農所謂兩盡
而交贍法之美者也至蔡京用事翻置直達綱江船徑達
于淮而上泝于汴轉般倉由此遂廢因此向來糴本之可
支兩歲者往貢妄用其後又取直達船供花石綱之餘者
以方運糧自此不獨規模盡廢而儲蓄掃地矣乾道戊子
六部會食叚曹陳巖叟侍郎言之陳晉公恕之後也宜知
本末

給錢省陌

憲宗時淮蔡用兵經費缺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
墊二十外復抽五十元和十二年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
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
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尹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亦
不詔從俗所宜內外經用每緡墊八十昭宗末京師用錢
八百五十為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百後至
五代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取緡錢之以八十為陌者
每陌又減三錢卽今之官省錢所由始也

張平叔請官糶鹽

平叔嘗議官自糶鹽韓退之駁之東坡曰平叔者不知何
人但必是小人也按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
侍郎張平叔議榷法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
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詩窮乃工

白樂天題李杜詩卷歷叙二公流落而詩名動四夷者本
乃曰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此歐公所謂非詩窮人窮
而後工者也

子沈子列子

公羊稱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
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
師也此說有理或曰非也列禦寇弟子稱其師曰子列子
釋者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其門人亦得又相命之其曰子
列子猶言汝之列子蓋宗而親之之辭也其味尤長

昭武廟立像

春明退朝錄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城內山上有唐昭武廟
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今殿

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說或云二帝塑像不在但存
侍者數也予按唐會要天寶元年四月同秀言元元皇帝降
迹置廟於太寧坊及東都積善坊命工琢石爲元元皇帝
聖容文木石爲元宗聖容侍立於元元之右衣以王者袞
冕之服又於像東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之狀由此言之
宋次道謂爲昭武廟者必非元元皇帝廟而立侍二人者
未必非李林甫陳希烈也當時郡國皆有元元廟張廻起
兵雖陽挙衆哭於元元皇帝廟是也當是東都之像斯右
爲之而他處傳之以塑乎又王仁裕入洛記曹清宮玉泉
有七聖堂當堂塑玄元皇帝以太宗高宗睿肅及立太
后兩面竹列侍立其冠劍袞冕洒掃甚嚴仁裕以蜀侍歸
後唐莊宗青史步兵亂不知其幾而所見尚如此則昭武廟
所塑之侍者未必非高祖太宗像也曹以老聃爲祖列爐
立侍而傳冠服不以爲嫌

武宗用道士趙歸真言斥佛教

唐使臣賈武宗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
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不惑者特志有所惡耳按
唐會要武宗志好神仙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兩街教授
侍士歸真承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乃
登汰天下僧尼宣宗即位逐廢歸真罪竄之海內據此而
言則武宗力排釋氏正是主用道士偏語不止中心偶好
惡而已也

史記稱武帝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由最暴酷遷不應
稱武帝殆褚先生筆語也

皇甫湜未必肯師退之

退之抗顏爲人師嘗曰是籍輩雖乘指教未知其果不叛
去否是之論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濤千里一道衝
飈激浪紆而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
殆未能北面也又顧之答愈曰我荐自徐始得兄交視我
無能待予以友是豈肯託弟子之列

漢特祭滕公

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不推御僕滕公祭於廟
門外塾用一壺酒四脡脯滕公嘗脫孝惠魯元於难而斥
少帝立文帝其功爲最故特祀之不知祭於外塾其制度
何出

後九月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秦以十月爲首不置閏當
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紀
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步定閏也至
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征
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
也

六奇祕計

平城之圍史家但言用陳平祕計以得免雅應劭曰平畫
美女給其閼氏言將獻之以奪其寵閼氏懼而與之關說
師古曰應氏之語出桓譚新論譚意其當然耳非傳記所
說也按匈奴傳帝使使厚遺閼氏閼氏曰言漢主有神矣
得閒闢一角則雖未必約獻美女而蹀閼之譖閼氏已不
容諱其祕而不傳蓋恥之也六奇之策始於行金間楚偽遊
縛信大抵不惮行詐往往很而可恥至於賂遺閼氏又特
不武故尤欲掩祕也然天下後世終可欺歟當時特賂傳

宫不能以一陳平獨任其事必有往來其間豈特因知而
已則安可尽掩也

後山用僧句意

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尽隔岸越山高陳後山
謂語鄙其語不文曰是分界堠子耳及後山在錢塘仍有
句曰語音通地改吳越到江分此如李光弼用郭子儀其
職士卒而號令所及精彩皆變者也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八

儒學警悟卷之二十九

華清宫荔枝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
人知是荔枝來說者非之謂明皇帝以十月幸華清宫涉
春即回是荔枝熟時未嘗在驪山然咸通中有袁郊者作
甘澤謠載許雲封所奇荔枝香笛曲曰天寶十四年六月
一日貴妃誕辰駕幸驪山命小部音声奏樂長生殿進新
曲未有名會南海獻荔枝因名荔枝香開元遺事帝與妃
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游宴而白樂天長恨歌亦言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則知杜牧之詩乃當
時傳信語也世人但見唐史所載遂以傳聞而疑傳信最
不可也

子司

凡部之於大衆戶部之於司農諸曹如此等類今世通謂
子司蓋唐人已有其語而別則異也六部分二十四司有
郎均之今卿而結銜以本部者為頭司餘為子司也若吏
部則封勲已下皆以子司目之非如今人指所隸寺監之
謂也故唐志所書六部頭司即官則曰為尚書侍郎之二
其不隸本曹入銜者則否是頭司子司之別也

中書舍人封還詔書

給事中駁勑即當歸故事也或問予中間書舍人封勑何始
遂致無之予按舊唐書正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
下機要之司詔勑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此來惟覺阿順遂
無一言諫諍若惟書勑行文書何須擇人以相委付自今
以後詔勑疑有不穩必須執之奏又六典中書舍人所職曰
制勑既行有誤則奏而改正之六典李林甫之所修也

以林甫之專居而於改敕之文不敢更定者以有太宗詔
語也凡此皆舍人待封敕本祖即塗歸之制唐雖有之中
葉亦廢故李藩塗敕而吏驚乞改蓋久不振奉故也歐陽
文忠志胡宿墓曰皇祐初胡宿知制誥封還內侍楊懷敏
除副都副制 仁宗問前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
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
人草制自余舍人封還詞頭者相繼知則唐制雖許封還
而其季未遂無張戒者故 仁宗獲聞也

年四十而見惡焉

自童年至於積至四十在孔子以身立教則為不惑在世
人通覽周為強仕蓋年而至此自當強立不及矣於斯時
也而過惡方且見著不掩則其人所立止此而不進矣若
猶有善行可以蓋藏其惡未至發見則猶有望也

表煙功臣

呂溫贊凌煙功臣其序曰至若張亮侯君集之跋扈敢洪
其名惡彰天刑蓋君集既圖象後方以逆誅當其臨失太
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象而已豈當時為帝有見象
之言遂不敢毀徹耶故呂溫得以議行其削也盧元卿法
書記王羲寺帖正觀十三年褚遂良已下列名于後其中
一行有吏部尚書公五字無姓名乞卿正已下云侯君集
初同書犯去後揩名則當時亦緣太宗意雖揩名句不去
其位著也

名宮闕避忌

唐東都有殿名正觀正字本犯嫌諱今改用政在舍駿北
場帝所造唐因之不改世人擬定官室年號名稱前襲李
已嘗有之則雖已建已行猶亟改避正觀紀年其治效亞

次二代豈乞避敕名所得而手以此知楷稱先不自已來
豈在畫圖小數間也

小間地理書難信

五天竺皆釋氏地西天竺與波斯接五竺皆在長安西南
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
中州地里併數之上不及万里唐史信世之所傳謂為幅
闐三万里則已夸矣僧玄奘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
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案波斯在五天竺西波斯世通
中国其至唐而來直環越五竺之境矣且使不尽越九万
里者而以其半為數則波斯之人豈有能至中国者哉又
言奘以正觀三年往至十九年回其間以年計日當得五
千餘日而已一分其日之一以為局止詢訪之日則其在
行者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遍九万里而經
涉他國地里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玄奘釋子也
既欲張大釋教則所參同之時如釋語之誕無疑之而中
十一月始履玄奘記書之以見外域也里難考者類如此

王書樂毅論

歷代以來毅論為天今王書第一舊隱居之答梁武乃曰
心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果論為潛世模本也爭晉相
去絕近既皆又以為真則識偽矣正觀十三年褚遂良叙
禁中大令書五卷遂以樂論為第一黃庭經次之其別叙
又援太宗敕語為證也此論識其讚也此恐誤也爭經侯
景之亂所藏王書悉煨于火何以此論獨得不毀豈其福
迹偶好而帝備遇當以此其真耶太平公主後從禁中取
而著之以識裝置奩中及其敗入咸陽老嫗手吏逐捕
急嫗欲藏迹亟投竈中爨香聞數里此徐浩建中四年所記

記也若武平一所記則又不然曰太平敗其蕭薛崇胤俱罪及以賂岐王遂佈岐邸不更業也二說如此未知孰是然開元五年裴大王真蹟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經為正書第一光蘭亭樂毅則開元時真本不存明矣今世傳本必是模搨又未必正是當時傳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正觀中嘗敕馮承素等搨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人間遂有六本其內本之經褚河南叙録者凡按縫及卷首卷尾皆印正觀二字以識今傳本又皆無之知是搨之又搨不疑也

蘭亭

蘭亭真本傳徽之徽之傳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辯才辯才本正觀中歸禁中後入昭陵褚遂良史敘叙次王書在十三年蘭亭著録在行書第一武平一謂正觀搨本是杜氏雜記也湯普徹等搨賜房元齡已下八人何延之謂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正等四人各搨數本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則蘭亭之傳世者亦又轉模搨本者也未知今世石本其模諸孟館所出者耶抑嘗再轉搨本也故今世傳本亦自相異同正以此耳

黄庭經

晉書謂換鵝者道德經也世或用為黄庭人鄙笑之案褚遂良武平一記當時親見皆是黄庭遂良仍列正書五卷之二且曰六十行與山陰道士者以是驗之知為黄庭不疑大令書其最為後世貴重者三蘭亭樂毅論與黄庭也蘭亭既入昭陵樂毅論開元間已亡惟黄庭非太宗所甚注意故更太平不取得在御府至遭閹失守真迹為張通儒持向幽州不知何在

王僧虔論書

南史王僧虔傳齊高帝與僧虔賭書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張懷瓘書斷所載小不同而差有理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羅池碑

池之羅池廟碑云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若以常体論之當曰秋與鶴飛故超上一字以取勁健益驗体也東皇太一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鏘鳴兮琳琅老杜曰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皆其比也集古録得碑本其文云然而歐公疑誤不知最好古何以疑此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即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

廟在郡国亦名原廟

漢書叔孫通說惠帝曰願益為原廟謂此衣冠月出遊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原者如原蠶之原既有大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為義也張舜民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予按史記高帝紀令郡国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

李藩塗詔

元和五年王諤以錢千万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藩權

德與奉密旨曰王溥可兼宰相即宜擬来審以為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奏上德與失色曰從不戢數陳不知審意也

法從

今世通稱侍從為法從豈以其從法駕故耶按漢制大駕八十一乘即公卿奉引至法駕三十六乘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公卿不在其中則謂侍從為法從似未當

魏證寢

封氏見聞録魏證正寢輟太宗小殿為之開元中焚於火子孫哭三日朝士皆吊無白樂天請出内帑錢贖還此第乃云此寢太宗輟殿材所建不可不自朝廷與贖即似是王觀初所賜而封氏顧云開元時已焚於火而説必有一誤未知孰是

冠者五六人

論語曾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説以意言之非決定語也皆類録載北齊石動筩取二語若雜紐其數以傳會七十二子用為優戲初特見之正付一笑耳及觀漢舊儀載漢事祀舞人七十有二其説正以五六冠者為三十人六七童子為四十二人則石優戲語漢儒固已用為實事也其轉誤與小紙嫁影表亦何意也丁亥十月十九夜閲漢舊儀書

天地有限

人言天地之大無所終窮然日南在中門向之南北户以南納日影天竺在中國之西則又必開東户以受西景唐書天竺傳則日之所晷中於中土而已可宜別作奏直可以筆塗詔耶崔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旦暮何假別作奏德與奉方上疏陳事遂待上崔氏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誤記耳既稱奉密旨宜即擬來足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崔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正元為録闊盖由史氏以崔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予以唐有故文崔之塗詔蓋有塗歸故事特起所用之地比本制差大耳按開元初敕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勲封甲并諸色闕奏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有紕正者宜便即奏下以墨塗訖仍於甲上具述事由并牒中書省唐志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給事中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著功以二十四最考内外吏凡制敕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予攷此三者觀之唐世不獨許其塗詔仍且進考以賞之顧立法許塗官皆勲封擬狀及他詔敕有所處分者耳而審者塗歸乃論相谘旨故權德與失色謂慮別奏不急於塗也本傳又載審先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吏驚請聯他紙亦走呈塗敕狀久無奉行者而審聚焉之故吏以為驚也審憲宗之欲用王諤也其時密諫之意未嘗著故為救切以回帝意且恐既降審旨或時不待擬狀徑命學士草麻則救無及故曰日暮不暇別奏也崔氏以常時待進擬者疑其待於擬吏以古土圭充景尺寸而占地里近遠則雖在五二候驗之昀亦有差別矣

行不由徑

古井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略如棊枰皆方直不頗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晩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

獨詹臺戒明不肯踰急自便則其平日之所趨辭必有截
然不出禮度之外者如非公事不見邑宰亦其類也予於
今此以為聖人待士之間正亦本末明本豈可借此謂為
末節而不足見人也故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
節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進步先失
之

周太祖葬銅甲衣是

歐陽公五代史論郭周太祖遺命葬銅甲各一於河中文
名葬衣是各一於河東澶州以為不知其指予讀世宗實
錄具載太祖遺語蓋嘗曰按行吳壇深坎於下各封土為
陵量立域關既曰各矣則不止一處意在設疑以固塋耳
益見其封土之闕則必穿發者一處無得則他處不更訖
要此太祖意而使或不穿也以是知史文簡不厭於詳也
然周祖之智足可疑人乎漢諸陵皆發惟霸陵出以德葬
以儉初獨得免又方不能全也張釋之所謂使其中無可
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者確論也霸陵之不免也蓋惡其
富有天下而有可欲焉也史載盜發諸陵唐陵獨乾陵不
可近之微有風雨此不可曉然書記唐人有一書備載
截乾陵之後發墾也得土一車附數致千里外換受沙磧
以回實之方中故方中不復本土而皆積砂壅之此陵盜
者之巧思也然史簡附相著見之數矣隧道可徑入矣
沙磧散壞不相黏著非人徒而比之雖欲取經隧遂無由
而可見盜之至於發陵者類皆毒亂承間暫至取一去無能
持久徐運以盡其積者也故雖有塞盜穿冗不意必皆舍
去人見其不竟也遂從而神之以為有風雨遮迴其實不
然也與設此巧者誰乎鋼鍋亦勞費而不工矣

僧尼拜天子

唐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不拜非禮也

介

孟子夷子之心為不若是恝徐鍇曰恝文無恝字至心部
念字引孟子為釋乃用念字從心從介其義為忽與今孟

于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
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失本質本指
必多而不可究詰也

舞馬起於景龍間

世傳舞馬銜盃上壽起於開元非也中宗時已有景龍之
文館記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
銜盃卧而復起吐蕃大驚即不起開元時矣

六典

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年陸堅爲起居舍人奉詔於六典
張燕公以委徐堅後經張始興李右相開元二十六年奏
草上遂發詔下有司百餘表賀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據
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已頒用也然白樂天陽城不
進矮奴曰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
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嚴貢矮奴
宜志蘇鄂是陽城當據六典爲奏停罷貢矮奴豈是六典
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
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
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
元祐諸公議更元豐政事則指六典以爲未嘗頒用殆
有激而云耳

伏生口說

史記堯本紀載書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尚
書云惟刑之謐哉司馬貞索隱云案古文作恤哉今文是
伏生口誦恤謐相近遂作謐也

比景

劉煦舊唐志景州比景縣本屬日南郡晉時屢遷改林邑
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
表南九寸一分故自此景以南皆北户以向日也胞去此
景後漢書皆爲北景注者曰日中人影與日相比此說近
從其同景之自比射南因以比景名之最爲明徑也且其
郡自名日南則景爲比景固相應矣

左藏火禁

唐左藏令也藏院之内禁人燃火則今左藏火禁唐有之
矣

食其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並摹
其名宗隱項羽紀

戚夫人生里

水經泲水注羊州者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獲其鄉
更名羊州縣表夫人載誕之祥也按史記呂后紀高祖爲
漢王得定陶戚姬蘇林曰清河國有此里題門作姬讀題
其門爲戚姬門也按此即戚姬必定陶人其里門便有題
表則非生於羊州明矣或者姬家因亂自定陶轉徙羊州
即高祖以王漢中時得之則有理若謂生羊州而改縣名
以表其異則泲州自是水名無表異之義漢傳外戚曰高
祖爲漢王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
生趙隱王如意又高五王傳如意以高帝即位之九年立
爲趙王張良傳漢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愈欲以如意易
太子孝惠高帝之者爲沛公者三年爲漢王者四年至即帝
位後在位十三年欲立如意爲太子之爲漢王時上十六
年帝不以如意爲少恐是爲沛公之二年攻定陶時得之
耶則如意十七八矣

黎氏

史記呂氏紀黎氏黎息逐徐廣曰黎猶比也謂明之時比說黎也黎犂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平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郡臺茶

開元間侍御史有著唐史爲部吏茶自崇天新豐析臂翁詩生云郡臺茶茶者蓋其字或蕃官耶

臺諫納副本

祖宗時臺諫論列章疏未得命章疏不出無納副本例趙抃論陳執中至數十章執中不見也元祐間孫覺劉摯蘇轍王巖叟梁燾章論蔡確韓縝張璪既出則次第罷而縝安位如故蓋已以前後章疏示之至六年九月中丞鄭雍正言虞策皆論右僕射劉摯已得罪摯即宣付後自辨之奏曰面承聖諭乃知臺諫言王鞏事外人言臣牢籠章惇邢恕此卿因宣諭乃知所言之事元無副本也元符三年正言陳瓘論左丞蔡卞言傾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爲去就後凡六章徽宗諭之臣以臺諫攻卞已十餘章皆令卞知自爲去就方自進且伯奉諭之遂降瓘處罷大意付三省是昔無納副本事不知示副起自何時

中書舍人七員

故事小刺不過六員熙寧九年闕一員 神宗不欲獨試李大臨命蘇頌同試遂敕乃時恩也頌得

虬髯傳

李靖在隋嘗言高祖終不爲人臣故高祖大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更不言所以蓄憾之也

虬髯傳言靖得虬髯客資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胥著而人不察耳人杜詩言虬髯似太宗小說亦辨言言太宗虬鬚可以掛角弓是虬鬚乃太宗矣而謂虬髯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爲戲語也

進馬匹二十千

今進馬每匹入給錢二十當價宋文潞公熙寧五年諸監牧計馬價匹爲給錢十五而今一馬二十千又是後來價踴時所定矣一馬之値僅十有五緡而前輩更進爲臺符之所皆取者甚多不知何以高緒公是符文潞公更爲其家作奏乞不追所負馬價錢

書後謹空

稿尤指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于尊書尾作敬空字如從事壁間但於空紙批所欲言曰及寺人如今批答之類故琐尾結言欲空者亦竹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封禪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諸家至此爲說各異王謂不死爲仙仙既無預于星又名察度驗皆無人訓釋其義予以爲武帝稱言曆者之於星度終執而泥苟用其說則皆推步不行推黃帝曆法皆總會星辰次舍躔位而共去可以長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絕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之謂得合法而在王道則爲圜機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蓄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

正晨辟相生法故孟康謂黄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此其說有理而可據者也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圭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爲五部氣物分數皆可參考而曆具矣

土風

台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周之礼求在焉夫子貫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天生德與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精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礼皆遂冠焉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怪哉

裏行

唐太宗免張昌齡翠微頌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亦焉周御史裏行之義也是時周爲裏行久矣通鑑一百八十九

進止

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者是也察此既待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有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棲楚叩頭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出金吾仗待罪已而宣賜令歸當栖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謂有旨爲有進止如玉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不怨

管仲奪伯氏駢邑能使伯氏無怨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廖立亮死二人欲泣世以此高管葛能服人固矣然竊吾有光馬傳成有言曰受光之誅不能不悔光之直臣無枉則伯氏李廖引義自分亦賢矣盧懷謹知其才不及姚崇事事推和無所可否人譏之爲伴食司馬光曰古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於懷謹有取也鄭棨作相有天下事可知之語古今所共鄙笑然亦與楊賜陳耽每拜公卿輒以先於末寔爲愧意亦何異顧棨無以自立耳夫其心即耽賜之心也世之無能而妬嫉者不唯不肯自降又從而文之以嘗語他人者皆是也劉賁對策以直言不入等其時得第者凡二十二人獨李郃能曰劉賁不第我輩㥯顏乞回所授以旌賁直孟子謂齊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爲知其罪者惟孔距心郃之謂矣

祿事不可養廉

漢宣帝詔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判崇儒佐以其土地所入少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其餘等有資給而已故其間中少廉吏

當時人言時事有不同者

唐志太宗設官七百三十一員曰吾以此待天下士亦足矣曹確傳乃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秀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色不可假之以官與賢者同坐食也則其設員多少不同也貴循之言元行六年貴朽不可較此時帝在位已二十六年等朔方定兩粵遍也蜀戶口殺半無財給用既已耗及商車安得責物事也陸贄言天下府兵八百府居關中者五百李天下不敢關中之半唐志正觀間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然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之一耳論古事者皆以為其時親見必勝傳聞豈不反為所誤哉

荀卿稱子弓乃仲弓

楊倞曰荀卿言及子弓常與仲尼相配漢儒林傳有馯臂子弓江東人受易者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所稱非馯臂也子弓仲弓也曰子者其為師也馯音寒楊倞注荀子無元知時人

賢書獻祖廟

今禮部進士奏名已取其試文自上而下十人若錄奏焚獻攢官相承傳平舟故事不知起何時案備因錄焚御試卷十人以上於　真宗影殿豈即其始耶與古亦有本周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登于府天天府者祖廟之守藏在為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皆於此乎受而藏之治中者鄭司農以為治職簿書之要也夫簿書之要尚即廟藏之則賢書從藏固其宜也漢文帝之策賢良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為民之休烈然則尚矣書曰周命貢于祖賓之詩曰大射于廟也蘇秦說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夫封拜賢皆即廟以行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則賢書藏宜其間特用賢中一書耳

秦已前已曾刻石

始皇二十六年刻石琅琊臺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猶刻金石以自為紀今　皇帝一海內以為郡縣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夫秦既引古帝既刻金石者以為其時刻石本祖則秦以前不專銘功鐘鼎其必已有入石者矣第金可久石易碁勒古字之在後世有得諸鐘鼎而無得之石刻者其堅脆不同理固然也

歐公楊三九

歐陽公謂記禮者引易語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之疑易亦不全或曰此繫辭曰古嘗有之為後人所削如孔子書之長前子孔十之文古矣此說於理可通而無據也太史公傳引此語裴駰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豈史遷時已有易緯耶抑為緯者反傳古語以信其書耶

平陽公主

衛青嘗為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可者左右皆言大將軍遂詔尚平陽公主然則青尚主時主夫曹壽故無恙也武帝所為大率如此

對揚

唐人以待見進对為对揚如太宗時群臣言事者上多引古今折之多不能对刘伯上書曰陛下降恩止假慈顔摘恐群下未敢对揚是也其意盖取書对揚天子休命為語其實非也傳說之謂对揚者受天子美言而荅揚之於外成王謂君陳尔乃俀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戛侯勝出道帝語而曰先言帝於天下若是者可以為納對揚今刈自所云着对耳非揚也然其誤已久後周王執典貿若將納其白太子不免負荷若將遠約執貴將曰今着对揚何得乃尔反覆是其誤之起也自後周矣

以征伐利歸臣下利不歸人主說和

戴安上書武帝曰今夠南老朝夜即降卷更略嚴州建城邑來入匈奴堵其龍城議者更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唐武德五年突厥大入高祖遣鄭元璹往諭之璹說頡利曰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復修和親坐受金帛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引兵還璹言中其實利害切於其身故能以言語回驚悍也富韓公慶曆和議世傳挖此意為說虜遂就和細觀公前後語録皆不載此語不知說者本何書乎皆辨之

使道之官

漢蕭望之自御史大夫為太子太傅望之所任新旧官俱在朝著而曰使道之官何也按漢官旧儀載御史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云云此即是入見延登而後之官者是其常也今望之自大夫為太子太傅許不入謝徑往受任故曰使道也使道云者猶曰即行不待入見也

春夏行刑

古者春夏不行刑曰恐與天之生長相拂也然或罪狀已白停刑以待秋冬於是情孫不使欺世人習見日久王莽地皇元年以出軍故春夏斬人都是百姓震懼則以驟見而駭作篡罪也今且勿問其事出於何人軍師所向呼吸成敗若之與道邏待秋冬而誅呼以此知天下事驟衆者難以強叙也

貴粟

漢文帝勸農之詔曰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時乎歲豈未知此語深切事情也唐兵圍王世充洛陽城中絹一匹直粟二升眼飾珍玩賤如土芥讀史至此始知文景生為帝子而自知民生要務真賢聖也唐史載正觀四年斗米三四錢行千里者不齎糧明皇天寶三載海内斗米率為錢十三青齊間斗米三錢道路列肆具酒食次第行于此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而民與有不仁者也漢武帝鶴輕患董遏閭力指致胡專蜀為美觀如道設酒肉以夸奢足當時以為美顔所失安得以正觀開元真富盛者示以乎

官俸有傔錢

今外官給驛券其色自有傔人有衙官本唐制也唐制在官者給防閣伏身白直親事守當等人以供役使已乃教身當是役者出錢代役數各有差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閣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則此以所入防閣白直等錢正供百官俸入也今其事相遠而給券者猶載其初色目多少之則

殺一不辜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然收野之戮血流漂鹵豈盡有罪者乎荀子曰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非反攻也遺而相戚也至于知悔來歸則在所不接故曰不逆克奔也

馮商續史記

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通侯

漢高紀通侯諸將注言功德通於王室非也本文為徹侯徹之為言第五等侯爵不分高下皆得為真侯也其後避武帝諱始改徹為通則安得通於王室之義漢又有關內侯在二十等爵名之內為其不給食邑遂不在侯數則知得入五等侯猶始通稱為侯也其後改為列侯即是以其列於五等言之

立講

舊講雖當講者亦坐仁宗留於春秋乃立傳便於指示遂為故事呂氏家塾記

唐李賢注令鮮水誤

段紀明傳追東羌至令鮮水上李賢注令鮮水名今在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此說非也在張掖者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陿以西擣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令此紀明所追東羌乃在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

史記語為漢書所更

史劉敬傳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漢曰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史陸賈傳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溷公為也漢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水經不純桑欽書

河水右逕東北逕長樂郡武遂縣故城東鄴田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按杜佑以欽所紀有後漢和帝時地名疑其人出和帝以後今此既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間事也議者以為後人誤以酈注加之本文然此所謂正信都改為長樂乃酈所注則不得謂為以酈注而入之經

菑縣

史稱漢武帝菑縣至章帝惡其声與災近改為考城今按靳歙傳擊刑說軍菑南破之則高帝已為菑縣矣豈班固追書乎

秦繆公以人從死

古今罪秦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豈有頗徇者而三良亦在頗中耳因橫死其二臣亦穿冢以從景特積已失固豈能違之使狗手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者傷其自欲從徇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繆公遺命使如之孝獻公元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繆公以至康共其國俗既以殉為義固亦不立法等故獻公既發出于知非令之典始以國法絕之

以絹準贓

古者金則贖刑或百鍰五十鍰替差其生罪輕重聽贖至
漢世又以金償計贓故其謂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者是
也自唐至今計贓例皆以絹始自北齊高歡等為武成定
律變古贖金之制使以中絹代之是六典主至唐世定令
贖罪雖得用銅而計贓則還用絹償其制以犯罪之處中
絹為估至開元十六年敕定為五百五十則用絹贖罪雖
始於北齊而用絹直計贓則始於唐也隋王劭夏贖刑以
錢配罪孔穎達言入黃銅二十兩為一鍰也漢言罰金幾
兩黃金也則唐世用銅有本也

稅不可合其名為一

程琳為三司使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故除其名合
以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其利之臣也
更增之議者不能奪歐文琳碑

少艾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趙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為少好之女也
竊思經傳絕無有以艾為好之文或曰文古女字也傳久
而訛雖析其体則女轉為艾此說似有理而孟子之書不
經焚毀曆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
館生少監聖錫言嘗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曰少當
讀為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為乂則不勞曲說而義自
明矣旨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乂之乂皆音刈乂即刈也
懲乂云者懲絕之也詩曰峙乃錢鎛奄觀銍艾亦以刈讀
是其證也慕少艾之者之好色則慕而懲於孺慕之時矣
至有妻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親不止刈艾而
已也此之為艾亦衰哉之意也

程氏演繁露十六卷續集六卷

（宋）程大昌撰

明嘉靖三十年程煦刻本

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案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證以通典所引劍之在左諸條、太平御覽所引禾實於野諸條，辨其爲僞。因謂董仲舒原書必句用一物以發己意，乃自爲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後樓鑰參校諸家，復得繁露原本，凡諸書所引者具在，議大昌所見不廣，誤以仲舒爲小說家，其論良是。然大昌所演雖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所引諸書，用李匡乂資暇集引通典例，多註出某書某卷。倘有譌舛，易於尋檢，亦可爲援據之法。其書正編不分類，續編分制度、文類、詩事、談助四門。中如衛士屈爲謂道等子當爲鼎子一條，岳珂愧郯錄引吳仁傑鹽石新論甲編，謂魏典韋傳有等人之稱，洪翰林云等人猶候人，蓋軍制如此，大昌所疑未爲詳允。然書中似此偶疏者不過一二條，其他實多精深明確，足爲典據。周密齊東野語云：程文簡演繁露初成，高文虎嘗假觀之，稱其博贍。文虎子似孫，時年尙少，因竊鈔之。越日，程索回原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閒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今其書不傳，諸家亦不著於錄。考似孫所著緯略，其精博未必勝於大昌，或傳聞者過，周密誤載之歟。

刻演繁露序

漢董子著繁露其於天人事物備矣宋新安程文簡公因之為演繁露今其族裔孫國子生煦雕梓以傳夫知先祖之美而傳之禮之所賢也煦嘗從予游走使丐予為之序予惟君子之學以一物不知為己病故博綜而詳說之會其歸以為道先儒云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夫其然者迹也所以然者道也故草木蟲魚非道也而所以生息則道也器數名物非道也而所以作為則道也精粗無二致見其所以然則無適而非道矣自禪教流布於是始有談空守寂之學格物之要目為支離冥心之致詭為原本歸儒于禪是反為吾道病文簡之學非從從訓詁而弊弊於涉獵者

說經則探其原盡其變真見其所以然繁露之演固窮經之餘事涉海之支流爲耳天人事物無復遺論洞識周而精義出非能會歸於一者邪是可以謂之見道周益公稱其蒐志汪文定遜其博學陳定宇尚其窮經考古之高蓋皆心服之矣若高續古為繁露之詰周公謹議其六幺羽調之不協為未考王厚伯譏其潘尼太僕箴之誤搏黍為鸎之未詳所出蓋得其千百之一二固足為演繁露之助又何足為文簡病乎抑文簡不見繁露之全予得見其全於文簡之後而又得見演繁露於文簡之裔孫綴言於今刻幸何如哉故不辭而附其說

嘉靖己酉八月下旬日

賜進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前奉

勅提督廣東學校按察司副使後學餘姚
陳垲撰

〈序〉 三

頃見宋刊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抵十卷此序在卷末不署知刊但此耶抑附朝而移置耶抑函體繁皆作蕃

程氏演繁露序
宋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權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著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雎騶鷃荇蘋棠樸豈遽是道若未明八者之爲何物八物之爲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學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爲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比賁耳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爲器本事而論則有

演繁露 〈前序〉 一

賢者爲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覺歟予常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目力窮於應物未能極欲閒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諧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繫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悪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留易益可報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

秘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 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
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
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
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 進本通以繁露冠書
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
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
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劒之
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
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
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本眞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似繁露者何答
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然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
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
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
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
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
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
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
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
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
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
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也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
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
後益自信予所正當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
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目録

卷之一

牛車
徐吕皮
陷河
服匿 斯羅 刀千
日圍 與日訛通
騶唱不入宮 服明
學官
漢官稱府
部鳳石獸
左符 魚書
淇澳
卞山
行李
水碧
碑瓦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王食
交戟
祏室

若干
郎閣
巖廊
和香
雷力救反
行馬
筮遠日
先輩前進士
花信風
金鑑
花犀帶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胤校刻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帝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制詔則令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駮駮亦牛也言其色駮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貴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敍軛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乎於是攷案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犂也其警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騑騑驕驕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

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騶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攷也

徐呂皮

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黹而紅光滑可喜問其名則徐呂皮也問其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爲之也此說出於虜傳信否殊未可知矣予案燕北雜禮所載虜事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犀帶及黑斜喝里皮并紅虎皮靴及道宗即位以爲靴帶也者用之可以舉國遂施其禁再許服用此即靴帶之制矣及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回紇野馬皮也

用以爲靴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揉以硇砂須其軟熟用以爲靴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也者斜喝里聲之轉者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之色紅恐是野馬難得而硇砂熟帛可以當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也爲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爲名呼也

陷河

沈存中曰今之推五行三命者皆借事物以寓其理如驛馬貴人之類是也然貴人驛馬今世術人悉皆知而用之惟陷河一名人固不知亦後不講故沈氏之言曰西域有沙地極虛軟人馬履之隨步頹洞如行幕上或

值甚虛處陷入其中輙不可出是爲陷河也術者既廢此說不用亦無人能知陷河之爲何物何理也石晉天福四年嘗遣使冊命于闐以平居誨爲制置判官居誨行程記曰自沙州至樓蘭城二千餘里自樓蘭行三月過一處名陷河須東薪排連坑陷兩岸乘勢急走乃始得過駞馬比人稍重即須卸去所載獨以身行可也若適遇鋪薪不接之處不問人駞皆陷矣駞雖軀體壯大尚其陷焉亦遂全體淪没才能露出背峯一入遂不可救故比之陷河也者即沈氏謂命家借之以喻沉滯者也驛馬者陰陽相交第第接續如詩所謂驛驛其達者正其義也夫其驛馬陷河對立而命之名則陷河之與

驛馬必如長生之對七殺也三命家既有其名而無其義則古說之傳乎今者多不具矣何可貴其必驗也

服匿　刀斗　斯羅

南唐張僚使高麗記其所見曰麗多銅田家鎗具皆銅爲之有温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鏑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案齊雜記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著六七升以示祕書丞陸澄澄之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斯其欵識果如所言夫東夷之謂服席即北狄之謂服匿者也語有訛轉其實一物也僚之同也冊至冷泉麗兵來衛中有銅器貴以供炊夜以擊警用頗注驗之即刀斗矣東夷箕子之國也猶知重古三代俎豆至漢尚存則刀斗尚其傳習而近者也若銅斯羅其義絕不可曉案張僚記新羅國一名斯羅而其國多銅則廝者斯聲之訛者也名盆以爲廝羅其必由此也中國古固有盆矣皆尾爲之故可叩擊以爲樂節者以其有聲也相如請秦王擊缶楊惲謂婦本秦也拊缶而呼烏烏皆尾爲之質未至用銅也若其以銅爲質固不知始於何時然其以斯羅爲名而至今仍之則斯羅也者本其所出以爲之名也後世固有改用黃白二金且鍛且鑄者矣而其易盆名以爲斯羅者則其祖本由新羅來不可掩也於是酒器之有豐也樂之有阮咸嵇琴也食品中之有畢羅鑒虛也皆本其自而立

之名也則易盆名以爲廝羅自當本之新羅無疑也

日圍與日說通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圓爲喻曰月如銀圜本自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真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爲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爲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復巳而日行加巳呼請臺官即道山下以盆貯油對日景候之時既及巳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西北角微有虧缺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巳而復非不及一分半也其

年其人総其使虜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見益知沈括銀圜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並東南故其食處多現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尚在可驗也南北異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騶唱不入宮 腰唱

傳尚書令僕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人上騎處也）郭作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倡不入宮自此始也按騶倡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流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喤音橫）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二十二）絳韝六人所謂騶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爲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已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鄭弘傳）御史亦稱府（朱博傳）

韶鳳率獸

黃圖曰文王立辟廱而知人之歸附靈臺成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識之案此類而言卽簫韶儀鳳非眞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眞有獸舞也若鋒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焉耳若以爲眞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眞有神像顯然降格也乎周禮樂合而天地神祇皆至是亦此理也大武之舞周人世世用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豈世世眞有周召來集舞佾之前也歟以此求之則夫立爲象類而眞有感格益可驗矣詩曰於論鼓鐘論者商度其制而求以撫放之也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以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使史元忠奏當管

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劬自天寶末年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頃十三祀後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淇澳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璣草木疏援爾雅云菉王芻也郭璞云即菉蓐草也予謂不然史記漢世河役云下淇園之竹以爲揵淇水古爲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爲河揵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己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爲題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涖試者咎其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韓公嘗辨有司之誤矣

卞山

湖州卞山其形嵯峨略如弁狀故東坡初至湖詩曰聞有卞山何處是爲君四面意求看及其至郡已久凡詩所賦而及此山則字皆爲卞不復爲弁蓋圖經云卞姓居之故其山名卞也至風土記則曰烏程縣峅山壁之有黄氣紫雲大吳故以弁爲峅御覽其字又加山爲峅不知孰是案左氏昭九年爲弁髦杜預釋之曰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卞弁古蓋通用矣謂山形爲弁亦與卞通

行李

左氏襄八年子員謂鄭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則行李嘗爲使人今人謂出行資裝爲行李周失之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爲李故一字遂爲二字涪之此語亦未必可據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産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是正指使人爲行理也此最明證也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若以行李爲行裝之具恐無所本也

水碧

李太白詩多言采水碧碧玉類也水中有此碧也字書曰碧者王之縹青者也水經於穀水源派載山海經之言曰紵麻間其中多碧玉篇玉部引山海經亦云商山下多青碧郭璞曰亦玉類也此之謂碧即王褒謂爲碧雞之碧也古大夫佩水蒼玉其殆用此乎今信州水精其品下而不瑩者多爲縹青之色

碑厄

王闢之澠水燕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因援楊大年談死敘武行德金石厄以傷之傷之誠是也然此何足怪隋文帝嘗詔世之立碑者曰若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不然徒爲人作鎮石耳案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然則尚矣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通典敘六朝賦稅而論其摠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謂即時即時者當佑之時也而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王制曰古者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畆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畆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

玉食

王嘉傳玉食注言精好如玉周禮王齋則供玉食是眞以玉參饌也玉不可炊如何可食當是參粒爲禮如今人服藥耳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三者一

類也作福作威非尋常刑賞之有定別者也天子時出意見特有賜予誅治也故曰功多有厚賞予則孥戮汝皆出賞罰之外以作福作威也再以其類推而求之則王食也者非常饌也當齋之時特設此玉如特作之威福非常法也亦如漢武以玉屑和露之類後世乃欲求服玉之法殆失本意矣

交戟

交戟之内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也

祏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通典

若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漢食貨志

邸閣

爲邸爲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八所俗名爲倉也

巖廊

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俗書檐爲簷峻廊謂之巖漢官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爲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嚴除之下注曰

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階巖下室中故號巖郎通典

八寸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上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案雜馥即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通典四十三

霤 力救反

五祀有中霤左氏三進及霤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霤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約禁也周禮謂之陛枑䕃今官府前乂子是也

筮遠日

旬之外日為遠日

先輩前進士

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其自日則曰前進士案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諸學者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為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舜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通典五十三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徐鍇歲時記春月

金鎰

枚乘七發曰射千鎰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文選三十四

花犀帶

唐會要章服大和六年敕一品二品服色許服犀玉及斑犀按斑犀者犀文之黑黃相間者也此時止云斑犀至近世其辨益詳黑質中或黃或白則為正透外暈皆黃而中涵黑文則名倒透透即通也唐世槩名通天犀若正透倒透之別出於近世也今世士夫便服而繫犀帶惟兩府始服正透從班已下即服倒透本無定制直是以正透為重耳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目録

卷之二

牙旗牙門旗鼓
筌蹄笱
几
石冢
護駕
盔盂
紫泥封詔
車渠
霞帔

牛衣
玉卮無當
以華陽隱居代名花書
馬纓
坫
六帖
古每一官別鑄印
神道
拳
摻槊
五馬
鶻突
絲杉
虛封
萱草
碑生金
牙盤
鏁鑪
灑
荅人問九江說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駒校刻

牙旗牙門旗鼓

大將所建牙旗劉馮事始兼載兩義其一謂以象牙飾旗其一謂以爪牙爲義然終無的據御覽九百至其所引兵書則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前軍列又引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又引後漢書光武徇河北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云中

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之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爲牙旗其已審矣特不知眞飾以牙邪或止取爪牙以爲義也眞人水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爲門即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爲之魏博特置驍銳可倚仗者使爲護衛名爲牙兵而典摠此兵者其結銜名爲押衙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宇文化及爲秦王浩丞相於帳中端坐白事者黙然不應下牙時方收啓狀與張愷參決之則是以朝晡而集爲牙也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兵衛受朝焉亦名正衙當是因牙門之義展轉以爲此名也黃帝出軍曰有所征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黒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是凡大將行往不以何地皆有牙旗隨之不止軍門有二牙旗也魏志曰典韋爲張邈士牙門長大衆莫能勝韋一手建之此即牙門大旗矣吳志陸遜討費棧以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賊即破散既云益施牙幢則不止二旗矣凡滕輔袁宏顧愷之陳子昂皆有祭牙禡牙文其所謂牙即牙旗也再詳此義恐旗有飾牙之理蓋既不專以門旗爲牙旗而五方之旗皆名爲牙恐欲重其體故飾之以牙也耶詩之象弭五輅之象輅其爲用象亦已久矣

筌蹄笱

得兎者忘蹄得魚者忘筌筌與蹄世人習聞其名而不能察其果爲何物也戰國策魏虺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决蹯而走虎非不愛其蹯也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然則蹯也者其虎足之爪或指也歟故曰環寸也言其圍一寸也唐韻曰蹯獸足也左氏胹熊蹯不熟蹯即熊掌也係蹄者以繩爲機縻繫其蹄也决蹯者知其縻繫不可復解故自刖去其足魏虺之謂如人遺蝮螫而自斷其腕者也以類求之則兎蹄者亦設繩以縻兎也歟筌者魚笱也說廣笱者以竹爲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文選有冥筌李

箸曰取魚之器也詩曰寡婦之笱又曰敝笱在梁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蓋橫溪爲梁梁傍開缺透水而設笱以承其下魚隨梁巳卽覺水淺急趨旁闕以求入溪旣入卽陷笱中見者發笱而取之也相戒毋發我笱者懼其發取巳獲之魚也

几

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故釋名曰几庪也所以庪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眞經庪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彫畫爲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

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蹯鵲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項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旣爲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眞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臥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慱棊謂之石蜜凉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凝輕注云甘柘似竹煑而暴之則凝如石而甚輕又魏文帝詔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合此數說觀之旣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石則今之糖霜是矣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卽峻崖懸置其窠使人不可攀取也而人之用智者伺其窠蜜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竿刺窠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也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卽護也近說

引相如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古曰扈跋扈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扈行乎四校之外也不專以護衛 爲義也

盋盂

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今僧家名其食鉢爲鉢則中國古有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緹其上案此卽是紫泥渾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綠緹也漢趙皇后傳曰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卽其

曰方底即詔函矣紫泥所封即方底之函矣函外又以綠緹封裹之也御史中丞記即謂中約書者是矣約書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也即封緘也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蕫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不知車渠又何物也御覽七六百車者車也渠者轍迹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出實賓錄二十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煖以被牛體蓋簑衣之類也

王卮無當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王卮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爲人主漏泄群臣之語猶王卮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輙獨卧惟恐漏言於妻妾也案左思賦嘗引王卮無當以譏揚椎而曰假言珍怪如王卮無當而卮當之爲何物無有能言者今以韓子求之則當者底也平聲以玉爲卮信美矣而其下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器有當乃爲適於用也韓非

以華陽隱居代名 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名出太平廣記國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員凡書敕維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爲六花判事花書之起其必始此矣帬陟書名如五朶雲亦其事也王介甫當神宗正眷注時其書石字爲口人皆效之故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圈蓋有以也

馬纓

建隆元年涇州都校李玉謀害節使白重贊先遣人市馬纓一副僞造制書云重贊謀逆令夷其族謂都校陳延正曰使人致此去矣上聞大驚鞠之王棄市又李飛雄竊得馬纓遂詐稱詔斬邊帥人初亦信之即知馬纓者使人用以爲驗也新築人請繁纓以朝即此也今州郡惟帥臣乘馬乃始有纓建康有之它帥不製也

坫

論語反坫也者乃是稽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爲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爲屏者沈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别有據否

亦恐許誤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亘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

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本傳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二四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長安志

拳

司馬遷言李陵矢盡道窮七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音眷與絭同拳絭音皆去權反又陵傳陵發連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絭絭是弩弦張之則滿臂即弩椿也空拳言上弦使滿而無矢可射承上矢盡爲文也西漢十四

犦槊

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犦槊不能得其義予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說曰江左有瓝槊爲其首大如瓝是其義也按字書瓝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爲瓝同一音也予案爾雅犦牛犎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犦牛於槊首以碧油囊籠之荊楚歲時記所說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犦槊爲第一隊則是犦槊云者刻犎牛於槊首也它說皆非也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即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

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元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元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疋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疋還擬騎來攪擾春若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鶻突

師友談紀云錢穆父尹開封剸決無滞東坡朝次與爲

霹靂手穆父曰敢云霹靂手且兄鶻鷺踪即俳優以爲鶻突者也鶻突者胡塗之反也殷芸小說曰孫邕醇粹有素魏武帝初置侍中舉者不中選遂下令曰吾侍中欲得渾沌渾沌氏古之賢人也於是臣下方悟遂舉邕帝大悅此語著於釋稗釋稗訓之曰世俗之俳言也鶻者渾之入突者墩之入渾者渾之去沌者墩之去也用此言觀之則謂愚無分別名爲鶻突由來古矣釋稗不書名氏其書引王介父解義即近世人也或作陸農師

綵杉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葉栢身栝木則栢葉松身按栢葉松身乃今俗呼爲綵杉者也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不食租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萱草

詩曰焉得諼草言植之北注直以諼爲萱草詩求矢弗諼之訓爲忘故曰永誓不忘也又凡字必從其類而萱當從草今特舍草從言義皆可疑後見許氏說文萱之字从艸憲又作萱作蕿俱以况表爲䖒切乃知古詩字本作蕿言唐明皇改古文代以今字乃訛蕿爲諼耳

碑生金

晉語云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初不曉生金爲何等語案吳淑事類賦引魏志曰繁昌縣按禪碑中生金表送上群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者晉爲金行故金生爲祥元帝中興其應也据此而言則碑中誠生黃金矣亦異事哉

牙盤

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據此即是以牙飾盤矣問之今世上食止是髹盤亦不飾牙

鐐鑪

談苑載鐐鑪曰鐐者白金也意謂以白金飾爐也是固有本矣然恐語訛耳爾雅云烘燎煁烓也烘謂燒燎也煁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生麻机䊵盆也然則鐐鑪亦不爲鐐當爲燎爐耳

燭

儀禮之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鄭元注曰燭燋也甸人掌供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之出也古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即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刹樺皮爇之亦已精

矣然曲禮曰燭不見䟦則是必有質可篸乃始有䟦耳曲禮或是有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

荅人問九江說

前蒙疑諭九江曲折冗久不報當不訝否某之論禹貢也疑則傳疑初未嘗敢確主其見也進本於發語中已著此意至於九江非今江州固嘗明言之矣顧經文闕及九江者多悉是經中大節目若不姑據古傳以奠其地則凡經文中語及九江者無所指以致其辭故姑從古傳言之不謂確不可易也春秋所書尚分見聞傳聞爲三歐公亦不敢全廢漢儒之說而遂設爲之喻曰村疃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

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審也秦以今淮南爲九江漢以今江州爲九江皆非鄰人親見之審矣然由今日睎秦漢如以州人而言縣事又不如姑仍縣人之言尚或可據也若舍之不用別擬一水以名九江是似州人強破邑傳或時却成舛誤所不敢安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九江所奠矣劉歆遂指彭蠡以爲九江凡今名江州以爲九江郡皆始於歆然歷世不肯主信者以匯即彭蠡也匯與彭蠡經既以三江名之不應添出一名謂爲九江也夫三江者南中北相參爲三是尚可應塞三數矣若九之爲九其名何自而起耶故王莽雖采歆說以此名郡而後世不肯主信者爲其

本無的據也若其指洞庭爲九江則自胡旦始而晁說之實宗師之第不肯明云其說自旦而出耳古來未嘗有爲此言者也且經之言九江也如曰九江孔殷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曰九江納錫大龜是皆因事及之猶可展轉它說矣至夫岷江原委相貫自岷山以至入海其有次第著乎經文則何可移之而它也歟經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是九江也者上承岷派由夔峽東注以下貫于東陵而後始會于匯匯者南江之與江漢合三爲一之地也今江州湖口縣是其所也洞庭也者課其大派則上承瀟湘而下逕岳州以合于江而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

蜀水也則書之岷派瀟湘不得而預也今從岳州言之岷江正在州北洞庭乃在湖南其不爲一派明矣由岳州已上則兩水不相入如之何強取未嘗合流之南派而用全無古據之見割而入之北派也今鼎沅之西固與蜀中施黔東西相距然而中隔萬山水不通流如之何而云南派可入北派也湖南固有澧水因遂置爲澧州矣李吉父元和郡縣志遂取此之澧水以爲岷蜀之澧故胡旦信之不疑而不知後世湖南之澧水非古梁州之澧水也此最致誤之因也旦之說曰九水入于洞庭故名以九非也連水營水瀟爲耒水沬水漉水瀏水灃水益水湘水是姑可枚列爲九矣然而九水之外更

有微水資水沅水澧水此四水者亦皆同入洞庭而同注於江則是洞庭所受者凡十三水矣不知以何爲限而遂撥去四水不數也若以爲上流只有九水則資之入沅特漣瀟鍾耒洣漉瀏溳之入湘也方其㳫來已爲九水而沅湘又爲二水以九合二則十一矣其可削減十一使之爲九乎若專以注湖爲數則又沅湘實止二水數不及九不知何據而遂以意定之爲九也蓋古人之記水添也皆摭其本名本地據實言之無有取象以爲之數者也且謂九爲陽數則於治水之義絶無所附不待他人致辨胡氏亦既設辭自疑而不敢主執矣是故江淮河濟命名既定則江的名江河的名河不似今世凡水皆得名江名湖也且夫漢水之大幾與岷江相敵其已大矣而其㳫未及入江經但稱之爲漢不肯假以江名也洞庭雖大安得未會於江而遂破例以日爲江乎而經亦無其語何可信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目錄

卷之三

誕馬
卜教
流離
闌出
十數改用多畫字
太衍虛一
北虜於達魯河鈎魚
古用玉非純玉
蓍以七爲數
鴻毛
河豚
禹冢
背子中襌
躧音屣
湘素雜記
宿州虹縣
舞馬
渾姓
怪石
荅媞好

富貴昌宜侯王
桔槔水車
東堂桂
含章梅粧
太守黃堂
赤米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二方韉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𠛬矣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案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書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北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十一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快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案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酉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卜教

後世問卜于神有器名盃珓者以兩蚌殻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殻矣或以竹或以木畧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爲二有仰有俯

故亦名盃珓盃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珓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教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爲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纂曰殢神擲校是也校亦音珓也今野廟之荒凉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之俗書竹下安教者是也至唐韻效部所收則爲珓其說曰珓者盃珓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珓字也案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愐加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干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爲之决非眞玉玉雖堅不可颷擲兼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

殼瑩白者爲之而人因附玉以爲之名凡今珠璣琲瑒字雖從玉其實蚌屬也夫惟珓校簸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懍之說也懍之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教於神以占來歲豐儉其字無所附並乃獨書爲教猶言神所告於颷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爲明徑也又歲時記注教以桐爲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也其擲法則以半俯半仰者爲吉也此其所以爲教也

流離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寒非眞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爲使民鑄以成器于采石山之上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爲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卽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者自是中國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若果出於生成則月氏之買從何人而受此鑄法也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眞琉璃也東

坡作藥玉盞詩曰鎔鉛煑白石作玉眞自欺東坡謂貴即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製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也番流離之異於中國流離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有以石琢者也如階石之類古之謂珉又謂之碔砆至璞瑌琇玟皆石之似玉者使此一種石而入用自附名於玉不爲流離矣故知師古之言爲未審也

闌出

漢法闌出謂以違禁之物越出邊禁之地也無籍而目

入宮殿則爲闌入謂其人身羼入宮禁之内也闌有遮欄之義古字多通用蘭闌欄皆一也欄檻之版爲闌子虛賦云宛虹拖於楯軒注云楯軒軒之蘭版也張平子西都賦曰伏櫺檻而俯聽薛綜曰櫺臺上欄也爲軒檻可以限隔高下故名之爲欄是皆闌干之闌也兵器在架曰蘭張衡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善引劉逵魏都賦注曰受它兵曰蘭受弓弩曰錡盎以韜束兵器名之曰蘭也井上四立幹四出而相交亦名爲闌言能遮限井口也聯木以遮遮禽獸爲闌上林之賦校獵也顏師古注曰校以木相貫穿揔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馬牛閑廄爲闌周官校人闌板以養馬故命之爲

闌也納奴婢闌中而鬻賣之亦名爲闌賈誼傳賣僮納之閑中閑即闌也合數者而求其義則闌出闌入之理皆昭昭矣後世財利所在官專其入則命之爲榷榷者水上獨木之橋也言獨專此水禁塞它路如一木橋然也夫以專取爲榷則犯國禁而越出越入皆當爲闌矣

十數改用多畫字

古書一爲弌二爲弍三爲弎盎以弋爲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爲一單書二畫三畫爲二爲三起自何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叄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爲用貫點畫多不可改換爲姦耳本無義理可以與之相更也若夫十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則全無附並也然亦有任疑似間者易之參天兩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是嘗以參爲三矣顏子不貳過士有貳宗國不堪貳爲其與正爲副則貳之爲二尚或可以傳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大臺爲太壹矣薛宣傳本曰壹笑爲樂而傳本乃作壹笑爲壺矢則是此時一已爲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止一畫何緣轉易爲壺爲矢也若曰唐至明皇始盡以今文代去古文因盡歸咎明皇則師古之時漢書傳本何爲已變大臺以爲太壹壹笑以爲壺矢耶又凡漢書一字皆以壹代則一變爲壹久在明皇

之前矣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用阡陌之阡公伯之伯者予故疑　舊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大衍虛一

正易新法之論大衍曰掛一之在四十九元不入用則雖去之無欠也其意以爲揲蓍之初此一既掛左指則門不預揲數雖之數雖去矣及其四已定此一又歸奇扐則又不入七八九六之用故曰去之無欠也此蓋以象數言易於有爻之後而不知趣象數以求易於未爻之前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之生二是虛一之能生天生地者也夫天地得此之生於太極也其

象在蓍則分一爲二是其形容已然此之分二者從何而來豈非從一握則四十九用皆藏一握之内及其分一握以爲兩揲則一已生二而一遂無見聖人於是即五十蓍中取其一蓍掛之左指者既不以揲又不備數其意蓋示四十九用之上此之一數處總無爲而四十九者各以七八九六聽令而受數焉耳故此一雖虛而天下之實莫不由之以出則安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故知此說不能求諸未爻之前也

北虜於達魯河鈎魚

燕北雜錄載契丹與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鈎魚等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

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虜十餘年以善歌隸帳下故能習虜事詳悉凡其所錄皆珪語也達魯河鈎牛魚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鈎也此之所記於虜爲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正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鈎是魚也虜主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虜帳其床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鈎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視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虜主即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鈎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古用玉非純玉

古禮用玉甚多而玉不乏或疑古玉多於後世是則然矣然而有說也說文玉部案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玉石相半也然則瓚將云者其質半玉半石而駹者五分其質而四分爲玉一分爲石也然則古之禮玉惟天子所用通體是玉若其間雜之以石則不用也自上公以降則駹瓚將之質雖不免雜之以石亦入用也則其禮用雖多凡半珉半玉

亦入用也紹興十三四年間或於會稽禹廟三清殿前發地得瘞玉官寺前未之知人多分取及縣官知而錄之止餘四物其一蒼璧也色帶青一邊有土黯處稍變爲土黄色不知在瘞幾年矣其二者璋也極小畧可二五寸許正爲半圭之形此三者並其玉也又有一物體圓如璧而旁出兩角角末即是圭頭在禮所謂兩圭有邸者也色似玉帶白而體質甚輕觀者多用指爪搯試已成深穴細視正是寒長解石罷耳亦恐未可名之爲珉也其器見藏禹廟縣尉與之前後官遞相付授防撿竊也吳氏可帥越大興工浚鏡湖得小玉璧以藏公帑中迹此數物而考之以古則皆得諸禹廟其在土中者

必為雍王以祭者也得之水中者則其沈祭之玉也古
用玉如此之多也

蓍以七為數

諸家多言蓍以七為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意
謂七七四十九正蓍之用耳歷攷諸易自數揲以及數
變皆無以七為祖者獨有七為少陽尚在四策之一然
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為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為陽變之
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揔攝它數也
顧獨於末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蓍數之祖何所
本也

鴻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鴻毛非
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既大
風又借便故以為賢臣遇王之喻也

河豚

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鯸鮐魨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
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魨

禹冢

漢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注云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
禹井今紹興府城東十許里有告成觀觀有禹廟相傳
禹墓在廟東之小山山下又有窆石或云禹葬所用然
絕無信傳又其地自在山陰縣治之東與古傳在南者
方鄉不應若紹興府府治則又在今山陰縣之西而其
正南大山即秦望山也秦始皇父子皆登此山以祭禹
又南史記秦碑至是尚在讀二世碑是也然則禹墓在
秦望山上山陰縣南而不在告成觀甚明

背子中襌

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狀如單襦袷襖特其
裾加長直垂至足焉耳其實古之中襌也襌之字或為
單皆音單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內必有中單中單之制
正如今人背子而兩腋有交帶橫束其上今世之慕古
者兩腋各垂雙帶以準襌之帶即本此也江充傳衣紗
縠襌衣師古曰襌衣若今之朝服中襌也漢官儀曰虎

賁中郎將衣紗縠襌衣事物紀原曰漢高帝與項羽戰
汗透中單因曰中單即今汗衫非也

躧 音徙

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他頰反躧游媚富貴注躧
跟為跕拈指為躧師古曰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
輕躡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為襪其三面稍降起惟
當脚跟處正低即師古所指也

湘素雜記

納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俗名物音義多有
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曰
為麥秋案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

月令也以此見傳記之難

宿州虹縣

虹縣今宿州屬邑也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爲虹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卽與今呼不同

舞馬

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爲賦㭊傳六案此特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剏教也

渾姓

劉禹錫集八十送渾大夫赴豐州其詩曰烈祖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

怪石

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怪石說者疑怪石之爲玩物不當貢貢亨曰非也其所謂怪非今世所玩如靈璧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爲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以怪名也怪者異也說文瑪瓅𤩽玗琣璣瑎詩之貽我佩玖有蒼葱衡以至系璧之琫充耳之琇與夫瑎之黑也珊瑚之赤也碧雞之碧也許氏以及漢儒皆嘗枚列其物而命之名曰此石之次玉者也此石之能比乎玉者也以此之石而比璠璵璐璀瑾瑜琳球則不能齊及然能超出常石之上得與眞玉爲比豈非石類之卓然秀異者乎則其命爲之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且古之用玉比後世特多不止六器五瑞而已也刀劍衣佩日用之具皆用玉也用玉旣多則所須必倍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代足用也故玫瑰琫琇固已明用矣而夫號瓚斝之類則玉而雜石亦兼用之然則兼列怪石以期足用事之必然者也則怪石之貢以用而不以玩亦已明矣

荅婕妤

詩叅差荅菜左右采之許氏曰荅餘也左右者后妃左右所謂淑女也言左右淑女如河洲之有荅餘也予於是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也字或加女則爲婕妤或加人則爲倢伃皆本詩之荅菜而增偏旁也漢世名所

采良家女爲采名或亦本此矣

富貴昌宜侯王

淳熙乙巳予以大饗恩封新安郡侯時寺丞佐善小篆予問何人能刻銅當呼之使刻時因引予入一書室四壁盡是古器皆有款識其中一盆鑄寫特精而格制差淺四旁皆隱起水波中有兩魚其間不爲水紋處有篆文六字曰富貴昌宜侯王予時大病更生樂見昌宜二字意益欣然不暇究其爲何種制度也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在建寧閱唐會要見上元間高宗卽洛北營建陰殿𦵏洪機掘地得古銅器如盆而淺中有㲼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以較時公所藏則盆與

様制皆與之合其中字語則隨人意向故所謂不同耳

然則此制唐已前既有之矣

桔槔水車

水車古無見莊子曰漢陰丈人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則直提甕汲井汲滿卽出而灌之未有機巧也子貢於是語以桔槔之制其說曰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案此意制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縈甕一頭虛垂人者制其低昂故其挈水若抽數如沃湯也沃湯者湯之沸騰而湧起者也此其爲機比之抱甕則事半而功加倍矣然而自此時至漢皆未有今世捲水之車也不獨未有捲水之車也雖水碓水磑亦無

載爲故知智未及知也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此方是今之水車也矣出魏畧裁在御覽八百十四

東堂桂

晉郤詵試東堂得第自言猶桂林一枝東堂者晉宮之正殿也山謙之丹陽記曰前殿正殿也東西堂緣制也在周爲小寢也御覽三百七十五

含章梅粧

壽陽公主在含章殿梅花飄著其額因撫倣之以爲粧案山謙之丹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皆洛陽宮舊名也名起後漢御覽三百七十五

太守黃堂

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卽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雄黃遂名黃堂御覽堂門

赤米

國語曰越大夫種謀曰今吳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注曰米之惡者也御覽三十五案赤米今有之俗稱紅霞米田之高卬者乃以種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然則越時已有此米矣南史任昉傳昉解新安太守去惟載桃花米卽赤米是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目錄

卷之四
如五器卒乃服
飴餳
父之稱呼
詔黃
儀鸞
七牢百牢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秸服
更點
秉心塞淵騋三千
寢廟游衣冠
旌節
梅雨
佛骨
頌琴
折俎
黃麻白麻
魚袋
蝗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如五器卒乃服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冐圭者天子與諸侯爲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八巳卬上六御覽〉案大傳此言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卽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斂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群后者卽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而贄五玉以朝者卽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斂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攺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岳巡狩皆嘗斂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器之斂復卽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狩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巳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葢分還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餳

餳〈徐盈反〉飴〈與之反〉一也楚辭曰粔籹蜜餌有餦〈音張〉餭〈音皇〉案餳飴餦餭皆一物也而小有異說文曰飴米糵煎也飴和饊也釋名曰餳餅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

錫形怡怡然也方言曰餳謂之張皇注云即乾飴也飴謂之該餳謂之餹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通語也今人名爲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糵爲之也飴即餳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馬后謂含飴弄孫者是也唐世所食餳粥是其類也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即今沙糖也唐玄奘西域記以西域石蜜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宗令人製之味色皆踰其初即中國有沙糖之始耶然南史已載糖蝉曰蝉之將糖躁擾彌甚豈其以白糖淹之耶白糖文見上

父之稱呼

漢魏以前凡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若爲文言則曰大人後世呼父不爲父而轉其音曰爺又曰爹(紙邪反)雖宮禁稱呼亦同其音故竇懷正爲國爺是其事也唐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也案唐韻爹羌人呼父也(陟耶反)則其讀若遮與今俗所呼不同不知以遮爲音者自何世始也案通鑑德宗正元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多固不敢預也史釋之曰虜呼父爲阿多則是正名爲多不名爲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皆爲耶蓋傳襲已久矣

詔黃

石林言制敕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南史十四)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又南史傳十五卷曰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板檄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則宋世即軍補官賞功又已用黃紙矣沈約永平八年奏彈南郡丞王源曰源官品應黃紙輒奉白簡以聞則是奏彈之文嘗用黃紙矣(文選四十)又徐羨之召蔡廓爲吏部尚書謂黃門已下悉以相委廓聞之曰我不能爲徐羨之書紙尾其曰紙尾者黃案之尾也此時選案黃紙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然也則是宋世已用黃紙爲案也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其何者之爲白案何者之爲黃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兩色決矣南齊東昏侯遊戲無度嘗閣案奏或不知所在閹人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三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朝凡謄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紙耳槩言詔用黃紙始於高宗不審也

儀鸞

顯慶四年高宗因群臣賀桃株生李上曰隋煬帝世嘗有野雀集于殿上當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云田野之中大有此物乃笞衛士奏以爲瑞仍名此殿爲儀鸞殿至今嗤笑案高宗所指校尉者乃高德儒也(一本云隋德儒)高祖起義執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

人主取高官遂斬之夫高祖斬德儒以爲妄高宗以指
鶴爲詐而儀鸞殿所置之儀鸞司者迄今不改樂其名
美不究其由也大業雜記所指爲鸞者孔雀也

七牢百牢

傳十五年逮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
爲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具
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
牛失之矣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凡行禮太廟執事行事官皆未登階先於階下望西再
拜避人主親祠亦與群臣同拜相傳此禮名爲參神案

徐鍇歲時廣記記東漢人主上陵禮曰乘輿自東廂下
太常導出西向拜山陵旋升阼階引謝承書曰蔡邕爲
司徒掾從公到陵問上陵之禮或曰昔京師在長安時
其禮不可盡聞也光武即是始葬乃知是禮即邕此記
而參求之是謂西漢諸陵皆在長安光武始葬東都故
明帝之上光武陵也必先望西致敬乃敢次及光武此
說差有理耳然唐會要載太宗拜陵亦先向西再拜案
太宗時唐家方有五陵獻懿皆葬趙州趙州自在長安
東北固不應向西而拜矣景帝神堯葬于三原三原漢
池陽地又在長安正北亦不應西拜也獨元帝陵在咸
陽咸陽亦在長安西北固不爲正西矣且使尊此而先
之凡此五陵其四在北其一在西何由獨尊其一耶然
則太宗西拜其不獨向元陵亦已明矣予案漢郊祀志
東方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故凡事鬼必以西爲
尊也太祖之廟獨爲東向蓋據西以臨東即其事也向
西之拜其殆即謂神墓在西也不專爲一代之陵而設
也

秸服

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之賦專納秸服杜佑曰甸者爲
天子治田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遠近差爲五等而輕
重之則五服之凡也然則其制有可疑者焉三百里之
比四百里五百里則近矣而納秸者純爲藁秸以價計

之則比納粟納米反爲輕少此其爲制何宿也杜佑曰
服者服藁役其說是也凡因秸而服其役則納秸雖輕
而服役則重用相補除而輕重遞得適平也秸之爲用
多矣祭之席地人之藉寢皆以秸爲質齋牛駕馬皆以
秸爲食凡其編列供牧就加飼秣皆供役者當之故甸
內五百里地田王田者其賦入之物不粟不米不總不
銍專以供秸爲賦爲其賈雖賤而所供之役則費反重
也佑嘗參攷周制見其壓郊甸縣所賦高下相絕或有
十而取二者或有二十而取五者其差或過數等殊乖
十一之則遂總爲之說曰周稅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
以輕賦而補多役使之適平則秸輕役重正以求及乎

中也此古人深意也

更點

一夜分五更者以五夜更易為名也顔之推曰五夜謂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第也點者則以下漏滴水為名每一更又分為五點也張衡賦曰衛以嚴更之直凡史家記事謂乙夜丙夜之類次而言之自甲至戊五易其序則為五更已顔之推家訓所載次第是矣五夜相次擊鼓為節南史謂統如打五鼓是也五夜又分二十五點每點又擊點以記唐六典具載其事以故文人作文荷及更點皆以鍾鼓為言也南史景陽樓有鍾專記曉漏不為記點之用也特不知一更又分五點起自何世

耳水經洛陽有金墉城城東有豐置一鍾以和鼓漏又南齊宮城有却敵樓樓上施鼓持夜以應更唱高帝以鼓多警眠遂改用鐵磬疑記點以鍾意制當始乎此通

二十三

秉心塞淵馬三千

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心何預焉而著以為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為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莊周豢豨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蹢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由末覩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廄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岳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即其說有本矣孔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為乘田而牛羊茁壯長皆一理也堯典談曆而鳥獸之孳革毨氄應時無爽伊尹明言烈祖之德而曰鳥獸魚鼈咸若是皆舉末明本以見無細不及也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寢前寢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者即在廟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

者游其廟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墓側立寢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鼓漏理枕具盥水陳嚴具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亦如廟寢其衣冠月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坐衣冠稿壞失侯是其事也然則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日望陵上食其來有自矣通鑑十九四陸機作文以譏切之但知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旌節

周禮司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也予以古事攷之知旌之與節不為一物也符節者以合符為信也璽節者以印封為

信也則旌節也者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者旗類如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齊景招虞人以旌不至是也爲其有柄可揭有斿可垂故餘建之於城則其貌孑孑然植之於野則來者指以爲望也此足以見旌爲旗屬其類可稽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致其意制中分一物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覈其意制全與旌旄不類也蓋節之爲信義也著之於事若曰以此爲約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使隨多少以自撙節不至過越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之七子男之五

皆一理也掌節之守邦節而辨其用也則守邦國者用玉爲節守都鄙者用角爲節玉與角不同而皆名爲節者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故符節瑞圭璋皆爲守土之信矣是皆以兩判可合爲義無柄無斿非旌旄之比也唐世刺史交郡皆合魚書是其則也其初立爲節名則取即納之義而已及其傳諸器物則遂名之爲節猶合符之符初時以兩相闔合爲義既有其器遂名爲符也後世但見周官旌之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亦以旌爲節誤矣且夫三節之出皆輔以英簜英簜者斷大竹兩節以爲函也節若果爲旗類而乃將之以函則揭示舒垂之用皆何在也以意揣度亦自可以知其不然也若夫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旄盡落漢節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旄則此時之謂節者正是旗類不復古制矣此即鄭氏所見而引以證經謂爲使人所擁者也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毦三重崔豹古今注云秦制也今王公得通用之則夫以旗爲節秦世已然而漢特因之焉耳　國朝凡命節度使者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

附並英簜之義以求近古也簜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簜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兩合之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也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也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

梅雨

江南梅子黃熟時雨常淹久故目爲梅雨北方則無此矣襄九年夏四月晉伐偪陽宿師久士匄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杜預曰向夏恐有久雨也此之謂夏即指周之四月而夏之二月也案時序而言則此之夏雨自謂春雨不爲梅雨也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時既指夏雨又繫之於暑故說者亦或指為梅雨案周人都雍雍無梅雨也以周曆數之斗柄之建卯建辰建巳在周則為夏也四月暑氣以盛故書亦通言夏暑曹操侵吳孫權謂曰春水方生足下當歸此之云春即以建寅及辰為月盡漢曆用夏則其雨亦春雨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又曰秋陽以暴之周曆之秋則月建為午未申三月也炎燠正熾故七八月之間旱最為害而秋陽亦特熾赫也

佛骨

前史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世遂命為佛骨也曰若非佛骨安得有指如許之大也此固難以口

舌辯矣然自佛入中國以來惟傅奕不肯苟隨嘗見佛牙獨曰此金剛石耳非佛牙也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可以擊之試以角扣而牙遂碎裂時人則謂為佛牙者豈真佛牙也哉至其長大倍常則實可駭而不當以可駭為真異也戊申七月十六日因讀左氏文公十一年歷敘鄋瞞種族背尾甚詳杜預曰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也防風也者即禹之所戮謂身廣九畝其長三丈骨節專車者是也春秋之謂鄋瞞者即防風種族也僑如為魯所獲緣斯為宋所獲榮如為齊所獲簡如為衛所獲鄋瞞之族自此遂絕後世中國不復有如此長人也此四人者惟緣斯於行為祖而它皆兄弟也魯得

僑如埋其首於魯郭門齊得簡如亦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當鄋瞞之族尚存長身之種世傳而世有之自防風以至僑如骨節皆大不曾減殺也夫其世世傳種如此偉大而不聞嘗有靈怪可以異乎常人則夫俗傳大脛之號為佛骨安知夷狄中不有一種人物自爾越異而好佛者遂加今節名之以佛也左氏詳記埋骨之異以示後世正防此類而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其長盈丈其大十圍漢末臨洮亦見長人長亦踰丈漢史所記甚明則雖後世亦時有人物如許長大安得見其長大而遂尊信以為真佛也然因左氏語而詳求之乃知鄋瞞之族

亦大有異榮如者焚如之弟也榮如以魯成十六年死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以一百三歲矣而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也未論形骨大第其年壽如此後世亦自罕比也以此言之則古人之異今人者不止一事堯舜文武之年皆後世所無而彭祖之壽云登八百季札在吳幾與春秋相為終始此皆後世之所無也顏之推曰海邉人不信有木大如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信哉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擇美檟自為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常疑之若謂此之二器

以寫頌爲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寳之琴有二一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折俎

享有體薦體者牲之全體也薦進也謂舉全體以進也宴有折俎俎者所以盛肉也折者解牲體而析之但供其肉不供全體矣周亞夫傳獨寘大胾而無切肉又不設箸本是以此爲戲不令得食耳若究其實即似古之體薦矣今列郡會客有不供食饌而準價以餉者書辭例云折俎誤也折俎之折音舌言破碎也今之折價而餉者其讀如浙言價與饌相當也

黃麻白麻

唐世王言之别有七其一爲册書次爲制書又次爲勅慰又次爲發日勅册書惟除拜王公將相則用白麻紙書封付閤門閤門集朝士折封宣讀宣已付有司書諸竹簡是爲册已所謂擇日備禮册命者即以此麻入之竹册而涓吉臨軒以授其人者也自制書已下至發日勅則用黃麻紙書之老杜所謂黃麻似六經者也若降勅旨論事及勅牒則用黃藤紙其禮又降於黃麻矣六典

魚袋

今之魚袋本唐制也六典符寳郎隨身魚符之制曰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姓名案此之謂符者初用一本對中書其人官位姓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是也左則藏之於内或有宣召即内出左契以與右合參驗而同乃始得入其在古制則官得通籍禁中者至入宮門案牒省驗其人年貌官位皆同乃入者也武后時改魚爲龜故崔神慶曰今五品以上佩龜者爲别勅宣召恐有詐妄故内出龜合之然後應命通鑑二即此制也隨身魚符其用蓋如此也今世之制但襲唐舊案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爲飾焉耳而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於是案今制以求古則魚袋之上設爲魚形者唐謂以玉金銀爲飾者也魚飾之下有黑韋渾裹方木附身

以垂者唐制所書其官姓名於木而中分爲二者也服韋有紫朱黑三異而魚飾之下盛符之囊皆用黑韋者可其爲用而不爲飾也唐制左符乃遂有二或其人在外則出半符爲信召之使來也或此符已往而其人聞命先至則尚有一符可以爲驗也此其所以右一而左二也宣召太子則用玉契事起武后時亦從神慶所建也此之淛建玉契制亦本於隨身魚袋也通鑑二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是北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動成窠常苦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綠背既食苗葉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狀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爲

農害俗呼橫虫（橫音戶孟反）記得紹興庚申汪彥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蟲名爲橫彥章謂曰日有旨令恤蝗災第言徽州螨虫爲害不呼爲橫也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爲橫不爲無本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

程氏演繁露卷之五目錄

卷之五

厗井

印文扁㫄添之字

諱

丁錢

有如皦日

麒麟

卿

生祠

東鄉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齒路馬有誅

厠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市馬

往省括于度則釋

什一稅

洛陽橋

注疏（箋傳）

程氏演繁露卷之五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辱井

陳後主入景陽井隋軍出之因號其井爲辱井曾子固記其所見曰井口石欄有鐫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哉乾道壬辰予將漕江東以季月同諸司入新行宮有無脩換至學士院前典鑰大璫指其中一石欄曰此古辱井欄也即而視之其欄口之上果嘗鐫刻辱井當戒等語側邊則唐人記其遊觀月日鐫題塡滿至無見石而其石理光瑩可鑑仍有淡紅漫布其上略如朝霞建康

圖經謂此之紅者乃張孔二宮人脂澤所染也予細視而揆之以理則皆誤傳蓋史記後主與二嬖同縋而上則三人矣今其欄口畧可容一小兒則後主一身尚不可入安有三人同縋之理也建康城中鋪街之石率皆青質紅章此自其地石性天然而然安得遂云胭脂所染也予久欲辨識爲無的據不敢輕發淳熙壬寅正月十四日偶閱歐公歸田錄曰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銘文尚隱隱可讀有云前車已傾後乘將没則歐公所見之銘此井鐫文全然不同矣予亦嘗畧得唐世鐫刻井文一本今尋不見然猶記其詳元無歐公所見傾没等語之然則今之留寘建康行宮者非古物明白矣特不知唐人皆指此欄爲眞而歐公又何從而得傾没等語也

印文扁牓添之字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除去之字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此之添一大字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而不耦者古今往往皆增之字則是必有古而不知所起的在何時也漢武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數用五張晏釋之曰漢據土德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則是於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足乎土五之數也下及諸卿及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益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嘗增字遂從

而放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牓不問何事何世槩增一之以求合於古則失本矣

諱

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它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伸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　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爲諱是爲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爲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

緰讉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名詢其緰讉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讉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丁錢

今之丁錢卽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爲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卽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卽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取民者爲租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爲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此三代漢唐賦役增損之凡也庸字雖單出不添立人爲與廟講義同只　租役調也

有如皦日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皦然也至左氏晉文公與咎犯誓亦用此之意度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河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度全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爲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此之要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却甚明白也郤克使齊齊人侮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出史記晉世家）則亦史遷所記之語也至祖逖擊楫爲誓則曰所不能清中原者有如大江則其義何屬也

麒麟

春秋獲麟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此之麒麟自是瑞獸非馬也唐以騏驎名馬廐驥者馬之有德者也騏則馬之毛色也名廐之意益兼取祥麟德驥以重其事也字既改而從馬則失其本意矣不獨唐廐之誤如此世凡援麒麟以比者皆書爲騏驎人亦不察也

卿

後世人主之對臣下不問三公九卿之與庶列槩呼爲卿惟大朝會上公預事則典儀者臨殿陛宣荅曰某慶與公等共之獨此稱公它則否前輩亦嘗辨之矣以予所見此語當出戰國戰國之世其陪臣之貴者至卿而極故其國君目其人之爲卿也是致極不可加之體也及其呼喚已熟故秦漢以下人主亦遂循而目之是以無問官之高下槩命爲卿也趙廣漢傳事推功善歸之

於下曰其揉鄉所爲此時廣漢爲尹京兆身爲丸卿不開國不立臣僕其屬官安得有鄉耶特取時人相尊之語以爲之禮耳廣漢又嘗對劾蘇回之賊曰京兆趙君謝兩卿又語亭長曰京兆不忘卿厚意王尊爲太守出教告屬縣曰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意皆類也後世呼之爲卿如春秋時呼人爲君爲公也

生祠

于定國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生而立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食今也生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號爲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

東鄉

古今賓主之位賓皆在西主皆在東非尊東而下西也東卑於西故自處於卑以西方尊客也曲禮說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則是客與主人敵禮者即居西對東以與主人匹所謂分庭抗禮者也惟其客之分卑降乎主人一等則不敢正當敵禮而隨主人之後以趨東階也然則居東之爲自卑其理明矣今人通謂主人爲東道尚亦無害指東爲尊則失之矣左氏之言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供行李之往來此盖鄭在秦東其人主秦地而言故曰東道主非謂一堂之上位在楹東乃云東道也廟法太祖西坐而正東向以爲諸廟之冠正此理也韓信之得廣武君也東鄉坐西向而師事之是使左車之位在西而面則鄉東信位在東而面則向西也此其所以名爲師事也此又可見其處東之爲卑也田蚡爲相坐其兄蓋侯西鄉而自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私撓也王鮀樓護嘗爲王邑父客邑特尊之坐者數百獨處護於西使之東向正坐也近世相承分二相爲左右而階銜之分左右也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又因坐位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漢法仕諸侯者名爲左官則古不尚左其來久矣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通典五十九卷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曰許叔重云包字象懷姙巳在其中子未成形之象也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而懷姙於巳巳爲子也子爲陽氣發生之始人皆指子爲主生故男自子左數之歷三十而至巳是爲男娶之年故曰男三十而娶也女自子而右數之歷二十而至巳是爲女嫁之年所謂女二十而嫁也人十月而生男起巳右行至寅女起巳左行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男從巳上向右邊數去至寅則十箇月矣女從巳上向左邊數去歷十箇月即申也此所言男生年起寅者即今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者也女生年起申即女生一歲小運起申者是也其說若出附會而今世命術通用

其說倘福皆驗不知許氏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矣而許氏得之也耶或是許氏自推男女生理而日者取以為用也然史傳所載如聚許負則季主其能先事命中者皆卜相耳而未聞有推命之術也至隋世楊操注八十一難經詳述此說而曰人生男女陰陽出於自然也則明為推命也

蹶路馬有誅

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誅責也如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者是也其在國法則雖小小責罰皆可名之為誅也漢令不下殿門罰金四兩之類是亦名為誅責也於是見路馬之芻而蹴之以足則為不敬不敬者有罰是之

為誅矣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官馬不自歛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為齒齒之為義若三年不齒之齒齒亦有罰也凡此之罰皆得名之為誅如五刑皆得為刑也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圂廁也此說非也武帝同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為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深也凡言廁者皆為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北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滻也或謂長水會霸要之皆在兩水間其義兩通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是謂臨廁也即此理推之則凡廁云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溷圂之名為廁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廁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讓變姓名為刑人而入襄子之廁襄子如廁心動又如管寧首過而曰固嘗如廁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溷圂矣而溷圂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為義也又如郅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如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者正為其在兩土之中非溷圂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閒衛生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為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而使青

蒲伏於絕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謂非禮矣故史因武帝之禮黷而對青以言臨廁也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三代秦漢以前軍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然史傳所載已有鍛金為甲者矣顧其用者尚少耳筦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受之以為劍鎧鎧即甲也注云言其始也言以金為甲自蚩尤始也然則前乎三代已有金甲矣若其軍旅之所通用不勝其多則直鍛皮為之耳許氏說文鎧甲也釬臂鎧也錏鍜頭鎧也三者字皆從金則可以知其必以金鑄矣周禮函人所典犀甲兕甲合甲凡三甲也此三甲者率皆以皮為扎扎

成堅之以火故函人曰凡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是也此之謂皮即牛犀兕三獸之皮皆堅韌可用也牛即耕牛也犀則一角者也兕則色青如牛者也三者惟牛可畜則可隨須隨有矣若犀與兕皆非可畜之獸其皮亦不可常得也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柙以畜之尚或壁裂而出則是不可豢畜也矣故國語載叔向之言曰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葛洪亦曰屠犀為甲貫達曰以兕革為大甲也夫其平日不可使出圈柙而臨用又須屠射則其材何可常有若夫牛者既可豢畜則臨用不患難辦矣華元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吾牛皆有皮皮皆可用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也此雖例為夸

言然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矣句踐又有水牛之甲即以水牛皮為之矣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鮫魚者皮上傅砂其鋌可錯用以為甲亦與犀兕同堅於是遂名水犀者即是本鮫魚之為水產而取之以名也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也夾道累磁石賊著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即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則是隆軍有鐵甲可擐而不擐也王隱晉書亦載其事乃曰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為之而名以為犀馬耳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顧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真價故得出一縑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者弩牙也牙之所以遏弦也括者矢之尾末岐而為二可以銜弦也度者立為分寸使可以準望以求正鵠之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實故力始可發也虞者度也入聲往者矢尚在弦未離弩臂之上也為其自力已往于機即為往也欽厥止者弩人虞度機牙之時也所止已定則率祖而行以釋矢于弦者也釋者發機激矢之

時也揚子曰冀而後發發必中矣後漢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李賢注曰寵射秘法曰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案此即三微三小者其措矢之分寸也目之所注有分寸可準則矢之所發必無毫釐或差弓弩蓋一律也夫惟有分寸可準則虞度所施正在擬發未發之間矣三微三小分寸在弦而十發十中往必中鵠以機牙之分寸必與正鵠分寸相對也目注乎此而擬度及彼是為往省也

什一稅

夏商周賦助徹實皆十取其一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二矣秦始皇多事征戍繁重橫加役取故董仲舒

曰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至班固食貨志揔言其凡則又曰收泰半之賦泰半者三分取二也三分取二則又加於一半矣而亦未至三十其倍不知二者孰爲的數也高祖既定天下約法三章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則比十一之法既已加輕矣文帝因晁錯入粟之策行之數年邊積饒衍遂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其曰賜半者此一年內當輸一斗者止輸五升是爲官賜其年半額也明年又遂除民田之租稅此之謂除則并與當輸一斗之類全免不收矣然此之除減皆是立高帝十五稅一以爲之則而爲除減之數爲耳後至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則

是於高帝所立之額正減其半如高帝時應輸一斗者歲歲常減五升而所取益以輕少矣史家討定其數則曰三十而稅一也三十而稅一是從古者十一之法而三分免二若引而上之以比古法則當輸三斗者止取一斗也民間種田三十畝止收一畝而入之官也漢家賦稅之類至此乃始定爲三十取一也中更王莽額困加重然東漢奉行宣帝之法不敢增改也爲其減改太多故遇國家有事遂不免停減吏俸以資邊費所是仲長統約其中而論之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俸以豐軍用事緣於秦漢承其業遂不改更也据仲氏此論是云取之太輕故所入不供所出而至於鐫吏俸以補用非中制也孟子之論十一曰重於十一者大桀小桀也輕於十一者大貊小貊也反覆究論則十一爲天下中正不刊之論也

洛陽橋

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案石以爲壯趾其制中間闊兩頭鋭鋭故不與潮鬬闊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爲一記以載首末今猶歸然矣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士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冠名於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

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按南而至興化以及泉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闊不能廣於它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爲柱而叅衆石以爲之趾趾闊而力厚卽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之叅趾也哉

注疏箋傳

後世之名注疏者先列本文於上而著其所見於下其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文所言也至其曰疏者則舉注而條列之其倫理得以疏

通也若夫古之傳書者則不然矣於本文隱奥之義則立說以發明之雖不正指本語而本語意度自貽也爾雅之於詩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注疏也而未嘗合爲一書於是引出已名以名其著列莊亢尸之於伍言亦猶是也漢興文帝特有申公詩武帝特有孔安國尚書有淮南王離騷傳則正爲之說以解釋本文矣而亦未名爲注也左氏之傳春秋也附經立文其體眞注疏矣然先特亦未嘗合二爲一也至劉歆大好其書乃始各附所傳於正經之下故班固傳之曰歆治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然後轉相發明也則凡今附注於本文之下者殆

自歆始也歆之移書亦嘗舉特論而隨折之矣曰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案此則知班固所書其得實矣周易十翼者文言亦其一也今惟乾坤兩卦附著文言於下而它卦之有文言者則聚著繫辭不附本卦也凡爲此者實王弼也此蓋古則之在而可詮者也鄭康成之釋詩也別爲注文附毛公之下而自名其語曰箋崔豹古今注曰毛公嘗爲康成鄉州太守故康成不敢與之齒躐而以箋爲言箋猶牋也與牋記之牋同也此說迂也古無紙專用簡牘簡則以竹爲之牘則以木爲之康成每條自出已說別以片竹書之而列毛傳之傍故特名鄭氏箋者明此箋之語已實言之也

程氏演繁露卷五終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目錄

卷之六

博
樗蒲
投五木瓊橩玖骰
釆
盧雉
五白梟犢
長短句
角
鼓吹

佛牙
大宅
烏鬼
樂營將弟子
白屋
金鋪
六藝　陶
臘鼓　揮柔
平　李白墓
景鍾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博

博古固有之然而隨世更易制多不同予前本合晉宋數事而附樗蒲經立爲之說皆可傳無忤矣李賢注後漢梁冀傳所引諸書格範則與晉宋所傳不同其說曰楚辭曰昆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此即已與劉裕投五木者異矣賢又引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畫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案此以刻畫多少爲采名而無犢雉之象又與劉裕諸人所用不同殆是隨人各出意變無定格也

樗蒲

博者孔左皆嘗言之而樗蒲之名至晉始著不知起於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而說文以爲用六箸十二棊故數繫於六也至樗蒲則所用者五子而已其初刻木爲之劉裕投喝五木使之成盧則其子用木而五也樗蒲又廢不行予在泉南傳得樗蒲經不著作者姓名然而五木形制齒數具在用劉毅傳所著盧雉之語會合而言之粗亦可攷然其說多自相矛盾推說不通詳求其用則專施之打馬則是此書之作殆出於變格打馬之後耶故與史語多不合也葛洪不曉其道不識樗蒲齒數予之拙同與洪似矣而古事之與樗蒲相關者多如盧白梟雉勝負之訣皆隱其中茍以素所不嗜而棄之不言則古事暗昧故隨見以書非明弈也明古也

投五木瓊橩玖骰

博之流爲樗蒲爲握槊卽雙陸也爲呼博爲酒令體制雖不全而行塞勝負取決於投則一理也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者擲也桓元曰劉毅樗蒲一擲百萬皆以投擲爲名也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之謂出玖凡瓊與玖皆玉名也蓋爲蒱者借美名以命之未必真嘗用玉也御覽載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橩弄棊文局樗蒱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云橩瞿營反博子也橩之讀與瓊同其字仍自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爲質也唐世則鏤骨爲竅朱墨雜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爲巧者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凡此二者卽今世通名骰子也本書爲投後轉呼爲頭北史周文命丞郎擲樗蒲頭則昔云投者遂轉爲頭矣頭

者揔首之義(本文詳見此後承下)曰鏤骨爲骰以後不惟五木稍
制堙没不傳而字直爲骰不復爲投矣若其體制又今
與用木時殊異矣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
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
故可以鏤采也凡一子悉爲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
即畫牛犢以爲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塗白白之上即畫
雉雉者野雞也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
也言五子皆黑也五黑皆現則五犢隨現從可知矣此
在樗蒲爲最高之采挼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
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一雉則
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見晉傳詳在後篇)自此而降白

黑相雜每每不同故或名爲梟郎鄧艾言云六博得梟
者勝也或名爲犍(據居言切)謂五木十擲輒犍非其人不能
是也(見御覽)凡此采名樗蒲經雖皆枚載然反覆推較率
多駁而不通也(詳出)別至於骰子之制固知祖襲五木然
而詳畧大率不同也五木止有兩面骰子則有六面故
骰子著齒自一至六爲采亦益多率其大而言之則是
裁去五木兩頭尖銳而壓長爲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
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五木之制至晉世猶徧用
木然列子已言投瓊則周末已嘗改玉骨也耶或者形
製仍同五木而質已用玉石也今世蜀地織綾其文有
兩尾尖削而中閣寬廣者既不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

爲樗蒲豈古制流於機織至此尚存也耶

采

采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以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犢
雉之以物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名之
爲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蓋起此
也此正班固所譏謂懸於投而不屬乎其人之有德者
也齊書李安民與明帝樗蒲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
方如田封侯相也言其投而得雋非一時幸中也此言
相有福也後周王思政在同州與太祖樗蒲大出衣寶
約擲盧者與之思政斂容跪誓願得成盧已果得盧又
北史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

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
樗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
子皆黑文帝即以與之用此而言則得雋而名(以爲采其來尚矣)

盧雉

自有骰子以後樗蒲尖長之子遂寢閣不用凡古書古
事語及樗蒲者其名數遂不可曉雖非要事要之關
所不知終是懷慊也樗蒲經也者據其所見立爲之書
有意乎追補亡矣然樗蒲事在史而詳者惟劉毅傳爲
著舉比之經語以與毅傳相較則此書所載不能與之
諧合也故知其傳不古也晉書毅傳曰毅於東府聚樗
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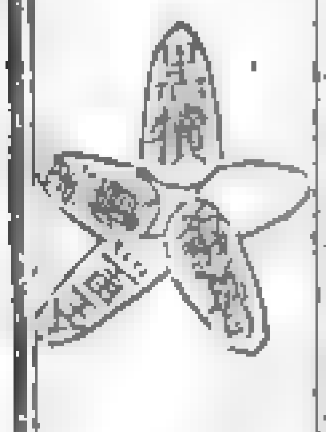
劉毅次擲得雉大喜此言衆人先毅而擲已有得犢者矣而五木未至純盧也次傳及毅則遂得雉雉者四黑而一白四黑而一白其采名爲雉也夫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雉欠於盧盧高於雉雉亦高於它采既不得盧而得雉與它人不能及放大爲之言曰非不能盧直不爲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四子皆黑其餘一子若不得黑即必現白如人現白即是四黑一白采當爲雉矣裕若稍遲即不能勝毅故一子之轉躍未定者裕遂厲聲喝之使現黑采也黑采既現即五子皆黑遂可以成其爲盧也盧現而雉自降等故毅怨裕不肯相借也哉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用毅傳所記以求晉世之樗蒲采名齒數子之前說悉與之合也劉裕所得之盧是五子之半面爲黑者皆現乎上而五子之半爲白者皆藏於下俯仰合計

則五子通爲十面半白半黑其足無欠而五木之齒數亦相應協無欠無餘矣自斯以往黑白兩面交致其雜亦隨齒立名而不出乎白黑兩面是皆有數可數故亦有象可畫矣今此經所繪白黑遂有不可推較者失在誤添純白純黑兩色故其說不與史合耳今先列舊圖而後別立新畫貴其易曉

樗蒲經舊畫只有四木四木者博子四箇也不是一木簇爲四角古蒲子皆言五木故知舊經誤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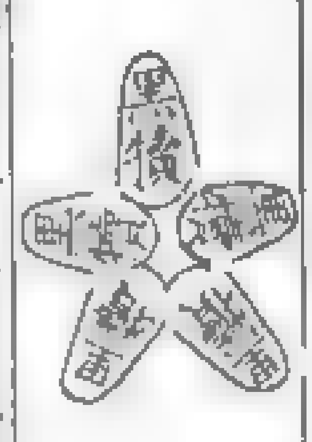
盧

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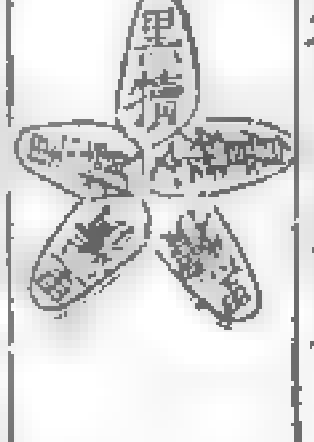


今定新畫係用五木五木者木投凡五箇也

盧



雉



若本晉傳而求之則五黑者五子固皆爲黑而黑上皆畫爲犢無有純黑而不爲犢形者也五白者五子皆白白者盡雉無有純白而不爲雉形者也於是合而言之其陽能現五犢則其陰必藏五雉二五爲十而五子之十面無欠無餘推之而皆可通矣今舊圖之於五黑也以其三畫犢以其二純黑則是五子之十面者以其半爲純黑以其半爲黑犢乃可應數不知十面皆黑安得

別有一白越自外來而間乎四黑之間可以命之爲雉也耶若每子皆有四面兩面有文黑上畫犢白上畫雉兩面無文純白不畫雉純黑不畫犢且以劉裕所投言之四黑已見其一白若專是白而上無畫雉之文則此之一白而間五黑何以得名爲雉也凡此皆推而不通今故別爲之圖而正樗經之誤使史語明白

五白梟犍

老杜今夕行曰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觀其意脉正用劉毅事而五白非樗蒲所貴不知杜獨何據也樗蒲家謂二白三黑爲犍犍惡齒也御覽曰六博五擲皆犍不爲不能則知犍爲惡齒也經之梟名甚多

劉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姑爲安衆之言耳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据此言之則梟固爲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籌則梟之采品甚低非盧比也老杜顯言梟盧亦恐未詳

長短句

魏晉唐郊廟歌率多四字爲句唐曲在者如柳枝竹枝欸乃句皆七字不知當時歌唱用何爲調也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則今人以歌曲爲長短句者本張華所陳也續通典

角

通典樂門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減爲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鼓吹

後魏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其等以赤青黑色爲次中州刺史及諸鎮戍皆給之

佛牙

世之尊佛而主其異者其說曰華夷之人生理一也此之牙骨若指其長大皆能倍常且其色紅潤與枯骨異非佛不能有此也予固不嘗見佛亦不嘗見其指骨然以古書攷之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眉出軾上古今中國亦未嘗有此巨人矣而僑如兄弟自生及葬左氏皆能詳記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爲長大自其種類如此不得資之以信其怪也若以骨指紅潤爲異則有見矣獸惟自病而死血不蔭骨則骨遂槁乾若非自死則其久而紅潤者皆以瀝血不盡也人固不可試矣試以豬羊骨驗之其遭烹之骨必且紅潤而自死者必枯槁此可驗也予之立此見也非爲異也而舉世信佛雖爲辨正有不容不辨也顧有事效見前者可以證予說之

非妄也五代史趙鳳傳唐明宗時有西域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舍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此與傅奕用羚羊角擊金剛石者正同一驗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俗子萬衆擊跽畏敬傾家以施焚肌以禮安有敢證其謬者况敢出意自信以斧石試擊之耶故其誕得行而人惑不可得解也庚戌二月十七日夜閲趙鳳傳書此

大宅

黃庭經天中篇曰靈宅既清玉帝遊梁丘子注曰面爲靈宅一名大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爲宅大洞經云面

爲赤宅黃庭經者其書自敘云扶桑大帝傳授南嶽魏夫人也魏夫人者魏公嫡晉人也計其世皆在東漢以後特不知大洞經作於何世耳文選載枚乘七發說太子以游獵之可樂而太子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滿於大宅也既曰陽氣自眉宇而上滿於大宅卽必在眉兩間矣以李善之博而不詳大宅所出惟五臣注劉良曰大宅面也亦不言得之何書也良若嘗見大洞經亦必引以爲據矣不言所本則意度之耳然則枚乘之在漢世豈嘗已見道書而知名面以爲大宅耶

烏鬼

元稹集十三聽庚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

遺謫官詔下吏遣驅身作拘囚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閉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力粧點烏盤邀女巫當時爲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上地案稹此詩卽是其妻爲稹賽烏而得還家者則唐人祝賽烏鬼有自來矣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營將者此其始也通典十二

白屋

春秋莊公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也案此卽自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爲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今世凡官寺皆施朱有古也南史有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荅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師古曰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矣是故山楶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安得不白也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

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既曰朱門又曰朱邸也言朱以別於白也鹽鐵論文學譏漢俗奢僭曰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殫朝樂暮戚

金鋪

風俗通敘門戶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案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蠡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鏂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蠡也南史人借雀以行嘲謔曰誰家屋門頭鋪首浪遊逸六藝

御覽三百三十九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㧾軍衆案此即凡今詞人語建節者云植六纛皆本此也

渹

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如乃渹劉既出人問王公何如曰未見他異惟聞吳語案玉篇曰渹者虛鯱反水石聲也腹熨棋局水石之聲非所言也今鄉俗狀涼冷之狀者曰冷渹渹即其長之謂吳語也乎

臘鼓

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之晝夜不停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驚去鬼祟也世說禰衡作漁陽蹀𨂃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時而言此說近之矣然其撾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搏黍

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冃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意於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搏黍問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爲之據也特牲饋食禮曰侑食搏黍授祝以薦之尸也禰衡在黃祖坐上黍臛至衡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譏此即搏黍也見御覽八百四十二或以爲搏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舂鋤影外天說舂鋤曰鷺也以鷺對鶯也但不知搏黍之爲黃鶯何出耳

平

始予聞劉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矣嘗於平上大覩金房故其名因此而著予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之名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予後至昌化縣過一山其下甚峻至頂而平爽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爲義蓋如此後又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有曰尸解者不棺不槨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衾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來久矣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甓圍之其墳略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布袍裹軟腳幞頭不知其傳真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不曾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于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則傳者誤也曾

肇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

景鍾

徽宗崇寧四年鑄景鍾大晟樂書具載其制曰景鍾垂則爲鍾仰則爲鼎鼎之中大爲九斛中聲所極九數退藏則八斛有一焉至其律度在崇寧則用 徽宗君指中節以爲三寸三三而九推展用之紹興十六年四月再鑄景鍾有司上崇寧指法六月詔大晟樂皆并金字牙尺令參用之陂拂等契勘若要退藏數在鍾內又高九尺則中容可二十斛不與八斛有一之數相應照得

金字牙尺明皇祐中黍尺點畫到太常寺見存黃鍾律編鍾一顆正高九寸故依此黍及九尺隨宜製造詔亦可之予案大晟樂之用君指正爲古今尺度不同無所執據遂援黃帝之指尺與夫大禹之身度而用徽宗皇帝御指以爲一寸之始今拂等所定却是用太常見存九寸之鍾與皇祐黍尺參用以爲起度之本是元不曾用人主君指爲則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

程氏演繁露卷之七目錄

卷之七

黃銀

渾儀渾象

煙脂

行香

印書

放牛租

駢脅

兜鍪爲突厥

海不波溢

方寸

方冊

端午綵索

繒

端疋

錦纏頭

唐人行卷

水土斤兩重輕

東臺西臺南臺

正色間色 (流黄)

馬後樂

程氏演繁露卷之七目錄

凉州梁州
絹一疋
麪一斗
大斗大尺
肩輿
進士試徹夜
堨
稜觚音孤
洪州石爲城
霓裳
馬人
章臺
問鼎
持節舉要
霸陵折柳
頌繫
蘇合
謎
秬鬯

程氏演繁露卷之七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黃銀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欲及杜如晦而如晦已不在帝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元齡送其家夫不賜黃銀而別賜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爲黃金無疑矣然則先賜之帶命爲黃銀者果何物也世有鍮石者質實爲銅而色如黃金特差淡耳則太宗之謂黃銀者其殆鍮石也矣鍮金屬也而附石爲字者爲其不皆天然自生亦有用盧甘石煑鍊而成者故兼舉兩物而合爲

之名也說文無鍮字玉篇唐韻集韻遂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煑銅故其名不附石也耶諺言眞鍮不博金其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眞鍮則盧甘石所煑者決爲假鍮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夫不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鍮石矣而史無明據不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州嘗大水流出黃銀以上于朝此之黃銀即太宗用以飾帶而槩賜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鍮石者太原所産爲最而太原即并州也則公義并州所得蓋自然之鍮不經盧甘石煑鍊者也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云黃銀也黃銀云者其色黃可以比銀而色又特黃也是故兼銀黃兩名而命其物

也且又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古有傳矣佩玉之音其中商律也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為商者亦闕之不奏即是太宗畏鬼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黃銀之不為銀而為銅此尤可證也

渾儀渾象

堯世已有渾儀璿璣玉衡是也晉世陸績始造渾象其晷度與渾儀同而形狀與渾儀反沈存中嘗譏世人混兩為一而未嘗明著其以故見者未能豁然也二器之寫天度皆以渾天家為主而古人形容渾天最能明的者惟葛洪雞子之論也洪之說曰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是為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也渾儀也者設為四游儀寫日月星宿於天盤之上而包括乎厚地正如雞子之殼也是為寫肖本形而順以求之者也至於渾象也者設為圓毬而撫擬天度以日星傅寘毬上毬圓可轉而人遂俯觀則天盤反在人下是為殊形詭制而合於理也若即其狀而詳言之則如權衡之上詳刻銖兩鈞斤而人遂可俯首以觀者也是如翻倒天度傳之於外而人立天外以行省睬者也儀與象異者制益如此也至陶弘景又出新意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悉與天會此則兼采儀象而兩用之矣然天中雖立厚地而元無所資於窺測又不如四游儀專撫天度而日星半隱地下者其制自具也則其制

稍贅而不如渾象之切用無欠無餘也

煙脂

古者婦人粧飾欲紅則塗朱欲白則傅粉故曰施朱太赤施粉太白此時未有煙脂故但施朱為紅也煙脂出自虜地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用為顏色今始知為紅藍後當致其種匈奴名妻閼氏今可音煙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鑿習氏此言則是采藍花以為煙支法本出自虜地其已審矣習氏所指之山即天山也虜呼天為祁連故也史記匈奴傳霍去病出隴西過居延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天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有美木水草宜畜牧匈奴既失二山（二山謂祁連燕支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也燕支山正書為燕支則必在祁連二百里內也即此推之紅藍取初根種必出此山也采造已成紅色而名曰煙脂取閼氏為況極其國所貴重者而稱之也

行香

沈存中敘行香謂當以香末散撒乃為行香畢仲荀元豐三年作幙府燕閒錄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予案南史

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自行香次至
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其謂行香次及僧達者即釋教
之謂行道燒香者也行道者主齋之人親自周行道場
之中燒香者爇之於爐也東魏靜帝嘗設法會乘輦行
香高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按凡云行香者步進前
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爲禮也靜帝人君也故以輦代
步不自執爐而使高歡代執也以此可見行香只是行
道燒香無撒香之事也又案唐人盧氏雜說載旌節之
制曰旌用銅龍首之竿首用紫絹袋盛油囊舊之寺觀
行香袋與旌畧同案此即凡主齋行道之人必執此袋
導道衆以行而燒香自是一事非取香於袋而旋加燒

然也唐會要五十曰天寶十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
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正元五年處州奏
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行香有旨依奏下
文處州之乞行香其上文承行道設齋之下知其行香
者爲行道燒香也其它如畢仲荀所記謂唐高宗時李
義府爲太子設齋請五品以上行香不空三藏爲神堯
已下忌辰行香恐亦只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　國
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
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寮至宮行香
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
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
不爇也此之散援猶存撒香之說耶

印書

智者剏物雖則云剏其實必有因籍以發其智也古未
有字科斗鳥迹實發制字之智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
壁帛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爲碑蠟墨
爲字遠自秦漢而至于唐張參輩於九經字樣皆已立
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槧經史其故何也後唐長
興三年始詔用西京石經本倩匠雕印廣頒天下宰臣
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則其發智之
論可驗矣五代會要八

放牛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五代會要十五晉天福四年戶部已

中放矣

騈脅

晉文公出亡至曹曹共公聞其騈脅欲其裸浴薄而觀
之注騈脅合幹也幹者脅肋骨也騈云者脅骨之生兩
兩相並也莊子騈拇枝拇大指也枝小指也騈拇即大
拇根而兩岐也枝指是小指兩出也左氏六

兜鍪爲突厥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
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海不波溢

韓詩外傳曰越裳來獻白雉謂周公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今人用瀛海無波皆本此 御覽四百一

方寸

徐庶母為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為心似始于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方冊

張蒼傳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方冊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為方聯簡為冊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冊賦試者皆謂冊為今之書冊不知今之書冊乃唐世葉子

古未有是也

端午綵索

裴元本諱字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為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之於複此字疑以示婦人養蠶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為辟兵今案此即今人五月綵索也今索合五色線為之此之所言乃自用繒其曰四色為之四面即是裁色繒為方片各案四色位而安之於衣而黃繒居四色繒之中以此綴諸衣上以表蠶工之成故名襞方襞者積而會之也方者各案其方以其色配之也今人用綵線縈臂蓋文也 御覽八百十

繒

厚帛也蔡邕女誡曰繒貴厚而色尚深為其堅韌也案此即厚帛乃始名繒其著色深也 同前

端疋

左氏昭六年豐貫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者二疋也 御覽八百十五

錦纏頭

唐書代宗詔許大臣燕郭子儀于其第魚朝恩出錦三十疋為纏頭之費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為詞 御覽八百十五

唐人行卷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 卷七 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俗呼解折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為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此式至今不用

水土斤兩重輕

世傳水之好者比它水升斗同而銖兩多故宣州漏水有秤為此也杜牧罪言曰幽并二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然則不獨水有輕重土亦然也

東臺西臺南臺

趙璘因話錄曰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呼南臺南朝亦同又曰弋

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也惟俗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按此言之御史惟一臺別白因事加東西南三稱爲別耳其謂俗呼在京爲西臺者唐都長安於洛陽爲西而洛陽亦有留臺故長安名西臺而洛陽爲東臺也 話卷五

正色間色流黃

環濟要畧曰正色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五謂紺紅縹紫流黃御覽八百十四孟子曰惡紫恐其亂朱蓋以正色爲尚間色爲卑也流黃不知何物古詩曰中婦織流黃傅直詩曰明於機上之流黃則流黃者織絲之色也染絲而織惟錦爲然今專言流黃恐是黃間之絲也

馬後樂

今郡守馬後樂卽古鼓吹也古今樂錄曰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劉熙釋名曰横吹麾幢皆大將所有班超爲將兵長史故假鼓吹幢麾也 超傳其謂假者超本爲大將止爲長史故許借大將鼓吹幢麾而用之也

凉州梁州

樂府所傳大曲惟凉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遂分散不存符堅滅凉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凉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爲梁州

絹定

唐食貨志曰開元八年頒租庸調于天下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

麪一斗

天寶元載敕麪今後以三斤四兩爲斗

大斗大尺

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爲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

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二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肩輿

百官得於寓京乘轎自揚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唐會要三十卷曰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輙乘檐子如疾病卽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進士試徹被

五代會要二十一曰清泰二年禮部奏奉長興二年敕

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唐試連夜以燭三條為限白樂天集曰試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至此因禮部奏乃始達旦也

堨

柳文永州袁家堨書作渴音曷渴者堨也堨者遏也遏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堨字非古故更書為渴而又自為之音曰讀當為曷案水經穀水著于金堨之制曰堨蓋遏穀水使東流者也然則堨正為堨字子厚豈疑其來不古而遂以書渴為雅耶

稜觚 音孤

觚者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提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稜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為鳳凰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稜之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為鳳闕也

洪州石為城

龍圖張存守洪州累石為城明年大水淹及城半賴石為捍城以堅全隸興州縣石城至今尚在

霓裳

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歌畧曰移領錢塘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謝好箏教得霓裳一曲成後祇應三度案聞道而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元答云七州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案此乃樂天守杭日自教官妓玲瓏習為霓裳舞至樂天鎮蘇時習舞者已皆不存元微之為越守樂天求此舞人於越而越中無之但寄得霓裳歌以為之譜耳元白距明皇不遠此時此曲已自無傳況今日乎

馬人

退之上廣帥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奢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退之與佛異趣而此馬人乃出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已來亦同民庶赴上日衙集耶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蠶頭實不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蠶為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禁原蠶為妨馬也今術家未偏蠶塗傳馬齒馬輒不能齕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然蠶背迺有黑紫迹對出宛如馬蹄而頭實不似也

章臺

漢章臺即秦章臺也地在渭南而秦咸陽乃在渭北通鑑秦昭王六年楚懷王爲秦所詐入秦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則秦之章臺乃在咸陽渭北也耶以予攷之葢秦之咸陽跨渭而南北焉故武庫章臺雖在長安亦統之咸陽非正在渭北之咸陽也通鑑舉要

周鼎

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故洛陽南面有定鼎門及郟鄏陌此之九鼎乃夏鼎也既嘗自夏入商又遂自商入周也春秋時世與之相近所記必不誤也史記言周王入秦獻其九鼎則是鼎嘗入關矣然自漢以後不聞關

中有鼎不知已入關後竟復何在也史記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得東坡曰此周人懲問鼎之禍沉之泗水以緩禍此說非也泗水屬彭城彭城非商都亦非周都何緣周鼎可沒此水也或是周別有鼎而人誤傳耶

持節舉要

漢武天漢二年遣直指繡衣使者暴勝之等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得擅斬二千石以下案舊制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其制自漢世已有之矣

霸陵折柳

黃圖曰霸橋跨霸水爲橋也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爲別故李白樂府曰年年柳色霸陵傷別而王維亦曰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illegible]其地則在渭北蓋漢分秦咸陽置縣名渭城也若霸陵則在渭南不在渭北矣維之所餞者其人出戍[illegible]詩之地迺在渭北仍援折柳爲詞則仍用霸[illegible]也

頌繫

通典刑法門首六十二景帝詔頌繫注頌讀曰容容寛不桎梏

蘇塗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案浮塗即浮圖浮圖即塔也

謎

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爲隱者是也隱者藏隱事情不使暴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王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即後世之謎也鮑之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析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

秬鬯

大祭祀必用鬱鬯鬱鬯也者釀秬黍以爲質而貲鬱金草以爲之色故詩人形容其狀則曰黃流也黃流者鬯

以灌地而求神最重之禮也天子自祭則以圭柄之勺酌鬯而灌書謂王入太室祼者是成王親行灌鬯之禮也方成王未自至洛而先命周公告之文武則其文曰予以秬鬯二卣周公以其禮之重也故得之而不敢更宿即禋于文王武王則用鬯之禮乃如此其重也耶禮記曰天子賜珪瓚然後爲鬯未賜則資鬯於天子文侯命曰錫爾珪瓚秬鬯一卣此則初賜珪瓚未及自爲之鬯即并鬯以賜使歸告之也召虎之詩亦曰錫汝珪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七

程氏演繁露卷之八目録

卷之八

褐裘背子道服襴裙
月受日光
養不吠之犬
立乘車
日食加時
物産有無
州麾
羽扇
吹鞭
尺蠖
土部魚
易
龍門
滎澤
薇
朱朱盧盧
倍蓰
清河
白紗帽
勿勿

九鼎
納粟拜爵
大家
罷太守銅魚
三關
上宮
爵
汴
螢囊

程氏演繁露卷之八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八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褐裘背子道服襦裙

襦者短衫也莊子曰未解裙襦廉范傳曰昔民無襦今五袴也褐者裾垂至地張良傳有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背子畧同其異者背子開胯裘則縫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畧與裘異裘之兩裾交相掩擁而道士則兩裾直垂也師古畧舉其槩故不能詳也長背子古無之或云近出宣政間然小說載蘇

文忠禪衣襯朝服即在宣政之前矣詳今長背既與裘制大同小異而與古中單又大相似殆加減其制而爲之耳中單腋下縫合而背子則離異其裾中單兩腋各有帶穴其掖而互穿之以約定裏衣至背子則既悉去其帶惟此爲異也至其用以襯藉公裳則意制全是中單也今世好古而存舊者縫兩帶綴背子掖下垂而不用蓋放中單之交帶也雖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眞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也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冐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今世衣直掇爲道服者必本諸此也又尋

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着褐則是
真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晉王獻之
書羊欣練裙朱公叔絶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
裙益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
也

月受日光

月不能自出光景凡其有光悉日力也楊子雲曰月未
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謂月爲
遡日理固該盡矣而不如沈括之語能發越其狀使闇
者豁然也括之言曰月如銀圓圜本無光日耀之乃有
光矣用其銀圓之說而思之則其魄也是銀圜之背日

而暗者也故闇昧無覩也其明也則是其圜得日而銀
彩煥溢者也月十五日兩耀相當銀圜也者通身皆受
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満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
遠爲之圜者但能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
名爲魄也魄者暗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
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故楊子遡日之說已得其理
而沈氏耀圜之說又能發揚其狀也是說也予初得之
以爲括之所刱也偶讀酉陽雜俎乃知其說古嘗有之
而括善加發揮焉耳雜俎之言曰大和中有人游嵩山
遇修月戸謂之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圓丸本字
其有影處乃是日爍其凸也比云修月戸者必誕矣而
爍凸之理即沈氏之說所從以出也若其增一銀字而
明之與魄粲然有狀括其能言也哉

養不吠之犬

東坡上　神宗萬言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
而養不吠之犬比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
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
吠犬詔除名

立乘車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横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
身以手案式武王式箕子閭益如此其式也惟安車乃
始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顔師古曰安車坐乘車是

也

日食加時

予奉詔定乾道曆曆官劉孝榮曰後世曆法太密於古
今之論曆者太齊備且如日蝕古來能知其食在何日
則爲驗矣而未尅定其時當食食當幾時幾分而復也
至魏黄初始言食於何時予甚然之今按杜欽傳上封
事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且說戊未當爲何應則不待
黄初已嘗加時矣恐史官失書耳

物産有無

汶南無鸜鵒江南無狐粤無驢虎志前地 廬山人見駞以
爲山精潤州人見嗽以爲主簿蟲

州麾

自五君詠言顏延之一麾出守而杜牧用其語曰擬把一麾江海去人遂以建麾爲太守事張師正辨五君詠曰麾猶秉白旄以麾也一麾猶言爲人之所擠排也屢薦不嘗得官一遭擠排遽出爲守所以嘆也此說是也或謂周禮州長建麾則州麾自可遵用此又非也周之州絶小不得與漢州爲比周制祭州成縣而漢世累縣爲郡累郡乃始爲州也若夫崔豹古今注則又異矣其說曰麾所以指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則漢以來自人主至二千石莫不有麾也則謂太守爲把麾亦自可通也

羽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晉宣帝戰於渭濱乘素車著葛巾揮白羽扇指麾三軍晉書顧榮征陳敏自以羽扇麾之敏衆大潰是皆特持羽扇以自表異而今軍衆罕求易見也晉中興徵說曰舊羽扇翮用十毛王敦始省改止用八毛其羽翮損少故飛翥不終此其兆也據此語以求其制度則是取鳥羽之勻者挿扇柄中全而用之不細析也今道家繪天仙象中有秉執羽扇者皆排列全翮以致其用則制可想矣

吹鞭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遒便易持李善注曰遒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遒故便易持沈括辨之曰潘岳笙賦脩遒內辟言此笛但裁一遒五音皆具故曰易持也馬遒安可爲馬策也予案急就章曰吹鞭箛篍課後先唐韻曰箛竹也說文曰篍吹筩也玉篇亦曰篍吹筩也以竹爲鞭中空可吹故曰吹鞭也遒即馬策可以策馬又可爲笛即一物兩用軍旅之便故云易持也今行陳間皆有笛即古吹鞭之制也括豈不見急就全書而臆立此難也耶

尺蠖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方言曰蟦賁蜕好六謂之尺蠖郭璞釋之曰步屈也步屈云者一步一屈也多在桑上其體質以蠶色灰褐而身瘦長其腹下兩頭有足足亦如蠶蠶欲進步先聚屈其體前後幾相連著而脊背橋起直如笄釵兩頭環曲之處也此其所以爲屈也已屈而聚聚已而舒則遂寸寸前進是其所以爲伸也吾鄉俗呼度音蟲度者蠖音之訛也爾雅曰尺蠖說文則曰曲信蟲韓集城南聯句曰桑蠖虛指皆可互相發明也

土部魚

說苑二卷曰莊周貸粟於魏文侯曰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得斗升之水斯活矣鮒今俗名土部蓋聲訛也此魚質沉常附土而行不似它魚浮水遊逝也故曰土附也顧後人加魚去部則書以爲鮒焉耳說苑之謂牛蹄若牛足踐泥泥之爲窪窪中水停不通故此

魚附著亦不能去若得斗升之水則可它適而活也諺
言涔蹄之水不容吞舟之魚正舉此以爲之況也吳興
人名此魚即云鱸鯉以其質圓而長與黑鱧相似而其
鱗斑駁又似鱖魚故兩喻而兼言之也埤雅指爲鰤魚
失之矣

易

漢武帝棄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城下易之卦得大過爻
有九五棊此之謂爻在九五者言大過爲所得之卦而
九五爲用事之爻也九五之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
故縛馬一事筮史主此一語以爲吉凶之決而曰匈奴
困敗不久也其謂爻在九五者蓋主九五一爻爲用也

然而卦得大過自初至四以及乎六皆不爲用而獨九
五一爻爲用者易法以變者爲占在一卦之中何爻適
當變初則此之一卦獨主此之一爻也然則何以見其
獨變也曰予於易原嘗詳及之矣大過之卦其初爻爲
偶此之爲偶必其揲蓍而必得八八固不變矣及其二
三四爻皆爲奇則其揲蓍必得七七亦不變也更四爻
揲而及五爻則其蓍爲九而不爲七矣易法九六必變
而此之第五爻者在四爻不變之後彻初得九故此爻
當爲變始也是爲用事之爻也若此之五爻既已得九
之後九已當變則其爻爲用事之爻矣若後來第六爻
使更正得六數亦止仍爲上六不爲上九故爻既過變
後來不復再變也此乃通易一書占筮凡例類皆如此
故詳及之若夫九五也者既當變九爲六則其以此之
變而會之六爻則大過之卦轉而爲常矣案大過䷛巽
下兌上常則巽下震上䷟蓋大過第五爻得九而變爲
六於是大過九五既變爲常之六五則此卦猶爲大過
而之卦則遂以爲常也今此漢詔獨言大過而不及常
者武帝方擿占者之不驗故但即大過九五以言而未
暇談及常之六五也非有變爻而無之卦也

龍門

秦再思記異錄曰地誌慈州文城縣壺口本夏禹鑿山
通河年年魚化之地也每春大魚並河西上唐人嘗歎

禁采捕至仲春後有點額不化者傍岸求死終不過富
平津浮梁孟州歲以致貢柳宗元嘗爲文刻置禹廟此
益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龍門之文遂從而爲之
說曰過門者爲龍而其浮死自下者則是不能變化而
遭退者也予疑此語久矣於禹貢論不敢辨正者以龍
門之名其來已古而化龍之說世亦信之故付之不辨
然終含糊不快也以書類求之導河自熊耳熊耳者地
書以爲形似熊耳也其曰似者肖之而已豈其實嘗有
熊分耳爲山也乎砥柱析城實皆如柱如城而何人建
爲此柱析爲此城無有能言其自者也並類而言則夫
龍門也者正以湍峻束狹意象如門而又龍者水行之

物故取象以名未知眞有魚嘗化龍之事也乎然而其事又有不可不究者四瀆未嘗無魚何爲此地獨有大魚暴鰓而下下又不過富平也以予所見蓋河魚趁水而上於湍急處産子及其困極故翻腹隨流不能自主富平雖爲大河而有浮梁横亘津面魚已困浮又爲津梁所約不能潛泳以過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耳其爲點額而浮者蓋跳躑産子爲木石之所摧拉耳非有司其點陟而點額以記如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小有異而理之所在四海一也凡魚産子必並木根草幹蹙刮其腹子乃得出出則粘著根莖之上離離如球然後泥不能淹浪不能漂其子乃得成魚也龍門予所不歷無

能驗其的爲如何矣此之所云乃在吾鄉而親嘗目擊者非得之傳聞也魚之憂腹而子得出也則已奮躍勞憊不復更能潛泳則遂仰肚露白浮水而下邊岸之人白手取之不用器械也此乃吾鄉之所嘗見以類明類則龍門之魚可想矣吾鄉小溪淺澗安得試龍之地而鱗鰓亦遭損暴也此其事理可以互相發揮者故詳記之

滎澤

左傳衛與狄戰于滎澤釋者或以爲在河北蓋以衛都河北也衛爲狄滅乃始東徙渡河對處于漕豈其方渡未至而狄猶攻之故戰其地耶蓋滎澤記地也不必戰于滎澤之中也戰國策記魏將之與秦攻韓也朱己之說魏王曰韓亡秦盡有鄭地得垣雍决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案此時秦方逐穰侯則秦昭襄王之世也朱己謂滎澤可决則滎猶不枯也

薇

詩之言及采薇者甚多即伯夷首陽之所食也說文薇似藿藿豆也豆葉本圓而末尖皮微皺澁薇葉正與之肖山中極多吾鄉俗呼苦遜[illegible]味苦以芼火肉最相諧宜其苗春則盛發至秋老硬然不萎死雖雪中亦可采也采薇之詩曰薇亦作止謂春而苗茁也又曰薇亦柔止謂及夏而夭脆也又曰薇亦剛止謂霜露降

而苗葉堅勁也

朱朱盧盧

紹興中年秦檜專國獻佞者不形之文牘謂爲聖相郡縣用此意遞相尊尚凡所稱呼皆非其實無名子或爲之詩曰呼雞作朱朱呼犬作盧盧文官稱學士武官稱大夫聞者莫不大笑案世人呼雞皆曰朱朱呼犬皆曰盧盧不問何地其聲皆同雖是俚習要亦有本神仙傳祝雞翁居尸鄉養雞百數皆有名字呼之輒至人號爲祝雞翁朱者祝之訛也事見酉陽雜俎第十六卷又寶誌對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雞吃呼朱朱朱朱蓋爾朱也則呼雞之爲朱朱其來已久犬呼盧盧別無所見是借

韓盧之名與犬爲高耶盧黑也以色言也

倍蓰

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蓰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爲二百鍰也

淸河

晉太和四年桓溫自姑孰伐燕引舟師自淸水入河（水經有桓溫淸水）據此即晉時未有隋汴故自淸水入河

白紗帽

侯景僭立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靑袍（梁書三十二）宋泰始元年群臣欲立湘東王遂引入西堂登御座著白紗帽按

此即白紗帽乃人主之服故以此爲定（擧要十五）宋蒼梧王死王敬則取白紗帽加蕭道成首使即祚曰誰敢復動道成不肯

勿勿

古旗有名勿勿者集衆則用之後人轉爲勿勿勿勿者亟遽之辭也杜牧遣與曰浮生長勿勿兒小且嗚嗚（杜集四）

九鼎

周貞靚王五年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司馬錯曰周自知失九鼎則必以鼎與楚王弗能止也不如伐蜀按赧王在位五十九年方始入獻其邑上距靚王五年六十一年矣此時九鼎猶在周東坡謂周人沉鼎於泗水以緩禍者非也當時周人以它鼎沉泗耳又通鑑曰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絶長補短東西不過百里裂其地不足以肥國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今子欲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南器）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按此即九鼎傳器也樂毅入齊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孟子謂王速出令返其旄倪止其重器即樂毅所取之器也通鑑漢文十六年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可祠而出之

納粟拜爵

秦始皇四年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按此即晁錯之所祖效非錯剏意也

大家

公主者言其嫁時上公主之也今人呼公主爲大家則於義無依當是擇婦女中之佳者以自附託耶後漢班彪女將嫁曹世叔博學喜屬文和帝時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而冠其夫　之姓曰曹大家後世爲其文學嘗爲皇后貴人所師故公主取之以爲稱號亦猶周女姓姬世人貴之故凡婦女不論何姓皆以姬稱之如姬戚姬之類是也

罷太守銅魚

唐制太守交事皆合銅魚爲信周世宗顯德六年以除州自有制書罷銅魚不用實錄

三關：

世宗自滄州北順水而行先降益津關次瓦橋關次瀛州以瓦橋關爲雄州以益津關爲霸州瀛州只仍舊名

上宮

孟子附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通鑑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爵

秦爵凡二十級其第十九爵爲關內侯更上一級即列

侯矣此亦即周家五等爵名之下立爲此制亦名爲爵也於是吏凡言賜爵一級者謂秦二十等爵中之一等也自秦及漢初凡有爵者皆得除罪然不得爲吏也高紀二年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是其制也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六十緡也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不知此之六十緡者官受之耶或許有爵者移賣於人也至惠帝六年始令民得賣爵前此未見豈前此元年之許其買之於官至此乃覺其非而許民自賣所以貴其爵令民有所利也文帝時晁錯說上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此則入粟授爵之始於是惠帝所許賣爵者其入錢高下以等級爲差而晁錯師用其意改易其制而直令民入粟買之於官非買諸得爵之民也至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即是有功而得爵亦許其移賣緣爵十一等如五大夫樂卿之類是也武帝爵但見諸爵瓚注引茂陵書止十一等是其數不盡也既不與惠帝許民戶自賣者同而又更入粟以爲緡錢亦不同也而有大不同者舊爵止得用以除罪而武帝即令入官故其制曰諸買武功爵官首官首爵名也者試補吏

則遂得以買爵入官矣如卜式爲郎則其尤者也故班固謂爲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也

汴

通鑑景帝時七國反條侯據滎陽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糧絕士卒飢叛坐不戰竟以此敗按淮即今淮水也泗即今謂南清河也此時未有隋汴也吳饟道自淮入泗則轉海而至淮上又自淮泝淮而上清河故條侯既絕淮泗則南船不得北上矣以道路言之可見隋汴未有也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録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炮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已嘗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葢其具體而微者耳

崇禎山堂

程氏演繁露卷之八

程氏演繁露卷之九目録

卷之九

厨傳
于定國無寃民
澄心堂紙
十金
白蓮花
浮石
嘌
鞫
小步馬
茶字
酴醾
葑菲
菩薩石
鏇魚
箙韇
五伯
韮陽
魚笱
方書
朱書御札

背嵬
竹簽
半池
三宮三殿
象魏
縶馬
都盧緣
上元觀燈四日
上中下褚衣
闒閱
衣錦夜行
棨戟當斧鉞
朱衣非舊制
扁舟五湖
丈二之組
刺
天子服璽
箭貫耳
五稷
册圖
象刑
卯翼

忿𢙣
宰相直筆
櫓
公侯干城
王堂
孔子食昌歜追文王
餛飩
漆雕几
嶧山
石鼓銘
綦道

程氏演繁露卷之九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九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廚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以稱譽過客按廚傳兩事也廚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廚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也今人合廚傳為一槩謂豐饌為廚傳非也

于定國無冤民

古今稱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此特舉其多者言之耳宣帝之臣如蓋趙韓楊有譽有勞而皆傳致以法入之死地然四人之中楊惲專以口語怨望尤其可矜者史家特書惲獄實定國所定有深意也然則謂天下全無冤民吾恐楊惲懷恚於地下也

澄心堂紙

江南李後主造澄心堂紙前輩甚貴重之江南平後六十年其紙猶有存者歐公嘗得之以二軸贈梅聖俞梅詩鋪敘其由而謝之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萎皆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麤使供鸞臺用梅詩以想其制必是紙製大佳而幅度低狹不能與麻紙相及故曰幅狹不堪作詔命也然一紙已直百錢亦已珍矣

十金

薛宣曰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康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守十金以上免為庶人按漢以黃金一斤為一金十金之重者言其贓直滿十金也

白蓮花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集有白蓮泛舟詩曰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窻小舫信風廻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殷勤萬里來又種白蓮詩曰吳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懶開萬里攜歸爾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見長慶集卷五）

浮石

衢州之下十里許深潭中有石亢立水面土人命為浮石白樂天集三卷有謝衢州張使君詩曰浮石潭邊停五馬則此水之有浮石其來久矣先是土人嘗有謠讖曰水打浮石圍龍遊出狀元口口相傳亦莫知其語之為何自也石之出水也本甚嶄巖不齊紹興甲子歲兩浙大水漫滅垠岸浮石没焉水退石仍出而嶄巖者皆去蓋為猛浪沙石之所淙齧乃此圜渾也又一年歲在乙丑龍遊縣人劉端明章魁廷試

嘌

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泛

䑛者名曰嘌唱嘌之讀如瓢王篇嘌字讀如飄引詩曰匪車嘌兮言嘌嘌無節度也元不音瓢廣韻嘌讀如杓疾吹也亦不音瓢

鞠

楊子曰梡革爲鞠亦各有法革皮也梡革爲鞠即後世皮毬之斜作片瓣而縫合之故唐人借皮爲喻而爲詩以詠皮日休曰六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其謂砌皮包氣即今之氣毬也矣古今物制固多不同以其類而求之於古即霍去病傳謂爲穿域蹹鞠者其幾於氣毬也矣其文曰去病貴不省事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

尚穿域蹹鞠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之以毛蹴蹋而戲也今世皮毬中不實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縫砌已周則遂吹氣滿之氣既充滿鞠遂圓實所謂火中燖了水中揉者欲其皮寬而能受氣也詳此意制當是古時實之以毛後加巧而實之以氣也呂后傳曰太后斷戚夫人手足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今築氣毬者以脚蹙使之飛揚上騰不復拘於窟域矣而軍中打毬之戲則以杖拂毬使之馳走而用快馬逐之尚存鞠域之法故疑古今因革如予所言也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曉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按字

醫有按摩法按者以手捏捺病處也摩者挼搓之也字當從手則其書當爲按矣玉篇手部無按字廣韻有按字却從才別出案字從木注曰几屬也

酴醾

今世花之品目有荼蘼而廣韻無荼字玉篇云荼苦草也又苦菜也因引爾雅之言曰檟苦荼荼荼也篇韻皆無蘼字諸家字書皆有酴醾字注云酒也錢希白南部新書曰唐清明賜宰臣以下酴醾酒酴醾酒即重釀酒

也

葑菲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玉篇葑蕪菁也菲菜名也按下體也者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臑心肺皆上體之物也至於脊脇臂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汙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也

菩薩石

楊文公談苑曰嘉州峨眉山有菩薩石人多收之色瑩白如玉如上饒水晶之類日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文公之說信矣然謂峨眉山有佛故此石能見此光則

恐未然也凡雨初霽或露之未晞其餘點綴于草木枝葉之末欲墜不墜則皆聚為圓點光瑩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於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峨眉山佛能現此異則不可得而知此之五色無日則不能自見則非因峨眉有佛所致也

鑣缹

鑣於刀切玉篇引說文云溫器也世言爊某肉當書為爊言從此鑣器之中和五味以致其熟也今人見霍去病傳有鏖戰之文又注家以多殺人為鏖遂書為鏖非也又今人食饌有雜五味於肉中而熟之當為米缹而皆書為米脯尤無義理也齊民要術雜五味於米肉而熟之書為米缹言和米而熟之於缹也玉篇音缹凡云火熟也

箙鞬

董卓傳六十二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注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箙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鞬

五伯

後漢虞詡傳四十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構即今行鞭杖者也

華陽

後漢傳八十三贊注梁州北拒華山之陽南距黑水故常號敘蜀事謂之華陽國志也

魚笱

唐書王君郭傳廿君郭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縉者以笱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縉去而主不辨也按魚具而內有逆刺此吾鄉名為倒鬚者也

方書

通典二十御史門曰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周禮以方書之書於板也

朱書御札

昭宗在鳳翔李茂正曰上三以朱書御札召崔嗣本字嗣竟不至紀事八十三五代史豆盧革傳莊宗時大水以責孔謙謙不知所為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按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科儀奏事於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為青詞恐初立此體時是倣道儀也

背嵬

沈存中筆談載拱宸管樂之辭曰銀裝背嵬打回回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槁簡贅筆曰背嵬即圓牌也以皮為之朱漆金花煥燿炳日寻將濟時都統郭

綱者韓蘄王背嵬也讀嵬如催嵬蓋平聲也如沈存中
歌則去聲也予以背嵬之義問郭郭不能言惟韋氏其
號爲皮牌耳

竹窓

白樂天集十一入峽詩曰莿蒻竹篾窓欹危機師趾䑩
䑩丈

半池

白樂天集五十三池上竹下作云穿籬遶舍碧逶迤十
畝閑居半是池

三宮三殿

國朝有太皇太后時并皇太后皇后稱三殿其後乘輿
行幸奉六后偕皇后以出亦曰三殿人或非之按王嘉
傳云皇貢獻宗廟猶不至此顏師古注謂天子太后皇
后則三殿亦可通稱也唐有三殿則一殿而三面有殿
也方鎮外國來朝則宴於此從銀臺門入

象魏

國語六管子對齊威公曰昔居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
爲民紀常聡曰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按此單言設象
知象魏所垂真有其象也國語於此下文對文曰式權
以相應比綴以度權度衡尺有器之物知象魏爲畫象
決也

繫馬

威公城楚丘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
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千駟弗眎言
雖甚良而不取也

都盧緣

唐人以緣橦者爲都盧緣按國語晉臣對晉文公曰侏
儒扶盧韋氏謂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

上元觀燈四日

會元引唐志云先天二年用胡僧婆陁請夜開門燃百
千燈觀樂凡四日按本朝諸書或言 太祖特命正月
十七日後更放燈二日或言錢王來朝進錢買燈兩夕
特爲展十七十八仍爲燈夕予嘗於秦王進奉錄辨其
事曰不起錢王買燈也然以先天事攷之則其時自上
元觀燈後凡更有三日則買燈展日之法愈爲無據又
唐朝三元謂正月七月十月望日皆燃燈至中年方罷
中下元兩節放燈也

上中下褚衣

南粤王傳陸賈往賜尉佗上中下褚衣師古音云綿裝
衣以綿多少分三品

閥閱

史記古人之功有五以德以言以功明其等曰閥積曰
閱

衣錦夜行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爲櫟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御覽二百）按前漢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

棨戟當斧鉞

漢雜事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擅刺軍司馬固奏劾之公府掾郭躬（御躬戒爲）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彭得斬人

朱衣非舊制

王儉爲司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言宜復舊制時不許

扁舟五湖

䲡嚚傳方望以書辭嚚曰范蠡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注曰計然云范蠡乘扁舟於五湖

丈二之組

嚴助傳淮南王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鎭撫方外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有二月（御覽）按綬組同朱買臣懷綬卽吏引綬卽太守章則綬也者以之佩玉佩印皆同也又續漢書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御覽八百十九）

刺

漢外戚傳七十二下成帝答許皇后詔曰皇帝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天子服璽

漢元后傳高祖卽位卽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立璽藏長樂宮按此知天子亦佩璽也故孫萬世謂昌邑王曰而聽人解脫其璽綬乎是每朝卽佩也

箭貫耳

原陟傳茂陵守令尹公捕原陟迫窘諸豪說尹曰原巨先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庭門謝罪耶按王篇引說文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聅聅音恥列反又徙安反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子王治兵於蔿貫三人耳

五稷

職方氏并州宜五稷鄭元曰黍稷麥稻菽后稷社稷皆取此以其該五種名之也

册圖

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册圖注春秋傳曰斐豹隷也著於册書漢高紀鐵券與功臣剖符作誓册書鐵券藏之宗廟

象刑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民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注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歟

邾翼

左傳哀公下曰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今人言卵翼之恩本此

窓牖

說文穿壁以木為交窓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在墻曰牖在壁曰窓（御覽八百十四）

宰相直筆

舊唐書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避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時正元九年也其後又請每日更筆其年迭以應事皆從之

櫓

許氏說文曰櫓大楯也案今城上雉堞曰櫓為其在城上可以蔽人如人之被楯也

公侯干城

方言曰楯自關而東謂之瞂（音伐）或謂之干（扞也）關西謂之楯案此卽詩謂公侯干城鄭氏謂為扞城者扞者櫓也雉堞可以蔽郭城是扞城也

玉堂

漢武故事玉堂去地十二丈基堦皆用玉

孔子食昌歜追文王

文王嗜昌歜仲尼食之以取味事見呂氏春秋曰文王好菹孔子聞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美之按此御覽所記恐菹字上脫一昌歜字

餛飩

世言餛飩是虜中渾氏屯氏為之案方言餅謂之餛（黃昆反）或謂之餦（音張）或謂之餛（音渾）則其來久矣非出胡虜也（世御覽）

漆雕几

鄴中記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皆為五色花也按今世用朱黃黑三色漆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層見疊出名為犀皮與虎刺同又異苑有神人著平巾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馬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又漢書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所以食臣下也魏武上雜物

數曰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一枚鹽鐵論曰文杯畫案所以亂治也又梁簡文帝書按銘曰刻香鏤彩纖銀卷足漆花曜紫畫製舒綠怪廣知平入雕非曲

嶧山

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又史記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刻秦功德鄒山記曰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壤土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居處其俗謂之嶧孔（太平寰宇記）其石玲瓏如此宜孤桐清響中琴瑟也

石磬銘

莊子八術韋曰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之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碁道

今碁方十九道合枰爲碁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弈論枯碁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𢹂瓩

程氏演繁露卷之九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目錄

卷之十

白板天子

禬

鎗

白日衣繡

齊鼓盆瓮爲樂

地圖一寸折百里

羽檄

太公册書

白接䍦

飄符

金吾

滎和

胡床

百丈

鄣扇

鰷魚

金馬碧雞祠

鳳棲梨

碧落觀

旌表門閭

鍾釜
明皇孝經
黃屋左纛
犀車
殺青
尋常
神道碑
墓石
石室
三尺
獲生人亦稱級

栭栗
鐵券
八投
齊斧
銅柱
古貝
銅作兵
飛子
鞼
瓌
夷玉

球
追鋒車
酺音蒲
箏
筊
說文殺陝二字重出
先馬
屋極數
蒓子
壓角
鐵甲

黎明
犬戎雞林
霜月皇極日
束帛叉端足
拜稽首
宰木拱
篋
郛郭
揖
笄
時臺

臺榭
吳牛喘月
常弦
養和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白板天子

國璽傳注引蕭子顯齊書輿服志云晉亂國璽沒胡人號晉諸帝爲白板天子白板如今板授之官無詔敕也魏晉至梁陳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於板上爲鵠頭書（白板天子言不得璽如無告命官也）

襘

領之交會也五行志引昭公十年叔向言衣有襘視不過結襘之中（襘音會）

鎗

御覽笑林云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鎗誤出尉斗曰興事火未至已燒失脚

白日衣繡

風俗通義江夏張遼爲兗州太守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羨如此（御覽九百五十二）

齊鼓盆瓮爲樂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瓮召晏子至請去禮晏子不可乃糞洒席召衣冠以逆晏子按此則鼓盆佐樂不止秦人齊亦有之矣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地圖一寸折百里

正元十一年賈耽進華夷圖廣三丈率以一寸折百里太平廣記

羽檄

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魏武紀

太公丹書

大戴禮曰武王問何藏約可以爲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堂下南面而立受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大戴禮

白接䍦

賞華酒譜白接䍦巾也

龜符

張鷟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爲銀兔符以兔爲符瑞也又以鯉魚爲符瑞遂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又云上元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筭袋仍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之強兆也至僞周乃絕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帛爲飾

金吾

楊子雲執金吾箴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則知金吾者以金飾其兩末也今管軍官入朝所執之杖皆金飾其末也漢志謂金吾爲馬非也

羲和

山海經海外有女名羲和浴日於甘泉

胡床

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其胡床曰交床胡荽曰香荽胡瓜曰黃瓜煞江都執帝者乃令狐行達也讖緯說秦得讖書言亡秦者胡乃起長城以扞胡不知亡秦者迺胡亥也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多言百丈也

鄣扇

諸王鄣扇不得雉尾義恭傳

螭魚

螭魚四足長尾鱗成五色頭似龍無角南詔錄

金馬碧雞祠

二高山東有碧雞西爲金馬者云漢武使王褒祠二神於彼其地當在西蜀在彼者恐未眞也

鳳棲梨

陝州有棠樹正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赤黃號鳳棲梨洛中記異

碧落觀

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諶爲母太妃追薦所造神

人所篆洛中記異

旌表門閭

冊府元龜石晉天福二年閏七月壬申尚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準敕旌表門閭先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爲烏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爲頭門等事不載令文又無敕命既非故事難爲大倫宜從令式只表門閭於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

方正稱臺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染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式

鍾釜

晏子曰齊其歸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自其四以登於釜注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明皇孝經

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八分書之立于國學以層樓覆之秦通思洛中記異

黃屋左纛

黃屋者天子車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騣上也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帬即馬纓也獨斷

犀車

韓子國有法術賞罰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

殺青

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尋常

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神道碑

裴子野葬湘東王爲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

誌堙于羨道道列誌自此始

墓石

南史宋張永開冢內得銅威斗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石室

黃瓊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外命史官條上災異注云石室藏書之府

三尺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注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獲生人亦爲級

衛青得斬三千七百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

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此意與車輛兩馬輛匹同

栭栗

詩皇矣其檿其栵音栵爲列或爲例陸德明音云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栭栗吾鄉有小栗叢生其外蓬中實皆與栗同但其體而微耳故名栭栗栭猶兒

鐵券

形似半破小木瓿子曲處着肚上有四孔穿絡處其文於外面鐫𨦟金字料貴昊王堂新制

八投

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齊斧

易喪其齊斧應劭曰齊利也音齊

銅柱

楚王馬希範既破群蠻自以爲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古貝

唐環王傳出古貝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按今吉貝亦緝花爲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名耶抑兩物也

銅作兵

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布以作兵器注古以銅爲兵按此則漢猶以銅爲兵也

飛子

武帝時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注入粟於外縣而受錢於京師主藏者按此則國初入中之法漢有之矣亦唐人飛子錢之類飛子見唐會要

籟

莊周天地人皆言籟說文曰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中者謂之籟小者謂之箹

瓊

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爲瓊弁玉纓王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爲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

夷玉

說文珣玗璂皆醫無閭玉周書所謂夷玉也

球

玉磬也

追鋒車

魏志高貴鄉公注云帝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酺 音蒲

文帝賜天下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也此即周群飲汝勿佚 文紀

箏

鼓弦竹身樂也按今箏未有以竹爲之者

箋

表識書也鄭箋毛詩崔豹釋說甚多至謂毛公嘗爲鄭康成郡守故不同它書直注釋之其云箋者猶上箋之義尊之其說雖無害義而迂曲不徑如許氏所說則直以簡隨本文表識其義猶曰鄭氏簡之云耳史以册書祝曰册祝後人以聯簡著古書曰某人編其義一也

說文毅改二字重出

殳類釋毅曰毅大剛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聲攴類釋改曰改大剛卯以逐鬼彫也音義如彫从攴已聲讀若已剛卯豈王莽時所鑄此時改而大之以爲禳祟之物耶二物同用設有二聲止合附著一類不應兩出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

屋楹數

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其爲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奠廟之所而言兩楹則間于廟兩柱之中於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爲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爲一楹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列爲一楹也

葉子

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册也

壓角

裴廷裕東觀奏記云令狐綯主裴坦知制誥裴休拒之不勝命既行諸政事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巡謝至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有輿使出不與之坐按此即壓角故事乃是執政送上不與舍人均禮故設榻隅坐名爲壓角

鐵甲

仲長統昌言政損益篇云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弩亦必喪師亡國也按此即後漢時甲有鐵札矣未知前漢如何

黎明

史記呂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也

此說非也犂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犬戎雞林

章僚回程至海州長不縣東北百餘里船巫祭小青山神巫具餅餌先作擊擊之聲復撒米一把彼俗云雞林之地祭先皆以米或云雞林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云如烹即家有禍按此與犬戎諱犬同

霜月皇極日

歸田録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云永壽二年歲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霜月極日恐是九

月五日

束帛又端疋

玉壺清話胡旦云古義束脩謂脯十挺即為一束束帛則卷為二端五疋表王者屈折隱淪之道

拜稽首

哀十七年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注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來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注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注平衡謂

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大畧篇

宰木拱

秦襲鄭百里奚與蹇叔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拱詳錯二對抱者以兩大指圍合之也與拱把之桐梓同也

篠

漢張敖傳篠與注家雖得其義不詳其制之所來公羊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何休注筍者竹篠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為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案竹筍也編篠皆以竹篾編比而成輿也古有車車以

轅繫馬而行已而有輦輦者設杠以人肩之故皐車藍曰桀為無道以人駕車是步輦之始也既有輦則以竹為輿智起於是矣淮南王安曰輿轎而入領始名轎也

郛郭

城之外更有遮衛其名為郛亦為郭郭猶棺之外又有槨也公羊文十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郭故楊子雲曰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楊子雲於名數不苟也

揖

公年僖二年晉謀伐虢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又文六年晉靈公與趙盾謀而再拜盾北

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據此則今俗名叉手是也亦拱手之義也拜手則身屈矣首不至地稽首則首至地矣

笄

僖九年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

時臺

公羊莊三十一年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臺榭

左氏哀元年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注積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言徒土則爲臺上有架造則爲榭

吳牛喘月

風俗通曰吳牛望見月而喘使之苦於日見月怖喘矣御覽世說亦載滿奮云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聳弦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養和

李泌訪隱選異采怪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人至今效之乃爲養和以獻 太平廣記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目錄

卷之十一

左右史螭陛侍立
朶殿
上林賦
萬年枝
啐酒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臚岱
串甲
紫荷

山玄玉水蒼玉
玉振
緇衣使所始
五王桃李
帖職
爊
鑑
一金
茶與鬱雷
犀毗
鼓角

夾纈
珧
璽如方印
銅葉盞
七秩
金鈿器
八蠶
馬乳蒲萄
蒲盧
壘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左右史螭陛侍立

本朝置左右史正仿唐制而近者二史更日入侍槃立殿上東南偏不執筆則皆不與唐合按唐志天子御正殿則郎舍人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李肇國史補兩省謂起居郎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首也鄭覃傳曰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楊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張次宗傳文宗

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則今立殿上東南偏非唐制也旣曰郎舍人分立左右操筆則今更日入侍又不執筆皆非也唐去今雖不遠而殿螭位置史無詳制顧雜載中時有可以參攷者耳王仁裕入洛記記含元殿所見甚詳曰王階三級第一級可高二丈許每間引出一石螭頭東西鱗次而排一一皆存猶不傾墊第二三級各高五尺許蓮花石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各上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皆花磚微有虧損賈黄中談録含元殿前龍道自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仁裕所見後唐時也黄中所見本朝初也合二說驗之

則龍尾道夾殿階旁上而王階正在道中階凡三大層每層又自踈爲小級其下二大層兩旁雖皆設扶欄欄柱之上但刻爲蓮花形無壓頂横石其上一大層者每小級固皆有欄欄柱頂更有横石通亘壓之而刻其端爲螭首溢出柱外是其殿陛所謂螭首者也然唐之大內有二太極西內也含元東內也高宗别營大明宮於故宮爲東南偏是名南內自高宗後累朝多居其地故凡唐史所載朝會多大明制也宫據龍首山趾而高自丹鳳門入第一重爲含元殿殿陛從平地直上四十餘尺方與殿平王黄所見階陛皆含元制而唐志記二史所立螭陛則非含元也含元第次甲於諸殿惟元正冬

至受朝始出御之他朝會否也含元直北方得宣政宣政者正殿亦名正衙蓋朔望受朝之地宣政之左則爲東上閤右爲西上閤而宣政又北始爲紫宸自開元後每遇朔望薦獻宗廟天子諱避正殿輒虚宣政不御而退御紫宸紫宸無仗則從宣政喚仗自東西二閤而入百官隨之所謂入閤也唐志言在正殿則俯陛聽命者謂宣政也言仗在内閤而夾香案分立第二螭者謂紫宸也是唐志二史所立皆不在含元殿故王黄所記螭陛第可因之以想他殿而不可憑之以遂定唐志也宣政紫宸相爲南北合大明一宫俱在龍首東麓凡殿以次退而之北則址亦以次北而加高每殿必爲峻道乃

始可升則宣政紫宸每陛每級歴欄悉應有螭故有第二螭首也是二史所立下乎亦埤而高乎前庭故在宣政則俯陛乃可聽命在紫宸則正直次二螭首其地其制皆相應也和墨濡筆皆即坳處坳陛石之窪曲而可以受墨者也今人用螭坳則可謂立殿坳則誤矣唐志宣政殿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鑪香案而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人主既御黼坐宰相兩省官拜訖乃始升殿則是香案也者正在殿上而對班案前者乃從殿下準望言之其曰拜已升殿即可見已及其入閤而夾侍香案亦從左右準望而言非真夾並香案也白樂天和元稹霓裳羽衣歌曰舞時寒食春

風天玉欄干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顔如玉推此言也則香案似在玉欄干之下而實不然也欄出庭上則舞庭者自在欄下庭在案南則在庭者孰非香案之前豈其欄檻之下别設香案也耶元稹自言我是玉皇香案吏其亦準望而爲之言歟宋景文筆記曰予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鑪脩注官夾案立則此時二史已誤立殿上矣然猶在御座前而分左右夾侍也王容季敘事記　國朝　駕坐則修起居注立於御座後慶曆中歐陽脩以諫官脩注始立上前北面以視上閤門用故事諭之使退脩曰起居注非殿中祗候人不當立於座後閤門疑其有故

事不敢彈奏脩既罷其後脩注者乃復退立於庭後歐文忠所執其殆唐制乎然猶立殿上者因朝殿陛之制不與唐同也唐殿據龍首而高故降殿而立在二螭首立者之首猶微出殿墀故俯陛而聽於事爲宜汴京大內正在平地殿級不越尋丈自上達下欄楯歷歷通竟庭不能俯陛聽事其勢不容不與唐異 徽宗朝李誡營造法式有殿陛螭首圖繪載極詳其言曰螭首施之止用一螭若降殿而立使直第一螭首則立處已在殿對柱及殿四角隨階斜出其長七尺然則宋景文記洞案在兩螭間其對柱之螭歟今二史更直而皆立東南偏其並殿角隨階之螭歟以其皆有石螭壓之因遂認

以爲唐螭而實非其地也螭頭所施雖異其處而又因誤生誤故二史更侍皆立東南偏全與唐異也然殿廡間雖不立御座之前而立於其後於今又不同特不知今立東南偏復起於何時也

罘罳

前世載罘罳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門闕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釋之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一曰屏也罘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罘爲復釋罳爲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至王莽斸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也崔豹古今註依放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爲二也闕自闕罘罳自罘罳其言曰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爲網戶其演義之言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窗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也

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爲疏屏施諸宮禁之門則爲某門罘罳而在屏則爲某屏罘罳覆諸宮殿闕閣之上則爲某闕之罘罳非其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名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而其罘罳之所以爲罘罳則未始或異也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疏屏者蓋本其所見漢制而爲之言而予於先秦有攷也宋玉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此之謂網戶者時雖未以罘罳名之而實

罘罳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爲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綱戶朱綴刻方連者以木爲戶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綱其狀也若眞謂此戶以綱不以木則其下文之謂刻者施之何地而亦何義也以綱戶綴刻之語而想像其制則罘罳形狀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爲罘罳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絕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爲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爲交瑣以青塗之事見王后傳注故以爲名稱謂旣熟後人不綴門闥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爲禁中之門此正遺屛闕不言而獨取罘罳爲稱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屛而不能明指屛闕

之上孰者之爲罘罳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爲二類師古又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爲之則是以刻綴而應罘罳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罘罳之象乎况文帝時東闕罘罳嘗災矣若果盡諸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顏師古謂爲連屛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旣有閣則戶牖之有罘罳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夜徹明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傾正與漢闕之災罘罳者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因證罘當爲網且引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曰罘罳晝捲閶闔夜開遂斷謂古來罘罳皆爲網此誤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者也杜寶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眞實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倣也非古來屛闕刻鏤之制也唐雖借古罘罳語以名網戶然罘罳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狀益以著明也

上林賦

亡是公賦上林蓋該四海言之其敘分界則曰左蒼梧右西極其舉四方則曰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至論獵

之所及則曰江河爲阹泰山爲櫓此言環四海皆天子園囿使齊楚所誇俱在包籠中彼於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土毛川珍孰非園囿中物敘而眞之何一非實後世顧以長安上林覈其有無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者也秦皇作離宮關內三百關外四百立石東海上朐界中爲秦東門此卽相如上林所從祖效以該括齊楚者也自班固已不能曉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由是言之後世何責焉

萬年枝

謝詩有風動萬年枝之句凡宮詞多承用之然莫知其

爲何種木也或云冬青木長不凋謝卽萬年之訓亦無
明據而世間植物如櫧松檜栢皆經冬不凋何獨冬青
之枝得名萬年也按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
各獻名果異木亦自製爲美名以標奇麗其品有萬年
長生樹千年長生樹各十株雖有異名亦不解何物越
石氏藏書中有吳興方勺所著泊宅編者曰　徽宗興盂
學同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在試無能識其
何木遂皆黜不取或密以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
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惟此書指冬青爲萬年枝又不
知何所本也

啐酒

乾道丙戌内燕既酧百官酒巳樂師自殿上折檻間抗
聲索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㩦酒（㩦音作素回反）朝士多莫能
解中燕更相質問亦無知者予後閱李涪刋誤則知唐
世已有此語暨淳熙乙未再來預燕則樂師但索曲子
不復抗言㩦酒當是教坊亦聞士大夫疑語而刋去不
用也予按李涪刋誤之言㩦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㩦
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啐今訛以平聲李正文資暇錄
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字書驗之㩦屈破也啐音蒼憒
反啐吮聲也今既呼樂侑飲則於啐喻有理於屈破無
理則自唐至今皆訛啐爲㩦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
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況又有可驗者丙戌所見燕

樂上自　至尊下至宰執每酌曲皆異奏而惟侑飲百
官者不問初終純奏三臺一曲其所謂三臺者衆樂未
作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次振作卽
三臺曲度也夫其㩦酒之語三臺之奏與李涪所傳皆
合知啐訛爲㩦素回翻審也後暨乙未再與内燕則樂
皆異名雖三臺亦不復奏矣名賢詩話閒適門載王仁
裕詩曰淑景卽隨風雨去芳尊每命管絃催後押朝烏
夜兎催則催酒也以侑酒爲義唐人熟語也又趙總交
趾事迹下貌筆項下以貌爲筆上安十簧雅合律呂催
酒逐歌極有能者總本朝人其言催酒卽國初猶用唐
語也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唐會要天祐二年勑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
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内乃知杜詩戶外昭容舞
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者眞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
亦言導引出宮鈿蓋至天祐始罷

臚岱

班固敘傳於郊祀志曰大夫臚岱鄭氏曰季氏旅於泰
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
耳按班固卽臚代旅與儀禮合

革甲

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

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用鐵
也吳子

紫荷

通典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劒
紫荷執笏也梁制

山玄玉水蒼玉

通典周制也天子白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

玉振

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専徹遠純而不殺亂也
按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爲其叩
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爲終條理

繡衣使所始

史記二十六武帝時盜群起遣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
禁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之

五王桃李

狄梁公既立中宗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暐敬
暉五公咸出門下皆自州縣拔居顯名外以爲五公爲
一代之盛桃李也徐諧廬陵王傳

帖職

劉禹錫集九荆門縣記云禹錫方以郎位帖職予計禹
予所見帖職字此爲先然未知帖是否

爊

韓文計衛造微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
爲黃金可餌以不死

鎰

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爲一鎰戰國策三

一金

公孫閈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注二十兩爲一金策八

荼與鬱雷

東海中有山名度朔上有大桃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
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二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世刋此
桃梗畫荼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蘇秦土偶桃梗策語

犀毗

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注云史記
匈奴傳漢遣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晉
灼曰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
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
則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燺

鼓角

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
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鉦鼓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
使範在臺儀後

夾纈

元宗時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使工鏤板爲雜花象

之而爲夾纈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上見而賞之因勅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徧於天下（唐語林四）

珧

字書珧蜃甲可飾物則江珧之用珧誤矣爾雅釋弓曰弓有緣者爲弓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則江珧不當爲瑶明矣（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

鹽如方印

唐會要祥瑞門武德七年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而味甘狀如方印按今鹽已成鹵水者暴烈日中數日即成方印絜白可愛初小漸大或十數印累累相連則知廣瑞所傳非爲虛也

銅葉盞

東坡後集二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甆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甆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七秩

樂天集三十對元日對酒曰衆老憂添歲余衰喜入春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同日一首云要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注曰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

金釦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楊雄蜀都賦曰雕鏤釦器百伎千工

八蠶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御覽八百十五）

馬乳蒲萄

唐平高昌得馬乳蒲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御覽八百四十）

疊

晉陽雜俎劉餗事食饍數疊今俗書楪字誤以此可疊故名爲疊也然楪字乃疊札爲之則以疊爲楪亦有理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目錄

卷之十二

侯鵲
琵琶皮絃
冐絮
玉樹
甲庫
僧衣環
嚌人
登席必解韈
兩觀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六公
文史
笛曲梅花
金蓮燭
知後典
墓石誌
卷白波
玉衣
幞頭番脚不番脚
換鵝是黄庭經

骨朶
爵公
如律令
桃笙
漢爵級所至
白駒非日景
冠帔
俗語以乇爲無
唐婦人有特勑方許乘檐朝謁
唐將三品佩服玉帶
古者戮不必是殺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侯鵠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氏注侯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䵊謂之鵠著于侯是謂皮侯賈公彥循鄭氏此說謂還以能虎等皮為鵠於其上其說恐未然也射之設鵠以為的也若以能虎等皮為侯又以能虎等皮為的則侯與鵠兩無別異恐古人立的以準射不應如此眛眛鄭氏亦自覺不安又從為之說曰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儁其義近之而不敢自主何也鵠之為物揚飛迅駛射之難中故古人言射者往往及之孟子曰一心以為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漢高帝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雖有繒繳尚安所施又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在皮侯則曰張在鵠則曰棲是鵠非皮類而真為鵠形審矣夫惟以獸皮為侯而棲鵠其上於示遠立的便故吾恐鄭氏之說未安也

琵琶皮絃

葉少蘊石林語錄謂琵琶以放撥重為精絲絃不禁即斷故精者以皮為之歐公時士人杜彬能之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因言杜彬恥以技傳丐公為改子考公集所載贈沈博士歌誠有此兩句然其下續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纓聲入黃泉則公詠皮絃時彬已死安得有丐改事恐石林別見一詩耶陳後山亦疑無用皮者然元稹琵琶歌頃聲少得似雷吼纏絃不敢彈羊皮又曰鵾絃鐵撥響如雷旁千里大唐雜錄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為絃聲甚淒楚合三物觀之以皮造絃不為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皮為質而練絲纏裹其上資皮為勁而其聲還出於絲故歐公亦曰玉練纓聲也

冐絮

薄太后以冐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冐絮冐音陌顏師古曰老人以覆其頭應劭曰陌額絮也詳其所用當是以絮為巾蒙冐老者額頸也冐之義如冐犯鋒刃之冐其讀如墨則與陌音冐義皆相近矣漢官舊儀皇后親蠶絲絮自祭服神服外皇帝得以作縷縫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以絮為巾即冐絮矣北方寒故老者絮蒙其頭始得溫暖地更入北則虜中貂冠狼頭帽皆其具矣

玉樹

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武故事既得欒大即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

樹之法茸珊瑚爲枝以玉碧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故顔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蓋爲是也長安記正以玉樹爲槐也當是並緣青葱之語乎

甲庫

唐吏部有甲庫龐元英文昌雜錄曰用甲乙次第其庫而此庫其首也猶如漢言令甲令丙然此誤也唐制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曆名凡三庫其曰甲者若干人爲一甲其在選部則名團甲其在今日則擬官奏鈔揔言此鈔其等凡幾人者是其制也唐云甲令言等一也是其所從名庫以甲也會要大和九年勅令後應六品

已下凡自稱舊嘗有官皆下甲庫檢勘有無又正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三庫勅甲又經失墜人多罔冒乃至制勅旨甲皆被改毁則甲庫也者正收藏奏鈔之地非甲乙之甲也

僧衣環

唐會要吐蕃官章飾有五等一瑟瑟二金三以金飾銀四銀五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令僧衣謂之袈裟者當胷有環環中著鏁横紐上下牙角銀銅隨力爲之其源流殆出此乎

嚋人

古字不拘偏傍多借同聲用之漢志嚋人疑籌人也從算曆言之比嚋列之嚋於義爲徑

登席必解韈

左氏哀二十五年衛侯輒與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以是知古者登席不獨脫屨又解韈也

兩觀

魯有兩觀非度也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譏也然戮少正卯必即兩觀以周之所以誅誅之不毁明堂之意也夫將有爲東周之心則佛肸尚可因而况周度之所寄乎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張籍吳楚歌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則知社日婦人不用針線自唐已然矣又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爲吉兆唐俗亦既有之

六幺

段安節琵琶錄云正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注云綠腰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誤言綠腰也據此即錄要已訛爲綠腰而白樂天集有聽綠腰詩注云即六幺也今世亦有六幺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呂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

抑不知是唐世遺聲否耶

文史

封氏見聞記古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誦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更郡守課試乃得補書史郎東方朔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而以二十二萬言爲多者也文人便以文史爲史籍非也

笛曲梅花

段安節樂府雜録笛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吳兢樂府要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橫吹郎胡樂也兢所列古橫吹曲有名梅花落者又許雲封說笛亦有落梅折柳二曲今其辭亡不可考矣然詞人賦梅用笛事率起此

金蓮燭

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爲臺事見摭言

知後典

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祗候典誰也　國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候院大曆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又摭言載夏侯孜僕李敬者久從孜苦厄不去同類怜之他適敬曰姑主人登第尚擬作西川留後官後十年孜鎮成都以敬知進奏以此言之今之祗候典云者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爲名稱當曰知後典不當曰祗候典也此雖猥事而世間名稱如此其訛者多也

墓石誌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曰云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則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所紀制度多班固書所無又其文氣嫵媚不能古勁疑即葛洪爲之

卷白波

飲酒卷白波唐李濟翁資暇録謂漢時嘗擒白波賊人所共快故以爲酒令晏公類要六十五卷白集詩云長駈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曰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名

玉衣

老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皆言昭陵神靈也三輔故事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

幞頭垂脚不垂脚

幞頭起於後周一名四脚其制裁紗覆首與翦其髮兩脚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脚其改爲硬脚史不載所始故莫知其的自何時也孫角談苑載柳玭在東川有從子來省玭不甚顧睎其家人爲之敘說房派行第亦不領畧僕隸輩相與獻疑曰得無責敬於君之幞頭也乎姑垂脚入見以占其意可也此郎乃垂下翹翹之尾果獲

撫接則知當栁玭有幞頭不皆垂脚其屈而下垂者乃其用以爲𩐋也　國初有王易者著燕北録載契丹受諸國聘覲皆繪畫其人物冠服惟新羅使人公服幞頭畧同唐裝其正使着窄袖短公服横烏正與唐制同其上節亦服紫同正使惟幞頭則垂脚疑唐制以此爲等差故流傳新羅者如此也又秦再思洛中紀異云唐太宗令馬周雅飾幞頭至昭宗乾符初教坊內教頭張口笑者以銀撚幞頭脚上簪花釵與內人裝之上悅乃曰與朕依此様進一枚來上親櫛之後覽鏡大悅由是京師貴近效之龐元英著文昌録乃以爲宣宗未知孰是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李方鎮擅命始有僭服者宣和重修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脚其後帝服則脚上曲五代漢後漸變平直其說與上所載畧同而皆不記所出豈皆以意揣度乎

換鵝是黄庭經

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黄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録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黄庭經注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固在既可以見其爲黄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懸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黄庭又徐浩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黄庭爲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

骨朶

宋景文公筆録謂俗以檛爲骨朶者古無稽據　國朝既名衛士執檛扈從者爲骨朶子班遂不可攺予按字書篙檛皆音竹瓜通作簻簻又音徒果反簻之變爲骨朶正如而已爲爾之乎爲諸之類也然則謂檛爲骨朶雖不雅馴其來久也

爵公

國史許瓔傳開寶五年澶密等州各奏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翰林學士汪藻先世有號爵公者汪謂五代間得此爵恐或便在此開寶間也

如律令

李濟翁資暇録令人符呪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之捷也按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呪家凡行移悉倣官府制度則其符呪之云如律令者是倣官文書爲之不必鑿言雷鬼也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蒲葵安可常案楊雄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梁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舛簟書曰五離九析出桃枝之翠筍郭璞桃枝贊曰叢

薄幽薈從風蔚猗簟以寧殺杖以扶危杜子美亦有桃竹杖詩桃笙蓋以桃竹爲簟也

漢爵級所直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　按惠帝初立賜爵級有差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謂作外郎未滿二歲者其賞不及一級裁賜萬錢耳今乃以三十級爲六萬其誤無疑顏師古亦不辨

白駒非日景

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釋白駒日景也劉孝標答劉紹書曰隙駟不留李善注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猶駟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也如騁六驥過決隙也則豹所引者不以白駒爲日景

冠帔

曾子固王回母金華縣君曾氏誌夫人以夫恩封縣君以兄曾公　亮恩賜冠帔也是得封者未遽得冠帔中間朱康侯母以太母恩得初封訪予問冠帔制度遍詢禮寺皆無之壬辰年在建康與客談及此秦塤侍郎適在予問其家數有特賜者必知其制秦言其姊出適時德壽使人押賜冠帔亦止是珠子鬆花特髻無有所謂冠也秦丞相夫人塑像建康墳菴乃頂金鳳于髻上又不知何據

俗語以毛爲無

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更始諸將虜掠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注毛草也太子賢案衍傳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用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爲毛毛無也唐黃幡綽諧語以賜緋毛魚袋借毛爲無則知閩人之語亦有本

唐婦人有特勑方許乘檐朝謁

杜詩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尊屬年高特勑賜檐子者不在此例王珪母殆得特恩歟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按書　國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已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訝矣　本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也暨病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耶抑晉公自以意剏此舉也　本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剏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爲親王故事又前世所未

有者

古者戮不必是殺

左氏文十年楚子畋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爲右盂違命文之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此以抶爲戮又襄六年宋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曰專戮於朝罪甚大焉亦逐子蕩此以梏爲戮則卅誓謂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未必殺之或者降削其家廩給之類其斯以爲孥戮焉耳苟惟不然罰弗及嗣虞舜之世則未遠也啓以肖而得傳政焉豈其罪人遽肯以族耶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二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三目錄

卷之十三

蔗祭
竹林啼
鐵甕城
古服不忌白
桃葉
千里不唾井
牛魚
茅三間
蕎語

三姑廟
蹋柳
平白地腸斷
沓拖
簡冊
皂衣
白銅鞮
明妃琵琶
香
雞栖老人城
毛裘

烏鬼
石鑄器
錢塘
欸乃
百子帳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三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三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廡察

周禮廡能之類諸家雖訓廡爲察皆疑理不相附因閱漢高帝紀詔廡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顔氏曰廡字本作覝其音同乃知廡之爲察本覝字也有覝眎之義

竹林啼

老杜七歌竹林爲我啼清晝蔡條以竹林爲禽名恐穿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若哀因謂之啼何必有

喙者而後能啼耶說文竹之天然似人之笑因爲笑字竹豈能笑特以象爲耳非笑而可名以笑從懷哀者觀之孰謂不得爲啼耶

銕甕城

潤州城古號銕甕人但知其取喻以堅而已然甕形深狹取以喻城似爲非類乾道辛卯予過潤蔡子平置燕於江亭亭據郡治前山絶頂而顧子城雉堞緣崗彎環四合其中州治諸廨在焉圓深之形正如卓甕予始知喻以爲甕者指子城也時適有老校在前呼問其故校曰子城而外因山門之西出而達於市者蓋隧山實闔故門道長而厚不與常城等郡治北面出水之瀆兩旁斗起

峭峻如壁仍更向北行十餘丈乃趨窪地以是知因山而城故能深厚如此也予始信鐵甕者專以子城言之

古服不忌白

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幍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服白紗巾晋人著白接䍠竇苹酒譜曰接䍠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幍幍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幍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

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吳兢樂府要解案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今世人麗妝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韈皆以白眡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昔見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閩山谷間老叟出迎駕有著白巾者釋者曰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桃葉

桃葉歌王子敬爲其妾作辭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王性之謂渡江不用檝隱語也謂横波急也此語極似有理而施建樂府廣題所載乃不然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陳末人多歌之後隋平陳晉王營六合縣之桃葉山實應其語建既得其本辭載之則謂寄意横波者非也

千里不唾井

李濟翁資暇録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無義也唾當爲莝莝草也言嘗有經驛舍反馬莝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莝所哽也按王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遥踟蹰不得共觀此意與乃爲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復飲矣然猶以嘗飲乎此而不忍唾也況昔所嘗奉以爲君子者乎此足以見古人詩意猶委曲忠厚發情而止禮義其理亦甚明白易曉李太白又釆用此意爲平虜將軍妻詩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姚令威叢語太白此詩亦引李濟翁不莝井語以爲之證是皆不以曹植詩爲證也

牛魚

契丹主達魯河鈎牛魚以其得否爲歲占好惡蓋倣中國賞花釣魚而因以卜歲也近世周茂振使金酋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卽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録云牛

魚箭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鱘魚也鱘鱏同本草既有鱏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自一種非鱘也若鱏魚正如鮎鱯通身無鱗既有鱗而硬即非鱘矣焉道使虜詩曰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虜真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

茅三間

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真得贊曰善乎麗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蕃語

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爲捐篤身毒唐有吐蕃本禿髮烏孤禿髮語轉遂爲吐蕃唃厮囉之父名籛逋乃贊普也達怛乃靺鞨也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漢音義無也不知其何所本然常怪蕃語入中國其元無本字而以華字記之如捐篤身毒固無所忝何至如龜茲既知其爲丘慈何不徑以丘慈書之廼借用龜茲以待識字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說也華戎語異雖借華字記之尚與本語不全諧協其必宛轉於兩字之間如龜近丘而不全爲丘必龜丘聲合然後相近故不得以一字正命也

三姑廟

建康青溪有廟中塑三婦人像輿地志謂爲青溪姑其在南朝數嘗見形今建康志因曰隋晉王廣嘗即其地斬張麗華孔貴嬪因并青溪姑者數以爲三俗亦呼三姑廟此說非也按吳均續齊諧志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五年爲東宮扶侍居青溪夜遇婦人携二婢過之女贈金簪文韶報以銀捥琉璃比明至青溪廟中見捥已在焉廟中女姑神像青衣婢侍立乃夜來所見即輿地志所謂嘗見形者然則三婦人像宋巳有之安得爲張孔乎

躤柳

壬辰三月三日在金陵預閱李顯忠馬司兵最後折柳環插毬場軍士馳馬射之其矢鏃闊於常鏃畧可寸餘中之輒斷名曰躤柳躤音其呼藉若乍聲樞帥洪公謂予曰何始予曰殆蹛林故事耶歸閱漢書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蹛林服虔曰蹛音帶師古曰蹛者繞林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植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此即予言有證其於馳躤之外加弓矢焉則又益文矣西北錄太祖時契丹使來朝詔使者於講武殿觀射令其從者與衛士射毛毬截柳枝即其事也

平白地腸斷

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所取以爲平白地爲伊腸斷也

沓拖

東坡頗有沓拖風味李白大鵬賦連軒沓拖揮霍翕忽

簡冊

古者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而已策者編綴衆簡而成者也文滿百乃書之不然則否故曰小事簡牘而已蔡邕獨斷云禮日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

矣傅獻簡云今批答五六字即滿紙其體起於宋武帝縱筆大書甚有理也

皂衣

獨斷公卿尚書衣皂而朝曰朝臣故張敞曰備皂衣議論

白銅鞮

玉臺新詠載襄陽白銅鞮歌大抵主言送別且皆在襄陽沈約曰分首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息漢水向東流無名氏一首曰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淚霑衣其末云龍馬紫金鞍翠眊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郭茂倩樂録本襄陽蹋蹄梁武西下所作玉臺新詠所載兩首皆沈約和白銅鞮即太白所謂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者也

明妃琵琶

琵琶所作爲烏孫公主所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之姚令威辨以爲誤是矣然玉臺新詠載石崇明妃詞序曰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聲故書之於紙則崇之明妃詩嘗以寫諸琵琶矣郭茂倩者爲樂書遂載崇此詞入之楚調中楚調之器凡七琵琶其一也則謂明妃琵琶辭亦無不可

香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宗廟燔蕭灌獻尚鬱金食品貴椒皆非今香也至荀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粤其尚臭之極者曰椒房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沉腦其等級甚下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今香然劉向銘博山爐亦止曰中有蘭綺青火朱煙玉臺新詠古詩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文所賦皆焚蕙蘭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爇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爲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帷帳器用之麗史漢備記不遺若曾柳有古來未有之

香安得不記況香梁武帝方施之祭神

雞栖老人城

蘇易簡著本朝使人至西番見有老人消縮如小兒在梁上鷄窠中乃其見存子孫九代祖也其說甚怪丙申十月十六日夜寓直玉堂閱史見興元間韋皐得詔攻吐蕃其所攻州名有維保松及雞栖老翁城予欣然自笑曰易簡之說豈即此二城名而增飾之以文滑稽耶胥城子之毛顏烏衣國之王謝皆其例也

毛裘

徐常侍鉉入中原以織毛衣制本出胡虜不肯被服寧忍寒至死信其有守然古固以狐羔麑爲裘聖人服之

矣若謂古人不以織毛之衣爲朝服者則今貂蟬亦古乎若其篤古堅毅死且不易上於人多矣

烏鬼

老杜詩曰家家養烏鬼沈存中曰烏鬼者鸕鷀也元微之嘗投簡陽明洞有詩曰鄉味猶珍蛤家神愛事烏乃知唐俗其有一鬼正名烏鬼謂爲鸕鷀殆臆度耶傳記不聞有呼鸕鷀爲烏鬼者又國史補裴中令節度江陵常遣軍將譚洪受同王稹往嶺南幹集至桂林館有烏在竹林中稹偶擲石擊中其腦以死稹殊不以爲意會洪受病逗留于後稹先達江陵中令疑訝忽夢洪受訴言道爲王稹所殺棄其尸竹林中裴大以爲異亟付獄治稹自誣伏法而洪受乃至始知是烏鬼報讐也此說甚怪然有以知唐俗謂烏能神且至於是則其祠而事之有自來矣

石鑄器

穆天子傳天子升釆石之山取釆石焉天子使重䍃之民鑄以成器于黑山之上郭璞注云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按此所言殆今藥玉藥流離之類古書記事簡不失實駭觀若可愕徐徐察之理甚煥然簡奇可尚也

錢塘

世說注錢塘云晉人沈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

給用設詭曰有致土一簣者以錢一簣易之土既大集遂誘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土而去因取此土以築塘岸故名錢塘非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錢塘縣其已久矣地名因俗傳而訛如此者多

欸乃

柳子厚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江空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奧乃音靄世固共傳欸乃爲歌不知何調何辭也元次山集有欸乃歌五章章四句正絶句詩耳其序曰大曆丁未中漫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取適於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

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蓋全是詩如竹枝柳枝之類其謂欸乃者殆舟人於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也耶今徽嚴間舟行猶聞其如此顧其詩非昔詩耳而欸乃之聲可想也柳枝竹枝尚有存者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於句末隨加竹枝或柳枝等語遂即其語以名其歌欸乃殆其例耶

百子帳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捲柳爲圈以相連瑣可張可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張既成

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氈帳詩其規模可致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旋張百子拳骨盤邊柳健色染寒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拳爲證即是以柳爲圈而青氈冒之也又曰北製因戎俶南移逐虜遷是制出戎虜也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向圓是頂聳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隨處悉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不設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庵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爲平易至其鋪敘物制如有韻之記則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唐德宗時皇女下降顏真卿爲禮儀使如俗傳障車却扇花燭之禮咸皆遵用不廢獨言氈帳本北虜穹廬遺制請皆不設其言氈帳即樂天所賦而宋之問所謂催鋪百子帳者是也丙申十月十一日夜醉後讀白集信筆以書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三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四目錄

卷之十四

金吾　跳盪　一唱三嘆　擊缶　彤管　馮几　虎賁　官櫃貴私櫃賤　壓錢榼

洋州　浙江　浯　笄貫耳　衙　酎　漢藏書處　笄括　南墳西墳　臚傳　古爵羽觴　交床　金爲兵器　袒免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四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金吾

漢志執金吾注金吾鳥也金吾執之以禦不祥夫使金吾果禽類從古至今必不絕種何以全無其傳也按揚子雲執金吾箴曰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崔豹古今注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頭謂之金吾也按今三衙大將立殿陛下所執杖子者銀釦兩末而軍職之呼負依者每朝不笏而杖其制畧與之同軍伍間呼其杖爲封杖豈古金吾遺制耶以揚崔之語合而證之知其爲

杖不爲鳥也亦以明矣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一唱三嘆

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凡瑟之絃練而朱之則其聲濁底竅洪疏則其聲遲用絲本以取聲而特貴其遲濁者正與元酒大羹爲味而棄味者同一意度故曰遺音遺味也遺味遺音即與上文之謂非極音

非致味者相發相應也鄭氏釋遺爲餘失其音矣至於一唱三嘆則鄭謂三人從而嘆之大戴禮傳亦曰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之也漢去古未遠一唱三嘆其言如此必有所受也陳僧匠智敘古今樂録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不以竽琴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澤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歎之也於穆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据此而言其三人從旁歎之者從於穆等語申以嗟嘆至于三人也僧匠智作樂録起漢迄梁其於存古甚多其序清商正聲篇曰但歌四曲皆起漢世無弦節奏技最前一人唱三人和

魏武好之有宋容華善唱此曲自晉以來四曲並絶其曰但歌者但從也徒歌者不以被之絲絃而專以人聲故曰無絃節也奏技者技卽伎也卽本卷題首之謂技曲者是也方其奏技之時無絃矣其歌者最前一人唱之三人從旁和之與鄭氏所言同知漢人共傳之古者如此樂録於清商類中又有可證者其注東光曰舊但絃無聲其注東門曰舊但絃無歌皆宋識造其歌與聲耳從但絃之義以推文可以例但歌之爲徒歌也其後又有楚調但曲七如廣陵散之類謂從琴箏而得者則又後人好事寫之絲絃非但歌本然也夫古人貴本遺音既不免絃木爲瑟矣又從而理其絃度使之遲濁也漢魏宗尚而推廣之又並與絲絃不用而悉以人聲爲貴此其意皆近古而可書苟無匠智傳録則今日不可以意推測矣

擊缶

應劭風俗通缶者瓦器所以節歌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楊惲傳擊缶而呼嗚嗚者眞秦聲也由此言之擊缶者皆擊之以節其歌非缶而自能出聲也

彤管

詩彤管有煒箋云彤管筆赤管也鄭氏以爲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毛鄭說詩多異

惟此制略相通其必有所本按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會稽典録盛吉爲廷尉每冬至斷囚持册筆垂泣則皆用彤其管以別於常用之筆第不知其何時得用制度何似耳

馬匹

馬以匹爲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四匹不知當將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因讀劉勰文心雕龍其說爲長曰古名卑以兩馬以匹蓋車有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並爲稱雙名既定則雖單亦復爲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此義其通

虎賁

沈約宋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此說非也書虎賁三千人賁之爲賁久矣古賁奔通不必取孟賁爲義

官橦貴私橦賤

孫伏伽言只爲官橦貴所以私橦賤讀者不解按舊唐志虞部職掌柴炭木橦進內及供官客並於農隙納之則木橦也將虞部歲取諸民有定令也既以令取又不足用則溢額制之而給其直會其科取數多既至而官不更買則不免賤售於外故曰若官橦賤則私橦無田賤也橦江佞反

屋幾楹

元祐初程頤議更立太學先言三舍每齋須屋七楹其後又言七間爲一齋學制所詰問頤前後所須間架不同頤曰所稱齋七楹即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不知此時何人主學制所殊可笑也楹柱也詩言旅楹即槩言衆柱耳孔子夢奠兩楹即是在兩柱之間世謂屋若干間者取兩柱夾覆之中故曰一間今文上記屋亦皆相承以幾楹爲幾間蓋取柱之一列言之則無礙或析而言之以一間爲一楹一楹安得立屋此正所謂因文害事也唐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是排立十一室無室爲屋間二其東西屋盡處別須植柱二列故十一室而二十三楹者以一列爲一楹也二十三楹而梁才得十一者從南面計脉亦以梁列數之故每室才云一梁也

洋州

洋當讀如汪洋之洋今讀如詳莫明所起說文洋水出齊臨朐雖非今洋州之洋然徐諧著音乃以似羊爲翻則當讀洋如詳古有之矣洋揚二州聲稱相雜豈其世人病之而借齊洋音讀以加梁洋使有差別乎

浙江

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水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淛河則浙名傳矣桑欽載漸水所遷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折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郗鄒之類耶則淛之得名既已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耶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歙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亦無牴牾第以古語爲正則出黟者古也

浯

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聲則浯非結之所名也

箭貫耳

軍法以矢貫耳爲聅聅之音恥列徒安二翻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恐畏非以意爲之也

衙

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而稱謂訛也漢文釋申曰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蕤文類聚載古射覆蜜蜂之辭曰蔿蔿萃萃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恭當用

衙晡二字府舖聲之訛者也天子御正殿受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

酎

漢八月飲酎說者曰酎正月釀八月成許叔重曰八月黍成可爲酎酒酎三重醇酒也二說不同然酒固有久醞者恐八易月乃成期太迂遠當以黍成可釀爲是黍既登熟三重釀之八月一月可辨也

漢藏書處

漢世藏書儲知有禁中外臺之別已令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秘耶或太史所藏于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以加嚴耶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箭括

列子仲尼篇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箭括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銜絃視之若一焉唐六典庫武令注箭制曰其本曰鏑其旁曰羽其矢末曰括括旁曰疑𢳶𢳶書所謂往省括于度則釋者矢之末分岐而銜弦者是括也

南墳西墳

國朝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

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汝州張抃奏劾其州官逋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差管轄舒王已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斌者其銜即云管轄魏王已下墳園此之舒魏二王墳南西二墳也耶

臚傳

漢書臚傳古今不曾究極其義按儀禮士冠禮主人得筮反之筮人筮人還東西旅占卒進告吉鄭氏注云旅衆也古人旅作臚字因讀此始悟臚傳曰旅傳也今之臚傳自殿上至殿下皆數人抗聲相接使所唱之語聯續遠聞則臚傳之爲旅傳其已審矣鴻臚寺主典賓客亦取大衆會集以爲名寺之義

古爵羽觴

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張衡西京賦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無筭班婕妤東宮賦曰酌羽觴兮消憂諸家釋羽觴皆不同劉德曰酒行疾如羽如淳曰以玳瑁覆斝羽於下徹上可見劉良曰杯上插羽以速飲皆非是束晳論稧曰逸詩云羽觴隨波流且以隨波之用證之若果插羽則流泛非便至謂玳瑁斝羽相須為麗則太不經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作生爵形者是也古飲器自有爵真為爵形劉杳謂古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者即其蹟也　本朝李公麟得古爵陸佃繪之禮象圖其形有咮有足有尾但不為背而盡窪虛其

中以受酒醴蓋通身全是一爵也惟右偏著耳以便執持如屈卮然乃始是飲器制度蘇文忠之詩有狀胡穆銅器者曰隻耳獸齧環長唇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逝文忠不正命其器以為爵而徇穆之所名姑以為鼎然味其所詠形模大小以較禮象則與李公麟古爵正同古爵雀字通紹興間奉常鑄爵正作雀形如禮象所繪知其有所本也則夫以爵為觴而命之羽觴正指實矣孟康釋班賦亦曰羽觴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師古曰孟說是也第其制隨事取便鑄銅為之則可堅久於祭燕為宜若以流泛即刻木為之可飲可浮皆通便矣

交床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桓伊下馬據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讖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黃瓜唐柴紹擊西戎據胡床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群臣於紫宸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金為兵器

孫愐唐韻釋鎧曰甲也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制以為鎧謂蚩尤鑄鎧不知管子何所本然是以

知周世之鎧必已用金也漢嚴安傳曰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許叔重說文曰兜鍪首鎧也釬侯肝臂鎧也錏鍜霞頸鎧也自身鎧之外鍪釬錏鍜循首以至頸臂悉皆有鎧而字文從金仲長統昌言曰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鉠札之制今誠以革中當強弩亦必喪師亡國則甲用鉠札西都已然不待漢末也

袒免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郤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為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

蝢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袒見其
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
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
曰冠無免勞毋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
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
總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
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歷攷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
無一語記其如何爲袒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
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
周禮喪冠之式於門謂總小功以上無袒免體式也
使誠有其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況袒既

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
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
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並免而數以爲冠名則皆
師述鄭氏也杜佑傳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敘載
喪制卽免加絲借古絻之絻者以爲絻若用鄭矣而特
自出其見於下曰絻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
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
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又曲禮冠毋免則凡免
皆與冠對免之爲免當正讀爲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
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成
服亦嘗用之蓋　喪之始未辦成服姑仍常時衣冠程

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
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
爲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
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爲服
者之所爲也斬齊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
而又被髮不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爲其
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齊袒免其意同也且
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
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
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

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
而誠虞也遠葬而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
也則皆以免冠爲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爲之也葬不報
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
所喪之冠而不爲之免虞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
知免冠之爲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
母括髮以麻免而布之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
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
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爲免髺
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髺遂當以免而
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

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免爲冠萬世宗信鄭氏予獨不以爲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四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五目録

卷之十五

不托
凡将
幘
鄒邾
百丈
曲逆
蒲盧
無恙
埰殿
過
相紐狗術
先馬
選紙黄紙
臭祖
葉子
嘉慶李
林養
托子
六更
簪舟

貍首
障扇
唐緋章服以花綾爲之
琵琶
殿
漢三公
千金
衛霍冢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五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不托

湯餅一名餺飥亦名不托李正文刊誤曰舊未就刀鈷時皆掌托烹之刀鈷既具乃云不托言不以掌托也俗傳餺飥字非子始讀此未審其言信否及見束晳餅賦知其有本也晳曰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煑麥爲麵内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之作也其來久矣又曰三冬冽寒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則湯餅爲最而其形容制造之意則曰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服振掌握搦拊搏麵彌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雹落柔如春綿白若秋練則當晋之時其謂湯餅者皆手搏而擘置湯中煑之未用刀几也又宗懔荊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作湯餅名辟惡餅庾闡賦之曰當用輕羽拂取飛麵剛軟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綖白如秋練則其時之謂湯餅皆齊高帝所嗜水引麵也水引今世猶或呼之俚俗又遂名爲蝴蝶麵也水引蝴蝶皆臨鼎手托爲之特精麤不同耳不知何世改用刀几而名不托耳若參束宗所賦則李正元所紀信而有證也餺飥恐古無此字殆後人因不托聲稱之而食其旁與歐公餕音俊餡音叨之謔同一

闒拔也

凡將

漢小學家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後元帝時史游又作急就篇凡將今不可見矣藝文類聚載凡將一語曰鍾磬竽笙筑坎侯與急就記樂之言所謂竽瑟箜篌琴筑箏者其語度規制全同豈皆立語摠事以便小學即急就也者正規模凡將也

幘

冠服古今異制而苦無明著既其制不能明了則其所施用或當或否皆不可別識矣幘者冠下覆髻之巾也史游急就章曰冠幘簪簧結髮紐顔師古釋之曰幘者

韜髮之巾所以整亂髮也當在冠下或單著之楊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髮皆趙魏間通語也夫其從覆髻而言則顔師古謂爲整髮者是也冠冕有旒𦒶豹古今注以爲𦒶露則承露云者從藉冠言之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始進幘服群臣皆隨焉庾凱醉墮幘機上以頭就穿取檀道濟被收脫幘投地皆顔師古謂或單著之者也若其人應著冠則以幘藉其下賤而執事則無冠單著幘也應劭漢官儀謂幘者卑賤不冠者之所服是也董偃綠幘傅韝拜謁武帝帝令起趍東廂就衣冠是也董仲舒止雨書亦曰執事者赤幘擊鼓决疑曰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知其皆賤者之服也始有幘時未以覆髻但韜裹鬢毛使著冠使髮不蒙面耳凡此言冠而及幘者其冠皆冕冕冑類故必用幘以收髮也古冠冕得通言故也若單著既冠之冠則露髮無所事幘也蔡邕獨斷曰元帝進幘但遮覆額前壯髮尚未有巾也王莽頭禿始加巾故其俚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後漢書曰半頭幘劉俠卿爲劉盆子制半頭赤幘續漢書曰半頭幘即空頂幘其上無屋故以爲名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空頂即半頭也元帝時尚未有巾故東宮用空頂幘者本古也屋即巾也有顔有屋即異乎空頂矣非冀改易服制作庳幘狹冠是冀自改莽制損下其屋也董巴漢輿

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以爲武將首飾爲絳幘以表貴賤後稍作顔題漢興續其顔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至文帝乃高顔續爲之耳且崇其屋貴賤皆服之夫耳者結巾之角也巴謂崇屋始於文帝恐不及蔡邕謂爲始莽者的也董偃服庖人服故綠幘衛宏漢舊儀曰齋綠幘耕青幘漢官儀曰謁者著紺幘大冠皆隨事著色若東觀漢記載光武初起服赤幘賜段潁赤幘大冠一具孫堅爲董卓所圍著赤罽幘潰圍而出皆執事者單幘之證也夫止雨救日執事者皆赤幘未必主爲助陽也蓋漢以火王其在五德尚赤耳故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是尊漢制也

鄒邾

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鄒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孤桐之所植邾公之所卜山下是鄒縣本是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始皇勒銘在此山上合此二說觀之鄒山記未爲審的也鄒魯相鬨魯之臣死者三十三人穆公尚以民莫揉上問於孟子則改邾爲鄒豈魯力所能哉夫并邾改鄒亦大故矣南史無明載攷古者至此殆難審定也

百丈

杜詩舟行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廉稜

演繁露 〈八卷十五〉 一四一

若用索牽即遇石輙斷不耐故劈竹爲大瓣以麻索連貫其際以爲牽其是名百丈百丈以長言也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行董舟師入河陽人緣河南岸牽百丈則知有百丈矣

曲逆

陳平封曲逆侯或讀如去遇非也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得名因濡殄官水至城北曲而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之讀當如本字不當借音

蒲盧

說文蠮螉蒲盧細腰土蠭也按禮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政猶蒲盧也夫從地道敏樹之後始言政猶蒲盧眞是蒲與盧耳今人釋中庸以蒲盧爲螟蛉其誤當始說文

無恙

今人問安否曰無恙說者曰恙草間虫名也故問安者以無恙言之今按說文恙憂也至它蛇何條乃曰它從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

垜殿

說文垜堂塾也丁果又云塾門側堂也今垜殿取此

遏

魏劉靖魏嘉平三年立遏於漁陽高梁河水經十四遏即堨也以土壅水爲遏不知何世加土爲堨故柳子厚記袁家堨猶須解釋恐人不喻也

演繁露 〈卷一五〉 一五一

相雞狗術

荀子儒效篇堅白異同之分隔也不知無害爲君子曾不知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是此種雜術古已有之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莊子七聖在襄城之野有前馬後車後世東宮官有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此亦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

選菜黃紙

中書令傅亮以蔡廓爲吏部尚書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相委蔡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

尾遂不拜選紊黄紙録尚書與吏部連名故言書紙尾也按此則宋時文書已用黄紙唐高宗時始令凡敕書皆黄紙則不獨選紊得用也葉石林言太宗時敕已用黄紙不知其何所本也

臯祖

揚雄賦曰或臯祖於汾隅劉德釋臯爲始後人特信德說和附以爲始祖不知臯之訓始何義也說文釋皇曰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臯今俗以始生子爲臯子則臯之爲始漢時已然也說文於臯又曰臯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臯人戚臯若辛秦以臯似皇字改爲罪合皇臯二字本釋而言之則臯之訓始

有以也

葉子

古書不以簡策縑帛皆爲卷軸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然古竹牒已用疊簡爲名顧唐始以縑紙卷軸改爲冊葉耳

嘉慶李

嘉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爲京城之美故稱嘉慶李今人但言嘉慶子盖稱謂既熟不加李亦可記也

林養

松陵集陸龜蒙樵子詩云生自蒼崖邊能諳白雲養注養去聲讀山家謂養柴地爲養子按刑浙東民有投牒言林養爲人所侵者書養皆作樣子疑其無所本今讀陸詩知二浙方言有自來矣

托子

古者彝有舟爵有坫即今俗稱臺盞之類也然臺盞亦始於盞托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女飲茶病盞熱熨指取楪子融蠟象盞足大小而環結其中寘盞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爲之寧喜其爲名之曰托遂行於世而托子遂不可廢今世托子又遂著足以便捧取閒有隔塞其中不爲通管者乃初時楪子環蠟遺制也

六更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叩五更已竟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知促配五更不擊六鼓何義也唐王建宮詞云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霏遥聽帳裏君王覺上直鐘聲始得歸本朝王禹玉亦有詞云焚香熏破赭黄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以二宮詞詳之禁中記更鼓不究平曉者蓋交更之際昰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來受事則凡應奉蚤朝皆可夙辦若候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王建言上直鐘聲者禁中五更曉鐘也王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

有一更也其實宫皷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皷終竟時蚤於外間耳皷節未嘗溢六也　國朝大禮　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内五更均促使短如宫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故奉當具行禮序次以授在事之人皆以宫漏之外别與其言曰街市幾更幾更爲此也

胥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濩落無所用何不以爲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縳之於身浮於江海所謂胥舟也亦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瓠之苦者不可食啖則養使堅大裁以爲壺

而用之濟水則雖深涉無害也

貍首

史記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弘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今俗語呼貍猶然然則射之所射者皆以惡物爲鵠故曰毋若爾不寧侯故抗而射汝

障扇

今人呼乘輿所用扇爲掌扇殊無義盖障扇之訛也江夏王義恭爲宋孝武所忌奏革諸侯制度障扇不得用雉尾是也凡扇言障取遮蔽爲義以扇自障通上下無害但用雉尾飾之即乘輿制度耳蔡襄小詞有曰扇開仙掌誤也

唐緋草服以花綾爲之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有詩云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趁行注云緋多以鴈啣瑞莎爲之則知唐草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

瑟瑟

唐語林盧昂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憲宗召市人估其直或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則今世所傳瑟瑟或皆煉石爲之耶

殿

黄霸傳鶡雀飛集丞相府張敞奏霸集計吏使能言孝弟風化者上殿則是丞相府中有殿也許叔重曰殿堂也顔師古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宫中夫古今事物名稱隨世更易顔言未必無理然元后傳王根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董賢傳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於此故曰殿有前後僣天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爲高屋矣豈以殿之重復者乃爲天子禮耶不然何以語皆出顔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司農所見東都制也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時但爲東

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即周禮外朝也臣瓚注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由鄭臣于三說合之人臣府第乃有殿爲則師古謂凡高嚴之屋皆得稱殿似矣而三人同辭皆謂此殿以朝會爲名而天子又嘗臨幸則恐司徒未必敢以聽事也若霸府殿正受計其上則是相府所得專有豈西都於此種等差未致其察也故魯雖諸侯王而靈光歸然亦不以僭制而毀削也且其得名爲殿者以嘗受朝備臨幸則他公府不皆有而朝會臨幸亦止在司徒府耶按漢宮典俟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此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於司徒府非司徒所得常有也

漢三公

董賢傳哀帝冊賢爲大司馬曰建爾于公班固曰是時賢雖爲三公嘗給事中則以大司馬爲三公也史記儒林傳倪寬至御史大夫卒史遷曰寬任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張湯爲御史大夫既被譴責乃曰湯起刀筆陛下幸致位三公又元后傳王音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則知漢語亦以御史大夫爲三公也

千金

漢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十金之直可辦中人一家之產也然則其數一金不當止於一兩矣說者各隨所見而別多少皆不適中以予觀之古者一代事物各爲一制不但正朔服色而已周人之金以鎰計鎰二十兩也漢人之金以斤計斤方寸而重一斤也惠帝初即位賜視作匠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是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則漢云一金者皆爲金一斤呂刑贖法計鍰輸金諸家謂鍰六兩也金黃鐵銅也五金皆金知銅爲黃鐵也孔穎達曰釋舜典者謂贖金爲黃金其實銅也故周金雖有鍰鎰二名而黃金不以鍰計也

衛霍冢

據顏師古注二傳則衛霍二冢皆附茂陵霍冢之上冢石爲祈連山及人馬衛冢之旁有長王冢相併至唐皆無恙而茂陵晉時爲人所發矣此張釋之所謂其中無可欲者則雖無石槨抑何慼焉者也悲夫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爰契我龜
鐵券
六州歌頭
檢
木蘭
鼎子
九卿
建康新亭
六帖
度　魚袋
麒麟
天鹿辟邪
蟠冢
立伏馬
銅柱
兩漢關
玉食
護駕 陳狀元跋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六目錄終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六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爰契我龜

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爲開非也古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爲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故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龜之所食者畫洛之兆而河朔黎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改居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爲可居也以墨令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人謀與龜協合也上言爰始爰謀以我合龜也曰止曰行龜之語我者可以止可以行也

鐵券

唐代宗紀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錢鏐家在五季世嘗得之而唐文粹有賜王武俊鐵券文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予按唐辛齊炅玉堂新制鐵券半缺形如小木甑上有四竅可以穿條凸面鑴字陷金以焕之從齊炅所記以想其制是券也鐵質金字本形正圓而空虛其中鐫勒制文於外已乃用古傳別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故今存於世者形如半甑正與契券兩別之理相應也

周禮少宰聽稱責以傳別二鄭謂大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兩家各得一者是其證也周之傳別至市易要約故其札以本老氏所謂如執左契者是也後世鐵券要之取録功堅久之義故以鐵爲之其謂形如半瓶者正是一札而兩分之也是命以鐵爲券無有辨其所始者按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殆鐵券所始耶至功臣表所載山河帶礪等語乃鐵券丹書文也漢曰契後世曰券皆結約之謂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爲吊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并者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

亡事實之聞其歌使人悵慨良不與豔辭同科誠可喜也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爲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場眞宗至自亳親饗大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中大祀大卹皆有此詞

檢

檢校函檢皆從木今從手非是唐韻謂檢乃斂字非檢字是也急就章曰簡札檢署槧牘家顏師古曰檢之言禁也削木施於物上所以禁閉之使不得輒開露也署謂題書其上也古制如此其字從木審也以顏言推之則檢之者以木爲函納書文其中而簽題其上自唐及今匭檢皆其物也

木蘭

樂府有木蘭篇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縈上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鼎子

今衛士區處爲清道者其著籍名爲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爲鼎官顏籀注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令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爲鼎子不應爲等子也若謂等爲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剌補何以獨於此曾名等子也歟

九卿

漢制九卿今侍從也然九卿侍從爲九史無明制獨可即當時話言以求其何者爲卿尚可追論顧又雜出其多其數不止於九也及黜爲主爵都尉傳言列於九卿

張湯爲廷尉傳言列九卿取接天下名士大夫鄭當時至九卿爲右内史杜鄴曰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弟王温舒尹齊更迭爲中尉義縱爲右内史王言三人以急刻爲九卿劉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坐免官復爲中郎常元成劉更生前爲九卿馮野王爲大鴻臚有司奏王舅不宜備九卿張敞爲京兆尹亡命天子召敞敞上書言臣前得備列卿待罪京兆張禹謂子宏官至太常列於九卿尹翁歸守右扶風滿年爲真傳言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蕭望之爲光祿勳繫獄石顯使史高言之元帝下九卿大夫獄汲黯過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湯拒諫飾非公爲九卿不早言之何上官桀反大司農楊敞

不敢發其事傳謂以九卿不輙言故不得侯顔異以大農議皮幣微反脣張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入言而腹非毋將隆爲執金吾哀帝制詔毋將隆位九卿無以正朝廷之不逮按此即主爵都尉廷尉右内史少府中尉宗正大鴻臚京兆尹太常右扶風光祿勳御史大夫大農執金吾凡十四職者實皆正爲列卿矣而時人所舉獨以九卿爲言故難曉也百官公卿表第列公卿位行凡十四等自丞相以至列將軍自不與九卿交雜矣至從奉常數之以至左右内史凡十品每一品中又有數吏其若者揔而數之又爲二十六名則其十品二十六名者又不與九數相應愈益難解又如奉常之與太常廷尉之與大理本一職也而名稱前後不一則猶可謂其兩出至宗正與治粟内史水衡之與右扶風同列一等則職位殊不相入只如左馮翊可與京兆内史參附而又不與右扶風相屬如此之類殆不可以意推定之也蓋嘗反而求之則班固嘗明列九卿矣百官公卿表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是固之立九卿揔目也而十品二十六名者族而會之悉卿列於卿則數距止九哉然班固雖本漢語而達之周制雜數三孤六卿以爲九卿而周制實不然也周官固嘗列孤於卿矣如曰孤卿特揖孤卿位於棘是嘗比而同之矣然此其謂爲孤卿者蓋朝廷位於棘是著所列取其降於三公一

等而下與六卿同位故連文以爲之稱本無三孤六卿參數以爲九卿之文也若曰三孤已行卿事而得參言之則三公未嘗不爲冢宰如周公爲師而位冢宰王百官是公亦爲卿何以獨孤於卿而并爲九名九哉則周語亦未概又予嘗質之遷史而得其歸也遷之傳張湯而及趙禹曰禹爲少府比九卿夫比之爲言猶視也五嶽視三公非三公矣而品秩得與之同故曰比曰眎明非本品特比附之耳夫少府既非九卿而得比九卿則九卿本九後不當九何足疑也固書率多因遷而務在簡文故其傳禹直曰禹爲少府九卿刊一比字而漢之非卿比卿之制遂不可推尋至其列表以志公卿亦

自雜數無別也乃知夏五郭公聖人不肯加損其有深意也哉今世二府本取府第東西對立以爲稱謂後雖宰相執政叅多至七八人亦止以二府目之則漢之列卿數盖於九而槩以九卿命之亦語例交熟自無他說也

建康新亭

今建康新亭在朱雀航西五里許南傍小山北枕小浦俗呼爲鵝項鵝項者盖江山分派而下以與秦淮會于城外者也蕭衍之入建康也東昏命李居士也新亭拒曹景宗居士旣爲景宗所敗請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據此則曹景宗自上流而

下李居士出據新亭拒之新亭固當在建康之西矣然其燒諸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而新亭以北皆盡則新亭之北當大有邑屋乃與之應今之新亭北據鵝項鵝項之外去大江絕不遠縱江壖流漲古今稍有不同而大江正派未之有改鵝項之外卽皆漲沙漲沙之外卽是大江安得更有邑屋以此考審晉之新亭計當在長干寺南不當在鵝項河側矣又按晉劉氏世說新亭吳之舊基先已淪褫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夫晉時指謂今地者乃王導正色言尅復神州處此時亭址已非吳舊則今亭又異於晉其更革固不足怪也

六帖

白樂天取九書精語可備賦詞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總名其書爲六帖已旣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文書爲應科第設則以帖爲名其取此矣白書不止六類而帖之取數止於用六者說文小學也試小學又試之小者也取極其嚴而名其書者兼取其少也

度

古帝王必用度量後世所傳商尺周漢尺不相參同盖世異而制殊無足怪也今雖國有度定俗不一制曰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者又多淮尺十

二公私隨事致用元無定則予嘗怪之盖見唐制而知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爲則凡橫度及百黍卽爲一尺此自其一代之法不須較古今同異也然此尺旣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又因著爲之令曰鍾律冠冕之類則用秬尺內外官司悉用大尺則國立之制明爲二體其與古人同度量之義乖矣唐帛每四丈爲一匹用大尺準之盖秬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長短不知合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爲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卽用唐秬尺爲定耶不然何爲官府通用省尺而縉帛特用淮尺也

魚袋

六典符寶郎載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銀佩以金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注云符上皆題云某位姓名其官止一員者不著姓名止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敕召檢校并領兵在外者不別給符契若須回改處分者勘符同然後承府按此而言即今之魚袋雖沿唐制但存形模全無其用今之用玉金　銀為魚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飾耳今用黑韋方直附身者始是唐始世所用以貯魚符者皃之謂袋袋中實有符契即

右一而與左二合者也凡有召或使令即從中出半契合驗以防詐偽故不別給符契者憑袋中半符為信本朝命令多用敕書罕有用契即所給魚袋特存遺制以為品服之別耳其飾魚者因為以文而韋囊之不復有契但以木楦滿充其中人亦不復能明其何用何象也然唐制有二種有隨身符即以給其人者故皆其人姓名及其致仕即以納官有傳符即不刻其官姓名但言某司符契大典注文所謂皆須遞相付十月內申禮部是也白樂天嘗暫為拾遺佩銀魚已而不為此官則不佩故其詩曰親朋相見問何如物色恩光盡反初無以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即六典謂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者而白雖暫借尊亦歸之於官也黃緇綈服緋無魚故取賴尾垂着腰上作俳語謂明皇曰賜緋毛魚袋毛語反即無為也帝諭其意以言卻止之曰魚袋者五品以上入閣合符即用之汝何可得六典非五品不佩又敕召不別給契止用魚符為契皆典之合也又按趙上交云自武德貽正員帶闕官始得佩而添置負外試判檢校官皆不得佩其後隨事許佩增益滋多垂拱中以給都督刺史則非京官亦佩神龍元年刑部王嗣王京龍三年特進皆許佩金則散職亦佩開元九年用中書令張嘉正奏而致仕及以理去官皆許仍佩朱紫因之亦益以多

麒麟

古有麒麟非馬也其字亦不從馬魯詩有麒說文云青驪文如傳棊也類篇有麟引爾雅為說曰青麒麟驪馬之斑文也是古雖有麒麟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子始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皆生於庶獸則漢世已用馬之上品配麟龍而加馬其旁矣故唐廄遂以祥麟院為名老杜詩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是用天上石麒麟為事則正以騏驎為麒麟矣

天鹿辟邪

烏弋有挑拔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

或爲大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域傳。

嶓冢

漢書誤以嘉陵江爲西漢予於禹貢論辨之矣嘉陵既不爲漢則秦雅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誤也予先著論姑以意定謂嶓冢當在漢中發源之北而不能指其爲何地何山每一思之意終昧昧然也水經以爲漢中之漢源出武都東狼谷山予嘗詢諸經行其地者曰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水又狹秋冬間僅勝一二十石舟而經之所次漢上有沔沔上有漾禹貢有一二百里間該載三名如此其詳也歟予按地書褒水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爲衙嶺又遠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則其源流亦既甚長矣漢時張湯嘗挏治褒水以通于斜而受山東歲漕則豈枝流曲港之比哉禹方敘著水源自不應舍大取小如此不倫古今雖異而人情可以通推也況有可驗者禹貢水例凡其流迳所及每以易向則別名方而以識其變如河之自龍門而轉南以流華陰則書曰南至于華陰而改東以及砥柱則又書曰東至于砥柱是其隨向書方之例也今漾漢之文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是漾源本未流東乎其折東而後始得爲漢也然則嶓冢者豈其當在漢中之西

也哉水經凡敘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衙嶺褒源悉發北而南行直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始名漢水則與經導漾東流爲漢者其方嚮正合也漢人並褒中置縣而命曰褒中吾意褒中一語前世必已久有而漢人釆之以名其縣非刱爲若語也褒中嶓冢二音全相配附得非自虞夏以至戰國世人稱爲不的而輒相訛易也乎然予論禹貢不敢確證者爲其褒之名國已先乎秦不敢輕小議焉耳然地名因聲近而譌占多有之如春秋之邾雖偏小無足言然人民社稷儼然得自名國不可誣矣孟子之去春秋爲年絕不遠而變邾爲鄒漢儒已不能究則褒僻且險自嶓冢而訛爲褒中安得圖志而暇詳載矣乎予終欲至所意見而未得的據姑書其槩以待詳攷

立仗馬

司率進馬六人舊儀每日尚乘以廐馬八匹分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即散天寶八載李林甫罷十二載楊國忠復

銅柱

銅柱南方處處有之皆言馬援所立唐史南蠻傳林邑國南大浦有五銅柱漢馬援所立也南詔傳元宗詔何履先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援雖征蠻未嘗渡海而林邑於唐爲環王地在交州南海行

三千里乃至豈援之所嘗至耶意有竊人古有銅柱中間援因其故制立之以堅竊信耶

兩漢闕

史記高帝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十年宮成司馬索隱云無西南二闕者厭勝之法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取其便也予以爲厭勝之說無據謂秦舊宮在北而立北闕以便於事理有之也東闕雖於渭北方鄉不相干凡漢之朝貢自闕東來者多則謂立東闕以便事是也其後武帝大治甘泉宮在長安西故立鳳闕高二十餘丈於其東南北西三面無見焉亦便事之義也後漢都洛有南宮北宮兩宮

相沓四隅各自立闕其曰朱雀玄武蒼龍白虎者兩宮四面皆有而亦同名不復如前漢虛方不設者矣洛陽故宮名所載於南宮四闕之外更添坎闕曰此南宮北面之闕予疑其誤也按漢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以十里之遠中間各容雙闕則南宮之玄武自應與北宮之朱雀對起或者見兩宮中間有雙闕者二疑其重複故以南宮之玄武爲其宮北闕而忘其北闕已名玄武不當復出矣

玉食

本草陶隱居授仙經服穀玉擣如米粒乃以苦酒輩消令如泥亦有令爲漿者祥符中尚藥營用陶法屑成米豆粒竟不供御蘇頌因謂難以服食恐不詳古來服玉本旨也書以玉食對威福言之則玉食云者惟王者得用示一隆而無二禮如古扆用斧後世御不獨用赭黃之類不可但從飲食滋味中求義惟王府玉齋則供食玉若非齋恐不常服也齋而玉食其齋必變食之義乎此禮之尊無二上者也而可求諸滋味之間歟玉亦未必可服或於齋特用玉爲器如灌鬯以瓚取玉器爲用耶

護駕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書侍郎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六終

程氏演繁露跋

跋

閣學尚書程公博極群書古今之事無不稽考其所以辨疑解惑以示後學者無一字無來處應行庚子夏分教溫陵始得其禹貢圖論時獲請盍而公方究心郡政不能奉客盡叩問與其倩丁教授叔聞游丁蓋同年進士也最相善公之好學不以寒暑晝夜易其志裁決之餘即研核古事未嘗去手因力求其所得於公者久之乃出其所錄二書曰攷古編曰演繁露遂密請以歸披讀展玩曠若發蒙始歎曰人之有疑不決者得其書皆不大有開明乎即亟命繕寫鋟木以傳與天下之疑者為著龜亦一快也淳熙辛丑季秋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又跋

右書承命刊布久矣方次第成倫類其可貫先生之托哉謹用鋟板以廣程氏先生之學使學者由其言而得其書蓋自陳公廣文之用心茲所以兩全其美也門弟俞成故識諸卷末

程氏演繁露續集目錄

卷之一

制度

以兵代民役
饑民強盜人穀米
三司借內藏錢
改官用職司
張亢
講讀官坐立
殿前三司軍職
殿試不落人
階級法
鄉兵保捷義勇等
潁昌府順昌軍
密院進入文字押字
外人得分同居物產
配流法
差除行辭
呂公著論臺諫
兩制
濮王
讀疑

試銜
莊獻不入景靈宮
政和官制
高麗境壂
謝花在殿上燕下
忌日惟宰執不入
到官呈告物
宰執宮觀降卅任指揮
末厚陵方中
臺諫官許與不許言事
太祖右文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一目錄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一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制度

以兵代民役

建隆二年以前代傳置悉用民夫至是詔募軍卒代之至三年正月詔不得以逆旅僑民充遞夫

饑民強盜人發米

舊法歲饑強發倉窖皆死　太祖真宗多因奏讞特許貸配元不明立爲法天聖三年詔陝西州軍持仗刦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配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仍令長吏容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即降不下司敕而饑民盜取穀食多蒙活宥按此即是矜其迫饑爲之故特貸其死然不明立之法亦不明降詔命者恐人恃此以犯也寶元二年西川饑饉詔刦廩穀非傷殺人者並刺配牢城爲首者配出川界皇祐三年信州民有刦米傷主者當死上以其迫饑故貸死至和六年楊安國讀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乃過誤之民耳今衆持兵仗刦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饑饉不能恤至爲盜而又殺之不亦甚乎治平四年九月詔災傷州縣持仗強盜不以財物斛斗但同火三人以上傷人及計贓罪死者捕獲已嘗爲盜至徒

經斷不以赦前後令犯至死者依元條不用災傷減等則是覺恕貸之不足以戢盜而改出此令足爲至當也

三司借內藏錢

景祐元年閏六月詔絳言內藏歲受鑄錢百餘萬緡而歲給左藏庫及三年一郊慶歲及九十萬緡所餘無幾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用與夫滞積大盈利害遠矣 祖宗時三司常借內庫錢觀此即知當時新鑄錢亦入內庫却從而給與之耳今鑄錢數雖少於舊要之悉入外藏則難如 祖宗時常借矣景祐四年內藏庫言歲收緡錢三十萬助三司天禧三年詔書切責三司毋得復借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詔戒飭之治平元年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改官用職司

景祐二年詳定內外官所舉州縣幕職官各有合舉員數其轉運使副提刑不限人數每當三人者比當二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薦舉者始聽磨勘按此時監司長吏通判皆得爲職司今則不可無轉運使及副提刑一狀當三狀今皆不然也

張亢

仁宗時契丹聚兵幽涿間張亢丁母憂起爲北京使知安肅軍亢曰萬一契丹背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既而元昊叛慶曆元年亢爲鄜延路都鈐轄知鄜州與部署許懷德不相能上令戒諭若固爲此以求內徙當悉奪官安置緣邊既而亢上邊事乞赴闕面陳如臣言狂率不可用乞重降黜不報本傳言令驛奏據本傳亢乃出力多非選事

講讀官坐立

皇祐三年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閤中天聖以前皆坐侍自皇祐以前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文義旨須詳悉詢說卿等無乃煩倦否遂有是詔以爲定制熙寧元年侍講呂公著王安石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詔付禮官後韓維刁約胡宗愈等言賜坐蓋出優禮 祖宗或賜講臣坐者以其敷暢經藝也 太宗開寶中李穆薦王昭素召對便殿賜坐講易乾卦 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座令李覺講易之泰卦令列侍之臣得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臣以爲宜如天禧舊制判太常寺龔鼎臣等言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傳道近師則今講解皆先儒章句非有爲師之實安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初孫奭坐講 仁宗尚幼跂案以聽之奭因遂立講論者不以爲是上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侍 仁宗書筵亦

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殿前三司軍職

周恭帝時李重進出鎮楊州領宿衛如故　太祖受禪命韓令坤代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正是奪其所帶軍職耳建隆二年七月凡諸將職典禁衛者例罷悉除節度使獨石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實亦帶以爲職元不典兵也至三年守信亦表解軍職許之則守信竟不自安也

殿試不落人

長編曰嘉祐二年賜進士章衡等及第出身共三百八

十八人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李復圭紀聞云是春以進士群噪歐陽脩之故殿試不落一人案實錄試進士李寔等四百人而得第者三百八十八人謂之不落一人固舉大約言之耳特不知禮部奏名實爲幾人故其留黜之數不容參攷案皇祐元年庭試取四百九十八人五年取五百二十人至嘉祐四年所取又止一百六十五人六年一百八十三人閱兩舉才共取三百四十八人耳雖緣其時初制間年一開科舉故約此意指似是禮部奏名先減其額故庭試雖不落人其得第者少是亦朝三暮四之比也又緣其時立制減去諸州解額之半禮部以半額紐數而取故奏名已少及至庭試不用汰黜也

階級法

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世傳　太祖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　真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法曰　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不起真宗時恐長編不審也

鄉兵保捷義勇等

咸平四年取陝西稅戶爲義軍家出一丁號曰保毅軍四年兵籍點得六萬八千七百餘人官給糧戍邊則此義軍行諸陝西未及它路也其年五月集近京諸州丁

壯選隸軍籍則已用陝西法行之它路矣其年名河北鄉兵爲忠烈宜勇（未見名始何時）并代司兵名爲廣銳祥符六年以雄霸所調爲忠順指揮（名始此年）慶曆元年聚於近邊募土人爲之名護塞二年二月簡河北疆壯勁勇者刺手背爲義勇指揮（嘉祐四年大名府路安撫李昭亮言河北州軍見點義勇乞令二年一補足其闕壯緣不係教閱欲候義勇足日亦令補復即是編排別是法閱於鄉壯中選補義勇也）三月簡河東弓手不刺面爲義勇陝西弓手爲保捷治平元年宰臣韓琦乞於陝西路選鄉兵富戶三丁揀取一丁仍刺手背以義勇爲名差徐億等往凡刺十三萬八千四百餘人而河北義勇之制始達于陝西司馬光陳請今但怪陝西無義勇不知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卽慶曆一）

年所刱是其實也然會要記保捷始慶曆二年而天聖五年已有臣僚言秦州十年不曾揀選保捷營令秦州分析則前乎慶曆已有保捷矣熙寧八年夔州路提刑言乞差黔州義勇往瀘州界防托不聞黔州自置義勇今之所指黔州義勇當是自陝西抽戍耶其年兵部言隴成州義勇應援熙河不足乞差保丁充數則義勇外又差保丁

潁昌府順昌軍

神宗初為忠武軍節度淮陽郡王後封潁王案忠武軍即許州也故元豐三年陞許州為潁昌府者以嘗領節忠武也後封真王而國於潁則潁州也故元豐二年陞

潁州為順昌軍者為王封之舊也軍後陞府即順昌府也張舜民言熙寧初陞潁州為順昌軍又知其誤遂陞許州為潁昌府長編辨其誤蓋陞潁州為順昌府在元豐二年不在熙寧而神宗之為郡王乃淮陽郡亦非潁州也舜民兩說皆誤也

密院進入文字押字

予在館中見祕閣所藏有太祖時宰執進入文字上有御筆自加處分而趙韓王輩奉行以出則皆押字不書名不書臣嘗疑之後因閱實錄見元豐五年五月詔三省樞密院自今後應入進文字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臣名乃知至神宗時猶存押字例也

外人得分同居物產

元豐六年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乞義子孫舍居壻隨母子孫接腳夫等見為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給半詔著為令按令文外人曾與本家同居久者許給分數恐立法因此然詳此法是特欲優立科條使外人肯以它姓代充保甲爲耳

配流法

太宗已前因犯合配人不以遠近並押赴闕下恐是欲揀其強悍者為兵也後數有言其在道費傳送或逃亡者乃始立地里數配隸神宗以流人遠去鄉邑又有豺如上所言遂倣古犯罪應流法加決刺隨所在配諸

軍重役元豐八年八月中丞黃履有言於是降旨令配行又王巖叟深言其害本鄉及報讎事

差除行詞

舊制凡有除授格當命詞者無令時初除信劄皆即日命詞詞出便給告故唐制五禁稽緩居其一王震序曾鞏集述其詞命敏疾曰元豐官制初行日多除授詞頭至子固即為之詞授院吏上馬去又熙寧間司馬光除樞副光適入對神宗面諭之曰告已在閤門矣用此觀之則凡有除授即命詞詞下即給告不淹日也至元祐二年五月戊辰殿中侍御史孫升罷知濟州諫議梁燾知潞州其月壬子朔則戊辰者十七日也其日右丞

劉摯上疏論升蕭行遣大重其文曰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旨爲升蕭罷臺諫乞留此二人令雖已有成命命猶未下比至進告尚須一兩日据摯此言即十五日降命其進告當在十九二十日間則是時已白隔數日不給告矣不知不候授告先降劄子供職起自何時或說在南渡後

呂公著論臺諫

元祐二年監察御史張舜民言夏國封冊使劉奉世是文彥博欲有所問故以起居舍人使藩臣詔罷御史已而臺諫王巖叟傅堯俞等救之屢章不已右僕射呂公著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巖叟等皆它除出臺別用

賈易爲司諫易因論蘇軾曰文彥博實主之太皇欲峻責易曰不責易此亦難作闕首公著力爭曰不先逐臣易命亦不可行乃止罷諫職既退公著謂同列曰主上方富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主上者當備之時正賴左右力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事也呂大防王存皆曰仁者之勇也按此章公著先乞移臺諫既嘗行之則禁中以爲當然故不一日便徑欲峻責賈易公著覺之故因易事力諍以弭它時不爾其實公著失之於前也至三年二月正言劉安世論不當罷言事官曰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若出於大臣之私意臣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諫以折其謀及禍胎既成聖賢不能救其害安世乃因宣仁問司馬光門下最厚人呂公著以安世對遂自正字遷正言此之所指可見前輩不爲比周　三年六月內批王覿論列不當罷諫議大夫與外任不與職名以覿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也翌日甲子呂公著論疏未行內批後又與文彥博呂大防范純仁等繼論曾肇封還詞頭純仁不敢簽書趙挺之楊康國皆乞留覿竟不許僅加直龍圖閣知潤州此又起於輕易臺諫云

兩制

蘇易簡續翰林志晉天福中從宰臣馮道奏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

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六月詔曰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偶自近年權停內宇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宜復置學士院柰維翰所建也凡今合言兩制者皆始此也此時未有權侍郎故外制爲從官之初也

濮王

太宗子曾王元份之第四子是爲濮王　祖宗之法天子之子封王故元份已封曾王矣而濮王乃元份之子太宗之孫也至　仁宗慶曆四年封汝南郡王嘉祐四年薨追封濮王謚安懿本傳　英宗治平三年以王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尋以王之子宗懿爲濮國公奉祀後至元豐七年方有嗣王其年詔曰朕以

上承 仁宗宗廟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國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

讀疑

明道二年集賢平章事張士遜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不知併加二館職何也

試銜

明道二年懷安軍判官熊文雅乞以三任告回乞母封詔與之仍授家便試銜知縣如此試銜亦任事受俸耶不然何爲令就家便優養也

莊獻不入景靈宮

明道二年奉安莊獻明肅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懿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

政和官制

題云政和官制因其舊名耳中載元豐新制與 國朝舊制參列釐革簡淨易見至大觀二年以元豐政制有未盡者如寄祿官不分左右則敘爵制祿等級希少人易以及遂自朝議大夫至金紫光祿大夫增捌新名於是以光祿大夫代舊右銀青光祿大夫以宣奉大夫代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代光祿大夫通奉大夫代右正議大夫中奉大夫代左中散大夫奉直大夫代右朝議大夫而又別立武選即大夫新名悉換舊其官其使侍禁三班之類政和三年又立選人七階換舊州縣節察推判之類與婦爵封夫人以下革去郡縣君之號五年又刱置貼職五年道職視文臣品秩有詔

高麗境望

海外行程記者南唐章僚記其使高麗所經所見也中引保大初徐鉉使事爲證即當是後主末年也僚之使也會女真獻馬於麗其人僅百餘輩在市商物價不相中輒引弓擬人人莫敢向則其凶悍有素麗不能誰何矣麗王王建嘗資其馬萬疋以平百濟則諸家謂女真犯邊初特力窮無措械者誤也予見舊史自平遼開陸趨高麗者多直東行意麗並海與平遼等處對東而出而明人登舶商販于麗者乃皆微北並東而往耳今觀

僚所書水程乃自海萊二州須得西南風乃行則麗地之與中國對者已在山東之東矣而麗之屬郡有康州者又在麗南五千里乃與明州相對康之鄰郡曰武州有産橘柚又明言其氣候正似餘姚則麗之與明其斜相對值蓋相爲東西而微並西北矣

謝花在殿上殿下

閤門舊儀大宴更衣降坐群臣退及再坐群臣先升殿既御坐群臣謝花拜于坐次天禧中司諫祖士衡上言乞御再坐謝花于庭乃引上（文昌雜錄四 龐元英）

忌日惟宰執不入

勑大忌日六曹諸司並不作假執政官早出官司不得

隨出前次凡有駕幸百官皆得出也文昌雜錄四

到官呈告勑

今人初之官賫告勑呈長官乃得視事其來尚矣漢王尊傳曰尊爲東平王相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謁者則是古已有呈勑例矣

宰執宮觀降再任指揮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前宰執宮觀難以理數任滿未有除授即合依舊宮祠自此宰執當得奉祠者始不計年而長食祠祿也前乎此者如范宗尹富直柔葉夢得之在三年韓肖胄徐俯之在六年皆再降命乃得

再任是時雖嘗位宰執亦以二年爲任滿二歲即再降差命乃可得祿也至十二年四月依朱勝非所乞宮祠滿日再任當是有司失引前詔耶至十七年四月前持服人程克俊乞奉祠詔令依舊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即是因持服解官故須再乞而再降命非任滿則命也

永厚陵方中

温公日記記　英廟山陵舊制曰山陵皇堂累石爲四壁積材木於上乃卷石以覆之　神宗以材木有時而朽則卷石必墜於梓宮不便更令就地爲石槨以藏梓宮總管張若水恐穿地或滲陷四壁乃請於平地累石爲槨及後山陵復土梓宮入降隧道升石槨西首御輿床不及地一尺而止俟巳時一刻乃下仍於其上布方木及蓋條石乃設御座於蓋下闔石門出築合隧道案此則是　神宗慮木久遠必朽朽必壓故專令卷石爲槨起自地上石既四周捲起交相鉤鬪求不壓壞最爲堅耐趙州石橋正用捲石法故大水不能蕩重車不能墊也　神宗雖有此旨若水董役不敢廢去舊制故捲石之上仍鋪蓋木設使蓋木朽壞而其下自有捲石承之殆無害也

臺諫官許與不許言事

雍熙元年田錫以拾遺知睦州上書言事曰職次忝居

於諫省敢不常思補報此時拾遺乃階官也則是階帶拾遺者亦得言事也淳化五年詔三司官屬不得出位言事張觀階爲司諫而充三司判官上疏言自唐則天時置遺闕固當言事上怒曰比令三司卒職耳非令諫官不言事也則是時階官之爲遺闕者亦許言事也天聖九年七月權度支判官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說者曰　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爲三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勑許諫院供職者乃曰諫官故慶曆二年以魚周詢王素歐陽脩並知諫院因詢固辭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余靖爲右正言十一月

以秘閣校理孫甫為右正言皆明令諫院供職則是至此始立定制階帶諫職者不得言事而詔許赴院供職乃得言事也其年七月以太常丞尹洙為右司諫知渭州則用司諫為階使有升進以寵其行耳不得真為諫官也知制誥田況言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唐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位序不正乃與衆人同進同退非所以表顯之也前王素歐陽脩蔡襄皆以它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內朝之列乞今後令綴兩省班已而丁度等詳定乞許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例日赴內朝則是以它官知諫院者始許列於兩省官班也皇祐五年詔以

新知復州王容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至和二年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為言事御史中丞張昇言希孟論事私邪向者親奉德音面責希孟故自言事臺官除開封判官中外稱快今却充言事臺官士人失望又言侍御史舊雖二員自來多止除一員已有馬遵矣詔改希孟為外郎除湖南運使按此即是御史之中自有許之言事者亦有不許言事者皆聽臨時專命不謂階帶諫職即許言事也嘉祐五年以侍御史趙抃為右司諫赴諫院供職七年召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諫院供職熙寧二年召右正言知通州孫覺赴諫院供職則是仍其所帶之階許之歸院供職更不別除諫員也

太祖右文

五代間凡為節度使皆補親隨為鎮將鎮將者如兩京軍巡諸州馬步軍判官是也此等既是武人又皆有所憑恃得以肆為非法民間甚苦之　太祖微時深知其弊建隆二年二月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近臣皆莫對史臣李沆表載此事罪當時之臣不能將順也其年十月詔吏部流內銓鎮將皆注擬選人又至三年每縣置尉一員盜賊鬬訟不得更委鎮將復如舊制並以委尉蓋趙普之謀也武人多不知書案牘法令青州行移悉仰胥吏民之受病既多而又

果於營私如親隨悉為鎮將其類不止一事　太祖於是州置通判明詔州事取決焉而武臣之為太守者不得專執聖見皆出乎此也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一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二目録

卷之二

制度

知州

宗子取解取應額

大勑改京官

舊已授差遣不待闕

徽州茁絹

黜責帥臣亦降召命

萬壽觀

舉子稱習進士

令甲令丙

郊後謝太一宮

糼禁䌊

諫官不兼宅職

諫官始得面論事

郎中致仕與一子官

帶館職出外

粉榆

張公奭酒李公醉

參知政事知外郡

監司

女樂隸太常

納錢度僧道

江南丁口錢

收茶征聽民自賣茶

驛券出樞密

内中

新亭

三司使

方鳩僝功

馬步殿三司

父子同省人以為非

避親

直學士

元祐入仕數

磨世疆境

寄禄官階官

京朝官貼封劄子

元絳知潁州使服學士金帶如舊

舉官連坐自謝濤始

摛文堂

吳越改元

裴延齡科草

預買
周田畝數
羡道墓誌
台鈞銜
聖節進馬
誕日設齋用樂
入兩閤門吉凶異制
差考試道卒有恩澤
簽樞
臨奠已罷執政
改劬字

納陛
四川總領財賦結總領在四川上
當講官口義
不兼經筵遇講讀即赴
知州不該舉京官職官即令通判舉
丞郎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二目錄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制度

知州

唐世州郡分上中下三等其結銜分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名稱雖有高下實皆守臣也於是其銜爲某州節度若觀察或防團者尚非遥領即是眞任此州太守非虚稱矣　太祖之平李筠也會李繼勲上黨來朝即命繼勲就守其郡繼勲官品適與上黨郡品兩相當匹遂以繼勲爲昭義節度既曰節度昭義即是昭義太守焉耳

非如遥領節鎮但虚假名稱而已也及平揚州以宣徽使李處耘權知揚州宣徽者處耘之官也權知揚州者實爲揚州太守也爲其職元爲宣徽故不改本鎮節鉞而實行州事故其結銜曰權知揚州也此時雖一時權制而　太祖之規撫實已素定矣乾德元年有事荆湖方會兵襄陽即以邊光範權知襄州其銜亦爲權知也此時高繼冲尚據荆南朝命已嘗使之權判荆南矣及其納土不欲遽易它人即就命繼冲爲荆南節度而用王仁贍爲巡檢以參總其兵則仁贍實預州事而繼冲之節度荆南者但以繫銜而已至其年六月竟用仁贍權知荆南則　太祖初撫可攷矣後既盡得荆湖北乃

遂分命呂餘慶鎮潭州李昉鎮衡州薛居正鎮鼎州之州
轄名犯其結銜皆曰權知而凡它臣得郡者皆放此爲
制行之積久大藩鎮多授文臣乃始盡正其銜明曰知
某府某州軍州事也慶曆八年塞澶州決河命步軍副
都指揮使郭承祐權知澶州又以戶部判官燕度同知
澶州兼修河事非一州而兩太守也同知之名即通判
也皇祐五年詔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謀議公事毋
得專決監司常檢舉之案皇祐此制而參以 太祖詔
旨即武臣之爲知州軍者實爲其人常有功績無以處
之故令領郡以郡祿優酬之耳即柳子厚之論封建謂
聖人之不得已者也然則 太祖用武臣爲守而使文

臣與爲通判其意正與置文尉而換鎮將同爲一見矣

宗子取解取應額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臣寮劄子昨來國子監中請行在
宗室並赴監試如外任及宮廟並赴漕試其監試有官
鎖應七人取三人無官應舉七人取四人無官祖免親
取應文理通者爲合格不限人數惟赴運司試所取之
數與進士一同非所以獎進宗子乞除行在宗子依見
法外諸路宗子不以有官無官如願試行在應舉鎖應
並依熙寧舊制許赴監試請解赴省如不願前來依見
行崇寧貢舉法行案此所言是崇寧運司取人數必少
於熙寧蓋崇寧非不欲優之爲親遠屬疎比熙寧不同

大勑改京官

嘗聞人說今前宰執一年許舉五員改官者初立法時
一年止發一劄有此一劄使徑改京官丁未九月二十
五日讀青箱雜記云解賓王爲登州黃縣令陳執中用
大勑舉改京官大勑者豈非一狀遂可改官者耶又景
祐三年制待制轉運使副及提點刑獄舊嘗三人者止
當一人

待已授差遣不待闕

祥符八年詔審官院以近地二年半以上遠地二年以
上權與差替不爲永例上以京朝官俟闕既久奉朝者
頗多故有是詔案此則其時京朝官有在京奉朝須有

闕出乃授授已即赴不管逆用未該替闕也自 太祖
太宗時數下詔戒已授而路程外踰月不赴者又有川
峽在任人未及三年優恩許替者 會要咸平三年二
月向敏中言選人有在任一年已注替人致不成三考
令後須見任官二周年半即得注替如未有闕聽示各
令待闕每季一集更不使隔季負闕川廣漳泉等處見
任並許成資日注御闕見人不也差 天聖元年晏殊言大中祥
符三年東封赦放選時三千人銓司注擬不足始擘畫
隔年預使季闕後遂爲例今待闕人不多欲今後具所
見闕景祐三年審官院言見在院待闕官凡九十二人
欲並以到任一年半使闕候見任官滿三十月許赴此

則注官後待闕之始也

徽州苗絹

自楊炎立兩稅法農田一年歲輸官兩色夏蠶熟則輸紬綿絹紵亦有輸麥者秋稻熟則專輸米皆及時而取所有也唐行兩稅不久貞元三年遂令當輸者皆折價輸錢陸贄奏議具在可見也徽州唐歙州也有水可通浙江而港洪狹小閩兩旬無雨則舟膠不行以此人之於秋苗額中量州用米數許於本色外餘盡計米價準絹價令輸以代納苗以便起發也而苗絹無定額吏得出入爲姦乾道丁亥趙德莊爲江東漕問所委于曰徽吾桑梓也稅額之重居田收十之六也自五代楊行密時已

如此今難減矣而惟有司年年於法外多科此郎可以檢轄令毋羨取也趙曰予累知其似矣徽之苗米本州全得用不起一粒已自優如它州矣而不知起發苗絹即是計米輸絹也觀德莊此言已是爲吏輩先言所入矣予但悵然因與之詳道曲折始歎程琳之爲達識也琳爲三司時有建議者患二稅色目多欲并爲一以便稽檢琳獨不可曰今并其入而沒其名它日姦人括取特曰昔嘗取而今漏檢者遂成添稅一重也此即徽之苗米藏於秋苗絹之類也程公達識也哉

黜責帥臣亦降召命

凡今爲帥者不問文武雖以罪罷亦降召命未知始於何時或言此制爲武臣握兵者設而槩以用諸文臣使不爲兩體耳乾興元年曹偉（本字諱避）任真定都部轄（本字諱）貴授容州觀察使知萊州丁謂疑其不受命詔河北運使韓億馳往收其兵既而曹得責命即日上道則是此時大帥經加貴從遂不託名爲召矣又建隆二年孫行友鎮定州欲據山寨以叛　太祖命武懷節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出詔示之行友聽命削官爵禁錮之則又不以召罷也

萬壽觀

端拱造上清宮慶曆三年火止存壽星殿因葺爲觀大中祥符元年造玉清昭應宮至天聖七年災止存長生

及崇壽本命殿因葺以爲萬壽觀（東京記）

舉子稱習進士

問進士出身始太平進士出身始祥符諸州助教始熙寧　御試不黜落始嘉祐四年　舉子前此許挾書至祥符止許帶禮部韻　景祐五年舉人見有落解經生唐突自此遂只許解元見　聞喜宴錢熙寧始賜　蘇紳父仲昌生紳十九年解入京始父子相識　景德二年契丹犯河北特推舉人恩

令甲令丙

後漢爾紀詔令丙箠長短有數注前書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郊後謝太一宮

天聖五年劉筠言南郊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又宿齋于太廟一日之內跡降爲勞請罷朝饗玉清昭應宮俟郊祠畢行恭謝之禮從之續

初禁礬

天聖六年用齊宗矩言巡捉私礬如私茶鹽法續

諫官不兼它職

天禧元年始詔置諫官六員不兼它職首以魯宗道爲之續媲鈇天

諫官始得面論事

是時諫官章須由閤門進又罕得對者魯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爲故事燗

郎中致仕與一子官

郎中已上致仕與一子官天聖四年

帶館職出外

以館閣校勘王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公事故事館閣校勘無出外者以留守晏殊所辟特許之天聖四年

粉榆

漢高祖少時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長安志

張公喫酒李公醉

則天時讖謡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易之兄弟也李氏言李氏不盛也

參知政事知外郡

乾德中蜀平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參知政事出權藩府自此始

監司

漢置刺史察州成帝綏和元年更刺史爲州牧光武復爲刺史隋初罷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名存而實廢唐武德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神龍分天下爲十道道置巡察使二人景雲改置按察使開元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

女樂隸太常

隋大業六年以所括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

納錢度僧道

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

江南丁口錢

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徐知誥秉吳政宋齊丘說徐知誥請減丁口錢從之由是江淮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收茶征聽民自賣茶

馬殷據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殷從之紀事三

驛券出樞密

舊制館券出於戸部唐明宗天成二年十閏以宰相判三司安重誨爲樞密使請館券從内出圖與爭於上前宮人問上知爲宰相曰妾在長安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此者蓋輕大家耳上不悅卒從重誨言閣罷

按國初毎給驛券皆樞密院出頭子令三館中有藏太祖御書帝翰有親與央者卽其來已久矣

内中

漢紀元封二年甘泉宮内中産芝注内中謂後庭之室也

新亭

丹陽記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案此所言乃王導正色處則凡晉宋間新亭已非吳時新亭矣

三司使

置使自後唐張延名聖祖諱始本傳

方鳩僝功

說文人部釋僝曰具也從人孨聲讀若汝南洊水虞書曰旁救僝功杜瑩與今書文不同而孔安國以鳩爲聚則本文誠爲鳩不爲救矣不知許孔孰爲真也

馬步殿三司

五代康義成傳贊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云云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之名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豈歐公時未有三司耶

父子同省

五代豆盧革傳革與韋悅俱爲莊宗相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遂改它官

避親

舊唐職官志吏部下凡同司聯事勾檢之官皆不得注大功以上親按此卽知有職掌相涖者應避

直學士

唐初定制以五品以上官爲集賢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今六閣學士直學士高下必尉此爲別

元祐入仕數

今特奏名進士諸科約八九百人一郊子弟奏補得二三百人同上

唐世疆境

元稹樂府注長安西門闢元時立堠名萬里堠言其國西疆境曰西至安西都護府九千幾百里且云其實萬里慮征戍者遠之乃減其數使不盈萬此稹之說然也然唐書地理志總載唐極盛時地里曰東極海西至焉耆東西九千五百里夫合東西言之僅爲九千餘里安得自長安至安西而盈萬里者哉

寄祿官階官

政和三年勑特進至承務郎爲寄祿官承直郎至迪功郎爲階官按元豐未改官制以前如朝奉將仕承務之類別名階官皆須在職遇郊始得加之自元豐制行既不以京朝官如正字三丞列曹郎官之類爲寄祿官遂取唐世承務朝議之類增廣比序以爲磨勘遷進之制因以寄祿而 神廟時未改州縣掾官簿尉之類其元豐三年改定新制詔曰今推本制作參酌損益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此時未分寄祿與階官也至政和六年以 神宗官制有未暇盡改者如選人有帶知安州雲夢縣事而實任

河東轉運司管幹公事者淆亂莫甚今選定選人七等之制如易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之類凡七階立制既定以特進至承務既名寄祿始以新定選人七級名爲階官以別於舊寄祿官稱令人槩謂非職事者爲階官不詳攷也

京朝官實封劄子

三朝聖政錄 太宗許京朝官實封劄子於閤門上進

元絳知潁州使服學士金帶如舊

臨安志元時從翰林侍讀參知政事出據此即因不稱服參政帶矣而學士帶亦不該服其服學士帶特恩也

舉官連坐自謝濤始

濤 眞宗時爲巡撫益利兩路使因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爲多乃陳諸吏治狀而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

摛文堂

强淵明宣政間爲翰林學士承旨 上爲增廣直廬書摛文堂牓以寵之出臨安志云

吳越改元

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昔辛卯乃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修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臨安志以此知吳越雖云稟中原正朔旣後唐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太同歲

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

裴延齡科草

陸贄奏度支以稅草支用不免令京兆折今年和市草一千萬束每束草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公私兼濟贄奏每年稅草不過三百萬束令入城輸納只二百三十萬而已今旣加斛斛約計百里般運已當三十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徑以每束限爲二十五文對

預買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始於此九朝記

周田畝數

通典古雍州卷曰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卿一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

羡道墓誌

南史二十三裴子野傳子野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誌于羡道羡道列誌自此始

台銜

節使未有平章事即不合稱台階台造約慈銜之不兼郡牧亦不合着其官銜字上事後早晚兩衙右出李肇所著[illegible]

聖節進馬

人主誕節宰臣例進衣一副元和七年李吉甫同恩

續演繁露　卷十一　十二

澤別進馬二匹賜通天犀帶以答之唐會要

誕日設齋用樂

開成五年以六月十一日爲慶陽節天下州府常設降誕齋行香京城内宰臣與百官就大寺設僧一千人齋仍許量借教坊樂官充行香

入兩閤門吉凶異制

天祐二年四月勅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永爲定制

差考試苑卒有恩澤

衢州西安令宋宗以使牒考試屯州在道遭水禍以死其子拯以父死職事推恩補太廟齋郎蘇子容集

簽樞

石熙載平梅山蠻入爲尚書兵部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戌中以本官兼職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自公始也蘇子容集

臨責已罷執政

熙載爲密使乞解政除右僕射太平興國九年薨太宗即往臨其喪近世執政既罷而卒車駕臨視自公始也同上

改劭字

文帝生元凶劭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惡之改刀爲力

續演繁露　卷二　十三

納陛

尊者不欲露而升陛鑿殿基際爲陛納之霤下不使露也漢王莽傳注

四川總領財賦結總領在四川上

建炎間軍遽須財典計之臣不暇盡如常制遂倣河北陝西路法置都轉運使通領數路以侍從爲之其結銜不爲都運者則直以從官總領某路某路財賦後至紹興三四年間始以郎官總領江西或江東財賦則今總領之始矣紹興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汪勃言四川既已休兵可罷都轉運使歸其職於宣司宣司既典兵又總財賦則爲非是乞即宣司置四川總領一司應辦宣

司錢糧皆用其言其年十一月十八日除趙不弃爲之
㓜降指揮以四川宣撫司總領財賦爲銜至其命詞給
告則結銜曰總領四川財賦是㓜時使爲宣司屬官已
而返來總領宣司財賦也是時鄭剛中爲宣撫使既見
不弃全銜結總領於宣司之上廼始驚疑而知其有異
矣此蓋秦丞相微機或者云不弃有請而秦從之用日曆擬改

當講官口義

今講日講官以所撰講義進講即講筵内侍收掌紹興
十三年正月王曾奏其父在建炎元年爲講官講孝弟
仁之本合 上意退批早來講義即令進入昔仍言故
事次日方進今此即日促進非常儀也

不兼經筵遇講讀即赴

熈寧二年呂中丞呂公著赴經筵公著以臺臣侍講不
兼經筵職遇講讀即赴如此即侍講之與經筵異耶是
年十月翰林學士范鎮兼侍讀鎮前爲侍讀學士及還
翰林即落侍讀至是雖復侍讀而不兼學士長編據日
記所載如此詳此當是以翰林侍讀學士或天章閣侍
讀學士等爲經筵而以職帶侍讀講爲講讀所耶

知州不該舉京官職官即令通判舉

熈寧三年詔諸路知州軍不該舉京官職官處令通判
舉長編有疑云不知州軍何故不該舉予案元立舉官
格須舉主是某官已上恐是知州軍官未及品耶

丞郎

唐稱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尚書侍郎輩也今人多承
丞郎之語文字間使以寺監丞郎當之承襲之誤也唐
劉寬夫傳云寶曆中寬夫爲監察御史言以王府官
攝祠位輕乞以尚書省左右丞侍郎通攝又潘孟陽傳
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
憂之爲道曰宰相之權吾初入能用人爲丞郎後但能
用人作郎官耳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二

卷之三

文類

韓文用古法
古文相似
大體
月旦十五日
不愆于素
賽越王神文
王在與在
先天
古語相襲
仁者必有勇
碑碣
不遷怒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目録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文類

韓文用古法

韓愈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語脉本自易出易曰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也項羽傳曰聞大王不聽不義注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也

古文相似

洪範曰于時厥庶民錫汝保極言民以其保極者報荅人主建極之施也洛誥曰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言成王不能察知人情則是以多事遺我也光武謂劉盆子曰待汝以不死陳後山曰報以來不竣皆一格也

大體

班固曰賈誼通達國體文帝策賢良曰明於國家大體說者不能明言其如何爲體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至於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竊爲陛下惜之夫簿書期會體之小者也移風易俗乃其大者故曰大體也又曰國體者體如人之有體焉四支與身皆體也又作屋作文皆有大指如曰辭尚體要是也

月旦十五日

韓退之弔武侍御文曰月旦十五日出其衣珥拜之夫不言朔望而變言月旦十五日其語脉有自也　魏武帝遺令曰美人著銅雀臺上施八尺床繐帳朝晡上酒脯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曹公此語即韓公之所祖也月朝者一月之朝即朔日也兩都賦正旦爲三朝日之朝月之朝歲之朝也以朔旦爲月朝而於月望則變文爲十五日其語出此乃新奇也南史孝義傳王文殊父沒於魏文殊立小屋月朝十五日未嘗不北望長悲

不從于素

柳子厚梓人傳述其作室之檝曰不從于素左氏哀元

年楚子圍蔡里而栽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杜注曰本計爲壘九日而成

賽越王神文

李商隱樊南集賽越王神文曰今來古往常教威著越城萬歲千秋勿使鬼歸眞定此殆模韓文羅池碑詞也其詞曰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歲萬歲兮侯毋我違王谿生每言其文體之所從來則已曰時人目爲韓文杜詩也

主在與在

袁盎論社稷臣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如勃等坐視非劉而王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予以爲非也與讀如預方主之存也吾固預同其存主如喪亡吾亦與同其亡終不肯獨存其身也絳侯當劉氏不絕如帶之時顧惜軀命不能救正是獨存其身而不顧社稷之危亡故雖幸有功第可名爲功臣而不得名爲社稷臣也陸贄論救姜公輔也曰位列朝廷任當宰輔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正是此理也故知如淳之說未通也唐世諸儒有學有守者吾得二人焉魏徵陸贄是也取其奏讀之其理悉與經合學能發古吾故敢云爾也

先天

易曰先天而天不違書曰自貽哲命又曰自作元命配

享在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莊子曰神動而天隨皆一理也天下事孰有非天理之自然者乎而天安可先也曰惟其處心與天相似故意舉於我而應於彼比次而言之則倡之者人也應之者天也神動而天隨語最要也

古語相襲

宋子京贊尉遲敬德曰桑蔭不徙而大功立語甚新矣然葛洪抱朴子已嘗言之曰文王之傒呂望桑蔭不移已知其可師矣抱朴子之言近也戰國策馬邑之言曰堯舉舜於草茅之中桑蔭移而受天下則其語有所自來矣項羽王沛公於南鄭沛公怒蕭何諫曰夫能詘於

一人之下而信於千人之上者湯武是也太公六韜嘗曰文王尚疾岐小太公曰屈一人下伸萬人上聖人自行之然則何之語又本太公也程公追恨爵羅及其後用題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說苑已有此語矣禪家當議學道而不知其方者曰長安在西東向笑桓譚新論亦已言之曰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而笑

仁者必有勇

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此其賞中有仁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是其罰中有仁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喜中有仁也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怒中有仁

也故仁者之勇藏於無事之日而見乎不可不發之地仁主慈義主宜慈者所向皆在所愛勇者所向人不可禦它人非無勇也棖也欲焉得剛貪本不仁爲欲所蔽則其剛決不能遂也若夫剛毅木訥本不爲仁其平時則質木而訥鈍遇事則剛果而猛毅惟其無欲故有不可奪制之象是爲近仁也近者言其氣象似之也然亦不可信以爲誠仁故特曰近之而已而又謂勇者不必有仁也若夫仁以爲己任者則不然矣造次顛沛不肯與仁相舍則遇事而前必達其欲不可阻挫也如舜之所好者生也四凶或敗吾生則明以不仁誅之雖禹方任用不能救鯀也文武之怒未嘗妄與在符天下皆怨

不復可以容忍乃始應之其怒一發必使害仁者去此其所以一怒而天下遂安不行再舉也

碑碣

後漢傳註方者爲碑圓者爲碣

不遷怒

左氏范武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易者實多[illegible]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目錄

卷之四

詩事

蝶粉蜂黃

取日虞淵

斬無極

吳越分境

蒲萄綠

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

荊州為南京

東坡用杜詩

張籍後不盲

火齊

木難

酒浮蟻

評詩

莫射鵰

春風不度玉門關

會意

天關象緯逼

唐史記杜甫死誤

劉禹錫蘇子瞻用孔子履事

思古刺今

沙河塘

鳳池獨

玉魚非地

端午飛白扇

竹批雙耳峻

筍根雉子

乞為奴

有鞭不施安用蒲

早時金盌出人間

半夜鍾

小劫豈之白玉堂

蹄間三丈

玉衣晨自舉

竹

騎白鳳

横海鱗

冰柱雪車

盧仝茶詩

使君公

帕頭讀道書

三句一韻
噎
續詩事
天子呼來不上船
羅趙
萬壽白雲杯
半段鎗
桃李喻所薦士
塔乘龍
金釵十二行
婁豬艾豭
麻沒棗驢
何遜梅花詩
金斗
萬壽三元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目錄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詩事

蝶粉蜂黃

曾有問于周美成詞曰蝶粉蜂黃都過了用何事予曰記得余義山集有之李酬崔八早梅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又贈子直花下曰屏緣蝶留粉窗油蜂印黃周蓋用李語也

取日虞淵

呂溫贊狄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淮南子天文訓第三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至於悲谷是爲餔時至於虞淵是謂黃昏溫蓋言仁傑復辟如取夜日而復諸晨朝也

斬無極

坡詩曰屬鏤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無極費無極也蓋言譖死伍奢者無極也而屬鏤之劒乃不能以及無極案昭十七年楚令尹子常殺無極則無極終遂不免也

吳越分境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多陳後山曰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舊謂者曰此杭越堠子詩也其謂亦

有理然以後山之傳而於杭越二州分境亦隨世傳言之似未諦審也案國語越雖爲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也勾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注此江松江也襲吳勝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爲用則禦兒之人素隸越籍審矣則吳變何嘗抵江也耶

蒲萄綠

李白詩遥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錢希白南部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萄種於苑中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長安始識其味太白命蒲萄之色以爲綠者本此也蒲萄酒西域古已有之而中國未見故漢人一斗可博凉州也

水落魚龍夜

水經沔水出小龍山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爲靈莫敢采因謂龍魚水自下亦通名龍魚川

山空鳥鼠秋 杜詩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禹貢謂導渭自鳥鼠同穴者也 水經

荊州爲南京

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爲江陵府二年九月停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寶應元年復爲南都老杜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

東坡用杜詩

東坡謝賜御詩敘陝西戰勝曰已覺談笑無西戎老杜觀安西兵曰談笑無河北

張籍後不盲

韓愈贈張十八助教云喜君眸子重清徹携手城南歷僧游則張之目疾後嘗復舊也

火齊

天竺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紗縠之重誅此即老杜謂火齊堆金盤誤以火齊爲珠也 太科纂 字記

木難

木難出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曹子建詩曰珊瑚閒木難

酒浮蟻

曹子建七啓注曰釋名曰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泛泛然

校讎 三

評詩

詩思豐狹自其胸中來若思同而句韻殊若皆象其人不可强求也張祜送人游雲南固嘗張大其境矣曰江連萬里海峽入一條天至老杜則曰窗含西嶺千峯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又曰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以較祜語雄偉而又優裕矣

莫射鴈

牧之獵詩曰憑君莫射南來鴈恐有家書寄遠人沈存中用之作拱辰樂府曰嚳兮莫射雲中鴈歸鴈而今不寄書

春風不度玉門關

唐王渙之與王昌齡高適飲于旗亭有伶人唱兩詞皆昌齡詞也昌齡等其同游遂書壁以記曰二絕句矣渙之指雙鬟令唱曰脫是吾詩子等當拜床下雙鬟乃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辭也渙撫欣二子東坡詩曰固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豈來其意耶然點換精巧踰渙之矣王維之語出蘇湖州集與韻依嵩雞維說中

會意

陶詩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本只賞菊而山忽在眼故爲可喜也池塘生春草若只就句說句有何佳處惟謝公久病起見新歲發生故可樂耳柳惲十八史傳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蓋亭皐常時遠望木常遮山今秋至木葉皆脫而又有飛雲爲其思致悠遠故可喜也王融少所許可特愛此句因云可以行遠此非爲其語工也意到也

天闕象緯逼

杜詩天闕象緯逼王介父曰闕當爲閱非也水經紀穀水曰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西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明其峻極之至也白虎通曰令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

唐史記杜甫死誤

本傳云杜以永泰二年卒於耒陽詩中乃云大曆二年調玉燭紫代宗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曆以曆求之則永泰二年歲在丙午而大曆二年歲在丁未是子美不卒於永泰二年也蘇子美集求亦嘗言之

劉禹錫銘子瞻用孔子履事

東坡跋歐公家書曰仲尼之存人削其迹夢奠之後履藏千載劉禹錫佛衣銘曰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東坡語意或因劉耶然其作問處不如東坡脉貫也

思古刺今

齊威飲牛歌曰生不逢堯與舜禪則太斤言矣杜牧曰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一麾而出獨望昭陵此意婉矣

沙河塘

潘洞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爲棧道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珦始開沙河水陸成路事見杭州龍興寺圖經胥山者今吳山也吳山有廟相傳其神伍子胥故也又州圖經云塘在縣南五里此時河流去青山不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

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昇龍沙漲之後至于銭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居民甚衆此圖經之言也及今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青山西南矣

鳳池鵝

晏丞相嘗籠生鵝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答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間者故追言與謗也梅集十五

玉魚葬地

杜詩曰昨日玉魚蒙葬地前述兩京記含元殿成每夜有鬼云我是漢王戊太子葬於此死時天子歛我以玉魚一雙改葬果得玉魚

端午飛白扇

坡詩曰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毫端唐會要三十五曰正觀十八年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長孫無忌等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朕今友是賜君白羽扇二枚庶對清風以增美德

竹批雙耳峻

杜甫詩云會要正觀二十一年骨利幹貢良馬太宗名爲十驥仍叙其奇曰耳根纖銳杉竹難方

筍根雉子

杜詩二十二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旁母眠雉子雛雛也見者現也言筍根草密雉雛可以藏伏候無人時乃始出現蓋以有人無人爲出沒之候也說者乃以雉爲稚則是以人稱言之而爲稚幼也矣稚兒須人扶將何爲自藏竹根無人乃見也此全無意味也若用下句儷而求之則鳧雛恃母而安聽與雉雛畏人而不輕出其理一也又如杜之別章曰共醉終同卧竹根言傾銀注瓦瓦銀之奢儉固不侔矣然要其極致則飲期於醉耳初飲時用器固有瓦銀之異及其醉也同於並竹而眠不復知其始時銀瓦之別也或者謂以竹根爲飲器則上下文皆不貫

乞爲奴

杜詩不敢長語臨交衢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武子其門遺殺之子冥走入床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許齊本

有鞭不施安用蒲

崔景其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垂一蒲鞭而未嘗用東坡送彭州詩曰有鞭不施安用蒲祖思傳

早時金盌出人間

杜詩早時金盌出人間南史沈詗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曰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

半夜鐘

夜半鐘聲到客船或疑半夜非鳴鐘之時非也南史丘仲孚傳好讀書常以中宵鐘爲限僧語亦云分夜鐘

小却置之白玉堂

後山上蘇公詩曰小却置之白玉堂宋武帝疾戒太子曰謝晦弔欲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志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繼甫

蹄間三丈

杜詩曰蹄間三丈是徐行史記陳軫曰秦馬蹄間三尋

王衣晨自舉

杜詩王衣晨自舉乎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柙中內中

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

村

古無村名今之村卽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爲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製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及在郊外則名之爲野爲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自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爲都麁陋爲鄙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爲義著矣故世之鄙陋者人因以村名之東坡詩王定國曰連車載酒來不飮外酒嫌其村

騎白鳳

東坡雪詩毸毛垂馬騣自怪騎白鳳北夢瑣言五卷曰沈詢侍郎除山北節使誦曹唐游仙詩云不知今夜游何處自怪身騎白鳳凰

橫海鱗

謝世基與謝晦謀廢被收世基爲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東坡送劉貢父詩曰安得北溟池養此橫海鱣

冰柱雪車

劉义聞韓愈接後進步歸之吟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又自有集此二詩正爲集首冰柱者謂雪凍而有冰如柱也其語曰簷間冰柱削出交加終篇之意皆

譏成壞無常也至落句則曰我願天上回造化藏之韞櫝散之生光華雪車詩大意曰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馬盈道載王屑藏之以御炎酷不知車轍血點點盡是農夫哭

盧仝茶詩

盧仝謝惠茶詩歷敘一盌至六盌皆有功用淺深不同耳其詩茶力至曰既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欲歸去案溫庭筠採茶錄天台記丹丘出大茶服之生羽翼又茶譜記蒙山中頂茶效曰若獲四兩服其一則祛疾二兩無病三兩換骨四兩卽爲地仙有僧信其言僅獲一兩服之病差容貌若三十許

人眉髮綠色然則謂茶能輕身可爲飛仙唐世通有其
傳非全出意自爲怪奇也

使君公

東坡雜徐州詩曰父老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君郎公也
語似重出今元白樂天集卷十五送劉江州曰遙見朱輪
來出郭相迎勞勳使君公披蓋用白語云

帕頭讀道書

張津爲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嘗著絳帕鼓琴燒香讀道
書故東坡詩曰絳帕蒙頭讀道書

三句一韻

元結浯溪頌每三句一更韻此秦皇會稽頌德之體也

其體少有用者元好古特法之其辭亦瑰傑相稱也

嚏

氣逆而噴嚏則爲嚏詩願言則嚏是也

續詩事

天子呼來不上船

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白不在宴皇歡
既洽召白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
舟案此即杜詩謂天子呼來不上船者也或者謂方言
以衣襟爲船誤矣本集

羅趙

三輔決錄趙襲羅暉能草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
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嗣上東坡詩羅趙
前頭敢眩書

萬壽白雲杯

李義山集中漢南書事云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
白雲杯

半段鎗

唐傳哥舒翰吐蕃犯苦拔海哥舒翰持半段鎗迎擊
所向披靡東坡讒集句曰路旁拾得半段鎗

桃李喻所薦士

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
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

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
爲桃李者說皆本此唐人刺裴度詩曰不栽桃李種薔
薇荊棘滿庭君始知用此爲據也

壻乘龍

栢馬兩女嫁李元禮孫儁時人謂栢氏兩女俱乘龍言
得壻如龍也

金釵十二行

梁劉孝綽莫愁詩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盧家蘭室桂
爲梁頭上金釵十二行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
家王詳此金釵十二行乃排插十二釵也唐制命婦以
花樹多少爲高下曰花釵若干也

婁豬艾豭

何南子召子朝於宋　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注婁豬求子豬也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因是欲殺南子不果出奔

麻没橐駞

種麻以夏至十日前爲上時諺曰夏至後不没狗或答曰但雨多没橐駞魯直書其學子課帙曰大雨若懸河禾深没橐駞用此

何遜梅花詩

初學記梅門載梁何遜早梅詩其警句曰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

金斗

顧渚茶録唐張文規爲湖守詩寄劉環中秀才云待醉烏程酒思斟平望熒煙雲金斗暗芬蘇石尊千

萬壽三元

宋沈約上皇太子壽酒奏分雅詩一曲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拜獻惟衮職同心協卿士北極永無窮南山安足擬藝文類門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目録

卷之五

談助

漢馬負重

漢秦報疾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

鼓樓警盜

彭祖無八百歲

夷亭

湖州東門外上塘路

佛師老子

曹丕不爲侯必爲太子

將毋同

桑無附枝

泉冽酒香

不踰

陛下

杜君

五嶽真君

武后稅浮屠

史記自抵捂

小小倉

簪枕
粉盤
蠟茶
攝官奉使
信
逐鹿
浮橋
大輦
笠澤
肉子
桐油

烏臼
椶子數珠
複名單書一字
壻之父爲姻
彌甥從母
從孫甥
硯
漢酒薄
稅契
驃馬　下官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目録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談助

漢馬負重

趙充國傳辛武賢欲引萬騎出張掖充國曰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案此而言若使一馬所負衣裝兵器之外別有米麥一十石四斗馬力已恐難勝雖漢斗差小然不可更容有人騎之而行也予嘗以此問軍帥帥曰馬皆牽行至交戰時卸下他負乃始騎以接戰也

漢奏報疾

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璽書報從所奏案金城距長安一千五百里七日之間一往一返中間又須付朝臣奏擬畧計其奏一日蓋行五百餘里也今赦書雖有日行五百里之文實不及數漢法之於邊事必加重於它事也哉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

貢禹爲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武王之壽九十三歲當成王嗣位時十餘歲是武王八十而生成王也

鼓樓警盜

元魏李崇令鄉保各置鼓及樓每一處有盜雙捶亂擊四面傳聲皆遮路收捕盜發輒得此亦甚策然漢時已有其制矣張敞守京兆尹史書其政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後又書其去職而盜起則曰敞罷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然則此時京兆已用擊鼓爲捕逐之節矣至哀帝時鮑宣上書曰令民凡有七亡其六曰部落鼓鳴男女遮迣亦其一也師古曰言無枹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然則擊鼓追賊尚矣崇特舉而行之爲耳

彭祖無八百歲

史記楚世家帝嚳誅重黎以其弟陸終吳回生六子三曰彭祖氏商之時嘗爲侯伯商之末世滅彭祖氏予以年數計之若吳回自帝嚳時已生彭祖至商末之世而彭祖猶在則彭祖之壽不啻八百年矣然予詳其文旣曰彭祖氏則不專指彭祖一身并其子孫皆包舉矣或其族壽數皆長不止一人也此如誤讀桃源記謂漁父所見者猶是初來避秦之人也王介父詩曰種桃食實枝爲新世上紛紛經幾秦則食實薪桃者避秦之子孫也

夷亭

平江嘗有讖語曰水到夷亭出狀元傳聞日久莫知所起而夷亭本是港浦水到之說亦不可曉淳熙庚子浙西大旱河港皆涸海潮因得專泝捷上直過夷亭來年辛丑黃由果魁多士由平江人也人謂此讖已應矣至甲午年衛涇荐魁焉人大異之予問夷亭何以名夷雖其土人不能知也偶閱陸廣微吳地記而得其說蓋吳闔閭所名之也闔閭嘗思海魚而難於生致遂令人即此地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鯗其讀如想又玉篇說文無鯗字廣韻始收入也鯗即魚身矣而其腸胃別名逐夷爲此亭之嘗製此魚也故以夷名之吳地志仍有注釋云夷即鯗之逐夷也熙寧四年郟亶奏言平江水利所記崑山支港有夷停卽其地矣但以亭爲停

當是傳訛耳

湖州東門外上塘路

梅聖俞集九送胡武平解湖州詩曰始時繞郊郭水不通蹄輪公來作新塘直抵吳松垠詳此卽今城東堤路武平始築也

佛師老子

通典天竺門云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昔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諸家紀天竺二事多錄僧法明道安之徒傳記疑皆恢詭不經不復築也

曹丕不爲侯必爲太子

御覽載魏武令有告子文曰汝等悉爲侯子亙亙本諱字從
獨不封而爲五官中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案觀志魏
文帝丕操之長子字子亙玢恐是名毗此言兄弟皆侯而
子亙不侯可以知其必爲太子也

將毋同

王戎問老莊孔子異同阮瞻曰將毋同不直云同而云將
毋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孟嘉爲從事亮高選
儒官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
指嘉曰將毋是乎將毋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爲是
而未敢自主也其指孔老爲同亦此義也

桑無附枝

蠶月條桑釋者曰所取其條而擷葉以用也今浙桑則
然歲生歲伐率皆稠行低榦無有高及二丈者吾欲之
桑則高矣必得梯葉乃可采不剪其條也春每氣應土
脉欲動未津未上則相與腰刀相其良監凡柯枝繁察
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上達者或又半枯半萎不善
苗葉者率皆刪剟棄之不使分其正力俗語謂之剝桑
言能剪惡存好也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夫桑枝以無所附著爲貴則是嘗加
刪剪而無有交戛相妨者矣古親蠶法有皇后采桑鉤
若并條列剝之則何所用鉤也左傳晉重耳與從者謀
於桑下蠶妾在上而重耳不知也列女傳秋胡子見婦
人采桑下車願託陰桑下凡若此者皆是采葉不剟其
枝也若并枝剟去則何緣有蔭也故剝桑之來古也

泉冽酒香

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曰酒冽而泉香及蘇文忠書其
文於石乃曰泉冽而酒香若循泉酒本性求之則歐公
本語恐是采用月令以出奇健也況泉清者無穢濁也
無穢濁則酒淸洌殆別白一理也

不颺

昭二十八年駿蔑惡注貌醜也叔向擧賈大夫射雉以
方之而曰今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注顏貌不
揚顯也漢田蚡傳蚡貌侵侵讀如寑寑即不颺也後漢

正書貌侵貌寑裴度自贊曰爾材不長爾貌不揚益本
此

陛下

戰國策秦語曰太子楚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注陛下
孝文王也即此時已有謂人君爲陛下者矣而陛下之
稱乃對它人亦可用無嫌也韓退之詩曰曷不薦賢陛
下聖亦其比也

杜君

司馬遷父名談故袁盎傳曰同子驂乘同子者趙談也
以其名與父同故避談書同也郭林宗本名泰范曄之
父名泰故書其名爲郭太孔穎達疏書凡孔安國所注

悉言孔君而杜佑通典杜預事言悉曰杜君

五嶽真君

開元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敕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會要四十六

武后稅浮屠

張廷珪傳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 馬坂廷珪諫曰僧尼乞丐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案此雖非鬻度亦計人數斂矣

史記自抵牾

朱建傳曰平原君建不預黥布謀反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崔駰曰案布傳無此語

小小倉

王莽末劉𨺗開武關迎漢莽將九虎中三虎保守京師倉𨺗攻之未下𨺗謂京師小小倉尚未下何況長安城

警枕

吳越王錢鏐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則欹而寤名曰警枕

粉盤

錢鏐置粉盤卧內有所記則書于中南祖珽傳以銅筯浸醋中令青有見即牆中書記之

蠟茶

建茶名蠟茶爲其乳泛湯面與鎔蠟相似故名蠟面茶也楊文公談苑曰江左方有蠟面之號是也今人多書蠟爲臘云取先春爲義失其本矣

攝官奉使

本朝遣使而適外國多越班攝官如庶官借從官之類慮其體輕而假借以重也然亦有古文公六年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止之使以疾辭且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弗聽及晉不納雍先蔑奔秦果如林父之言夫先蔑卿也林父勸其以攝卿代行是此時嘗有位未至卿而攝卿以使者矣

信

晉人書問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爲使人也今人以信爲書誤矣文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預曰執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也則訊之與書明爲二事晉人之言有本矣兵交使在其間故詩亦曰執訊獲醜也

逐鹿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以天下喻鹿語雖出於漢世然春秋有其語矣襄四年戎子支駒曰殽之師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則其語尚矣不獨是也六韜太公謂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則逐鹿之說久矣不在漢世也

浮橋

橋必有柱浮橋以舟爲柱詩云造舟是也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舡而度也郭云併舟爲橋六經釋文左氏昭元年

大葷

湖州人事廣德張王者不食豬肉言張王曾現身爲豬故并剛鬣一牲避之不敢以祭亦不敢食陸德明曰鯀爲黃能入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亦此意也

笠澤

越伐吳軍于江南注吳子禦之笠澤江松江也

內子

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注卿之適妻曰內子

桐油

桐子之可爲油者一名荏桐衍義本草予在浙東漆工稱當用荏油予問荏油何種工不能知取油視之乃桐油也

烏桕

油可作燭者是衍義

穗子數珠

佛家貫患子爲數珠俗書患爲穗衍義云名無患子則當書爲患子

複名單書一字

今人有複名而單書一字者劉韶美名儀鳳守蜀郡營有公牘至省部單書一儀字予在禮部見之以語同舍皆笑之定三年祝鮀舉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衛武注重文公也武叔武也則複名而單書其一亦有古也

壻之父爲姻

昔荀寅之子娶范吉射之女故左氏定十三年曰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注壻父爲姻

彌甥從母

對父之舅氏曰彌甥彌遠也哀二十三年亦仍昆之義也從母即姨母也亦於母爲從

從孫甥

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言與孫同也哀二十五年

硯

晉人最重書學然未嘗擇硯故石林曰晉之善書者不自研墨使人研之成漿乃以斗供其說不知何出比齊試士其惡濫者飲墨水一升在試而有墨水可及一升則石林之言信矣故東坡詩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用此事也唐以前多用瓦研今天下通用石研而猶槩言研瓦也至李肇國史補曰端溪之紫石硯天下通用則其時已用端石矣歙之龍尾研乃江南李主所爲唐世未之見也見王中舍研譜

漢酒溥

王莽時酒一釀用麁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

此酤賣之齊也用此數計之米麴通用三斛取酒三斛不啻也故漢世通米酒計之其米多而酒少者爲上尊也

稅契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名爲散估卽今田宅報券輸錢之數也建炎時每券之直及一千則其稅四十今爲百餘殆十一矣方滋建增也

騙馬

嘗見藥肆鬻腳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巳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

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堦騙言蜀馬旣已低小而又臨堦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騙

下官

通典封爵門曰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宋孝武建中始革此制不得稱臣宜云下官而已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六目錄

卷之六

談助

殿下
社公
豆粉瓷
劈析
兵厨 嶽驗 效廚
土山頭
蕭寺
保長

呂溱
歐陽曄
孫明復
字以表德
竄名
漢匠
惟師曾是百年人
拜
悔
蒸餅
下馬錢

囬面避家妓
庭姓作揚州
祕書有競
鈴下威儀
被受
樂天知蘇州夂方開宴
李姷
下簷得替例物
磔箭市　弔服
不識草書
唐燕衛使頭使下

水精宮奏天樂
語訛
樂府雜錄
矢貫左右目
外甥
鄭玄牛識字
會心處不在遠
正朝酒從小起
罷跋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六目錄終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六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談助

殿下

蕭梁之制諸侯王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南朝人皆稱其國王爲殿下

社公

勾龍周棄爲社稷故日食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者上公之義也杜佑駁之云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蕭言社公爲上公俗言天公雷公豈上

公乎

豆粉餈

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粉稻米黍米合蒸之爲餌（今之米粉糍也）餅之則爲餈（音秦卽今人書爲餻）恐餌餈枯故粉大豆以傳之糗熬大豆也（餌今人以豆粉傳餈也）

脾析

牛百葉也胃百葉既爲牛脾而片片分析故云脾析也（同上醢掌醢）

兵厨　設廳　設厨

今人謂公庫酒爲兵厨酒言公庫之酒因犒軍而醞也太守正廳爲設廳公厨爲設厨皆以此也漢有步兵校

尉掌上林苑屯兵晉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之則亦兵厨之祖也

土山頭

韋述兩京記省郎有不歷員外郎而拜省郎者謂之土山頭果毅果毅兵官也言從兵士便作兵官也唐有不歷員外而徑爲省郎者或嘲之曰誰言粉省來却有土山頭用此語也其爲外郎者詶之曰錦帳隨時設金爐任意熏惟慚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蕭寺

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至今一字猶在李約竭産自江南買之並洛建水亭目曰蕭

齋按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劉禹錫集九送如智法師曰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則是槩以僧寺爲蕭寺恐不然也今人亦多誤用

保長

韓延壽守東海置正伍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呂溱

呂溱舉進士爲天下第一涑水記聞云歙人也汪彦章亦云然歐陽公記溱父士元葬乃曰江陵人

歐陽曄

歐陽曄文忠之叔也乃教文忠讀書者二六十一七文

孫明復

石介爲弟子孔道輔見孫明復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魯人由是始識弟子禮

字以表德

西京雜記四卷曰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少竇太后強欲冠之王謝曰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安可強勉之哉後漢傳亦以字爲表德

竄名

王莽傳哀章作銅匱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師古曰竄謂厠著也本無其名而私竄名其中也今人以列名歌詩文記者亦用

竄名字恐不美也韓退之則曰辭列三王之右有榮耀焉

潢匠

秘書省吏有裝潢匠廣韻引釋名云染書也又音潢

惟師曾是百年人

唐天寶間有眞上人者至杜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題其寺曰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惟師曾是太平人此意最遠不言其道行獨以其年多嘗見天寶時事也元祐間東坡與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嘗此百年之故老曾爲四世之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味杜集外

拜

許叔重曰拜首至地也甘棠勿剪勿拜三章皆曰勿剪剪者斷也勿拜則不止不剪且不敢屈其枝而曲之敬之至也孟子論天下易尊曰爲長者折枝即肢體之肢與木枝一義則拜者折枝之謂也

悔

東坡奏議十四卷論知定州不得上殿曰自古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語矣

蒸餅

釋名曰餅併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隨形而名之束晳餅賦曰起溲牢九何曾蒸餅不拆作十字不喫蕭子顯齊書曰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麪起餅起者入教麪中（俗書爲酵）教令鬆鬆然也　本朝讀蒸爲炊以蒸字近仁宗御諱故也

下馬錢

令狐楚傳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卻不取案此即今世郡守下馬錢也

回面避家妓

宋顏師伯豪貴王琨過之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傳授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南史）

庾姓作揚州

王景文（彧）領揚州刺史辭明帝曰庾姓作揚州徐干木輩皆處之不辭

秘書有競

王敬洪之子恢之召爲秘書郎敬洪令求爲奉朝請與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許之（十四）

鈴下威儀

晉書楊方爲郡鈴下威儀諸葛恢待以門人之禮案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耶（晉書十四三百）

被受

今人受朝命者或曰備受備言有司登載事目備具而吾得之也或曰備當爲被非備也此說有本南海尉任囂召趙佗被書行南海尉事杜佑曰被受也（通鑑八百）

樂天知蘇州久方開宴

白樂天集二十蘇州郡宴呈同僚曰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以樂天風流詩酒而閱兩月方燕飲可謂知本末也已

李娟

李義山詩曰隨宜教李娟樂天集十二霓裳詩曰妍蚩優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擡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教歌舞注娟態蘇妓也

下檐得替例物

介父送王介知湖州詩曰遥想郡人迎下檐下檐猶古之下車也會要八六十曰大中五年奏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檐得替後資裝天下州郡自有規制自今後應刺史下檐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

磔棄市

漢景帝罷磔曰棄市止令就死於市不磔磔者陳其戶通典刑法

弔服

温公著論七夫弔喪可服公服案孔子謂羔裘元冠不

以弔則恐公服之說未穩北魏大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裴昭明往弔欲以朝服行事孝文遣成淹論執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羔裘玄冠不以弔竟孺共聞昭明說屈乃借衣帢以申國命則夫吉服而弔似與夫子之說異也

不識草書

唐傳七十李元道佐王君廓御名元道寄書於房元齡君廓御名發其書不識草字疑其謀已遂反元道坐是流筠州

唐憲銜使頭使下

唐世節度觀察等使辟置官屬許理年轉入臺官至侍御史止其御史中丞須有軍功乃得轉入已上皆名憲銜所帶憲銜者得按本道州縣衛尉李夷簡故宇文融括田多假御史以張其威衛尉本其曰假者以正觀元年官有旨見任御史不得奏請任使故假其名以威所部也唐世既許在外爲使者兼帶憲銜故化外諸國世襲爵封者仍不廢削爲其習見不容驟削也是以交趾加恩至今猶帶御史大夫是其例也又唐制有使下御史謂仕於使幕之下亦猶帶郎中而爲使屬如杜甫在嚴武幕爲參謀而帶檢校工部員外郎是爲使下郎官也其又仕在使幕之下者既名使下故謂之使者名爲使頭也大中九年勑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或使頭

陸路即隨從舡行或使頭乘舟即隨從登陸一道縣券兩處支供用今以後委出使郎官御史覺察唐會要六十御史周官也其初但掌天子所御之書故曰御史至秦漢爲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通典二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又置監御史出同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盜賊還漕軍糧言督軍糧御史上同武帝之置侍御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隋煬帝始置監察御史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唐會要八十七正觀元年勑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更不得奏請任使通典八七乾元二

年勑令御史大夫充續騎使令御史充判官唐傳二
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是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隷本臺得專督察詔可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准大和七年勑諸道節度使下都押衙都虞候轉押衙兵馬使其序遷止於侍御史其御史中丞以上官並須因立戰功方得奏請諸道團練已下萬人已上軍所奏請不得過殿中侍御史未有戰功者不在奏限旨依開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准正元二年勑諸道節度觀察團練使不得奏請見任御史

淳熙丁未　高廟上僊有赴總護使司辟命者堂帖稱使下某官一日會沈德遠德遠舉似大笑之爲今世俗之語以僕使爲使下故也予曰此固行帖者欲並古以爲之稱然唐時實有此制通奏檄皆嘗用之非今剏也案唐會要六十曰大中五年勑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近日乘券牒兩處祗供此則使頭使下之文聚者一處者也若其它言使下者甚多蓋使頭爲使之人也背也使下者爲其使所辟而隷屬其下者也取其事之顯者而言之節度使者今之安撫使也安撫之屬有御史有郎官故朝列文移明曰使下御史或曰使下郎官以別於在朝之御史郎官也既嘗命使屬以爲使下故後人因緣命使下爲僕從如今人以僕從爲僕射及軍長爲司徒之類

水精宮奏天樂

遂州蕭翰林家乳母初生遭亂父母棄之有飼以松栢露者遂活能飛後因其父母以果粟食之與俱來之兒唱曰水精宮奏天樂可聽不可欲飛又墮於地群兒曰喫了俗物不能升矣遂爲乳母（張君房遂史）

語訛

難容州人去知無良縣容州加南字以其任南也無良縣饒州浮梁縣也難容無良皆不循謹之名也

樂府雜錄

瑟中有賀若乃文宗時賀若夷善琴也

矢貫左右目

王建將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

外甥

母之兄弟爲甥妻之父爲甥謂我甥者吾謂之甥

鄭玄牛識字

白樂天詩鄭牛識字吾常歎注云諺云鄭玄家牛觸墻成八字（五十六）

會心處不在遠

簡文謂華林園曰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

正朝酒從小起

李膺家録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獄時歲日引杯曰正朝酒從小起膺曰死人所惡子無忝色

跋

先君文簡公嘗著演繁露一書泉南郡博士刊于泮宮歲久字漫趾侍伯仲氏家居遂以所藏繕本刻於家塾先君晚得閒寓里復爲續編近方鋟木趾自惟材蒻識陋不能仰紹先世致知格物之學手澤滿前徒泚顙流涕耳趾將指饞帥敬携是板留諸京口總所嘉定庚辰十月既望男趾敬書

又跋

右演繁露十六卷續集六卷宋族祖文簡公所著公學博洽爲時所宗雖朱子亦加敬重舊本歲久湮沒抄録又皆訛舛多失公之本旨因校梓以廣其傳庶公格致之精不致淪泯俾後之人有所稽式焉耳若夫著書命名之意已見于公自序矣顧煦何人敢復贅云

嘉靖歲次辛亥夏六月既望族裔孫煦頓首拜書于思泉精舍

緯略十二卷

（宋）高似孫撰

明鈔本

緯略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似孫嘗刪經略、史略、子略、集略、騷略及此書。今惟子略、騷略與此書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馮贄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明沈士龍跋，又稱其懸騷招隱八風圍棋甓珓禡牙之類，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所增輯，知宋世編集，不復具存。摘用類書，誇示宏肆，是誠在所不免。周嬰卮林譏其誤引金樓子，以劉休元水仙賦爲唐劉子元，踈舛亦不能無。然其言篤實，無所假託，終出楊慎丹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

緯略目録

漢唐詔　喝　少女風
欵乃　敘氏　賦體
食雪　旁午　洗玉池銘
寗馨　遺母鮓　貝經
布帆無恙　五星聚　乾鵲
悼騷愍騷　著　碧芙蓉頌
招隱詩　萁子名　楚辭
湘君　玉帶　茂陵中書
黛　脂澤　熊經鳥伸
龜息　茄郁敵　雞鳴度關
獵碣　燒香　千弩俱發
解鳥語　解六畜語　陸羽水品
劉伯芻水品　五神車　周玉律
魚先至　三素雲　代將
老將　使酒　月窟
琴三疊　真真　五圖
戴昉蒸栗　白瑤宮　文君誄

噎占　習舊事　故事之始
諮政　給札　文章不起草
重席　鹵簿　天公牋
八風　避風　風經
雲貫手　漢唐人物　白曆
棋　鳳毛　門多好事
麈尾　秦醫越醫　春秋時論養生
雜卜　對策射策唐科　鹽梅鹽豉
商寶玉　玉馬　二十四圖
龜　龜曆　天里
日月里　地里　天部量
風流　子雲千賦　古人儀度
古人文章　水精鹽　野鵞
細氈　青氈　氍毹毾㲪
李尤床銘　毛布　火浣布
白疊　五時食　食撤
奕　擎壤　抃
安哉　鴟夷　酒臺

古鐳　下榻　捫蝨圖
澡盌　剔齒纖　菴摩勒油
餘甘子　蜀石　東牖
甘脆　笠雨　紙痔
榛　烏樂火　茶
蕃虜矜茶　諱　鑒古物
詩卜筮　書卜筮　春秋卜筮
漢官　壓角
目錄終

緯略卷一

高似孫續古集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為緯略蓋與諸略相為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漢唐詔

西漢詔令四百有一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為書五十八篇又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千數百載間詔令温醇簡畫有三代遺法唯西漢耳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設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之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為不可及王通甞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書雖不傳漢詔皆可攷也唐開元中陳正卿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謂之續尚書雖襲河汾之意然其書雜矣宋景文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

施行似捷快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於傳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也今觀唐史盖無一詔如文景武宣之世吁難哉

暍

史記曰夏禹扇暍按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暍人於樹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於恩也此但言蔭暍不言扇暍也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盖十餘此陽沴之氣必有暑暍抱朴子曰指氷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冶不能止凓凍之寒暍者暑沴也

少女風

劉孝威雨詩電舒長男氣枝搖少女風管輅別傳曰輅過清河太守時天旱輅曰今夕當雨時樹中已有少女微風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風雲興玄氣四合大雨注傾易曰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又曰兌為少女

欵乃

柳子厚漁翁詩欵乃一聲山水綠欵音襖乃音靄唐劉言史瀟湘詩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粧色新閑歌暧廼深峽裡暧廼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言史之詩則又以欵乃為泣舜之餘聲夷女皆能之不必為漁父棹船相應聲也二字音雖同而字則異以欵為暧以乃為廼元結系樂府欵乃曲曰誰能聽欵乃欵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鈎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為漁父行次山又有欵乃歌五章章四句其序曰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欵乃五曲舟子唱之盖取適於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

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審其末章亦是泣舜之意也

蚊民

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存其爲惡烟爲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曰河內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如黍米大取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潘子真詩話載紫姑神蚊賦曰其來繽繽紛紛如煙如雲嘗聞之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用方朔賦中字也

賦體

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競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屬精慙戎車之屢駕

梁任昉賦體曰儆征侶兮艤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屬軒軌之易循值充民之可化慙孺雉之聲朝恐鯤魚之在夜奉玉簡之陸離侍金罍之云舍　梁王僧孺賦體曰雜沓兮翠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終朝求人兮永夜竟大德之未訓何飛光之徙舍

陸倕賦體曰奉欽明之靡后沐隆平乎玄化參振鷺之充庭侍長徒之會舍冀無恨於終南豫告成於芝駕雖就列而陳力終胡顏於長夜六朝人好作賦體今錄數家於此

食雪

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雨大雪武卧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段頻破羌復冠張掖頻下馬大戰力盡虜亦引退且行晝夜食雪四十日陳剛詩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王維詩路繞天山雪家臨海樹秋溫廷筠詩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三詩皆用蘇武事而廷筠末句奇甚

旁午

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午漢書霍光傳曰使者旁午師古曰一縱一橫爲午猶言交橫也盖用此劉向傳曰鏠螟鏠午如淳曰鏠午猶雜沓也

洗玉池銘

東坡為龍眠李伯時作洗玉池銘曰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晋棘維伯時父吊古瓕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鉤璏瓏珌錯落其室晚獲拱寳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按伯時石刻序跋曰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峽州名彦字子真）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斲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銘其脣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珌璊瑑杯水蒼佩螳蜋鉤佩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蘇文有禁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置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與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伯時跋世不多見庸載於此

寧馨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為問中原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為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也又南史曰王太后疾篤使喚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伯時石刻序跋曰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峽州名彦字子真）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斲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銘其脣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珌璊瑑杯水蒼佩螳蜋鉤佩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蘇文有禁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置宣和殿十六玉

唯鹿盧環葜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伯時跋世不多見廣載於此

寧馨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為問中原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為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也又南史曰王太后疾篤使喚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所謂寧馨者晉宋間人語耳今吳人語音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東坡詩六朝文物餘丘壠空使英雄笑寧馨張謂詩東坡詩用寧馨為是

遺母鮓

世說曰陶侃作魚吏以坩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按列女傳孟宗為監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為母當言唯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乃還鮓於宗宗數服遂沉於江二事相類有如此者魚吏為監魚字佳謝玄與妹書曰昨出釣獲魚以為三坩鮓今奉送亦用坩字說文曰鮓藏魚也藏魚二字更佳坩音龕篆文曰大坩為坊東宮舊事曰白坩五枚

貝經

師曠有禽經浮丘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蠡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怪奇今錄於此仲受經於琴高嚴助為會稽太守仲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曰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濕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

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瞻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織肉殼赤絡是也醬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布帆無恙

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嘗因假還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楚辭九辯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爾雅曰恙憂也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蚤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曰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說苑曰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羅人則疾名之曰㺀㺀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蚤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

五星聚 四星聚附

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之而興周興於房宿分星變蒼得天下之祥春秋元命苞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北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為主漢天文志進浩紋古今曆云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按晉天文志東井三十三度分野最潤以乾曜度論之一度二千九百餘里則東井之分合十萬星石氐星經曰是鼻歲星在東井五星皆從故為有天下之象然以左氐歲星台之又復不然蓋左氐論其常也五星旋於翼方而魏有天下魚豢典畧元帝登祚是歲鎮太白星等聚於牛女之閒晉陽秋

皇朝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居兗州地分太宗時為晉王領兗海漢史岑出師頌曰五曜宵映素靈夜歎晉傅玄高祖像贊曰五星協象神母告徵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唯王荊公以為虔字音見於鵲之彊彊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物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

悼騷慜騷

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之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尺蠖體龍蛇以幽潛　晉摯虞愍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擣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鳥伏竄鴟梟翺翔謂隨夷為溷兮跖蹻為廉莫耶為鈍兮鉛刀為銛騰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

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鶺鴒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宋謝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闕三公弔屈原之辭筆力皆高併錄於此

蓍

梁范筠詠蓍詩曰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橫蔡伏靈異祥雲降溫腴　晉傅玄蓍賦曰邁衛德於青陽晃百卉而萌生遠朱夏而脩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極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洪範五行傳曰蓍之為言耆也草木之壽知吉凶者也此說奇甚夫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於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於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為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碧芙蓉頌

顏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鮓啟曰東越水羞實禁乘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揖鮓魚之味劉孝威謝藕啟曰九㕑水羞莫敢穿單水羞二字亦新

招隱詩

晋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伸又詩栖遅四野外陸沉背當時循名奄不著藏器待無期義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歲年俛仰過忽若振輕絲 晋張載招隱詩出處雖殊途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悋人間實多累鵷雛翔穹冥蒲且不能視鶴鷺遵皐渚數為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晋張協招隱詩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山岫峭且深凄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谿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竿脩岸垂時聞樵采音重棋可擬志田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晋閭丘冲招隱詩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岩岫士歸来從所欽右晋人招隱詩四家今録於此梁昭明所采招隱唯左太冲陸士衡王康琚耳

箕子名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楚辭

楚辭曰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寫愁思讀此則九歌之意全本於此圖畫鬼神之間猶足以洩憤懣寫愁思況其餘乎今觀屈宋騷辭所以激切頓挫有人所不可為

者蓋皆發於天如羌誶蹇紛侘傺些只者楚語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以其土風形於言辭故風雅比興一出於國風二雅之中不可及已嚴助薦買臣召見言楚辭帝甚説之宣帝脩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等自漢以還文人詞（慕其一作摹擬）客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爾後才士但襲其體追其韻言雜燕粤事兼夷夏亦謂之楚辭失其音矣

湘君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后不當小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又曰天帝之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曰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於嬀汭舜既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死於蒼梧（之野）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羅含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黄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故水神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為君女英為帝子如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至言帝俊帝顓兼稱其號其以娥皇女英曰帝之二女者其稱謂審矣九歌所謂帝子者亦本山海經言之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説曰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曰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為有據依又按秦紀曰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為溺死

非矣

玉帶

王荆公作謝玉帶表甚恨無玉帶事既上表有客（失記姓名）曰何不用紅玉圍腰公悅悵良久紅玉圍腰四字出常袞謝賜玉帶表可謂奇事李賀詩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便不及常公四字薛逢詩帶文珮白玉符理篆黄金帶文二字亦佳如李賀又用金魚公子夾衫長客裝腰鞓劄玉方玉方二字亦佳賀詩又云越衫羅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王光庭詩玉碾盤龍帶金裝鳳頸驄李鄘詩玉鴈排方帶金鸞立仗衣此三詩當是侍衛供奉之人所服者然唐制三品以上皆服玉帶韓愈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

茂陵中書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岩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流涕曰此是帝崩時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內傳）宋元憲公詩怪牒汲郡來幽經茂陵聚此事與蘭亭入昭陵相類（尚書故實曰唐太宗酷好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內行書有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爲第一太宗寶惜者獨此爲義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江南野錄曰郭元素溫韜之發也從埏入昭陵見太宗散髮以玉架桁之玄堂兩廂皆石榻以五金之匣藏鍾王墨跡數千軸蘭亭亦在其中是時散在人間不知流落何所）

黛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後漢書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闕補之如粟宋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說文曰黱畫眉也（黱與黛同）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黜黛武元衡詩艷歌愁翠黛寶瑟思清商張謂詩殘粧添石黛艷舞落金鈿用石黛二字正用通俗文也

脂澤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馮衍集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世說曰江淮以北謂面脂爲面澤釋名曰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濡澤八唇脂以丹作象唇赤也北史后妃傳曰晋舊儀典櫛三人掌宮中櫛膏沐二字出詩豈無膏沐王維詩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此言脂也夏英公詩絳唇不啟深深注却怕香脂污玉篇用脂字尤妙温廷筠詩蘭膏墜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抛盤雲即澤也

熊經鳥伸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魏志曰吳普嘗問道於華佗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如搖動則穀氣易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動故也是以仙者及漢時有居士舊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汝可行之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普行之年九十餘春秋繁露曰猿長臂所以壽好引其氣也陸龜蒙詩所以[illegible]遁客兼能助五禽宋景文詩五禽習戲採仙術萬法觀空證佛緣又詩鶩猿參唳鶴伸鳥雜經熊

龜息

抱朴子曰城陽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饑見冢中先有大龜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饑百餘日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拘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南方經曰南方老人以龜支床行二十年老人死而龜猶活以龜吐納息也王維詩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床許渾詩遊從依野鶴休息過靈龜宋景文公詩度日銜花翔翠鳥經年支榻養靈龜

笳却敵

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並棄圍走劉疇為群胡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為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垂涕而去二公皆以笳聲却敵真壯士也

雞鳴度關

鷄鳴度關皆曰孟嘗君然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為雞聲遂逃前乎此已有之矣

獵碣

周宣王石鼓文常應物韓退之最所賛美如老杜李潮八分小篆歌亦曰陳倉石鼓文以訛唯歐陽公以為可疑者三蘇㬌戴記曰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周宣王所創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任昉述異記曰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碣字

燒香

佛圖澄傳曰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置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李相之賢已集曰燒香葢始於此按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此事又在佛圖澄之前也

千弩俱發

漢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外為陣前行持盾後持弩弓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轉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走上山漢軍擊殺千人單于大驚

丞相亮出軍圍祁山魏司馬宣王使張郃拒於祁山亮糧盡軍還至清風木門郃追之亮駐車大削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預令兵夾道以數千弩備之郃果至千弩俱發射郃而死

龐涓追孫臏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曰龐涓死此樹下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史記此言萬弩俱發也）

解鳥語（知堯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馬語書一卷）

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謝承後漢書）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益州耆舊傳）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史記）管輅聞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父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管輅別傳）

解六畜語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論衡）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其盲果白馬子（抱朴子）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左傳）東方有國人數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矣（左傳）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還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虎嘯所以知爾（典略）

陸羽水品

一廬山康王谷簾水

二無錫惠山石泉水（東坡詩閑携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

三蘄州蘭溪石下水

四峽州扇子峡蝦蟆口水

五武丘寺井泉

六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

七揚子江南零水

八洪州西山瀑布水
九桐栢淮源水
十廬山龍池山頂水
十一丹陽觀音寺井水
十二揚州大明寺井水
十三漢江中零水
十四歸州玉虛洞香谿水
十五商州武關西洛水
十六松江水
十七天台千丈瀑布水
十八郴州圓泉水
十九嚴陵灘水
二十雪水

劉伯芻水品 張又新煎茶水記曰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較之陸氏品固有異同也

一揚子江南零水
二惠山石泉水
三武丘石泉水
四丹陽寺井水
五揚州大明寺井水
六松江水
七淮水最下

六一居士曰陸羽茶經其論水曰山水為上江水次之井水為下又曰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之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未嘗品第天下之水也張又新煎茶水記曰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命謹信者操舟取南零水至陸以杓揚水曰非南零者既而傾半陸曰此南零矣使大駭曰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 李德裕嘗令所親取揚子江中零水其人辭忘乃汲石城水以給之德裕能辨其非是蓋不止羽能辨也 德裕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為罷水驛 東坡愛玉女洞泉日致兩瓶恐為使者所紿因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為信謂之調水符洞在大秦寺 按蒲元傳曰元性多奇思於斜谷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以漢水鈍弱不任淬乃取水蜀江水至元曰水雜涪水不中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

季一作秀

叩頭云於洛津覆水以洛水八升益之然則別水固有此事淄澠之辨蓋始於易牙也易牙名巫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如東坡汲江水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此二句直入茶泉理窟夫天下名泉不知其幾豈止如二公所品而已哉歐公汝陰詩水味甘於大明井山谷省中烹茶詩閣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空誤書謂此也

緯畧卷一終

緯略卷二

高似孫續古集

五神車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神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門外王使太師尚父謝五大夫賓幸臨之尚父使人持粥一器出進五車兩騎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神曰祝融東海曰句芒北海曰玄冥西海曰蓐収河伯雨師請使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五神皆驚相視而嘆徐陵雪詩明朝闕門外應見海神車李商隱詩大明天闕路今日五神車劉庭琦雪詩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闕下降神車蓋用此事

周玉律

晉諸公讚曰世祖時以荀勖所造律得周時玉律比校正同荀勖奏曰中所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法同周庾信上玉律表曰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談天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

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合等至於分粟纍黍量茲數籥仰禀聖規參詳神思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琰琬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庾開府之文亦佳作也

魚先至

大戴禮曰二月祭鮪鮪者魚之先至也月令曰季春薦鮪於寢廟注曰進時美味也毛詩義䟽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形似鯉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在頷下淮南子曰禹決江䟽河鑿龍門辟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由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為龍門乃禹辟而大之故言鑿

三素雲

修真入道秘言曰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子候見再拜自陳其乞得侍給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一云出洞真黃老經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詩為題蓋出於此陶弘景水仙賦曰迎九玄於金闕望三素於太清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吳筠詩瓊臺劫為何孤映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自飛繞黃庭經注曰紫青紅謂之三素雲蘇魏公作春帖子詞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沖元春帖子詞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辰星正見南方蛇浴溫泉宮詩山蒸陰火雲三素落日溫泉雞一鳴

代將

樂毅為燕王合五國之兵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以屬燕唯莒即墨二城未下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樂毅奔趙戰國策秦師伐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史記晉杜預都督荊州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於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晉軍將至將帥移易傾蕩之勢竟殄滅焉晉書成敗之機在

於信間輕易有如此者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荊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翦謝疾歸老於頻陽李信攻鄢郢破之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二日三夜不得頓舍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謝翦曰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代信擊荊大破荊軍虜荊王負芻平荊地為郡　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耳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曰饗軍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生口言羌豪相責曰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十矣善為兵今欲一鬭而死可得耶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之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夫翦充國援以區區老臣策勳秦漢李廣之視三子特伯仲間耳請擊匈奴上以其老不許竟坐數奇引兵失道豈非天哉

使酒

漢書曰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宋孔顗使酒仗氣醉則彌日不醒僚案之間多所凌忽

月寵

顏延年詩月竁來賓曰除夲土竁窟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呼穿土為竁木玄虛海賦曰大明鏕轡於金樞之穴注曰月窟也

琴心三疊

黃庭經曰端居蘂珠十九年琴心三疊化胎仙梁丘子曰三疊琴心三丹田也黃庭經一曰琴心文大率黃庭妙處全以三丹田為根吐納為用也

真真

聞奇錄曰唐趙顏於畫工處得一圖畫美女工曰神畫也呼真真百日即應果如其言一友人以為妖贈之寶劍欲斬之真真曰某南嶽地仙也君呼妾來今又疑妾妾不可住即攜其子上圖圖上添一小兒矣簡齋墨梅詩窓間光景晚來新半幅溪藤萬里春從此不貪江路好賸揩心力喚真真

五圖

鮑明遠詩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釆芝法有五故曰五圖出太清金匱記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故云九籥沈休文詩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五藥草木石蟲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

截肪蒸栗

玉書稱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魏文帝書）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脂黑如純漆玉之符也（王逸正部）唐寶記曰玄黃天符色如蒸栗澤若凝脂仙人山玄都新宮銘曰碧尾鱗差瑤階肪截用肪截奇甚

白瑤宮

李賀卒母夢賀言上帝建白瑤宮令作記又箚凝虛殿使某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樂也（物類相感志）上帝遷都於月圓構新宮命曰白瑤召李賀為記（虛外記）長吉忽晝日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㸑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為記

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道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窓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李義山作賀小傳義山之傳蓋得於長吉姊嫁王氏者

文君誄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為作誄列女傳曰柳下季死妻自為誄門人不能損一字古人已如此

嚏占

隨筆謂終風詩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此風自古尚已有之按漢藝文志有嚏耳鳴占十六卷其多如此則嚏者亦古人深以為事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是為病也

習舊事

黃瓊遷尚書令明習故事　李直為侍中章帝西謁園陵直陪乘問舊事輒對東觀漢記　蔣疊為太僕久居臺閣明習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胡廣為太傅時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章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號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龔遂拜尚書侍郎彌綸舊章深識故典每入朝奏事當廷所問應時捷對謝承後漢書　王傅拜尚書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警戒內外不漏　喬楊拜尚書明習國家舊典故幹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　劉裕為尚書侍郎自在臺閣閑習國家故事每有奏議決之於口　魏王粲拜侍郎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典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定之　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閑練舊典益部耆舊傳　刁協為左僕射時中興草創協以早歷中朝多諳諸事朝廷政體一稟於協晉起居注

故事之始

韋賢為丞相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自賢始　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後以為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　梁丘賀為郎祠孝昭廟賀從有兵

兵謀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
武帝征伐四夷令民産子二十歲乃出口錢
口錢自此始　惠帝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
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之宗廟獻果由此始
諸葛豐為司隷舉節杖許章章自歸上於是杖
豐節司隷去節自豐始　任隗為大匠建武以
来常侍謁者大匠置自隗始　尚書郎舊典科
補長史鄭弘為僕射奏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
樂者補二千石自此始　魏許褚從太祖征馬
超韓遂破之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中郎號自此
始　崔邑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户三公
封侯自此始　鄭黙拜大鴻臚母喪舊法既葬
還職黙陳懇至久而見許聽大臣終喪自黙始
傅初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
導引從其後諸卿大夫給導自此始　石苞以驃
騎加侍中羽葆鼓吹出參軍於都督無敬孫楚
揖於苞更相表上故參軍有敬自楚始　謝尚
採拾樂人制鍾石以備太常樂江表有鍾石之

樂自尚始　中宗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
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近代
已来唯爵謚宜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
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何法盛晋中興書　王導拜丞
相漢魏以来群臣不拜山陵導以中宗契闊布
衣匪止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無不親拜山陵哀
動左右拜陵自導始晋書　後魏李崇除兗州刺
史懸鼓捕盗諸州置樓鼓自崇始後魏書

諮政

漢張禹居家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董仲
舒去位歸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趙充國乞骸骨
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軍兵謀問籌
策焉　後漢喬玄徵拜大鴻臚老乞骸骨經傳
有疑使小黄門就問之　晋劉寔以侯就第懐
帝詔曰國之大政就諮於君

給札

上讀相如子虚賦善之召相如相如曰此諸侯

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乃為上林賦史記　荀悅志在獻替帝好典籍常以班固前漢書文繁難省乃依左氏傳體以作漢紀辭約事詳詔尚書給筆札後漢書　張華有文才晉儀制度薩華勑有司給筆札多所損益王隱晉書

文章不起草

北齊杜弼從高祖破西魏命為露布手即書絹曾不起草　魏收以文章見知奉詔為封禪文下筆便就不起草藁

重席

戴憑正旦朝賀帝與群臣說經義不通輒奪其席憑重十五席　殷亮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八九殷氏世傳

鹵簿

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祠天於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小駕屬車三十六乘祠宗廟則用之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驂乘賈誼過秦論曰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孔璋檄文曰伏屍千萬流血漂櫓鹵乃從木通典所載鹵簿則戰楯居外刀楯居內漢書注曰楯大楯也復古編鹵所以進船或作櫓字鹵者干櫓之義簿者記籍之稱也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古秘畫珍圖目有天地郊祀鹵簿圖一卷大駕鹵簿圖三卷晉有鹵簿圖一卷齊有鹵簿儀一卷陳有鹵簿儀三卷鹵簿圖一卷唐世鹵簿正用漢制行列次第並著儀衛志唐王象有畫鹵簿圖皇朝天聖中王欽若撰鹵簿圖三卷皇祐中詔修鹵簿圖宣憲宋公修撰凡十卷至攥槩不得其義宗雅曰犍牛犎牛也此歡紙觸百歡無歡宮者歆金吾伏刻犍牛豢翳首以碧油彙之利笠蕨時記說與亦雅同

宣和間亦修鹵簿圖

溫庭筠詩早馮鸞沉細波起蝗花鹵簿龍飛四此施之奉引者也猿祐詩晏車悲鹵簿廣樂道篇詔王建詩拜陵日遡公卿發畫薄分類入太常此施之山禮者也閣朝隱詩鹵簿山川暗琵琶道路長此施之黍

臣下者也清晝詩紅塵驅酉薄白日擁嫖姚此又兵事也

天公牋

晉劉謐之與天公牋曰昔辛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其廬水壞其田何人小子頓倫嬰船由是行無擔石室如磬懸　宋吳道元與天公牋曰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蔚蚊蝱所藏節茨漏宇纔容數牀無有高門大屋來風致涼積汗累燻體日萎黄未免夏暑逆愁冬霜　則兩幅之薄被上有牽棉與敝縶撤以三股之絲綖聯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學踐則脊露　王逸天問章句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劉禹錫問大鈞賦先儒有言其不然者而况牋即柳宗元天對精深瓌古成一家言離騷而後一人而已

八風

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辯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翺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後四十五日而立春北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惠也春分之後庶衆也陽以施惠之惠德迎衆物而生之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立夏之後挫猶止也時萬參之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之使成實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強言萬物強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也閉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當寒大收也秋分之候也閶闔盛也時盛收物蓋藏之閶闔或為當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化合也立冬之候也未化合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通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illegible]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也冬至之候

(也言冬物無見者風精大美滿無偏)風之為言萌也其立字虫動於几中者為風(虫動於几言陽氣無不周也明昆虫之屬得陽乃生遇陰則死故風為陰中之陽者也)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東北風)春分明庶風至(東方風)立夏清明風至(東南方風)夏至景風至(南方風)立秋涼風至(西南方風)秋分閶闔風至(西方風)立冬不周風至(西北方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風)呂氏春秋曰何謂八方風東北曰炎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一曰明庶風)東南曰薰風(一曰清明風淮南子作景風)南方曰巨風(一曰凱風)西南曰淒風(淮南子作涼風)西方曰飂風(一曰閶闔風)西北方曰厲風(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曰廣莫風)

避風

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孫思邈論衛生以為人當避晴風箭(風)者蓋此之謂也

風經

黄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　晋江逌風賦所謂若飂厲狂觸物怒號捲揚江海回拔陵嶠此蓋用莊子中字(事)喜風二字未經人用也

雲貫斗

韓休喜雨賦曰天垂貫斗之雲神召離星之月此二語瓌新之甚按天文集要曰北斗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天大雨休正用此事

漢唐人物

公孫弘傳贊曰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寛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儀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

霸王成襲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後世非唯無此人物亦無此文章每讀此爲之太息以武帝人才之盛而固所贊殊不及相業也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公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理劇衆務畢擧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此殊有興漢氣象唐人物之盛極乎此似非漢所及

白麐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麐王述有上白麐表曰毛色潔素斯誠嘉祥按穆天子傳有曰天子賜黃金之鹿白銀之麐正謂是也爾雅曰麐牝曰麜音栗 其子麆音助

棊

後漢馬融圍棋賦曰三尺之局爲戰鬪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迷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棊欲疾營或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棊賦曰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勢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鬪共生皆自并也持棊合連擇地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群方之妙理該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 晉蔡洪圍棋賦曰旅進

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數各嘯歌以
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又類狡
兎之繞丘散象乘虚之飛電聚類絶貫之積珠
然後挑以大羅緒以城郭綴以懸險絰以絶落
眇望翼舒翺翔容奕擘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
奮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碁是陳靜昧無
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贊也或聲舛俱
發讙譁譟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衆三揭鋭
氣已朽登軾望轍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闘犇競

勢揮謙攜手詆欺朱顔相嫌然局不弘席子不
盈棬秉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
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𧍨崔嵬
雲起巃嵸浪傳峯夲山結沓如霧分靜若清夜
之列宿動若流雹之互奔殿未結而筭了隸首
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婁桑不足識其源
或設死而楄枉皐陶不能治其惡或巧逸以樂
胥后夔不足以之讃我云勢貌多以孰能究傳
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棊賦曰圓奩

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玄玉
方眼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運布將士列兩
陣驅雙軌徘徊鶴翔鷰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顧
亦憑河而必危無成術而好闘非智者之所為
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碁之出手
思九事而為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
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為强不讓他以增地
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
劘踈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絶

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兎
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為悴得不為榮若其
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
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
覆多致敗亡蓄鋭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
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
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
車廂井欄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
劫非持兩懸而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

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或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戲奕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祕　梁宣帝圍棋賦曰蜂起百塗縱橫萬制或無厭而反失或先贏而後濟

後漢班固奕旨曰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伐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徐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棊奕之制所由來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慮蜂起駱驛兩集魚鱗鴈峙奮維闌翼固衛邊鄙或餝適僞旋卓轢軿列羸師延敵一衆虛絶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壯壘倫在南麾中基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掃疆埸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群聚俱殲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杌奔攜壯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

臨疑猶豫筭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爲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棊相守莫敢先動猶楚漢之兵相拒索羣也　梁沈約棊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

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右棋之賦五棋
之論三有能造悟其一當所向無敵況盡得其
理乎

緯畧卷二終

緯略卷三

高似孫續古集

鳳毛

王敬倫姿容似父作侍中公服從門入桓公望
之曰大奴故自得鳳毛也（大奴王劭也世說亦見中興書）謝
超宗祖靈運父鳳宗好學曾作誄奏之帝大嗟
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南齊書）北平
王貞字仁賢世祖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太祖稱
此兒得我鳳毛（北齊）晉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
曰此兒若非龍駒即是鳳雛　龐統字士元人
目為鳳雛（襄陽記）杜詩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
如今有鳳毛岑參詩中郎一鳳毛世上獨賢豪
此用鳳毛也劉商詩鳳雛皆五色鴻漸又雙飛
此用鳳雛也宋元憲詩羽毛丹穴種頭角玉麟
兒尤更奪胎

門多好事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
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楊雄家貧嗜酒人稀

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饌從學李楷述身賦曰座有清譚之客門多好事之車好事二字已見竦傳

麈尾

王導麈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許詢白麈尾銘曰蔚蔚秀格偈偈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陸龜蒙麈尾賦有曰叩易論玄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牘中含道德之祖此形容揮用之趣獨孤授竹如意賦有曰發輿滌玄選鈎獨索亦是形容用處優於龜蒙二公所作全不似唐人文章麈之大者曰麈群鹿隨之皆依麈尾所轉出名苑又思平郡謂曰麈謂之嵐麈埤雅曰其尾辟塵

秦醫越醫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左氏成公十年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疾病為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春秋後語

春秋時論養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切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一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左氏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伯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

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雜卜

蠡卜者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因行以燕人蠡卜傳說自給　鹿卜者博物志曰鹿知銜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鹿卜　雞卜者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　烏卜者隋書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俗事阿脩羅神及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樗蒲卜者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樗蒲樗蒲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為樗蒲卜名　十二棊卜者異苑曰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遂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成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翁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於世　竹卜者荊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具供帳盛於仲春之月社之餘胙悉貢饋鄉里周於族社餘之會其在茲乎比其會也擲筊於社神以占來歲豐儉或折竹以卜楚詞曰索瓊茅以筳篿楚人折

竹結草以卜謂為籌也　牛蹄卜者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楊方五經鉤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

對策射策甲乙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為甲次為乙若錄政紀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出漢書音義翟方進射策甲科為郎鼂錯舉賢良上親策之詔策百餘人錯為高第董仲舒以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王嘉射策甲科為郎何武射策甲科為郎後漢蘇章對策高第拜議郎劉淑桓帝時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丕對策者百餘人魯丕策在高第拜為議郎司馬彪續漢書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注射謂為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晉潘京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曰辟士為不孝邪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此亦射策遺法耳

唐科唐之科目視漢最盛因衆錄之志烈秋霜科顯慶二年韓思彥幽素科乾封元年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詞殫文律科上元元年崔融岳牧舉永隆元年詞標文苑科垂拱四年房晉萬瑾王旦彭景直抱儒素之業科李夫慮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壽三年薛稷兒沈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證聖元年張待文藝優長科通天元年韓璞絕倫科神功元年蘇頲崔玄童袁仁敬何鳳孟溫程洪子興盧從愿趙不敗拔萃科大足元年崔翹鄭微疾惡科馬方石龔黃科長安二年馬兒尾張文成褚璆咸廙業郭琛趙不為才膺管樂科神龍二年張大求魏啓心魏愔盧絢才高位下科瑪方石賦良貞張敵材堪經邦科三年張九齡康元璩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鬼洗盧怡呂慎抱器懷能科景龍三年張侯鍇文以經國科景雲二年叔暉韓朝宗藏名負俗科李稜之文經邦國科元大九年韓休藻思清華科趙冬曦寄以宣風興化變俗科郭璘之道侔伊呂科張九齡手筆俊拔超越革流科杜綰張子漸張秀明常元欽趙居貞賈登邢巨直言極諫

科開元二年梁昇卿袁楚客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孫逖良才異等科鄭閱之崔翹文史兼優科五年李昇期康子達奚珣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誨博學通識科六年鄭徵蕭誠文詞雅麗科七年卯邑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將帥科十二年樂敬侯房自建武足安邊科十五年鄭助欽御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鄒景山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十七年吳鞏博學宏詞科十九年鄭昉陶翰多才科二十一年李史魚王霸科二十三年劉璿杜綰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廣琛文詞秀逸科天寶元年崔元顏真卿風雅古調科六年薛璩詞藻宏麗科十三年楊綰樂道

安貧科大曆二年楊膺諷諫主文科六年鄭珣李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建中元年姜公輔元友直興澤呂元膺文詞清麗科奚陟梁肅劉公亮鄭轅沈封吳通玄經學優深科孫珧袁遠白李閔三高蹈丘園科張紳衛良儒蘇哲軍謀越衆科夏侯審年知知郁緒凌正周渭衆詵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郭黄賻崔洽李牧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貞元元年韋執誼鄭利用穆質崔邠裴復柳公綽歸登李良言崔鄭鄭欣魏孤簡陳元祐徐袁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甫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許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四年崔元翰裴次元李吳崔實史倫陸寨鄭公綽趙傪徐弘鉉常影壽郎傪立

生及杜倫元易丞真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巽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張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十年裴垍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元佐徐弘毅崔羣皇甫鎛王仲舒季同仲子陵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朱穎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充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韶羅讓崔琯薛存慶韋珩李蟠元修蕭俛沈傳師柴宿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三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馬邑璇丑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

樊宗師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長慶元年龐嚴任晼呂述姚中常曙李回崔郁韋處徒常正實崔知白宋錫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崔郢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異忠李甫卿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寶曆元年唐申楊儉肅瑞孫舒元褒蕭敏楊魯士來擇趙柷粲暉青錄李呂實嚴封李遲蕭吳中求元晦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韋正貫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裴傳侯實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大曆二年裴休裴素李郃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璵王式羅鄭東崔珙驛寶崔儀少留憶崇柔崔嬀崔璟詳明吏理達於教化

科來現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鄭涗李式

鹽梅鹽豉

後漢桓驎七說曰河黿之羹齊以蘭梅崔駰七依曰鮭以大夏之薑酢以越裳之梅張景陽七命曰燀以秋橙和以春梅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古人調鼎皆用梅也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倫論飲食而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貨殖傳曰蘖麴鹽豉千合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䈉秦漢以來始有之也

商寶玉

湯誓曰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中伯作典寶周書曰武王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其多如此韓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文王有一玉版紂尚欲得之寶玉可知矣湯誥曰不殖貨利盤庚曰無總貨寶茲所以戒也帝王世紀曰紂敗績登鹿臺蒙寶衣玉席投於火而殘汲冢書曰紂敗天智玉自焚玉不銷

玉馬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鎮鄴天雪門前方數十步融液不積騰怪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又曰弘農楊子陽太元初聞土中有聲掘得玉肫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禹公以為玉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矣易是類謀曰西嶽岳七五羊鄭玄注曰玉羊華山之精

二十四圖

二十四真圖五嶽之藏也得之必能仙去飛步太清欲得道法先沐浴去穢當得東井圖欲建五帝役山精當得五嶽圖欲通神靈法仙訣當得八史真形圖欲通五行當得六甲通靈圖欲存吾身致天神當得九宮紫房圖欲奉道法當得太清圖欲奉順道當得混成圖欲通道機當

得西昇保錄圖欲通變化當得靈化圖欲躡大道當得九天圖欲脫身形當得九變圖欲隱存守身神當得養身圖欲定身守神寶當得含影圖欲恬泊守一以存身當得養身圖欲寂默養志當得精誠守志圖欲清淨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英芝玉女圖欲勝六丁當得六陰玉女圖欲致仙籙當得九九道仙圖欲食道氣當得道引圖欲治道術當得洞中皇寶圖欲為變化當得催息圖欲臨鏡定九丹金液當得太一圖欲登五嶽求神仙芝藥當得開山芝藥圖欲保神形別邪精當得明鏡圖（五符經）

龜

周禮曰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史記曰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爾雅曰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者）二曰靈龜（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為靈龜即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 蠵以規切）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靈龜也）

曰寶龜……文龜……

……書二十八卷

六曰筮龜（常在蓍叢下潛伏見龜策傳）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漢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二卷夏書二十六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此皆灼之法占之文也蓋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官三兆其頌千有二百如鳳凰於飛和鳴鏘鏘閒於西杜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為天王夏啟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存其意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龜曆

任昉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令錄之號龜曆（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曆之文）

柳氏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

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時用之　晉書曰苻堅末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上有文象八卦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又有人夢於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妖興亡國之象也其後竟驗

天里

孝經援神契曰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從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　洛書乾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關令內傳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萬里

日月里

徐整長曆曰衆陽之精上合為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又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地里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璞注曰豎亥健行人選萬也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短長之制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呂氏春秋曰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五億有九萬七千里　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別土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藪沛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　博物

志曰地部之位起形於崑崙徒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

天部

淮南子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東方曰沙澤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浩澤西南方曰丹澤西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寒澤東北方曰無通澤顏延年詩辰角麗天部堤封經地域蓋用此天部也

風流 風流罪過

晉庾翼與殷浩書曰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受命恨不得謝益壽奉璽裕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字也 謝安傳吏臣曰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皆時宰無墜家風 王珣以疾解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悲嘆之深豈徒相悼而已 殷浩善玄言風流談論者所宗顧愷之上疏頌殷浩曰伏見故中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稱聲蓋當時 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風流著稱唯王樂爲 晉陽秋 王獻之文藝並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 續晉陽秋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亮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 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以王劉爲宗焉 范豫章謂王荊州 范甯王忱 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范汪女 北齊郎基性清儉在官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子雲千賦

桓譚少好文見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 新論 摯虞文志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襃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二篇又自陸賈

枚皋至張豐朱宇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賦二十五家百三
十六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賦十二家二百
三十三篇數亦不符予雲所讀其謂是歟獨淮南賦八十
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今所見者淮南屏風賦
枚皋免園賦耳

古人儀度

姿宇魁秀 魏謩
風釆峭整 阮富國
姿宇秀偉 蕭得聖
神情爽拔 李義琛
容止嚴峭 韋斌
姿儀瓌秀 呂元膺
進止雍閑 裴休
進止詳華 溫彥博
舉止都雅 張垍
姿制閑美 李藩
儀狀瓌偉 張鎬
精神爽秀 蘇逢吉
神觀爽邁 裴度
資質軒秀 嚴挺之
姿釆玉峙 鄭畋
神清明秀 王衍
姿表瓌傑 溫造
風度高嚴 劉伯芻
進止雍如 崔沔
神釆軒異 趙隸
狀貌雄偉 閻王富知
風度凝遠 宋璟
風骨秀爽 趙彥昭
儀幹秀偉 楊謙玢 兄第
容止端秀 裴漼
神彩秀徹 王戎
風神高邁 裴楷
神氣清爽 源乾曜
儀容端正 吳孫坦
姿貌魁秀 劉海之蔵
姿度魁傑 馬燧 裴度
舉止秀峙 崔渙
姿幹瓌壯 張守珪
姿儀秀偉 崔鄲
神釆高徹 王衍
進止詳華 高士廉
體貌閑麗 宋玉
姿狀秀偉 武元衡
姿質偉岸 宗室從誨
氣象清古 王丘
姿貌魁異 柳澤
形神秀發 五代和凝
風度沉整 房琯
器量方峻 楊於陵
眉宇秀整 汝陽王璡
姿體魁秀 李義琰
鬚貌雄偉 宗晉卿
體貌軒特 李栖筠
器局峻整 裴垍
眉目瓌異 李邕
風致峭整 崔遠
體貌偉麗 路岩

古人文章

神寓鑒遠 陸扆
虞世南文章婉縟
龐嚴詞章峭麗
趙涓輪藻豪邁
崔文爲文華婉

張説屬思精壯　封敖屬辭贍敏
呂溫藻翰精富　楊炎文藻雄蔚
元翰用思精緻
柳宗元　卓偉精緻
白居易文章精切　陸扆屬文敏速
李賀辭尚奇詭　李商隱瑰邁奇古
李白清雄奔放　韓愈栗密窈眇
徐堅屬文典厚　柳渾屬文簡拔
陸㯺神寓警遒　李翰爲文精密
王勃文章宏放　歐陽詹文章切深回復
李華文辭綿麗　韋承慶爲文迅捷
詩景先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水精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秖有水精鹽全
樓子曰胡中有鹽瑩澈如水精謂之玉華鹽

野鵞

宋鮑昭野鵞賦曰邀辭群而别偶超烟霧以風
行如張文昌詩但曰曲沼春流滿新波映野鵞
耳則鶩安得超烟霧而風行耶按西京賦曰鳥
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張揖上林注曰駕鵝野
鵞也鮑昭所賦蓋是駕也

緯略卷三終

緯略卷四

高似孫續古集

細氈

王吉曰廣厦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按韵集曰氈細罽也班固與弟超書曰月支氈氍小大相雜但細好而已亦用細字林登續博物志曰劉學儀謂北狄為氈鄉氈鄉未有人用後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亦住

青氈

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略盡子敬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也可特置否於是群偷置物驚走（語林）按海南傳曰調斯國有青石染（箋染氈）氈也石染青氈事出於此又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三國時已用此杜詩今晨降白露遙憶舊青氈于鵾醉臥欹枕木生寒展青氈

氍毹毾㲪（氍毹又作氍毹毾音榻㲪音書）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氈氍毹古樂府詩請客上北堂贈我氈氍毹衛詩蓋用此諸葛誕集詔恭帳曰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氍毹一魏略曰大秦國以野蠶作璽織成氍毹文雜黃白黑綠則漢魏間所施也按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氍毹聲類曰氍毹毛席也廣志曰氍毹用羆毛織也出南海又通俗文曰氍毹之細者謂之毾㲪名毾㲪者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者魏略亦曰出大秦國以羊毳木皮野繭為之有五色鮮於東海所作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馬坐按氈氍毹上設酒肉杜篤邊論曰匈奴請降毾㲪罽褥帳幔氈裘積如丘山蓋謂是也

李尤床銘

銘曰體之所安寢處之歡夕則敬慎崇德遠姦吁尤之旨深矣一出有堅床銘曰體之所安寢處知懼久則敬慎崇德遠姦知字久字蓋字訛也蔡邕枕銘則哲人降鑒居安思危又切於尤

也

毛布

韋光輝毛詩問曰七月之時詩無褐箋曰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毛布二字甚佳說文曰罽西胡毳布也用毳布尤新然不如禹貢所謂皮服卉服直是下字奇古陸機詩嘉卉獻時服靈木進朝飡卉服二字折用尤精南方以竹為布郡國志寰宇記與地志但曰竹布耳而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竹練三端用竹練尤奇諸葛恢表直曰織絺細竹顏測集有謝絹葛啟曰冰紈風絡劉孝綽詩釣舟畫彩鷁漁子服冰紈冰紈出漢地里志齊俗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師古曰其色鮮潔如冰紈風絡郤少用也劉楨瓜賦曰承之瑚槃羃以纖絺公幹曾用纖絺也

火浣布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昆吾劒火浣布劒切玉如泥布浣之必投火中布色益明出而振之皜然疑乎雪也　魏志青龍二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搜神記曰西域獻火浣布魏初時人疑之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論典明其不然按南史曰南海諸薄國有自然火洲樹生火中人績其皮為布與蕉麻無異色微青若小垢投火中則精潔此言木也又按吳錄曰日南取火鼠毛為布名火浣布此言鼠也又按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織作布以水沃之即死雖皆言鼠木而只言鼠可作布耳唯抱朴子曰火浣布有三種其一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春起秋滅洲上生木木為火焚不糜但小焦黃人或得薪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以水滅之便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為布一也又其木皮赤剝之以灰煮治以為布麤不及華俱可火浣二也又有白鼠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入火不灼其毛可績為布三也攟諸家所記惟葛稚川之言最為該的梁四公記載杰公至市見商人賫火浣三端杰公遥

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鼠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敗常試之果驗王褒詩單衣火浣布利劒水精珠李頎詩火浣單衣編方領紫茸錦帶玉盤囊此蓋朶貫會群像服火浣中華也

白疊

杜詩細軟青絲履光明白疊巾王昌齡詩手巾花疊淨香㲲稻畦成按漢書所謂苔布注曰白疊也吳時外國傳諸薄國用安子草織作白疊花布王昌齡所用者此也南史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為細纑名曰白疊安子國人取以為布甚為輭白其言甚明也

五時食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春食麥羊夏食菽雞魚之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飾器械之制皆從五行者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亦嘗思之矣凡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

食檄

弘君舉食檄有所謂麞肶牛膘炙鴨臛魚熊白麞脯糖蟹車螯如何亂極侈於味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鮭脯糖蟹寄食蚶蠣使門人議之鍾岏曰鮭之紈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𣪊外緘無香無臭與瓦礫何異宜充庖廚永為口實亂之視君舉蓋無以優劣也宋景文公銚章詩宣父蒲菹其可學鍾岏蚶蠣更無求其視所謂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萬萬不侔矣

奕

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也左傳曰甯喜許納衛獻公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者舉棋弗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弗定乎所謂舉棋弗

定者其一心以為鴻鵠將至者乎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棊為奕楊雄方言曰圍棋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擊壤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此藝經所謂古戲也玄晏云皇甫謐號玄晏先生十七時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於路則晉時尚有此戲矣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尺早四闊三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摘此傳也經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此言之最分明也然觀吳盛彥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殺兩罪一殺兩不可曉當是以手中之壤擊地上之壤如今以錢取之中類也逸士傳所云壤父是猶嵇康高士傳曰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曰巢父許由所師者是也

抃

左思吳都賦曰翹關扛鼎抃射壺博李善注曰元帝時覧抃射孟康曰手搏為抃按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試抃為期門以材力愛幸觀此則知抃為武力之驍雄者矣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此不知何器別無所著見雖是陶器未審其形製也

鴟夷

楊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按史記吳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而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也唐韻曰瓶丑饑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瓻則借

書一瓶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此物也山谷詩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莫惜借行千里他日還君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字也崔浩漢書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樽

酒臺

晉舊事曰酒臺二金塗環鈕按周禮六彝皆有舟鄭司農曰舟下臺也今時承盤也今所謂臺盞盤盞並出此

古鐺

古銅鐺者龍首三足挹注以口翠飾可玩因致晉舊事有龍首鐺即是此類唐薛大鼎賈敦頤鄭德本爲刺史皆有異政號鐺脚御史則鐺三足矣服虔通俗文曰鬴有足曰鐺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鐺乃得熨斗便大驚怪曰異事火未至已被燒失脚亦言有足也述異記有謂卿無温鐺安得飲酒當是温酒器也竟陵王子良遺何點徐景山酒鎗宋景文公詩謝病歸裝能辦未葛洪丹竈景山鐺當是酒具一日有人持一枚求售且言以紙燃燈一枚引火鐺下酒可温余曰吾齋所有安知不解温酒也乃取與俱則吾鐺中酒先熱售者大駭携之去

下榻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曰周璆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璆來置一榻去則懸之也出謝承後漢書楊素詩獨坐對陳榻無客有鳴琴常應物詩方醉郡齋榻爲酌離亭樽李商隱詩登舟慚郭泰解榻愧陳蕃李白詩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眺舟許渾詩賓館盡開徐穉榻客帆空望李膺舟前人用事只用孺子下陳蕃之榻未嘗用孟玉事也

捫蝨圖

捫蝨圖唐人筆也筆如絲縷意度精到捫蝨乃王猛隱華山桓温入關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

代事捫蝨而言傍若無人　趙仲讓為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捫蝨因碼卧形悉表露冀夫人襄城君見之大驚云北閣下向得一老翁不潔清當亟推問冀曰我從事中郎清高士也風俗通　晉顧和字君孝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方捫蝨夷然不動　北齊邢子才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士無賢愚皆顧接對客或解衣覔蝨此但言捫蝨覔蝨也

澡盤

魏武上雜物疏有容五石銅澡盤古人制作其大如此述征記曰長安道遥宮門裡有澡盤面徑丈二殆所謂可容五石者矣異苑曰中朝人有畜銅澡盤旦夕常鳴張華曰與洛鍾宮商相諧故相應錯鑢之乃止傅玄澡盤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興不可塵也其視商盤銘何啻天淵也大戴禮隨武子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此言有味

剔齒纖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纖一枚以寄兄酉陽雜俎曰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更拔數莖與之所謂纖者當是此類若以金類絲類為之無足寄者何必寄耶

菴摩勒油

本草曰菴摩勒油可染白髮即餘甘子也核有五六稜稽含南方草木狀曰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一名餘甘子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真吳錄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更甘陳祈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支之林

蜀石

有遺余玉筆格一枚狀如漿水瑪瑙而非玉也因叩之謂玉出嘉陵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蜀

石黄轃張揖曰蜀石次玉者也嘉陵之玉盖出於此

東蘠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東蘠雕胡張揖曰東蘠實可食盖不明言何物也按魏書曰烏桓地宜東蘠注曰東蘠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也廣志曰東蘠色青黑粒如葵子幽凉并皆有之西河語曰貸我東蘠償我田粱揖豈不知出此

甘脆

似孫晉奉祝攢陵得牙盤食有所謂薄餅狀如薄脆而甘脆特甚後閱范汪祠制曰孟夏祭下甘脆又盧諶祭法四時祠用安乾特東晳餅賦曰安乾粔籹之倫當是此類也

筮雨

沛獻王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賽雲臺自作卦以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為興東觀漢記荊州旱筮遇坎之比坎者水也子交為世今夜二更其有甘雨金樓子鄧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將軍爰邵邵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不樂魏志

舐痔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韓子曰醫善吮人腸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也宋景文公詩誰言舐痔非長策却得君王五乘車盖有所識也

糉

服虔通俗文曰煑米為糉所錢切食經曰作糉法近水則溢江西有所謂米䰟豈此類也

鳥禦火

翠山有鳥多名鸓音壘狀如鵲色赤黑兩首四足可禦火小華山有鳥多名鷩可以禦火將遇之山其鳥多名鳴狀如翟而赤喙可禦火緣光山囂水出焉有鰼鰼之魚其狀如鵲可以禦火崑崙山有木

狀如棠而黃花赤實其味如李其核名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不溺（山海經）（封禺傳沙棠木刺以為舟船）

茶

神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華佗食論曰茶久食益意思壺居士食忌曰苦茶久食羽化陶弘景新錄曰茶茗輕身換骨桐君錄曰茗有真香煎飲令人不眠以上所論皆嚴簡極品藻實錄之妙（非區區茶經茶錄形容所及）爾雅曰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魏王花木志曰老葉謂之荈細葉謂之茗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檟苦茶蜀西南謂茶曰蔎郭弘農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茗一曰荈蔎音設荈尺兗切）晉杜育有荈賦曰調神和內倦解疾愈此八字亦佳左思嬌女詩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䥶此詩奇古劇字晉人最好用所謂劇談劇棊也

蕃虜矜茶

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蕃人問曰何為者魯曰滌煩療濁所謂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將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在唐時已為如此

諺

諺曰（此只采古語及史說耳人有言曰俗言曰諺）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大學）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孟子）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左傳）唯食忘憂（左傳魏子）眾心成城眾口鑠金（國語泠州鳩）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史記）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史記）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史記）得黃金千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漢書）貂不足狗尾續（晉書趙王倫傳）死諸葛走生仲達（漢晉春秋）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杲稚魏國記、王录）解結理煩我國陸君（張勃吳錄陸胤）難可抑李鱗甲（江表傳李衡）得黃金一笥不如為柳伯騫所識（江表傳柳琮）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壺（三輔決錄游殷）人寧負人千石之粟不顧負人猴頭羹臞（臨海異物志安家夷皆好啖猴頭羹）察知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列子）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啜菽茹

藿自以味之（列子）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孔叢子）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子）馬窮則嘬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淮南子）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啞不聾不能為公（慎子）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桓譚新論）技鼠忌器（賈誼新書）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桓譚新論）魯班雖巧不能為乞丐者顏（王朗貧寔語）失晨之雞思補更鳴（魏武遺令）

鑒古物

張安世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　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王冢得古文竹書武帝付秘書詳校時束晳任著作郎得竹書隨義注解皆有識證　周平蜀還得樂器皆莫之識太常少卿斛斯徵（直陵切）見之曰此錞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莖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取以合樂焉（三國典畧）　陸澄字彥淵為博士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與蘇武子良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說　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是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書後人又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蕭子顯齊書）　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時三公在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後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江北有發古冢獲石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無能識者河東賈淵字希鏡見云此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婦驗之果然　後魏廣平王弟掘得古玉印勅詔祖瑩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太康中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　梁劉顯字嗣芳沛國人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

是古文尚書無逸篇防驗周書果如其言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是歲閏法月數今闕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詔求之如其言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沖云此阮咸所造國朝傳記

詩卜筮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定之方中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氓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天保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杕杜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緜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文王有聲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小宛。○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爲開非也契者令也古者卜人令龜已遂損取吉兆以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墨是爲食墨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龜所食者畫洛之兆而河朔黎水之兆不食也吉公畫文之改居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爲可居也以墨令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言人謀與龜相合也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書卜筮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謨 龜從筮從洪範 乃卜三龜一習吉金縢 遺我大寶龜朕卜幷吉大誥 伻來以圖及獻卜洛誥

春秋卜筮

楚伐鄖莫敖曰請卜之鬭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偃卜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 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君不利於民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令龜有咎公薨 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 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 晉侯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 鄭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 盧

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　楚人執吳蹶由欲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来吉乎對曰吉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楚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卒於城父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六經中無有不言龜筮者其用大矣記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卜筮不相襲夫天子立國大事必卜而況諸侯乎而況卿大夫乎去古既遠專門寖廢曆筭醫卜之流往往無所著見嗚呼

漢官

隨筆載漢有行冤獄使者張敞殺絮舜美俗使者何並代嚴翊河隄使者王延世塞決河直指使者暴勝之皆不書於百官表因事乃見者按漢史又有監北軍使者武帝都水使者武帝稻田使者昭帝勸田使者元帝敎民趙時急務出汜勝之書護苑使者成帝併錄之

壓角

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按唐裴垣傳令狐綯薦垣為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垣見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廷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莒公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為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曰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於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南為上差等相承實卑禮敬何不為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為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允兩省官初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為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老立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於兩省上事宰臣壓角之禮宜廢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氈褥於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於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違債費公移宋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

緯略卷四終

緯略目録

黄銀　玉剛卯　金鋪
鍑金　琵琶　藻井
雁塔　璜　辟邪研匣
眷和　太玄經　書訛
易文言　十五國風一　十五國風二
嘯　載事物之法　玉筵
佛鉢　紫團參　蟹斷
賦句相埒　芍藥　三集
位絶席　諱　帶甲百萬
和香方　竊香　香物
好香　奔月　石流丹
龍門　八蠶　蠶理
輞川圖　萬年觴　方響
賜古物　琛版　累代文集
累代文集　累代列傳　諸子各習一藝
青陸　氷魚　懷果
坤王兌相　魚負冰　冬至

豹尾　河水合　日觀
术序　花信参信　漢九州
女史　天子日送之　濯纓
丙穴　蔡子池石研　太牢
槌檝　燭龍　蓬萊清淺
探策十八　舜祠絃歌聲　辛菜
流黄素　蚕畫　茗一車
雲茶　羊裘　素丞相
致拳拳　種瓜　襲六為七
昜聖　賣文　曆日
離騷傳　八百碑　三本書
四愁詩　古學　硯眼
誤筆成畫　卧雪圖　三十六玉皇
泰階六符經　礒碑　納音
氷丸霜散　鹽生　沉香火山
三儺　小雨油山　沃焦
沓潮　入閣　數行車
通五經　論石渠　待詔金馬門

酒法　狽　雁子
狒狒讃　珧　三嚴
相經　茶爐筆床　香水
通爾雅　水事　孔硯
笏　褻波出素　春秋列國文章
文筆遲速　太玄法言　幼文名
葛洪論史記　玉蟾蜍　蘭賦
錬石補天　屏風隔座　十種琉璃
碧　木難　水仙賦
畫二硃　順下風　不喜俗人
削藁　罰酒　楷書
孔子因史作書　瑪璧　雲夢
玄圖　太素　天圓地方
天九野　天宇　渾天記
漢渾儀土圭　月節　天雞
雲占　天賦　裁成風雨
相雨　雲扶日　陽關三疊
礫石

目録終

高似孫續古集

黃銀

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政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法然流涕程氏繁露以為黃銀者果何物鍮石屬其殆鍮石也余考之若以鍮為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當是瑞物　北史辛公義為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參獨無所損山產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為異物　又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王羲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為鍮是恐不然　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鍮石帶八胯唐固自有鍮帶也　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為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　唐日華子論曰銀凡十七品水銀銀白錫銀曾青銀土碌銀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鍮石銀惟有至樂銀山澤銀草砂銀丹砂銀黑鉛銀五者為真餘則假也本草曰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即雌黃雄黃銀也太宗賜帶之時如晦已死故帝曰黃銀鬼神畏之也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稱黃銀作器辟惡益知黃銀為瑞物也方勺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京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此說尤分明

玉剛卯

陳簡齋以玉剛卯壽向薌林詩曰仲冬吉日風穆氣休我出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玉真此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攘竊厲凶以迪明王南門不鍵有室剛強三萬元侯既贈既禱曷以報我當以剛卯卯佩印也其製外方內圓以正月卯日作銘刻於上以辟邪厲詳見王莽傳及後漢輿服志簡齋詩十六句每句四字皆如剛卯之銘銘之文曰帝

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癘癉莫我敢當說文叏
類釋㲋曰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叏亥聲叏
類釋叏曰改大剛卯以逐鬼魅也音義如鬼從攴聲
讀若已然則一名而異製也

金鋪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
首揚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
與芎藭是也說文曰門扇鐶謂之鋪首李尤平
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閣歷金鐶之華鋪是也
通俗文又引百家書曰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
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其頭般以足畫圖之蠡
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
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音歐令
俗謂浮漚丁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鏁琉璃扉
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兎影脉脉照金鋪虯
水滴瀝玉壺沈佺期詩梅樓翠幌教春住舞
閣金鋪借日懸

齅金

異物志曰狼䑏民與漢人交關常夜市以鼻齅
金知其美惡王建詩生金有氣尋還遠仙藥成
窠見即移金若有氣誠可齅矣　贊寧物類相
感志曰山石盛夏必汗出赤黃者金汗白辛者
銀汗　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劒皆以辛日平
旦或黃昏夜半觀之　物類相感志又曰嗅金
獸生瀛洲山狀如麒麟不食惡卉不飲濁水嗅
石知有金玉砍開則金璞璨然可用獸尚有嗅
金者而況人乎

瑟瑟

程氏繁露援唐語林盧昂主福建鹽鐵有瑟瑟
枕大如斗憲宗召估其値曰至寶無價或云美
石非瑟瑟今世所傳瑟瑟或皆鍊石為之也
按明皇雜錄上於華清宮置長湯數十間屋以
銀鏤漆船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其言壘
者當是珠類非石也　又按虢國夫人奪韋氏
宅造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萬償其値復
賞以金杯二瑟瑟三斗其以斗計為珠明矣

物類相感志曰唐懿宗賜公主瑟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則是珠類尤明矣杜詩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注曰雨過人多得瑟瑟按博雅曰瑟瑟碧珠也　杜陽雜編曰瑟瑟幕　寰宇記曰瑟瑟窟在陝州平陸　陳陶詩瑟瑟盤輕促世珠黃泥局瀉流年箭　孫何上王翰林詩猩猩箋寫宮詞濕瑟瑟函盛手詔香益知其為珠類也　宋景文公詩踏溪分藕養新荷鈿盖斜臨瑟瑟波又言其色之美也

藻井

西都賦曰蔕一作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注曰疏布也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折方井交植荷蕖綠房紫葩一作菂咄咤垂珠　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帶蓮重葩以倒披　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金壁玉箱顏延之七繹曰木寫雲氣土秘椒芳既挺天而倒井又斷圓而鏤方古人形容木工必言藻井者若此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　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擯中謂之鬬八吳人謂之罳頂唯宮室祠觀謂之藻井即天花板也

雁塔

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正觀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寺於故基以慈恩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奘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塔在長安朱雀街東第二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南臨黃渠木竹陰翳最於京師　唐沈佺期詩雁塔并青古龍池歲月深即此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為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故裒其餘字鐫之石凡十卷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耳劉公嘉話曰慈恩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遊寺中題其姓名於塔下遂為故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肇初及第題名於此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既捷列名於寺謂之題名本朝進士題名皆刻名於相國興國兩寺蓋效慈恩也

璜

傅玄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珮珠璜此學四愁體也　楚辭曰璜臺十成誰可極焉　王逸注曰璜石次玉也然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杜預注曰璜美玉名　按周官以玄璜禮北方則璜之色玄矣說文以璜為半璧呂望父釣磻溪之涯得玉璜當是古人服用之遺也　宋向魋出奔衛公父文伯攻之求夏后之璜與之他玉而奔齊則夏璜固在衛矣文中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纇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

辟邪研匜

古銅水滴色如漆狀極精古舊物也頭有兩角口銜匜　按孟康曰桃枝一名符枝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祿兩角者為辟邪此為辟邪也

沈文通集有天祿并研匜詩張君贈我古研滴四脚爬沙角如戟肉翼絡脟老獸姿世不能名眼未識我知此為天祿兒口銜一寸黃金匜蟠蜍嚼月兩吻坼天鯨脇宂嬰泉飛玉聲琮琤珠迸落影射巖石光瀺灂未央書殿立璧璧一作鬶曾見楊雄老校閣子孫曉出中平間渴烏齧車灑平洛宗資墓口卧露霜頭角頓挫仍騰攫爾來拂拭傍几案眉目睢盱苔蘚剝形模不入世俗用疑付大手傳糟粕未能點綴清廟頌閣闓大易擒春秋就令[illegible]末勢猶足為遷鹿物無貴賤繫所用千金乞我直暗投圖書散落愈　下晚歲惟有虀鹽謀學注蟲魚問老圃無乃塌颯為匜羞

養和

程氏繁露載李泌訪隱選異采怪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人至於今效之余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毗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烏龍養和且曰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蹋坐若變去謂之烏龍

養和皮陸皆有詩皮詩壽木拳數尺天然形狀幽把疑傷虺節用恐被蛇瘤置合月觀内置須雲肆頭料君携去處烟雨太湖舟龜蒙詩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觀適客兼能助五禽倚肩[illegible]海望鈞滕白雲喳不是逍遥侶誰知物外心

太玄經

先儒注太玄經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蓋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玄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以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宜若不相應子雲本意以為其半不可合也故踦贊嬴贊以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數也莽之僭竊通閏位也故先儒於踦贊嬴贊之下注以為水火之閏王莽傳贊所稱餘分閏位者謂此

書訛

王嘉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詞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佚欲但當慎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敖音傲今尚書作無敖逸欲有邦教字訛寫作敖字為曉然矣）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所以易訛也劉貢父曰武成一篇簡册錯亂蕉有亡逸今次定之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末終當有百王受命之語計脱五六簡矣然後亟接以偃武修文云

易文言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左傳曰元者體之長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左傳曰嘉德足以合禮善之與體會之與德其字不同其義則別易之文言以為孔子所作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史作此筮乃襄公九年二語蓋在孔子之先也

十五國風一

十五國風獨無宋魯或曰孔子之先宋人也魯父母之邦也為尊者諱親者諱不列二國於變風之次且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二十九

年季札來聘是年孔子生八歲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周南下至曹風凡十五國正與今之詩一同未嘗有宋魯也宋魯不在變風之列其來久矣自周南至於齊八國與今之次序同自豳風至曹風七國與今之次序異蓋當時魯國之序如此熟玫史記左氏可以言詩矣

十五國風二

十五國風次序或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天子安得居諸侯後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滅商分其畿内為三國邶鄘衛也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衛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曰以其地本商之畿故在於王黍離上列為三國而不獨謂之衛也

嘯

嘯十五章一曰權輿嘯之始也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夜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深遠極大非常聲也十五曰畢音五音之極而大道畢矣（異苑又炙轂子）

晉成公綏嘯賦曰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逍遙携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太清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可擬　阮籍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五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乃逌爾而咲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　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彷彿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

未至耶夫神契之音旣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荀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徵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與逸響惟深也哉　袁崧荅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淵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詞送意曲究其奥豈脣吻之切發一性之清泠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詩曰其嘯也歌袁崧所用嘯歌乃詩中字也雜字解詁曰嘯吹聲也說文曰嘯吟也

載事物之法

書顧命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屛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竹枝白黑雜繒緣之華采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萍綴雜采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采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綴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其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與典謨皆歷代寶傳之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在東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階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之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二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屛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比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

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墟分康叔以大輅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受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玉窪

俗説曰毛泰買一玉窪八十八萬玉窪二字奇甚當是器也古人詩中及酒器者如曹植詩玉樽列廣庭又樂飲過三爵　沈約詩玉罍信湛湛又金餅泛羽巵　許渾詩晚促離筵醉玉釭伊州一曲淚雙雙　後漢辛延年詩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李賀詩玉罌汲水桐花井絲蒨泥水如雲影　王建詩月似圓來色漸凝玉盆盛水欲侵稜以上所用皆以玉爲皿者皆不及玉窪二字殊未經用也

佛鉢

西域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升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亦如言也皮日休有佛鉢詩帝青玉作綠冰姿（佛律云此鉢帝青玉石也四天王所獻也）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麋味斷中天覺麥麨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帶斜風應不等閑吹　陸龜蒙詩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至今鉢緣有四重也）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裡見不煩西去詣靈峰皮日休詩序曰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陁衛竟若干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至于闐國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復來漢地晋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滬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焉開元寺後建興八年

漁者於滬瀆沙汭上獲之以為臼類乃葷而用焉俄有佛像見於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尚存

紫團參 參花蚕

度日休謝友人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神草別名是誰披露記三椏開時的定涵雲液斷後還應帶石花名士寄來消酒渴野人煎處撒泉華從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上茶陸龜蒙和之曰五葉初成椴樹陰紫團峯外即雞林名參鬼蓋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尋品第已聞升碧簡攜持應合重黃金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紫團乃山名今人以人參有紫暈者為佳殊不然也沈氏筆談載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有之贈公數兩公不受其曰紫團山者是矣王績詩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蚕參花蚕三字甚生參花人所未識溫庭筠詩松刺梳空石差齒香風軟透人參藥用參藥字益奇

蟹斷 即斷蠏二字尤奇

陸龜蒙蟹志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南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斷其江之故道焉耳蟹志蟹斷四字皆奇　吳都記曰江濱漁者揷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扈業亦是類也孟浩然詩鳥泊襄陽鳫魚藏縮項鯿又曰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又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

杜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寄槎頭縮項鯿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曰槎頭一說為襄陽郡地名一說為釣磯上枯木魯繹曰非也爾雅曰槮謂之涔槮音涔孫炎釋曰積柴木水中養魚槮為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然也　宋景文公詩煙原射雉樂春槮養魚肥蓋用槮字又按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　宋張敬兒為刺史作六櫓船置獻齊高帝曰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以

槎斷水者即龜蒙所謂斷也

賦句相埒

丹甑玉燭蓂莢芝房唐人慶雲抱日賦失姓名銀甕金船山車澤馬庾信賦秦雲動色渭水羅波喬潭裴將軍舞劍賦洞庭安波楚山霽色錢起洞庭張樂賦下語有此相埒者溫庭筠湖陰曲曰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壓闌干春晝長以賦中八字之意為詩一句尤為警拔

芍藥

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註曰芍藥香草也陸機詩義疏曰今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穎達亦曰未審何草皆非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於婦人是猶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椒性溫亦宜於婦人應劭漢官儀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溫煖也湘素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為男淫女也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以為女淫男也以為頗得詩人深意　左傳申叔展曰有山鞠藭乎杜預曰芎藭所以禦濕說文曰芎藭香草藥品各有種類豈可但曰香草也　晉傳統芍藥花頌曰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蓋言花也　宋王徽芍藥花賦曰惟神區之麗艸芍憑厚德而挺授用麗草二字甚勝虞繁蜀葵賦曰惟茲珍草懷芬吐芳梁王筠蜀葵賦曰惟此奇草還花西道傳咸芒香賦曰摛暱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英傅玄宜男花賦曰猗猗令草生於中方古人好奇用字不肯蹈襲如此令草二字出楚辭也

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有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廣都論古今醫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女人以繫包以理推之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

有所繫若無其形尚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華榮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寫而去故號此腑為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余甚異其說後為徐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有精思予為道驥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群丐相臠割而食之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見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龍川志畧） 按漢白虎通情性篇曰六府者何謂也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為臟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禀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禀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之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有形矣

位絶席

張禹遷太傅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司馬彪續漢書）

王常為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侯絶席（東觀漢記）

鄧鴻為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絶席 章帝以城門校尉馬防為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絶席（漢雜事） 絶席之禮漢世最以為重也

諱

太史公父名談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後漢無泰字郭泰鄭泰皆作太字李翺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金為鐳韓愈為李賀作諱辯特言在不稱徵之説故愈父仲卿未嘗諱焉曹志植之子奏議曰幹植不除不諱植字也

帶甲百萬

蘇秦說燕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　張儀說韓王曰秦帶甲百餘萬戰國策　江乙對楚宣王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蘇秦南說楚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春秋後語　吳趙咨使魏文帝問咨吳拒魏難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　晉王戎謂齊王冏曰今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古者捍闔之士言當國强兵者必曰當帶甲百萬事率類此

緯畧卷五終

緯畧卷六

高似孫續古集

和香方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粘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道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庾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比也山谷香偈我讀蔚宗傳風流不減二班者此也　梁武帝祀地用和香杜佑注以地與人近宜加雜馥雜馥即和香然則和香非始於梁也　何遜詩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　華嚴經曰譬香長者善調香調香二字尤佳　李賀詩練香熏宋鵲尋箭踏盧龍練香二字更好也

竊香

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為掾每會聞壽有異香香乃外國所貢一著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唯賜已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女通問之左右婢以實對騫乃以女妻壽晉書但云賈充女竊香耳此乃曰陳騫何耶庾信詩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盧珣詩燃香望韓壽磨鏡待秦嘉　薛道衡詩月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蓋皆用韓壽耳

香物 周禮名物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人歸也香物二字未有人用夢書專是言物曰珍用八物薦羞之物肉物膳羞之物三酒之物醯物絲纊組文之物動物植物毛物魚物鱗物 魚物二字出獻人 青物羽物獸物介物莢物羸物叢物十二壤之物卿三物馬牛之物牲物器物蓄聚之物米粟之物九穀之物米物六齍之名物雞牲之物玉鎮玉器之名物衣服之名物六龜之名物五雲之物旗物五路之物馬量之三物戈盾之物弓弩矢名物山林之物川澤之物金玉錫石丹青之物牲物蠹物然海物惟錯禹貢言之

好香

秦嘉荅婦徐淑書曰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淑荅書曰未侍帷帳則芬芳不設如杜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但用妙香耳好香二字未經人用也聞妙香二字出維摩經坐香樹下聞斯妙香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爇嬰香等品多名異是蓋令種之類也

奔月

黃庭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隣善相保梁丘子曰鬱儀奔日之仙結隣奔月之仙七聖紀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隣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隣月精也歸藏經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注曰姮娥羿妻羿從西王母請不死之藥姮娥服之得仙奔月為月精大洞雌一篇曰日華玉堂仙母金丹在其內奔日月

二景隱文曰西玄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隣經太上玄宮高上臺皈一作及蓬萊府北室金玉壁刻此益倫九真中經曰奔日月之道太上太清　九皇四司真人之所寶秘玄元君之玉章也自非有　玉名及東華紫字皆不得聳見此鬱儀奔日結隣奔月章表豪詩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

石流丹

神仙列傳曰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丹　抱朴子曰石流丹者山之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神農經曰石英有五色者石脂有五色者流石有黃青白三色今藥中流石用黃石英用紫庾闡詩朝采石英磵左夕翳瓊芝岩下此言石英耳　皮日休詩樣如金蹙小能輕徹潤將融紫石英此乃言紫石英也石脂用赤白他色少用也　姚合詩石脂稀勝乳玉粉細如塵

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兩岸有山魚不得上上即化為龍

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晉王衍善玄言唯談莊老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改更朝野翕然謂一代龍門　陸倕與任昉俱為竟陵王西邸之客及昉為憲司簪裾輻輳預宴者號曰龍門之遊　袁昂在朝褰諤號曰宗臣雅有倫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登龍門

八蠶

左思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李善注曰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繭蠶出日南按吳錄曰南鄉郡一歲蠶八績　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蠶正用此事海物異名記曰八蠶綿者八蠶共為一大繭

蠶理

孫卿蠶賦曰蠶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疾濕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謂蠶理氾勝之書曰衛尉上蠶法以農事人不可忽畧故衛尉勸之蠶法二字尤佳　陸龜蒙蠶賦曰荀卿子有蠶賦楊泉

亦有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古民之衣或羽或皮夫蠶之生覃厚絲美樸杼經絺鸞龍葩卉官誕益嚵盡取後已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輞川圖

朱景玄畫斷曰王維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京師西塔院有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　山谷詩丹青出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此詩是以氣吞右轄筆墨今所見者摹本不足道也余與徐淵子同點檢南宮出右丞捕魚圖一卷如無咎公所題者余曰此善摹者為之徐不以為然一日得一卷僅存三分之一餘圖如蔑葦之外意其為水耳此特波濤浩瀰水痕浪迹一一畢具人物尤精絕淵子必欲易之余有難色已而又有一卷題曰摩詰寒江釣雪上施秘閣之印此乃淳化以前未更秘書省印篆也畫筆奇古全不類世間所見山水圖也

秦太虛云予為汝南學官得疾卧直舍高符仲携輞川圖視予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萬年觴

衛青傳曰倪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班超曰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元和十四年齊魯初平宴群臣裴度舉觴跪曰陛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削平願同上千

萬歲壽上執酒為飲之　江漢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此漢唐奉觴所自也

方響

禮圖曰梁有銅磬盖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為之脩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磬而不設倚架上以代鍾聲人間用者纔三四寸樂府雜録曰胡部無方響緣聲直拔不應諸調太宗內庫別收鐵方響一片應二十八調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唐興慶宮龍池波湧得古鐵一片擊之乃宮架蕤賓鐵此即方響也雜俎曰蜀將皇甫直能別音律好彈琵琶元和中製一調乗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直甚恠因易絃再三奏之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絃於池上頃之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没矣明旦率力竭池池下獲鐵一片扣之乃方響蕤賓鐵也

唐咸通中有吳續打方響其妙超群本李太尉家樂人也唐李洗方響歌十六葉中侵素光寒玲震月雜瑽璫雲和不覺罷餘怨蓮峰一夜啼琹妻急節寫商商恨促奏愁越調逡巡足夢入仙樓愛殘曲飛霜稜稜上秋玉奇絶之聲牛受亦有方響歌曰長短參差十六片敲擊宮商無不遍筆力全不及

賜古物

太祖以素屏風憑几賜毛玠曰卿有古人之風賜卿所宜之物魏志　孔靈彥不仕太祖以白毛扇素几遺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贈古人之物吳均齊春秋　何點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識遺點稽康酒杯徐景山酒鐺以通意　傳昭字茂遠為中書舍人身安麤糲高祖賜漆合燭盤等物物曰卿有古人之風賜卿古人之物梁典　劉杳字士深為步兵校尉東宮通事舍人昭明謂之曰酒是卿之所好而居酒廚之職太子有瓠

瓢食器以用錫爲曰御有古人之風故遺古人之物梁典

琛版

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既善刺過今之版以象爲笏用象版甚佳劉義恭啟事曰琢冠飾首琛版宜躬用琛版益奇

累代文集

東晉丞相王導導子洽洽子珣珣子曇首曇首子僧綽僧綽子仲寶仲寶子玄成玄成子規規子褒九代並有文集路敦淳車紀踏 晋太傅謝安生琰琰子混三代爲僕射並有文集 宋光禄大夫謝莊莊子朏朏子瀹瀹子覽覽孫溫六代五人皆爲吏部尚書並有文集 魏熙郡太守江懿懿孫統統子彪彪子顗顗子夷夷子湛湛孫斅斅子清清子紛紛子聰九代有文集而史有謂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者此也

累代列傳

東晉始興公王導九世有列傳 河東裴氏自魏晉宋齊梁陳隋後魏北齊周十代皆有列傳魏有潛晉有秀頠楷宋有松之齊有昇業昭明梁有子野邃陳有忌後魏有駿升景延儁敬憲伯茂北齊有讓之周有舉長寬俠杲隋有蘊肅之

諸子各習一藝

鄧禹十三子各習一藝晋劉殷字長盛七子各授一經一子太史公漢書一門之中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青陸

易通統圖曰日行東方青道曰青陸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陸唯東方以色言耳續漢書律曆志曰日行東陸謂之春却曰東陸也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曰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春強猶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

說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也 宋景文公曾用青陸二字

冰魚

晉王祥後母朱氏（王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常欲得生魚時寒冰凍結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晉陽秋曰祥母患疾盛寒冰凍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一處冰小解魚出陽秋之叙事如此群精事藪今併錄於此） 王延西河人繼母卜氏盛冬思魚勑延求而不獲延尋汾叩冰而哭得一魚（崔鴻三十六國春秋前趙錄） 曾存之詩椎冰小鯉應堪鱠掃岸踈梅未放花盖用王祥事李商隱詩魚因感姜出鶴為吊陶來却用姜詩事（姜詩事母孝母好飲江水兒汲水溺死其妻恐母知之詐云行學歲作衣投江中俄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并且出鯉魚一雙）

懷果

殷輝字子倫汝南人每得甘果持歸進其母 黃昌字聖真會稽人得珍玩可食之物歸以進母（王謝承後漢書） 陳徐孝克事所生母殯盡每侍宴無所噉高祖審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覘之見取珎果內於懷袖還以遺母斌白高祖歎嗟令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以餉其母 孟宗江夏人還吳令時制不得將家行每得時味必以寄母（干寶晉紀）如此等事不止懷橘也張祐詩懷中陸績橘江上伍胥濤錢起詩節下趨庭出秋來懷橘情二詩皆用陸氏事

坤王兌相

五行休王論曰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兌廢离休

魚負冰

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冰鄭玄曰魚負冰上近冰也負冰言解蟄也夏小正曰魚負冰（傳陟升也） 張嘉貞詩河魚未上凍江蟄已聞雷 武三思詩凍解魚方戲風暄鳥欲啼

冬至

孝經說曰斗指子為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為至曆義疏曰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太陰

之氣以大水凝為雪故曰大雪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生於太陽太陽之氣下極於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以其一陽復生是以冬賀也亦以日之行天至於巽維東南角極之於此故曰冬至

豹尾

成帝大幸趙昭儀每上甘泉宮嘗從在屬車豹尾中楊子雲甘泉宮賦曰珍臺閑館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唯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考芳屏玉女而卻宓妃皆諷帝也可謂制作之妙矣　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已前比省中　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言尾謙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為　江南録曰古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　李商隱詩直登宣室螭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正用此　賈昶詩一辭豹尾內長別屬車塵　權德輿詩豹尾從風直鸞旗映日飄　宋莒公詩新陪豹尾乘便襲虎頭囊

河氷合

漢世祖至下曲陽傳云王郎兵至從者恐及至滹沱河水流無船可濟官屬大懼世祖令王霸往視還曰氷堅可渡世祖遂前比至河河氷合矣

獨孤及漢光武渡滹沱河氷合賦曰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為敵所迫當氷不堅及軍聚隱轔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塞川意者欲定神器於茲日彰至人之動天若非使不道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次而結氷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為峨峨之狀擁高旌以進雷長鼓以上及企路以全軍又迎風而破浪

慕容德正月渡黎陽津流澌冰合鄴令韓軌言於德曰光武渡滹沱河氷自合大王濟黎陽津

橋自成德大悅改黎陽津為天津橋燕録石勒逆戰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凍合軍至而河氷自泮舟檝無閡遂生擒曜謂是神靈相助改名靈昌津石勒乃以河泮而棄熟也

日觀

漢封禪儀曰泰山東南有山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尺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泰山記曰周觀者望見鎬黄河去嶺三百餘里望見如帶　應劭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曰日觀雞鳴時見日丁春澤日觀賦曰昔者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巡狩應其春仲莫不登茲絶頂遐燭大明思照嫗之義窮造化之精以為日象一人之德嶽是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設險俾夷狄之來平　又唐人日觀賦曰泰嶽東南峯開一室旁接天路低臨曉日陰埋玉兎動霄漢之微明曉報天雞越氛埃之迴出　梁李鏡遠詩始臨東觀俄升若木枝

朮序

皮日休詩白月半窓抄朮序清泉一器授芝圖殊不曉朮序所出後讀道藏仙經有載紫微夫人撰朮序其畧曰吾察艸木之勝負益於已者不及朮之多驗乎所以長生久視遠而更靈非謂諸物減於朮也以朮之用今之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餌夫道有內足者猶畏外事之禍有外足者亦或中崩之弊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朮者比肩五嶽今撰朮數方以傳好尚此服朮之法也梁庾肩吾有答陶隱居賚朮煎啟曰木榮火謝盡采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奥雲珠爭奇水玉此妙於餌朮者列仙傳載涓子餌朮陳子皇餌朮南陽文氏食朮皆得法者也

日休之言朮序遍深得乎服餌之法其詩又曰多擕白朮鉀愛買紫泉缸又曰倚杉閑把易燒朮靜論玄又曰白石靜敲蒸朮火清泉閒洗種花泥又曰度日竹書千萬字經冬煎

木兩三缸皆言木也

花信麥信

徐鍇歲時記曰三月花開名花信風　東皐雜録曰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　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成　晏元獻公詩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　崔德符詩亦曰清明烟火尚闌珊花信風來第幾番　徐師川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尹邊詩曉雨催花信春衣汚酒痕　張瀶詩春容將變臘暖信已驚花皆言花信也　皮日休詩潮期晴動庭泉碧梅信微侵地障紅　李昭玘詩凍雲欲雪雁聲過臘酒正香梅信來則言梅信也　王履道詩桃花春有信結子徧昭陽則言桃信也　國史補曰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　沈存中筆談石涼詩序曰屏梅氣而蕩燠清麥候而含凉者麥信也筆談又曰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　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雁來

漢九州

漢光武省郡國四百餘所爲十三州部司隷理河南 今洛陽 豫州理譙 今亳州 兗州理昌邑 今兗州金鄉縣 徐州理郯 今泗州下邳縣 青州理臨淄 今青州 涼州理隴 今秦州隴城縣 并州理晉陽 今太原府 冀州理鄗 今趙州高邑縣 幽州理薊 今幽州薊縣 揚州理歷陽 州縣 荊州理長壽 今朗州武陵縣 交州理廣信 今梧州蒼梧縣 益州理廣漢至於漢末加置郡國百有五凡縣千一百八十東有樂浪郡西有燉煌郡北有雁門郡西南有永昌郡廣袤如前漢漢官解詁曰冀趙常山 胡廣注曰經曰冀州既載居趙國今治常山 兗衛濟河 經曰濟河惟兗州居衛國今治山陽 青齊海岱 經曰海岱惟青州居齊國今治昌 徐魯淮沂 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居魯國今居豫州而治東陽 揚吳彭蠡 經曰淮海惟揚州又曰彭蠡既瀦居吳國今治九江 荊楚衡陽 經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居楚國今治武陵 益康岷梁 經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改梁州爲益州今治廣漢 梁邠黑水 經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居邠國漢改雍州爲邠州右扶風邑縣居司隷郡不復屬州今治漢陽 雍州

朔方漢別雍州之地置朔方刺史交趾南越漢平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列諸州今治蒼梧幽燕朝鮮經無幽州而周官有焉益冀之別也居燕國今廣陽是并代晉陽經無并州而周官有焉梁州之別也楊泉物理論曰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并州周官有并州無梁州爾雅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數而增交益焉

女史

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后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着於左手既御着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毛詩義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事周禮曰女史八人女史女奴曉書者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書內令漢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鑑顧女史而問詩范曄後漢書曰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晉記曰元康中司空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華箴曰歡不可凟寵不可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其義精好　裴頠亦有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尤妙　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更佳

天子目送之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晉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濯纓

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文中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悠悠之水清可以濯我纓全不侔矣　書曰又東過滄浪之水注曰別流在荊州宋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為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鍾城北界山此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荊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江中有滄浪州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流為滄浪水疑此州是也

太史公詩論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上釆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關雎為國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此論奇妙其言詩至矣盡矣學者試思之

蔡子池石硯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興平縣蔡子池南有石百丈許石青色堪為硯(一云出劉雲之江州記)又按唐仲雍州記白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紙臼此當又是一池也

太牢

左氏傳曰僖公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曰牛羊豕各一為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類此數也牛羊豕具為太牢有羊豕而無牛為少牢(漢書昭帝紀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人帛五十匹詔曰不幸者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今只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非也襄公二年曰馬牛皆百疋如司馬兵法曰兵出馬一疋牛三頭然則牛當稱頭此言疋者合言之耳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賛犢一羝牛亦可稱羝也

丙穴

周地圖記曰順政郡丙穴以其口向丙因以為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丙水每春三月上旬後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寸從穴出躍相傳名為嘉魚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地七八尺水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左太冲蜀都賦曰嘉魚出於丙穴詩曰南有嘉魚詩義疏曰嘉魚無鱗皮青長三五尺任豫益州記曰嘉魚細鱗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年年從石穴中出錄異記曰嘉魚鯹魚也形如鱒人以芭蕉葉隔火炙之肥美莫及洛陽有味魚亦此類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

㰐檝(音奈戴)

晉程曉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謂當行起去安坐止蹣跨（上音盤下音跨）所說了無急喈喈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笑問君極那搖扇臂中痛流汗正滂沱莫謂此小事亦是人一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聲類曰褦襶不曉事之稱也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渡幘溝漊適堪今時褦襶子

燭龍

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也）身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括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息為風　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　謝惠連雪賦曰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　張說賦曰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此二句用事新而壯

蓬萊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三見海水變為桑田蓬萊之清淺也（列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暮半也豈將為陵谷乎　王氏神仙傳曰王方平遇蔡經家因遣人召麻姑姑至年十八九頂中作髻餘髮垂腰既坐各進行廚金杯玉盤麟脯仙餚非人世所有姑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復淺於舊矣殆還為陵陸乎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也二傳文有問異並錄之）　山海經曰蓬萊山海中神山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海其中有山曰岱輿曰員嶠曰方壺曰瀛洲曰蓬萊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有巨鼇以背負蓬萊山十洲記曰蓬萊山外別負海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九氣丈人九天真君宮則蓬萊固在海中也（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或謂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真良師也可往從之自然乃回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探策十八

風俗通曰古封泰山禪梁甫舊說岱岳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八十沈佺期中宗誕

日應制詩作延金匱裡欲奏玉篪前用此事甚
工

舜祠絃歌聲

羅含湘中記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郡
遣官屬致祀則聞絃歌之聲王歆之神境記曰
九疑是舜之葬處也有青澗中有黃色蓮花芳
氣竟谷此山之表復有二峯望之乃似人形映
出雲端如玉積高於諸山頂有飛泉如帶舜廟
在山之陽人有入廟中者常聞絃歌之聲魯恭
王登孔子舊宅聞絲竹金石之聲固有此事也

辛荑

字林曰𦬧一作䕸辛荑也辛荑二字住南都賦
注引說文曰𦱊辛荑也

緯略卷六終

緯略卷七

高似孫續古集

流黃素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
素　梁簡文帝詩思婦流黃素溫姬玉鏡臺
張柬之詩將軍呂少白少婦怨流黃　喬知之
詩雲日曉微微愁思流黃機　王筠詩箱中取
刀尺機上斷流黃　蕭淳詩猶有望歸心流黃
未剪截　顧野王詩薊門寒未歇爲斷流黃機

環濟要畧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
按論語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
者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
黑之間流黃爲黃之間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
也所以爲間者頴子嚴曰東方木木色青青加
黃爲綠綠爲東方之間色南方火火色赤赤加
白爲紅紅爲南方之間色西方金金色白白加
青爲碧碧爲西方之間色北方水水色黑黑加
赤爲紫紫爲北方之間色中央土土色黃黃加

黑為流黃流黃為中央之間色又一法木尅土戊以妹巳嫁於甲是黃入青為綠火尅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赤為紅金尅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白為碧水尅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黑為紫土尅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為流黃余謂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釆備謂之繡此非間色乎

暈畫

墨客揮犀曰暈畫今之生色也余嘗謂五釆彰施於五服此固生色之始也　秦韜玉詩花明驛路臙脂暖山入江亭暈畫開　李西臺詩晴山雲暈畫孤嶼水含稜　盧贊元詩花外小樓新暈畫杏波晴葉退微紅　劉商隱愛義興暈畫溪者亦以其如畫也

茗一車

權紓茗讚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此言漢儒圖緯之書讀之令人憒憒所謂窮春秋者如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含神霧之類演河圖者如古龍圖河圖傳孝經河圖之類也

雪茶

陸羽第水雪水品二十以雪水滯而太冷也晉羊孚雪贊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雪蓋取其精潔也安可謂之冷滯耶喻鳧詩煮雪問茶味當風看雁門　白居易詩吟詠霜毛筆閑嘗雪水茶　丁晉公茶詩痛惜留書篋堅藏待雪天　胡文恭公詩雪溜雲腴試早芽皆是雪水瀹茶也　曹松詩讀易明高燭煎茶取折冰　姚合詩研露題詩潔銷冰煮茗香則又以冰瀹茶也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冬至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茗共客飲之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無非取其潔清也

羊裘

嚴光變姓名隱光武思其賢訪之齊國上言有

男子披羊裘釣澤中馬援歎曰殖貨財者貴其施賑也不然則守錢虜耳乃散領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羊裘於此始

素丞相

論衡曰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於新論者也君山名譚著書言當世事二十九篇梁以陶弘景為山中宰相亦兹類

致拳拳

古樂府定情篇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用致綢繆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和合條脫致契闊佩玉結恩情而期於山陽山北終以不答乃以傷悔焉

種瓜

邵平秦東陵侯之後為布衣種瓜於長安瓜美俗謂之東陵瓜　漢施延沛人種瓜自給　姚後常種瓜灌園吳錄　步騭與衛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　郭平原以種瓜為業沈約宋書　韓琮種瓜營葵　孫鍾富春人種瓜為業劉義慶幽明記　以上十人可謂瓜隱矣　楊炯詩亭逢李廣尉門接邵平瓜　許渾詩白社貧思橘青門老種瓜東陵在青門外也

襲六為七

相如封禪書曰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楊雄劇秦美新文曰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二文甚相類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曰可三二京四三都

易聖

唐衛大經邃於易人謂之易聖　唐昭宗時有筮人謂之易聖耳目記　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嚴子卿馬綏卿善圍棋號棋聖衛協張墨號畫聖張衡馬忠號木聖抱朴子　李白嗜

酒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時號醉聖（開元天寶遺事）

賣文

丁隱君歌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揉山斧可以拋身麋鹿群　杜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

曆日

楊泉物理論曰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為早晚之候故立曆日堯典一篇唯載曆象一事則曆象一事至堯備矣孔氏書傳曰曆象其分節敬紀天時以授人也

離騷傳

淮南王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只以大山小山觀之安深於騷矣然王逸所注絕不引此書

八百碑

唐人說李邕前後撰碑八百首按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賷金帛求其文杜詩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蓋謂邕也

邕碑今尚遺者左羽林將軍臧懷亮碑（在相州）開元寺碑（淄州）嶽寺大照和尚普寂碑（西京）李府君碑（西京）普光寺碑（泗州）婆羅木碑（楚州）大雲禪寺碑　老子孔子顏回贊（海州）秦望山法華寺碑（越州）嶽麓山寺記　大律故懷道闍黎碑（括州）石室記（端州）有道先生葉公碑　東林寺碑（江州）左武衛尉　將軍李思訓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　鄂州刺史盧府君碑

三本書

柳氏家訓曰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卷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供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　祖宗時內則太清樓藏書龍圖閣藏書玉宸殿藏書外則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如咸平八年榮王宮

火延及三館於是出禁中本付館閣傳寫則書本豈可無其副具後官書往往侵竊士大夫家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黄紙為大冊書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元豐中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從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黄本以館職資淺者為之宣和初置補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侍臣十人為參詳官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命以官然以崇文總目言之李善注文選固在五臣之前此乃云因五臣而為注非也三茅君内傳曰唐李遵撰遵非唐人也固有差舛如此者中興館閣書殊為簡畧余在館時日以校對猶是郡國民間所上本館閣不曾再行繕書又止有一本一篇借出竟成失落故闕書亦多又秘閣所藏畫亦無畫目真贋無辨殊闕典也承平時士大夫家藏書如常山宋氏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中興初如三山余氏臨川吳氏會稽陸氏諸葛氏今皆散逸矣况有三本乎

四愁詩

張衡不得志為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　張載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露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遥何以懐愁心煩勞我所望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琴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又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黄素我所思兮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隅太山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

從之路阻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傳玄歌詩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佩珠璜　又有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何以報之比目魚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報之翠鴛鴦　貫休歌詩欲贈之紫玉尺白銀鐺盖效四愁體　李嘉祐詩宋玉怨三秋張衡復四愁盖以四愁比騷也可謂善言詩矣　崔簡詩平子四愁今莫比休文八詠自同時便不及嘉祐也

古學

桓譚博學多通遍治五經尤好古學從劉歆楊雄問疑異盧植上書臣少通儒從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古禮記

研眼

硯錄曰端石有活眼死眼圓暈相重黄黑相間瞳精在內品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然古人賦詩中殊不言眼也惟唐彥猷曰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鸜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不知者以為石病石有上下巖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綠黄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為稀有其生於墨池之外者曰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高眼尤可尚不為墨漬常可睹也

誤筆成畫

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畫為蠅吳王以為生蠅舉手彈拂之吳錄　王獻之為大司馬畫扇誤筆落扇上即點畫作烏駮牛孫暢之述畫　王維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盧綸詩紙筆求書扇張屏看畫蠅各用此二事摭遺載唐戴嵩畫水牛因筆墜為烏亦此意

卧雪圖

卧雪圖巨然所作漢時雪夫餘洛陽令至袁安門無行路令人探雪見安僵卧令舉為孝廉典錄

又有焦光出於漢末冬雪大至袒卧不移（皇甫嵩高士傳）又有胡定先穎川人雪覆其室令排雪遺乾糗事亦大畧相類人困雪中事但言袁安

丁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取家藏袁安卧雪圖以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帥竊去易以蘆鴈王琪君玉留詩曰　壹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文瑩野錄）

三十六玉皇

李賀詩為君持此淩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李白詩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颻下雲軿此也

泰階六符經

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藝文志有泰階六符經漢書曰泰階六符上階天子中階公卿下階庶人凡三階一卷所謂泰階六符經者應劭以為黃帝所作也其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與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各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　皇甫冉詩緣雲天仗合玄象泰階平　司空圖詩禺餘和方濟台階潤欲平此言泰階欲其平也權德輿詩六符既昭晰萬象隨陶鈞此言六符欲其明也

礛䃠

太平廣記曰月支獻猛獸兩目如天礛䃠之炎光礛䃠雷光也（礛先念切䃠徒念切）

納音

子為陽之始午為陰之始也以甲加子數至午加丑

數至未午上得庚未上得辛謂之陰索陰又以甲加午數至子加未數至丑亦得庚辛謂之陰匹陽此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凡七七爲西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而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水此所謂納音也但數其干不數其支其源蓋出於六十律旋宮法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合六十音

沈存中筆談曰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已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於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至於巳爲陽故自黃鍾至於仲呂皆下生自午至於亥爲陰故自林鍾至於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冰丸霜散

朝野僉載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符或玄冰丸

飛霜散暑不能侵抱朴子曰不熱之道服玄水之丸飛霜之散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日比行黑蛇血故少得合之也漢武内傳西王母曰仙之上藥　詩採取神藥山端白兎擣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梁武帝詩紫霜耀絳雪追遠轉復飛陸龜蒙詩桂父舊歡飛絳雪桐孫遺韻倚玄雲

鹽生

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為苻朗設盛饌朗曰鹽味少生玄晏春秋曰衛倫稱劉子陽食餅而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師曠善識味平公賜之食師曠曰此勞薪為費平公試問之宰人曰用故車脚炊飯晋武帝賜荀勗食進飯即謂座人曰此勞薪炊飯也座者未之信密遣問之果是車脚炊也蓋此之類

沉香山火

隋主除夜設火山數十盡用沉香木根火山暗則以甲煎沃之香聞十里江淹詩金爐絶沉燎綺席生浮埃則沉燎始於梁矣李商隱詩沉香甲煎為沉燎玉液瓊酥作壽杯當用前事李白詩博山爐中沉香火雙咽一氣凌紫霞李賀詩沉香火煖茱萸烟酒餞綰帶新承懽王建詩院院燒燈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三詩皆用沉香火即所謂沉燎也

三儺

論語䟽曰儺逐疫鬼也為陰陽之氣不節厲鬼隨而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為四目熊皮為帽口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度為之按月令季春命國儺季秋天子乃儺至冬又曰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敺除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庶品大儺賦曰於吉日之上戊將大蜡於臘烝乃班有司聚衆大儺天子坐華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旖率百隸之侲子群鼓噪於宫垣二賦

只言冬儺耳春秋之儺盖少見唯唐孫頠有春儺賦曰是月也建丑於辰日交長至有司方陳大禮展時事達九門以磔攘協四靈而滌器匪歲之卒乃春之季令陰氣以下降使陽和而上利順三時而不忒協諸福而畢萃然則此禮唐時猶行之所謂順三時而不忒者三儺也

小雨由山

張士伯禱雨於崵山忽聞空中語曰大雨由天小雨由山神仙感遇有人叩其祈雨神告之曰雨禁絶重

沃焦

玄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石焉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物類相感志曰沃焦山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盖禀至陽之為質也海水激浪投其上噏焉而盡計其晝夜噏攝無極若熒爲受其洒汗耳此道家之説無是山也四海受百川之漲必然海湧而溢也

吳融沃焦山賦曰域中公子問於方外先生曰盖聞水之大也下環乎地上浮於空無象無邊覔猶洪濛百派千流皆歸於東何巨溟之深也萬古能容何九州之高也不淪其中先生曰渾沌死乾坤始東南傾川澤委帝乃慿海旁溢俾山中峙復爭以火用銷其水此沃焦之為義真宰之元言者也請言其狀也嶢乎崒乎赫犧乎翕赩乎陰陽熾炭天地開鑪景風鼓吹赤帝規模成於妙有拔彼虚無處冷能熱雖燔且濡於律則黄鍾取法在易則既濟相符峻屹兮壓海萬里鴻洞兮烘天一隅掖鴻濛軋天吳鱗介既難以潛伏草木安得其芬敷巨靈不能擘長其爛乎愚公不能移憚其焚軀虀漲疑竭大室若枯爾其水之來也浩浩爭奔滔滔不住蹴嶽摧阜跳天沃霧暘谷無地扶桑失樹雷奔潮走雪飛沫聚吞吐造化浮沉朝暮一歸塘（歸塘一作歸墟）之積積既久而還盈一尾閭之洩洩不供而旋注

苟彼不為煎熬何物當其委輸

沓潮

番禺記曰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劉禹錫沓潮歌曰屯門積日無回飈海波不歸成沓潮轟如鞭石屹且搖亘空欲駕黿鼉橋驚湍蹙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岩嶢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遥仰鼻噓吸揚朱翹海人狂顧迭相招罽衣髽首聲嘵嘵征南將軍登麗譙赤旌指揮不敢囂翌日風迴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瑶叙曰元和十年夏五月大風駕潮南海泛溢南人云沓潮也率三歲一有之

入閤

歐公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禮壞天子未嘗視朝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即位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事(其)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

按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三品以上入閤議事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則入閤已見於貞觀中不止開元間退御紫宸受朝乃云入閤也德宗貞元制自今後五月(一作五日一朝)一日御宣

政殿與群臣相見則是不行入閤之禮矣玄宗時優人有求賜魚者玄宗曰五品以上入閤以魚袋合符汝不可得如武后時崔承慶上疏曰五品以上佩龜者后改魚用龜別敕宣召恐有詐妄故内出龜合然後應命六典曰魚符以備別敕宣召此其制也宋元憲公曰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閤及其叔世務從簡易正衙立仗遂廢其後或有行者人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宋公乃於御殿亦曰入閤何也按唐含元殿至宣政殿紫宸殿皆在大明宫中大明宫者東内也其喚仗入閤與歐公同西内太極殿即朔望受朝之所亦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也太極殿兩廡東西二閤二閤有門當又轉北而入兩儀一如東内之制鄭谷入閤詩秘殿臨軒日和鑾返正年兩班文武盛百辟羽儀全霜漏清中禁風旗拂曙天門嚴新契勘仗入乍承宣玉几當紅旭金爐綴碧烟對敭稱法吏贊引出宮鈿言動揮毫疾威容報簿專壽山晴靄黛顥氣暖連延禮有鵷鷺集恩無雨露偏小臣叨備位歌詠泰階前

數行俱下

應奉字世叔讀書數行俱下續漢書宋武帝才思朗捷省書奏五行俱下梁昭明太子讀書數行俱下過目皆臆

通五經

后蒼東海人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蔡玄汝南人學通五經帝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并毋扶風人受業太學通五經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爲當世大儒見東觀漢記張霸博覽五經孫琳劉固等並慕之漢人往往以通五經爲重其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也五經縱横周宣光周舉也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也五經復興魯叔陵魯丕也皆得通五經

論石渠

歐陽地餘爲太子中庶子以尚書授太子後爲

博士論石渠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薛廣德以魯詩教授蕭望之數與論議器之充論石渠周堪與孔霸俱事大戴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石渠施讐為博士論同異於石渠林尊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韋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張長安論石渠至淮陽中尉論石渠之選其斬如此

待詔金馬門

公孫弘徵賢良文學擢對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賈捐之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三輔黃圖）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被公召見讀誦益召高才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待詔金馬門元帝時鄭朋上疏言許史子弟章視周堪堪白令待詔金馬門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文待詔金馬門（如淳曰班固目錄）待詔金馬門漢盛選也以漢之久而僅此選者僅若此耳殊不輕畀也　李白詩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劉禹錫詩籍通金馬門身在銅駝陌李端詩漢主金門正召才馬卿多病自遲迴鄭谷詩貴為金馬客雅稱水曹郎

酒法

月令孟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釀酒之事盡在此矣苟能精之豈不佳哉人顧未精於此耳月令注曰有司謂煮酒之官煮酒二字蓋出於此歐陽公醉翁亭記曰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蓋取諸此

狽

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高后紀曰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來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

豫馬說文曰猶玃屬一曰隴西犬子謂之猶猶余救切

雁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　王維詩蘆笋穿荷葉菱花冒雁兒此用雁兒甚新　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懽以相保　晋王獻之詩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唯有鳳皇子百金不我鬻千金難為市　山海経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圓圓古卵字

狒狒讚

狒狒讚曰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下脣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為髲血可染衣手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沸切

珧

郭璞江賦曰玉珧海月吐肉石華晋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美如珧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趙德麟侯鯖集韓退之詩所云馬甲柱正謂此字書曰珧蜃甲可飾物爾雅釋亏曰亏有緣以金為之謂之銑以玉為之謂之珧今人但用瑤字固自有珧字也東坡詩金虀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但有柱字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蠔山擫疊嶂却用瑤字也

三嚴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奏請中嚴群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注曰嚴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者亦以鼓也

子監淵李目輔全日有書的人殷周
又似眉世康象蜀不精張史張人突
南入白説傳子內睦光目記良汝欽
書字毫淵張經眸王衣孫瞳學而順
大眉記秋蛛同子子戎傳相方堂先折
傳抱馬義目工夏河晉江湘李本秦賢觀
朴東王光書摘徽書眸王汝學天傳貌
虎眉子目長視又子梁堂綱貌
眉有年光目目竹如分堂相額
王文白拾外史銘而林電明氣岑有
世王毫遺射記皇帳之如秉論武文五
紀帝眉隋隋目照賢岩陪趙安重柱
秀八書高如不傳下韓景君瞳頂
眉釆祖懸彰曰電子真嚴呂舜祖隋
列曾直光目珠戎世閃世尤光項高
傳李兩眉如粗東大説閃説三戴羽貌
通眉八秋方目目特記漢如
眉甚釆水深子老視目沈書婦

路顏衡袁象子禹傳帝帝蒼一吾銳
額又曾天頂尸列圓尺子頭
有提子綱角脩日面三陳注赤
三神伊相墨頸角帝赤寸遺日帝相
理契尹貴庫河黑夏伏廣出讀銳樂經
理老田仲執孝圖帝子義面東書頭什
也予伏白伏圖月張孝帝白觀貫象圖
补類義並庫伏角論經深讀遺朱宋
子有珠摘貫庫子晏語援面記類爲均
三連輔腦貫尾平摘神河黑長大
龍衡象馬石生仲輔契圖帝頸頸
額山周梲曾象子垂小上黑
龍黃庭魚犀始產龍銳帝
額帝輔顏角角星曾顏世趙長
河廣象淵宮柳曾尾河子漢舜説景頸
圖額又論子下子生圖子高復異而海
折子語悳摘曾長祖神方寒長
額晉摘珠紺子頸曾契面蠶類

陶周馬通孔懷文書過手邑攜帝
弘射中叢注王猿膝過鳳江嚳
景聲既予曰雅臂劉尹尺頸未帝
相皇趙王汾南廣李佁善涼李中王傳系
經王徽佀屢子鳶三關縣連説通孫
序世左身也許肩國令錄前手允
曰光傳子伊腰梁廬悳內手衰頎
相傳商秦尹十異叙秦傳文文河黃
者書臣秋晏圍異淮客棨曰神舜圖帝
蓋王史傴江尹別角垂秀武契援欽
性敦記身安諱傳子後王梁武手頎
命晉文春湯王晉駢燕隱書帝握史泰
之書春秋晏元書脅錄晉文十記澤
著始予祥秉武書李書在文岐
乎背沈春耳祖劉手仙老頎
形若龜秋呂羿曜左仲傳子秋后
骨有背洿北戴傳子神元稷
吉貫尼仲膺齊記手展命春

孝元舊世口猶袁準伏高間賀李
經命喙家摘子大傳祖始藏鼻一鬚
句邑史始輔貴口方史皇輔太之康尺目
命夫記皇象論虎記漢象公淵傳子任如
敘子齒録口高摘山淵千頁畫
耳如方河始大大不世特異隋馬
三縞口圖皇口鼻高誠子越孔援
門貝漢老海輔舜漢陳則曰並春暉東
鄉老納東明子口家孝書遺不鼻列秋鬚觀
記子方德金含孔光經山靈者仙異眉漢
頤珠皇荀澤子武援準淵面傳邪如記
長齒启四猜海東神山伏不之虎畫王
耳仙老經輔口觀契準黃淵山鼻梁現
仙老傳君烏家言漢太摘禹則日孝伏猪千
傳子神喙如記公輔重不者經義麵實
神駢趣禹斗孫論象虎請面援禹梁晉
方齒王尸星權語鼻鼻神虎書記
頤王武越子遠江摘隆有契鼻眉

也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裡相應莫知其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劉孝標相經序曰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　乎幾響窮乎應二公之言皆名言也孝標又云日角月偃之奇龍樓鹿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鱗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寔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

茶爐筆床

天隨子每於寒暑得體中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齎一束書茶爐筆床釣具擢船鳴榔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笠澤叢書）

香井

任昉述異記曰魏武陵中有泉謂之香水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一說香水在并州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為紫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香水二字尤佳然石曼卿荷花詩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乃以為漢宮也只此分香一事亦魏武也唯陸機喜用陸機弔魏武文曰余為著作郎遊秘閣見魏武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弔曰紆佳人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下一句奇絕

緯略卷七終

緯略卷八

高似孫續古集

通爾雅

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厥號曰鼮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遂盛（郭璞爾雅注何承天纂文）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熒熒光澤帝異之問群臣莫知對竇攸對曰鼠名鼮詔何以知之對曰名出爾雅詔秘書審計如其言上喜賜帛諸侯子弟從之受爾雅（三輔決錄）

漢侍中劉秀表曰宣帝時擊磐發盤石於上郡石室中有反縛一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謂此二負臣也詔問何以知之對曰出山海經其曰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其手上大驚一時多奇之 又孝武帝時有獻異鳥者不知何以食之東方朔見之能言其名又言所當食問朔何以知之曰山海經所出也此與通爾雅者如合一揆矣

水事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甚都昂蚌鷸相持賦曰水濱父老以漁弋為事此句全學南史所云沿瀨居民以鵝鴨為業也晁無咎跋王右丞捕魚圖有曰曉道吳江如此漁者業廉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事十數株林和靖詩亦曾用茶事二字水事尤清絕

孔硯

唐王蒿蕚孔子石硯賦曰旁積嵒露中含偃波八字奇特常人筆力不可到 李賀青花紫石硯歌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寬頑何足云乃以為寬頑何也 劉禹錫硯詩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龜下豈天然亦不以為然也 宋景文公摘粹曰河東舜廟中有大硯一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魯廟中有孔聖修六經硯一方尺三寸中心以穿穴蜀犍為人得楊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角汾水王通廟中有通隋時續六

經所磨硯伍緝之從征記曰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庾肩吾謝銅筆格啟曰烟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當是青石也

筠

王子充筠賦曰殊相逸發奇文秀起此八字全如晉人傳及世說中言句　蔣防鎮圭賦曰雲虹發色氷雪成姿上一句甚佳下一句恐玉非氷雪之潔耳然尸子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

東方朔有相笏經袁天綱又有相笏經郭先相笏經陳混掌相笏經古相手板經六卷

熬波出素

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以示鎮軍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寔高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齊書此十六字直可在玄虛之表王誕字茂世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冊出本示誕誕曰猶少叙節物一句誕便擘筆接其秋冬代變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歎美而用之古人服善有如此者今世無此矣然融賦出於自筆珣策乃誕益之尤為可服東坡詩柳絮才高不道鹽直用融語三字也　曾子周禮注曰煮水世本曰宿沙作煮鹽廣志亦曰煮鹽鹽鐵論曰煮海魯連子曰煮沙益州記嶺表録異皆用煎字融賦直曰熬波出人意表宋景文詩灑鉊萬梭催貢篚熬鹽千井窘牢盆乃用熬字景文雪詩鹽波熬巨浸縞頃界中田用鹽波甚新

春秋列國文章

讀左氏傳甚愛鄭楚文章自典謨誓命以下無有而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取以約史者未可及也因悟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其重複精詳至再至三如此文章安得不好

文筆遲速

武帝春秋二十九得皇太子枚皋與司馬相如作皇太子生賦皋為文疾受詔輒成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見漢書　顏延年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敕各撰樂府北征篇延年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宋書　葛稚川以為長卿製作雖遲而首尾溫麗枚皋雖敏而時有累句故知急行無善迹矣楊子雲又謂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必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策非相如不可

太玄法言

桓譚新論曰子雲新造法言太玄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以與並肩若生於周世則為金匱也二子之論如一葛稚川曰充所著論衡北方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得之嘆其文高度越諸子嗚呼世安得復見伯喈者乎稚川又曰盧生問云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著書正恐年遠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曰若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玄經也然賴容春秋例曰著作之事前有司馬遷楊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即馬融鄭玄遷史記不識畢公為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楊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而云所從來遠矣嗚呼難哉

幼文名

班固九歲作頌賦東觀漢記　曹植十歲屬文文選人名錄　阮籍八歲庾闡九歲屬文魏氏春秋　劉孝綽七歲屬文南史　丘遲八歲屬文庾肩吾何遜八歲賦詩陸從典八歲作回文梁書

葛洪論史記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次為項羽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敘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事不遇亦一代之偉才然觀太史公之言曰決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故述往事思來者嗟呼

知還之志洪其庶幾乎

玉蟾蜍

廣川王發晋靈公塚甚瓌壯器物皆朽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硯常袞詩綴廣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劉禹錫詩玉蜍吐水霞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 胡文恭詩點筆乍驚蟾滴漬漿寒 夏英公詩玉蟾分滴漬圓池 宋景文公詩獨憶王筠齋壁詠玉蜍飛溜入霞箋盍用此 吳融硯賦曰玉蟾一滴松烟四上上句四字妙甚用玉滴佳

蘭賦

仲子陵幽蘭賦曰真正內積芬華外揚和氣所資精英自得此十六字超出筆墨蹊徑吳筠竹賦曰契道合靈表貞示節用道字貞字亦不在蘭賦下

鍊石補天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出淮南子 蒼天西北小闕庖犧見之惡不悅治鑄五色石合為一乃以補之出異苑 歸美山山石紅丹赫若采繪峩峩秀上切霄隣景名曰女媧石大風雨後天澄氣靜聞絃管聲王韶之南康記 劉孝威曲水詩序曰女媧補石重華棄金唐人鍊石補天賦曰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益倏至堅之主所以稗覆幬仰周晋磨礱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為勞至德何慙於山甫司空圖詩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崔桐詩補天留粉石縮地入青山韓愈詩玉盆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李賀詩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屏風隔坐

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續書 景帝時紀陟父亮為尚

書令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分隔其
座張勃吳錄 唐人試進士嘗以隔坐雲母屏風爲
題 梁劉孝威謝勑賚畫屏風啟曰紀亮所隔
唯珍雲母武秋所顧止貴琉璃豈若嶌帝臺之
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
賦李尤誰敢銘此乃用紀氏故事也

十種琉璃

大秦國出青白黑黃赤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
魏略又有五色玻瓈紅色者最貴玄中記 程氏繁露
引魏書有天竺國人至京自言能鑄石爲五色
琉璃於是抹石鑄之所謂琉璃者謂其如玉也
若以石鑄之曾何足珍按廣雅曰琉璃珠也韻
集曰琉璃火齊珠也則知琉璃爲物玉也晉潘
尼琉璃碗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
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闚燭龍覲王母訪
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玄儀以
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
內麗飛塵靡停灼淪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
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劲勵瓊玉
磨之不磷涅之不濁如潘尼所賦的非以石鑄
之者矣

碧

古人賦中最好用碧字 張衡南都賦曰綠碧
紫英青䨼丹縹左思吳都賦曰紫目流黃縹碧
素玉又蜀都賦曰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李邕石
賦曰苔蘚剥落雨露淋漓氷碧藻曜繪畫紛披
用氷碧二字尤佳廣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出
越嶲說文曰碧石之美者嫣世論曰碧似玉唯
猗頓能別之

木難

曹植樂府詩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廣志
曰木難珠黃色生東夷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
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崔豹古
今注以木難爲莫難

水仙賦

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欠奇偉五年

前楊仲囦自蕭山致水仙花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兩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體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為水仙花賦時人以為不減洛神賦余固不敢望知幾萬分一亦知名人制作自有意會古人也楊仲囦今名囦道

畫二䟽

晉王彪之詩序曰余永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䟽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王彪之詩不可見東坡有二䟽圖贊則二䟽故事後人每以為圖然隋朝畫品有高貴鄉公所畫祖二䟽圖今當不復有此矣舊讀顧況詩有云䟽家父子錯挂冠梁鴻夫妻虛適越殊不可曉當有激云爾

順下風

齊孔稚圭玄館碑曰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居崆峒之上軒帝稟順風之禮蓋用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焉稚圭下語壞壯如此越王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成矣寡人聞夫子之於陰陽進退之理預知未形來聽下風越絕書聽下風聽於下風也

不喜俗人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不喜俗人而嘗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阮籍性簡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誤相報適輒便捨去臧榮緒晉書 晉人風尚高曠往往如此不止嵇阮而已

削藁

漢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周就素重慎周密上封事輒削去草藁 後漢樊弘謙柔畏慎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寫毀草藁 皇甫嵩畏慎前後上表陳其補益者百餘事皆手書毀藁 魏陳群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草 魏任嘏每納忠諫輒手書壞本 北齊封隆之首參經略奇謀異算密以啟

闡上書削草藁　宋謝弘微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

罰酒

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勝作屏風賦韓安國作風賦不成鄒陽代之罰酒三勝餘各賜絹五匹出西京雜記　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側其和逌等各罰酒姚志　石崇元康六年從京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南縣界澗谷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不能者罰邑令潘豹散騎常侍劉邃南郡太守石㝢各罰酒三勝金谷詩序　因觀此三事則蘭亭脩禊賦詩不成者罰酒非止此也

楷書

晉中經簿曰有緗素書白縑楷書黃紙楷書白絹行書二尺竹牒楷書白練絹楷書廣內置楷書吏自晉始唐玄宗始以隸楷書易古文尚書今儒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宋景文公嘗言蘇頲撰朝覲壇頌曰有乩虞氏館閣校讐官於乩字之右點曰疑不知有楊倫者得古文尚書釋文知乩字為古稽字此開元以隸楷書易古文之失也

孔子因史作春秋

阮籍孔子讚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因史作書四字甚佳

瑀璧

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媧和吉氏琴操令善琴者傳卞和操有其聲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卞和三獻人不識以余觀之非當時操也蔡邕記卞和楚野人嘗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於懷王王以為欺謾斬其足和作操曰悠悠

沂水經荊山兮精氣鬱决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為功兮

雲夢

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注云雲夢之澤在江南是不然也左傳曰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於江南其後涉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又曰鄭伯如楚子産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産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

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為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即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為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予按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丘半出寰宇記本樂史所撰史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辯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曰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一作南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耶酈道元水經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亦不明指一處不可專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玄圖

張衡玄圖曰玄者包含道德搆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原又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

於太始莫之與先其言冥眇契理如此殊少傳斯圖也

太素

易乾鑿度曰太素質之始也雄含物魂號曰太素（雖雄俱行故能含物魂而生物也獨言雄主於陽故也）　帝王世紀曰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莫不可為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自道既建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謂之龐洪蓋道之幹既育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清濁始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蓋道之質　禮斗威儀曰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六十歲而反太素冥莖乃道之根也張衡靈憲注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莫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如是永久焉斯為冥莖（揚雄覈靈賦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沉沉不可奪搏與此同意）　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體同色坤屯不分（坤也音渾沌）　陳思王髑髏說曰昔太素氏不仁勞我以體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之真也　阮籍通老論曰焉得松喬順神太素道遙區外登我年祚陸機詩澄神玄漠流樓心太素域弭節欣高視俟我大夢覺顧公旦吝陸機曰恢恢太素物物初基在昔哲人觀衆濟時

天圓地方（內景外景）

單居離問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識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氣是故外景幽者含氣是故內景廣雅曰天圜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地至厚與天高等

天九野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尚書考靈曜曰皋天廣雅曰上天）　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顥天（尚書考靈曜廣雅皆曰成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尚書考靈曜曰

赤天東南方曰陽天　淮南子亦曰天有九野春秋內事曰天有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所謂十二分次者即分野也前人多與分野並言少言天分　程楚賢碧落賦曰五石難補九野環舒星辰麗之而照耀日月憑之而居諸蓋用九野事也

天宇

梁元帝纂要曰天地四方曰六合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　顏延年詩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用此宇字　劉允濟天賦曰察黃道以開域群紫宮而為宇　徐彥伯南郊賦曰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寶位　王勃七夕賦曰霜凝碧宙水瑩丹霄用字皆新奇

渾天記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蓋渾儀體也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三曰周髀周髀所造非周家術也近世復有四術一曰方天興於王充二曰軒天起於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此論精確

漢渾儀土圭

義熙起居注曰十四年相國表曰間者平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土圭歷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宋顏延之請立渾天儀表曰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或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奉使入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觀奇秘絕代異寶旋及王府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憑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尚矣則七曜運變無匪康時九代真觀不絕司曆臣夙懷末意懼於非任今忝惟職統敢昧死以聞

月節

范子計然曰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為月節（月節二字他書未之見也）

天雖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鷄即鳴天下雞皆隨之物類相感志曰大荒東極至毘府山臂焦山脚巨洋海中昇載海日盖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鷄皆鳴潮水應之　溫庭筠詩漏轉霞高滄海低頗枕上聞天雞用天雞也　陳陶詩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用玉雞也　李白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

雲占

左氏傳曰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也王曰除心腹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終不禜京房易飛候曰黑雲如群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星後大戰殺將又曰雲如雌雉或如雄雞臨城其城必降兵範占候秘訣曰有青雲如雉兎臨城營軍敗走地鏡圖曰齊氣之見爲牛雲氣占曰趙雲如牛北夷之氣如牛蔡邕獨斷曰夏至日南方有赤雲如馬者離氣也春秋元命苞曰堯母慶都升高丘有雲如鹿感以生皐陶以上所言鳥獸之形皆所以占雲也按兵書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左氏春秋則曰水雲如魚鱗山雲如草莽旱雲如烟雨雲如波魏子曰北夷之氣象群羊南夷之氣象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正此之謂

天賦

混成蔟粹劉允濟天賦　養空栖無崔楚賓碧落賦　名也者純陽之精形也者太無之精天行健賦　陽乃天之德陰乃地之符剛乃天之義柔乃地之樞陸肱乾坤爲天地賦　天之道也存乎至輕范榮三無私賦　以上數語皆極其妙

裁成風雨

劉允濟天賦曰驅馭陰陽裁成風雨用裁成於

風雨之上方冊中無此文章也

相雨

黄子發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濯魚雲遲者少雨難至江漢雲疾者即日雨黄子發相雨書又曰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中有雲覆日而四方有雲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四方有雲如羊如猪雨立至四方北羊中有雲後五日大雨四方壮羊中無雲唯河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洛猪狮三日大雨以雨丁之辰四方無雲唯漢中有有六十日風雨　當以六甲之日平旦清明東向望日始出時日上有雲大小黄日中青者以甲乙雨赤者丙丁雨白者庚辛雨黑者壬癸雨黃者戊己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以天方雨時視雲有五色黑赤並見者即雷黃白雜見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沛流海　京房易飛候曰凡候雨以豬狀空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風日雲雨有黑雲氣如覆船於日下雷雨有黑雲氣如羊蟲當暴雨有異雲如水牛不出三日大雨有黑雲如群羊奔如氣為五日必雨有雲如浮船皆為雨北辛獨有雲不出五日大雨四空見青白雲名曰天塞之雲雨散也有蒼黑雲細如杼軸蒸日月五日必雨雲如雨人提數持棒皆為暴雨天占雨之法盡錄於此

雲扶日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黄帝起黄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　權德輿詩更有觀臺稱賀處黄雲扶日瑞昇平　宋景文公詩雲路舊扶黄道日霞觴深映六符天用此事又有所謂黄人捧日出道書婁元獻公詩青帝回風初習習黄人捧日故遲遲

陽關三疊

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　樂天詩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自注云勸君更進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樂石

嶧山碑曰刻此樂石人多不曉顔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碑者也（封氏見聞說）　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連屬成山史記曰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刻秦功德鄒山記曰山東

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壤土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俗謂之嶧孔（太平廣記）其石玲瓏秀潤宜於孤桐可中琴瑟疑嶧山之石自可磬音不但泗濱之石也此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搨

緯略卷八終

緯略目錄

劉孝標注世說　太乙青藜　四危
顏凱之作父傳　艾納　護門艸
鰻魚　郭有道碑　禹咼
第七車　人面子　紫玉
耶悉茗油　古泉貨　熊
律石　秦碑三句一韻　漏刻銘
異杖道　上雍　凌烟閣志
唐紫曲　竹簡　八唐
腦子熱物　陳琳賦　鑠香
大小山猶二雅　北酥　承露盤銘
孝碑　守庚申　鳳尾諾
冰蠶　青雲干呂　娘子兵
比干墓銘　水麝　辟寒香
史叙事　餬餅　滕王蛺蝶圖
七入書府　爾雅　滕六降雪
答客難　紅靺鞨　乾坤一擲丸
冰精如意　北風圖　芸臺

徐陵謝饌啟　金仙氏　昭華玉
車渠椀　流蘇　若下水
神氣　東坡論文選　屬車
龜碑　白字本草　寒具
古硯　瘞鶴銘　范蠡遊五湖圖
列女圖　養生　宅經
碧落碑　分風送船　賀雪
丘杈　圓覺　青硯
翠筞　卷什　儲胥
豕苓　周祗月賦　鮚醬
五色雁　東南一尉　錦瑟
新舊火　金像銘　靈芝宮
泰節二卦　文火　松煙石墨
三代鼎器名　房中樂　珊瑚筆格
荀況雲賦　缸　詩用六經字
辟雍　靈臺　八桂
黄庭圖　成公綏敘乾文　漯
新宮銘　窮奇　承明廬

方諸　潮繫日月　封禪
洛水無冰　八紘八極　接花
鹽田　潑生麪　讀碑
習外國事　三韓紙　古器
桂蠹　牛膝酒　柳書陰符經
龜鼎　崑崙丘贊　砥柱銘
秋蘭　巫咸山賦　禡牙
衛夫人　潤筆　三十六鱗
陰璞　青女　艾
太史圖法　硯巖　繫鮮
歐宋唐書　通鑑　孝水
九數　金錯刀　漢甘露鼎
筆穼　如意輪畫贊　金剛石經贊原闕
漢令甲原闕

目録終

緯略卷九

高似孫續古集

劉孝標世說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絶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之法今采於後

朱鳳晉書　沈約晉書　王隱晉書
虞預晉書　朱鳳晉紀　劉謙之晉紀
徐廣晉紀　鄧粲晉紀　曹嘉之晉紀
干寶晉紀　晉陽秋　續晉陽秋
檀道鸞續晉陽秋　漢晉春秋　晉中興書
晉惠帝起居注　晉安帝紀　晉後畧
庾翼別傳　孟嘉別傳　郭璞別傳
王述別傳　諸葛恢別傳　羊曼別傳
謝鯤別傳　阮孚別傳　邵萻別傳

王含別傳　王珉別傳　管輅別傳
荀粲別傳　司馬徽別傳　丞相王導別傳
賈充別傳　郭泰別傳　桓玄別傳
阮光祿別傳　王恭別傳　范宣別傳
王乂別傳　嵇康別傳　桓彝別傳
汝南別傳　周處別傳　王顗別傳
陸玩別傳　向秀別傳　衛玠別傳
王長史別傳　潘岳別傳　王歆別傳
賀循別傳　王衍別傳　桓溫別傳
劉惔別傳　殷浩別傳　王彬別傳
郗超別傳　郭泰別傳　卞壼別傳
郗愔別傳　桓沖別傳　孔愉別傳
蔡司徒別傳　羅府君別傳　劉濛別傳
郗鑒別傳　郗曇別傳　陶侃別傳
羅含別傳　孫放別傳　祖約別傳
王胡之別傳　王澄別傳　謝玄別傳
顧和別傳　陳逵別傳　王遐別傳
劉尹別傳　支遁別傳　高坐別傳

佛圖澄別傳　衛氏譜　祖氏譜
溫氏譜　吳氏譜　庾氏譜
許氏譜　戴氏譜　曹氏譜
虞氏譜　陶氏譜叙　周氏譜
諸葛氏譜　華嶠譜　索氏譜
桓氏譜　傅氏譜　馮氏譜
孔氏譜　晉世譜　謝氏譜
王氏譜　王氏譜　謝女譜
司馬氏譜　陸氏譜　郗氏譜

羊氏譜　郝氏譜　摯氏世本
王氏世家　袁氏世紀　裴氏家傳
荀氏家傳　顧愷之家傳　李康家誡
褚氏家傳　李氏家傳　謝車騎家傳
袁氏家傳　嵇康高士傳　皇甫謐高士傳
楚國先賢傳　海內先賢傳　汝南先賢傳
江左名士傳　會稽後賢傳　蕭廣濟孝子傳
鄭緝孝子傳　江表傳　逸士傳
名士傳　文士傳　高士傳

文章傳　晉中興士人書　晉諸公傳
王中郎傳　袁宏孟處士傳　殷羨言行
永嘉流人名　竹林七賢論　先賢行狀
列仙傳　高逸沙門傳　安法師傳
支法師傳　名德沙門題目　庾法暢人物論
宋明帝文章志　摯虞文章志　顧愷之文章志
續文字志　丘淵之文章叙　丘淵之文章錄
文章叙錄　婦人集　王朝目錄
晉百官名　八王故事　晉東宮官名

明帝東宮僚屬名　伏滔大司馬屬名　征西僚屬名
齊王官屬名　山公啓事

太乙青藜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衣黃衣執青藜杖扣閣而進向獨坐閣中誦書老人迺吹杖端出火用以照向言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答曰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

地圖之書授之向子歆復授其術（王子年拾遺記）胡文恭公詩青藜香炧掩殘書越絕東南駕隼輿又曰詩就雞林買書成太乙觀皆用此事

四扈

左思齊都賦曰四扈推移注曰春夏秋冬四時鳥也按爾雅曰春扈鳻（扶雲反）鶞（敷衛反）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黄此正左思所謂四扈也又曰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子夜反）宵扈嘖嘖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箋曰桑扈竊脂食肉今無肉循場啄粟失其性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詐廉也左氏郯子曰少皞摯以鳥名官九扈為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爾雅同其九老扈鷃鷃也

顧慥之作父傳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中興書曰顧悅字君叔偕居一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語甚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許悅固爭之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丞）顧慥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遲回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班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彌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又子作父傳史所罕載只此傳中數語固自與諸書所載不同也惟司馬遷述太史公談之言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矣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

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之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編(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嗚呼若司馬氏父子可謂能世其傳矣

艾納

東坡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和香之方用艾納則衆香發越樂府歌曰何來氍毹五味香迷迭艾納及都梁廣志曰艾納出西國似細艾本草及沈氏香譜曰艾納松上苺苔也魏文帝迷迭賦曰覽芳草之樹庭揚脩幹而結莖薄西夷之穢俗越萬里而來征應瑒迷迭賦曰振纖枝之翠粲動芳葉之苺苺陳琳迷迭賦曰立碧莖之婀娜鋪綠條之蜿蟺廣志曰迷迭生西海中盛弘之荆州記曰都梁縣有小山山水清淺其中生蘭草俗謂蘭為都梁

護門草

梁王筠寓直詩龍樓冥九重薄寒殊復早玉階泫清露銅池結秋滄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之子摛(一作撻)文華縱橫富辭藻舒錦慙光麗擬珠謝奇寶愧予非工文何用拔懷抱此詩六朝人詩之傑作也竊窺清暢之甚按贊寧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北有之彼處人取之置於門户上夜或有過其門其草則必叱之有盜者皆驚奔矣俗呼為護門草一曰靈草也

鰒魚

後漢書曰張步遣使伏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引三蒼曰鰒似蛤偏着石廣志曰鰒一面附石決明細孔雜雜或七或九魏志曰倭國人入海捕鰒魚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吳良為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正旦賀觴賜鰒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鰒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主表曰先主喜食鰒魚前已表徐州刺史臧霸送鰒魚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詩君卿唇舌非吾事且向江南問鰒魚詩中用鰒魚僅見此

郭有道碑

蔡伯喈作郭林宗碑曰吾爲人作銘未甞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劉長卿詩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觀長卿詩則此碑重矣泰卒會葬者千餘人鄭玄卒自郡守以下甞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范冉卒會葬者二千餘人陳寔卒海內會葬者三萬人亦一時之盛矣

禹鼎

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雄金爲陰鼎以雌金爲陽鼎鼎中水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夏桀之世鼎水忽自沸煎及傳於周周末九鼎咸震亡滅之兆也

第七車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此女見異苑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有婦人浣於汾渚問之曰第四車解既而至乃禰正平也衡以離合義解之所謂離合義者即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人面子

稔含南方草木狀曰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核正如人面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稍可食其核可玩也

紫玉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矣貫休詩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鐺蓋用此

耶悉茗油

耶悉茗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携至交廣之間家家愛其香氣皆種植之廣州圖經曰舶上有耶悉茗油蓋胡人取花壓油偏宜麻風膏摩於手心香透於手背稔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海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記曰南海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段公路北户錄曰耶悉茗今之素馨也

古泉貨

太昊金　尊盧氏幣　神農氏金

黄帝貨金　軒轅貨金　帝昊金

帝嚳金　高陽金　堯泉

舜菜乘馬幣　舜菜幣貨金　夏貨金

商貨莊布　商貨四布　商連幣

商湯金　商子貨金　周園注貨

周園法別種　齊公貨　齊刀別種

齊梁山幣　莒刀齊布　齊刀

醮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将呂蒙病孫權為之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觀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孫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星辰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田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曰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出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閑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時已如此

律室

蔡邕月令章句曰截竹為管謂之律置之密室以葭莩為灰以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空

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有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惟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鍾一琯達之故黄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黄鍾大呂先以虛故惟太蔟一律吹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

之然後實土槧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
其槧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槧所節
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槧上之土耳
隋蕭慤詩天宮初動磬緹室已飛灰韓渥詩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已有梅皆佳句也夏英公詩玉琯飛灰新氣應璇霄合璧瑞華凝此又用李賀天官玉琯灰剩飛也

秦碑三句一韻

梁書范雲傳曰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懟日登秦望山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加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暨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

秦碑有存者泰山碑兖州嶧山碑李斯篆鄒文貫蕣兖州始皇詔書李斯篆兖州梁山刻石可辨者十九字登州梁大篆可辨者六十字登州始皇朐山碑海州會稽山碑李斯篆越州二世詔文李斯篆密州殘碑二十字李斯篆登州巫咸大湫文俗呼咀楚文李斯篆鳳翔府又清州州學本與鳳翔小異

漏刻銘

孫綽漏刻銘曰累筒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承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寫陸機刻漏賦曰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遠集伏陰蟲以成波吞縕流其如挹此並用陰蟲承寫梁元帝新漏銘曰方壺外次圓流內襲靈虬承注陰蟲吐吸徵若抽繭逝如激電銅史司刻金徒抱箭皆有所襲唐符子璋刻漏賦曰方圓列陛高卑中度制陰蟲以上輸設靈虬以承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顏舒刻漏賦曰高卑列級洪殺順理靈虬屹以俯聞陰蟲矯而仰止上流注而不竭下吞挹而無已二賦皆彷六朝人制作各盡其趣王廣洛都賦曰挈壺司刻漏尊瀉流山叟秉尺隨水沉浮此四句亦佳

漢複道

王維詩複道開長樂青門臨上路宋之問詩複道開行殿鈎陳列禁兵按漢未央宮長樂宮比

有桂宮北宮明光宮皆有複道廟記曰桂宮有紫
房複道通未央宮北周圍四十里中有明光殿
殿有複道從宮中西至城上建章宮神明堂太平寰
宇記建章宮在長安城外其與未央諸宮隔城相
望故跨城而為閣道三輔故事曰神明臺在建
章宮故垂棟飛閣從宮中西上跨城而出乃達
建章也孔光傳曰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居北
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太后從複道朝夕至
帝所漢室制度凡有宮即有複道也西都賦曰
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北彌明光
而亘長樂凌蹬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驗外屬
薛綜西京賦注曰蹬閣道也

上雍

宋元憲公詩積高人上雍昭配禋從周用上雍
二字也唐彥謙詩雲低雍畤祈年去雨細長楊
從獵歸　司馬遷曰追季冬薄從上上雍雍鳳
翔府天興縣也上者自下升高之辭也四面曰
雍四望不見四方是之謂雍漢故事凡幸雍悉
言上雍也漢初未有南北郊惟雍縣有四畤高
帝又立北畤故文帝十五年四月幸雍始郊見
五帝景武宣元皆循之秦之離宮多在雍鄠之
間故諸帝亦時時臨幸也成帝建始中罷雍五
畤始祀天地於長安南北郊則前乎此者皆以
雍畤為郊丘也西畤者秦襄公始為諸侯居西
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畤者畤土
為高也即壇也鄜畤者自襄公以後十四年文
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而吉夢黃蛇自天而下
屬地其口上於鄜衍山阪為衍作鄜畤唐鄜州義取
諸此而鄜州之地不在此也上畤下畤者文公
後二百十五年靈公於吳陽作上畤以祭黃帝作下
畤以祭炎帝此四畤也北畤者漢高帝入關問
秦祀上帝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
祠帝曰吾聞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已而曰吾知
之矣乃待我而具也五迺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成
帝建始中罷雍五畤始祀天地於南北郊又有
武畤好畤者在雍縣旁之吳陽此二畤者不知

何世所造參求其地即靈公所立上時下時正
在吳陽也靈公既立上下兩時則昔之武時好
時不在五時之數矣畦時獻公作祠白帝言其
如畦畛也密時者宣公作在渭南祭青帝不在
雍也

凌煙閣贊

德宗幸凌煙閣見左壁頹剝上有殘缺文記每
行可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卒然無
以對遽召蔣 訪之對曰此聖歷年侍臣圖贊
也暗諷誦不失一字宰臣 德宗嘆曰虞世
南暗寫列士傳無以加也唐書 此贊今不傳矣然
貞觀十三年詔圖畫功臣二十四人上自為贊
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勳德既勒銘於鍾鼎又圖
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
名雲臺紀其迹宜酌故實弘茲令典今凌煙閣
在西內三清殿側是也畫功臣皆北面按西內
者太極宮也閣中凡三隔內一層畫功高宰輔
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
隔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像貌皆北面者豈
北辰所居之義耶按唐河間王元恭碑曰唐初
功臣皆圖形戢武閣今曰凌煙閣耳戢武之名
不見於他書又段志玄碑亦曰圖形戢武閣二
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宋紀昭有凌煙樓詩
瞰江倒檻望景除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
架藻思神居宜 萬春修靈所扶凌烟之名六
朝已有矣呂溫作勳臣贊曰唐書長孫無忌傳載三十四人而閣無一名溫作贊乃併高中公士廉

二十四人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給功臣鐵券
歲於太廟圖形於凌烟閣宣宗大中二年七
月已已圖形功臣於凌烟閣寶應元年德宗
為閣 痛王以平河北與郭子儀李光
弼等皆陽鐵券閣形凌烟閣貞光閒德宗
臺李歲馬建之勲下詔曰昔我然祖秉乾盡
神驗掃五代荒帝霸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
熊燕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紐倫參姻綿請
昭文槐試武功主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
容於凌烟林昭績敘表式儀形君臣之義序
莫重馬歲在乙巳秋七月外行西宮贈望業
周光者臣遺像儀然肅然和教在邑觀往思
今臥類非遠且力與時並才與世生荀羅其
才遇其時尊主庇民何代茂有在中宗時有
如桂序範等著朝載之續在玄宗之時有如
劉幽求中術冀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
掃除承枝令顧成等保年朕冒成室忠肆力
光役宗杜訂之前烈夫蓋多謀闕而未錄執

雅厥貴有司宜敘前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命皇子書其文以賜成藏刻石孫門宣宗大中初紀史館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李絳興爲出詳傳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功臣子孫勛一子正員官史館放熱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歲授官第二等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現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桓彥範宋欽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表譙靖李張巡許遠盧奕南霽雲韋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延李樓三十七人皆畫像於凌烟閣

唐樂曲

涼州伊州甘州人不知其始蓋始於明皇周韓唐樂曲爲一編云又按唐人西域志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若與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也

太宗四曲

傾杯曲 長孫無忌作

樂社曲 魏徵作

英雄樂曲 虞世南作

高宗七曲

景雲河清歌 亦名燕歌景雲見河水清張文叔爲之

喜慶善樂

破陣樂

承天樂

一戎衣大定樂 伐高麗宴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用武之勢

八紘同軌樂 象高麗平天下定

夷美賓曲 遼東平李勣作是曲

明皇三十四曲

立部八曲 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聲可知一作可和

一太平安舞

二太平樂安舞 太平並周隋遺音

三破陣樂

四慶善樂

五大定樂

六上元樂

七聖壽樂

八光聖樂

坐部伎六曲

一燕樂

二長壽樂

三天授樂 武后天授年作

四鳥歌萬歲樂 武后時有鳥能人言萬歲

五龍池樂 明皇爲郡王時宅第隆慶坊坊之南地忽變爲池中宗泛之以厭其祥明皇即位乃作龍池樂

六小破陣樂

半夜樂

還京樂 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后故作此樂

文成曲 明皇作

霓裳羽衣曲 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一說羅公遠與明皇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裳問其故曰云云

故作是曲

直道曲 道士司馬承禎奉詔作

紫清

九真紫極

承天樂

君臣相遇樂 曲商調韋縚作

梨園法曲 法曲本隋樂其音清而近雅煬帝厭其聲淡明皇愛之選坐伎三百人教之梨園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子弟

大羅天曲 茅山道士

道曲 工部侍郎賀知章作

景雲

小長壽

順天樂二曲 垂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縚作

荔支香 貴妃生日張樂長生殿奏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支故名荔支香

涼州伊州甘州 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之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

千秋節 明皇生日作

代宗二曲

寶應長寧樂 代宗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獻十八曲宮調

廣平太一曲 大曆元年作

德宗四曲

定難曲 河東節度馬燧獻

中和樂 德宗生日作

繼天誕聖樂 德宗生日昭義節度王虔休獻

孫武順聖樂 山南節度于頔獻

文宗二曲

雲韶法曲

霓裳羽衣舞曲 此二曲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作也臣下功高者賜之樂又改法曲為仙韶曲

武宗一曲

萬斯年曲 李德裕命樂工作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一曲

播皇猷曲 帝自製宴程用之

竹簡

春秋序曰小事簡牘爾雅曰簡謂之畢郭璞曰今之簡札也說文曰簡牒也釋名曰簡書編也杜周傳曰三尺安在哉注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曰謂汗簡刮去青皮也劉向別錄曰殺青書治竹作簡新竹有汗善折蠹凡作簡者皆以火炙乾之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吳越曰殺亦治也風俗通曰劉向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刋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今東觀書竹素也張景暘詩遊思竹素園寄詞翰墨林是也張璠漢記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以殺青寫書祐年十二諫不

可海濱多珍玩若成載書盈兩必興蒼詖之謗
文士傳曰人於嵩山下得竹簡一版上有兩行
科斗之書張華以問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
中竹簡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相傳
是楚王塚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
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書後人得十餘簡以示
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鈌文
也齊春秋曰襄陽人發古塚有玉鏡及竹簡古
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解云是
科斗濟陽江淹博古好事以科斗文字推之則
周宣之前也簡殆如新李嶠詩竹是蒸青外池
仍點墨餘楊炯詩道書編竹簡靈藥濯梧桐武
元衡詩署分刊竹簡書囊護芸香陸龜蒙詩簡
便書露竹樽待破霜匏宋景文公詩此時刀筆
手慙愧殺青人又詩聞道蘭臺有圖籍故留香
粉照蒸青蘇欒城詩裁向鳳池吹律處斲從芸
閣殺青餘

八磨

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
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
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
使之通俗文曰石磑鑠穀曰碾磑舍八磨賦外
兄劉景宣作磨奇巧特異　轉八磨之重因賦
之曰方木矩跱圓質規旋下青以　轉以乾巨
輪內建八部外連

腦能熱物

左氏傳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將與楚戰夢楚子
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杜預曰腦
能柔物皮氏錄曰羊腦豬腦男子食之損精氣
又云羊腦豬腦男子食之損精氣又云羊腦食
之令五臟消也

陳琳賦

魏陳琳武庫賦曰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
工清堅皓鍔脩刺銳鋒陸陷藥犀水截輕鴻鏜
則東胡闕鞏百煉精鋼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
則幽都筋骨恒山檿榦通肌暢骨崇縕曲剛其

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誓紨文身
矢則申息肅慎箘簵空疏焦銅毒鐵麗數捷轔
馬則飛雲絕景直鬣騧騮駮龍紫鹿文的瞷魚
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琳之賦戎器瓌壯如此其為檄可知矣琳之檄
曰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
荊門之敗胡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其
語意殊佳戴叔倫詩陳琳草奏才還在王粲登
樓興不除劉長卿詩陳琳書記好王粲從軍樂

鏤香

李義山詩鏤香金屈戌帶酒玉崑崙又詩金蟾
嚙鏁燒香入玉獸牽絲汲井回此皆香器其言
鏤者蓋有鼻鈕施之於幃幬之中者也梁簡文
帝詩織成屏風金屈膝唇朱玉面燈前出徐彥
伯詩畫屏繞金膝珠簾懸玉鈎李賀詩屈膝銅
鋪鎖阿甄夢入家門上沙渚屈膝當即是屈戌
也　李賀詩曉奩粧秀靨夜帳減香筒又詩象
口吹香毿毿暖七星挂城閩漏版亦帳中香也

大小山猶二雅

樂府解題淮南書有大山小山猶詩有二雅黃
太史言章子厚論楚辭皆有所本予初不以為
然因叩之子厚曰離騷經本之國風九歌本之
大雅九辨本之小雅攷之信然常歎息斯人妙
解文章之味於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惜其以
世故廢學耳

北酥

沈約謝北酥啟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
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按西河舊事曰祁
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當是此
類

承露盤銘

魏毌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維則承
露瑰生爰昭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
盤屬彼青雲脩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零
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
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介眉壽以保萬邦

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岧岧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礧磈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闕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晨棲止甘露宵零神明攸挾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繞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迹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作億兆永荷天秩　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帝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涼渭城已遠波聲小魏既遷漢金銅仙人而曹植所序乃謂明帝所作按曹植銘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上林園甘露乃降使植為頌又按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承露盤魏既遷漢盤又作新盤也　像又有承露盤賦有曰雄榦碣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蓬萊寔神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閬風鳳高翔而弗升味一作禾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語亦峭拔然讀長吉歌非僅植可及也謝玄暉詩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劉孝綽詩仙掌方承露靈烏又轉風王褒詩御溝槐

影出仙掌露光瑞奉文本詩佳氣浮仙掌蕙風入帝梧精滋詩露和玉盾金盤冷月射珠宮貫關來張九齡詩仙掌明暎入露盤李商隱詩仙人掌冷三宮露玉女寒盧千夜風楊文公詩仙盤露冷蛛綵濕斜聞香風風吹傳劉中山詩三月臨承露掌九雛鳥繞守宮楓胡文恭詩金掌氣寒知露重玉壺聲近覺天低夏英公詩流灌盞承仙掌遥滿盤清露結未英又詩寓槐烟暖鶯猶睡仙掌雲寒露來輝虛蛛詩樹搗仙掌露從接玉樓陰

緯略卷九終

孝碑

高似孫續古集

蔡邕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觀碑謂楊脩曰解不脩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曰吾已得之令脩別記脩曰黃絹色絲也絕字幼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虀臼受辛也辭字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乃與脩同嘆曰我才不如卿三十里世說

劉長卿詩曰石曹娥篆空山禹帝祠權德輿詩黃絹碑文在青松隧路新此用黃絹二字惟劉孝綽詩孝碑黃絹女神濤白鷺翔此二句妙甚用孝碑奇特人所不致也

守庚申

唐時衣冠往往守庚申如皮日休白樂天諸公是也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乙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洛中紀異

三尸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又曰一居人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令人好飲食輕恚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七尸滅酉陽雜俎

甲子庚申是中尸競 青 躁識之日夫婦不可以同席當清齋不寢真誥

鳳尾諾 至淳叢書有說鳳尾諾

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一學便工帝以玉騏驎賜之蓋諸侯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蓋花書也有持二畫求售乃楊妃並馬上馬圖題陳宏二字筆力甚清壯又如有兩墨迹如飛燕狀全類鳳尾者殊不可曉徐考之乃江南李王花書陳宏者會稽人天寶間妙於畫嘗寫明皇御容與太眞二圖筆墨之妙不可贊嘆韓子蒼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即此二圖也蔡天啟集中亦有此詩程子山題宋暎景普

待制所藏陳宏畫明皇太眞撚鑣圖太眞上馬圖詩並釁春風禁籞遊外間底事上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愁阿環百巧專恩寵自是三郎騃不知上馬未應渾乏力要回一顧特遲遲余所得二圖即此本也

氷蠶

王貞白寄鄭谷詩曰火鼠重燒布氷蠶獨繭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陳標詩吳女秋機織曙霜氷蠶吞綠月盈箱皮日休詩毫端白獺脂猶濕下指氷蠶子欲飛　樂府雜錄曰康老子嘗買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氷蠶絲所織著月陳於坐則滿室清凉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海圓嶠山有氷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為繭其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

青雲干呂

漢武帝時西域遠夷來貢云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以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十洲記　唐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禡牙文曰青雲干呂白環入貢盖用此唐人嘗以此命題試進士令狐楚詩郁郁復紛紛青霄干呂雲王履貞詩異方占瑞氣干呂見青雲

娘子兵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兵太原乃招集七命以迎軍時號娘子兵唐劉餗隋唐嘉話　尉遲乙僧畫平陽公主像據鞍佩櫜鞬唐初奇筆畫馬尤精好在韓幹上

比干墓銘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古銅盤篆奇古其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寶考之圖經乃比干墓銘東皋雜記　蘭亭續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

水麝

天寶中虞人獲水麝臍香皆水也每取以針刺

之香氣倍於肉麝洪芻香後譜

辟寒香

漢武時外國貢辟寒香室中焚之雖大寒人必減衣徐鉉述異記　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飼以真珠飲以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鳥性畏寒處之小室水精為戶內外通光名辟寒臺宮人以鳥吐金飾釵謂之辟寒金洞冥記　許渾詩遠磨照寶鏡猶掉辟寒金唐交趾國進犀一株以金盤置於殿中暖氣襲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李商隱詩有云犀辟塵埃玉辟寒則玉亦辟寒矣唐東夷所貢之玉長尺數寸積之可以燃禹置之室中不復挾纊當是此玉也又有却寒鳥者唐懿宗朝賜公主出降簾云是此鳥骨織簾紫色而斑若玳瑁懸簾則暖物類相感志

史叙事

晉張輔曰司馬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則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為文煩矣孔氏雜說

餬餅

人呼胡餅為鸛餅胡骨切又呼為餬餅戶烏切然餬字從食從固王又注曰餬餅也今所謂餬餅者即此義此字也釋名云餅并也搜麵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晉書曰王長文在市中嚙胡餅肅宗實錄曰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緗素雜記曰張公所論有嚳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為爐餅以為胡餅者胡人所所啗故曰胡餅也趙毅大業雜記曰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胡床曰交床胡荽曰香荽胡瓜曰黃瓜然江都執帝者乃令狐行達也

滕王蛺蝶圖

王建宮詞內中數日無呼喚寫得滕王蛺蝶圖酉陽雜俎曰滕王畫蝶圖有數名江夏班大海

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唐藝文志有滕王蛺蝶圖二卷滕王名元嬰高祖子又有嗣滕王湛然畫蜂蟬燕雀能巧之外曲盡情理唐名畫錄後山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用事精也

七入書府

徐堅多識典故七入書府大唐遺事應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蘇頲詩最榮三入地還美再來時宋之問詩三入文史林再拜神仙署此用承明三入事耳況七入書府乎馬融以通博三入東觀亦非可及也

爾雅

爾雅注今所傳者郭璞孫炎耳所謂樊光爾雅注李巡爾雅注沈璇爾雅集注已不可復見郭璞有爾雅圖江灌有爾雅圖贊皆奇書是不減山海經圖也張揖既作博雅劉伯莊又有續爾雅草木蟲魚該括畧盡選中惟郭璞特注上林賦張揖又注之他人不及其精確也其他所謂孝經爾雅石經爾雅蜀爾雅蕃爾雅小爾雅皆自成一書也

滕六降雪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鹿兕鹿豕狐兎駢匝長人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有蕭使君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匝滕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謀群歡從行薪者隨覘之茅堂中有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使君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蕭使君果不出此雪中故事之奇詭也夫有所謂豐隆屏翳則滕六巽二固爲神矣以巽二爲神尤曉然神仙感遇傳曰葉仙韶遇雷神授以墨篆曰行之可以致雷立功救人吾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此曰雷大雷二則雪可滕六風可巽二矣

答客難

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賓戲崔駰達旨

崔寔吝議蔡邕釋誨陳琳應議皆出於客難而作然其雄放豪特皆不能及也

紅靺鞨

夫輿可朱櫻歌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班若綴上苑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審初劉君王日午坐猗蘭翡翠一盤紅靺鞨此歌最稱奇絶然靺鞨二字人少用按唐寶記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如朱櫻視之如不可觸觸之甚堅不可破施此事於櫻桃尤為奇切不讀寶記未知文公用事之妙也王元之櫻桃詩磊落火齊珠參差珊瑚叢使不及

南史曰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設火齊屏風張衡西京賦曰翡翠火齊絡以美玉集韵曰琉璃火齊珠也說文曰火齊玫瑰也

乾坤一彈丸

蔣穎叔觀太史局銅渾儀詩日月雙連璧乾坤一彈丸彈丸字出孔穎達曰天包地外猶鷄卵之裹黄圓如彈丸然漢書曰日月如連璧耳連璧二字出易坤靈圖曰至德之明日月若合璧余愚見用日月雙旋蟻對之亦佳旋蟻二字出抱朴子曰天圓如盖地方如棋局天

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去磨行速蟻不得已　對彈丸尤妙

水精如意

李商隱詩水精如意玉連環下蔡城危莫破顏吴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弄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醫和藥白獺髓雜玉琥珀屑為粉傳之瘡滅頰上猶有赤點如痣視之益妍媚商隱詩正用此東坡梅花詩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何勞獺髓醫亦用此也

北風圖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

圖見者復寒博物志　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不復有漢人之筆矣然古人多好以詩為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又有黍離圖司馬昭又有豳風七月圖戴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尚以為有益而況以詩為圖乎

芸臺

傳堯詩柔荔迎時萋芳芸應節馥庾信詩芸香上延閣碑石向鴻都崔倫詩舊帙芸香在空奩藥氣餘周朴詩金馬門前馬芸香閣上香按魚豢典略曰芸香草也辟紙蠹魚藏書臺稱芸臺藏書閣稱芸閣已上四詩皆言香也許慎說文曰芸似苜蓿雜禮圖曰芸即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今江東人茹為生菜甚香古之秘閣以辟書魚

徐陵謝饌啟

陳徐陵謝勅賜杞三皇五帝饌餘啟曰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東京晩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倫千品之羞昔絳羅為薦既延王母紫蓋為壇允招太乙同斯美號理致衆皇臣以餘年預陪清祀如登瑶席遂飲瓊漿如陵啟所云則武帝甘泉之祠不止太乙文帝時詔繪古帝王名臣像於殿壁又漢明帝好畫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經史事畫之起伏羲凡五十謂之畫贊此所謂長樂之宮本圖堯舜也

金仙氏

楊文公龍泉金沙塔院記曰金仙氏之教有自來矣身毒之國紀於山經竺乾之師聞於柱史兩京名將得休屠祭天之神東漢諸王為蒲塞桑門之供道之行也源遠乎哉此可謂善用事最是山海經老子二事古今人皆不曾用

昭華玉

帝堯見舜於二宮而問政試以五典舜遂舉八凱使佐后土以揆八事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舜有大功二十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以攝政　昭華玉者律琯也又曰昭華管

秦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息並不復見其上銘曰昭華之管（恃物忘）庾信詩更愛昭華玉還披蘭葉圖胡文恭公詩仙致昭華玉神來蒻水香唯夏英公詩延喜靈珪上昭華瑞琯中乃用琯字也

車渠椀

魏文帝車渠椀賦曰料珍恠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王粲車渠椀賦曰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貞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於涼風之峻湄隱神璞於西野擬朝陽而發暉應陽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奇瑋誕靈岳而奇生蔭碧條以納曜嗽朝霞而發榮潘尼琉璃盌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江摠瑪瑙盌賦曰出崑崙之仙阜觴玄洲之玉酒皆奇語

流蘇

流蘇是四角所繫盤線繪繡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繫帳之四隅以為飾耳（張師正倦游錄）江摠詩銀床金屋挂流蘇寶鏡玉釵橫珊瑚劉孝威詩機頂挂流蘇機傍垂結珠徐陵詩流蘇金帳挂香囊織成羅幔隱燈光溫庭筠詞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報春雞

若下水

吳錄曰長城若下酒張協七命曰荊州烏程豫北竹葉即此酒也輿地志曰南岸曰上若北岸曰下若村人取若下水醲酒醇美勝於雲陽又曰雲水亦若下之異名

七命所云荊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荊南為荊州然烏程縣在今湖州與荊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步有若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駱駝橋下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即此也荊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為荊山出因名之張玄之山墟名云昔漢荊王賈登此山因以為名所謂荊南烏

程郎荊谿之南耳若以為荊州則烏程去荊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烏其荊溪別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荊山張協七命所云酒則荊南烏程所謂荊南者荊溪之南也李賀詩樽有烏程酒為君千萬壽即此也宋景文公送張說赴吳興幕詩政餘底處邀真賞洲上風簷箬下杯

神氣

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形者神之室氣清則神暢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室空則形腐人以神為道以道為生生道兩存故長生久視(出僧真秘訣) 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須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唾養唾先須養水而九還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小而論之一日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七返却到坤為九還(出僧真秘訣)

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吐納經) 欲為道者口常吐死氣取生氣慎笑節語常思其形(陶弘景真誥)

東坡論文選

文選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為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偽今日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小兒强解事也予固不敢妄議如楚辭九歌凡十有一孰為可取孰為可刪而文選僅取其半耳至若李龍眠作九歌圖則國殤禮魂使不能盡矣然畫又非文選之比

屬車

隋志曰昔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為八十一乘漢猶不改武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三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减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於閻毗毗曰

此起於秦故張衡賦曰屬車九九是也

龜礎

吳王射堂柱礎皆如伏龜（徐鉉述記）袁宏宮賦曰海龜之礎宋景文公作燕肅簡挽詩七兵榮贈冊沉礎貢龜趺用龜礎二字

白字本艸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惟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者是漢人益之（東坡）本艸一書豈可不熟如權德輿詩中邦均禹貢上藥驗桐君李群玉詩注藥陶貞白尋山許遠游丟續詩行披葛公注坐驗晨星帙杜甫詩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李益詩草木分千品方書問六陳皆留意於此者

寒具

桓玄愛重圖書每以示賓客有不好事者正食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污玄悵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張彥遠名畫記）所謂上有晉人寒具油者是也寒具二字出周禮籩人注曰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賈氏要術）食經曰寒具今之鐶餅也宋景文公詩客詠南風蒲萄勝食無寒具畫廚閑然劉禹錫佳話有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遍佳人纏臂金乃以撚頭為寒具也（即饊子也）

古硯

唐人詩（偶忘姓名）癖性愛古物終歲求不得昨朝得古硯蘭河灘之側波濤所搫觸背面生隙隟貭狀朴且醜令人作杯得讀此詩可謂好事之至硯之琢古可想矣劉禹　君灘頭揀石硯

白帝城邊尋野蔬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按潤州圖經云王羲之書然筆法不類羲之而類顏魯公華陽真逸顧況道號碑無年月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杜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按陶隱居畫傳曰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瘞

鶴銘為隱居不疑皮日休悼羽士詩大潘枯後新為記仙鶴亡來始有銘且言前朝文集未有悼道士碑銘其用鶴銘可謂神奇

范蠡遊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印明日致仕(親奉雜錄) 貨殖傳曰范蠡收責勾踐乘舟於五湖注曰計然云范蠡乘舟於五湖遊五湖見此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曰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為然請守相州(畢仲詢幕府燕閒錄)

列女圖

此圖自啓康公(母)至趙括母凡十五致之劉向傳乃仁智一卷世傳龍眠李公麟所作然按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列女圖一卷隋王廣有列女仁智圖一卷陳公恩有列女貞節圖仁智圖李氏之筆固當祖述於此又按後漢順烈梁皇后常以列女畫於左右以自監戒(本紀)又後漢宋弘嘗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光武即命撤之觀此則列女圖又始於漢矣

養生

太祖召華山陳摶問養生之術摶曰得便宜處莫再去上大喜(胡訥見聞錄) 任惠公晚年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而有悟耳所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

宅經

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足牛馬凡宅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

碧落碑

絳有碑篆千餘字李陽冰愛之其中有碧落二

字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祀龍集敦牂孝子李訓等為母造道門尊像（唐潘遠紀聞談）其一曰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諶為母太妃追薦所造神人所篆（洛中紀異）沈義飛昇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版拜義為碧落侍郎碧落天也（列仙傳）唐瞿楚賢有碧落賦多奇語今錄於此

散幽情於曩昔凝結思於典墳太初與其太始高下混其未分將視之而不見欲聽之而不聞爰及寥廓其猶橐籥輕清為天而氤氳重濁為地而盤礴爾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作爾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其色清瑩其狀冥冥雖離婁明目兮未能窮其形其體浩瀚其勢漫漫縱夸父逐日兮不能窮其畔浮滄海兮氣渾映青山兮色亂為萬物之群首作衆才之壯觀至妙至極至神至虛莫能測其末莫能定其初五石難補九野環舒星辰麗之而照曜日月憑之而居諸非吾人之所仰實列仙之攸居爾乃遺塵俗務遐躅養空棲無懲忿窒慾凌清高而自遠振羽衣以相屬七日王君永別緱山之上千年丁令暫下遼水之曲別有懷真俗流念仙家撫龜鶴而增感顧蜉蝣而自嗟乃鍊心清志洗煩蕩邪凝魂於秘府馳妙於滄霞雲梯非遠天路遂賒情恒寄於綿邈願有託於靈槎

分風送船

荊州記曰洞庭湖神（一曰宮庭湖）過客祈禱能分風送南北船（拾遺記）漢曹毗詩分風為二擘流成兩劉剛詩迴艫乘派水舉擢逐分風正謂此也

漢鄭弘少時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問弘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答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世號樵風水經曰鄭弘少以清節自居恒躬採伐用貿糧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曰汝不欲及鄭公風耶其感致如此宋之問詩歸舟何路遠日暮

使樵風泰系題鏡湖野老所居詩湖裡尋君去樵風往返吹孟浩然詩帆得樵風送春違穀雨晴皮日休詩海月為京信樵風送酒船胡文恭公詩雨别荆臺夢風回越水樵錢公輔詩仙客常因一箭贈樵風長到五雲間允初徵鏡湖故事詩將尋煉藥井更逐賣樵風楊億送越僧詩花雨六時飄講席樵風千里送浮杯齊唐詩濯足樵風波振衣禹穴顛吳奎詩樵風漾歸舟飄然一葉輕分風南北蓋不止若耶溪也

賀雪

賀雪之禮起於唐李洞詩賀雪已成金殿夢看濤終負石樓期劉庭琦詩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闕下降神車李嶠詩大周天闕路今日降神車韋應物詩廁跡鴛鷺末蹈舞豐年期正是賀雪時所作也然唐故事雪中多宴群臣宋楚客詩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徐彥伯詩瓊樹留宸矚璇花入睿詞張說詩含風雪告豐李適詩鶯囀銜天藻呈祥拂御衣此皆是雪中侍宴應制也唐表類有賀雨雪表一卷賀表亦始於此

五夜

漢舊儀曰中黃門持五夜謂甲乙丙丁戊也唐太宗所謂甲夜理事乙夜觀書者本此顏氏家訓曰或問乙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必以五為節者言自夕至旦經涉五時雖冬夏之數長短參差而盈不盡六縮不至四進退五時之間故曰五更也唐韋絢嘗問劉禹錫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相更迭耳而又有子夜何即晉時有子夜者善歌子夜女子名也故李義山云鶯能歌子夜又云心酸子夜歌太白亦有子夜歌行韋絢以子夜為五更之數非也又有所謂午夜者為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李長吉七夕詩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謂午夜漏聲催曉箭是也獨更點之制無所著見韓愈詩雞三號更五點李郢詩江風徹曉不成眠二十五點秋夜長李商隱詩金

殿銷香閑綺籠玉壺傳點咽銅龍惟此三詩言點也陳伏知適從軍五更轉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遥聞射鵰騎懸悍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猶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禁城鐘鼓五更已竟而外間刻漏方交五更五更後禁城不復更擊鐘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唐王建詞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霏遥聽帳裡君王覺上直聲鐘始得歸本朝王岐公宮詞焚香先熨赭黄衣恐怕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是立班時質之二詞禁中更鼓不究平曉者蓋交更之際翌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表受事則凡應奉早朝皆可夙辦若候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王建所謂上直聲鐘者禁中五更曉鐘也岐公所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中以外間四更促為五更耳至如郊祀大祀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外內立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更平分須曉乃竟

圓覺

書說命厥德修罔覺只一覺字孟子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凡兩言之亦十字圓覺經中說覺字及圓覺菩薩號共一百八十覺字是何言之之切悟之之難也如華嚴經梵行品一連用三十七即字又二即字在前不連文此一品連用即字之勢甚衮衮是蓋譯潤之功也

青硯

古人多用青硯蓋端歙始著乎唐耳庚肩吾謝銅硯筆格啟曰烟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抽銅龍還映王生之璧硯譜曰淄川金雀石色紺

青聲如金玉又曰李後主青石硯墨池中黄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不耗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曰惟此石彈丸能生水索之良苦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東坡雜說曰陸道士蓄一硯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斜月紋甚能發墨而宜筆今山川記載蔡子池青石可為硯正此之類也

翠粲

陸放翁嘗問余曰此在成都市時見綵帛舖牓曰翠色真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余曰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班婕妤自悼賦曰紛翠粲兮紈素聲翠粲取其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蓋取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吳羅湖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霉潤吳湖之帛色皆渝變惟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蓄蚕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蚕所致也

卷什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曰紛披風什五臣注曰十篇同卷謂之什今之詩家作一篇遽曰什非也柳子厚答沈起書云今乃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宋景文公詩棲遲自樂周人什偃息終非魏國藩此方用得是

緯略卷十終

高似孫續古集

儲胥

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長楊賦曰木雍槍纍以為儲胥顏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雍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景文公儁孟昭圖詩畧䟽叩儲胥又侍宴詩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詩至今三籍在儲胥答朱彭州詩九蕃宮樹老儲胥又續春詞蒼龍驅暖入儲胥其實儲胥乃宮字之名露寒是名儲胥何為不是名耶

豕苓

莊子曰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苓也是時為帝者也郭注曰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為主故曰是時為帝者也孫真人方所謂五苓散凡五味木楮苓為主故曰五苓其法蓋與莊子之言合

周祇月賦

謝莊月賦曰日以陽德月以陰靈唐人賦曰日有明靈月有肖德蓋出於此良佳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溟宋周祇月賦曰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一以朗旦月代終而夕暎其狀也氣融潔而照遠質明潤而真虛弱不廢照清不激汚意氣之高不在謝莊下也

鮚醬

漢書曰漢律會稽獻鮚醬二升鮚蜯慶之屬也音蚌梁劉孝綽謝晋安王賚鮝醬啟曰龍醬傳甘退誠可陋蚔醢稱貴進覺夫言具錄地理志曰鮝子如麻取以為醬甚美又如所謂鮝醬鰕鮓天暖未能多致凡醢醬之屬雖甚么微未有不出於古人之法也

五色雁

漢書郊祀志曰宣帝於河西築世宗廟告祀有五色雁集殷前唐書曰貞元十年同州獻五色

雁昔武帝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鴈之詩故班固曰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禮樂志曰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即是五色雁矣許敬宗詩塞門朱雁入郊藪紫麟遊元稹詩池䕺呈朱雁壇場得白麟

東南一尉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樂殊異至於文離武落刻木弦弧廗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揚雄之言也此用得妙漢制郡置尉事體深重始馮翊之高陵扶風之郿迄交趾之麊冷合浦之珠厓郡國一百三為都尉治者九十有四班固志中並不及此可謂闕典之大者其他如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匈奴渾懷都尉玉門陽關都尉有官制所名者有因事剏置者如王孫一作新為石輔尉梅福為南昌尉趙廣漢為京輔尉尹翁歸為弘農尉毋將為沛郡尉

錦瑟

唐李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何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聲感怨清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感也望帝春心托杜鵑怨也滄海月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新舊火

隋書王劭傳曰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

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

金像銘

北齊邢子才金像銘曰妙形難像至理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神儀內瑩寶相外宣應靈將響感發大千圓光照耀暎彼無邊託銘斯在曠劫方傳此數句佳作也比年得一金銅菩薩像真所謂神儀內瑩寶相外宣者唐李嶠有金銅瑞像記蓋肩金銀珠玉七寶以範之此菩薩像縱非六朝亦是唐舊物近代未嘗作此也

靈芝宮

王安國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上宮殿甚盛笙簫大作題曰靈芝宮有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悅然夢覺禁鍾已鳴矣平甫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後四年卒曾肇夢與平甫會因吊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樂非塵世比也（魏泰雜記）如馬周為素雪宮仙官李賀作白瑤宮記陶弘景為蓬萊都水監固有此事也平甫女名茂者有刻石曰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子固之文不復見矣

東坡曰余在潁川夢至一宮居人物與俗異（闕）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何為問之此乃福地之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相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茆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常奉使歸過仇池有九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又東坡送范景仁遊洛中詩舜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

苕蘇成支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石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蓋紀此事余謂二公神仙中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括異志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歐陽仲溥父曰嘗夢上帝命我爲長白山主明年卒東坡有詩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按松溪紀聞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之必致虺虺之害也

泰節二卦

眞宗召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述卦體以謂地天爲泰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於臣則臣上承於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位上則地無由得交於天天地不相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大自恃臣無由得接於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 石介三朝聖政錄 皇祐中侍制王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愼言語節飲食仁宗問魏公曰愼何言語節何飲食公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愼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當愼命令節飲食燕樂上大喜

文火

顧況茶論曰煎以文火細烟小鼎長泉皮日休茶詩山謡縱上下火候還文武王季友詩鍊丹文武火未成賣藥販山不販名如周賀詩屋雪凌高樹山茶猶遠泉頗類所謂長泉矣長泉二字尤佳姚合詩酒用林花釀泉將野水煎張喬詩簟冷窓中月茶香竹裡泉皆不及姚合詩所謂酒用林花釀以花釀酒當是酴醾酒之類景龍文館記曰賜近臣酒乃用酴醾二字也

松烟石墨

晁氏墨經曰古用松烟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烟之傳自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晉貴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曰取廬山松烟唐貴易州潞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見貴後唐則宣州黄山松歙州黟山松羅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沈存中延州石液墨詩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今未老石烟多似洛陽塵如存中詩所云則北方固自有所謂石墨矣

三代彝器名

商鼎　文王鼎　周公鼎　周姜鼎
虢姜鼎　鄭伯姬鼎　伯姬鼎　晉姜鼎
孔文公鼎　魯公鼎　宋公鼎　單冏鼎
宋君鼎　宋君夫人鼎　東宮方鼎　得鼎
庚鼎　乙鼎　大鼎　始鼎
欒鼎　趙鼎　辛鼎　癸鼎
龍鼎　陀鼎　東宮鼎　盤鼎

公緘鼎　子斯鼎　子吳鼎　師寏鼎
父乙鼎　叔夜鼎　季娟鼎　父癸鼎
父甲鼎　父丁鼎　蟬文鼎　龍生鼎
召夫鼎　師毀敦　師毛敦　師馗敦
周姜敦　周虞敦　應侯敦　屖生敦
仲駒敦　孟全敦　刺公敦　叔榴敦
虢姜敦　散季敦　仲酉敦　翼師敦
龍敦　虞敦　始敦　訶敦
尹敦　牧敦　戩敦　周敦
剌敦　内史彝　周公彝　召公彝
魯侯彝　刑敦　伯宗彝　楚公彝
沈子彝　齊伯彝　司空彝　欽姬彝
仲擧彝　單從彝　品伯彝　單冏彝
交父彝　楚王盞彝　祖戊彝　商癸彝
季娟彝　父癸彝　祖乙彝　父乙彝
父丁彝　父己彝　父辛彝　母乙彝
師餘彝　仲父彝　商彝　五彝
伯彝　欽彝　甗彝　彤彝

尹彝　應彝　亞彝　伊彝
仲父彝　小子師彝　庚父鬲　高姜鬲
書鬲　父子鬲　父己鬲　毛乙鬲
乃子鬲　母鬲　虢叔鬲　奠敄鬲
寶檍鬲　聿遠鬲　伯鬲
許子鍾　咢鍾　商鍾　元子鍾
走鍾　遅父鍾　南和鍾　分寧鍾
許子小鍾　盄和鍾　召公尊　朋事尊
帝子尊　魚尊　叔寶尊　虎尊
父戊尊　祖戊尊　祖辛尊　中尊
太甲尊　父丁尊　商從尊　父癸尊
父辛尊　太甲爵　庚爵　父庚爵
丁亯爵　商爵　父戊爵　祖己爵
父己爵　己舉爵　己爵　舉爵
篆帶爵　父乙爵　祖乙爵　伯爵
飲爵　觶爵　父甲爵　主人舉
癸舉　父辛爵　寅簋　左父簋
叔高簋　師寏簋　師奐簋　張仲匜

劉公匜　太公匜　子斯匜　史黎匜
姬寏匜　姬寏豆　單疑豆　仲虞洗
仲虞洗　田季匜　寒戊匜　叔匜
杞公匜　義母匜　張伯匜　季姬匜
季毫匜　祖戊匜　齊侯匜　叩仲盤
伯盞盤　壽盤　史孫盤　叩仲盦
伯盞盦　應婦甗　周陽侯甗　仲信甗
邻甗　孟媍甗　父己甗　庚甗
飲甗　伯温甗　奠舟師　師淮卣
周卣　奠卣　商卣　元癸卣
母辛卣　母乙卣　父甲卣　祖癸卣
父己卣　祖戊卣　王伯盤　趠盤
諸友盉　伯玉盉　沇子盉　季毫盉
父丁盉　兹女瓶　象瓶　父庚瓶
甲子瓶　平周缸　窖磬　丁舉甗
伯索盉　熙之從　同　武安釜
軹家釜
右三代彝器名見於圖書者會粹於此将

有考焉

房中樂

詩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人君有房中之樂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詩譜曰路寢之常樂國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后夫人亦用之王肅云關雎至芣苡后妃房中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釆蘩矣周房中樂秦始皇三十六年改曰壽人所謂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者也唯宮中用之漢房中祠樂本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唐山姓也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亦楚聲孝惠二年詔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宋書樂志曰魏文帝黃初二年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乃改爲正始之樂明帝太和初繆襲奏魏國初建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後省讀漢安世詩無有二南風化天下之言又改曰享神歌隋高祖龍潜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天高地厚述以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爲皇后房內曲命婦人登歌上壽並用之

珊瑚筆格

錢思公珊瑚筆格詩蘊粹滄波遠搜奇鐵網勞柔條鑽火樹麗景奪星旄叢倚栖油几枝疎薦兎毫寶跗光互映翠匣價相高鉤護標祥謀人須詠楚騷休將鐵如意碎擊爲爭豪比朝徐陵以珊瑚閣筆羅隱詩徐陵筆閣珊瑚架絕勝賓朋玳瑁簪用珊瑚架三字甚新錢思公酷愛珊瑚筆格嘗爲子姪輩竊去公徐㩲出錢許得之者自言即與之錢如此者歲不下數次公欣然容之思公詩體謹嚴如以蜀紙端硯寄仙芝詩賦質裁邛部蒼崖暎越溪展時雲冉冉呵久露凄凄平滑逾鸞素精鋼類裹蹄輕於漢宮穀碧似夏王圭鈿軸聊閑卷銀鉤且醉題即時封寄詔別有武都泥此詩與前詩一律

荀況雲賦

楚荀況雲賦曰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則動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於毫毛充盈於天寓冬日作寒夏日作暑此數語奇甚荀況文章少見故錄之曹植吹雲贊曰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氣蓊鬱上二句亦奇

虹

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螮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虹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故詩云螮蝀在東蜺常見於旁四時常有之江淹赤虹賦曰赤蜺電出蜿虯神驤曖昧以變依稀不常此正所謂蜺也唯雄虹見藏有月釋名曰虹陽氣之動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故莊子曰陽炙陰為虹

詩用六經字

司馬相如詩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好庾信詩龝毛新鶺子盤根古樹低此書中好字用者絕少　如簡文詩螢飛夜灼灼蠡思夕嚶嚶鮑容詩列　下睢沈約詩蛛蝥花搖颱燕值羽差池王維詩設罝守毚兔垂釣伺遊鱗錢起詩露濃蕙花落月冷莎雞飛白居易詩烏頭因感白魚尾為勞頳詩注曰魚勞則尾頳用詩中字尤奇又用月令中字如賀朝清詩流鶯拂繡羽二月上林期張協詩鷹飛日夜分雷動寒暑離胡致隆詩細雨來時麋角解春風歸日馬蹄香宋之問詩祭魚常見獺飲水長驚猿宋元憲詩花寒陰鶴警霜早腐螢疎錢起詩謾把樽中物無人啄蟹匡此又用禮中字一經釆化便覺神明全與用史傳中字不侔也

辟雍

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注曰文王立靈臺作靈囿靈沼合樂以落之又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曰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

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此周之制也禮記外傳曰虞曰庠亦曰米廩（藏耤耕之數於學中以供祭祀尚孝也）夏曰序商曰瞽宗周曰辟雍亦曰太學東膠其言四代之學尤明今詩有辟雍之詩又有泮宮之詩而周禮獨不載辟雍之禮但曰成均之法（成均）唯周禮有之他書亦不載也

靈臺

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妖祥詩記曆樞曰靈臺候天意也孝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緯學二說皆極其至鄭箋不能　曰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為靈臺此蓋思所以　意宣德察微矣劉向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池沼掘得人骨文王曰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西伯賢矣澤及枯骨而況於人乎三輔黃圖曰周靈臺在長安西五十五里公羊莊公三十一年注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然雜候上林漢制曰清臺日至書雲魯則曰觀臺耳

八柱

孫綽天台賦曰八柱挺森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李善注引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所謂賁隅東者招搖之山也五芝在天台匠自有之不應八桂遠取招搖之山按臨海記曰白石之山望之如雪山有湖傳云金鶖之所集八桂之所植又地理記曰天台山有八桂嶺此尤曉然　梁褚禋詩誰謂重三珠終焉競八桂張九齡詩分庭八桂樹肅客兩童子盧綸詩玉壇探八柱金井識雙桐皆用八柱事也

黃庭圖

黃庭經極脩煉吐納之妙有務成子注有梁丘子注有尹真人注有白履忠注有李千乘注有蔣慎脩注有趙遷子注又有五家注其要而易明者莫如圖有黃庭五藏圖黃庭內視圖黃庭內景五藏六府圖補瀉圖（唐玄一作女子胡愔撰）黃庭外景圖五藏導引圖黃庭圖證訣可謂盡其妙矣

東坡書黄庭内景贈蓧光道師蹇序㞬龍眠居士復為作經相其前畫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為希世之寶嗟嘆不足故復賛之曰太上虛皇出靈篇黄庭圖　仙鬚耆兩卿相後先妙夾侍清且妍十有二神　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殷以二士蒼鵠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旋問誰遣化老龍眠山谷次韻子瞻書黄庭尾付騫道士琅函絳簡蕋珠篇寸田尺宅可蘄仙髙真接手玉㞬前女丁來謁粲六妍金鑰閉欲形完堅萬物蕩盡正秋天使形如是何塵緣蘇李筆墨妙自然萬虛拱手書已傳傳非其人恐飛騫當付驪龍藏九淵蹇侯奉告請周旋縫蕭探手我不眠二公之言施於經相尚爾而況圖訣之益乎

成公綏叙乾文

晉成公綏天地賦曰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㞬燭燿五緯重光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虎時據於参旗青龍垂尾於氐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星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絡繹而珠連三台参差而鴈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㒫峙而相望叙事之妙如此

漂

史記曰韓信從下鄉城下釣有漂母見信飢飯信竟數十日越絶書曰伍子胥至溧陽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中子胥曰豈可得飡乎女曰諾即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與之子胥謂女子毋含露之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投瀨水之中吳越春秋同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郭象注曰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漂絮擊絮也宋景文公詩藥有不龜方擊絮管無

新宮銘

良常西麓源澤東澨新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玳盤礎鏤檻球藻碧瓦鱗差瑶階肪截閣凝瑞霧

樓櫕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閬珠樹規建玉泉矩洩靈飆遊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柱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徹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浪說如斯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

東坡遊羅浮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轍轍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　囷　其末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玄卿之文麗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記於此以證坡注之誤也集異記曰蔡少霞夢褐衣鹿幘人召去石碑之側謂曰召君書此二青衣僮至一捧牙箱内有紫綃文書一齋筆研令少霞法此而寫少霞援筆頃刻而成因覽讀之乃蒼龍溪新宮銘遂寤憶命紙筆紀錄或往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

窮奇

山海經曰封山有獸狀如牛而蝟毛名曰窮奇食人或云窮奇聞人鬪乃助不直者文王出獵所獲張揖注上林賦曰窮奇其音如狗嘷食人神異記曰西北有獸狀如虎有翼名窮奇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鼻(音觸)之人有凶德而往舐

迎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所居無常咋人回轉向天而笑神異經曰西方荒中有獸馬狀如彪而身大毛長尺許張華注此獸毛皆如豪猪毛也人面虎足口有猪牙尾長一丈八尺名曰檮杌此獸食人又曰饕餮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左氏所載不才子曰窮奇曰渾沌曰檮杌曰饕餮皆獸名也今錄於此

承明廬

范雲詩伊昔霑嘉惠出入承明宮盧家詩召入承明宮聖人借顏色此言承明殿也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劉孝綽詩步出金華省還望承明廬此言殿中直廬耳西都賦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亦藏書之所大雅之林也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璽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楊雄傳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李尋待詔黃門得猶入直而曰久汙玉堂之直者言直廬在玉堂外亦猶承明之有廬也翼奉曰孝文時未央宮無高門麒麟殿獨有前殿曲臺溫室承明耳霍光傳曰太后車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羅狀昌邑王是並太后所御之地是必諸帝常所臨御也

方諸

物類相感志曰方諸巨蚌也向月以器承之得三二合水亦如朝露淮南子曰方諸見月津而為水注曰方諸大蛤也陰燧之具摩拭令熱向月則有水生故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謂之方諸明水陳饌以為玄酒唐釋取明水用之李敬真曾八九月中取蚌蛤一尺二寸者依法拭之至半夜得水四五斗楊文公詩九天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

潮繫日月

抱朴子曰日之兩潮一日一夕各入地中故一日一夕而有兩潮也海潮賦曰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及晦而絕過朔則隆月弦則小羸月望則大至又曰日激水而潮小

月離日而潮大志曰詳其潮水之起若釜鬲之沸沸則煎沫而溢出究其本秖乎於鬲釜若沸溢則加倍之也嘗聞南海洲採珠人說每一入海必以繩縶身岸人持之潮來必動繩岸人共挽之㷌身而上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闇黑雷鳴水孛然而漲上及登岸則潮漲入浦漵矣是陰陽二氣交作而變日月為二氣之母潮隨二曜蓋不虛耳

封禪

河圖真紀鉤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史記封禪書曰齊威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爲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顓帝（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在博縣晉均曰在鉅平南三里）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不可得記桓譚新論曰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白虎通云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二君張華封禪儀曰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

洛水無冰

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繹也水繹繹光曜也述征記曰水底有礬石故上無冰凍也易乾鑿度曰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先儒言洛居天地之中其氣晏溫故曰溫洛蘇味道牛鳳及有和受圖溫洛詩亦言溫洛唐驪山溫泉亦以其下皆生礬石故溫也李賀詩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

八紘八極

淮南子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音微）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穴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資渚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

大寘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安南方曰都廣曰反户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水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之總曰八極也自東北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注曰中土冀州也

接花

山谷接花詩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接花之法唯見劉禹錫詩分畦十字水接樹兩般花

鹽田

鹽田在河東鹽澤其中産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亦無盡不沃則無之張掖池百步其鹽多少隨月增減也又有鹽井者蜀都臨邛縣二井一是火井一是鹽井若取鹽井以火井煮之斛水得鹽四五斗若非火井煮之不過一二斗矣又有青池鹽其鹽正方廣半寸其狀扶踈似石人耕池旁地取地沃種之歲月久即生此鹽又有草鹽者衰沔記曰龍巢山旁有鹽池水色白上生紫菱四邊青泥十一月中池左右十餘里地草上如霜獨日不釋嘗之乃鹽味世謂之鹽花山又有鹽根者亦名太陰玄精石出河中解縣鹽池中本鹽根也往往池邊近水采之則得其色理如玉質形狀如龜甲黑者不佳黄白明凈者上

潑生麵

太平記曰大夫早來已食一碗潑生麵矣太平

記唐人所作實乎曰潑生麵疑是今之罨生麵也如冷淘則杜詩槐葉冷淘之外無所見也今之食麵俱曰湯餅按後漢梁冀傳進鴆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明帝食以熱湯餅汗出以衣自拭色轉皎然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為最宗懍荊楚歲時記曰六月作湯餅庾闡賦曰當用輕羽拂取輕麵輕輭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綖白如秋練此謂之湯餅齊高帝所嗜引水麵者此也束晳餅賦曰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邊賁麥為麵又曰三冬猁寒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又曰捩掌搓摲拊搏麵彌離於指端手縈回而交錯蓋用手為之也今北人謂之冬餺飥春餺飥李正文刊誤曰舊未就刀鉆習掌托為之刀鉆既具乃云不托俗乃用餺飥二字也方言曰餅謂之餛或謂之飩餛飩之名見於此

范侍讀中元長言其父淳父元祐間為東平府直講每日供膳所食湯餅異常因造外廚訊諸庖者見釜上有一金錢數十當錢安用對曰麵入湯之後每[illegible]

緯略卷十一

緯略卷十二

高似孫續古集

讀碑

後漢禰衡讀蔡邕碑一覽能誦惟石缺二字不明因書出之魏王粲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記乎誦之不失一字楊脩從曹公讀陳寔碑既去恨不寫取脩乃誦之馳使往勘唯石缺二字不同耳南齊范雲為竟陵王學士當時讀秦始皇刻石文雲誦得之張說詩會奚知元伯看碑識蔡邕

習外國事

漢鄭吉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習外國事谷永上疏訟陳湯書奏天子出湯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馳驛上書願發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湯多奇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湯宣室　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燕人王恢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不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　趙充國好

将師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黄香曉習邊事每出軍轉運調度動得事宜　郭涼為將通經書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三韓紙

韓子蒼謝錢珣仲惠高麗墨詩王卿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照几錢侯繼贈朝鮮墨黑如點漆光浮水所謂三韓紙者即繭紙也宣和殿書畫碑卷盡用此紙右軍以繭紙書蘭亭帖然晉宋自有一種紙長丈餘號紅抄之謂之繭紙黄太史謝鄭閎中惠高麗畫扇詩會稽内史三韓扇分送黄門畫省中子蒼用三韓紙蓋本於此杜詩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東坡云潘谷作墨精妙雜用高麗　又孫莘老寄墨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珎材取樂浪妙手推潘翁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地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地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大者萬餘户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王辰都月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焉

古器

古人好事皆極其至如古鍾鼎彝器尤所愛尚其有識文者非獨其器可玩其文尤奇古其間有關於攷訂者所補亦不少劉禹錫詩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皮日休詩室唯搜古器錢只買秋杉張籍詩每着新衣看藥竈多收古器在書樓如三公詩可見好事之至又如楊衡詩拾薪遇遺鼎採穴得古籍此又希闊之遇矣郊祀志曰汾陰得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其所以言此者亦以款識為尚盖可考也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桂蠹

南粤傳曰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儀嘗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

曰此重食桂故味辛漬之以蜜食之也金樓子曰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丧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遂煎桂以蠹而成疾正謂此也宋景文公詩幾枝北道梅傳信一器南方桂補羸

牛膝酒

酒譜曰酒多飲虛人脾氣脾主四肢久成疾唯酒用牛膝能補重腿輕筋骨且不失和甘之味亦飲者所宜造法每醇酒一斗用大木瓜二刳之而實以牛膝四兩浸之以醇酒酒渴旋益俟其漬爛乃出之以熟艾末四兩同研為丸桐子大空腹下三十丸此良法也方書中絶無此方又明白簡易故采之

柳書陰符經

蔡端明曰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余觀此書非惟柳氏筆法遒結全不類他書而此序乃鄭瀚之作尤為奇絶其曰雷雨在上與彝旁達浚其粹精流為聰明此四句精絶不似唐人辭章至曰磻谿之遇合金匱之秘與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

龜印

孔愉獲龜放之餘干溪鑄一印刻之曰孔敬康沈之於水梁天監三年安豐獻一角玄龜武帝鑄一印沈於得龜處二事絶相類古今印録會稽後賢傳曰孔愉至吳興餘干亭放龜溪中龜反顧視愉及封此亭印三鑄龜首回屈如顧臧榮緒晉書曰愉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北齊趙儒宗龜詩儻蒙一曳尾當為廢田頭劉禹錫詩朱輪尚憶群飛雉青綬初懸左顧龜陸龜蒙詩鶴銜龜顧妙無餘不愛封侯愛石渠王仲修送越帥程公闢詩一麾召得山川勝金鈕新提左顧龜殊不言印也

崑崙丘贊

郭璞崑崙丘贊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嶟然中峙號曰天柱前四語殊清壯所謂丘者按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

前有大山曰崐崘之丘所謂惟帝下都者按捜神記曰崐崘之山是惟帝之下都其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者按史記曰河出崑崙崐崘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又河圖曰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爾雅曰西北之美有崑崙之墟其曰西羌之宇亦其墟也龍魚河圖曰崑崙山天中柱也故曰嵥然中峙號曰天柱郭璞之文精切如此一一皆援据文章而欲苟作難哉葛仙公傳曰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仙人所居也

砥柱銘

水經注曰砥柱山名也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魏徵有砥柱銘其壯語僅曰傍臨砥柱北眺龍門茫茫舊迹浩浩長源黄太史曰吾愛魏公之為人故其作砥柱銘時為好事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然九成宮醴泉銘亦魏公之文也其曰東越青齊南踰冊徼獻琛奉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玄圃地列州縣人充編户又曰雲氏龍宮龜圖鳳紀日含五色烏呈三趾頌不輟書筆無停史亦壯語也

秋蘭

秋蘭古人最所鍾愛一經靈均風騷之士競知慕焉九歌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張衡思玄賦曰紉幽蘭之秋華東京賦曰芙蓉覆水秋蘭被涯魏武帝陌上桑曰桂杖桂枝佩秋蘭曹植迷迭香賦曰芳莫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英芝又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又詩秋蘭被長坂晉傅玄秋蘭篇秋蘭蔭玉池池水芳且香又詩秋蘭豈不芬飽肆亂其芳玄鼓吹曲又曰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陸機詩氣惠秋蘭潘尼詩流聲馥秋蘭一秋蘭之徵而詞人眷

春如此是亦懷貞挺秀可以比德歟比從永嘉移本大畧如蕙擢花八九月之交香特重於春蘭也

巫咸山賦 巫咸充之醫者

郭璞巫咸山賦曰爾乃寒泉懸涌浚湍流帶林薄叢籠幽蔚隱藹十六字奇甚右軍蘭亭記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帶左右晉人文章清暢如此宋支曇諦廬山賦曰南面巍㟧北背邃帶懸霤分流以飛湍七嶺重㠑而疊勢殊不及其從容自在也

禡牙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烈烈高牙閑閑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宋主誕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鳴金轂響無戰有寧宋鄭鮮祭牙文曰崇牙肇建義鋒增厲人思一揆三才同契其文五家涉漢晉宋皆曰祭牙耳唐萬歲通天二年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始有禡牙文曰旋頭首建將士聽誓星辰埽拂永清朔裔禡牙見於此文尾曰急急如律令元和十年東川移鼓角樓亦有禡角文曰整齊三軍以時鏗訇吹擊雷動一方風用和於聲然則角亦有禡祭之

檣聲類曰禡師引是類是禡曰師祭也吳胡綜有黃龍大牙賦曰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制其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數語亦佳漢武北伐作太乙鋒旗所謂取象太乙亦準此也

衛夫人

杜詩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蓋謂夫人善鍾繇書法能正書王逸少師之殊不知夫人為誰也按衛夫人衛姓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之室也

潤筆

王岐公撰龐穎公神道碑其家以古書畫杜荀

鶴及第時試卷為潤筆薛紹彭書米元章會稽公襄陽公冊陽二夫人告以智永臨右軍帖為潤筆可謂奇（當作好）古之甚

三十六鱗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篇猶得裊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宋景文公詩曰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六六三十六也）又詩歸從鶴翅六六問蓋屬車三十六乘（亦用六六字）沈氏筆談曰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鯉文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陰璞

曾南豐謝實錄院賜研紙筆墨表曰陰山堅石之璞　芳松之烟妍妙輝光水苔之質圓和正直秋兎之毫其　於筆墨推美之辭固為精愜然陰山之璞蓋用晉傳玄研賦曰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此賦之妙壓倒古今衆作正為此句第一一句之中又以潛璞二字為妙今若用堅璞或恐硯有惌言李賀硯詩孔硯寬碩何足云亦病其堅耳曾公似未知硯也

青女

楞嚴經曰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曰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曰青女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知二公皆以青女為霜雪神荊公所謂日高青女尚橫陳胡文恭公所謂青女偷飛一夜霜杜詩曰飛霜任青女亦以為霜也如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光翳景而已李商隱詩青女丁寧結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陽楊文公詩九天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可謂奇句

艾

楚辭璃蕭艾於重笥謂蘭芷之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而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令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其意有所寓矣孔璠之

艾賦乃曰貞灰與邪爐迭御芳烟與苦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故言免則禁對舉蘭則艾因是盍與谿相反其亦不為無意也璠之又有艾贊曰藹藹靈艾蔚彼脩坂混區群卉理深用遠何其拳拳於艾如此耶

太史圖法

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出其圖奔齊晉文亂以其圖法歸周公按左氏所謂太史辛甲 史此天子史官也至於諸國亦各有史如所謂太史克者魯史官也太史書者晉史官也左史者楚史官也史鼂者齊史官也命太史伯石者鄭史官也史華者衛史官也至於圖法亦有國者所重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晉王濬受孫皓之降收其圖籍得郡三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晉應詹為鎮南將軍督五軍事平蜀賊一無所取唯收圖書皇甫真隨慕容評攻新都一無所取唯收圖書北齊辛術平定南淮諸物一毫無犯唯收典籍晉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卷餘

硯岩

下岩石乾則灰蒼色濕則青紫色幟有兩口其中則通為一穴大者取硯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水口即陳公密所開也岩之北壁石皆為泉水所浸巖中歲久崩摧石層翳塞積水淺深人莫能測以是石工不復能采今欲得下岩北壁石者往往於泉水石層中得之若南壁石尚或可采自崇觀後亦罕得矣此北壁石蓋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潤可知矣雖秋冬旱乾亦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絶北壁石眼正圓有素綠碧白黑暈十數重中復有瞳子南壁石即泉石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暈色皆少淡上岩有三穴上穴曰土地岩以土地祠居其上故也中穴曰梅樹岩下穴今石工以為中岩者是也下穴兩口其間通為一穴皆中幟也土地岩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岩石色黃赤眼亦如之梅樹岩石微黃赤而帶

中岩南壁與梅樹同而少勝焉北壁石眼與
石相類而少劣龍岩石色深紫眼少有類
中岩半邊山者半邊石山諸岩石色灰青與下
岩南壁石中岩南壁石相類但眼暈少耳赤綠赤黃皆淺色不明然半邊山岩眼極多半邊山岩近南者眼大暈少北者眼小暈愈少所謂綠豆眼蚌坑石性堅稹色深紫有眼即黃白
徽帶青色無暈子雖潤不發墨眼偏邪不正無
暈有翳又有黃坑石與上岩石相類新坑石與
半邊山石之劣者相類小湘峽在州之西四十
里其石類岩石而性軟燥色深紫如蚌坑

擊鮮

陸賈傳曰數擊鮮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數
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孔
氏傳曰獲鳥獸民以進食又曰暨益播奏庶艱
食鮮食孔子曰決百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此
所謂鮮者魚鱉也老子所謂治國若烹小鮮者
亦魚也張華詩鷹隼始擊鷙虞人獻時鮮時鮮
二字亦佳

歐宋唐書

仁宗詔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
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
列傳文采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陽公看詳
改歸一體公受命嘆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
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
進御唯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
在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我可掩其長哉
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
斯事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今其
家亦有此本世人未嘗見之耳

通鑑

溫公進資治通鑑表曰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其
與宋次道書曰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
鑑為事至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
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
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
一卷有事故防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

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减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功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為編年之法然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是其為功大矣不覩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功績也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孝水

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善美名之在兹李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酈道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按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十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俞隨之水出於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善不引山海經而引字林何也

九藪

國語曰伯禹䟽川導滯豊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周禮曰揚州之澤藪曰具區荊州之澤藪曰雲夢豫州之澤藪曰圃田青州之澤藪曰望諸兗州之澤藪曰大野雍州之澤藪曰弦蒲幽州之澤藪曰貕養冀州之澤藪曰楊紆并州之澤藪曰昭餘祁爾雅曰魯有大野（縣東北）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秦有楊陓（音迂今在扶風汧縣西也）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餘祁（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鄭有圃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周有焦穫（音乎今扶風池陽縣瓠中）謂之十藪夫周禮國語皆曰九藪耳而爾雅之言乃曰十藪名之同者五呂氏春秋曰昭餘祁一名大昭又名漚澤周禮并州藪俗名鄔城泊是按藪自太原祁縣連延西接至此晉太康地志曰汧澤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弦蒲也水經注曰汧水源出汧山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

金錯刀

張協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續漢書曰諸侯王佩刀以黃金錯環馬戴詩

飲盡玉壺酒贈留金錯刀此固用四愁事如貫休詩孤燈耿耿征婦勞更深撲落金錯刀此固言刀也劉孝威詩犀鑣玉鏤鞍寶刀金錯鞘尤更說得分明前人小說乃以錯刀為新室錢文非矣又按秦嘉妻與嘉書曰今奉錯金碗一隻可以盛書水則知金錯為飾益曉然矣書中用書水二字甚佳李白詩有云琉璃硯水不及此也梁昭明詩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香用此琉璃水亦佳

漢甘露鼎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三尺受四斗擬承甘露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刻以小篆後漢安帝延光四年於少室山鑄一鼎其文曰承露鼎刻以小篆此猶是金人承露盤之意也又鼎為食器如景帝中元六年鑄一鼎曰食鼎以銅金銀雜為之其文曰五熟是資君王膳之刻以小篆昭帝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美鼎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刻以小篆元帝初元二年鑄一大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皇帝膳鼎刻以小篆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高四尺其文曰醴鼎刻以小篆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刻以八分書

筆橐

張安世傳曰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俗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有底曰橐無底曰囊筆者插筆於首南史劉杳傳曰著紫荷橐即安世傳所云也齊輿服志曰肩上紫袷荷囊世呼為紫荷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通典 今人用荷囊直曰紫荷之橐蓋兼二字而用之誤矣如蘇味道詩盛府題青橐殊章動繡衣徐彥伯詩思急青輪賜祖裝紫橐懸便用二事矣宋景文詩毛脫荷囊筆塵昏寶帶金乃以荷為平聲

如意輪畫贊

宣和御題曹仲元觀音像相好極莊嚴趺坐蓮
花上圍以火輪左手伏劒不似世所見大士像
考之乃知為如意輪觀音像唐顧況有如意輪
畫賛極其瓌妙余不敢重說偈言其言曰金剛
記寶昌記佛三昧頂輪三昧　　等經曰蘇迷
盧南有俱露州州西南面夷羅國俱尸那城南
去八千由旬至於雪山兹山純白厥草肥膩高
六十由旬周二千二百拔提河在左長仙園在
清熱惱海在南跋陀海在北善法堂在上瞥

龍洞在下日月迴泊在俱物羅耆半空脇是龍
居此洞地堅牢恒沙諸佛成道諸所如意輪於
此山間佛言毗勤那鉢耆無忘無心是離那耆
多性本空是祇彌物都忍觀身寔相是悉那鉢
多彌觀佛亦然是又問何者是陀羅尼相貌佛
言空觀心無為心廣大心常住心不變異心無
心無無心是恒沙諸佛摩頂啓語也言在身中
怨人輕教諸佛不許内外雙立非賢不轉如意
輪本名少足少法也其法滿足謂之少足與夫

圓滿滿願廣大大悲等慈慈觀智網寶手千手
眼得無畏清淨光除業道破諸闇無障礙無等
等與夫普明慈明千光佛十億之號猶為至略
淨華宿王智佛時所立名記普門願行此應見
聞隨方說法法同而名異固云賢刼中千佛助
化此為一佛二尊不並願為侍者寶德佛時名
安忍童子請願之後名如意輪大悲菩薩是恩
於蔭界畫彼真形法華經云一華獻畫象漸見
無量佛讃曰同體如來所說摠持法内外雙見

為普門大悲廣運無邊際已渡塵沙生死海
金剛石經贊 原闕
漢令甲 原闕

綿略十二卷終

共一百九葉